喬家才著

浩然集（四）

——海隅叢談

何應欽

VIS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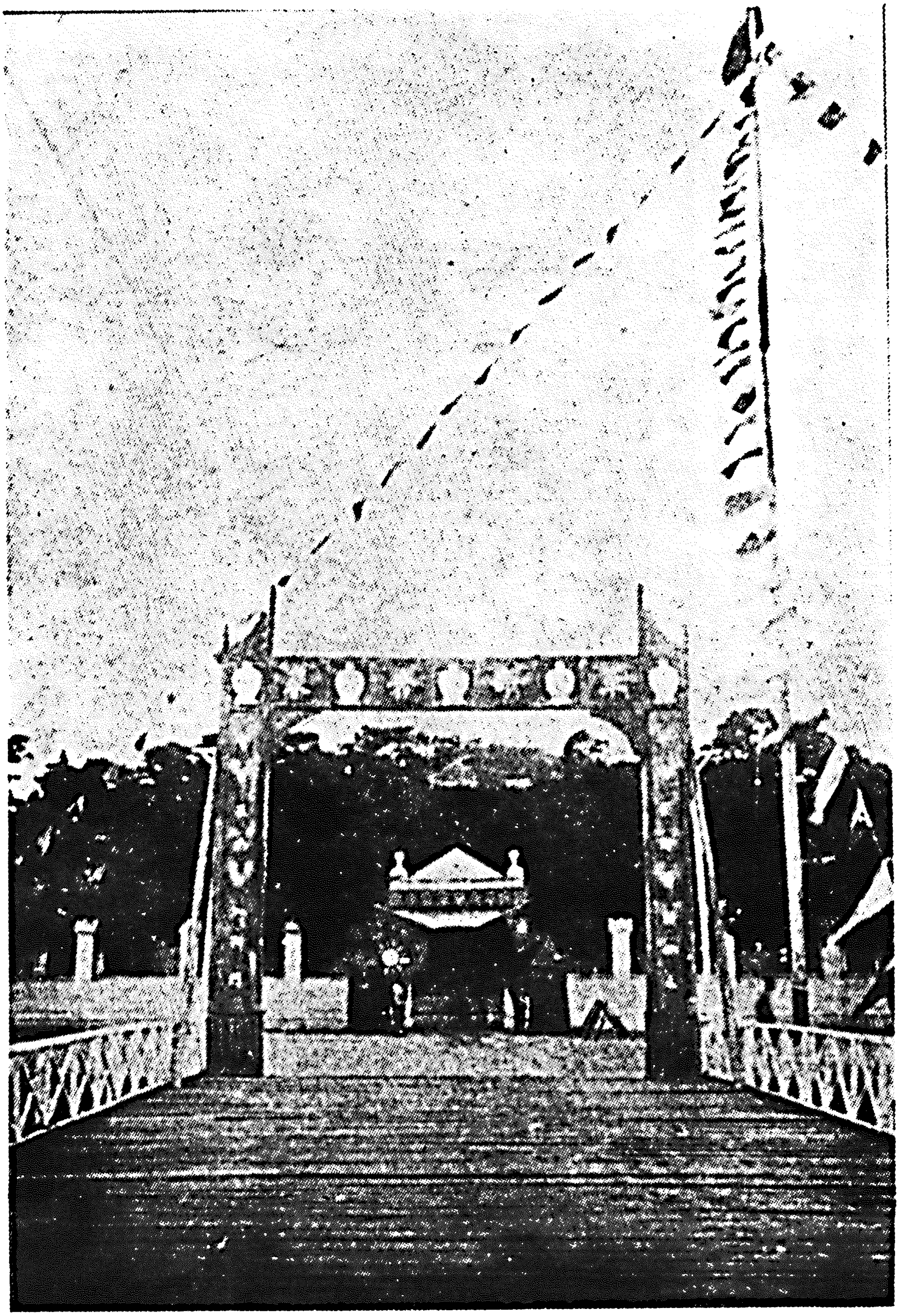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浩然集（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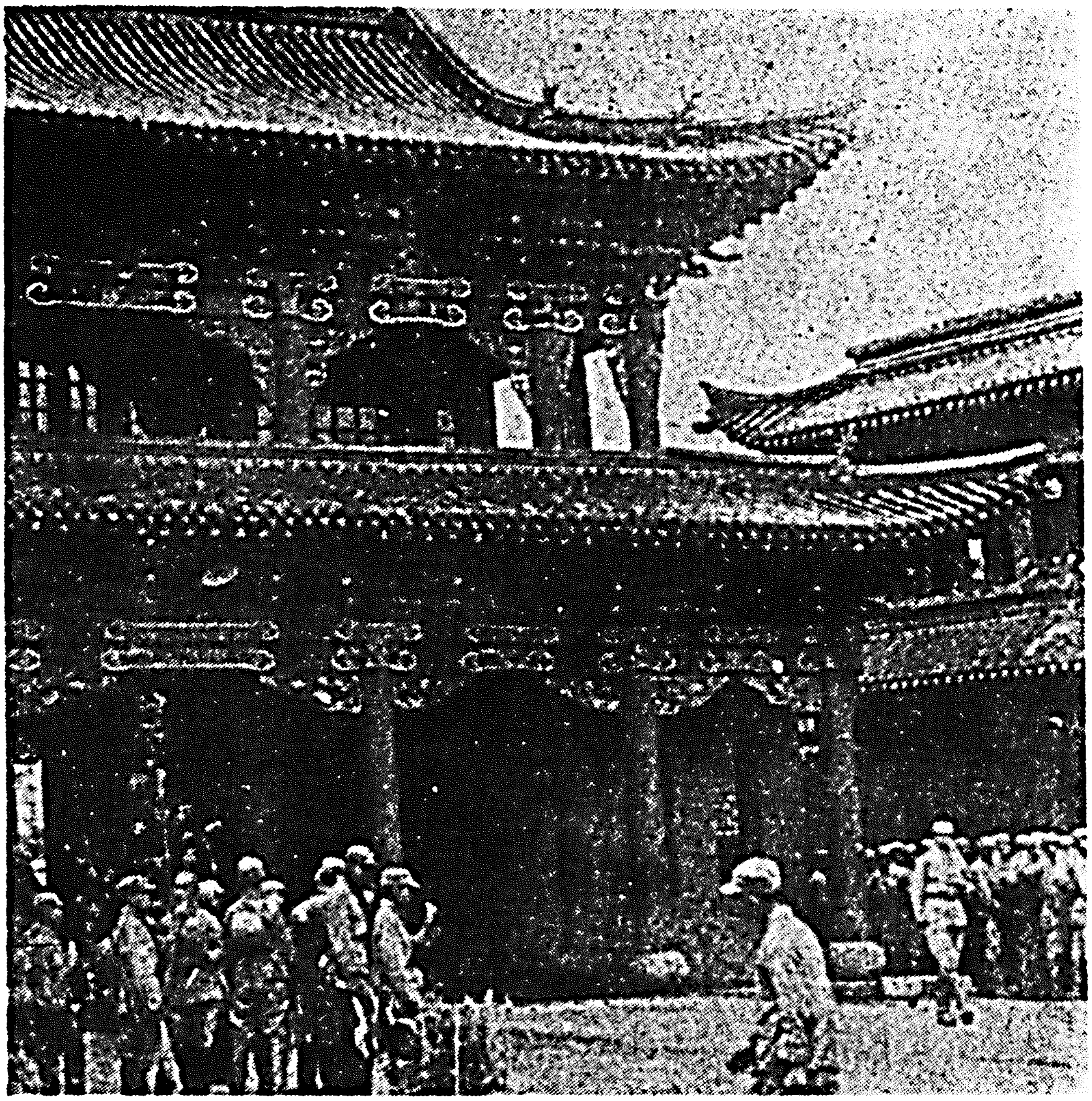
本集共分四冊・恕　不　零　售
精裝本　全四冊・定價新臺幣捌佰元
平裝本　全四冊・定價新臺幣陸佰元
著作者：喬　家　才
出版者：中外圖書出版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
編印者：中　外　雜　誌　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
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初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1138號

黃埔校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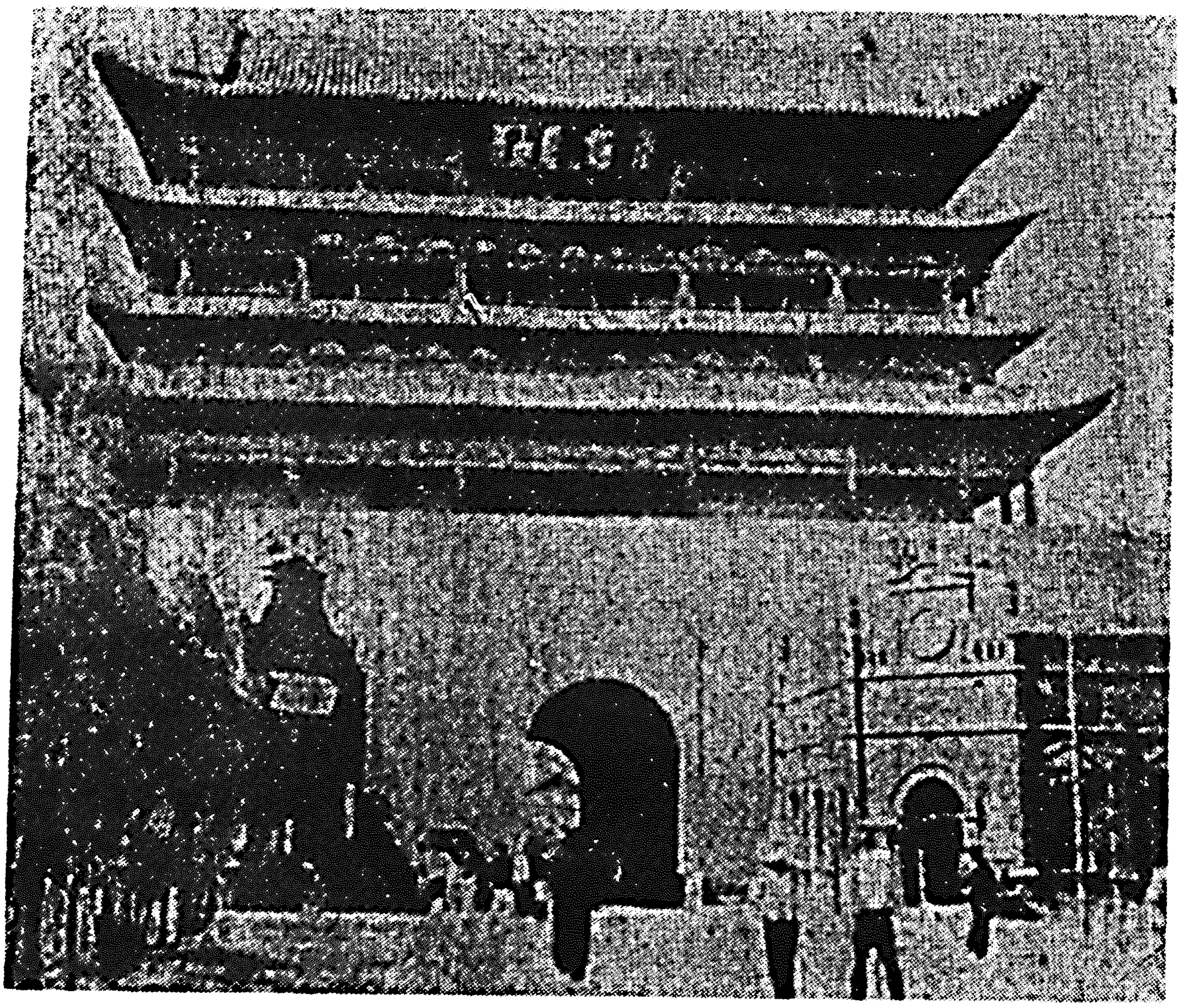


山西省代主席梁化之遺照





梁代主席化之成仁處太原綏靖公署大樓。



太原首義門，辛亥起義由此門入城。



倡組力行社發起民族復興運動時的滕傑
曾任南京市長現任國民大會代表



蔣公介石與李有洪將軍

晉籍四烈士之一張存仁



晉籍四烈士之二：右張鴻惠左李封嵐





中外雜誌社 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

㈠服務事項：1.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2.代訂雜誌。3.代印文件。4.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㈡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㈢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伍拾元或港幣貳佰元即可開設帳戶，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㈣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㈤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收，英文通訊處為：KALEIDOSCOPE MONTHLY 7—2SHIN SHENGS. RD. SECD,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社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戴笠的一生

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

費雲文著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多期，極獲讀者好評，認爲是一部最眞實的戴笠傳記，年前經費雲文先生重新增訂彙印成書，要目：㈠戴笠其人其事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㈤戴笠與雷鳴遠㈥戴笠與現代警察㈦戴笠與鄭介民㈧戴笠鋤奸記㈨戴笠與毛人鳳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叁百三十餘頁，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穿線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拉丁美洲見聞

劉昌博著　張大千書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幽默風趣，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㈠江湖兒女的故事。㈡瓜地馬拉「我的媽呀！」㈢關公在薩爾瓦多。㈣百萬美金的支票（尼加拉瓜暴富記）㈤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㈥美人窩失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㈦巴拿馬的食肉蝶。㈧波哥大歷險記。㈨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㈩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⑾烏拉圭美人遲暮。⑿聖保羅的僑情。⒀海灘、足球、森巴舞。⒁荒原上的螞蟻雄兵。⒂委內瑞拉富甲南美。⒃光棍總統鐵腕治國（多明尼加風情畫）⒄黑人島——海地。⒅功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現已出版，歡迎購閱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內容精采　百讀不厭

中外文庫之二十二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壹佰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閎、詹天佑、王闓運、康有爲、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美金肆元伍角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眞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優待「時代文摘」及「中外雜誌」長期訂戶祇收90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海隅叢談 目錄

孔庸之先生的事功……（一）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簡史……（一九）
黃埔當年鐵與血……（三七）
——四十五年前的陸軍官校學生
西子湖邊風波獄……（七九）
晉籍黃埔四烈士傳……（九七）
常勝將軍李海涵……（一三一）
馬志超楊虎城鬬法記……（一七七）
西安事變中的馮欽哉……（一八九）
胡健中談戴笠平反冤獄……（一九九）
天津三寶張王李趙……（二〇九）

辛亥山西光復前後……（二二七）
五百完人史詩三篇……（二四五）
龔德柏治黃秘方……（二五九）
胡適會見溥儀「皇上」記……（二六五）
「煙雲思往錄」讀後……（二八三）
「琵琶恨」讀後……（二九五）
傅山伏闕訟寃記
——三百年前學生請願故事……（三〇一）
三十年代當舖滄桑……（三二一）
山西交城石壁寺……（三三三）
訂正幾項有關山西的錯誤記載……（三四三）
汾　河……（三五七）
軍統局的根——三民主義力行社……（四八一）
楊立奎獨立鬪學聯……（四九五）

附：周谷先生函……（五〇八）
山陝監察史王陸一……（五一五）
懷念壽陽李晉亭師……（五四三）
報壇怪傑龔德柏……（五六三）
共諜與四川欠糧案……（五八五）
黃杰、戴笠、沈鴻烈……（五九五）
中原大戰中的驚險一幕……（六〇三）
我的父親……（六一三）

孔庸之先生的事功

共黨製造謠言攻勢

孔祥熙先生字庸之，民前三十二年（一八八〇）九月十一日出生於山西太谷縣程家莊，民國六十九年爲庸之先生百歲誕辰，謹述其平生事功，以爲紀念。

孔庸之先生主持國民政府財政，長達十二年之久。尤其對日抗戰時期，沿海及富庶地區盡失，對外交通中斷，全國各大都市相繼淪陷，稅收銳減，而軍費支出浩繁。在這樣惡劣情況之下，軍費不虞匱乏，支持八年之久，幾近奇蹟。他對國家的供獻，確實非比尋常。

共產黨想破壞政府，先摧毀政府的中流砥柱，於是惡毒宣傳，製造謠言，說孔祥熙是豪門，四大家族。誣衊不遺餘力，好些人受了虛僞宣傳的影響，對孔先生也發生誤解。

抗戰勝利，共產黨在馬歇爾主持的和談掩護之下，積極準備全面叛亂。他們破壞津浦、平漢兩條交通大動脈，使南北不能暢通，還有甚麼和平可談？他們破壞政府的威信，散佈謠言，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十二月共產黨陳伯達撰寫的「中國四大家族」，由長江出版社印行，向國內外大量散發。把國家銀行的資

產，都算在孔祥熙和宋子文名下，說他們在美國存款，有若干億美金。造成空氣，以阻止美國對國民政府援助，並且說這些資料得自美國國務院。

美國遠東問題專家兼中美文化協會主席柯爾勃致函孔宋兩人，徵求意見，可否由美國財政部公佈他們在美國銀行存款數字。孔先生非常贊成，於是柯爾勃函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諾蘭，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在參院外交委員會開會時提出，請國務院會同財政部詳細調查。調查結果，所有中國人在美國銀行的存款，連華僑在內，也沒有超過五千萬元。最大的存戶，也祇有一百多萬元，而且是久居美國經商的華僑，並不是孔宋。

四十年（一九五一）三月紐約鏡報編輯布朗，爲共產黨作宣傳，撰文說孔祥熙和宋子文在美國的私人財產多達八億五千萬美金。後來生活雜誌，公布了參議院有關的紀錄，孔祥熙覆柯爾勃的信，以及柯爾勃致美國各報館主筆的信，布朗的謊言才被揭穿。

又因爲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後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所以一般人喜歡將孔宋聯繫在一起，孔宋並稱。其實他們兩人格調各不相同。

接長財政部的困局

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對於財政並不高明，弄得國庫空空，軍費不繼，影響　蔣委員長剿匪工作。二十

二年（一九三三）宋子文到歐洲出席經濟會議，行前告訴　蔣委員長和行政院長汪兆銘，國庫僅存未發行的公債，可維持政府三個月開支，所以趁出國機會，洽借外債。

八月二十四日宋子文和美國簽定棉麥借款五千萬元，八月二十九日宋子文返國，惹怒報人龔德柏，開始在救國日報大罵。他說我國棉麥豐收，市價大跌，應該將棉麥輸出，穩定棉麥價格，保護農民不受損失。而宋子文身為財政部長，連這種情況都不明瞭，反其道而行，棉麥借款五千萬元，也就是從美國輸入五千萬美元的棉麥，使棉麥市場更受壓迫。

龔德柏越罵越起勁，一連罵了兩個月，罵到十月二十九日宋子文辭去財政部長為止。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中美棉麥借款，由美金五千萬減至兩千萬元，也許就是龔德柏罵的結果。當然宋子文垮台，並不是龔德柏罵垮的。他所以要堅決辭職，實在是對財政束手無策，再也幹不下去了。

這個時候的財政情況，每月支出兩千二百多萬，軍費一項即高達一千八百萬元，而每月收入不過一千五百多萬，不敷八百多萬。國庫僅存公債兩千七百萬，即使全部順利發行，也祇能維持政府三個月開支，三個月以後，國民政府的財政將不堪收拾。聰明如宋子文，想到三個月以後的情景，不寒而慄，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幹了。

這個財政爛攤子，才由孔庸之先生接下來。孔庸之先生理財之道，不同於過去的財政當局，他脚踏實地，按部就班。他的辦法是：「針對現實，樹立信用，穩紮穩打，開源節流。」他對開源節流，也有原則

。開應開之源，節應節之流。不唱高調，竭澤而漁，着重治本，培養稅源。他節流是節省不必要的浪費，不是百事俱廢，而是積極於建設，尤其對於交通建設，與建鐵路公路，不遺餘力，使行旅稱便，貨暢其流。

訂定六大理財原則

他定出六項整理財政的原則：

一、國防民生兼顧原則——他認爲政府的責任，在爲人民謀福利，故財政政策應以保障民生爲首要。但爲保障民生，必先謀國家的安全。所以國防和民生，必須兼顧。

二、培養財源原則——國家財稅既取之於民，就必須先使國民經濟充足盈餘，而後國用才不虞匱乏。於是從振興實業，充實經濟，活潑金融，繁榮社會着手。使生產增加，商貨暢通，交易旺盛，再配合整頓稅收，國家財源自然就充裕了。

三、平均負擔原則——我們以三民主義建國，民生主義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可以借財政手段，達到社會公平分配的目的。於是推行土地呈報，舉辦直接稅，採取累進稅率。根據平均負擔原則，次第實施。

四、制度化原則——過去國家財政，收支一團糟，缺乏正確的預算制度，就是有一部份造具預算，內

容也是空泛不合實際。執行機關視預算爲具文，不按照預算分配使用。這種弊病不除去，國家財政永遠不會走上軌道。所以孔庸之任財政部長之始，首先確立預算制度，奠定主計制度，建立公庫制度，統一貨幣制度。一切都要制度化，軍政單位不論大小，都要以制度爲軌範；國家收支不論多少，都須依照法定程序，不准稍有凌越。

五、生產原則——財政部要節流，是指不必要的開支，對於國家經濟建設，則大量支援，促進國家生產事業投資，以開闢國家的財源。這是一項非常積極的工作，對於以後財政幫助很大。

六、量入爲出原則——量入爲出，配合開源節流，這兩個原則實在是使國家財政走上軌道的最有力量的手段。祇要把握這個原則，切實去做，沒有不成功的。

孔庸之先生把握這六項原則，國庫收入，逐年增加，二十三年收入是八億元，二十四年是九億元，二十五年增加到十億元以上，國庫充實，再不像宋子文時代，國庫空空，借債度日。

他不但使我國的財政完成現代國家的規範，而且掃除各省金融上的割據局面，完成國家財政的統一；蠲免各項苛捐雜稅，多達七千多種，田賦附加三百多種，奠定民生基礎；釐定中央和地方收支的系統，以促進地方自治的發展。

孔庸之先生自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除了充實國庫，使國家財政走上正軌，還有幾大革興，關係更爲重要。

統一金融改革稅制

㈠充實國家銀行資金，使全國金融一元化。

二十二年四月孔庸之先生任中央銀行總裁時，中央銀行資本爲兩千萬元。他要中央銀行成爲金融總樞紐，發揮國家銀行的效力，就必須要中央銀行有控制金融的實力，能够領導一般銀行。於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五月，增加中央銀行資金到一億元，使其庫存準備充足。

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都是私人銀行，它們唯利是圖，不和中央銀行合作。孔庸之先生要國家掌握運用這兩個銀行，於二十四年三月，增加中國銀行官股兩千萬，成爲資金四千萬元；增加交通銀行官股八百萬元，使其資金成爲兩千萬元。

這一措施受到很大阻力，當提出中央政治會議時，行政院長汪兆銘，秘書長唐有壬堅決反對，汪兆銘並且跑到青島，以表示不滿，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家璈也憤而辭職。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幸蔣委員長堅強支持，才衝破阻礙。蔣委員長爲此曾電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滄：「國家社會皆瀕破產，致其癥結，乃在金融幣制之發行不能統一。其中關鍵全在中交兩行固執其歷來吸吮國脈民膏反時代之傳統政策，而置國家社會於不顧。若不斷然矯正，則革命絕望，而民命亦被中交兩行所斷送，此事較軍閥割據，破壞革命爲尤甚也。……」可見其嚴重如何了。

㈡廢除苛捐雜稅，以蘇民困。

國民革命軍未統一中國以前，各地軍閥形成割據局面，壓榨人民，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孔庸之先生接長財政部以後，於二十三年五月，召開全國財政會議於南京，廣邀各省市財政廳局長來京參加，並特聘財經專家出席，共一百三十八人，開會七天。主要的就是減輕田賦附加和廢除苛捐雜稅，改良稅制。議案通過後，即明令各省，永遠不准再增加田賦附加，永遠不准再增加不合法稅捐。因此地方上經費不足，由中央撥款補助。當時國庫奇窮，此項負擔繁重，孔庸之先生堅決行之。自二十三年到二十六年四年間裁撤苛雜七千一百多種，每年達六千七百餘萬元。減輕田賦附加三百多種，每年達三千八百萬元，整頓財政的毅力和氣魄，值得大書特書。

這一項財政上的統一措施，在政治上也收到統一的實效，功不可沒。

㈢徵收白銀出口稅，挽救金融恐慌。

我國是以白銀爲貨幣準備金的國家，但並不大量出產白銀，若讓白銀無限制的外流，對我國的金融太危險了。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美國宣佈白銀國有，無限制購買白銀，國際銀價大漲，中國白銀向美國輸售，可獲大利。外國銀行，大做白銀買賣生意，我國無法阻止。於是財政部公佈了白銀出口平衡稅的辦法，限制白銀出口，才堵塞這種漏洞，以穩定金融。

但是日本浪人在軍閥們鼓勵之下，在我國沿海，在華北鐵路沿線，依然幹白銀走私買賣，無法無天。

孔庸之先生曾說服日本駐華武官磯谷廉介和喜多誠一兩少將，阻止破壞中國的金融，幾經說服，收到實效，誠非易事。白銀出口問題解決，實爲實施改革貨幣政策的基礎。

法幣政策成功之基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實施法幣政策，不僅是財政上、貨幣改革上的創舉，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空前大事。沒有二十四年法幣政策實施，穩定幣制，二十六年對日抗戰，就無法支持下去。所以當時日本政府聽到這項政策的實施，非常震驚。

實施法幣政策，一般傳說是英國經濟代表團李滋羅斯建議的。其實孔庸之先生邀請英國經濟代表團來中國，目的在藉這個代表團的力量，改善英國銀行做白銀買賣，破壞我國金融。中國實施法幣政策，是根據孫中山先生「錢幣革命」的理論，孔庸之先生早就成竹在胸。孫中山先生說：「用硬幣制度，受金融供給之限制，不能自由伸縮，以適應社會經濟之需要。其弊害在於無以靈活金融之運用，而且容易造成經濟恐慌。幣值不能安定，財政困難無由解決。故實施一種管理紙幣政策，此種政策近年來各國行之，均收宏效。且在戰時之重要性，尤屬顯而易見。」

實施法幣政策，爲了減少阻力，嚴密迅速。十一月三日財政部布告：施行法幣政策緊急辦法六條，自四日起，不得行使現金。

㈠自本年（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爲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爲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准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處治。

㈡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以外，曾經財政部核准發行之銀行鈔票，准其暫時流通。其發行數額，卽以截至十一月三日止流通之總額爲限，不得增發。由財政部酌定限期，逐漸以中央鈔票換回。並將流通總額之法定準備金，連同已印未發之鈔票，及已收回之舊鈔，悉數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保管。其核准印製中之新鈔，俟印就時，一併照交保管。

㈢法幣準備金之保管及其發行收換事宜，設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辦理，以昭確實，而固信用。其委員會章程，另案公佈。

㈣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銀類者，應自十一月四日起，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幣。除銀本位幣按照面額對換法幣外，其餘銀類，各依其實含純銀數量兌換。

㈤舊有以銀幣單位訂立之契約，應各照原定數額，於到期日，概以法幣結算收付之。

㈥爲使法幣對外滙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滙。

我國係行使硬幣很久的國家，一旦改用法幣，人民心理上習慣上都有問題。所以將庫存白銀分別儲存

於上海、天津、武漢、廣州，以爲法幣的十足準備金，以昭大信。所以當時有些財政專家主張，既然實行法幣制度，不需要白銀作準備，應當集中到一個地方。而孔先生力排衆議，堅持十足準備。我們可以斷言，法幣政策順利推行，十足準備政策非常重要，使老百姓相信政府，政策實施，才會減少阻礙。

英國經濟專家甘納（E. Kann）於四十三年（一九五四）發表「一九三五年中國改革幣制之回溯」：「關於中國改革幣制方案，過去以及現在，仍有若干人認爲係李滋羅斯之傑作。茲爲保持記載之正確，符合事實，以及糾正誤傳，本人深願指出，此項完善之改革幣制方案，並非出自李滋羅斯之手。改革幣制之方案，係由中國官方人士草擬妥善，而後實施者。僅在實施之前，將此草案交李滋羅斯閱及，請其提供意見而已。李滋羅斯閱及此草案後，非常贊成，並認爲是一項周密完整之計畫。關於此點，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離華前夕，曾在上海中英文各報發表書面聲明，也證實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之改革幣制方案，彼並非起草人。

他說：『本人首先重視者，爲貨幣之地位。中國使用銀元（實爲白銀），已數世紀，因一九三四年銀價之突然上漲，使中國貨幣兌換率，亦因此上升，中國之出產品價格，亦感昂貴，出口貨銳減，必須輸出白銀，爲貿易上平衡之支付。因此，造成銀根吃緊，及通貨收縮之危機。物價開始跌落，債務不能償還，銀行資金凍結，尤以上海房地產繁榮之崩潰，爲最嚴重。……當余九月間抵滬時，中國政府已在籌劃進一步之辦法，卽廢銀元政策。中國政府決定以其本身之資源，制定一不兌換之管理貨幣。余對此大膽步驟，

毫無責任。但可斷言，此舉則屬完全正當，且係成功者。實施後在全國各地，毫無困難。國家銀行之鈔票，即代替銀元流通市面，兌換率價值，保值穩定，國庫存額，亦逐漸增加。因此促進出口繁榮，增加農業生產者之購買力。貿易不平衡，逐漸減低，國際間之支付，以及國家之收支，可由統計數字中判定，均已完全平衡。所有穩定幣制之基本經濟條件，亦已完全齊備。』

依據上項之敍述，證實一九三五年之改革幣制方案，決非李滋羅斯所創定者。此方案係由中國財政官員所計畫者，彼等具有高深精明之遠見，循避重就輕之途徑，而制此一方案也。」

清理公債建立信用

中國在北洋政府統制時期，因軍閥割據，相互殺伐，發生直皖、直奉屢次戰爭，財政困難，以濫發公債，維持一時。發行公債是割肉補瘡，並不是爲了正當用途。公債收入多半用於內戰，對於國計民生，毫無關係。公債越發行越多，信用自然破產了。

除了舉行內債，又用鹽稅關稅做擔保，以借外債，如五國借款、參戰借款、西原借款等。以致關稅鹽稅經常控制在外國手中，使財政處處受債權國家約束、牽制，失去國家財政獨立，尤爲可恥。

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統一中國，建立了國民政府。在這種政權遞嬗情況之下，國民政府不承認北洋政府一切公債，也是無奈何的事。但是國民政府顧及國家的信用，不能不承諾這些

債務，雖非立刻償還，却是一種很沉重的負擔。

國民政府的財政政策，旣然爲保持國家對內對外的信譽，承諾了這些龐大的債務，得到國內國外的好評。孔庸之先生接長財政部以後，更確定了整理公債的原則。積極的，以後發行公債的用途，加以限制。用於建設方面需要，才准發行公債。這樣，公債本身有保證，事業可以賺錢，對於國庫也有幫助。消極的，對於過去所發行的各種內外公債的信用，予以鞏固，使國民政府在國際間的地位和全國老百姓的信仰，得以提高。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發行了甲乙丙丁戊五種「二十五年統一公債」十四億六千萬元，年息六厘，用以整理三十三種國內公債。原先這些公債，名目繁多，種類不一，償付手續，又很複雜。發行新公債後，得以統一。經過整理後的國內公債，人民和政府都有好處。對於政府方面：

一、債券化零爲整。

二、償期延長，利率減低，使國庫負擔減輕。

三、騰出一部份債票及基金，另行運用，藉以辦理各項建設事業。

對於持券人方面：

一、基金鞏固，獲得更硬實的保障，使公債本身的信用提高。

二、票類劃一，兌領本息較前便利。

三、債票市價上漲，利益增加。

孔庸之先生認爲對外債信，更不能忽視。因爲我國業已統一，國家需要建設，以繁榮經濟，處處需要外人投資。若信用掃地，外資就會裹脚不前，扼殺外人投資。財政部根據這一項原則，訂出整理外債辦法。

先整理北洋政府所欠的外債，沒有確實擔保的部份。這些外債，拖欠的本息已經很久，信用一落千丈，幾近呆帳。假如國民政府不整理這些外債，再希望國際間向中國建設方面投資，實不可能。

民國二十四年以前，財政部已經把這些小額沒有問題的外債，和各國磋商，免息淸償。二十五年以後，又進一步對數目大而沒有問題的公債，也着手洽商，免息償還。這些公債包括「津浦鐵路原續借款」、「隴海鐵路借款」、「太平洋航業公司借款」、「大陸商業銀行借款」、「漢口造幣廠借款」等十多種，由財政部分別和債權國家磋商，以關稅、鹽稅尙未指定用途的一部份，作爲基金，次第予以淸償。

這種辦法，有幾種好處：一、免去債息，二、延長期限，三、減少債額。這些公債，在國際市場已無價値，現在逐漸恢復。

各債權國對於中國財政當局這樣負責，非常同情欽佩，都無異議，衷誠合作。因此，對日抗戰以後，需要向各國借款，都能順利完成。

戰時財政維護生產

戰時財政情況之惡劣，實非想像所能及。收入大量縮減，平時主要稅源為關稅、鹽稅、統稅。戰時關鹽兩稅全部損失，統稅收入，也大幅減少。而支出增多，遠非平時可比。但孔庸之先生不但支付浩繁軍費，從容不迫，即對教育文化方面之支出，也大力支持。

陳立夫先生敍郭榮生先生所著「孔祥熙先生年譜」：「孔先生一生以提倡教育、振興實業八字為志願，時時以此抱負告人。戰時教育之種種措施，需費極鉅，而在抗戰時財政收入減少，軍需浩繁，一般人或以教育文化較為不急之務。但當時孔院長兼財政部長同意余之見解，認為抗戰與建國應雙管齊下，教育青年乃為建國預備人才，與抗戰軍事同一重要。所以，孔先生對於教育部之遷移學校，增設學校，以及戰區青年之救濟，中等以上學生之貸金，各種費用之總額，僅次於軍費。當時行政院及財政部主管單位多不贊同，而孔先生特准由國庫支給，使余在戰時教育行政能有所施展，全賴孔先生之慷慨支援。」

設非當時設立西南、西北聯大、西北工學院、蘭州師範學院及國立各中學，收容各省中等學校之教師及青年，以扼止投奔共產黨之「抗大」，挽救不少青年。同時也不因戰爭而使人才枯竭，庸之先生和立夫先生同為國家培栽人才，同為抗戰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財政部於八月十五日公佈了「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七條。自十六日起，各

銀行之活期存款及到期之定期存款每個存戶於每星期祇能提取全部存款的百分之五，且不得超過二百五十元。金融才得穩定。又爲防止鉅額存款轉存外國銀行，與外商銀行成立君子協定，不收新的法幣存款，不售賣外滙給投機商人，一般預購遠期外滙的人，頭寸缺乏，不得不把所存外滙脫手，祇好轉售中央銀行，結果，中央銀行收到四百多萬英鎊的外滙。

爲了維護生產事業，靈活運用，成立了中中交農四銀行聯合辦事處，於國內十二大城市設立分處。財政部又設立了農產、工礦、貿易三個調整委員會，三個委員會的基金六千萬元。其作用在扶助生產，增加國內所需要的物資；促進外銷，以調整國際外滙收付。

貿易委員會主要任務，在促進土產生絲、羊毛、豬鬃、桐油、茶葉等外銷。最初因爲沿海通商口岸被敵人侵佔，出口的物資全部滯銷，價格慘跌，幾乎無人問津，國家外滙收入，受到很大損失。貿易委員會成立，把正當出口商人的困難解決，使出口貨物，源源外銷。

稅務經過整頓，又舉辦專賣，國庫收入逐漸增加。在關稅方面，以促進必需品之輸入，獎勵外銷物資之出口爲原則。具體而言：減免必需品進口關稅；進口稅一律改爲從價徵收稅制；洋貨由陷區內運，或徵進口稅，或禁止運往後方；豁免統銷與結滙物品出口稅；豁免非民生必需品出口稅；舉辦戰時消費稅。

沿海產鹽區淪陷，故對後方食鹽增產，積極獎勵，年有增加。鹽稅的改進，由從量計徵，改爲從價計徵，最後實行「食鹽專賣」。食鹽專賣的好處，是徵稅率可以依價格伸縮，使國庫不吃虧，消除商人剝削

。老百姓負擔並不增加，國庫的收入卻增加了。統稅諸如棉紗、麵粉、紙煙、茶、糖、竹、木、皮、毛、瓷器等經過整理，也由從量徵收改爲從價徵收。都有進步。

此外和英美成立外滙平準基金，以管理外滙，銷除上海外滙市場的黑市。又先後向英美蘇俄借款，計美國五次借款六億兩千五百萬美元，英國兩次五百十八萬鎊，蘇俄三次兩億五千萬美元，也對支持抗戰是最重要的因素。

田賦徵實軍民足食

孔庸之先生主持中國財政，能够支持抗戰八年之久，實得力於「實行法幣」和「田賦徵實」兩大政策。田賦徵實使軍糧民食落實，不慮匱乏；也避免奸商囤積居奇，使社會安定，民生有所保障，關係最大。

田賦是中國最古老的賦稅，幾千年來，國家財政都是依賴田賦。人民也以繳納田賦爲當然的義務。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制定國家稅和地方稅劃分辦法，把田賦劃歸省稅。二十三年召開第二次財政會議，規定土地陳報，廢除一切田賦附加。三十年（一九四一）六月十六日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決定戰時田賦暫由中央接管，改徵實物。七月一日，行政院訂「戰時田賦改徵實物通則」，並成立糧食部，以徐堪爲部長，專司其事。

田賦徵實，至少有四種好處：

一、軍糧公糧，不再向市場購買，可以減少對糧價刺激，也不因糧價波動，使財政上增加負擔。

二、政府手中控制大量存糧，具有控制糧食市場的力量，使囤積居奇者無所憑藉，糧價自然穩定，其他各種物價也受到良好的影響，趨於穩定。

三、符合公平負擔原則，農民負擔並未增加，而國家財政，獲益很大。

四、田賦徵實的最大效用，在使前方軍糧，後方民食，供應無缺。且使接近敵人地區，免去糧食資敵的危險，對敵人打擊最大。

孔庸之先生執掌國民政府財政，支持對日抗戰，在時刻想顛覆政府的共產黨眼中，是最大的障礙。不打倒孔祥熙，就動搖不了國民政府，達不到顛覆的目的。正好中央信託局運輸處長林士良貪污一案發生，成了攻擊的最好藉口，造成輿論，孔先生不能不提出辭職。他是三十三年十一月辭去財政部長職務的。

國庫充盈事證俱在

孔先生辭職時，國庫存有外滙九億多美元，黃金六百萬兩，共合美金多達十二億元。國庫盈實，爲民國以來所未有，當時所發行的法幣，祇用三億美元，就可以全部收回。而先生辭職不到五年，竟因金融崩潰，導致大陸沉淪，人存政擧，豈非明證。

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八月十六日孔先生病逝美國紐約醫院。九月一日臺北舉行追悼會，先總統蔣公手撰「孔庸之先生事略」：「……稍後，復以中正自兼行政院長，先生仍任副院長並兼財政金融原職。其間綜理庶政，竭慮殫精，舉凡救濟凋敝農村，徹底革除釐金，收回關稅自主；以工商建設，培厚國家資源；以財政統一，奠定國家基業。他如預算制度之確立，公庫制度之實施，直接稅制度之推行，農貸及合作制度之創建，田賦征實制度之興辦，凡百戰時行政措施，鉅細不遺，在艱彌勵，此皆為世人所共見者也。……尤以自民國二十年之後，內有共匪之叛亂，外受日本軍閥之侵略。當國家環境最為險惡，與軍民生計最感困窮之際，而先生臨危受命，卒能沉着籌維，屢使革命大業轉危為安，抗戰軍事轉敗為勝。舉其大者：其一、為統一全國幣制。其二，為統一各省財政。其三，為維護教育經費。其四，為充實軍隊餉糈。尤以依照當時所定之戰略方針與經濟政策，籌撥鐵路公路建設經費為第一。在日本軍閥向我大陸侵略之前，協同交通等部，將粵漢鐵路、浙贛鐵路、湘桂黔鐵路，以及隴海鐵路如期完成。……其對抗戰成敗關係之大，尤足稱道。……」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簡史

前　言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總理　孫中山先生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鑑於以往革命之不能徹底成功，實由於眞正革命武力未曾建立。因此　總理於黃埔軍校開學典禮時，有一段警闢的訓話：「推倒滿清，成立民國，革命已有一部分的成就。惟以無革命軍繼其後，故至今釀成軍閥割據之局面。從今日開學起，卽將革命事業，重新開創，以本校學生爲本，建立革命軍，作將來革命之骨幹。」

一月二十四日　總理任命　蔣中正先生爲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以爲建立革命武力之基石樑柱。五月二日特任　蔣先生爲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九日特派廖仲愷先生爲駐陸軍軍官學校本黨代表。

六月十六日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開學，　總理親臨訓話閱兵，並頒訓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爲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這篇訓詞，就是今日全國國民口誦心維的國歌。

是年九月十六日，北方爆發第二次直奉戰爭。十月二十三日直系馮玉祥回師北京，發動政變，組織國民軍，迫使直系賄選總統曹錕下野，直系戰敗。馮玉祥和張作霖一面電請　總理北上，共商國是，一面又共擁段祺瑞爲臨時執政。

十一月十日　總理發表北上宣言，主張速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十三日離粵北上，十二月四日經日本抵達天津，病勢已很沉重。三十一日扶病入北京，入協和醫院。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病逝。總理北上，雖因中道崩殂，未能實現其迅速召開國民會議之主張，但　總理之偉大革命精神，及三民主義、建國方略，迅速播及北方各省，喚起北方之廣大青年，紛紛加入國民黨，形成澎湃之革命怒潮。

總理逝世之次日——三月十三日，校長　蔣公統率黃埔軍校兩個教導團、二期學生隊、三期入伍生隊，配合粵軍，第一次東征，擊潰十倍以上逆軍陳炯明所部林虎兩萬餘人，造成以寡擊衆之「棉湖大捷」，奠定統一廣東之基業。

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議，陸軍軍官學校改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十九日任命　蔣中正先生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汪兆銘爲黨代表。四月一日校長　蔣公呈請增設副校長，以李濟琛兼任。以何應欽爲教育長。

六月五日國民政府任命校長　蔣公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四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召開臨時會議，通過校長　蔣公爲中央軍人部部長，賦予任免所轄革命軍及軍事機關黨代表之權。

九日舉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典禮，誓師北伐。全國各省革命青年風起雲湧，奔向廣州，投入黃埔革命洪爐。

黃埔入伍生

第六期入伍生入伍時，第四期正在廣州東北之沙河及北教場舉行畢業野外演習，第五期仍爲入伍生，駐防東莞各地。第五期入伍生與第六期入伍生之區分，校本部八月十三日命令規定：「凡十五年八月一日以前入伍者，爲第五期入伍生；八月一日以後入伍者，爲第六期入伍生。」

時教育長兼入伍生部部長爲方鼎英中將，教授部主任爲張華輔少將，訓練部主任爲吳思豫少將，副主任爲陳禮文上校，政治部主任爲熊雄。熊雄係共產黨跨黨分子，留法學生，故政治部職員及政治教官，幾乎均爲共產黨。

第六期入伍生共兩團，第一團團長郭大榮少將，第二團團長李亞芬上校。按照編制，每團三營，每營四連，另設一機關槍連，共爲十三個連。八月底，第一團已滿編制名額。惟各省青年繼續湧到，於是第一團擴大編制，增設第四營，以當年東征，首先攀登惠州城之第一期同學陳明仁任營長。不久第四營又滿額，再增加十七、十八、十九，三個直轄連。至此，入伍生第一團共擁有二十個連，學生人數多達兩千五百餘人。

迨第二團編足編制名額，後續到達，投考黃埔之青年，則編為學生軍，作為第七期入伍生預備班。故第六期入伍生一、二兩團總額超過四千人。學生籍貫遍及全國各省，邊遠地區如西北甘肅省、東北黑龍江省，亦均有學生多人投考。尤其值得一提者，第六期入伍生中有不少越南、緬甸、韓國、臺灣青年，是則我第六期實無異國際青年軍事組織也。

總理容納共產黨分子個別加入國民黨，乃因李大釗（守常）曾代表共產黨宣誓，願意放棄共產主義，奉行三民主義。不料共產黨分子於 總理逝世後，強調聯俄、容共、農工，係 總理所定三大政策，藉以此為篡奪國民黨之護身符。凡國民黨同志不滿共產黨胡作非為，曲解三民主義者，共產黨即謂反對三大政策，反對三大政策即為反革命，反革命即遭共產黨鬪爭攻擊，顛倒是非，喧賓奪主。

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黃埔軍校共產黨分子發起組織「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以為共產黨之外圍組織，拉攏同學參加，以擴大共產黨之組織。國民黨同志為對抗共產黨橫行猖獗，乃於四月二十四日組織「孫文主義學會」。此兩組織時起衝突，相互打鬪，以第三期與第四期同學為最嚴重。故校長 蔣公於序第三期畢業生同學錄時，對兄弟鬩牆，至感痛心。遂於十五年四月解散此兩組織，另成立黃埔同學會。

第六期入伍時，孫文主義學會已不存在。共產黨分子雖無青年軍人聯合會，仍可藉共產黨本身組織，暗中活動運用。國民黨同志則因無孫文主義學會，成為無組織狀態。國民黨雖有黃埔特別黨部之各級組織，但共產黨均為跨黨分子，參加各級黨部之活動，在共產黨黨團運用操縱之下，以有組織對無組織，各級

黨部遂被共產黨控制利用，成爲共產黨打擊國民黨同志之工具，最爲慘痛。

連黨部爲基層組織，但連黨部會議，必須跟着共產黨主張發言，熱烈擁護三大政策，也就是擁護共產黨。凡不滿共產黨橫行霸道，反對其曲解三民主義者，則被視爲右派、新右派、西山會議派、東山會議派、國家主義派，不被開除，也關禁閉。石仁成和謝筵石都是大學畢業之忠貞國民黨，因反對共產黨，石仁成被戴上西山會議派帽子，被開除；謝筵石被戴上國家主義派帽子，被關禁閉。所以國民黨同志與共產黨分子鬪爭，完全處於劣勢，受盡壓迫與打擊。

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南京淸黨，寧漢分裂。廣州於十四日淸黨。黃埔軍校因方教育長同情共產黨，讓共產黨分子逃亡。迨各連同學自動淸黨時，眞正共產黨分子均已逃走，所逮捕者，多係平時連黨部會議，言論不愼，偏於共產黨理論者。

入伍生入伍期間本爲三個月，入伍期滿，分科升學。惟因北伐，部隊開赴前方作戰，廣東大後方治安，全賴第六期四千餘入伍生負責維持。廣東土匪一向猖獗，往昔必須一團兵力始能鎭壓，而入伍生僅駐一連，土匪卽告斂跡。蓋黃埔學生「不愛錢、不怕死、愛百姓、愛國家。」勇敢善戰，擊潰陳烱明和滇桂軍，威震全粵，故土匪不敢攖黃埔學生軍之鋒，四千餘入伍生，足抵十萬大軍。第六期入伍生歷時一年，爲維持大後方之安定，猶不能回校分科升學。

校長　蔣公以中原作戰，需要騎兵，是年夏，命令由第六期入伍生中挑選三百人，組織騎兵營，以沈

振亞爲營長，八月開往蘇州。

爲促成「寧漢合作」，校長蔣公於十六年八月十三日通電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九月十六日寧漢滬合作，於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二十八日，蔣公經滬赴日本。汪兆銘原代表武漢方面進行合作，因不能滿足其政治慾望，乃赴滬回粵，進行反對特別委員會之活動。張發奎與黃琪翔亦不滿特別委員會，率第四軍於十一月初返粵。淸黨時，第六期共產黨分子逃到武漢，加入張發奎部，此時隨張發奎回到廣州，人心惶惶。

十六年十月第六期升學，方敎育長辭職，李濟琛派李揚敬繼任敎育長，將已升學之同學再予以甄別考試，淘汰四百餘人，引起同學反感。十一月十六日汪兆銘偕李濟琛離粵赴滬，準備參加在上海學行之四中全會。

李濟琛離粵之第二天，十一月十七日早晨，第四軍張發奎、黃琪翔發動廣州事變，收繳李濟琛公館衛士及北敎場部隊之槍枝，並佔領黃埔，向正在操場出操之一中隊同學攻擊，致死傷同學四十餘人，隨後楊樹松爲敎育長。史稱此次事變爲「張黃事變」。第六期及第七期同學得黃埔特別黨部同學贈送旅費，紛紛離粵北上。

騎兵營開抵蘇州，適值校長　蔣公下野，無人照顧，經費無着。一日三餐，亦須沈振亞營長自行張羅，沈營長夫人周春榮女士甚至變賣首飾，以充菜金。十七年初，始開往南京，與軍官團同駐馬標，十八年一月提前畢業，以建立國民革命軍之騎兵部隊。

因張黃事變，黃埔被佔，離粵北上之六期同學一千五百多人及第七期同學數百人，顚沛流離於京滬之間，狀至悲慘。校長　蔣公以在野之身，仍命杭州浙江省政府軍事廳成立學生總隊，從事收容。以賀衷寒爲總隊長，鄧文儀爲政治部主任，伍誠仁、宣鐵吾、陳明仁分任大隊長。第六期同學編爲第一大隊及第二大隊，第七期同學編爲第三大隊。

先是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以後，校長　蔣公命陳銘樞等五人籌備南京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旋因校長下野而告停頓。十月軍事委員會又委劉士毅爲籌備處主任，以福建幹部學校及各部隊保送經考試及格者，成立暫編第一隊、暫編第二隊。十一月改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以何應欽上將爲教育長，王柏齡、王右瑜先後任教授部主任，王右瑜、張治中先後任訓練部主任，鄧悌任政治部主任。

十七年一月四日，校長　蔣公由滬抵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二月十一日國民政府命令，限期完成北伐，遂開始第二次北伐。總政治部成立北伐宣傳隊，杭州第六期同學自由參加，凡五百人編成政治部宣傳隊，隨軍北伐。

杭州學生總隊未參加北伐宣傳隊之第六期同學，於四月十三日，由浙江軍事廳負責送往南京升學。編

爲步兵第一大隊之第一、第二、第三中隊，宣鐵吾爲大隊長，後爲湯恩伯；第二大隊之第五、第六、第七中隊，大隊長爲胡琪三；砲兵大隊之第三中隊，大隊長爲俞壽鶴。

長沙分校同學五百餘人，不滿共產黨把持，結隊離湘來京，編爲步兵第三大隊，因在分校已訓練年餘，故僅訓練三個多月，提前畢業，是爲步兵前三大隊。六月八日北伐軍第三集團軍閻總司令所屬商震率部入北京；奉軍退往關外，北伐完成。六月四日張作霖乘專車返回東北，路過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預埋之炸彈炸死。

六月二十六日，校長　蔣公偕吳敬恆等由京啓節，繞道漢口，赴甫經收復之北平。校本部抽調第六期各隊同學組成警衛團，六月二十七日乘津浦路車，轉隴海路，恭候於鄭州，隨節北上，擔任警衛。

七月六日校長　蔣公偕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吳敬恆、白崇禧於北平西山碧雲寺，祭告　國父「北伐完成」。十日校長接見張學良代表邢士廉，二十五日校長離平南返，警衛團任務完成，二十七日返校，各歸建制。

北伐宣傳隊七月結束，宣傳隊同學五百人返校升學，編爲步兵第三大隊，大隊長王萬齡。暫編第一二隊之同學，分別編入步一大隊之第四中隊，步二大隊之第八中隊，砲兵大隊之一、二兩中隊，以及工兵大隊，工兵大隊長爲王敳濂。二十六軍軍官隊一百零八人，除編入步砲工各隊外，所餘編爲輜重隊，隸屬於砲兵大隊。四十軍及四十四軍軍官講習所學生併入本校，編爲步四大隊，下轄三個中隊，大隊長程鍾奇。

原交通技術學校學生併入本校，編爲交通大隊，下轄三個中隊，大隊長華振麟。

十七年十月校本部於南京幕府山成立要塞砲兵班，名額五十人，由第六期砲兵大隊考取四十五人，工兵大隊考取五人，仍保留原學籍，並分別參加砲兵大隊及工兵大隊之畢業考試。十八年十一月畢業。

十八年一月校長　蔣公建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改校長制爲委員制，以蔣中正、胡漢民、吳稚暉、戴傳賢、閻錫山、馮玉祥、何應欽爲校務委員。

本校又於明故宮飛機場西側前工業學校舊址成立航空班，主任黃秉衡，由第六期同學中考選七十名，十八年二月十八日開學。後又將軍官教導團飛行員及海軍航空學生併入，於二十年三月一日畢業，共八十三人，敍爲中央航空學校第一期。

本校又考選第六期外文較佳之同學六十人，成立留學預備班，予以英法德義等國語文訓練，畢業後派赴歐洲各國，學習軍事。學成回國，參加建軍工作，極具貢獻。

本期自十五年八月一日在黃埔陸續入伍，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南京上課，至十八年五月十五日舉行畢業典禮，六月一日參加　總理奉安大典，然後分發工作，前後長達三年之久。除肩負安定北伐大後方廣東治安，使北伐無後顧之憂。中間歷經共產黨控制破壞，本黨淸黨，寧漢分裂，張黃事變，流亡滬杭；以及入伍期滿，升學遙遙無期之波折痛苦，爲他期所未有。

第六期畢業，校長親臨點名，仔細觀察，凡名册上圈以圓圈者，得報考敎導師。敎導師爲德國顧問訓

練之國防軍，以第六期同學爲基幹。

校長又接納德國顧問之建議，於第六期同學中考選六十人，成立政治警察研究班，自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訓練半年，訓練地點爲憲兵司令部。十九年一月一日，分派中央黨部組織部調查科工作。此卽以後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亦卽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之基礎。此六十人於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間，配合江西剿匪，五年間摧毀共產黨白區組織，先後破獲巨案，多達四十餘次，使共產黨中央委員陳獨秀、向忠發、顧順章等四十人以下兩萬四千餘人脫離共產黨組織，獲得新生。

黃埔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

十六年四月清黨，共產黨分子悉數逃往武漢，一部分同學又被逮捕，一部分同學藉機離校，故十月升學時僅餘兩千七百多人，李揚敬又淘汰四百多人。十一月張黃事變，佔領黃埔，派楊樹松爲敎育長，作共產黨之活動。大多數同學乘輪船北上，仍留黃埔未走者，僅七百餘人，日處恐怖愁苦中。

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張太雷在廣州暴動，淸黨時逃往武漢，隨張發奎部隊回粵之共產黨分子，均參加此次暴動。廣州被燒殺兩日，十三日經李福林及薛岳所部聯合進剿，暴動分子逃往海陸豐，廣州收復。楊樹松不敢再留在黃埔，逃往香港。此時黃埔幾成無政府狀態，人心浮動。何香凝、陳公博曾到校安慰，始趨安定。

校長　蔣公已由日本返國，急派南京建校籌備委員劉光於十二月杪抵黃埔，代理校務。十七年一月十四日李教育長復職，但並未返校。劉光極欲恢復張黃事變以前之學校經費，與八路軍總指揮部交涉無效，感於經費困難，遂離黃埔，校務由教授部副主任唐澍清負責維持，繼續上課，而未中斷。

五月何遂代理校務，由京抵粵，十五日偕教育長李揚敬蒞校。同時奉政治會議廣州分會命令，改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爲「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十八年五月李揚敬辭去教育長職務，林振雄繼任教育長，黃珍吾任政治部主任。

留黃埔之第六期同學，編爲步兵一大隊、三中隊，砲、工、經理各一中隊，於十八年二月畢業七百一十八人。

南京軍官研究班

第二次北伐，總政治部成立宣傳隊，除杭州第六期五百人外，尚有黨務學校之部分同學及在南京招考之各省青年。北伐完成後，宣傳隊解散，第六期同學及黨務學校同學各回本校，無學籍之宣傳隊員會同各部隊政工人員兩千多人，參加甄別考試，預備訓練訓政時期之工作幹部。參加考試者，有少將及中上校多人，考試非常嚴格，僅錄取三百人，多爲宣傳隊之宣傳員。原擬成立專校，由方覺慧負責。後改變計劃，編爲中央軍校政訓班。

又因北伐完成，部隊編遣，被編遣之軍官必須有所安置，乃在中央軍校成立「軍官研究班」，以周芷爲主任。改政訓班爲軍官研究班之政治大隊，下分三個中隊。編餘軍官陸續來校，編爲憲警大隊，計土木工程一中隊，憲兵警察各三中隊。共有一千一百多人，畢業後敍爲第六期。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

國民革命軍進展迅速，如大風之掃落葉。十五年九月七日克復漢口，吳佩孚退到孝感，十日再克孝感，吳退信陽。十月十日攻克武昌，生擒敵守將劉玉春及陳嘉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於十二月分兩批由廣州遷武昌。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成立臨時聯席會議，推徐謙爲主席，實際由俄顧問鮑羅廷所操縱。

因爲國民革命軍迅速克復武漢，部隊擴充，繼續北伐，極需革命幹部，於雙十節後，成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張治中任教育長，周佛海任政治部主任，政治總教官則爲共產黨惲代英，招考第六期入伍生。全國青年嚮往革命，對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欣喜若狂。全國菁英，優秀青年，大學畢業或肄業者，紛紛投筆從戎，集中武漢，投考分校。報名者多達八千多人，僅錄取一千二百人，素質之高，可以想見。

十二月八日開學，以武昌南湖書院爲校址，第六期入伍生總隊總隊長楊樹松，男生編爲兩大隊，每大

隊四中隊，女生二百人編爲女生隊。軍官學校之有女生，武漢分校首開其端，不獨使男女眞正平等，亦加重婦女對國家之責任。男生第一大隊大隊長陳匡濟，第一中隊長吳揚燕，第二中隊長王錫鈞，第三中隊長陳希平，第四中隊長伍萬春。第二大隊大隊長佚其名，第五中隊長胡斌，第六、七中隊長佚其名，第八中隊長梁一。女生隊長鄭奠邦。

隨軍北伐之第五期砲、工、政治三科入伍生一千二百多人，同時回校升學，編爲學生總隊，張治中兼總隊長。分爲砲兵、工兵、政治各一大隊。

後將湖北黨務幹部學校及其他方面歸併於分校者，編爲入伍生第三大隊，於是武漢分校第六期入伍生共有一千七百餘人。

武漢情形，愈演愈爲惡劣，幾乎全部籠罩於共產黨氣氛中，開始反蔣，圖謀竊奪國民黨之政權。徐謙鄧演達於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漢口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名義，成立所謂「擴大聯席會議」，變本加厲。

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於三月二十一日克復上海，江右軍於二十三日克復南京。四月一日汪兆銘自俄國抵上海，以國民黨領袖自居，五日與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六日秘赴武漢。十二日南京上海清黨，十八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寧漢分裂。

武漢分校政治總教官惲代英引用共產黨高語罕、陳啓修、施存統、蕭楚女等爲政治教官，宣傳共產主

義。政治部主任周佛海正完成三民主義理論之體系，延攬樊仲雲、梅思平、陶希聖等講解三民主義，以對抗共產黨。

十六年二月十日，共產黨蘇兆徵、劉少奇掌握之總工會在漢口血花世界召開黨員大會，以展開反蔣運動。他們以爲武漢分校既經惲代英等思想訓練，學生們必然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共產黨可以利用。於是，邀請分校派學生一千多人參加，爲其搖旗吶喊，以壯聲勢。不意多數不爲共產黨所利用之忠貞同學，聽到大會中公開攻擊校長蔣公，羣情憤怒，高聲喊打，個個採取行動，將工會糾察隊逐出會場。然後捉住幾名共產黨，凱旋回校。經再三要求，始予釋放。

分校同學雖然在血花世界勝利，但共產黨絕不甘休，於是發動「清校運動」。逼迫張治中辭去教育長職務，由鄧演達接任；逼迫周佛海辭去政治部主任，由施存統繼任。（周佛海逃離武漢後，曾著「逃出武漢赤都」）改校長制爲委員制。又將張治中主持之學兵團併入分校。學校校權既被共產黨所掌握，於是，展開迫害同學，秘密逮捕一百一十四人，下落不明。

自共產黨開始清校以後，國民黨忠貞同學，人人自危，紛紛脫離虎口，或潛往南京，或由同學會介紹工作，或自找出路，各奔前程。武漢分校因共產黨迫害而分散，但同學多爲中堅分子，能力强、學識好，在社會上嶄露頭角，獨當一面者，所在多有。

長沙分校

國民革命軍北伐，由七個軍組成。十五年六月二日，唐生智歸順國民政府，任命爲第八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七月九日總司令　蔣公誓師北伐，十一日貴州袁祖銘、彭漢章亦歸順國民革命軍，進軍湖南，協同北伐。

七月十一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分路猛攻葉開鑫，葉不支退岳州，長沙克復，成爲國民革命軍北伐首先克復之重要城市。

爲適應北伐需要，長沙分校成立，尊校長　蔣公爲校長，程潛、白崇禧、胡宗鐸、夏威、陳嘉祐、魯滌平、李國良爲校務委員。時唐生智主湘政，校務由石醉六負責；十七年程潛主湘政，校務由李國良負責

長沙分校同學於十五年十一月入伍，至十七年五月畢業。編爲步、砲、工、政治、八中隊，張國四、王毓文、閻旭生、湯恩伯、王英、兆公達、湯萬坤分任隊長。每隊約一百二十人，共畢業約一千人。

南寧分校

南寧分校校長呂競存，教育長蕭越，步兵科長賀維珍，砲兵科長胡承志，工兵科長曹飛龍。

南寧分校同學於十六年二月入伍，入伍半年，分爲步兵四中隊，每隊約一百二十人，砲兵工兵各一中

隊，每隊八十人，經理一中隊一百二十人。以後陸續入校者，續編爲四隊，每隊亦約一百二十人。十八年三月一日畢業，約一千二百人。

南昌分校

南昌分校原係第三軍軍官學校，於十六年二月甄選第三軍下級軍官及考取江西高中以上畢業學生百餘人，十七年改爲第五路軍軍官學校，朱培德任校長。十八年改爲中央軍校南昌分校，尊　蔣公爲校長，唐淮源爲教育長。

南昌分校編爲步兵一大隊，轄三中隊，砲兵、工兵各一中隊，十八年六月二十日畢業，畢業約五百人。

科隊人數統計

本期科別最多：步兵、騎兵、砲兵、工兵、輜重、交通、經理、政治、憲兵、警察、土木工程，男生而外，尚有女生二百人。

正式畢業者：

南京：步兵五大隊十九中隊，騎兵一營兩連，砲兵一大隊三中隊，輜重一區隊，工兵一大隊四中隊，

交通一大隊三中隊，約四千人。

黃埔：步兵一大隊三中隊，砲兵一中隊，工兵一中隊，經理一中隊，共七百一十八人。

軍官研究班：政治一大隊三中隊，憲警一大隊，憲兵、警察各三中隊，土木工程一中隊，約一千二百人。

長沙：步、砲、工、政治共八中隊，約一千人。

南寧：步兵八中隊，砲兵、工兵、經理各一中隊，約一千二百人。

南昌：步兵一大隊三中隊，砲兵、工兵各一中隊，約五百人。

入伍生：

武漢一千七百餘人

（六十八年五月畢業五十週年）

黃埔當年鐵與血

——四十五年前的陸軍官校學生

共產黨砸了票箱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正如黃埔校歌所說的，澎湃的革命怒潮，激動了每一個靑年人的心弦，一批緊接着一批，奔向革命的搖籃——黃埔。我像滄海一粟，隨着大時代的革命洪流，由北向南流去。談到上黃埔去，就我個人來說，絕不是隨波逐流，湊湊熱鬧，的的確確是信仰所發生出來的力量，推動着我往前走。信仰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另一方面是對於校長　蔣公的信仰，這兩種信仰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力量，強大無比。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直系的馮玉祥等起義倒吳，成立國民軍，拖垮吳佩孚。馮玉祥爲國民一軍，胡景翼爲國民二軍，孫岳爲國民三軍。奉系張作霖和國民軍聯合歡迎　國父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　國父北上時，發表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國是由全體國民的代表來商量解決。不想張作霖和馮玉祥在　國父北上途中，又擁護段祺瑞爲臨時執政。段祺瑞反對　國父的主張，提出召開

善後會議，以抵制　國父主張的國民會議。十三年底，　國父到達北京，癌症已很嚴重，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協和醫院，臨終遺囑，猶念念不忘：「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

國父北上，雖然沒有解決國是，可是却把革命的種子帶到北方。他的偉大精神震撼了北方的廣大青年，紛紛加入國民黨，擴大了革命的力量。我是民國十三年冬天，讀完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以後，加入國民黨的。　國父北上以前，黃埔軍校已經成立，　國父沒有看到國民革命軍成功，飲恨逝世。但是校長　蔣公本着　國父的革命精神，統率黃埔學生東征，擊潰陳烱明、楊希閔、劉震寰，統一廣東，奠定了革命基礎。因此，我對校長　蔣公興起和對　國父同樣的信仰，願意在他領導之下，為完成國民革命而奮鬪、而犧牲，加强了我到黃埔去的決心。

在我加入國民黨，未到黃埔以前，有幾件事情，至今記憶猶新，值得一敍。

㈠　國父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想增强國民革命的力量，不想共產黨根本不講信義，他們在國民黨內，並不同國民黨的同志合作，而是處處對立，甚麼都要爭奪，甚麼都想把持。在太原那一段時期，每開一次會，祇要有共產黨分子參加，就得吵架。吵的最兇的一次，是十四年冬天，在文廟圖書館三立閣開會，選舉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央派山東王樂平到太原監選。投完票，共產黨估計投票的情形，知道他們沒有佔到便宜，立刻爭吵起來，繼而大打出手，最後，連票箱都砸啦。我才知道共產黨加入

國民黨，並不是爲了信仰三民主義，爲了國民革命，完全是掛羊頭，賣狗肉，假借國民黨的組織，來發展共產黨的組織，進一步來篡奪國民黨。我相信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終久是國民黨的禍害。

㈡爲響應　國父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在　國父未到北京以前，各省先後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山西國民會議促成會，由每縣兩個代表組成，一個代表代表政府，一個代表代表民衆，我是我們交城縣代表民衆的代表。開會的地點在海子邊教育會，主持會議的人是李墨卿和馬鳴鶚，這兩個人好像是山西大學的教授，大概暗中和閻伯川先生有關係。兩百多個代表分屬於三方面，山西當局派、國民黨、共產黨。山西當局派這一方面，人多勢壯，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在人數上也是居於劣勢。這三方面的代表同牀異夢，各不相讓。我當然屬於國民黨方面，我們希望促成會能够開成功，有助於促成　國父的主張，能够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可是頭一次開會，就爭執不下，爭得最凶的是共產黨對山西當局派，爭主席，爭這爭那。共產黨散佈流言，說李墨卿和馬鳴鶚得到閻先生的多少錢，是不是眞有這回事，我不知道，總之，共產黨把李馬二人作爲攻擊的對象，而不是爲了促成國民會議來開會。第二次開會，也是最後一次開會，由爭吵而打架，山西國民會議促成會就這樣無疾而終。促成會開會都是如此，國民會議眞能够開成功，有共產黨參加也不會開好，眞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活神仙給大嫂治病

民十四年夏天，山西省黨部派我回我們縣裏成立縣黨部。我向他們要縣黨部的黨印，他們給了我一張樣張，要我自己去刻，我到大中寺刻字攤上，照樣張的大小和字體，刻了一顆交城縣縣黨部的黨印，向省黨部備了案，又到書店買了兩本三民主義和兩本建國方略。刻印買書，以及回縣的來回旅費，全由我自己負責，省黨部一文錢也沒有給我。省黨部的確很窮，經費來源，全靠廣東中央黨部少數接濟。在山西工作的國民黨同志，都是義務，都得自己掏腰包。我回到縣裏，先找第一高小的老師們，向他們宣傳三民主義，要他們加入國民黨。第一高小是全縣的最高學府，惟一的高等小學。在那時，國民革命還是八字不見一撇，革命是犧牲的，加入國民黨，不但無權無利，還有危險。因爲國民黨在山西是半秘密的組織，山西政局雖不殺害，也不支持。第一高小的老師們，老謀深算，他們不願意冒任何風險，沒有一個慷慨答應加入國民黨的，都說等一等再說。老師們不願意革命，祇好找學生。那時高小的學生並不像現在臺灣，學生們的年齡，大部分是十五六歲，也有十八九歲的。年輕人熱情，我告訴他們，祇有三民主義和國民黨可以救中國，立刻就有十幾個人加入。高小的老師們還算不差，他們不敢革命，不願意加入國民黨，但是並不阻止學生們革命，阻止學生們加入國民黨。既然有了黨員，國民黨的交城縣黨部終於民國十四年的夏天成立了。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六月下旬，我在家裏，正爲去黃埔的問題焦心，忽然接到晉城苗告賓（培成）師從太原寄來一張明信片，信上的語句是我們預先約好的暗語。他告訴我，黃埔軍校正在招生，要我

趕快動身。我從來沒有出過遠門，沒有出過娘子關，現在一下要跑到萬里以外，中國頂南端的廣東去革命，去當兵，說起來容易，到了實行的時候，却有些猶豫了。心裏煩的要死，妻又剛好去了娘家，沒有可以同我說話的人。我家在我們縣裏，是一等富戶，家產在二十萬元以上。父親對我的希望很大，老早就告訴我，希期我讀完大學，再到外國深造。我怎麼好意思告訴他老人家，放着書不讀，不願意去外國，却要去黃埔當兵呢？當兵！在我們家鄉的人想來，簡直不可思議，可怕到萬分。雖然閻伯川先生釘在電線桿上的標語說：「當兵、納稅、受教育，爲國民之三大義務。」可是在那時候，並沒有徵兵制度，所有的軍隊，都是招募來的。人們的思想仍然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當兵是走投無路，或者窮到不能生活的人，才去幹的，富家子弟絕對不應該去當兵。

無巧不成書，就在這個時候，大嫂產後腰腿疼痛，鄉間沒有西醫，祇有中醫，中醫又不高明，看過多次，沒有效果，於是母親請來一位活神仙給大嫂治病。那個活神仙奶名叫寇兒，人們都叫他寇神仙，住在我們義望村村北七里的覃村。神仙已經不平凡，何況是活神仙呢？神仙究竟甚麼樣子？我還沒有見過，既然請來家裏，不能不瞻仰瞻仰，悄悄走進大嫂房間的外屋，隔着紗窗，看他怎樣治病。寇神仙的鬍鬚很長，看起來有些飄飄然。他手裏拿着一把木如意，在大嫂胸前晃來晃去，口中念念有詞，裝腔作勢，好像在變把戲，那裏是治病呢。走出大嫂房間，來到正房的外間，父親正坐在炕上吸旱煙，我在外間自言自語：「俗語說，神仙治病一把抓，這個神仙左抓右抓，抓不出甚麼名堂，我看是騙鬼。」

「你信孫中山，我們沒有管過你；我們信神仙，你又何必多管呢？」父親在裏間說話了。眞的，父親從來沒有干涉過我的信仰和行動。我房間裏懸掛着國父的照片，父親也沒有說過甚麼。

「有病得請醫生看，讓神仙來騙鬼，是戲耍人命。」說完話，我感覺到語氣有些太重，對父親說話，怎麼可以這個樣子？在兄弟當中，父親對我最好，從來沒有責罵過我，我怎麼可以頂撞他老人家呢？隔着竹簾，我向裏間一看，看見父親的臉色很不好看，好像很生氣的樣子。他正在下炕，準備穿鞋子，一種下意識告訴我，大概是闖下禍啦，父親氣極了，要出來揍我。「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腿就往外跑，一口氣跑出裏院，跑出大門，轉過牆角，才緩了一口氣。

告訴妻一聲我要走啦！

現在不需要再躊躇了，家不能再回去，一心一意上黃埔吧！跑到自家的店舖裏休息了一會兒，心想，這一次到南方去，十之八九是一去不返。幹革命，遲早都是要犧牲的，既然這樣，總應該同妻打個招呼吧？妻的家是鄭村，距我家不過十二里，踏脚踏車，二十分鐘可到，於是踏車到岳丈家，和妻告別，我告訴她：「我要走啦！」

「你到那裏去？」妻問我。我沒有告訴她家裏發生甚麼事故。

「先到北京。」

「去多久？」

「我也不知道，也許三年，也許十年。」妻以爲我去北京是考學校，所謂也許三年，也許十年，是同她開玩笑。其實這一次生離，也就是死別，緊握住妻的手，臉上裝着笑臉，淚却往肚子裏流，她那裏知道我就要去黃埔呢。這一次同妻分別，不同以往，第一次嚐到生離死別的滋味。妻却蒙在鼓裏，還以爲和過去一樣，不過是暫時的分別。

第二天上午，到達公路旁邊，等候搭乘由西邊開過來的客車，好去太原。二哥送我上汽車，他是個老實人，糊裏糊塗，也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到了太原，不敢逗留。怕父親發覺我出走的情形不大對勁，萬一派人追趕來，攔阻我，該怎麼辦呢？所以，太原祇住了一夜，搭上早班正太車，去石家莊，轉往北京。

這次出走，既然違背了父親對我所抱的希望，我就不好意思多拿家裏的錢。況且我去黃埔，是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拋棄舊的一切，去創造新的人生，必須咬緊牙關去吃苦，也無須多帶錢，損傷自己的意志。錢携帶少了，就不能住旅館，幸好有一位同學——陽高劉厚，住北京平民大學，住在德勝門裏狗尾巴胡同的一個大雜院裏。他很看得起我這個到黃埔去的同學，邀我住在他的寓所，連吃飯都不要我花錢。我去黃埔的一切，都由定襄梁亨甫（永泰）師安排，他住在東城王府大街定襄董鏡如家的木廠裏，須要經常去聯絡。由狗尾巴胡同到王府大街，必須經過什刹海、後門（地安門）、皇城根、沙灘，一來一往，差不多

要走兩個鐘頭。坐電車去，也許快些，可是一分錢也不能浪費，連電車也不敢坐，祇好安步當車了。

北京是一座非常危險的城市。奉軍和國民軍聯合打垮直系吳佩孚，沒有多久，張作霖又和馮玉祥翻了臉，奉軍把國民軍趕到西北，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去了俄國，臨時執政段祺瑞也被擠下臺，張作霖做了大元帥，成了北京的統制者。「張大帥」沒有山西閻伯川先生的那份雅量，他捉住共產黨要殺，捉住國民黨也要殺。我初次出遠門，就來到這殺氣騰騰的北京城。「張大元帥」雖然那麼厲害，可是我在北京接觸到的人，又都是國民黨，他們都在奔走革命，根本沒有把「張大元帥」放在眼裏，不怕他捉去殺頭。現在夫婦爲立法委員的河北韓振聲和王冬珍，都是當年最活動的國民黨。尤其王冬珍委員是北京城裏女國民黨的領導者，手裏拿把洋傘，經常到王府大街董家木廠去，來去匆匆，我碰見過好多次。北京的革命氣氛非常高昂，和反動勢力正好成個反比例。據說黃埔不收有沙眼的學生，亨甫師拜托韓振聲先生帶我到和平門外，去找一位眼科大夫，爲我檢查眼睛。

太原有好幾位同學給我來信，要我等候他們，一塊兒南下，七月下旬，我們集合了十個山西籍的同志，踏上去黃埔的旅程。十個人中間，有五個平民中學的同學。同現任立法委員張子揚、郭紫峻，國大代表蘇夷士同班的交城王介夫（和琛），同中央黨部第二組副主任侯安國同班的靈邱李冠三（封嵐）、朔縣熊昌壽，同我同班的靈邱張靜齋（存仁）；另外五位是山西省立第四中學的晉城張子仁（鴻惠）、魏志青、黃滙川（應游），北京滙文中學的定襄邢伯涵（淵經）和國民二軍的朔縣吳月卿。

住會館一文錢不花

南京是五省聯軍孫傳芳的根據地，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的主要對象。我們離開北京的時候，國民革命軍已經在廣州誓師，開始北伐。我們是去黃埔的，路過南京假如被孫傳芳捉去，非殺不可。爲避免意外，我們不走陸路，由天津乘輪船直達上海租界，這樣一來，就不怕他孫傳芳了。路過天津和上海，都有亨甫師爲我們約好的國民黨同志來照顧我們，他們對我們這十個去黃埔的陌生人，照顧得非常週到，請我們吃飯，領我們逛街，替我們購置船上需要的用品和食物。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同志之間最珍貴的友情。

上海到廣州，中途要在厦門停一次船，上下貨物。厦門屬於孫傳芳五省聯軍的勢力範圍，過了厦門，輪船直駛廣州，就沒有風險了。因爲沙基慘案，英帝國主義者開槍打死我們的遊行羣衆，省港工人罷工，封鎖香港，抵制英國人。到香港的船隻，不准開往廣州，到廣州的船隻，路過香港，也不停留。上海上船的時候，不知道船上的乘客是些甚麼人，輪船離開厦門後，氣氛立刻變了。船艙裏的乘客，一個個都走上甲板，突然熱鬧起來。原來全船的乘客，一多半是二十幾歲的靑年，都是上黃埔去的。人聲嘈雜，說話的口音，聽起來南腔北調，仔細一打聽，有些人是東北人，有些人是山東人，有些人是河北人，有些人是甘肅人，有些人是陝西人，有些人是徐州府人，有些人是上海人，有些人是浙江人，有些人是江西人，有些人是四川人，還有我們十個山西人。

輪船快過香港的時候，海上的船隻漸漸多起來，不論大船小船，船尾都插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我們對於這幅象徵光明自由的美麗旗幟多麽嚮往！在過去，我們在開會時，也曾懸掛過這種國旗，不過偷偷摸摸掛掛而已。在大街上，在稠人廣衆的場合，所看見的，都是「紅黃藍白黑」五條顏色的旗子，現在，忽然看見這鮮艷美麗的國旗，船上的青年們高興的歡呼起來，有的鼓掌，有的蹦跳，像一羣瘋子。快到虎門，老遠就可以看到兩旁峭壁上面寫着兩句醒目的大字標語。原文已經記不清楚，好像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越靠近虎門，字也就更大起來。這種革命的情景，以往誰都沒有看見過。當輪船將要駛進虎門的時候，船上的青年們又來一陣鼓掌歡呼。現在，事隔四十多年了，每次回憶起當年的情形，熱血猶在沸騰着。

八月十一日我們到了廣州，住在濠畔街的一座破破爛爛的山陝會館裡。我們都沒有携帶甚麽東西，不怕被偷竊，會館雖然破爛，沒有門窗，可是不要花錢。亨甫師有封介紹信給山東丁維汾先生，丁先生的聲望很高，是中央黨部青年部部長，北方的國民黨同志到了廣州，差不多都要去看他。他已到了前方，我們沒有看到他，由他的秘書路友于先生給黃埔軍校入伍生部寫了一封介紹信，介紹我們去投考。入伍生部在長堤天字碼頭，我們到了入伍生部，交了介紹信，立刻舉行考試，題目非常容易，我們都有信心，不會考不上。又過幾天，再去入伍生部打聽消息，我們十個人全部錄取，命令我們去燕塘入伍。

八月二十九日，吃過午飯，我們十個人徒步向燕塘走去。燕塘也叫沙河，在廣州東北十里，瘦狗嶺（

白雲山）的前面。這條道路兩旁，有許多革命先烈的墳墓，有史堅如墓，有朱執信墓，有廖仲凱墓，有紅花崗四烈士墓，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這些墳墓告訴我們，「死有重於泰山」，爲革命而死，死得非常有價値。我想黃埔軍校把入伍生訓練營地擺在燕塘，是有重大意義的。在沒有入伍受訓之前，先讓你走過這一條革命大道。革命的道路，是先烈們用熱血和白骨舖成的。所以，走過這條道路，會留給每一個靑年永遠不會磨滅的深刻印象。

瘦狗嶺前面，右邊是一片廣濶的操塲，據我估計，一師人在操塲上操練，也是寬寬敞敞。左邊整整齊齊排列着一棟一棟竹架子的茅草營房，究竟有多少棟，我沒有仔細數過，總之有好多棟。每連兩棟，一棟是寢室，一棟是敎室兼飯廳。黃埔軍校嚴禁吸烟，據說就是因爲這種茅草房子容易起火，吸烟最會引起火警，所以不能不嚴禁，以策安全。我們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三營第十一連，團長郭大榮少將徐州府人，保定出身；營長係第一期同學，江西李靖難少校；連長雲南盧濬泉上尉，雲南講武堂出身。我們十一連的同學，有好多人的面孔非常熟悉，原來都是由上海同船而來的。吃過晚飯，有好幾批第四期的山西同學來看我們。第四期還沒畢業，正在燕塘做畢業野外演習。

「勿拉」排長一頓臭罵

我們穿着長衫到連部報到，原來的衣服全部脫下來，換粗白布襯衣，灰布軍衣，灰布綁腿，黑布襪子

和草鞋。每一個人的頭髮都被剃光，一個個變成和尚。入伍還不到一個星期，每人就領到一支步槍，由徒手教練變成持槍教練，進度神速，我們都成了天才入伍生。發槍的這一天下午，快要收操的時候，全營第九連、第十連、第十一連（十二連還沒有編成）集合在一起，排成一個U字形，營長站在臨時移置的木臺上向我們訓話。太陽將要西沉，天空一片橘紅色，把整個操場都照紅了。營長祇講了十幾句話，聲音宏亮，簡單乾脆，句句有力量，可以打動每一個人的心弦。他說：「現在你們每人拿到一支槍，要知道！這些槍支得來不易，是先烈們流血拼命，從敵人手裏奪回來的。希望你們要愛護它，好好保管它。」

燕塘訓練不到兩個星期，我們十一連就開往魚珠去駐防。那一天在路上，突然下起傾盆大雨，越下越急。我們這一連剛入伍的新兵，靜悄悄地在雨中行軍，祇聽見雨點落地的沙沙聲，脚踏雨水發出來的拍拍聲。我們雖然穿着雨衣，雨衣却擋不住急迫的雨水，衣服濕了，背包也濕了。背包裏放着新發的書籍，書着了雨，背包越背越重，簡直背不動了。當兵的滋味，原來就是這個樣子，不過，我並沒有感覺到苦，這不過是人生的另外一種生活方式。要把一個人訓練成像鋼鐵一樣堅强的軍人，就必須經過種種磨練，這算個甚麼。

魚珠沒有住幾天，又開到黃埔對岸的牛山，防守牛山砲臺。一連人住在砲臺底下存放砲彈的地下室裏，裏面潮濕和發霉的氣味，薰得人透不過氣來，幾乎要嘔吐出來。連長和排長一再告誡我們，廣東的土匪非常凶悍，會從你的手裏搶奪槍支。不過，在從前要一團人駐防的地方，現在我們駐一連人就行了。因爲

土匪們很害怕我們學生軍，他們以爲一連學生軍比一團普通的隊伍還厲害。北伐軍出發以後，後方沒有留下多少部隊，廣東的治安，就全靠我們第五期和第六期的入伍生來維持。第五期和第六期的入伍生是怎樣區分呢？據說八月一日以前入伍的，都算第五期，八月一日以後入伍的，就是第六期。第六期入伍生一共兩團，有四千多人，我們第一團有十九連，另外還有一個機槍連。

牛山並不太高，山頂有一座砲臺。有一天半夜裏，我的哨位在牛山的山脚，熊昌壽剛好在山頂的邊沿。我看見正前方一閃一閃向我的哨位走來。心想，這大概就是所說的土匪了，也許眞的要來搶奪我的槍支，越想越怕。眼看那閃光就要走近我的身邊了。我撒腿就往山上跑，一面喊叫：「土匪來了。」熊昌壽聽見我喊土匪來了，他也害怕起來，跟着我喊叫。他距離砲臺近，立刻把排長喊出來了，我已經爬到山上了。

「旣然是土匪來了，你爲什麼不開槍呀？要是眞的土匪，老早把你打死了，讓你喊個屁！」排長也是雲南人，講起話來，勿拉勿拉，大家都叫他「勿拉」。排長弄淸楚是怎麼一回事，把我臭罵一頓。

「報告排長！我連子彈都不知道怎樣裝，你叫我怎樣開槍？」我說的是實話，排長聽得都笑啦。據說在我們開拔魚珠的前一天，曾經打過一次靶！那一天，我請假到了廣州，沒有參加。因此，我不但不會開槍，連裝子彈都裝不來。讓這樣的一個新兵，半夜三更，放步哨放到山脚下，眞是作孽。

可悲可恥的怪現象

黃埔政治部主任是熊雄，一個重要的共產黨。政治部完全由共產黨把持，無異是共產黨在黃埔的司令部。他們利用政治訓練，控制着學生的思想和行動。他們要把黃埔學生訓練得一個個背離了三民主義，變成共產黨的工具。共產黨的理論家鄆代英、鄧中夏、蕭楚女、施存統、廖划平都是黃埔的政治教官。這些人能言善辯，口吐蓮花，都是辯證法「專家」，可以把無說成有，可以把死人說成活人，很容易得到學生們的信仰。我們曾聽說過蕭楚女演講，事後，好多同學佩服得不得了，贊不絕口。其實他所講的並無內容，完全是迎合青年人的心理，講些討好青年的話。共產黨處處在爲爭取同學下功夫，一個對三民主義沒有堅強的信仰，對共產黨的陰謀，認識不夠深刻的青年，很容易上他們的當，被他們引入歧途，而不自知。

以前，黃埔軍校有兩個公開的學生團體，一個叫做「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他們利用這個團體拉攏同學，爭取同學，藉以擴展共產黨的組織。另外一個團體叫「孫文主義學會」，是忠實的國民黨同志所組織的，藉以自衛，藉以對抗共產黨的橫行霸道。這兩個組織勢不兩立，互相攻擊，經常衝突，以至打鬪。這種情形在第三第四期，打鬪的最凶，影響到秩序和紀律。後來校長下令，解散了這兩個團體，另外成立了一個「黃埔同學會」。黃埔同學會成了已經畢業同學的組織，對於在校未畢業的同學無法領導，起不了組織作用。這樣一來，共產黨更是爲所欲爲，肆無忌憚。因爲，共產黨本來就有他們的

秘密黨團組織，又可以拿上政治部這個行政機構公開活動，他們的外圍組織「靑年軍人聯合會」雖然取消，對他們毫無損害。共產黨分子仍舊在他們自己黨的組織之下，有計劃，有步驟，對付國民黨同志。國民黨的同志呢？因爲「孫文主義學會」解散，成了無組織的一盤散沙，無法再同共產黨鬪爭對抗，祇好任由他們宰割了。關於「靑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過去打鬪衝突的情形，第四期同學們曾經詳細告訴我們，因此，我們知道的很清楚。

我們入伍不久，各連連黨部和團黨部先後成立，黃埔特別黨部也重新改組，在共產黨有組織，有計劃的操縱之下，各級黨部的執行委員幾乎都是共產黨，各級黨部被共產黨分子所控制。國民黨同志瞪着眼睛乾着急，一籌莫展。結果，國民黨的各級黨部都變成共產黨的工具，用來打擊國民黨的忠實同志，用來迫害國民黨的忠實同志，這不是一種可悲可恥的怪現象嗎？

各連的共產黨分子對於每一個同學，都先做過一番調查分類。他們把同學分成五類，第一類是他們共產黨CY（共產主義青年團）自己；第二類是他們認爲思想進步的積極分子，也就是他們爭取吸收的對象；第三類是好出風頭，愛講話的同學，最容易利用的分子；第四類是政治興趣不高，不論對甚麼事情，都是無所謂的中間分子；第五類是忠於國民黨的同學，也就是他們當作敵人看待的所謂頑固分子。共產黨有時也會搞出錯誤，不知甚麼緣故，他們把我誤認爲是他們的同志，找我開過會。入伍後三四天，有一個雲南籍的共產黨同學，約我吃過晚飯，到操場那邊的一個墳墓所在去開會，我想看看他們變甚麼把戲，準時

到達，結果祇看見他一個人，他說情況不對，改天再開，以後却再也沒有找過我。我想，一定是通知我參加他們的秘密會議以後，才弄清楚，我不但不是他們的同志，而是他們的敵人，所以不再理我。

他們對付各類同學，有一整套辦法。對付他們認爲思想進步的第二類同學和愛出風頭的第三類同學，共產黨用抬和捧的方法。開會時，抬這兩類同學做主席，做記錄。等到個別批評的時候，對這兩類同學大捧特捧，高帽子左一頂右一頂戴給他們，說他們怎樣革命，怎樣的思想進步。經過一抬再抬，一捧再捧，這兩類同學眞以爲自己的思想進步，言論行動革命，其實已經入了共產黨的彀，被共產黨麻醉，自己還不知道，對付第四類同學，共產黨用車輪戰術，一個接一個和他們個別談話，討論問題，鼓勵他們閱讀政治書籍，向他們灌輸共產主義毒素。經過這樣宣傳說服，認爲他們有進步，開會的時候，也用抬捧方法，把他們由消極抬捧成積極，把他們從中立或無所謂拉到左邊，跟着他們屁股走，才肯罷休。對付他們認爲最頑固的第五類同學，在背後造謠言中傷，開會時侮辱打擊，逼着向他們低頭屈膝。一個意志薄弱，立場不够堅定的人，在那種環境，那種氣氛情況下，不向他們投降，也會被他們逼成精神病。

新造的「東山會議派」

共產黨製造了五頂反革命的帽子，叫做：右派、新右派、國家主義派、西山會議派和東山會議派。共產黨認爲不左即右，一個人絕對不能站在中間，凡是不跟着他們走的，都是「右派」。好像一頂右派帽子

，運用起來不够靈活，於是再製造一頂「新右派」的帽子。國家主義係指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常燕生等的青年黨，青年黨主張「外抗强權，內除國賊。」國賊就是指共產黨，共產黨當然不高興，說他們的思想最不進步，最狹隘、最反革命、說他們祇知道國家，不知道世界大同，就把他們叫做「國家主義派」。西山會議是怎樣來的呢？原來民國十四年　國父逝世後，一部分國民黨同志鄒魯、謝持、林森、居正等人在北京西山碧雲寺　國父靈前開過一次會，他們看到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飛揚跋扈，喧賓奪主，着實可恨，主張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內開除出去。因此共產黨最恨這些人，就給他們起了一個「西山會議派」反革命名詞。共產黨說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是　國父定的，反對共產黨就是反對三大政策，反對三大政策就是反對　國父，反對　國父就是反革命。在共產黨的邏輯下，　國父也被他們利用了。共產黨所說的西山會議派既然反對共產黨，共產黨自然要把他們說成反動派。「東山會議派」這頂帽子，是共產黨特別爲黃埔同學製造的，運用這頂帽子的時間，大概是十五年冬到十六年春，前後不會超過五個月，除了當時在黃埔的人們知道這個名詞，別人很少知道。

北伐軍打下武漢，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那裏，一切都被共產黨把持了。此時汪精衛從國外回到上海，不聽國民黨同志勸告，不經國民黨同志同意，自以爲國民黨的領袖，和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然後悄悄跑到武漢，剛好被共產黨利用上。共產黨一方面破壞國民革命，一方面分化國民革命軍，攻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當時情況險惡，無以復加。蔣總司令十六年春天在南昌對高級將領有過一次訓話，可

以說明一切。蔣總司令說：「在武漢的共產黨怕我們國民革命就要成功，怕我們三民主義就要實現，共產黨沒有發展的餘地，共產主義不能在中國實現，共產黨也就要壽終正寢。所以，當我們東南沒有攻下以前，他們便想出種種方法，來攪擾我們。扣留子彈，斷我們的接濟；溝通敵人，使敵人用全副力量來攻擊我們。總要使得我們在東南作戰的軍隊完全消滅，這樣他們武漢共產黨就可以沒有妨礙，共產主義就可以橫行中國。」

武漢既然惡化到這樣程度，在廣東、在黃埔的共產黨又和武漢聲氣相通，步調一致。蔣總司令怕廣東也像武漢那樣惡化，動搖了北伐軍的根據地，分別派遣第二期同學胡靖安和陳超回廣州。暗中聯絡同學，防止共產黨的一切陰謀。他們兩人回到廣州以後，採取了兩種不同的方式進行工作。胡靖安從宣傳着手，以文會友，聯絡同學。他和第三期同學周旭人（復）、第四期同學葉价人（維）、第六期同學石仁成，辦了一份週刊，名叫「三民週刊」。三民週刊在共產黨氣氛籠罩下的廣州，開始揭發共產黨的陰謀，批判共產黨的荒謬言論，可以說是反共的先鋒刊物。陳超回到廣州，則從組織着手，想把國民黨的同學秘密組織起來。他住在山東，着手聯絡第六期同學。他們的行動不够秘密，剛一開始，就被共產黨知道了。共產黨非常害怕陳超把國民黨同學組織起來，先發制人，造出「東山會議派」這頂帽子，大事宣傳，用來恐嚇同學，不敢同陳超接近，這樣一來，陳超的工作自然遭受阻撓。我們十一連連黨部開會，我聽到共產黨說，東山會議派是繼承西山會議派來的，是一脈相承的反革命組織。他們最可笑的說法，說西山會議派的反革

命分子都是兩個字的名字，東山會議派的首領陳超也是兩個字，所以說鄒魯、謝持和陳超是有反革命血緣的。他們宣傳的如此幼稚無聊，可是許多同學的確被他們嚇住了，聽到東山會議派，聽到陳超，眞有些談虎變色，誰還敢和陳超接近呢？

這五頂反革命的帽子，共產黨靈活運用，那一頂帽子適宜戴給那一位同學，他們就戴給那位同學，祇要被他們戴上，一切前途就完了。我們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有一位湖南籍的同學，叫做石仁成，湖南大學畢業，書讀得多，文章寫得好，多才多藝，是一位很有熱情的國民黨員。因爲他的知識水準高，事理認得深刻，富有正義感，又有不屈不撓的精神，看不慣共產黨胡作胡爲，在他們連黨部開會的時候，他慷慨激昂，仗義執言，起來批評共產黨。結果，共產黨給他戴了一頂東山會議派的帽子，一再鬪爭，最後則設法把他趕出黃埔，開除學籍。

撰文揭露共黨罪行

我們第一團第十八連，另外一位同學叫謝靈石，四川人，東南大學畢業，也因爲連黨部開會時，同共產黨辯論，給他戴了一頂國家主義派的帽子。因爲曾琦、李璜是四川人，硬說謝靈石在四川已經是國家主義派，他來黃埔，是國家主義派派他來專門做反革命活動的。反革命帽子既被他們戴上，就沒有一個同學敢站起來說一句公道話，即使有人敢說，在那種一犬吠影，衆犬吠聲的瘋狂情況下，也沒有用處。結果，

謝靈石被他們關進禁閉室。各連連黨部爲了宣傳石仁成和謝靈石的反革命活動，一再開會檢討，鬧得烏煙瘴氣。我們十一連開會時，共產黨把石仁成和謝靈石描畫成醜惡的反革命嘴臉，說他們怎樣反對三大政策，怎樣怎樣反革命，繪影繪形，說得有聲有色。共產黨這樣小題大做，完全是用殺雞給猴子看的伎倆，用來嚇唬那些膽小的同學。

在廣州東山，中央黨部有一個英文通訊社，向國外發佈新聞稿子。主持這個機構的，有山東何仙槎，察哈爾的童秀明（國大代表，現任政治大學和東吳大學教授）先生，還有河北省的李實英先生。我們離開北京的時候，那邊的同志介紹給我們，到了廣州，可以到東山看他們。從華北到廣州，簡直是兩個世界，語言不同，生活習慣不同，不祇無親無故，連一位同鄉都不容易找到。所以，童先生和李先生成了我們最親近的人，祇要放假到廣州，我們一定要去東山看他們。祇要上了他們的樓上，就好像回到家鄉，看到親人一樣。那種情緒，非是局外人可以了解的。在童先生那裏，我遇到湖南賴景瑚（璉）先生，賴先生短小精幹，態度非常積極，他擔任黃埔高教班的教官，穿着一套呢軍裝，皮綁腿，頂有精神。他告訴我，高教班有一位第四期的同學，叫做葉維，四川人，原先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重要幹部，同共產黨是死對頭。因爲孫文主義學會解散，勢力孤單，在高教班孤軍奮鬪，鬪不過共產黨，終於前幾天被他們趕出高教班。我才知道，不祇我們第六期同學受共產黨的壓迫，連高教班也不例外。

我們十一連的共產黨，人數多，成分高，黃埔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就佔了兩個，一個是江西胡其圖，一

個是四川的張俊士，比例很高，可見他們在我們連裏的勢力相當雄厚。每一次連黨部開會，共產黨總要藉故曲解三民主義，盡故宣傳共產主義。他們公然說三民主義不够徹底，祇是渡到共產主義的橋樑，祇有他們的共產主義才是革命的主義。他們對於國民黨任意侮辱，說國民政府就像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國民革命祇是渡到共產革命的一種過程。他們又用指桑罵槐的手法，有形無形在批評校長，簡直是無法無天。有些同學明明不是共產黨，却硬想向人家靠攏，他們發言，完全跟着共產黨的論調說話，忠實的國民黨同志不敢起來反駁他們，怕步石仁成和謝縉石的後塵。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祇好横了心，一句話也不說，作無言的抗議。不說話共產黨就抓不住小辮子，就不怕他們戴反革命的帽子。我們十一連的同學不跟共產黨一鼻孔出氣，至少有一半，像海南島的鄭銓恭、蔡志嶠，湖南的文鼎銘，上海的蔣蓉初、褚石雲、杜義，和我們山西籍的同學。我們國民黨同志的人數不比共產黨少，就因爲沒有組織，鬥爭他們不過。我們開的是國民黨的連黨部會議，聆聽的却是共產黨謾罵國民黨的言論，眞個令人欲哭無淚。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一開頭，廣州民國日報副刊就開始刊登批評和不滿共產黨的文章，起初，不過輕描淡寫，略微提一提，後來越講越大膽，越講越深刻，篇幅也越來越多。我覺得民國日報副刊既然敢刊登反對和批評共產黨的文章，我爲什麼不把共產黨在黃埔胡作胡爲，曲解三民主義，壓迫國民黨同志的種種横行覇道的事實寫出來，向社會上控訴呢？不過，我的活動範圍有限，我所知道的祇限於我們十一連所發生過的事情。於是，就把那些事實寫成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我想，民國日

報是一份大報，我的文章又寫得不好，恐怕副刊不會採用，所以謄寫了兩份，一份寄給民國日報副刊，筆名「情生」，去碰碰運氣，一份交給賴景瑚先生所辦的奮進雜誌。賴先生看過我的稿子，認爲不差，決定下一期發表。想不到寄給民國日報副刊的稿子，在寄出的第三天，就在副刊上發表了。副刊的主編筆名「炎生」的先生，還在後面加了幾句評語，大意說，這篇文章不是無病呻吟，所寫的都是活生生的事實，希望社會人士予以同情。賴景瑚先生看見民國日報副刊已經刊出了這篇文章，他說效力一定比雜誌上發表大的多，所以奮進無須再刊登了。

黔驢技窮祇好王婆罵街

十一連的共產黨看見民國日報副刊上刊出「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立刻轟動起來，憤怒的要發狂。因爲這篇文章所列舉的種種事實，都是發生在我們十一連，他們認定，這篇文章一定是我們連裏的同學寫的。十一連出了這樣一個反共的反革命分子，那還了得。當天晚上就召開了一次連黨部臨時緊急大會，會議的氣氛非常嚴重，共產黨分子聲言，非把寫文章的人揪出來不可。會議從吃過晚飯開始，一直開到九點多鐘，說服恐嚇，軟硬兼施，眞是一次多采多姿的會議。先是要寫文章的人勇敢些，自己站起來承認錯過，大家可以從輕議處，否則，他們有方法揪出來，到那時候，「一定要把他鬪到死去活來。」當東山會議派這頂反革命的帽子還沒有製造出來以前我們從童秀明先生那裏回到連上，和同學閑談起來，我們曾經說

過去東山，現在他們說我們十一連有東山會議派，又說這篇反革命的狗屁文章，一定是這個東山會議派的反革命分子寫的，是不是暗指我們幾個人，我不知道。不過，我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主意，不管他們怎樣叫囂，怎樣恐嚇，絕不理睬，祇當沒有聽見。我心裏有數，他們要想把我揪出來，祇有一個辦法，就是把原稿向民國日報社要回來，然後核對全連同學的筆跡。我相信，他們沒有這種本事，能够把原稿要回來。因爲民國日報副刊既然刊登批評共產黨的文章，就不會買他們的賬，讓他們拿上原稿來鬪爭寫文章的人。我很沉得住氣，會開了三個鐘頭，他們並不能把寫文章的人揪出來。

第二天，共產黨分子用連黨部名義出了兩張壁報特刊，有文章，有圖畫，可說是圖文並茂，圖畫有猪、有狗、有小丑，說這些就是寫反革命文章的那個反革命分子的原形，文章呢？罵人的詞彙差不多都用上了，說寫一個武裝青年喊聲的不是人，是猪玀，草包，沒有勇氣，沒有骨頭，不敢承認。說那篇文章是放屁，是驢叫，臭得不可聞。有的說寫那篇文章的人，一定是國家主義派，或者是西山會議派和東山會議派雙料反革命分子，遲早會被揪出來，讓大家看看他的反革命嘴臉。我站在壁報前面，把這兩張傑作仔細看了一遍，覺得這批無賴黔驢之技已窮，祇能學王婆罵街，再沒有什麼高明的辦法了。

爲什麼共產黨對於「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會這樣的大驚小怪，小題大做呢？因爲在此以前，不論在雜誌上，還是報紙上，從來沒有發表過有關共產黨在黃埔橫行霸道的文章。這一篇文章所敍的雖然是十一連所發生過的事情，但是共產黨的那一套把戲，千篇一律，這篇文章所揭發的，實際上就是黃埔共產黨的

縮影，可以包括他們的一切罪行，難怪他們這樣重視呢？

這個時候我們第三營駐防在靠近九龍邊境的深圳墟附近。開過會的第二天，吃過晚飯，我一個人在連部後面散步，熊昌壽走來同我說話。熊昌壽是我們一同上黃埔的十個人中間，惟一的共產黨，我們入伍不久，就發覺他的情形不大對，他同吳月卿是朔縣同鄉，月卿的年齡在我們十個人裏頭最大，我們都把他當做老大哥。一天晚飯後我們十個人曾在一個小飯館裏開過一次會，勸說熊昌壽不要當共產黨，月卿說話最多，非常沉痛，說到聲淚俱下，痛哭流涕，好幾位跟着他一齊掉眼淚。熊昌壽既不否認是共產黨，也不予以承認，既不表示接受我們的勸告，也不表示拒絕。我們談了兩個鐘頭，熊昌壽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月卿的那種誠懇，那種熱情，鐵石心腸的人，也會動心，而熊昌壽居然無動於衷，不動聲色，一句話都不講。做了共產黨，大概連人性都沒有了？從此以後，他同我們九個人中間，有了一條鴻溝，也像建了一堵墻，在連上，很少同我們談話，上廣州，也不同我們一塊兒出去。共產黨連國家都不要，還管什麼省不省呢，我們九個山西人祇好把他除外了。今天突然來找我談話，不是活見鬼嗎？我想，他一定是奉了共產黨的命令，特意來偵察我的。

「據我看來，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那篇文章，一定是你寫的。」我們一邊走，一邊談話。果然熊昌壽還是爲了那篇文章，才來找我談話。

「你怎麼知道是我寫的？」我反問熊昌壽一句。我的態度很不好，我根本不怕共產黨，在太原跟共產

黨打架，熊昌壽是知道的，難道還怕他熊昌壽不成嗎？

「那很簡單，咱們是同學，我從文章的筆調上看出來，很像是你寫的。」

「是我寫的又怎麼樣？」我沒有承認是我寫的，我却這樣反問他一句。我的態度更壞，我想熊昌壽會領會到，必要的時候，我會和他同歸於盡。還有我們是一與九之比，比例大小，他也不能忽略。

「我不過隨便和你談談，我並沒奉了什麼使命，你放心，我絕不會出賣你的。現在你們和我，越走距離越遠，可是在我心裏，我總覺得我們是同學，我們是一塊兒來廣東的，我沒有存心陷害你們那一個。」

的確，熊昌壽沒有出賣我，我們談過話以後，共產黨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他們並沒有拿上熊昌壽來作人證，把我揪出來。可見熊昌壽的人性並沒有完全泯滅，摔不掉溫情主義的包袱。

朱騮先介紹去見錢慕尹

「你來得正好，現在廣東已經清黨，聽說黃埔有問題，你趕緊去看朱騮先（家驊）先生。」四月十四日我因事到廣州，下午去東山，何仙槎看見我這樣說。他寫了一張給朱先生的名片，遞給我，連茶也沒有讓我喝一杯，催促我趕緊就去。朱騮先先生也住在東山，相距並不太遠，他住在一棟二層樓房的樓上，旁邊有通二樓的樓梯。我上去撳電鈴，朱先生親自來開門，看過何仙槎的名片，話都來不及說，立刻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他自己的名片，寫了幾句話，要我趕快去找錢慕尹（大鈞）將軍，看起來，黃埔的情形很嚴

重。錢先生是二十師師長兼廣州警備司令，負責主持廣東的清黨工作，清黨就是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我們受共匪的氣，早已受够了，就等待着這一天到來。不過，關於黃埔清黨，此事體大，我怎麼敢冒冒失失去接洽呢？正好同連姜蓉初同學也在廣州，立刻去找着他，我們兩個人一塊兒去見錢司令。

錢司令是一位將軍，在我心目中，一位將軍一定是雄赳赳，氣昂昂，威風十足，令人見而生畏的樣子。我和姜同學到了錢公館，把朱騮先先生的名片交給開門的人，不到一分鐘，就把我們讓進客廳，錢司令很快就出來接見我們。他雖然穿着軍裝，態度非常溫和，的確有儒將的風度。他同我們一一握手，讓我們坐定以後，說道：「今天早上，方教育長有電話給我，關於黃埔清黨，由他負責，限他三天辦好。所以，我們必須等他三天，希望你們後天下午再來一趟，如果方教育長清理不好，我派一營部隊給你們，你們去執行黃埔清黨任務。」

何仙槎和朱騮先先生都對黃埔清黨很着急，錢司令的口氣，好像對方教育長不太滿意。黃埔的共產黨最多，但很集中，清理起來，應當比別的地方容易，一夜之間就可以辦好，那裏還要三天？錢司令又說派一營部隊給我們去執行任務，可見黃埔的問題的確嚴重，說不定因爲清黨，還要打仗呢？我沒有打過仗，不是好玩的，姜同學比我老練，還是讓他去承擔吧。從錢司令的公館出來，我對他說：「我祇請兩天假，明天必須回去，錢司令要我們後天晚上再去見他，你千萬不要忘記，就請你偏勞，到時候，務必請你去一趟。」姜同學滿口答應，第二天早上，我搭車回到深圳。離開連部，祇不過兩天一夜，想不到情況變得令

人難以相信。各連同學一聽到清黨的消息，都自動組織起來，進行清黨，連長排長們都不敢過問，各連好像都已獨立，誰還聽他方教育長的命令，等候三天呢？我們十一連的國民黨同志像張靜齋、杜羲、張子仁、文鼎銘、鄭鈴恭、童寶昭、王介夫等都非常熱心，已經根據連黨部的會議紀錄等，凡是說過共產黨論調的同學，都被捉起來，關在戲樓上，由同學們自己分配擔任衛兵，大家認爲不可靠的，想要擔任守衛，都不答應。張靜齋告訴我：「我們的營長鄧子超是共產黨，把政治教官和第三營的重要共產黨放走，同學們很生氣，已經把他看管在營部。」

第三營的其他各連，第九連有黃理堂（明性），第十連有東方白，第十二連有吳毅安等，都很熱心，在昨天一天之內，自動起來，做完清黨工作。不過，我們仔細檢討以後，就以我們十一連來說，平時大家認爲重要的共產黨，一個也沒有捉到，再問其他各連，也是一樣。可見眞共產黨老早就得到清黨的消息，都逃跑了。現在被捉起來的那些同學，都是平常愛出風頭，好講話，被共產黨捧過抬過，利用過的人，做了代罪的羔羊。天網恢恢，物極必反，共產黨窮凶極惡，罪有應得，讓許多不是共產黨的同學跟上遭殃，多麼不幸！

境遷事過提他幹麼？

很奇怪，熊昌壽沒有逃跑，大概因爲害脚氣病，跑不動吧？我們連上清黨，沒有把他捉起來。一方面

因爲他是共產黨，祇有我們幾個人知道，別人不太清楚，連黨部開會，他不多講話，會議記錄簿上，沒有他的記錄。另一方面因爲他沒有向共產黨檢舉我寫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張靜齋張子仁他們知道，所以，網開一面，讓他逃過這一關，這也是因爲他種過善因，才會得到善果。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熊昌壽到了南京，不久回到老家，沒有多久就病死了。

過了兩天，姜蓉初從石龍回來，他告訴我，他着着實實把我們的團長郭大榮先生嚇唬了一下。原來他第二次見錢司令，錢司令對於黃埔清黨很不滿意，給他帶了一張給團長的清黨命令，要他到石龍去見團長。團長看見命令，非常害怕，因爲團長曾經召集駐防石龍的同學訓話，說道：「現在清黨啦！你們共產黨的學生趕快走，走遲了，就要捉人啦！」共產黨聽到團長這樣宣佈，那有不跑之理。團長這樣清黨，是反清黨，簡直是開玩笑。團長既然把共產黨放走，現在姜蓉初拿上錢司令的命令，向他要共產黨，他怎麼能夠不着急呢！難怪姜蓉初要神氣呢！

有一天，我在操場散步，文鼎銘同學走攏來同我閒聊。過去他在連上，除了出操上課，吃飯睡覺，就是拉着同學下象棋。共產黨在背後說他是東山會議派，他們沒有抓住他的任何證據，祇能說說而已，對他無可奈何。他問我：「民國日報副刊上登過的那一篇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據你看來，是不是我們十一連的同學寫的？」

「從內容看來，當然是我們連上的同學寫的，不過，共產黨並沒有揪出來呀？」

「你猜猜看！是那一位？」文鼎銘發問時的神氣，有些怪模怪樣，好像是個小丑。

「猜不透。」我不知道文鼎銘為什麼纏着追問這個問題，不願意多找麻煩嚕囌，祇好這樣輕描淡寫地回答。

「你猜不透，我倒猜得透！」文鼎銘伸出手來，熱烈地握住我的手，繼續說道：「你眞行！沉得住氣！我早就料到是你。現在已經清黨，你還怕甚麼，不敢承認？」

「事過境遷，現在提他幹麼？」

「三民週刊社的葉維和石仁成找你找得好苦，自從他們看見你的那篇文章，就決心要找到你。他們拜托各連的同學找，也曾拜托過我。我告訴他們，寫文章的人，大概在我們十一連。我把我們連上的共產黨為這篇文章大張旗鼓，開會鬪爭，大鬪一陣：出壁報，謾罵一頓，結果也沒有被他們揪出來的種種情形告訴他們。他們一定要我找出來，介紹給他們。好些日子，我都在研究，料定十之八九是你。清黨以前不好問你，你也未必承認。現在再沒有甚麼顧慮，我才問你。陳超也在找你呢！」

「我沉着氣？你還不是一樣嗎？共產黨說你是東山會議派，我還以為他們寃枉你，原來你眞和陳超有關係。」

「好了！星期天我陪你去看他們。」

陳超、葉維、石仁成都是反共的鬪士，我早就崇敬他們，現在能够認識他們，求之不得。周旭人、葉

价人、石仁成都非常熱情，我們一見如故，成了最知己，最要好的朋友。以後，三民週刊社也成了我經常去的地方。胡靖安江西人，是一位道道地地的軍人，說起話來，有聲有色，性情暴躁得像魯智深。陳超江蘇人，相當斯文，並沒有像共產黨描寫的醜惡樣子。

黃埔清黨有問題，問題在那裏，我却不甚了解，看到葉价人他們，我才知道怎麼一回事。方教育長打電話給錢慕尹將軍，限他三天，把黃埔清黨辦好。實際上，他用的是緩兵之計，要在三天以內，把共產黨都放跑。他放走政治部主任熊雄，入伍生政治部總教官廖划平。他也放走政治教官蕭楚女，蕭的運氣不好，小汽艇開到虎門，出了毛病，馬達開不動，才被抓回來。政治部的共產黨全數放走，沒有捉住一個。我們團長在石龍那様訓話，也是奉命行事。總之，黃埔清黨，是方教育長不辦，同學們自動起來清理，因爲遲了一步，共產黨一齊跑光，結果，黃埔清黨成了偷牛的跑了，捉住拔橛的。方教育長爲甚麼要這樣做？據說黃埔的重要共產黨熊雄等一般人，一聽到南京上海清黨，就去找方教育長，跪在他面前，要集體自殺，否則放他們走。方教育長是一位忠厚長者，不忍目睹共產黨集體自殺在他的眼前，所以把他們一齊放走。

因爲政治部的共產黨都逃跑了，成了眞空，政治部才落到國民黨同志手裏。黃埔校本部政治部主任由鄧雪氷（文儀）擔任，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由胡靖安擔任，周旭人任中校秘書，葉价人任少校宣傳科長。方教育長於淸黨以後不久，去了前方晉謁校長。

給方教育長的公開信

清黨是黨的決策，任何一個黨員都不能違反。何況每一個忠實的國民黨同志，幾乎都受過共產黨的壓迫，一聞清黨，沒有一個不歡欣鼓舞的。然而國民黨黨校的黃埔清黨，却是這個樣子，怎麼能不使人氣憤呢？再把清黨以前，共產黨橫行覇道的種種事實回想一下，越想越氣，於是我寫了一篇「給方教育長的一封公開信」，文章裏面，我問教育長，清黨以前，共產黨壓迫國民黨同志，他爲甚麼不加制止？共產黨要開除葉維和石仁成，爲甚麼照着共產黨的要求，把他們開除呢？共產黨要把謝靈石關起來，爲甚麼任由他們這樣做，虐待國民黨的同志呢？又問他，既然清黨，爲甚麼要把熊雄、蕭楚女、廖划平和其他的共產黨放走呢？

有一天，葉价人科長來深圳，給我們第三營同學講話。講完話，坐火車回廣州，我到車站去送行，順便把寫好的稿子遞給他。他帶回入伍生政治部，覺得我寫的都是事實，並不是舞文弄墨，就把那篇「給方教育長的一封公開信」刋登在入伍生政治部發行的「入伍生」週刋上。

文章發表後不久，黃埔特別黨部籌備改組，我是籌備委員之一，去校本部出席籌備會。我簽名後，剛落在座位上，一位上校官階的官長看見我的簽名，走來坐在我的旁邊，同我談話，他說：「你給方教育長的公開信，我看過了，很多人都有些同感。不過，你說的話，都是我們想說而不能說，你却說了。所以，

你的公開信，無異替許多人說話，說得眞痛快。」

「謝謝長官誇獎！」他離去以後，一探聽，才知道他是訓練部副主任陳禮文先生。經他這麼一說，我覺得天地間眞理和公道還是存在的，給我鼓勵和安慰可眞不少。這一次籌備會，出席的人絕大多數是官長，訓練部主任吳思豫將軍，教授部主任張華輔將軍都出席參加。

方教育長從前方回來，看見這篇文章，生氣極了，先在總理紀念週上把我駡了一頓，接着又在黃埔日報第一版上發表了一篇「答喬君的一封公開信」。本來我的文章不一定有人注意，但是經過教育長一答覆，沒有看過的人，也要找來和教育長的公開信，對照着看一看。教育長既然生氣，問題就嚴重了。好些同學爲我揑一把汗，怕教育長不會寬恕我，一定要嚴辦。方教育長在答覆我的公開信上，說葉維在高教班怎樣怎樣不好，惹事生非，說石仁成怎樣不安分，鬧亂子；說我不明白事理，跟他們一鼻孔出氣，受人利用，聽人家胡說亂道，亂寫文章。有一天，我在三民週刊社遇到教導隊的隊長第一期同學邢國福兄，他看見我，非常驚奇，用手指指着我說：「你好大膽，怎麼還不逃跑？現在方鼎英派人四處找你，他還以爲你是一位軍官，已經來教導隊調查過，預備捉你，趕快跑吧！」

站在革命立場講，我給方教育長的公開信，是就事論事。我們旣然革命，講民主，就應當講理，有說話的自由。我們是革命的黃埔，不是暗無天日的軍閥部隊，也不再是共產黨統制的時代，有理無處講。不過，就純軍事的立場來講，問題相當嚴重。軍隊講階級服從，一個上等兵入伍生居然敢給中將教育長寫公

開信，質問他這個，質問他那個，成何體統？我們的階級相差太遠，差得不成比例。聽邢國福兄這麼一講，我的確有些害怕，俗話說：「不怕官，只怕管。」教育長兼入伍生部長，管理全校，正管着全部入伍生，我不過是四千多人當中的一個小兵，怎能碰過教育長兼部長呢？教育長要收拾我，等於打一個蒼蠅，不過一舉手之勞。我不敢再回十一連了，準備逃跑。

各連的連黨部已經改組完畢，國民黨的黨部正式落在國民黨同志手中，不再被人竊持。

六月三日特別黨部在黃埔俱樂部召開全校代表大會，全校黨員兩萬人，選出代表一百三十多人。代表大會要選出黃埔特別黨部的執監委員。這一天下午，葉价人兄從校本部回來，很高興地告訴我，我以九十多票當選爲特別黨部執行委員。這麼一來，我就不怕教育長捉拿我了。黨權高於一切，我已不祇是一個上等兵的身分，教育長要抓一個特別黨部的執行委員，也得明辦，不能黑辦，祇要不黑辦，我就不害怕。

這一次當選爲黃埔特別黨部執監委員的：鄧文儀（政治部主任）、林英（學生軍大隊長）、葉維（入伍生政治部宣傳科長）、喬家才（入伍生）、陳禮文（訓練部副主任）、邢國福（教導隊大隊長）、劉鳳龍（入伍生，現名誠之，國大代表）、刁本卿（入伍生）、胡邁（校本部主任秘書）九人爲執行委員；戴星炳、沈重宇（入伍生）、劉世壽、胡家驥、宣鐵吾（隊長）、雷向源（入伍生）六人爲候補執行委員；方鼎英（教育長）、吳思豫（訓練部主任）、胡靜安（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張華輔（教授部主任）、謝靈石（入伍生）五人爲監察委員；姜蓉初（入伍生）、李亞芬（入伍生第二團團長）、唐星三人爲候補監

察委員。接着舉行執監委員聯席會議，推選劉鳳龍、刁本卿和我三人爲常務委員，謝盛石爲常務監察委員，負責主持特別黨部的日常事務。

我被告到總司令部

方敎育長並沒有捉我，他對公開信問題，也沒有能休，他把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宣傳科長葉維和我三個人告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總長兼黃埔副校長李濟琛暗中通知胡、葉兩位，要他們離開廣州，因爲方敎育長既然把他們告下，他很不好處理，一走可以了事。第三天，他們兩位就離開廣州，去了上海。現在祇剩下我一個上等兵就好辦啦，李濟琛在報告上批下，關我兩個星期禁閉。

清黨的時候，第一團第三營的營長鄧子超被同學們關起來，我們十一連的連長盧濬泉先生升爲營長，連長由雲南李松先生接任。李連長來特別黨部找我，要我跟他回深圳，好執行兩個星期的禁閉。連長說：「你跟我回去，晚上把你送進禁閉室，做做樣子，第二天早上就把你放出來。這樣一來，公事上好交代，我就可以呈報上去，說禁閉已經執行，案子就結了。否則，案子懸在那裏，沒有了結，將來會有麻煩的。」

「報告連長！假如你是來捉我的，我就跟連長回去，任由連長處置。如果連長不是來捉我，而是要我甘心情願去坐禁閉，我就要考慮了。」連長不承認是來捉我，我沒有跟他回去。過兩天，我們的排長王月

圓也來特別黨部看我，我把連長要我同去坐禁閉的事告訴他，他不主張我同去坐禁閉，據他分析，拖過去就算了，沒有那麼嚴重。他對我最好，當然也是一番好意。

又過幾天，一個大清早，連長又來特別黨部找我，說團長找我，要我立刻跟他去見團長。我們從黃埔到廣州，再到團長公館，天氣還很早，團長太太正坐在客廳的一面鏡子前面梳髮髻。團長看見我們進去，鼻子一哼，他講話之先，老愛哼鼻子。他說：「你就是喬家才嗎？好調皮，不好好念書，要寫公開信，惹麻煩。今天要帶你去見副校長，見了副校長，不准你再講甚麼話，聽到沒有？」

「聽到了！」我立正，高聲回答。

於是，我又跟着團長去了副校長的公館，我們在候客室等了很久，才被接見。候客室的人不少，有十五六人。副校長坐在會客室裏會議桌子的旁邊，團長的腰挺得很直，鞠了一躬，筆直地立正站在那，像一座石像，動都不敢動。副校長沒有讓他坐，也不說稍息。却問我為甚麼要寫公開信，我簡單報告一番，他點點頭，微笑說道：「以後再有甚麼意見，可以寫信給我，不要再發表文章！」

從副校長公館出來，團長帶我到了天字碼頭，要了一艘到黃埔的快艇，廣州到黃埔，快艇祇要十五分鐘。團長又要帶我去見教育長，他好像很生氣，要我見了副校長不要講話，偏偏我又講了。有問不能不答，副校長既然問我，我不能裝啞巴，不說話。

教育長辦公室的外屋，放置着一長條會議桌子，上面罩着白布單。教育長坐在桌子的一頭，面前放着

一本入伍生週刋，讓我和團長在對面坐下。他翻開入伍生週刋，指着我的那篇公開信，對我說：「你想想看！你寫這種文章，不但不把我當長官看待，簡直不把我當做同志。」敎育長的態度非常溫和，不帶一點火氣，着着實實把我數說了一頓，我低着頭不敢吭氣，不敢申辯一個字。因爲他不責駡我，用溫和的語氣，忠厚長者的態度敎訓我，的確使我有些慚愧。方敎育長在他任內，始終沒有下令，執行兩個星期的禁閉，至今想起來，都在感激他。

校長命令，從第六期同學當中，選拔三百人成立騎兵營，自由報名，報了五百多人，集合在操場跑步，跑到前面的錄取，落在後面的刷掉。我們十個人當中，祇有吳月卿參加了騎兵營，別人都不喜歡騎馬，不願意當騎兵。戴雨農（笠）先生也參加了騎兵營，騎兵營營黨部成立，他當選爲營黨部執行委員，爲了接洽黨務，他來過特別黨部好幾趟，我們才有機會認識。騎兵營成立不久，開往蘇州，正趕上校長下野，糧餉沒有着落，營長沈振亞太太把首飾拿出來變賣，以維持伙食，有些同學不忍心呆下去，臨時去找工作，維持生活。戴雨農先生在清黨以前就認識胡靖安，胡先生正主持一部分情報工作，戴先生就去給他幫忙，蒐集情報。

坐兩天半禁閉

特別黨部的幹事姓葉，這個人花樣很多，他是不是紹興師爺出身，我不知道，祇知道他辦公文很內行

。他以爲我們四個學生仔不懂公文，不把我們放在眼裏，不論處理甚麼事，都不同我們商量，打個招呼。我們固然沒有弄過公文，可是事理我們總還懂的。韋幹事的確太跋扈，我們表示很不高興，大概他看見苗頭不對，異想天開，想用美人計來軟化我們。他太太在東山醫院做看護長，東山醫院有位很漂亮的女看護，祗有十六七歲，經常梳一條大辮子，同學們就把她叫做「大辮子」而不名。俗話說：「當兵三年，看見母猪當貂蟬。」何況「大辮子」天生麗質，凡是住過東山醫院的同學，沒有一個不把「大辮子」當作天仙看待。突然，韋太太開始來特別黨部，每一次來，都帶着「大辮子」，一星期至少來一次。我們不知道韋幹事夫婦用意何在，四個人一商量，決定把他解職。殊不知韋幹事神通廣大，關係很多，各處都有他的同鄉好友，特別黨部不幹，立刻就到軍法處。他懷恨我們這四個學生仔，非報仇不可。

就在這個時候，方教育長離職，由李揚敬將軍接任教育長。黃埔經過共產黨操縱把持，又經過淸黨，同學們的情緒很浮動。第六期同學準備升學，大部分開回校本部，我們第三營也回來了。不知甚麼原故，同學們不歡迎李教育長，隔上一夜，墻上就會貼出反對他的標語。韋幹事知道我的案子沒有銷，正好是報仇的機會，大概是他出的餿主意，他們認爲我是特別黨部常務委員，如果把我關起來，一定可以收到鎮壓的效果，嚇嚇其他的同學。於是，他把我的舊案翻出來，報告李教育長。這是一條妙計，教育長當然會採納，說不定韋幹事還會因此升官呢。

一天下午，軍法處打電話到特別黨部，說有事和我研究，希望我去軍法處一趟。我不知道人與人之間

，事與事之間，有甚麼計謀手段，連想都沒有想，懞懞懂懂到了軍法處。一到軍法處，甚麼話都不講，立刻把我送進禁閉室，我才知道上了當，自投羅網。軍法處不敢到特別黨部抓人，他們用調虎離山計，把我誘捕，靜下來回想連長對我說的話：「案子懸在那裏，沒有了結，將來會有麻煩的。」現在果然應驗了。假如跟連長同到連裏，晚上送進禁閉室，第二天早上放出來，他呈報兩星期禁閉已經執行，案子了結，韋幹事再有本領，抓不着把柄，他也無可如何。

黃埔的禁閉室，眞不好坐。禁閉室祇在靠近屋頂的牆上開了個一尺多長，三四寸寬的小洞，祇能換換空氣，透不進光來，裏面黑暗得甚麼也看不見，伸手不見五指。每天早晚，要在牆角洒一次臭藥水，氣味難聞，薰得頭暈眼花。兒時常聽大人們說，監牢不好坐，現在自己嚐到坐牢是甚麼滋味了。坐禁閉祇給一碗乾飯，半碗鹽水，不給菜吃。幸好特別黨部每餐給我送菜，看守禁閉的人不敢攔阻，我才沒有挨餓。

南京清黨，汪精衛在武漢和共產黨也沒有合作多久，最後他也在武漢分共了。分共不過是清黨的另外一種叫法。汪精衛分共以後，提出寧漢合作，總司令　蔣公爲促成合作，宣佈下野，南京國民政府的五委員胡漢民、蔡元培、張人傑、李石曾、吳稚暉也跟着辭職。汪精衛本打算在寧漢合作之下，討到一些便宜，想不到「偷鷄不着失把米」。武漢政府取消，南京成立了特別委員會，由李烈鈞等主持，他們一直反對汪精衛。汪精衛到不了南京，祇好跟着張發奎的部隊，從武漢回廣州，進行反南京特別委員會活動。黃埔清黨時，所逃走的共產黨，到了武漢，都參加到張發奎的部隊裏，現在都回到廣州。許多國民黨同志眼看

情形如此惡劣，人人自危，都離開廣州，去了上海。黃埔軍校邀請汪精衛到校演講，時間預定在我進禁閉室的第四天上午。

禁閉室關着好幾個淸黨時捉起來的共產黨，張發奎回廣州，又帶回一大批共產黨，情形很緊張，有一觸即發之勢。我在這樣情況下，失去自由，萬一發生甚麼事故，祇有死的一條路子。這天劉誠之、謝盈石兩兄來禁閉室看我，我請他兩位代我向教育長請求，放我出去，聽聽汪精衛演講。

是我關進禁閉室的第三天，吃過晚飯，看守禁閉室的人放我出去，外面有人等候着，領我去見李教育長。教育長穿着一件睡袍，拖鞋，站在長屋子中間，我向他鞠躬敬禮，教育長說：「你的漢文很不差，膽量也不小，現在廣州的情況這樣惡劣，好些國民黨同志都走了，你還敢留着不走，很難得。明天代校長陪汪先生來學校，我當面請示，如果答應不要再關你，最好不過。如果不答應，那就必須執行完兩個星期。我相信你很誠實，所以和你說實話，否則，等你明天聽完汪先生演講，再把你關起來，不是可以省去好多麻煩嗎？」

汪精衛他先罵自己

「謝謝教育長！」我道過謝，行過禮，退出教育長的房間，回到特別黨部。雖然在禁閉室祇呆了三天兩夜，好像度過一兩年似的，現在第一件要緊事，是洗個熱水澡。李教育長給我戴了三頂高帽子，一頂漢

文好，一頂膽量不小，另外一頂誠實。我已被誘捕過一次，還會再上當嗎？莫說三頂高帽子，就是給我戴上三十頂，也沒有用。早上把東西收拾好，打了三個小包，由特別黨部開了三張放行條子，分別交給李冠三、王介夫和邢伯涵。說妥等汪精衛講演完畢，隊伍解散，立刻把東西送到碼頭，我在碼頭旁邊的小汽艇上等候他們。

汪精衛眞會講話，了解靑年人的心理，先說一頓自己的不是，他說：「蔣校長他們打電報給兄弟，說他們在南京上海淸黨，有些魯莽。實際上，兄弟從國外回來，不了解國內的實際情形，去了武漢，倒是眞有些魯莽。」接着罵南京的特別委員會，說了許多反對的理由。我聽完演講，先回特別黨部休息，預計各連已經解散，同劉謝刁三位告別。由特別黨部旁邊的側門出去，到碼頭祇有幾十步路，租妥一艘小汽艇，坐在裏面，等候他們。一會兒冠三、介夫、伯涵來了，把東西交給我，小艇開動。當一年多前，由北京南下，抱負多大，眞想轟轟烈烈大幹一番，曾幾何時，落到這樣地步，逃離黃埔，眼淚忍不住一直往下淌。向黃埔島揮揮手，心想，今生今世也許不會再看見它了，可愛的黃埔！

吳毅安兄也來到廣州，決定和我一塊兒到上海。是逃到廣州的第五天淸早，街上行人還很少，我們兩人從濠畔街去東山中山大學看何仙槎，他偕同戴季陶先生，剛由上海回廣州，住在中山大學。路過李濟琛公館通北教場的路口時，有幾個軍人攔住毅安，檢查盤問。我穿着便衣，沒有攔我，一會兒，毅安趕來，摸不淸怎麼一回事。我們到了中山大學，何仙槎說：「天亮的時候，曾聽到槍聲，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故

。」我們從東山回來，街上已經貼出張發奎、黃琪翔、朱日暉三人的聯名佈告，早上的槍聲是繳李濟琛公館衛士和北教場駐軍的槍所發生的。黃埔也在今天被佔領了，好險！如果我仍然關在禁閉室，也許今天早上已經被共產黨殺死了，剛好二十二歲。昨天李濟琛偕汪精衛赴上海出席中全會，今天就發生事變，是不是汪精衛和張發奎預先計劃好的，我不知道，後來把這次事變叫做「張黃事變」。

第二天，我同劉誠之兄在公園碰面，特別黨部尚存有現款七千多元，我們決定把這筆錢分發給同學們，作爲逃離廣東，赴上海的旅費，由誠之負責。第六期同學除了六百多人留在黃埔未動，大多數人逃到上海，後來在杭州成立學生總隊，由賀君山（衷寒）先生任總隊長，收容這一批同學。繼十一月的張黃事變，於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在廣州發動一次大暴動，永漢馬路半街街被燒光，人死不少。

我的黃埔之行，就這樣結束了。四十五年前的一切，今天想來，眞像一場夢幻。

（五十九年九月）

西子湖邊風波獄

骨鯁于喉不吐不快

中外雜誌編者認爲拙作「黃埔當年鐵與血」一文，意猶未盡，不能算是終篇，「應該還有更精采的故事在後頭」，要我繼續再往下寫。誠然，北伐浪潮，空前壯大，無分軍事，政治與黨務，在我國歷史上都是自古迄今從未之聞的。一部北伐戰史，洋洋洒洒的寫了好幾十卷，百萬餘言。而在歷次戰役之後的政潮黨爭，內幕秘勿，又豈是我那一篇蕪雜短文所可以概其餘？何況，自我被革命的熱浪激起了壯志雄心，投筆從戎，離開家鄉，迢遙萬里奔向「黨旗飛舞，革命的黃埔」，一直到北伐完成，全國統一。這其間跟共黨奮鬬，和軍閥苦戰，我曾流過浪，坐過牢，受過最大的屈辱，經歷過好幾次生命的危險。實在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紀念，最難以忘懷的一段時期。果眞要將當年往事一一記錄，那眞不知道要浪費多少中外雜誌的寶貴篇幅。

然而，中外編者之囑却代表了中外讀者之請，而往事一經提起，歷歷如昨，箇中辛酸血淚，豈祇「此情可待成追憶」而已，平心而論，坦白來說，在我也深有「骨鯁於喉，不吐不快」之感。人生難得遭逢當

年如我的際遇，因而我便在想，倘以「行年六十，當知五十九年之非」的心情，心平氣和，就事論事，將私人的恩怨一概付之東流水。祇記我的親身經歷，見聞所及。爲那一個亘古未有的北伐，留一鱗半爪眞實紀錄，似乎也未爲不可。因此，我奮然投袂而起，振筆再撰斯篇。

自我入伍，到離開黃埔，前後祇有一年又三個月。在這十五個月中間，北伐軍事變化異常劇烈。國民革命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如秋風掃落葉，兵威所至，銳不可當。在洞庭湖南北，一舉擊潰吳佩孚的直軍主力，在閩浙皖贛，使東南大軍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兵敗如山倒，狼狽投奉張。北伐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連下長沙、武漢、南昌、福州、杭州、上海、南京諸名城。眼看北伐即將告成，中國就要統一。偏又有共產國際卵翼之下的中共陰謀竊奪政權，汪精衛覬覦領袖寶座，中了共黨奸計，甘以左派自居，終於演成寧漢分裂，阻礙北伐，貽誤統一大業。國民黨爲鞏固黨的組織，保障革命的勝利成果，不得不實行清黨。接着由寧漢分裂而又有寧漢滬合作，總司令蔣公下野，孫傳芳乘機偷渡長江，龍潭血戰，險乎使國家前途，兆民喁望爲之斷送。這眞是我國歷史上極不尋常的一段時期。

我們這一部分黃埔軍校第六期同學，由廣東而杭州、而南京，整整經過三年才畢業。除去在廣東的十五個月，其他二十個月間，當然也有許多事情，值得敍述。而在黃埔那一段時期，也還有一些需要補充的地方。因此，這篇續篇其實也是在補前文之不足。

我雖非宿命論者，然而，對於俗諺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之說，在年逾花甲以後，確是深信不

疑。懷有此一種結果，絲毫不爽的念頭，再回首自己過去的一切榮辱休戚，成敗利鈍，方始發現無一而非自己種因，然後自食其果的。因此，不論是多大的屈辱，多大的危難，撫今追昔，反省檢討，其結論每每是咎由自取，焉敢怨天尤人呢？這麼想時，果然就平心靜氣，心安理得多了。我常想，也許這便是由於經驗、教訓而得來的收穫。

清黨以後的黃埔特別黨部，實際上由我們四個六期同學負責主持：一團五連劉誠之、十八連謝靈石、二團刁本卿，和我。黃埔特別黨部有兩萬多黨員，規模相當的大。清黨之前各級黨部被共黨及其同路人陰謀竊據，把持利用，當做他們宣傳共產主義，發展組織，分化國民黨，杯葛國民黨忠實同志的工具。一派喧賓奪主，鵲巢鳩佔的惡劣作風，現在由我們國民黨同志自己主持了，不是很值得珍惜的嗎？我們四個人雖然經驗不够，但總是盡力去做，很想把事情做好。

特別黨部的執監委員，如教授部主任張華輔先生，訓練部主任吳思豫先生，官階都是少將，年齡也比我們大了許多。他們主持學校的教育和訓練，類似大學的教務長和訓導長，其權威却遠較大學教務長和訓導長爲高，並且是學生們崇拜的對象。他們對於特別黨部的工作不大過問，祇是開會時，抽空出席而已。可是政治部主任鄧文儀先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先生，就跟他們迥然不同了。首先他們的責任是政治教育和思想訓練，主辦業務和特別黨部息息相關，其次，他們的年齡也和我們不相上下。青年人辦事比較認眞，衝勁有餘，而歷練稍淺，這是靑年人的長處，同時也是美中不足之點。就以鄧主任來說，當時是

二十二歲，和我同年，都是丙午出生，屬馬。

上等兵訓令上校主任

鄧胡兩位都是上校主任，一位是一期同學，一位是二期同學。他們兩位官階相同，幹的又是同樣的工作，但是兩位主任的意見却時有參商，例如當特別黨部改選後不久，黃埔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劉姓同學的文章。劉同學是那一期，叫什麼名字？已經記不清楚，官階好像是上尉，清黨時被關起來。文章是不是他自己寫的，無從查考。不過文章的內容却是對於清黨表示不滿，又攻擊胡靖安和葉維。清黨是黨的決策，是黨的重大措施。因爲清黨，國民黨的同志才掙脫由共產黨所生的革命障礙和羈絆，才挽救了國民黨的前途。卽使清黨之舉在某些地方未能盡如人意，但也絕不是基於私人恩怨所可以否定的。黃埔日報是政治部主編的校刊，怎可以發表反對清黨的論調，攻擊清黨最努力的同志呢？因此，特別黨部開會時，胡主任就這一件事情質問鄧主任。就事論事，我們四個人也認爲黃埔日報刊登那篇文章有欠考慮。鄧主任當然也有他的理由，雙方相持不下，因而引起激辯，你一言，我一語，局面弄得非常尷尬。鄧主任一氣之下，就此不再出席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議，事後使我們都深切的感到歉然。

另外還有一件事，政治部對特別黨部也有些不愉快，更加深了一層隔閡。有一天吃過晚飯，我一個人蹓躂到俱樂部。俱樂部歸政治部管理，舞臺正對面的牆壁上，懸掛着一幅巨大的油畫，是梁鼎銘先生所繪

畫中每一個人的神情表現，遠遠望去栩栩如生，竟和眞人一般。有的驚惶恐懼到萬分，有的眼淚一滴一滴往下淌，有的張着口，好像正在呼喊，有的被人擠得東倒西歪。還有被英帝國主義者的軍隊開槍打死的人躺在地上，旁邊流着一灘灘的鮮血。但凡看到這幅油畫的，無不驚心動魄，同仇敵愾，對於英帝國主義者的凶橫殘暴引起深切的憎恨，由而讚嘆藝術的力量和價値，能够使人感動到什麼程度？我對梁先生的這幅畫，喜愛極了，以前看過一次，但却因爲過於匆忙，沒看淸楚。這一天，想去仔細觀賞。無意中發覺汪精衞的照片和校長蔣公的玉照，一同掛在正面牆上。我覺得很奇怪，再去政治部所屬的其他機構看看，居然到處都是兩幀照片齊同並列。

淸黨以前，汪精衞是黃埔軍校的黨代表（首任黨代表爲廖仲凱先生），按照慣例，黨代表和校長的照片應該同時懸掛。可是寧漢分裂時期，汪精衞從國外回來，罔顧蔣總司令的極力勸阻，用欺騙手段溜到武漢，甘爲共產黨的傀儡，和南京政府公然尖銳對立。當時他已經成爲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叛徒，國家民族的公敵，他的照片怎麼可以再懸掛呢？別的單位發生這種錯誤，還可以說他們的政治水準不够高，不知者不爲罪，立予糾正也就罷了。但政治部是專門幹政治工作的，難道連這種起碼的常識都不知道？連敵友順逆都分不淸楚？回到特別黨部，我把所見到的情形，告訴各同志。劉誠之兄首先表示不能置信，他反駁我說：「你開什麼玩笑？政治部絕對不會錯誤到這種地步。照你這樣說法，他們還會把張作霖和吳佩孚的照

片也掛起來呢！眞是豈有此理！」

「別抬槓啦！」謝靈石兄插嘴進來，他是監察委員，對於這樣重大的事，他有責任。因此他建議的說：「咱們親自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嗎？」

說完，他們兩位一道出去，看個究竟。一會兒，誠之和靈石回來，氣忿不已，異口同聲地說：

「豈有此理，政治部居然會把叛逆的照片懸掛起來，太不像話啦！」

清黨已經兩三個月，而政治部還在懸掛汪精衞的照片，問題的確很嚴重。這種錯誤，可能是鄧主任疏忽，沒有注意到。也可能是政治部裏還潛伏得有共產黨，在暗地裏做手脚。因爲政治部經過共黨長期盤據，很可能餘毒太深，鄧主任一時難於斬草芟根。因此我們決議，由特別黨部給政治部下一道訓令，命令他們立刻把所有汪精衞的照片摘下來，從今以後不得再把國民黨叛逆的照片和校長的照片並排懸掛在一起。第二天，我們再去政治部暨所屬各機構巡視，汪精衞的照片果然全不見了。我們對於政治部同仁的從善如流，頗表欣慰。

照說，黨權高於一切，政治部離開黨，還有什麼立場？特別黨部給政治部下訓令，糾正他們的重大錯誤，是合理、正確，同時也是必要的措施。不過見仁見智，各人的想法不盡相同。有些人居然認爲我們這樣做，好像對鄧主任有點不客氣。因爲政治部主任的官階是上校，主持特別黨部的則是四個上等兵。特別黨部給政治部下訓令，又好像上等兵訓令上校主任。其實這個邏輯是不合理的。尤其當年我們都是二十幾

歲的年靑人，祇知道是非公道，不計較後果如何，自以爲這樣做，才對得起黨，才對得起革命。流言蜚語，一概置之度外，不加理睬。

千鈞一髮逃出羊城

做共產黨的傀儡並不容易，汪精衛在武漢甘爲虎作倀幹不了多久，就幹不下去了，不得不也來個武漢清黨。不過他很會巧立名目，把「淸黨」叫成「分共」罷了。汪精衛滿以爲拿上武漢政府做資本，和南京合作，總可以討到一些便宜。不料武漢政府取消，南京新成立的特別委員會，對他厭惡已極，硬是敬鬼神而遠之，來個閉門不納，不歡迎他到南京去，於是汪精衛便成了武大郎攀槓子，兩頭够不着。一氣之下，爽性去做張發奎的尾巴，跟張發奎的部隊回廣州，進行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活動。

淸黨時逃之夭夭的第六期共黨同學，跑到武漢，都參加了張發奎的第四軍軍官團，此刻又跟着張發奎回來了。廣州市魔影幢幢，風聲鶴唳，情勢岌岌可危。許多國民黨的同志不敢再在廣州停留，紛紛離去。偏偏在這廣州面臨巨變，共黨劍拔弩張的危急情況之下，十六年十一月上旬，黃埔軍校新任敎育長李揚敬先生，又把我關進黃埔的禁閉室，使我失去了行動自由，每天坐處愁城，憂心如焚，不知道我在落入共黨之手後，將會面臨何種悲慘的命運？這時，校長　蔣公已經從日本回到上海，中央正籌備召開二屆四中全會。我坐了三天兩夜的禁閉，好不容易用上聽汪精衛演講的藉口，被釋放出來。然後我立卽逃離黃埔，前

往廣州。

不到一個星期，「張黃事變」就爆發了。事變前一天，汪精衛偕李濟琛乘輪船離粵赴滬，出席四中全會。因此，在廣州的人們都說，這次事變是汪精衛有計劃導演的。他用調虎離山之計，把李濟琛調開，好讓張發奎和黃琪翔掀起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張黃所部不但繳了李濟琛公館衛士的槍，連北教場李濟琛的部隊也被繳械。同時他們佔領黃埔軍校，全力清除異己。假如我仍舊關在禁閉室裏，在佔領的當時，一定會被共黨份子所殺，那就不會活到今天。及今回想，猶有餘悸。

六期同學曾經受過共黨長期迫害，實在經不起他們再來一次反清黨。事變後第二天下午，劉誠之兄和我見了一次面，他和謝刁兩位已經不能再回黃埔，我們決定把特別黨部所存的七千多元現款，秘密發給同學，作為逃離廣州前往上海的旅費。錢雖不多，救急却很有效。當時，人心惶恐，躊躇徬徨，同學根本無人照顧，都在焦灼萬狀，走頭無路。可說是六期同學遭遇最暗淡的一段時期。在這個緊要關頭，特別黨部秘密發給他們一筆儘够逃離魔窟的錢，總算我們在暗中照顧大家，黨沒有拋棄同志，一定可以振作大家的精神，使他們不至於感覺凄凉無助，因而灰心失望。

我已經離開特別黨部，不能久留廣州，謝刁兩位也不願意經手發錢的事。秘密發錢，既有危險，又很麻煩，隨時有被共黨捉去的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劉誠之兄不避艱險，任勞任怨，一個人獨力挑起這付艱巨沉重的擔子，七千多元現款都由他一手發出，眞是一項傑作，值得大書特書。

父親知道我到了黃埔以後，怕我沒有錢花，爲孔方兄所厄，曾經給我滙來一百元。但我入伍後，不愁穿，不愁吃，一切應用的東西，都由公家供給。除了偶然偕二三同學，到廣州吃吃北方小館，解解嘴饞，很少用得着錢。所以我身邊還存着六七十元現款。在同學當中，有這麼多現款就够得上是有錢階級了。山西籍的幾位同鄉同學清黨時都很努力，不敢留在黃埔，陸陸續續逃了出來，到廣州與我會合。我身邊存的錢足够我們幾個人到上海，用不着領特別黨部的旅費，我們隨時可以動身，不受時間限制。

當其時，東山的那個中央通訊社好像已經結束了，童秀明先生早已離開廣州，李貫英先生也不再住在東山，他搬到廣州一條小巷子的樓上居住。記得張靜齋、李冠三、王和衆、黃明性、邢淵經和河北的李耀東幾位同學聚集在李先生的寓所，向他借便衣。李先生立刻翻箱倒櫃，把所有的衣服全部搬了出來。除了自己身上穿的，都讓大家瓜分。他們把軍衣脫下來扔掉，穿上李先生的便裝，準備出走。李貫英先生的那份慷慨，那份愛護同志的熱情，四十多年來，每一憶及當時情景，都歷歷如在眼前。

胡靖安首建情報網

十一月下旬，我們到了南京。在上海、在南京、在滬寧車上，到處可以看見身穿軍服的青年軍人，這些青年軍人大多數是黃埔同學。他們沒有工作，暫時失業，僕僕風塵於京滬之間，投效北伐軍是他們的唯一願望。但是因爲我們的校長， 蔣總司令爲促成寧漢合作，併力北伐和澈底清黨之三項願望，已經宣告

下野，於是同學流離失所，許多同學幾乎連吃飯都成問題。這時候，大家深切地體會到革命領袖的重要性，失去革命領袖，將會是何等的悲慘。

因蔣總司令下野而造成的另一次大危機是孫傳芳趁機渡江，發動猛攻，幾使首都易手。龍潭血戰過後不久，滬寧車路過龍潭，滿目淒涼，還可以嗅到死屍的臭味。龍潭戰役中，四期同學和五期同學大部分擔任下級軍官（連排長），犧牲慘重。要不是這些同學付出生命的代價，消滅了孫傳芳渡過長江的部隊，我們還能在南京和上海的馬路上晃蕩嗎？假如沒有共黨陰謀竊奪政權，汪精衛不為虎作倀，不會寧漢分裂，北伐軍分由平漢、津浦兩路北上，當年早就批亢搗虛，底定幽燕，完成了北伐大業，全國同胞生命財產的損失，不知將減却多少？眼見這徒使親痛仇快的血淚教訓，不由我們越發痛恨朝秦暮楚，覥顏事仇的汪精衛。

十二月十一日，張發奎帶回廣州的共黨份子和原來潛伏在當地的那些傢伙，來了一次廣州大暴動。他們企圖佔領廣州，組織共產黨的蘇維埃政府。這次暴動屠殺了一兩千無辜的同胞，焚燬了半條廣州最繁的永漢馬路，民房被燬者一千數百間，財產損失五千餘萬。幸而李福林的第五軍及時趕到，才把暴動平息。這一次暴動也可說是張黃事變的延續，所以說張發奎和汪精衛都應當負廣州暴動的責任。

校長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拉都路二十號。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在上海召開。這一次會議非常重要，要解決許多迫切重大的問題。南京特別委員會搞的一場糊塗，已經無法維持，國民政府必須趕緊

改組。北伐軍停頓了好幾個月，要繼續北伐，就必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公復職，以副全國同胞的喁望。我和劉誠之、謝靈石兩兄決定代表黃埔特別黨部向四中全會請願，請願書由我草擬。我們請求四中全會嚴懲汪精衛，要他擔負張黃事變和共黨廣州暴動的責任。當然，四中全會對我們的請願未必重視，也不會因爲我們請願果眞就將汪精衛繩之於法。不過，我們至少表達了黃埔軍校兩萬黨員的意向，因此，我們身爲黃埔特別黨部常務委員，也就心安理得，盡到我們應盡的責任了。代表中央出來接見我們的，是褚民誼。他代表四中全會接受了我們的請願書，向我們表示，一定會把我們的意見轉到。

我們同去請願的時候，無意中遇見胡靖安先生。原來他正擔任校長　蔣公的侍從副官，也住在拉都路二十號。我們總算是共過患難的同志，雖然因爲我的文章惹禍，把他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的差使鬧丟了，實際上他却因禍得福。他自己也在躊躇滿志的說：假如他不是在廣州存身不住，來到上海，他就不會擔任現職。現在同學們要晉謁校長，必須先通過他這一關。看起來，比在廣州更加得意，益發顯得神氣。他看見我們安全到達上海，非常高興，問過我們廣州的情形，臨別時特地囑咐我第二天再去，他有話要跟我詳談。胡靖安先生要我幫他一些忙，反正我閒着無事可做，立刻應允。他在法租界租好一間亭子間，給蔡勁軍和我兩個人居住，我們的伙食也由他替我們包好。蔡勁軍先生有兩套西裝，身上穿着一套，墻上掛着一套，經常覺得筆挺。他穿上西裝在街上走動起來，挺像個紳士。但他除去這兩套西裝之外，却連一隻皮箱都沒有。當然，他比我這個上等兵要強多了。我除了身上穿的一套嗶嘰布中山裝，可謂身無長物。

第二天胡先生規定我的工作，每天聯絡三個人，向他們要情報。三人之中有兩位是帶兵的團長，一位駐紮在閘北北站附近，名字叫張本清。張團長是黃埔一期同學，湖南人，英俊瀟洒，負責閘北方面的治安，供給閘北方面的情報。因爲張團長和石仁成（入伍生一團四連）兄是好朋友，又知道我們兩人關係很好，所以對我格外親切。每次見面，告別時總要送出團部。另外一位團長駐在南市，也是一期同學，我們沒扯什麼交情，有情報，他交給我，沒有呢，打一個招呼走路。由於我們不曾深談過，我對他的印象相當模糊，姓什名誰，長像如何？早已記不清楚。祇記得關於南市方面的一切情況，全部由他負責。

戴雨農加入聲勢一振

還有一位，是戴雨農先生。他隨第六期騎兵營由廣東開到蘇州，正趕上校長下野。於是他們這一營部隊，就此無人過問，沒人負責，連全營的伙食也沒有着落。營長沈振亞先生的太太眼看三百個學生吃飯都成了問題，忍痛把她的全部首飾拿出來，交給沈營長變賣，騎兵營的伙食才能維持下去。好些同學看到這種情形，於心不忍，便跑到上海自謀生活，戴雨農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

戴先生對於上海的情形非常熟悉，胡靖安又需要上海的情報。他們兩位本來在清黨前後就打過交道，關係非常之好。現在胡靖安先生非借重他不可了，他負責租界方面的一切動態情形，因爲校長住在法租界，這方面的情報就更顯得重要。每天他交給我的東西，厚厚一疊，要比兩位團長交給我的加在一起，還要

多得多。當時我很奇怪，他的神通這麼廣大，用什麼方法，從那裏找來這麼許多的情報？彷彿全上海的大小各事，都非得經過他不可。

每天我由法租界跑到閘北，再由閘北跑到南市，最後才和戴先生碰頭。我們碰頭的地點沒有一定，每次見面，約定下一次的會晤地點，地點全部由他規定，有時在公共租界，有時在法租界。我的交通工具，除了電車，就靠兩條腿，整個一上午都消耗在跑路方面。我把收到的情報帶回法租界寓所，交給蔡勁軍先生。下午，他坐下來整理這些材料，寫成報告，用胡靖安的名字，呈給校長。蔡勁軍先生眞有一手，他寫報告，規規矩矩，一筆不苟，不塗改一個字，報告寫妥，有時由我送到拉都路二十號，有時他自己帶去。報告送到，我們一天的工作就算了。

當時我不知道，這種工作就叫情報工作，也不懂得情報工作有多麼重要？我心裏想，幹這種工作和新聞記者大概差不多吧？因此實在提不起什麼興趣來，連蔡勁軍寫好的報告，都沒有仔細的研究過。幹了一個多月，覺得像這樣拖下去，也不是個辦法。杭州已經成立了學生總隊，專門收容從廣東來的同學，我該歸隊了，免得將來升學發生問題。我把我的意見報告胡靖安先生，他略加考慮，表示贊成，於是十七年一月間，我去了杭州。

校長未復職以前，先在杭州成立學生總隊，收容由廣東北上的黃埔軍校第六、七兩期同學。總隊長賀君山（衷寒），政治部主任鄧文儀。總隊下分三個大隊，由伍誠仁、宣鐵吾、陳明仁分任大隊長。我去杭

州的前兩天，學生總隊的同學和傷兵發生衝突，幾乎釀成流血慘案。據說是傷兵在戲院鬧事，要砸戲院，同學們出面勸解阻止，不料傷兵不講道理，不但不聽勸告，反而把目標轉移到同學身上。別人害怕傷兵，惹他們不起，見面就躲避，我們同學却不怕。結果，雙方大打出手，肇成事端。總隊長賀君山先生據報非常生氣，認為學生和傷兵打架，很失面子，氣到痛哭流涕，要捲舖蓋不幹。又因前此同學們已經鬧過一次風潮，說校長發給同學們一批買書的錢，被政治部吞沒，一本書也沒有發下來，要算政治部的賬，也是鬧得不可開交。其實究竟校長發過沒有，政治部有沒有揩油，同學們從那裏得來的消息，誰也不知道。總隊當局為這兩件事情傷透腦筋，想辦幾個人，吓唬吓唬同學們，用以鎮壓囂張之氣。

我對杭州學生總隊的情形，一點也不瞭解，不知道曾經發生過前面所說的這兩件事。從上海到杭州，也不打聽清楚，懵裏懵懂就去報到，正好做了代罪的羔羊。報到後編到第一隊伍誠仁大隊，不到一天，就被抓起來，送進憲兵營。同時被捕的，還有劉誠之和入伍生一團二連的彭章烈。沒頭沒腦，莫名其妙，三個人被捕下獄，誰也鬧不清自己犯了什麼罪，該受何種懲處？所可認定的只有一點，那便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莫名其妙又坐了牢

我們由學生變成囚犯，被監禁起來，喪失了自由，不過憲兵們對待我們却很客氣。起初我很奇怪，以

後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原來傷兵早已成爲杭州的一害，橫衝直撞，整天惹事生非。卽使憲兵出面干涉。他們都照揍不誤。因爲他們人多勢大，憲兵也惹他們不起，祇好遇事避開，免得吃眼前虧。想不到這批丘八兼丘九的學生總隊學生仔，居然膽敢打抱不平，不管你傷兵不傷兵，先揍了再說。經過這場打鬥，傷兵也有些駭怕了，氣焰一下子被壓了下去，替憲兵們解決了一件最頭痛的事情。所以，憲兵們對學生總隊殊深欽佩。他們曉得我們被關是爲了跟傷兵打架，誤把我們認做了揍傷兵的英雄，不但深切同情，而且十分敬重，處處給我們方便，從不以囚犯看待。我們白天可以在囚室裏自由活動，就是不能走出房門。夜裏分睡兩隻木籠，誠之獨佔其一，我和彭章烈一籠同眠。籠子很狹窄，裝一人的籠子擠上兩人，連翻身都不方便，睡覺自然更不舒服。

同學們隨時可以上憲兵營探望我們，他們不時帶來一些吃食，有時帶幾個包子，有時帶幾隻粽子，憲兵不加干涉，也不檢查。我們雖然失去自由，變成了籠中囚，可是三個人關在一處，有說有笑，平時看看書，下下棋，倒也悠哉遊哉，並不寂寞。而且邢伯涵、張靜齋、王和衆、張子仁、吳毅安、李冠三幾位同學，每天下午輪班來看我，告訴我一些隊上和外面的消息。比起在貢埔坐禁閉，孤零零地，不知強過多少倍。

在杭州憲兵營關了一個月又五天，終於宣告開釋了。關得突然，放得也突然。從關到放，沒有人來審問過一次，總隊部和大隊部也從不派人來看我們，不明不白，窩囊到極點。有人告訴我說：我們之獲釋，

還是拜胡靖安之賜，多虧他替我們說話。否則，還不知道要關到什麼時候爲止。胡靖安先生當時紅得發紫，他說話當然有效。後來我看到他，他沒有問我被關起來的事。我也不曾問他，我們是否由他搭救。

「我把你送到陸軍醫院，好好休養幾天！」釋放的當天下午，賀總隊長把我叫到樓上總隊長室，安慰我，對我這樣說。我們三個人同時被關，同時釋放，爲什麼單獨對我優待，要送我住醫院呢？我想，大概是胡靖安先生特別關照過，賀總隊長才會對我這樣客氣吧？

然而，當時我却拒絕了他的一番美意，我直率的說：

「報告總隊長！我並沒有病，不需要住醫院。我所需要知道的，祇是我究竟身犯何罪？爲什麼要關我們一個月零五天？這一點，能否請總隊長見示？」

「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我要你去住醫院，你就去住好了，不要再問別的。」我看見總隊長跟我說話的時候，眼眶却險着淚珠，好像心裏非常難過，有一種說不出口來的苦衷。他既不能答覆我的問題，就祇好拿上「軍人以服從爲天職」來搪塞。當時我想：他同我無仇無怨，我們被關起來，當然不是他的主意，其中一定有一段隱情。他既然不便說明，是誰主張關我們的。我必欲追問，那豈不是徒然使他爲難嗎？於是我唯有應允接受他的好意，退出總隊長室，去住陸軍醫院。

有些同學告訴我們，同學鬧風潮，鬧亂子，有人說是我們在幕後鼓動，想搗學生總隊的亂，想破壞學生總隊。果然如此，事態就很嚴重了，弄不好，來個軍法從事，還可能被殺頭呢。總隊當局雖然接受這種

意見，但是又拿不出具體證據來，祇好糊裏糊塗的先把我們監禁，用以鎮壓其他同學。果然如此，那我們眞是倒透了霉。一到杭州，就遭上了「莫須有」的風波獄。

晋籍黃埔四烈士傳

前　言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夏天，我決定到黃埔去，正在家中，等候南方的消息。不久接到告寶（苗培成）師從太原寄來的信，是用我們事先約好的暗語寫的。他告訴我，接到亨甫（梁永泰）師的信，黃埔軍校正在招生，要我趕緊動身，不要躭誤。因此，離家南下，先到太原，祇住了一夜。第二天乘正太車到石家莊，轉往北京，這是第一次出娘子關，離開山西。我到達北京，是六月中旬。先去看亨甫師，他住在王府大街定襄董鏡如家的木廠裏。後來山西當局參加北伐，亨甫師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政治部副主任。

到北京沒有幾天，就接到張敬齋（存仁）從太原寄給我的信，要我不要馬上南下，在北京多等幾天。因爲還有好幾位同學，也要去黃埔，我很歡迎。多有幾位同學同行，再好不過，當然願意等候他們。

這次離家上黃埔，不敢告訴家裏的人，無異逃亡，携帶的錢不多，不能長期住旅館，幸好遇到平中第一班的陽高劉厚同學。他住平民大學，住在德勝門內狗尾巴胡同的一個大雜院內。他很看得起我這個要去

黃埔的同學，要我住在他那裏，和他們一塊兒吃飯，不要飯錢。他們的生活，過得非常儉省，每餐都是白麵麵片，除了醬油和醋，甚麼菜也沒有。

那時候北京由張作霖統制，捉住共產黨要殺頭，捉住國民黨也是一樣。劉厚同學是國民黨，我在北京所接觸到的人物，都是國民黨，國民黨這樣多，他們每天都在活動，爲甚麼一個人也沒有被張作霖捉去殺頭呢？可見張作霖祇統制了北京的表面，並沒有統制了北京的全面。

七月中旬，平中同學張靜齋、李冠三（封嵐）、王正生（和衆）和熊昌壽四位同學，陸續來到北京，又會合了山西省立第四中學的晉城張子仁（鴻惠）、黃雁川（應海）、魏志清和朔縣的吳月卿，定襄的邢伯涵（淵經），一共十個人，相偕南下。爲了安全，避開南方軍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盤據的地區，決定走海路，不走陸路。

先到天津，乘輪船到上海，再換船往廣州。過路上海，祇要不出租界，不會和孫傳芳的勢力接觸，就不會發生意外。天津和上海，都由亨甫師拜托兩地的同志照顧我們。在上海照顧我們的是趙守陽，他是趙光庭（守耿）師的親弟弟，在上海學美術。他照顧我們非常週到，非常熱心，在候船期間，還帶我們逛永安、新新等大公司。我們都非常感激他，可是，以後再沒有遇見他，無以爲報。

因爲沙基慘案，英國人開槍打死遊行的中國人，引發省港罷工，抵制英國，實行經濟制裁。凡是上海開廣州的輪船，路過香港，不得停留，須一直開往廣州。開香港的輪船，不准再到廣州。英國人用槍砲打

死中國人的結果，在經濟上所遭受的損失，非常慘重，使香港商業一落千丈。這是對付帝國主義者，最有效的方法。

我們十個人到了廣州，先拜謁丁維汾先生，由他寫一封介紹信，到長堤天字碼頭黃埔入伍生部報名，經過極簡單的考試，全部錄取。八月二十九日到廣州東北十里的沙河入伍，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一連。後來魏志青病逝黃埔軍校的東山醫院。他過不慣軍人生活，入伍以後，整天愁眉苦臉，終於病魔乘機侵入，奪去他的生命。熊昌壽的身體也不行，在黃埔已經生病，十七年春到了南京，病已沉重，回家不久，也病死了。

餘下我們八個人，張靜齋、李冠三、王正生、張子仁和我五個人，都參加了戴雨農將軍領導的復興救國工作，宣誓終身效忠國家，犧牲一切。張靜齋和李冠三在抗戰期間，死於日本軍閥之手。張子仁和王正生於抗戰勝利後，先後被共產黨所殺害。我經過許多危險，早就該死，而沒有死。現在還活在人世，回憶往事，感慨萬千。因撰張存仁、李封嵐、張鴻惠和王和衆「晉籍黃埔四烈士傳」，以爲紀念，聊盡後死者的責任。

張存仁

十三軍游擊隊先遣支隊司令

張存仁字靜齋，山西靈邱縣東山底村人。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入私立太原平民中學，十三年（一九二四）冬加入中國國民黨。篤信三民主義，成爲國民革命的忠貞勇猛鬪士。

靜齋性情剛强，信仰堅定，擇善固執，絕不妥協。十五年入黃埔軍校後，環境非常惡劣，共產黨勢力猖獗，政治部幾乎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各級黨部盡爲共產黨分子所控制掌握。靜齋不屈不撓，奮鬪到底，成爲十六年（一九二七）清黨最熱心的同志。

十六年十一月廣州張黃事變，佔據黃埔。靜齋和許多同學離粵北上，流落京滬，後來杭州成立學生總隊，以爲收容，他才到了杭州。十七年（一九二八）第二次北伐，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組織北伐宣傳隊，靜齋參加宣傳隊工作，隨軍北伐。十七年夏，北伐完成，宣傳隊解散，靜齋返回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升學，編入步科第三大隊第十一中隊，十八年（一九二九）五月畢業，分發的部隊很不理想，沒有到部隊去。

靜齋覺得教育工作比軍隊工作還重要，所以，軍校畢業後，受聘爲太原平民中學訓育兼軍事教官、黨義教師。二十年（一九三一）我和黃理堂（明性，北平農學院畢業，入黃埔，和我們同營第九連）也去平中擔任訓育。那時校長爲梁亨甫先生、教務主任爲李棠征（進賢）先生、訓育主任爲劉和哉（鈞）先生。平民中學校風好，學生的學習精神和愛國情緒，都是他校所不能及的。平中學生畢業後，很多到省外升學，或投考中央軍校和中央航校，從軍報國。

二十年（一九三二）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佔據我東北，全國憤慨。平中學生在和战和我們策動之下，學生五百多人，起而組織學生義勇軍，編成一營四個連，每天下午訓練一個半小時，準備隨時參加對敵作戰。

第二年，全國展開復興救亡運動，準備對日本作戰。戴雨農將軍主持的情報機構，在南京成立。派靳易夫（軍校五期畢業）兄回太原建立工作，我和靜齋予以協助，參加了此項工作。

七七事變後。軍統局爲應付戰爭需要，成立晉察綏邊區，調北平區區長李果諶爲區長。李係日本士官學校第十八期（一九二五—一九二七）步科畢業，原名國琛，和湯恩伯及山西夏縣王毓文爲同期同學。時湯恩伯爲第十三軍軍長，李果諶奉戴將軍命，發展華北游擊武力，徵得湯恩伯同意，成立十三軍游擊隊司令部，擬向晉察綏邊區發展。委派張靜齋爲先遣支隊司令，相機向雁北綏遠一帶挺進。

李果諶未入日本士官學校以前，曾留學俄國，在共產黨內是一位錚錚者。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張太雷發動廣州暴動，李果諶也是當時的重要幹部。他非常不滿意共產黨的暴動政策，廣州暴動失敗以後，不願再幹這種殺人放火的勾當，脫離共產黨。又因爲他和鄧雪冰（文儀）是留俄同學，遂邀他參加了鄧雪冰主持的委員長南昌行營調查科的工作。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調查科改由戴雨農將軍負責，不久，南昌行營調查科和戴將軍原先主持的機構，合而爲一，以李果諶任首任書記長（卽幕僚長），後調爲北平區區長。由此可知戴將軍對他是如何倚重

和信任了。

抗戰一開始，第二戰區就和共產黨分子合作，搞犧牲救國同盟會，正在蜜月時期。由薄一波、戎伍勝、韓俊、張文昂等組織訓練新軍。這些傢伙抱有很大的陰謀，目的在爲共產黨佔據山西，打通陝北通往河北和山東的道路。他們訓練新軍，是在建立共產黨的武力，那裏是爲閻伯川先生訓練新軍呢？但是，在當時閻先生很信任他們，認爲是一個新興的力量，可以脫胎換骨。

共產黨分子深知李果諶是個厲害角色，他們不是他的對手。一旦十三軍游擊隊組織成功，共產黨奪取山西的企圖，必然被破壞。所以，對李果諶的游擊隊百般破壞攻擊。而第二戰區許多不滿意和共產黨合作的中下級幹部，乘此機會，紛紛脫離晉軍，參加十三軍游擊隊，也引起山西當局的疑懼。於是共產黨鼓動第二戰區閻司令長官出面反對，親電湯恩伯，要他把十三軍游擊隊司令部撤離山西。湯恩伯怕得罪閻司令長官，不說撤離不撤離，乾脆來個十三軍沒有游擊隊組織，否定了李果諶的這個十三軍游擊隊，就這樣夭折了。

先是張靜齋奉軍統局命令，携帶一部電臺，以十四集團軍衛立煌部的中校諜報參謀，隨軍工作，參加忻口會戰。忻口防守戰，相當激烈，我軍非常勇敢，阻止了敵人向南推進。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祺，旅長鄭廷珍都奮戰陣亡。十月二十六日娘子關失守，敵軍沿正太路向西挺進，進逼太原。形勢改變，忻口再無固守的必要，十四集團軍奉命南調。

張靜齋於忻口會戰時，收容各部隊失散的官兵，多達五百多人，槍支齊全，立刻組織成軍，這些官兵都願意跟他打游擊。他這個十三軍游擊隊先遣支隊司令，有了一營實力，成了名副其實的支隊司令。他既奉李果諶的命令，準備向雁北挺進，爲十三軍游擊隊建立長城以北的根據地。而湯恩伯否認了十三軍游擊隊的名義，李果諶祇好離開山西，使張靜齋的五百人成了無名義的游雜部隊，沒有保障，很難立腳。

山西騎兵軍軍長白汝欽，也是靈邱人，很看得起他的這個黃埔後進小同鄉。而他又很不滿意山西當局和共產黨合作，搞甚麼新軍。他很願意幫助張靜齋，希望他的這支五百人的隊伍，趕緊靠近騎兵軍，他就可以就近保護他們，不會被人吞併消滅。

白汝欽保定出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將領。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山西參加北伐，出兵石家莊，向北推進。十月十二日傅作義所部攻佔河北省涿縣縣城，但因寧漢分裂，北伐停頓，山西的軍隊也不再向前推進，傅作義部又來不及撤退，成爲孤軍。傅作義固守涿州城，張作霖的奉軍屢攻不下，遂成爲歷史上極有名的涿州守城防禦戰。當時白汝欽是傅作義的參謀長，一切守城計劃，應付奉軍的攻擊，全由白汝欽策劃。局外人祇知守涿州的是傅作義，而不知眞正策劃守城的是參謀長白汝欽。

張靜齋很想盡快靠近騎兵軍，率領五百多人，向晉西北挺進，到達晉西臨縣。這時候，負責守太原的傅作義，却不放一槍，於十一月九日，敵人還沒有到達，先放棄太原，也向西北撤退，準備返回綏遠。因爲他是綏遠省政府主席，並未辭職也沒有褫職，返回綏遠，名正言順。傅作義的部隊路過臨縣時，正好張

靜齋被犧盟會騙進臨縣城內，予以拘囚。城外的部隊成了羣龍無首，就被傅作義所部輕而易擧地吃掉了。

張靜齋在臨縣看守所，足足關了半年，經中央一再交涉，一直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夏天，才被釋放，到達西安。他這個十三軍游擊隊先遣支隊司令，如曇花一現，就此結束。

軍統局大同組組長

張靜齋到達西安的時候，軍統局西安負責人是張毅夫。張毅夫的鼻子不正，鼻尖斜向一邊。好些人說：「鼻子代表心，鼻子不正，心術一定也不正。」張毅夫原先是共產黨，和鄧雪冰（文儀）是小同鄉，投降了南昌行營調查科，也做過軍統局的書記長。他的作風非常官僚化，欺軟怕硬，是個標準小人。聽說大陸沉淪時，他向共產黨歸隊了，曾陷害不少軍統局同志。

因爲軍統局的幹部，多半是黃埔同學，人數衆多，張毅夫非常妒忌，看來這些人很不順眼，無形中予以打擊。記得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春天，我在洛陽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後來被任命爲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總隊長，不好再兼任華北辦事處的工作。於是，向戴將軍建議，把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職務交給張毅夫，立刻蒙他批准。等戴將軍離開洛陽，辦理移交的時候，張毅夫拒絕接收會計部門的工作。

「會計部門也是工作的一部份呀！」我很客氣地向張毅夫說：「你既然要接收，就得全部接收，不能

挑出一部分來不接收。」

他毫無理由，硬是不接收，這不是欺負人嗎？我已經很生氣了，說道：「張毅夫！你不要故意刁難，你要弄清楚，這項工作，是我奉送給你的。如果會計方面，有一文錢不清楚，我都負責。否則，你就不能無緣無故不接收，請你好好考慮一下！」

他的臉拉的很長，毫無表情，根本不理我所說的話，表示不接收就是不接收，你能奈何我張毅夫？「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像你這樣不講理的人！」我忍無可忍，一時發火，把桌子一拍，說道：「你憑甚麼敢這樣欺負人？咱們去找劉藝舟評評理。」

我伸手去抓他，他怕我抓住，繞桌子躲避，拉長的臉立刻變成笑臉，趕緊說：「我接收！我接收！」叫來他的會計，去辦理接收。所以我說，張毅夫欺軟怕硬，存心欺負黃埔同學。以後他遇到我，總是笑口先開，不再像從前那種傲慢，神氣十足了。

張靜齋既是黃埔學生，現在落到張毅夫手中，成了被折磨的對象，很自然地成了犧牲者。他在西安被冷落了六七個月，受盡委曲。張靜齋是個有血性的漢子，張毅夫不給他痛快解決問題，使他非常惱怒，而又無可如何。他覺得在抗戰的大時代，浪費半年光陰，閒着沒有事幹，實在不應該，太可惜了。一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天，才決定讓他到大同去，建立敵後工作。

我當時已由西安到了蘭州，任甘肅站副站長。接到靜齋赴大同途中，路過晉西，寄給我的一封信。信

還有一句話，道盡他的憤怒，至今記憶猶新。他說：「看到石頭，我都生氣。」

我想，一個人受委屈，受到這種地步，情緒惡劣到看見石頭都要生氣，要他到敵後去工作，實在太危險了，不是一個好現象，我眞爲他擔憂。

華北的日本軍閥發動盧溝橋事變以後，關東軍乘機將嘉卜寺的僞蒙古自治軍政府移到張家口，改名爲「蒙疆自治政府」，仍以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爲傀儡，李守信爲蒙古軍總司令。這個組織成了滿洲國第二，日本軍閥多年來夢想的「蒙古國」。

這個僞組織，管轄原來的察綏兩省成了察南省和綏遠省，又割裂了山西的雁北十三縣，成爲晉北省。所以，雁北十三縣不再歸僞山西省政府管轄，而成了僞蒙疆自治政府的一個省，大同成了省會。

軍統局在平綏路沿線有兩個單位，張家口的察哈爾站和歸化城的綏遠站。這兩個單位都有電臺，可以和重慶或蘭州直接通報，過去成績很好。大同組成立後，加强了平綏線的工作。可惜張靜齋出發時，張毅夫不給他配置電臺，大同組成立，通信祇好借用綏遠的電臺，所以大同組就近歸綏遠站指揮。張靜齋任組長，趙維城任副組長。趙係山西大學法律系畢業，在大同僞新民會工作，以爲掩護。他天性忠烈，熱愛國家。

二十八年冬，我督察平綏線的工作，由北平先到張家口，再到大同，最後到歸化城。在大同住了三天，後來從綏遠到太原，路過大同，又住了兩天。我們兩人同學、同事，長達十六年之久，這一次北來，兩

次長談，把彼此心中的苦悶，都傾吐出來。靜齋已不像在西安時悲觀，精神抖擻，幹的很起勁。他對抗戰勝利的信心，十分堅定，可是對於共產黨發展到各鄉村，卻非常躭心。

張靜齋在大同城裏開設一間脚踏車修理店，作爲工作掩護。他身穿一件粗布棉袍，手持長管漢煙袋，留着鬍子，滿像一位老闆的樣子，神氣十足。他對工作布置，很費過一番心計，非常周密。火車站有極可靠的同志，可以確實掌握平綏、同蒲兩路的軍運情況。僞晉北省各部門，都有他的同志，可以了解僞組織的一切活動。

假如他從西安出發時，張毅夫不存心整他，扯他的後腿，給他配備一部無線電臺，可以由大同和重慶及西安直接通報，他的成績一定更爲可觀。現在一切情報，必須送到歸綏，才能拍發重慶。一件重要情報，時間上吃了虧，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張靜齋不愧爲一軍人，念念不忘同敵人游擊作戰，手刃侵略我們的惡徒。當他的五百名游擊部隊被傅作義所部吃掉時，痛心萬分。現在赤手空拳，來到大同，心有未甘，仍然想掌握一部分武力。他留心觀察雁北的實際情形，不但沒有中央部隊，連晉綏軍的影子也不見了。除了鐵路沿線由敵人控制，十三縣的鄉村全部落入共產黨手中，我們的黨政工作人員已不復存亡。祇有晉察邊區，靈邱一帶的張誠德所部，不屬於共產黨，可說是孤軍奮鬥。

張誠德察哈爾省人，人稱夜貓張，槍打得很好，可以打香火頭，名氣很大。張靜齋心想，如果把這股

武力改編爲忠義救國軍晉察縱隊，不是很符合戴雨農將軍想在北方建立游擊武力的意願嗎？於是親自跑到張誠德的游擊區，兩人懇談了一次，談的很投機。張誠德非常贊成張靜齋的意見，因爲他在日本軍隊和共產黨四面包圍之下，處境非常險惡孤單，有了名義，自然好得多。

不幸得很，就在張靜齋會晤張誠德，沒有多久，張誠德領導的晉察邊區抗日游擊隊，就被共產黨消滅了，張誠德本人也被殺害。張靜齋曾爲這位祇見過一面的朋友被害，痛哭不已。他想在雁北建立游擊武力的希望，也隨着張誠德遇害而粉碎了。

太原被捕張家口成仁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月二十八日，中秋過後一天，天津區失事，區長曾澈、組長陳資一被日本憲兵隊逮捕。繼任區長倪中立、軍事專員鄭恩普、行動組長王文、僞警察教練所教育長石慧麟等，也先後被捕。這陣惡風很快由天津吹到北平，不到一個月，在我離開北平一週以後，北平區副區長周世光、書記楊榮俊、楊福全、組長陳國瑞等多人及吾妻郭同梅，先後被北平日本憲兵隊逮捕。又因爲察綏的組織，平時和北平有聯繫，所以北平一出事，察綏的安全立刻受到威脅，萬分不幸。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中旬，我從華北經陝北，返回重慶。因爲平津組織慘遭敵人摧毀，而平津地位又很重要，極須重建組織，恢復工作。人事科長李肖白兄和我商量，怎樣迅速恢復平津工作？我建議

就近調山西站站長薄有鋑，大同組組長張存仁和白蓮丞、梁秀娟夫婦到北平工作，恢復組織。肖白兄很贊成我的建議，立刻簽報，調薄有鋑任北平區長，張存仁任北平區書記，很快批准實施。

大概張靜齋接到調職的命令時，平綏路沿線的情形，已經是風聲鶴唳，情況十分惡劣。他為避免經過張家口，先到太原，再往北平，以為這樣，比較安全。殊不知大同的日本憲兵隊早已對他監視了，他沒有察覺罷了。當他離開大同南下，日本憲兵跟踪而至。

一個天色已經很暗的晚上，張靜齋從大同到達太原，走進王家巷二號李繼先（希紹，原山西站副站長，已升為站長）寓所，還沒有來得及洗臉，日本憲兵就到達，不問青紅皂白，把張靜齋抓走。抗戰以前，李繼先做過山西醫院院長，現在是偽山西省政府衛生處有相當地位的高級職員，日本憲兵隊沒有弄清楚關係以前，不敢對他下手，所以當時沒有逮捕他。事後，繼先從日本憲兵隊方面得到消息，知道當夜靜齋受審的情形，靜齋慷慨陳辭，敵人為之折服。

「你是黃埔學生嗎？」太原日本憲兵隊問張靜齋。

「是的。」

「是藍衣社嗎？」

「也可說是。」

「李希紹也是藍衣社嗎？」

「絕對不是。」張靜齋說：「我和他同一個縣，又有親戚關係，來了太原，當然要去看他。」

「你爲甚麼要抗日呢？」

「你們爲甚麼要侵略中國呢？」張靜齋沒有正面回答，却反問那個問話的日本軍曹。他沒有招架，會這樣問他，問的半晌答不上話來。然後慷慨激昂，理直氣壯地說：「因爲你們大興不義之師，無緣無故侵略中國的土地，殺害中國的人民，我是一個中國人，當然要抗日，何況我是黃埔學生呢。你想想看，如果中國軍隊無緣無故打到你們日本，你是不是也要反抗中國呢？所以不祇我一個人抗日，每一個中國人都痛恨你們日本，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抗日，你明白不明白？」

太原的日本憲兵隊很尊敬他這種不屈不撓的倔强態度，沒有再問他甚麼。祇在太原憲兵隊關了一夜，第二天就押回大同，解往張家口。

張家口監牢裏關着軍統局的察綏工作同志，有察哈爾站站長楊金聲（僞蒙疆自治政府建設部部長）、書記張撫之（張家口僞警察局督察長）電台台長張子文，綏遠站站長張季春、電台台長張世傑、通訊員崔公睿、劉長榮、大同組組長張存仁、副組長趙維城等。

張季春判了十五年徒刑，抗戰勝利後，恢復自由，又被共產黨關起來，後來交換人質，才脫離苦海，當選爲立法委員。據他說趙維城在張家口監牢裏，有一天突然慷慨陳辭，痛罵日本軍閥，然後撞墙而死。一個文弱書生，視死如歸，死的這樣壯烈。

張靜齋、楊金聲、張撫之、張世傑、張子文、崔公睿、劉長榮等於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七月二十四日成仁於張家口。張靜齋時年四十二歲。

李封嵐

我和他四度同學

李冠三和我，四度同學。人之相與，一生能够四度同學，確實不易，非比尋常。

李冠三名封嵐，字冠三，山西靈邱縣蔡家峪人。我們是私立太原平民中學同年級的同學，他和熊昌壽是第二班，我和張靜齋是第三班，這是第一度同學。平民中學係山西籍的國民黨同志，北京大學畢業的趙光庭、苗告賓、梁亨甫、李彙征、姚峇軒、韓希聖諸先生創辦的。所以，這個學校成了國民黨的秘密機關，無異是國民黨的省黨部。我們都是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冬，受總理孫中山先生由廣州北上，解決國是的影響，讀過北上宣言、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對國民革命有了認識信仰，才加入國民黨的。

十五年（一九二六）八月二十九日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同連入伍，這是第二度同學，前後整整三年。十六年（一九二七）十二月，我到杭州學生總隊報到，編入伍誠仁的第一大隊。第二天就和劉鳳龍（誠之）、彭章烈三個人被總隊長賀衷寒、政治主任鄧文儀送到憲兵營，關了起來。無緣無故，不審不問，一關就關了一個月又五天。我們離開軍閥盤據的地區，爲信仰三民主義，去黃埔參加革命，革命就是這個樣兒

嗎？三個人夜裏睡在木樅裏，眞是欲哭無淚。

我們雖然成了憲兵營的囚犯，可是憲兵對我們很好，非常客氣。除了不能走出被關的房門，夜裏要睡木樅，白天下棋聊天，不受限制，同學們又可以進房裏看我們。每天下課以後，李冠三、張靜齋、王正生、張子仁、邢伯涵幾位同學輪班來看我，一直聊到快開晚飯的時候，他們才離去。

究竟爲甚麼要關我們？釋放以後，我問賀總隊長，他難過的流眼淚，答覆不出所以然，把我以軍官身份，送到陸軍醫院休養。據同學們說，那時同學們經過流離逃難，校長又下了野，情緒不好，紀律蕩然，總隊的官長們，毫無辦法。把我們關起來，是殺鷄給猴子看，犧牲我們，用來鎭壓同學。果然如此，那眞是妙不可言，革命太悲觀了。

十七年第二次北伐，我和張靜齋、王正生都參加了北伐宣傳隊。李冠三和張子仁沒有參加，到南京升學，冠三編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第一大隊第三中隊。現在在臺灣的第三中隊同學，有郭履洲、李運城、范奇浚、甘炎慶、馮國徵、王中文、王夢卜諸同學。

十九年（一九三〇）中原大戰，打了半年，打的雙方筋疲力盡，白白消耗了國家的力量。我對革命非常失望，回憶十七年（一九二八）完成北伐，統一全國，爲甚麼一連兩年，內亂不已？不敢奢談革命，決定繼續讀書，充實自己。冠三也有同感，於是我們兩人到北平，入私立民國大學政治經濟系，這是我們第三度同學。

我先住民國大學附近的公寓，冠三則住宣武門外上斜街三忠祠。三忠祠係明末三位山西籍的官員盡了忠，特立祠紀念，有塑像，已不記其姓名事略。因三忠祠係山西的公產，住在這裏不要出房錢，而宣武門距民國大學太平湖又很近。後來我爲省錢，搬到下斜街雲山別墅。雲山別墅也是山西的公產，不要出房錢。由下斜街進宣武門，必須經過三忠祠，再偕往民國大學，幾乎每天見面。

冠三是位讀書好手，肯用功，求知慾特別旺盛，一般朋友都比他不上。

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中央積極備戰，以對付日本軍閥，必要時不惜一戰。爲了加强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訓，訓練總監部開始訓練軍訓教官，潘佑强主其事，酆悌副之。冠三決心從事學生軍訓工作，南下參加訓練，成績優異，爲潘佑强所賞識。畢業後，派爲北京大學主任軍訓教官。

那時北平各大學，共產黨的職業學生很有勢力。他們外圍組織叫「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在各學校相當猖獗，凡是中央的政策，他們都要破壞。軍訓是他們破壞的目標，軍訓教官自然成了他們攻擊的對象。冠三不長於應付這種環境，已很傷腦筋。若要按照訓練總監部的計劃進行，使北京大學的軍訓，合乎標準，更難做到。我想，冠三幹了一年，就不再幹北大的主任軍訓教官，大概就是這種原因吧？

參加軍統局工作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冠三又考進燕京大學，打算將來留學美國。可是燕京大學是貴族學校，費用很

大，他不工作，就沒有收入，不要說留美，就是在燕京大學，他也呆不下去。燕京大學祇呆了半年，大概積蓄下來的錢，花的差不多了。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一月間，他來太原找我，要參加軍統局的工作。我的公開職務是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太原的聯絡人，有義務介紹同學們到南京找工作。

「請你介紹我參加戴先生領導的工作吧！」李冠三回太原看到我，這樣說：「我要參加最積極的抗日工作，我知道，祇有這條路最合適。」

「我覺得你最不適合做這種工作，」我說：「我不同意介紹你參加。」

「革命還有適合不適合嗎？祇要下定決心就成，我已下了決心，非幹不可。假如你不介紹，我到南京以後，會找到其他同學來介紹。不過，應該由你來介紹，不應該阻止我革命救國。」

他既然這樣堅決，我就不能不介紹了。三個月以後，我被山西憲兵捉走，保釋後，第二天搭正太車到石家莊。逃離山西，到達南京。奉命轉往杭州受訓，受訓可以增加新的知識，並不吃虧。可是我在太原坐了九天牢，戴了八天脚鐐，死裏逃生，逃到南京，得不到半點安慰，也沒有人問問我被捕的情形，却要我去受訓。受訓很嚴，不准通訊，很不自由。

我覺得，我之受訓，多少帶點懲罰的意味。好像說山西憲兵逮捕我，是我的錯誤，罪過。就是被山西憲兵槍斃了，也是應該。越想越覺的不是味道，越想越難過。

杭州訓練，半年一期，受訓的人數，並不太多，不到三十個人，是軍統局最重要、最基本的訓練。我

到杭州，這一期訓練，已經過了一半時間，祇剩下三個月。一到杭州，就看到李冠三和王正生，實出意料之外，這是我同冠三第四度同學。他雖是初參加軍統局的工作，而且是我介紹的，因爲他的功課好，很受訓練班的主持人重視，一再誇獎。我這個已經工作過四年，幾乎死在太原的笨蛋，眞有些相形見絀，慚愧到無地自容。這又是革命的新教訓。

我在杭州，祇受了三個月的訓練，時間雖然很短，獲益很多。許多理論和技術，都是聞所未聞。我才深深領悟到，從事這種非常艱難，非常危險的工作，不受訓練，不但是瞎子捫象，捫不出眞象，而且是盲人騎瞎馬，非常危險。我以後逃過許多危險，克服許多困難，都是得力於這三個月的訓練。

離開杭州，各奔前程，我派到憲兵司令部政訓處工作，是經過考試的。先派到福州的憲兵第四團任團政治訓練員，再改派到重慶憲兵第三團。團政治訓練員下，有三位營政治訓練員。

冠三派到何處，沒有聯繫，不得而知。這一年年底，我調到北平，任軍統局的北平站站長。不久，冠三和正生都派到北平站工作，我們才又碰在一起。

冠三旣在北大擔任過軍訓教官，對於學校方面了解，比較深刻，由他負責各學校共產黨職業學生和民先活動情形。並負責和復興社華北特派員辦事處聯絡，收轉他們和南京來往的電報。因爲他們的電報，都由軍統局的電台代爲拍發。七七事變，北平勢將淪陷，冠三的身份比較公開，留在北平，危險性很大，爲了他自身的安全，也爲了工作安全，在日本軍隊未進北京城以前，就先讓他離開。

第二年（一九三八）三月，我調後方工作。台兒莊大捷以後，我到河南督察工作。十月到達陝縣。陝州組組長是李仰文（希純）兄，我的中學學生王和林任電台台長。這個組織，是準備陝州淪陷後，潛伏工作的。和仰文見面後，他才告訴我，冠山在晉南犧牲的情形。

在晉南被敵殺害

二十七年春天，李仰文偕李果諶、鮑步超、羅夫之、袁寄濱等，由晉南退到潼關。也就是湯恩伯否認了十三軍游擊隊存在，使李果諶在山西不能立脚，不得不退到潼關。這一天早上，仰文正在吃豆漿燒餅。冠三從西安來，也來吃豆漿，兩個人碰到一起。

「你打算到那裏去？」仰文問冠三。

「我要去運城。」冠三說：「今天就得渡河，遲了恐怕過不去。」

「就是你一個人去嗎？」仰文又問。

「還有電台和交通。」

「今天早上，砲聲隆隆。」仰文知道了冠三去運城，是建立機構，對他說：「敵人好像正在向南進攻，你何必今天就渡河呢？最好等候一兩天，看看情況變化如何，再定行止。」

「不行，」冠三說：「命令要我儘快渡河，務必在敵人到達運城以前，我先在那裏架設好電台，能夠

和西安通報。我是在和敵人競賽，要搶到敵人前面才行。」

「你從未去過運城，建立淪陷後的電台，這樣倉促，談何容易？根據砲聲推斷，敵人距離風陵渡不遠，可能已經佔了運城，你不可能搶在敵人前面。還是等候兩三天，看看情況再說吧！」

「不行，我們的紀律很嚴，不遵照命令，是要受處罰的。無論如何，須先到運城，顧不了其他。」李冠三慷慨地說，大有「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淒涼悲壯氣氛。

仰文不能再說甚麼，既然不能阻止冠三渡河前往晉南，祇好到黃河岸邊，送他上船渡河。果然，從此一去不復還了。事後得知，他渡河以後，不繞走僻靜小徑，而是沿公路，大搖大擺往北走。敵人佔了運城，繼續沿公路向風陵渡推進。所以，冠三在公路上和敵人碰個正着，就在公路上被敵人用刺刀活活刺死。

要在運城建立秘密電台，應當在臨汾未淪陷以前，就着手進行。因爲建立秘密組織，秘密電台，必須有充分的時間準備，適當的掩護，敵人佔領後，不露痕跡，才能工作，才較安全。那有敵人正向風陵渡進攻的時候，要和敵人競賽，搶先到運城的道理。這件事又證明張毅夫陷害黃埔同學的毒辣手段，這叫借刀殺人，要李冠三去送死。

據中華民國大事記所載，三月一日「山西臨汾失陷」，九日「風陵渡之敵向北撤退。」則冠三死難時間，大概是三月三日前後。當時逃回來的交通王清源說，他看見敵人從對面而來，趕快逃離公路，冠三行動遲緩，沒有逃脫；他老遠看見敵人用刺刀向他和台長刺去。冠三死年三十三歲。

張鴻惠

清黨努力

張鴻惠字子仁，山西晉城人，省立第四中學畢業。性情爽直，活動力强。表面看來，似很魯莽。實則非常細心，很知輕重得失。我們同時在沙河（一名燕塘）入伍，編入同一個連，連長雲南盧俊泉，很了不起。三十七年在錦州被俘，不屈不撓，始終保持革命軍人的志節。

我們這一連，共有同學一百二十多人，籍貫相當複雜。東北籍有五、六人，甘肅三人，陝西五、六人，徐州四、五人，海南島四、五人，上海六、七人，江西四、五人，四川四、五人，福建五、六人，雲南三、四人，湖南十幾人，其他浙江、湖北、河北、廣東、廣西人都有。還有兩位朝鮮人和兩位越南人。我們山西同學和全連人數的比例，雖爲十二分之一，但以省籍而論，除了湖南，就算我們了。

我們十個人的態度，除了熊昌壽略有問題，我們九個人是一致的，都是忠於國民黨的。人多勢重，熊昌壽雖然和我們有距離，但是始終沒有和我們作對，也沒有陷害過我們。十六年三、四月間，成立騎兵營，吳月卿入騎兵營，我們還有八個人，仍然不是可以忽視的力量。

共產黨在黃埔橫行覇道，拿上三大政策（聯俄、容共、農工）做護身符，也作爲壓迫國民黨同志的工具。他們說三大政策是總理孫先生定的，誰說共產黨半句不是，誰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三大政策，反三

大政策就是反革命。連黨部開會，共產黨分子就會批評你，鬪爭你，甚至關禁閉，開除。我們第一團第十一連共產黨的勢力很厲害，黃埔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就有兩人，江西胡其圖是執行委員，四川張俊士是候補委員。

我們幾個人拿定主義少說話，甚至不說話，連黨部開會，祇聽不說，被迫不過，扯幾句淡話，表示我們不行。禍從口出，不說話，就不會被共產黨抓住小辮子，就不怕他們鬪爭批評。張子仁遵守我們決定的不說話，少說話的原則，沒有招惹麻煩。

國民黨同志因爲受共產黨壓迫欺侮太深，人人個個恨在心裏，敢怒而不敢言。一旦發作，如黃河決堤，其勢凶猛，一瀉不可收拾。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廣州發動清黨，黃埔軍校因爲教育長方鼎英中將袒護共產黨，遲遲不進行，放走眞正的共產黨分子，等到各連同學自動起來清黨，已經遲了。各連同學非常振奮，自動起來組織，連排長都不敢過問。我們的營長鄧子超把政治教官放走，認爲他有問題，由同學們把他看管在營部。張子仁是我們十一連清黨最熱心、最積極的。

張黃事變後，佔據黃埔，由共產黨楊樹松代替李揚敬爲教育長，清黨時逃走的共產黨同學，都跟着張發奎回到廣州，回到黃埔，張子仁是清黨的努力者，怕共黨清算，逃離黃埔，逃離廣州。

張子仁逃到京滬，爲了暫時生活，也和其他同學一樣，到杭州學生總隊。十七年二次北伐，他沒有參加宣傳隊，赴南京升學，選擇砲科，編入砲兵大隊第三中隊。這一隊同學，現在臺灣的，有易國瑞、姚盛

齋、劉建章、靳汝民、葉枝芳等多人，

晉城縣長

軍統局在山西的機構，成立於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夏天，張子仁和薄有錂（黃埔四期）、郭文年（黃埔四期）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同太原工作，他們是受完訓練派來工作的。他們對靳易夫很不滿意，我夾在中間，頗爲吃力。爲減少磨擦，請郭文年同晉西，張子仁同上黨工作。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戴雨農將軍隨委員長到太原，把郭文年調走，張子仁仍同上黨。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我離開山西，二十八年同太原督察工作，也沒有和子仁見面。一直到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我偕同十位青年同志上太行山，建立軍統局的晉東南站，並協助二十七軍協調地方工作。由洛陽出發，鐵謝渡過黃河，通過敵區，從博愛上太行山，到達玄壇廟休息兩天。

玄壇廟這個山村，成爲博愛縣政府所在地，又爲上下太行山的必經之地。來往的人很多，奇形的繁榮起來，非常熱鬧。過玄壇廟三四里，就進入山西晉城縣境，第二站是柳樹口，晉城縣政府所在地。太行山南端缺水，靠積聚在山上凹地的雨水，維持生活。龐炳勛將軍住在柳樹口時，鑿井一眼，地方人士認爲公德無量，名爲龐公井，以爲紀念。

我們一到柳樹口，就聽說張子仁在這裏。安頓好住地，我立刻依照別人的指示，去找他。他趕緊爲我

們十一個人準備晚餐。山區物資缺乏，準備十一人的晚餐，確實不易。太行山的主食，小米是最好，吃白麵大不易。而子仁却給我們弄來白麵和猪肉，是很豐富的晚餐。

我既和他取得聯絡，他就得工作，抗戰時代，不允許藏在山區做寓公。三十年（一九四一）中條山會戰失敗，二十七軍奉命和太岳區的九十三軍，調往黃河南岸。剛到太岳區，就和尾追九十八軍的敵人相遇，軍參謀處長、各科長、副官處長、通訊營長都被敵人俘去，軍部損失慘重。

當時各縣縣長，都是由軍師委派軍師的幹部充任，一旦軍隊有行動，縣長都跟着軍隊行動，縣長離開縣境，縣政府也離開縣境，成甚麼話？這種縣政府，太不健全，於是我向范軍長建議，各縣縣長，應由地方人士擔任，縣政府才能健全，行政才有效能。軍長雖然贊同我的建議，但要各師長放棄他們的權力，却不簡單，經過多方面努力接觸，才得實現。

軍長要我提出人選，陵川不是敵區，由軍長自己決定。敵區縣長由我提出，壺關縣以縣黨部書記長馬子駿（成驥）任縣長，長治縣以前縣長聶吉甫（士慶）爲縣長，高平縣以縣黨部書記長姬梅軒（鎮魁）爲縣長，張子仁(鴻惠)爲晉城縣縣長。軍長要我和各師長交換意見，獲得他們的同意，才算定案。後來敵區工作擴展，聶吉甫呈報軍長，以田慰農（畯）爲屯留縣縣長，李巨源(泉)爲長子縣縣長。這兩縣原歸太岳區，九十三軍離開後，太岳區已無我們的縣政府存在。范軍長批准以後，這兩縣才又有了中央軍的縣長。

這幾位敵區的縣長：聶吉甫、姬梅軒、張子仁、田慰農、李巨源都是勇敢善戰，足智多謀，熱愛國家

，不可多得的人才，幹的有聲有色。田慰農和李巨源完全是游擊縣長，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以長治縣境爲基地，不時到屯留和長子去活動，敵人無法捉摸，兩縣的老百姓却有了憑恃，覺得有了國家的力量。

聶吉甫的長治縣政府，姬梅軒的高平縣政府，都在軍隊步哨線以外三四十里的敵人佔據區域的邊緣。他們不要軍隊來保護，反而在掩護軍隊。張子仁的晉城縣政府，在陵川通往豫北的交通要道上，衛護着上下太行山的安全。長治、高平、晉城三縣縣政府的權力，可以伸展到敵人佔據的縣城內，城裏的商人自動送來稅款。敵佔據區的村長都和他們的縣政府有聯繫，不經認可，誰也不敢擔任敵僞村長。這些村莊都派民伕運送軍糧到軍區各部隊，這是以前的縣政府所做不到的。

這幾位縣長和縣政府全力支持我對敵僞的工作，幫助很大，使我在太行山的工作，發生了很大的威力，我對他們的感謝，簡直無法表達。

最遺憾的是壺關方面，馬縣長以爲豫八師師長陳素農將軍對他好，祇要應付好陳師長，就可作爲靠山，不買軍部的賬，不願意幫助我的工作，我也不能勉强。所以，他間接幫了敵人的忙，我在壺關很少同敵人接觸，遠不如長治、高平、晉城三縣，對敵人的威脅。

張子仁是軍統局的工作同志，所以對敵工作更爲重視，以王守雯爲縣政府的股長，專負對敵工作，對敵破壞，游擊作戰，收穫很大。又因爲他是軍校同學，二十七軍各級軍官都是軍校出身，所以和駐軍相當融洽。

博愛縣長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太行會戰，二十七軍軍長已由劉建一（進）將軍接任。過去敵人攻擊太行山，係東西兩面敵人，各自爲政，短則三四天，長則十多天。這次進攻太行山。係東西兩方面敵人協同作戰。先由平漢路的敵人向西攻擊林縣的四十軍，道清路的敵人攻擊輝縣的新五軍，接着駐上黨的敵人向東攻擊二十七軍，成了穿梭式攻擊，織成攻擊網，穿擾太行山區，時間延長到一月以上。

敵人攻擊太行山，一次比一次深入持久，將來的情況，可能更壞，應當作最壞的打算。戰爭結束後，我到輝縣新五軍和平漢鐵路破壞總隊，看看那邊的同志。回來沿太行山南端，由東往西，經輝縣、修武，到達晉城。這一帶，山勢崎嶇陡峻，易於防守。如果在這一帶秘密儲存必要的糧食，萬一太行山環境惡化，甚至於國軍不能存身，將各縣地方武力集中在附近，以抵抗敵人或共產黨，還可以存在，掙扎一段時間。

儲存軍糧，祇能靠張子仁去進行，在晉城和他見面後，把我的計劃告訴他，他並沒有反對，也沒有提出異議。我告訴他，姬梅軒和田慰農的武力，相當强大，和晉城合在一起，就可觀了。我的計劃，在我離開太行山以前，曾和姬梅軒在陵川城外，談了一個多小時。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一月二日我離開太行山，三四月間，敵軍又圍攻太行軍區，孫殿英表面上投敵

，到了新鄉。龐炳勳被俘，二十七軍也潰不成軍。兩三個月時間，張子仁也無法儲存軍糧，我所說的計劃，自然也無法實現了。敵人替共產黨清除了我們的力量，自然共產填充了這個地區。

三十三年第一戰區成立「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我任總隊長，因洛陽淪陷，工作幾陷停頓。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春，我調陜壩中美合作所第四訓練班副主任，工作總隊長呈准由張子仁接替。

我和文念觀（强）在西安晉謁司令長官陳辭修將軍。

「你的身體好了嗎？」洛陽撤退時，我害了一場回歸熱，整整病了半年。陳長官不知怎麼知道我生病，不待我們開口，就先問我身體是否康復。長官對部屬的關懷，令人萬分感激。

「好多了，謝謝長官。」

「你的辭呈我看到了，」陳長官問：「雨農派誰來接替？」

「張鴻惠，第六期砲科畢業，曾做晉城縣縣長。」

「好的，要他早日到職，你再離開。」

我離開工作總隊，非常倉卒。接到電話，從華陰到寶鷄，搭乘戴將軍的專機去陜壩。路過西安，祇在車站和家人及朋友們作了十分鐘話別。沒有和張子仁見面，抗戰勝利後，赴重慶，路過西安，也沒有看到他。

黨政軍工作總隊係作戰時機構，抗戰勝利大概奉命結束了。子仁做過戰時的抗戰縣長，做得不差，可

能河南省政府早有所聞。戰後的河南省政，眞是百孔千瘡，好些縣份都被共產黨佔據，或控制大部分地區。爲了開展各縣政府收復工作，想到借重張子仁，委他爲博愛縣長，博愛和晉城是鄰縣，無異是張子仁的家鄉。

這時懷慶府一帶，幾乎爲共產黨全部控制，因爲太行山早已落入共產黨手中，根深蒂固了。共產黨非常痛恨張子仁，這個時候去做博愛縣長，簡直是羊入狼羣，怎樣結果，不言可知。據說死的很慘，有人說是剝皮而死，有人說鬪爭後，活活打死的。

王和衆

山西省黨部衞隊長

王和衆字正生，山西交城縣洪相村人。私立太原平民中學第一班畢業。現在臺灣的立法委員張子揚、郭紫峻和國民大會代表蘇九一（夷士）都是他的平中同班同學。大陸變色後，共產黨以穆光政慘案爲藉口，將他殺害於太原。時年四十三歲。

十七年第二次北伐，王正生也參加了北伐宣傳隊工作。返回軍校升學，編入步兵第三大隊第十中隊。十八年（一九二九）畢業後，曾到綏遠工作。十九年（一九三〇）中原大戰爆發，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遷往天津。迨大戰結束。汪兆銘主持的擴大會議散場，山西省黨部又從天津遷回太原，仍在東緝虎營省議

會舊址辦公，王正生到省黨部工作，任警衛隊隊長。

內亂剛平定，外患接踵而來。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發生，全國憤怒，羣情激昂。各地學生紛紛赴京請願，要求對日本作戰。這樣好的機會，共產黨絕不會輕易放過，於是滲透、控制、操縱，使神聖純潔的愛國運動，逐漸變質，演變成反國民黨，反國民政府的暴動。各地學生要求到南京請願，霸佔車站，佔據火車；或則臥軌，阻止開車，破壞交通秩序。到南京請願的學生，打傷外交部長王正廷，跑到中央黨部，打傷中央委員蔡孑民（元培）先生，已經是無法無天了。

太原的學生也遊行請願，要求省政府派火車，送他們到南京請願。領導這次學生運動的，是戎伍勝。當時省政府主席是徐次宸（永昌），教育廳長爲苗告寶。請願的學生到達省政府前面時，省政府正在開會，徐主席要教育廳苗廳長出去勸導學生。殊不知戎伍勝的目標就是苗廳長和山西省黨部，他一露面就惹火燒身了。

於是向省政府請願，一變而爲攻打教育廳和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要火車到南京請願，祗是藉口，現在才落實了。打完教育廳，再去攻打省黨部。六年以後證明，戎伍勝是共產黨，在表面上和閻伯川先生合作的很好。閻先生很信任他，讓他們組織新軍，結果，閻先生上了大當，吃了一次大虧。

中原大戰結束，閻伯川先生去了大連。實際上軍政實力仍舊控制在閻伯川先生手中，山西省政府主席還是很聽他的話。山西省黨部在這個時候，做了一件很大的錯誤，他們反對閻伯川先生回晉，理由是怕死

灰復燃。從表面上看，好像很有理由，實際上，山西的舊勢力並未解體，並不是死灰，阻止不了復燃，却和閻先生結下深仇大恨。

平心而論，省黨部不但不應該阻止閻先生回晉，還應當敦促他早日返回。爲什麼？因爲大連是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前進基地，閻先生落在日本軍閥的掌握之中，是非常危險的。假如被日本人利用，對國家很不利。省黨部不去搶救他脫離虎口，反而反對他回晉，不但結下仇恨，也是不够深謀遠慮。

省黨部得到戎伍勝率領學生攻打省黨部的消息，最好的辦法，是唱一次「空城計」，全部人員携帶重要文件，離開省黨部，讓他們去攻打。頂多搗毀一些傢俱，破壞一些門窗而已。而省黨部却沒有這樣做，硬守候在省黨部，等候他們來攻打，正中戎伍勝的下懷。他就怕不抵抗，他的目的不在搗毀門窗傢俱，是要製造慘案。省黨部成了空城，他的慘案就製造不成了。現在省黨部和他成了對峙局面，戎伍勝笑了，省黨部命中註定失敗了。

所謂穆光政慘案

學生們集聚在省黨部的前面，省黨部的衛隊守候在圍墻後面。突然槍響了，學生穆光政死了，慘案造成，戎伍勝和山西當局的目的達到了。當時我率領平民中學的學生也在場，不過距離省黨部遠些，根本沒有聽到槍聲，祇看見前面的隊伍，突然亂了，學生們也逃散了。有人在喊，打死人了。我才知道發生慘

案。

慘案一發生，軍隊立刻開到省黨部，予以佔領，把省黨部的委員和職員一律逮捕。那些軍隊好像守候在省黨部附近，學生們攻打省黨部的時候，他們不管，慘案發生，立刻佔領省黨部，好像是計劃好的。很明顯地，是一個陷阱，而省黨部的委員和職員，不知躲避，硬要跳進去，多麼不聰明，令人歎息。

當時被拘留在省黨部的委員是姚大海、李敏、韓克溫和蘇壽余，職員是王和衆、王琚等十多人。不久送往後霸陵橋榮鴻臚的警備司令部，算是正式逮捕了。榮鴻臚和省黨部的委員平時都有交往，現在却成了他的階下囚，覺得很不好意思。對他們表示，這是閻先生的意思，他毫無能力幫忙。不過在生活方面，他當儘力爲之，不使大家受制。

這件事對中央方面來說，很失面子。省政府主席是國民政府委派的，不是閻伯川先生任用的。學生們圍攻省黨部的時候，他不管，穆光政死了，軍隊立刻佔領省黨部，把省黨部的委員職員一齊關起來，死了一個人，要關幾十個人，成甚麼話？中央還有甚麼威信？

「你的衞隊爲甚麼要開槍闖禍呢？」我到警備部探望被捕的各位同志時，我問衞隊長王正生。

「那裏有這回事？」王正生說：「我的衞隊沒有携帶一粒子彈，事先我曾一一檢查，怎麼會開槍打死人呢？明明是他們自己打的黑槍，打死穆光政，製造慘案，向省黨部栽贜。」

這個案子經中央和山西省政府一再交涉，拖延了好幾個月。最後中央命令山西省政府，把這個案子移

送開封地方法院審理。省政府主席徐永昌雖然不能不聽閻伯川先生的話，但也不敢不服從中央的命令。二十一年才將全部被關的人員送往開封。

開封地檢處以打死穆光政的那一粒子彈，和山西省黨部衛隊用的槍支不符合，證明打死穆光政的這一粒子彈，不是山西省黨部衛隊打的，山西省黨部人員根本無罪，不起訴開釋。山西省黨部不能再回太原，住在開封，又成了流亡省黨部。查山西省黨部自從十六年公開，到二十年，祇有短短五年，十九年流亡天津，現在二度流亡開封，令人浩歎！

參加軍統局工作

王正生在開封地檢處，無罪開釋後。省黨部成了流亡省黨部，養活不起太多的工作同志，王正生祇好離開開封，另謀出路。他到達南京，正趕上復興救國運動，如火如荼，於是參加了戴雨農將軍領導的特務處工作，派往綏遠，在邊疆建立機構。

九一八以後，政府決心對日本軍閥一戰，爲爭取勝利，必須先有充分的準備。第一步必須做到知己知彼，知彼不知己不成，知己不知彼更不成。所以，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四月一日，戴雨農將軍奉命成立特務處，後來成爲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第二處，抗戰軍興，調查統計局由戴將軍主持，簡稱軍統局。王正生成了最初參加這項工作的一員。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他又在杭州受過訓練，抗戰期間，大部分工作是在敵後。財政部緝私署成立，戴將軍兼署長，王正生曾任甘肅省緝私處武威查緝所所長。後任晉東南站站長，因太行軍區瓦解，情況轉變，建樹很少，此亦無可如何者。

大陸變色之前，他在上海遇到二十五師師長李海涵（有洪），他們同村，又是高小同學，留他主持二十五師的政訓工作。大概他負有別的任務，沒有接受李師長邀請，偕來臺灣。

不料大陸變色不久，王正生就被共產黨逮捕，說他是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衛隊長，要他負穆光政慘案的責任。當然，共產黨不會承認開封地方法院的判決。殺穆光政的眞正兇手是戎伍勝，他是勝利者，可以顚倒是非，把慘案推到國民黨人身上。王正生解回太原被殺害，以同一罪名被害者，尚有李晉亭（汾）和李時齋（敏）兩先生。

常勝將軍李海涵

一石二斗芝蔴大官

兒時常聽老人們講故事，講得趣味橫生，百聽不厭。

我們山西交城縣的風水本來很好，後來來了一位名叫趙吉士的南方人，做我們的縣太爺。他懂得看風水，一眼看到我們交城的風水太好了，非常羨慕，又非常妒忌。於是，打定主意，要來一個澈底破壞。城裏武攀龍（官給事中）武家，有一石二斗芝蔴那樣多的大小官兒。趙吉士妒忌武家的官兒太多，一發狠，安裝了一盤石磨，放上一石二斗芝蔴，武家的官兒就被碾壞了。他怕遺漏一兩粒芝蔴，還在磨盤底下，放置了一隻石鷄，去吃漏掉的芝蔴，不讓武家留存半個官兒。這個故事聽來好像有些荒唐，很難使人相信，因爲誰也沒有看見過那盤石磨和那隻石鷄，不過說說罷了。可是，趙吉士爲要破壞我們全縣的風水，硬把我們縣城的北門改向東面，却是人人可以看見的事實，不容許你不相信。

出太原新南門（首義門），往西南有一條公路，經過晉祠、清源縣城、清源高白鎮、交城夏家營、義望村（城東十里）、交城縣城、洪相村（城西十里）、文水開栅鎮，文水縣城，一直通到汾陽縣城。這些

城鎮都在太原盆地的西北邊緣，左邊是太原盆地的大平原，右邊緊靠着重重叠叠的高山，北接雲中山脈，西連呂梁山脈。

北方的山，多半是童山，山上光秃秃地沒有樹木，看起來不美不秀，着實不受看。祇有我們縣城北門外五里的卦山，眞是鶴立鷄羣，長滿了翠綠的柏樹，氣派非凡。北門朝向這樣風景如畫的名山，就是外行人看來，也會覺得風水不差。趙吉士偏偏不讓我們的北門朝向北面，不讓對着卦山，不是把風水破壞了嗎？

原來，我們縣城的北門外面，加添了一段圈城，把北門圈起來，成了兩道城門。原來的北門雖然仍舊向北，却被圈城擋住，而圈城的城門又改向東面，這樣一來，好風水自然就被破壞了。這一段圈城究竟是不是趙吉士增建的，現在無法考證。假定，的確是趙吉士增建的，我想，一定也有他增建的理由。很可能是基於軍事上的需要，爲了防禦西山寇攻城的原故吧？絕對不是甚麼破壞風水。因爲，我們交城縣的風水好壞，對他趙吉士有甚麼不好，有甚麼防礙？爲甚麼一定要破壞呢？以一個堂堂正正的趙吉士，爲甚麼要幹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勾當呢？

說也奇怪，近兩百年來，我們交城縣的確沒有出過甚麼人才。就以民國初年說吧！在縣外做事的人，寥寥可數，像城裏的解九箴、夏家營的田寶年、田家山的任興緒、王植三、覃村的靳子潔、洪相的王和暢、鄭村的連效禹等，都是爲人作嫁，沒有獨當一面，有所作爲。我們義望的王師武（他的長公子王敬中於

三十八年太原城破時殉難，爲太原五百完人之一）因爲做趙次隴（戴文）先生的秘書多年，才有機會做一任縣長，又因不善處理事務，沒有幹多久，就下臺了。他們這些人的成就，遠不如做生意的買賣人，像段村的馬子駿是太谷萬聚恆、萬泰恆的財東，全縣的首富；西門裏的徐濟川是大德通駐濟南的老板，段村的任量才是大德通駐北平的老板。（民國以後，山西的票號祇剩下大德通一家，後來改成銀行）。

軍人做到將官的，祇有洪相的李海涵（有洪）和我兩個人，而我們兩個人結束軍人生涯，又結束得非常慘。李海涵滿懷憂鬱，七年前死於癌症，距離六十歲生日，還差一個多月。我們失敗，果眞是受了風水被破壞的影響嗎？禍福無門，咎由自取。我們失敗，祇怪我們自己不行，脾氣不好，既然用不着怨天尤人，更何能怪到三百多年前的趙吉士呢？

交城風水趙吉士破

趙吉士安徽休寧人，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年）辛卯舉人，參加過壬辰（一六五二年）、乙未（一六五五年）、己亥（一六五九年）三次會試。乙未那一次會試，文章做得很不差，就因爲文章裏面有一句「不予人以可托」，犯了房官「于可托」的名諱，結果名落孫山。己亥會試，好像也沒有考中進士。趙吉士書讀得不少，才華很高，就是科場不利。著有萬青閣全集、林臥遙集、寄園寄所寄等書。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年）到我們交城縣做縣太爺，那時交城山裏有夥強悍的土匪，我們相沿叫做「西山寇」。趙吉士說：「

交山盤結千里，通數省。賊自明末據其中，數十年，官吏無敢至其地。」他又說：「交城縣北背山，東連太原，西達邊徼。盜賊出沒不測，兵至則遁，路險不可窮追。」

趙吉士很有謀略，很有膽識。到任以後，先了解實際情況，決定從肅清內部着手。原來交城營的營兵，半數以山民充兵，西山寇就利用這種機會，讓他們的子弟和嘍囉們混進官軍裏面當兵，結果成了兵匪不分。趙吉士認清楚這就是土匪剿不清的主要原因，呈准兵部，交城營和太原營一年一換，成了定例。官軍裏面潛伏的匪諜調走，官兵的作戰力量，自然加强了。他又把居住在城裏，惡勢力很大，暗中通匪的撫院舍人田福捉起來，田福畏懼，在監牢裏自殺。土匪沒有內應，不敢再來攻城。趙吉士整肅了內部，健全了內部，再收買覺悟的土匪，讓他們去分化土匪，瓦解土匪，運用非常成功。

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年）趙吉士將城西北一百四十里，廢置已久的靖安堡，加以修理，屯駐官兵，設守備。趙吉士既有膽量，又很勇敢，親自統率部隊，深入山區，到達靖安堡，進駐東城底。入山二十六天，擒獲土匪頭目二十二名，安撫山民一千四百三十七家。

最後，他向巡撫建議，剿滅交城北邊鄰縣靜樂的悍匪李小黃毛（宗盛）。山西巡撫接納了他的計劃，發寧武協兵，自北入；發太原協兵，自東入，壓迫李小黃毛不得不向南逃竄。等他竄到雕巢，就食劉振家的時候，被預先埋伏的官軍逮捕，西山寇才澈底剿平。

趙吉士因剿匪有功，升戶部主事。可見趙吉士並不是讀死書的書呆子，更不是江湖術士；而是足智多

謀，能文能武，雄才大略，很了不起的人才。「大清一統志」把他列爲太原府的名宦，不是沒有道理的。不知甚麼原故，兩百多年來，在民間一直流傳着趙吉士破壞風水的故事，老人們談起來，有聲有色，津津有味。

我和李海涵是高小同學，五十多年前，在我們縣裏，縣立第一高小是全縣獨一無二的高等小學，也是全縣的最高學府。人們都說，高小畢業，就等於中了秀才，可以榮宗耀祖。可是守舊的人們，都對洋學堂抱有成見，沒有好感，甚至提起洋學堂，還有些害怕，都不願意送自己的子弟進高小。因此，高小招生，每年祇能招收一班，不過三四十人，還得縣政府向各村硬要硬派。我進高小的那一年，全校三個年級，共有四班學生，總數不過一百四五十人。李海涵他們那一年級，不知道甚麼原故，學生來得比較踴躍，編了兩班，第十二班和第十三班。海涵是第十三班，我遲去一年，是第十四班。論班次，海涵比我高一班，論年級，也比我高一年級。

李海涵高小畢業後，考入太原陽興中學。陽指陽曲縣，興指興縣，陽興中學係陽興十二縣的公立中學，凡屬陽興十二縣的學生，化費比較少些。滿清時代，山西全省分九府十六州（十個直隸州、六個府轄州）又八十五縣。我們太原府共轄十個縣和一個岢嵐州，十縣是：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徐（溝）交（城）文（水）嵐，興，人們叫做府十縣。到了民國，府一級行政機構取消了，州改爲縣，又增加四縣，全省成了一百零五縣。太原府屬的岢嵐州改爲岢嵐縣，徐溝縣又分出一個清源縣，連同原來的

府十縣，成了十二縣。因此，大家改叫成「陽興十二縣」。

縣黨部擡文昌星君

陽興中學畢業的學生，很少向省外發展，人才不多。可是李海涵他們那一年級，非常特出，非常例外，可說是人才濟濟。現在在臺灣的國大代表兼國民大會秘書長陽曲郭鏡秋（澄）、立法委員陽曲馬雨蒼（濟霖）、立法委員文水孫慧西、前臺灣省警務處主任秘書福建陳紹欽（宗榮）和李海涵五個人，或文或武，都是出人頭地的頂尖兒人物。陳紹欽是福建人，怎麼會是陽興中學的學生呢？因爲他的老太爺陳欽如（賓寅）先生在陽曲縣做縣太爺，所以，他的中小學教育，都是在山西完成的。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元月，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派我爲交城縣黨務整理委員，回家鄉整理黨務，這是我一生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爲家鄉服務。那時在縣黨部工作的同志，有城裏的呂金、下關的丁效伊、段村的任文瑋和閻生澤、洪相的李海涵和王和聲。

縣黨部的辦公室是第一高小旁邊的文昌殿。當年第十三班的教室就在文昌殿的西隔壁，所以，李海涵和文昌老爺做過整整三年近鄰。文昌老爺雄踞大殿的正中間，佔去全部面積的三分之一，空下的地方成了凹字形。辦公桌子祇好擺在文昌老爺的周圍，的確不成一個格局。

「民國以來，讀書人不再把文昌老爺當做主宰命運的神，整年沒有人給祂燒一柱香，磕一個頭。廟食

不繼，香煙斷絕，冷冷清清，在這裏坐冷板櫈。現在我們又把祂秘封起來，不透空氣，不見天日，還不如坐牢呢！實在沒有存在的必要。倒不如乾脆把祂老人家請出去，讓我們把辦公室擴充一下。我們大家商量過，都主張這樣做，不知道你敢不敢做主？」一天，李海涵對我這樣說。

「祇要你們敢做，我就敢做主。」我倒不是破除迷信，打倒偶像。假如把文昌請出去，我們不成格局的辦公室，就會變成一大間寬寬敞敞，很像樣的大辦公廳。一半可以放八張辦公桌子，一半可以作爲會議室，光線也會比原先加强好多倍。基於實際的需要，我贊成他們的意見。好在文昌老爺不比城隍老爺，城隍老爺有信徒，有羣衆，長年有人燒香磕頭。假如打倒城隍，會引起羣衆反對，惹出亂子，我們惹祂不起。文昌老爺的基本羣衆，本來就不多，少之尤少。現在這些知識分子又都揚棄了祂，不再捧祂，不再擁護祂。祂的存在與否，沒有人關心，也不會有人出面干涉。

那時大家都是二十多歲，不顧慮甚麼後果，天不怕，地不怕，勇氣十足，說幹就幹。記得，一天下午，快要黃昏的時候，海涵找來一條粗麻繩，套在文昌老爺身上，他在前面拉，要大家在背後推。大家正準備開始行動，任文瑋突然阻止動手，站在文昌前面，雙手合十，愼重其事地禱告起來。大家都以爲他滑稽可笑，看樣子倒是眞心誠意的在禱告。他說：「文昌老爺！請你老人家原諒我們！我們並不是故意同你過不去，同你老人家爭地盤。實在是地方太小，我們不够用，出於不得已。況且，神人不同道，大家混雜在一起，對你老人家也太不方便，還是請你老人家回你們四川梓潼的老家去吧！不要見怪我們！」

任文璋禱告完畢，大家開始動手。李海涵的氣力大，身體棒。他在陽興中學是一位運動專家，打籃球，踢足球，都有他的份。他又好打抱不平，人人都敬畏他三分。他曾同同學打賭吃饅頭，一口氣吃了一打，我們當時聽說，都不相信，可是的的確確他賭贏了。海涵在前面拉，一個人抵我們三四個。大家拉的拉，推的推，七手八脚，不到十分鐘，居然把文昌老爺從寶座上請下來。我們工作得非常秘密，但是不够仔細。文昌老爺身旁有兩個小童，搗毁得不够澈底，留下半個腦袋。當我們把搗碎的泥土傾倒在外面煤渣堆上的時候，被人家發現了。縣城本來不太大，人口又不很多，消息傳遞得非常迅速，縣黨部打倒文昌，第二天就傳遍全城了。

二十五師一支勁旅

李海涵和我打倒偶像，在我們交城縣，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壯舉呢。事後雖然沒有人對我們說甚麼，背後批評不好，甚至有些人不滿意，總是難免的。不過，許多來縣黨部的人，倒是異口同聲，一致稱贊我們的辦公室，够體面，够氣派。不幸，過了一年多，任文璋在家裏病故了。於是，人們傳說，他的死就是因爲打倒文昌的原故。那麼，像海涵和我流落他鄉，都在事業上失敗下來，在我們縣裏的人們看來，一定會說，那也是文昌老爺顯靈，在報復當年打倒他的一箭之仇。

時局像黎明前的黑暗，黑暗的非常可怕。太原的情形惡劣，氣氛緊張，完全是暴風雨來臨前夕的情況

。被閻伯川先生囚禁於五臺建安村的馮玉祥，已經於二月二十八日迎接到太原，階下囚變成了座上客。反對中央的政客們，汪精衛一系的大小頭目，在太原非常活躍。監察院長趙次隴先生勸閻先生懸崖勒馬，不要輕舉妄動，好像沒有發生多大作用。我在縣裏工作了兩個多月，在家中度過農曆新年。黨務已經整理完畢，向省黨部交代清楚，趕緊離開山西。

我本來擔任黃埔同學會（後改爲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山西通訊員，完全是義務職。三月底回到南京，留在同學會工作。沒有幾天，閻馮聯合反抗中央的中原大戰就爆發了。仗打了半年，一直打到十月，閻馮失敗，戰爭才結束。北平的擴大會議散場，搞分裂運動的政客們，也祇好作鳥獸散。

這一年秋天，李海涵和閻生澤由天津乘船南下，到達上海，我趕緊從南京去看他們。我覺得一個人沒有堂堂正正，硬硬朗朗的學歷，不論在社會上幹甚麼工作，都是很吃虧的，勸他們投考中央軍校，從軍報國。他們毫不遲疑，接納了我的建議。我趕緊返回南京，請同學會負責人黃珍吾兄給武漢的第八期第二總隊寫了一封介紹信，保送他們去投考。當我送他們登上江輪，駛向武漢的時候，好像看見他們步上康莊大道，前程似錦，充滿光明，心裏着實爲他們高興。

事情湊巧，有時候出人意料，比有意安排，還來的妥貼，這大概就是佛家所說的因緣吧？李海涵的大隊長，正好是我入伍時的排長雲南王月圃。他係第四期同學，很有見解，很有抱負，對人誠懇，是一位很忠實的國民黨同志。他同共產黨勢不兩立，曾經激烈鬪爭過。清黨以後，他對我有了較深刻的認識，非常

愛護我。我們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最知己的朋友。

王月圃知道李海涵和閻生澤是我的小同鄉，又是我勸他們去投考軍校的，對他們特別關照。後來閻生澤的身體過不慣軍校的生活，中途休學。海涵不怕吃苦，而且很喜歡軍人生活，從此鑄造成一位很卓越的軍事人才。相隔了二十七年，一直到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我們在彼此失敗以後，才碰了頭，眞是同病相憐，不堪回首。海涵每次談到他在武漢八二總隊，那一段學生生活，非常愉快，值得懷念。幾乎每一個星期天，他都要到他們的王大隊長家裏，打一次牙祭。

李海涵的術科非常好，操場的小動作，優美正確，對他以後帶兵，很有幫助。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冬天，他由中央軍校第八期步科畢業，派到二十五師見習。二十五師和第二師，都是九一八日本軍閥侵佔我東北以後，在長城各口，抵抗日本軍閥向南侵略，最有功，最有名的抗日勁旅。師長關麟徵陝西鄠縣人，軍校第一期畢業，能征慣戰，人們稱他常勝將軍。

挺進東北大軍出關

二十二年的春天，二十五師同日本軍閥在古北口打了三天三夜硬仗，打死敵人不少，但是犧牲也很大，關師長也負了傷。後來奉命向石匣集結整補，臨撤退的時候，留一個班在陣地掩護。這一個班祇有七名士兵，他們非常倔强，堅守陣地，打死四百多個敵人，才壯烈成仁。戰後，日本軍閥把這七個人合葬在一

起，建立了一座「支那七勇士墓」碑，表示崇拜勇敢成仁的英雄。就以這七個人來做榜樣，日本軍閥提起二十五師，都有些肅然起敬。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簽定所謂何梅協定，日本軍閥堅持二十五師和第二師撤離河北省，才離開長城前線。所以，李海涵見習和做排長的頭三個年頭，都是在同日本軍閥對抗的長城前線度過。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共產黨由陝北渡過黃河，侵擾晉西各縣，情況非常危急。二十五師奉命援晉，由潼關過河，乘同蒲車北上。因爲李海涵是山西人，對於山西的情形比較熟悉，語言沒有隔閡，容易和老百姓接觸，由他和其他山西藉的官兵們組成便衣隊，偵察敵情，蒐集情報，聯絡民衆，對於二十五師在山西剿匪作戰，貢獻很大。

海涵能守能忍。二十五師是一個頂好的隊伍，升級非常不容易。他在一四五團小砲連任排長，長達四年之久。一般軍校同學的通病就是，好動，沒有耐心，這一師不能升級，就跳到另外一師去。而李海涵在二十五師，前後二十年，一步一個脚蹤，從見習官、少尉排長，一直做到少將師長，他的守性和耐心，可眞了不起，不是一般同學能夠比得上的。

七七事變，二十五師開到華北增援，後來撤退到保定。剛好一四五團有一個連長的空額，在排長當中，有兩位夠資格升任連長的第八期同學。團長對李海涵說：「某某是八一總隊，比你早畢業幾天，先讓他升連長吧！以後有機會，你再來升。」

李海涵回答：「報告團長：我是來革命的，我是來抗戰的，不是爲升官來的。請團長不必介意，連長就讓他升吧！我不在乎這個。」然而，那位升任連長的同學，却沒有多久，就陣亡了，天下事就是這樣有幸有不幸。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李海涵升爲一四五團小砲連的連長。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七月，升任少校團附，九月任少校營長，這一年升得相當快。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升任七十三團的中校副團長。五十二軍是二十六年成立的，關麟徵任軍長，轄二十五師和第二師兩個師，二十七年一九五師成立，也歸五十二軍指揮。二十七年春天，臺兒莊大捷，秋天武漢會戰，以及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長沙第一次大捷，五十二軍都是戰績輝煌，殲滅不少敵人。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敵人在越南海防登陸，我政府爲防止敵人從越南向我進攻，五十二軍調到桂越邊境的靖西一帶駐防，鞏固西南國境。關麟徵將軍爲了加强軍的團結，把第二師、二十五師、一九五師三個師的各團插花開，每一師都有其他兩師的一個團。李海涵的那一團，由二十五師調到第二師，成了第二師的第六團。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元月，五十二軍改爲遠征軍，八月初攻入越南，佔領清水河、岩脚等地。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開到海防，接受日本部隊投降。不久又奉命接收東北，十月三十日開始從海防乘輪船北上。十一月七日軍部及二十五師由秦皇島登陸，接着第二師於十一月十日到達。這時候五十二軍的軍長是趙公武將軍，第二師師長爲劉玉章將軍，轄第四團、第五團、第六團三個團；第二十五師師長爲劉世懋將軍，轄第七十三團、七十四團、七十五團三個團。

蘇俄赤色帝國主義，爲達目的，不擇手段，不顧中國抗戰的艱難困苦，竟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和日本在莫斯科簽訂「中立友好協定」助長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氣燄。當時我正在太行山二十七軍工作，同志們從敵區帶回日本報紙朝日新聞，上面刋登着在莫斯科簽約以後，松岡洋右和莫洛托夫擁抱着的照片，肉麻、噁心，這般傢伙不知道人間的羞恥，也不知道天地間的公道是非。

烏龜戰術伸縮自如

等到美國在長崎、廣島投下原子彈，蘇俄知道日本不能再打了，立刻翻臉，在日本投降的前兩天，對日宣戰，次日，卽向我東北進兵。日本人既已放下武器，不加抵抗，老毛子如入無人之境，進展非常迅速，很快侵佔了我們的整個東北。蘇俄進兵我東北，完全是乘火打刼，强盜行爲。他們在東北奸淫擄掠，無所不爲，和土匪一模一樣。一方面搶運我東北的物資，破壞工業設施，拆走機器。一方面掩護中共的部隊，進入東北，利用收繳日本軍隊的武器，予以裝備。

中共冀熱遼邊區李運昌的兩個旅，由陸路竄到東北，佔據了北寧路和沿線地區，後來和我十三軍對峙於長城山海關到九門口一線。林彪的部隊則從海路，由膠東半島乘船，運到東北，佔據了整個遼東半島以北的地區，阻礙國軍接收東北。

五十二軍抵達東北以後，轉戰於遼東半島一帶，整整三年。在這三年中，李海涵指揮着第二師的第六

團，和兵力强大的共產黨部隊周旋。他的軍事天才，在這段時期，發揮的淋漓盡致。其他部隊或多或少都有些損失，有的部隊一再整補，唯獨李海涵指揮的第六團，像鋼鐵一樣堅强，始終保持完整，沒有吃過一次大虧。不論大戰小戰，幾乎每戰必勝，共產黨簡直鬪他不過，而他自己又從來沒有負過傷。因此，人們都說李海涵是福將，又取笑他，說他用的是烏龜戰術，能伸能縮，才能不打敗仗，不吃虧。其實，李海涵所以不吃虧，是由於處處小心，事事思考，謹愼穩當，絕不草率馬虎。所謂烏龜戰術，不過是不稱快一時，旣不圖僥倖，也不做無謂的犧牲。兵法說：「强而避之」，打不過敵人，不妨暫時退縮躱避，有好機會，就着着實實幹他一下。和共產黨打仗，這種戰術，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最好不過。李海涵還有一個特長，記憶力特別强。經過的事情不會忘記，見過一次面的人，就會記住姓名。他對全團的士兵，幾乎可以叫出每一個人的名字。這是統御部隊最優良的條件，因爲能够認識每一個士兵，才能建立彼此的情感，沒有隔閡；才能上下一心，精誠團結。

人和人相處，機緣非常重要。第六團團長平爾鳴（軍校第四期，陝西人）非常看得起李海涵，認爲他是很了不起的人才。對他的這位副團長，非常信任，事無鉅細，都交給副團長去處理。而李海涵對於平團長又是忠心耿耿，任勞任怨，毫不推卸責任，一定要做得妥妥貼貼。就因爲團長副團長能够共信互信，精誠團結，才使第六團成爲最堅强的部隊，百戰百勝的部隊。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五月，平爾鳴升任第二師副師長，李海涵升任第六團團長。三十七年（一九

四八年）元月，第二師奉命掃蕩瀋陽以西地區敵人，以第六團爲前衛。那時師長劉玉章到南京去受訓，平爾鳴以副師長代理師長。

第六團抵達瀋陽西南的小新民屯，李海涵分批派出去的便衣，沒有一個轉回來的。他感覺到情況很不妙，很不平常。他推想，這些便衣一定被敵人捉去了，而且敵人的兵力一定很强大，佈置得很周密，他的便衣才會沒有一個漏網的。他又想，可能敵人正在前面張好口袋，等他的部隊鑽進去，就可以以大吃小，以多勝寡。李海涵不上敵人的當，下定決心，絕不冒險輕進，等等再說。

一會兒，平師長也來到小新民屯，看見第六團按兵不動，非常不滿意，責問李海涵：「你們爲什麼呆在這兒？怎麼不前進呢？」

「報告師長！前面的情況不明瞭，派出去的便衣，沒有一個返回來的。以我判斷，敵人埋伏在前面，兵力一定很强大，佈置一定很周密，我們的便衣大概都被捉去了。我覺得，我們不能冒險前進，前進一定要吃大虧。」李海涵這樣回答。

「好！我們立刻向楊士屯撤退。」平師長聽完李團長陳述，毫不猶豫，立刻下達命令。

天兵天將自天而降

長官部認定瀋陽、遼中、遼陽三角地帶的敵人主力已經北撤，是不確實的。實際上，小新民屯以南的

敵人，在三萬人以上。敵人已經佈置好口袋，正在等待我軍鑽進去。不料李海涵小心謹愼，平師長又很相信他，對他的判斷確信不疑，才沒有上他們的當。第六團不但沒有前進，反而迅速撤退，敵人眞沒有料到。等到發覺，爲時已晚，趕快跟蹤追擊，沒有追上，沒有討到便宜。第二師部署周詳，掩護得法，第六團沒有被敵人吃掉，沒有損失一兵一卒。並且在雙樹屯附近，還打垮敵人的一個團，打了一個小小的勝仗。這就是平爾鳴相信李海涵的具體例子。

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爲了達成接收東北的任務，決定以僅有的十三軍和五十二軍兩軍的兵力，向前推進。二十五師於秦皇島登陸後第六天，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越過萬里長城，向右邊迂迴，進行得非常順利，於十七日佔領綏中，打開進入東北的大門。

緊接着以興城爲目標，於二十一日開始攻擊，十三軍的五十四師，和五十二軍的二十五師正面攻擊部隊，沿北寧路兩側，向前挺進，隨時掃蕩沿線的敵人。以第二師爲迂迴部隊，從西邊迂迴前進，迂迴部隊又以第六團爲前衛，二十日黃昏，抵達舊門後，略爲休息，就向興城急進，企圖截斷興城敵人的退路。他們的行動迅速而且秘密，並且派遣各營副營長率領便衣，先行搜索前進。將近午夜，抵達興城西北下炸山一帶。二十一日零時過後，便衣先後返回報告，興城及興城以西地區的敵人，大半撤退，興城的敵人，不過二三百人。師長劉玉章將軍得悉這種情況，認爲興城已經沒有進攻的必要，留給正面攻擊部隊去收復。於是，當機立斷，決定越過興城，迅速佔領錦西，這樣就可以截擊興城後退的敵人。同時以第六團爲攻擊

部隊，向錦西挺進。

前面說過，平爾鳴團長非常信任他的副團長，所以，第六團攻擊錦西的部署，由李海酒負責來策劃：以第三營王秀峯（山西崞縣人，中央軍校第十期砲科畢業）營爲主攻部隊，由團山子攻擊錦西，先行佔領車站，再掃蕩市區。第一營張文博營由團山子北側，經劉臺子前進，包圍錦西東北，截擊錦西敗退的敵人，並阻止由高橋方面增援。第二營張晴光由團山子南側前進，佔領五里河，攔擊興城向北撤退的敵人。

部署既定，二十三日兩點五十分由下炸山出發，還沒有拂曉，就到達團山子西邊的高地。各營利用破曉前的黑暗，行動秘密，接近敵人，敵人絲毫沒有察覺。團山子工廠區和連山車站（錦西）的敵人，正忙着搬運物資，預備逃走。王秀峯營長指揮他的第三營，進展神速，像閃電一樣。通過團山子，敵人的哨兵居然認做他們的友軍，被王營俘虜了一百多人，立刻攻擊連山車站。敵人覺得來得有些突然，以爲天兵從天而降，驚惶失措，不敢抵抗，四散逃命。王營長輕而易舉佔領了車站，站穩脚步以後，立刻掃蕩市區，肅清敵人，完成百分之一百的任務。錦西的敵人大部分向葫蘆島逃竄，有些向北逃跑，也有一些向南逃跑。

第一營於第三營佔領連山車站的同時，到達二台子，正好有八十多個從錦西逃出來的敵人，立刻截獲俘虜。這時候有一列火車，向北馳行，剛好經過二台子。因爲時間急促，來不及破壞鐵軌，又沒有平射砲，雖用機槍掃射，也阻止不住馳行的列車，終被兔脫。張文博營長率部沿公路向北推進，到達塔山附近，

發現有兩連敵人盤據在那裏，立刻實施奇擊。敵人遭受突擊，相當恐慌，向高橋方面潰逃。上午十一時，第一營佔領塔山，加强對錦西的安全。

一日之間克三據點

第二營營長張晴光率部於拂曉前到達五里河，鹵獲一輛從興城開錦西的敵軍汽車，經過仔細審問，知道是向錦西傳達命令。並且得悉興城向錦西撤退的敵人，距離五里河，祇有十五里。張營長趕緊指揮第四、第五、第六三個連，利用丘陵起伏地形，分頭埋伏妥當，等候敵人自投羅網，好來捕捉。過了一個鐘頭，敵軍先頭部隊一百五十多人，鑽進第六連張好的口袋陣地。連長宗仁義一面喊話，一面威脅，沒有費一粒子彈，就把這一百五十多人全部繳械。可惜戒備稍爲疏忽，少數匪幹乘我收繳武器的時候，衝出包圍圈，報告他們的後續部隊。於是，敵人集中一個團的兵力，向我第六連猛攻。我們以一連兵力抵抗敵人一個團，敵人毫無進展。

第五連正準備去支援第六連，却被另外一團敵人包圍猛攻。連長李楷模勇冠三軍，勢如猛虎，手持衝鋒槍，奮勇出擊，打死敵人的指揮官（團長），敵人攻勢頓挫，才穩住戰線。李海涵眼看敵人兩個團來圍攻第二營，攻勢又非常兇猛，趕緊率領第七連，向第五連方面增援。副團長領頭急進，士氣大振，越打越勇。敵人兩個團被我們四個連打了個落花流水，死傷枕籍。沒有死的，有的投降，有的逃竄。敵人的後續

部隊，看到兩個團吃了大虧，不敢跟進，找空隙向西北逃竄。

這一仗不是李海涵以過人的勇敢，親自指揮部隊增援，第二營很可能會吃大虧，錦西也會受到威脅。那麼，收復錦西這一場輝煌的戰果，也許要打個折扣。

第四團的第二營，於第六團第二營在五里河激戰的時候，侯程達營長率部佔領一四六高地，掩護第六團的側背。這時候，大約一個團的敵人，從老和尚台經過顏家屯以東地區，向四兒堡方面逃竄。侯營長一方面用自動火力側擊，一方面派第六連尾隨追擊。敗退的敵人擁塞在道路上，行動遲緩。第六連連長韋裕禎截獲敵人一輛卡車，於是組成一個追擊隊，親自率領，登上卡車，迫令敵人的司機，沿公路向逃竄的敵人駛去，衝進敵羣，用自動武器，向四週的敵人掃射，像似秋風掃落葉，敵人紛紛倒地，也不知道被他打死多少敵人，最後，韋連長也被敵人亂槍打死。韋裕禎連長視死如歸，衝進敵羣，殺了一個痛快，爲收復錦西戰役寫下最痛快、最壯烈、最光榮的一頁。

劉師長率第四團於王秀峯營長佔領錦西後沒有多久，也就到達了，派第四團的第三營向葫蘆島搜索前進，相機佔領葫蘆島。葫蘆島原駐敵人，大約一個團，等到錦西的敵人逃到，知道錦西已被我軍收復，也不知道來了多少國軍，不敢逗留，趕緊搭乘預備好的船隻逃走。下午兩點多鐘，葫蘆島不經抵抗，就被我們收復了。

興城的敵人既然向北撤退，我們的攻擊兵團減少阻力，進展非常順利。攻擊興城的二十五師第七十五

團，沒有經過激烈的戰鬪，就佔領了興城，然後清除敵人撤退時埋置的地雷。二十一日下午一點鐘，五十二軍軍長趙公武陪同司令長官杜聿明到達興城，却找不着奉命迂迴側擊興城的第二師。正在詫異，而第二師越過興城，已經在上午佔領錦西的好消息也傳到了。杜司令長官非常高興，命令攻擊兵團立刻向錦西推進。這時候，興城和錦西中間，還有一些零星的敵人，十三軍的五十四師掃蕩公路右側，二十五師掃蕩公路左側。

攻擊目標，本來是興城，想不到連錦西和葫蘆島都收復了，這是接收東北的第一個大勝仗，可說是旗開得勝。一日之間，一連收復三個重要據點，我軍的士氣大振，充滿收復東北的信心。相反的，敵人因此喪膽，士氣沮喪。這一仗奠定了收復瀋陽及遼東半島的基礎，而順利地克復錦州。二十二日杜司令長官在葫蘆島召開作戰會議，檢討連日戰況，以第二師爲第一，尤以第六團成績最優。

葫蘆島會議決定即日進攻錦州。五十二軍爲右翼，十三軍爲左翼。二十四日拂曉，第二師從打魚山、塔山前進，敵人抵抗輕微，十點鐘佔領高橋，黃昏以前，佔領三道壕、大嶺松山之線。二十五師也在晚間到達東西二接地地區。十三軍主力攻佔虹螺峴後，向錦州左側背攻擊前進，佔領蔡家滴樓、孟屯一線。二十五日拂曉，二十五師佔領北寧鐵路的四高牌、雙羊甸，截斷敵人向瀋陽撤退的退路。第二師攻佔紫荆山，一部分越過鐵路，佔領薛家屯。十三軍的先頭部隊進入錦州，林彪的部隊往北鎮、黑山、阜新一帶撤退，李運昌的殘部向義縣、北票、朝陽一帶撤退。

薛仁貴東征摩天嶺

接收東北的三年苦戰中，收復安東一役，打得最漂亮，也最激烈。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開始，以五十二軍和新六軍兩軍的兵力，展開收復安東的激烈戰鬪。新六軍爲右翼攻擊兵團，分兩路進攻，一路攻佔蓋平，進出普蘭店；一路由海城攻佔岫岩、莊河、大孤山。五十二軍爲中央攻擊兵團，沿安（東）瀋（陽）鐵路向鳳凰，安東市攻擊佔領。五十二軍又區分爲三個縱隊，二十五師的七十三團和七十四團爲左縱隊，由本溪經碱廠攻佔賽馬集，再和右縱隊會攻鳳凰城。二十五師的七十五團和第二師的第五團爲中央縱隊，由橋頭沿公路鐵路向南攻擊，直取鳳凰城。第二師的第四團和第六團爲右縱隊，由大安平、亮甲山，向摩天嶺攻擊，與中央縱隊會攻連山關。右縱隊又以李運成的第四團爲左支隊，攻擊小摩天嶺；李海涵的第六團爲右支隊，攻擊大摩天嶺。

本溪南面的下馬塘、摩天嶺、河欄溝一線的敵人，爲共產黨遼南軍區蕭華的第四縱隊第十二旅，兵力相當堅强，並且構築有很强固的工事。要想收復安東，必須先攻破這一條防線，而摩天嶺自古稱爲天險，攻擊很不容易。必須經過一番艱苦的搏鬪，才能奏效。

摩天嶺的地勢，非常險要，楊敬斌先生所著「五十二軍勦匪作戰經過」一書，描寫得最扼要：「摩天嶺爲薛仁貴征東之古戰場，山巒連亘，形勢險要，標高五百至七百餘公尺，矗入雲霄，對連山關形成一夫

當關，萬人難攻之屛障，而為進出安東之鎖鑰部。遼（陽）連（山關）公路，由大小摩天嶺中，蜿蜒而上，盤旋而下。公路兩側，少有道路，懸岩絕壁，攀登困難。匪自我進入本溪、遼陽後，即在此構築工事，為時數月。碉堡均以鋼板被覆，復構成數道鐵絲網，完全堅強之據點陣地。」

按照作戰計畫，第六團從鞍山徒步經關門山、砲手溝，到亮甲山，然後向南攻擊。李海涵在這一年的五月初，攻佔本溪以後，就駐防亮甲山，和河欄溝的敵人對峙了好幾個月。他是一個處處觀察，事事留心的人，對於這一帶的地形，曾經下過一番研究功夫，非常清楚。從亮甲山到河欄溝，地勢都是逐漸增高。所以，從北往南進攻，必須仰攻，在敵人居高臨下，密佈火網下前進，犧牲很大，而成效有限，得不償失。他非常愛惜士兵，不願意做不必要的犧牲，不贊成這樣攻擊。假如把從北向南進攻，改為從西向東；正面仰攻，改為側擊，就可減少很多犧牲，而且攻擊容易的多。李海涵眞有擔當，不顧將來接受擅改命令的嚴重處分，獨斷專行，改變了進攻的路線，決定從下達連河，直趨黃崗子，側擊河欄溝。

第六團於十九日拂曉以前，從七嶺子出發，沿途擊破敵人三次抵抗。黃昏時到達黃崗子，才和師部取得聯絡，報告改變進攻路線的理由。劉師長認為他處置得當，同意他改變計畫，不但沒有責備，而且慰勉有加。為了二十日拂曉攻擊容易起見，李海涵命令第四連連長王德賢率領第四連，乘着黑夜，秘密接近敵人，一舉攻佔河欄溝西側的高地。團的主力也從黃崗子向東移動。

二十日拂曉，以第二營和第三營為第一線，第一營為預備隊，越過第四連佔領的陣地，奮勇前進，逐

山激戰，逐堡爭奪。第九連連長胡國熙受傷不退，高呼「前進」！士氣大振。李海涵又派連長莊培林統率他的第三連，向敵人側後中心陣地觀音山突擊。莊連長利用掩護，行動詭秘，又組成近戰肉搏排，準備同敵人拼個你死我活。敵人腹背受攻擊，逐漸不支，傷亡慘重，向我投降的一百多人，河攔溝終被攻克。

李海涵為突破敵人的縱深陣地，以第一營接替第三營，改第三營為預備隊，沿公路兩側，繼續猛烈攻擊前進。他能把握時機，抓住要點，指揮得當；又能身先士卒，有進無退，擊破十幾里的縱深陣地，使敵人相繼崩潰。先佔領大同溝，繼續向東追擊，黃昏時抵達塔灣，並佔領另外一個黃崗子，肅清進攻大摩天嶺的障礙。

熊班長挺身遮機槍

大摩天嶺標高七百二十公尺，從西往東，一共有五個山頭，一個比一個險要。二十一日第六團開始進攻大摩天嶺，李海涵以第三營為攻擊部隊，第二營為迂迴部隊，從老莊溝經石河寨以北，繞攻敵人的後背。他利用夜間天色黑暗，步步攀登，秘密接近敵人，天明時，已經佔領第一個山頭。因為地形十分險惡，敵人用少數自動武器，就能夠阻止我軍前進。但是黃中敏營長率領第三營攀登危岩，超越險谷，運用曲射砲攻擊固守山岩的敵人，第一線又集中近戰兵器，同敵人進行塹壕戰鬥，攻佔第四個山頭。

第五個山頭距離第四個山頭，雖僅一千多公尺，可是中間都是絕壁懸岩，行動非常困難。從第四個山

頭敗退的敵人，有許多人掉到山谷，摔得粉身碎骨。這時候，第四團攻擊小摩天嶺，正在激烈戰鬥當中。師長爲收側背威脅敵人的效果，命令第六團趕快拿下第五個山頭。

李海涵度量情勢以後，命令在重機槍掩護下的第三營匍伏向前移動。以第七連的周子奚排，從深谷裏潛行直撲第五山頭的背後，又命黃河清排向敵核心陣地突入，在黃昏以前，攻佔最堅强的第五個山頭，完成攻擊大摩天嶺的艱苦任務，也給第四團最有力的支援。大摩天嶺的頑强敵人被第六團殲滅盡淨，沒有剩下一個。午夜抵達五福廟。

左支隊第四團團長李運城（湖南人，軍校第六期畢業，勇敢善戰。）攻擊小摩天嶺，和攻擊大摩天嶺同樣艱苦。小摩嶺有六個高地，共產黨的第三十六團指揮所就在第五個高地，工事特別堅固。第四團攻擊小摩天嶺，有一個非常感動人的壯烈故事，給這一次戰役，增添了很大的光采，值得敍述。第一連的中士班長熊其佬在攻擊一個主要碉堡以前受了傷，而碉堡的機槍向他們這一個方向射擊，子彈比雨點還稠密，部隊無法前進。熊班長研究當時的情況，覺得壓制不住敵人的機槍，就休想攻下這個主碉堡。於是，忍耐着傷痛，蠕蠕向火口逼近，突然以身體堵塞火口，使敵人的機槍不能再瞄準，失去作用。他的這一班兄弟一湧而上，才拿下那個主碉堡，可是，熊班長的身體却被敵人的機槍打成蜂窩一様，血肉模糊，全身都是窟窿，簡直找不到一塊完整的肌肉。這一幕可歌可泣，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行動，使第四團的官兵個個同仇敵愾，人人壯志凌雲，小摩天嶺的六個高地，終被一一攻破，殲滅了敵人三十六團的主力，夜晚到

達妙峯觀。

中央縱隊趙振戈團長的七十五團，於下午一時攻佔南坟；郭永團長的第五團，於下午五時佔領下馬塘。左縱隊的七十四團和七十三團也在下午四點鐘佔領碱廠。

第四團和第六團挾戰勝餘威，繼續向東掃蕩，二十二日正午，第四團佔領連山關，第六團佔領鶯歌地，二十三日，以郭永的第五團爲左支隊，沿公路鐵路，向南攻擊前進；以李海涵的第六團爲右支隊，經西正溝、大黑山，直趨大通遠堡，截斷敵人的退路。右支隊的進攻路線，山路崎嶇，必須迂迴繞多處，才能通過。而且，沿途尚有少數敵人，負嵎抵抗，必須一一排除。雖然馬不停蹄，進度却無法加快，一直到下午四點鐘，才佔領大通遠堡。

二十四日，以第五團爲第一攻擊隊，第六團爲第二攻擊隊，繼續向南攻擊。劉玉章師長到達雪裏車站的時候，師部諜報參謀袁養吾利用敵人撤退時，沒有破壞的長途電話線，僞稱十二旅鞠文義部，和安東方面的敵人首腦部通電話，報告戰敗狀況，請求增援。對方回答，安東祇剩下一個營，實在沒有辦法增援。又說鳳凰城正在撤運物資，希望勉力抵抗，掩護鳳凰城撤退。

劉師長知道安東敵人的兵力這樣單薄，不堪一擊。又知道鳳凰城的敵人已很混亂，正在撤運物資，垂手可得。於是，接納了李運成團長的建議，爲爭取時間，將十二輛運輸彈藥卡車上的彈藥卸下，運送追擊部隊前進，以攻取鳳凰城。當以第六團的第三營爲追擊隊，由營長黃中敏統率，輪番分乘十二輛卡車，順

着公路，向南急追，隨時排除沿途殘敵的微弱抵抗。追擊的時間加快了許多，下午四點鐘佔領鳳凰城車站，繼續前進，黃昏的時候，佔領了高麗門。

二十五日副師長平爾鳴指揮先遣隊，再用卡車八輛，輪番輸送，仍以第六團的第三營爲前衛，向安東市疾進。下午一點多鐘，先遣隊抵達安東市郊。二十六日中午第二師師部進入安東市。二十七日，李海涵又率領第六團的第二、第三兩營，向南攻擊，佔領安東市西南鴨綠江口的大東溝。

出奇制勝輕取寬甸

民國三十五年冬，我軍沒有發動進攻安東市以前，共產黨第四縱隊程世才的第十旅控制連山關到鳳凰城的鐵路沿線，十一旅在本溪以東小市、碱廠一帶，十二旅則駐於連山關、河攔溝地區。等到安東會戰開始，敵人爲避免重大犧牲，不敢和我們打硬仗。除了三十六團死守大小摩天嶺，想利用天險，阻止我軍前進，十二旅逃向西北，第十旅向東邊撤退，讓開鐵路沿線，十一旅也撤到碱廠，賽馬集以東地區，伺機討便宜。

十月二十五日，二十五師奉到命令，要他們收復本溪東南的賽馬集，再向寬甸攻擊，予以佔領，鞏固遼南的廣大地區。二十七日下午兩點鐘，師長李正誼率領七十五團和七十三團收復了賽馬集，計劃經灌水，進攻寬甸。三十日到達王家堡子，先頭部隊抵達靉陽邊門，就遭遇到敵人很堅強的抵抗。他們對於敵情

不太清楚，搜索不够嚴密。事實上，已經鑽進敵人第十旅、第十一旅和從桓仁南下的第三縱隊的第八旅和第一旅四個旅的包圍圈裏，而不自知。就在王家堡子四週圍，展開慘烈的戰鬪。

趙軍長爲解救已經被圍困的二十五師，命令第二師組織挺進隊，趕緊向寬甸挺進，佔領寬甸，襲擊包圍二十五師的敵人側背。這一付沉重的擔子，又落在李海涵肩上，派他爲挺進隊的隊長，率領第六團的第三營，第五團的第二營，附一個山砲連，向寬甸挺進。

從安東到寬甸，有兩條道路，一條在東邊，經紅洞溝、土城子，是一條年久失修，廢棄很久的舊公路，路面破壞的很厲害，高低不平，行軍困難，不是一條理想的行軍道路。另外一條在西邊，經南石灃子、土門嶺、楊木溝，係一條新築成的公路，路面平坦，行軍省力，是最理想的行軍道路。敵人預料，假如我軍從安東進攻寬甸，一定會選擇西邊的新路，絕對不會走東邊那一條廢棄已久的舊路。於是，在土門嶺和楊木溝中間，埋伏了一個戰鬪力很强的團，等候我們通過的時候，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討一個大便宜。

敵人沒有想到李海涵懂得兵書，能够靈活運用，他知道「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的道理。他曾仔細盤算，挺進隊的主要任務，是解救在王家堡子被包圍的二十五師，必須迅速到達寬甸，爲後續部隊佔領這一個重要跳板，越快越好，最好路上不要同敵人接觸。他想，西邊的道路良好，敵人可能埋伏阻擊；東邊的道路既然不宜行軍，也許敵人不會注意。李海涵判斷情況，非常細心，有時百分之百的正確。於是，選擇了情況不良，無人問津的舊路，偏偏不走新路。果然通行無阻，

讓敵人白等在土門嶺和楊木溝。

三十一日挺進隊從安東出發，非常秘密、迅速。晚上到達土城子，已經走完一半路程。敵人一點也不曉得，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李海涵會來這一手。到達土城子不久，便衣人員回來報告，寬甸是共產黨的後方補給基地，儲存着大量物資，但是除了少數地方部隊，並沒有重兵防守。這種情況加強了李海涵迅速佔領寬甸的決心，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必須第二天予以佔領，等待後續部隊。十一月一日拂曉，從土城子出發，快到寬甸的時候，雖然遭遇抵抗，可是微乎其微，並不能構成阻滯前進的障礙。沒有到黃昏，就攻佔了寬甸。挺進隊佔領寬甸的時候，敵人滿載物資的兩列火車，正準備逃走，李海涵處置神速，立刻截獲，沒有讓這一大批物資逃掉，同時還俘虜了三百多個敵人，可說是人財兩得。這一次收復寬甸，沒有損失一兵一卒，費力少，而收獲很大，是三年中，最經濟、最合算的一次勝仗。假如行動開始以前，不加思考，不衡量輕重，選擇了容易通行的新路，勢必要和攔擊的敵人發生一場搏鬥，損失人槍不說，前進也會遭受阻撓，將近一百公里的路程，兩天功夫，無論如何也趕不到，時間轉瞬即逝，一旦敵人援兵到達，就休想佔領寬甸了。

四面八方都有埋伏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一年裏，李海涵獨當一面，一連打了三次很漂亮的勝仗。兵法說：「上兵伐

謀」，李海涵打仗，的確有他的一套。他不但勇敢沉着，膽大心細；而且很有謀略，毫不馬虎：處變不驚，以少勝多。太史公說：「兵以正合，以奇勝。」李海涵好用奇而能守正，所以，每戰必勝，確是一位了不起的優秀指揮官。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我軍三次進攻臨江失利，遭受共產黨第三第四兩縱隊的反擊。第二師退到通化西北的葫蘆套，泉眼溝一帶，敵人也從北南下，趕到我們的陣地前面。葫蘆套東北的六〇六高地，地勢非常重要，是通化的西北屏障。如果六〇六高地落到敵人手裏，對通化的威脅非常大。第六團抵達葫蘆套的時候，第三營的第八連首先佔領六〇六高地，可是第二天竟被敵人從我們手裏搶去。

李海涵和副團長研究當時的敵我情況，覺得敵人的兵力比我們强大，隨時都會向我軍攻擊。師部雖然已經調第五團增援，遠水不解近渴，敵人不會等待我們第五團援軍到達，再來行動，我們不就成了坐以待斃，等着挨打嗎？不如爭取主動，來個先下手的爲强，先向敵人攻擊，奪回六〇六高地。可是兵力有限，實在抽調不出攻擊部隊，祇有用奇，使敵人莫測高深。於是，擬定壓道式的火力攻擊計劃：（1）以士兵三十人編成奮勇隊，手持各色指揮旗，取廣正面橫隊，虛張聲勢，向六〇六高地前進。搖旗吶喊。（2）集中全團可能使用的山砲、八二砲、六〇迫擊砲，及重機槍、槍榴彈，向六〇六高地實施集中射擊。（3）將重機槍、迫擊砲等各分配一定火制地帶，按一定的時間，逐次向前延伸火力，掩護奮勇隊前進。（4）奮勇隊攀登六〇六高地後，如敵潰退，即以旗語指揮後續部隊前進，佔領該高地。如敵仍繼續死守，則

以旗語指揮砲火，痛殲敵軍。

根據這項計劃，實施攻擊，果然收到奇效。我們强烈的砲火，不但打死不少敵人；而敵人不明虛實，以爲我們已經集結了强大的部隊，才有這樣猛烈的砲火，不敢頑抗，倉惶撤退。第六團沒有任何犧牲，就拿下六〇六高地，保障了通化市的安全。

三月間吉長會戰時，第六團以一團兵力擔任通化以西新賓的守備任務。敵第四縱隊第十一旅，兵力兩倍於我第六團，而且敵人氣燄囂張，企圖一鼓作氣，奪取新賓。新賓到通化的公路兩旁，都是山岳地帶，地形複雜隱蔽，不利於大部隊作戰；小部隊活動，則非常有利。李海涵決定利用山岳地帶，對强大兵力的敵人，實行持久抵抗，多方襲擾，使敵疲勞困頓，然後相機反擊，擬定小戰鬪羣大縱深的持久作戰計劃：(1)以三棵榆樹、旺晴邊門、東昌臺各南北之線，形成三個主抵抗地帶，對敵實施持久作戰，至於各主抵抗地帶中間地區，則以游擊戰法同敵人纏鬪。(2)以一部編成若干戰鬪羣，擔任第一抵抗地帶、第二抵抗地帶之戰鬪，第三抵抗地帶之戰鬪，則準備以有力之部隊，實施較堅强之抵抗。(3)各戰鬪羣應利用地形，到處狙擊敵人，使敵步入泥淖，寸步難行。其戰鬪手段之決定，應依狀況而異。必要時得採取攻勢，但必須避免與敵眞面目戰鬪。(4)爲形成重點之抵抗，以一部戰鬪羣，配屬必要之步兵重武器，佔領制高點、隘路口等特別有利地形，實施對敵狙擊。(5)各戰鬪羣與敵激戰後，除相機自行脫離戰鬪外，並應自動組合，由組變爲班，由班變爲排，由排變爲連，以使抵抗戰鬪，逐漸加强。(6)爲防敵之鑽

隊迂迴，對紅廟子、南旺晴、及桓仁各附近，各派搜索小組數組，以搜索代替警戒。

這一個作戰計劃，是按照實際情況，經過周密的思考擬定的，不是紙上談兵。他的部隊訓練有素，執行計劃，非常確實，由第三營張燦光營長負責執行。把第七連編組成幾十個戰鬪羣，擔任第一抵抗地帶到第二抵抗地帶中間的戰鬪任務，而把主力部隊準備在東昌臺附近，以便對敵作堅强的抵抗。

戰鬪羣破人海戰術

三月十九日敵人開始進犯三棵楡樹，戰鬥羣佔領高地，發揮李海涵的特別戰法，迎頭痛擊，激戰四小時，先給敵人一頓當頭棒喝，打擊了敵人的銳氣。等到敵人的主力到達，戰鬪羣立即脫離戰鬪，自動組合，至旺晴邊門，再利用已經設備的工事，繼續抵抗。敵人始終不知道我們有多少兵力，祇覺到四面八方都有埋伏，非常恐懼。

二十日敵人用人海戰術，猛攻旺晴邊門，我們預先埋伏的戰鬪羣，利用綿亘山地，羣起向敵人襲擊，敵人陷入陷阱，行動緩慢。我們的戰鬪羣整整和敵人纒鬪了一天，第三天二十一日，敵人才開始攻擊東昌臺，已經是非常疲憊，銳氣盡失。這一天夜裏，李海涵利用配屬的四輛裝甲車，駛往東昌臺，在村莊內往返行駛，前進時開燈，返回時熄燈，以眩惑敵人。敵人看見我們一再有車輛開到，以爲大舉增援，不敢戀戰，乘着黑夜，向旺晴邊門撤退。這一次以寡擊衆，如果力拼，我們的損失，一定很大，又未必能擊退敵

人。採用了李海涵的特殊戰法，又虛虛實實，以四輛裝甲車嚇跑敵人，堅守防地。正如兵法所說：「兵以詐立，分利動，以分合爲變也。」

這一年七月以後，敵人的氣勢非常猖獗。李海涵的第六團駐防在本溪南面的宮原，他爲了打擊不時向我軍襲擾的敵人，組織了一個搜索排，由排長許士乾率領，推進到南面的千金溝，構築堅固的小型工事，阻止流竄的小股敵人進擾，並捕捉敵人的偵探便衣，收到很大的效果。李海涵經過一個月的細心研究，深信小股敵人屢次吃虧，一定要來一次報復，敵人又喜歡夜間作戰，必然乘着黑夜來偷襲。於是又組織了一個伏擊羣，挑選了四十五名勇敢幹練的士兵，都是一個人可以抵當十個人的角色，携帶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六挺，衝鋒槍十支以及必要的步槍和信號槍。這個伏擊羣由驍勇善戰的排長吳鳳勝率領，在千金溝搜索排稍後，構築必要的工事。每天日落以後前往，拂曉以前撤回，行動非常機密，敵人始終不知道我們有這一個伏擊羣的存在。

伏擊羣設置一個多星期，到十二月十七日晚上，敵第十二旅三十四團的一個加强營，乘黑夜來偷襲，企圖消滅我搜索排以後，再襲擾福金嶺。我搜索排稍微抵抗，就按照預定的計劃，向後撤退，誘敵深入。敵的搜索兵已被我搜索排全部捕獲，敵人祇好盲目進入我們的伏擊區。吳排長指揮所部，用熾盛的火力猛擊，敵人猝不及防，雖然傷亡很重，但是並不後退。吳排長再依照預定的策略，以少數步槍兵據守碉堡，自動武器則撤到四週埋伏。等到部署妥當，碉堡裏面的步槍，加速射擊，故意暴露目標，敵人果然入彀，

向碉堡猛攻，陷入我火力圈內，自動武器，同時齊放。敵人營長以下死傷一百五十多人，現場遺留的屍體，就有五十多具，俘虜了十五名，獲輕機槍三挺，步槍五十多支，我伏擊羣却沒有一人受傷，眞是一場最便宜的勝利。

指揮有功榮獲勛章

二十五師自從秦皇島登陸，屢次遭受重創。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冬天，安東會戰，二十五師於十一月二日被敵第一旅、第八旅、第十旅和第十一旅包圍在寬甸西北的王家堡子。敵人以大吃小，以衆勝寡的戰略，用密集隊形，作波浪式的衝鋒。二十五師的官兵，傷亡多達五千七百多人，師長負傷，不能行動，終被俘去。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遼陽鞍山防禦戰，暫編五十四師守遼陽，二十五師守鞍山。二月七日，敵攻陷遼陽，緊接着進攻鞍山。當時二十五師的七十三團防守瀋陽南邊的蘇家屯，不在鞍山，才能保持完整。師部及七十四團、七十五團損失慘重，師長副師長都被俘去。鞍山市市長羅永年原係二十五師的副師長，於鞍山失陷時，慷慨成仁，自殺殉城。這是同共產黨作戰期間，高級文職人員與城共存亡的第一人。遼陽、鞍山相繼失守，五十二軍以七十三團爲基礎，收容了一九五師、五十四師和二十五師三個師的殘部，派李運成爲二十五師師長，李有洪爲副師長，重新整編。經過李師長和李副師長半年訓練整頓，二十五師又成了勁旅。以二十五師爲作戰的主力，終於把失守的城市遼陽和鞍山，一一收復。東北剿匪總司

令部爲了鞏固瀋陽防務，命令五十二軍收復遼陽。三十七年九月十三日黃昏以後，第二師由西線，二十五師由東線，從瀋陽附近出發，向遼陽挺進。十五日拂曉，兩師先後渡過太子河。據守遼陽的敵第十一師，驚惶失措，匆匆忙忙起而應戰，想在南岸憑河抵抗。十六日第二師的第五團掃蕩大趙台，進攻向陽市；第四團奇襲遼陽西南的首山。二十五師的七十三團和七十四團爲左右支隊，掃蕩八里莊以南的敵軍以後，就攻擊北大山及以東高地，敵向南逃竄，我軍收復遼陽。十月五日，五十二軍又向鞍山進軍，要從敵人的手裏，奪回鞍山。第二師從西線，二十五師東線，向鞍山挺進。二十五師又以七十三團爲右支隊，七十五團爲中央支隊，七十四團爲預備隊。因爲指揮得當，進展非常順利，六日就收復了鞍山市。收復遼陽之役，李海涵因指揮有功，曾獲得六等雲麾勳章。

就在五十二軍收復鞍山的前後，東北的情況，一天比一天惡化。沒有多久，東北的三個重要據點瀋陽、長春、錦州，已經失陷了長春和錦州兩處，祇剩下四面楚歌的瀋陽一處了。東北勦匪總部爲了獲得一處出海海口，命令五十二軍收復營口。這個時候，林彪的主力用在進攻長春和錦州方面，遼南比較空虛。敵長江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駐在析木城，獨立第三師駐牛莊、海城一帶，獨立第一師和第二師駐大石橋、營口、蓋平地區。五十二軍從遼陽出發，到達沙河以後，分成兩路，向南挺進。第二師從東線，經鞍山、海城，向大石橋挺進，迂廻襲擊營口的南邊。二十五師從西線，經騰鰲堡、牛莊，直趨營口。

十月二十三日，二十五師佔領牛莊，挺進到藍旗溝。第二師佔領海城，繼續向南攻擊。二十四日，二

十五師的七十三團擊潰敵人的掩護部隊，於上午九點鐘進入營口市，完成剿匪總部交付的任務。第二師先佔領大石橋，於二十五師佔領營口的同時，第四團到達營口以南的二道溝，截擊敵人最後撤退的一百多人，予以殲滅。

二十六日五十二軍接到剿匪總部的命令，要他們北渡遼河，經盤山，向北挺進，威脅敵人的側背，策應廖耀湘兵團作戰，軍命令第二師先行。二十七日軍又接到剿總的命令，不必向盤山挺進，並放棄營口，全軍向瀋陽撤退。軍部一方面下令撤回向盤山挺進的第二師，一方面命令二十五師先向瀋陽前進，掃蕩沿線的敵人。二十五師以七十五團爲左側衛，向牛莊前進，主力則向海城挺進。下午軍部又奉到剿總命令，鞍山已陷入敵人手裏，敵人主力直撲瀋陽，五十二軍不必再向瀋陽集中，固守營口待命。二十五師趕緊折返營口，並以七十四團第一營佔領石橋子，雙井子陣地，一部佔領老邊、老爺廟據點，以防敵人向我攻擊。兩天以內，命令這樣反覆變更，部隊眞有些疲於奔命，無所適從了。

二十九日敵第八縱隊的獨立第二師第三師，從蓋平往北猛攻，第九縱隊也傾巢南犯。敵二十五師攻我石橋子、雙井子陣地，二十七師攻我老邊、花魚台陣地，二十六師攻我老爺廟陣地。我二十五師決定在敵人的主力沒有到達以前，出其不意，迎頭痛擊，一方面集中砲火，向進犯的敵人射擊，一方面以七十三團和七十五團在營牛公路兩側，左右夾攻。這一仗，俘虜敵人一千八百多人。敵人遭受這一次打擊，攻勢頓挫，不敢冒進。五十二軍以兩師兵力抵抗敵人五個師兵力，而瀋陽已經失守，營口完全陷於孤立，敵人的

增援部隊，隨時可以源源開到，以全力對付營口，情況十分危急。二十九日下午，軍部奉到剿總命令，設法由海路撤退。由海路撤退，需要船隻，幸而杜長官和海軍總司令都有電報，即派輪船來營口接運。敵人全力猛攻，想直趨遼河口的西砲台，控制海道，截斷我軍的退路。三十日我二十五師擊退進犯花魚台的敵二十七師，第二師在白廟子擊退敵二十六師。而輜重營死守營口以南的太平山，阻止敵獨立第二師、第三師前進，營長王有道陣亡，全營官兵三百多人，幾乎傷亡殆盡，粉碎敵軍進佔遼河口的詭計，才有撤退的充分時間。這一次戰役，我二十五師全體官兵，同心戮力，人人奮勇，兩天裏頭，擊潰敵人一個師，殲滅敵人一個師，戰果輝煌，為出關三年來，沒有能够比得上的勝仗。三十一日凌晨一點鐘到五點鐘，除掩護部隊，軍及各師全部登輪，在海軍艦艇掩護下，安全脫離營口，不幸第二師所乘的宣懷輪，於四點多鐘，突然起火，中艙和艙底人員多葬身火海，損失慘重。二十五師於十一月一日抵葫蘆島，休息三天，開往上海轉無錫整補。李海涵因作戰及撤退有功，獲五等寶鼎勳章。

保衛上海首當其衝

徐蚌會戰，二十五師開到津浦路南段的沙河，七十三團駐光明，維護津浦路南段的安全。十二月上旬，戰局惡化，敵江淮軍區粟裕所部獨立四十一旅和四十二旅，由盱眙南下，十一日佔據光明和沙河中間的嚴集車站，積極破壞鐵路和橋樑，企圖截斷我大軍轉進的後路。

二十五師爲確保津浦路南段交通，乘敵立脚未穩，七十三團從光明向南攻擊，七十五團從沙河向北攻擊，由副師長李海涵指揮，來一次南北夾擊。十二日上午，七十五團開始從張八嶺進攻，第一營爲右第一線，第三營爲左第一線，第二營爲預備隊。右第一線遭受敵人節節抵抗，左第一線進展迅速，下午三時，佔領嚴集車站，却被敵人團團包圍，聯絡中斷。李海涵不讓敵人各個擊破的鬼計成功，以預備隊實施反包圍，第二營行動迅速，六點半鐘，反包圍就完成了。敵人裏外挨打，不支潰退。七點鐘第二營和第三營會師，津浦打通了，才使徐蚌會戰的部隊能够安全撤退。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四月，二十五師師長李運城升任五十二軍副軍長，李海涵升任二十五師師長，四十一年任官少將。上海保衛戰役，二十五師防守國際電台，劉行、廟行、大場一線，首當要衝。從五月十二日一直打到二十五日，苦戰十二天，陣地屹立不動，先後擊退進犯的敵二十八軍、二十九軍警衛第八旅等部隊。十五日還派七十五團增援揚行，收復全部已失的陣地。後來因爲浦東告急，奉命撤退，乘灤州輪離開上海，開到舟山。

十個天天嚴加訓練

「憾山易，憾岳家軍難。」李海涵非常崇拜岳武穆盡忠報國的精神，和常勝金人的岳家軍，常用這兩句話來勉勵他的部隊，要他們成爲常打勝仗的岳家軍。岳家軍不是說說空話，唱唱高調，就能够做到的。

必須埋頭苦幹，脚踏實地，認眞訓練，嚴格訓練，一時一刻都不能鬆懈，才能够達到目標。李海涵把部隊當做自己的生命，當做自己的家庭，全付精神沒有片刻離開部隊。因爲他平時勤於訓練，艱苦地訓練，到了戰時，才能不慌不忙，每戰必勝。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一月到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四月，這一段時間，李海涵統率二十五師駐防舟山。因爲沒有仗可打，正好可以集中精神，訓練部隊。他針對共產黨小戰術的缺點，和他在東北作戰三年的實地經驗，訂定訓練計劃，逐步實施，效果很大。當時一般部隊對於美國人的震憾教育，都不注意，不當一回事。所謂震憾教育，就是訓練士兵的膽量，要在槍林彈雨，殺聲震天地，槍砲聲震耳欲聾的情況下，不害怕，不慌怯，沉着應戰，屹立不動。李海涵認爲這種訓練，非常重要，是訓練岳家軍的最好手段。所以，二十五師對於震憾教育實施得非常認眞。

李海涵訓練部隊的項目，是多方面的，樣樣認眞。爬山、越野、賽跑、渡河、架橋、上船、下船，經常實施，經常比賽。共產黨的軍隊打仗，多半在夜間行動，他針對這一點，特別注意夜間教育。他又覺得時代已進步到機械化的時代，每一個士兵，應當人人能開汽車，個個能駕駛坦克。所以，對於駕駛訓練，也不放鬆。因此，他要把每一個士兵，訓練成鋼筋，身手不凡；訓練成生龍活虎，祇勝不敗。舟山指揮官石覺將軍看見他訓練部隊，這樣勤快、認眞、確實，實在難能可貴，曾經特別予以嘉勉獎勵。

這一師開回臺灣以後，李海涵訓練部隊，以身作則，循循善誘，按照計劃，加緊實施。

在生活方面，他喊出十個天天。天天點名，天天朝會，天天上課，天天出操，天天整理內務，天天擦槍，天天跑步，天天唱歌，天天洗脚，天天大便。這十個天天，看起來都是些老生常談，沒有甚麼新奇的地方。而且那一個部隊能够不點名，不出操呢？何必加上個天天呢？實際上，李海涵的天天，涵意非常深刻。他所說的天天，也就是有恆、認眞，十年如一日。點名、朝會、上課、出操、整理內務，要認眞去做，確實去做，不能虛應故事，比晝比晝，就算完事。

他要士兵養成愛護武器裝備，保養武器裝備的良好習慣，喊出「天天擦槍」。槍是軍人的第二生命，槍支保護不好，無異輕視自己的生命，蹧蹋自己的生命。他要士兵養成看重武器，和看重自己生命一樣的精神。天天擦槍，就是培養這種精神的最好手段。

我們的敵人是共產黨，我們的本領必須超越過敵人，比敵人還要走得快，才能追趕上敵人，不讓他們溜掉。每一個士兵必須具備一天走一百五十里的本領，於是，喊出「天天跑步」。

軍人的生活枯燥呆板，唱歌可以調劑生活，可以發洩心中的煩悶。歌詞的詞句幽雅美麗，可以陶冶性情，振奮精神。歌詞含有敎育的意義，唱多了，唱熟了，自然而然，會加強士兵的愛國精神，效忠領袖的熱情。他喊出「天天唱歌」，要求每一個士兵，都能高歌一曲，發揮各個人的眞感情。

「天天洗脚」和「天天大便」，好像有些太瑣碎，師長管事，未免管得太多了，連大便都要天天，豈不笑掉大牙？殊不知，這兩件小事關係着每一個士兵的健康。一天不大便，就說明消化不良，腸胃有毛病

，腸胃關係一個人的健康太大了。一個人必須天天大便，身體才能強壯。一天不大便，就必須去找醫官，疏通疏通。

在技術方面，李海涵提出三項辦法：

第一、跑步要跑得勤，跑得多，跑得快。十個天天，已經提到跑步，現在又把跑步當做技術訓練，提出勤、多、快三項具體的訓練辦法。

第二、射擊要看得淸，瞄得準，打得狠。李海涵對於射擊非常重視，他認爲射擊是軍人最起碼的看家本領。射擊不準，拿着槍和徒手一樣，在戰場上，吃虧更大。他要每一個士兵必須養成彈不虛發的本領，一顆子彈至少要打倒一個敵人。他又要士兵們養成「看不見不打，瞄不準不打，打不到不打」的習慣。

第三、投擲手榴彈要投得遠，投得快，投得準。他認爲和敵人接近的時候，手榴彈的威力最大，投得快，投得遠，就可以阻止敵人接近我們的陣地。所以，平時應當多投，勤於練習，使臂力增强，才能够投得準確，戰時可以發揮手榴彈的效力。

全國校閱成績最優

對於官兵的一般要求：服從命令，遵守紀律，誓死完成任務，這是李海涵對於官兵的一般要求。他對「誓死完成任務」，非常重視，執行非常澈底。他認爲這是最積極的行動，也是服從命令的具體表現。因

此，交給李海涵的任務，不論怎樣艱鉅，沒有不完成的。

戰時要求：官不離兵，兵不離槍，槍不離彈，這是戰時的要求，但是在平時必須養成這種習慣，戰時才能做得到。戰時能够做到三不離，一定能够打勝仗，是他從實地經驗中領悟出來的。李海涵的要求簡單明瞭，辦法呆呆板板，祇要認眞去做，時時去做，不討巧，不敷衍，久而久之，成效的偉大，無與倫比。

三十九年十月，××師駐防某地，全臺灣的部隊冬季校閱，成績最優。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春季校閱，××師的成績，全國第一，曾獲得光華甲一獎章，以獎勵他訓練確實，成效卓著。四十年某地舉行陸軍射擊比賽，××師獲得總錦標亞軍。比賽完畢，別的部隊都去休息，他却集合隊伍，檢討、獎評，爲甚麼拿不到冠軍。陸軍總司令親眼看見他教育部隊，這樣勤勞認眞在總講評的時候，對李師長訓練部隊的負責精神，當場宣佈，要求各級帶兵官員，要向李師長看齊。

去年我訪問金門，導遊小姐向我們介紹金門的一切，她說：「從前金門祇有三棵樹，現在有七十多萬棵。」的確，現在的金門，樹木成林，道路平直，簡直是世外桃源。這些不是偶然成功的，是先後戍守金門的國軍官兵們，一滴汗，一滴血滙聚而成的。這些樹和路，却和李海涵有着密切的關係。

胡伯玉（璉）將軍知道李海涵是一位傑出的軍事人才，在軍校同學中，也够得上出類拔萃。當李海涵離開××師的時候，胡將軍就邀他到金門工作，並且讓他擔任××師師長。胡將軍當時任金門防衛司令官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李海涵和××師沒有一點關係，全師的官兵都不知道這位新師長有多大能耐，睜大眼

睛，等着瞧他怎樣應付這個新環境。如果李海涵沒有一套帶兵的辦法，沒有一點眞本領，雖然胡司令官信任他，全師的官兵，却未必會心悅誠服。

李海涵到差的時候，部隊正在構築防禦工事。在過去，團長們也很少整天留在工地。這位新師長却從早到晚，都和士兵在一起，士兵們沒有收工，他絕不先離開工地。這樣做，並不是做作，一時高興，偶而爲之，而是天天這樣，從不間斷。團長們看見師長這樣做，也不能不留在工地。因此，士氣特別振作，工作效率提高了許多。過去兩天完成的工程，現在一天半就完成了。全師的官兵對於新師長脚踏實地，吃苦耐勞，和士兵同甘共苦的作風，自然而然，對他產生衷心信仰。

有一天，李海涵陪同胡司令官從某地到金門的公路上經過，這一條公路，順着地形築成，或高或低，起伏不平，彎彎曲曲，路面也不够寬。胡司令官說：「李師長，假如這一條公路再寬一些，再平一些，多好呢！」

他聽到長官這樣說，認定這就是口頭命令，這就是交代他的任務，不是扯閒話，說着好玩，必須不折不扣地完成。當時他沒有開腔，甚麼話也沒有說。回到師部，開始盤算胡司令官所說的話，怎樣完成這項任務。他盤算得很仔細，把這一條公路的長度和全師的工作能力，做了一番比較研究。他估計把這公路分段分派給各連去翻修，每一連所需要的時間，不過六七個鐘頭，如果同時動工，羣策羣力，事半功倍，一個夜裏可以完成。他計算得非常精確，胸有成竹。第二天朝會完畢，把全師帶到公路上，實地指示各團，

分段分配給各連。分配妥當，集合全師講話，要他們仔細研究計劃，怎樣按照規定的進度，把握時間，在限定的時間以內，完成各連所分配到的工作。他又要他們白天好好休息，吃過晚飯，全師開到工地，同時動工，必須在天明以前，完成任務。士兵們休息了一整天，睡足吃飽，精神百倍。他規定標準，路面要寬、要直、要平。

一人一樹綠化金門

第二天早晨，金門島上的奇蹟出現了，××公路，一夜之間，面目全非。原來是一條窄狹，高低不平的公路，現在變成寬平直的壯麗大道。全島的男男女女，除了胡司令官心裏明白，誰都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一傳十，十傳百，爭先恐後，都用驚異的眼光，來看第一條一夜之間，改變了樣子的公路。

胡司令官隨便說了一句話，李海涵就認眞去做，而且做得這樣迅速澈底，一夜工夫翻修了一條道路。祇要人力能够負擔，就並沒有甚麼奇怪。最可貴的是李海涵這種「誓死完成任務」的精神，連帶兵打仗毫不含糊的胡司令官都稱贊不已，何況一般老百姓呢。因爲××公路翻修這樣快，這樣容易，胡司令官決定整修全島的道路，終於奠定了金門道路現代化的基礎。衆志成城，祇要有決心，移山塡海，也沒有甚麼困難。

金門島上的風大雨少，空氣的鹽分多，土質不太好，樹木很難栽活。過去栽樹的人們，多半抱着一種

很浅氣的觀念，栽一百棵，活一兩棵，就算不差了。所以，樹儘管在栽，年年在栽，却沒有栽活幾棵。李海涵却不那麼想，他想「百年樹人，十年樹木」，栽樹要比作育人才容易得多。一個鄉下老百姓，都能夠訓練成能征善戰的戰士，栽樹爲甚麼栽不活？栽不活，是栽樹的人沒有盡心，沒有盡到責任，灌溉不够，缺少水份。要不就不栽，要栽，必須栽一棵，活一棵。

李海涵栽樹的辦法，簡單明瞭。他喊出一句「一人一樹」的口號，祗要求每一個士兵栽活一棵樹，不要他們栽第二棵。他的口號一喊出，每一個士兵就把自己栽的樹木，當做自己的孩子一樣愛護，盡心竭力，要它生根，要它發芽，要它活下去，於是，每天休息的時候，每一個士兵自動端上一面盆清水，去澆灌他自己栽植的那一棵樹。每天端水澆樹的行列，着實壯觀，場面偉大。人定勝天，就在一人一樹的口號下，×××師所栽植的幾千棵樹，統統栽活了。李海涵的決心和毅力，終於戰勝大自然。别人拿他做榜樣，認眞栽樹，不再敷衍，栽活的樹，一天比一天多，金門島終於綠化了。今天的金門到處是樹，非常繁茂。××公路兩旁，那些最高，最茂盛的樹木，就是當年×××師「一人一樹」的傑作。

三十多年前，我從西安乘汽車到蘭州，看見沿途的左公柳，非常欽佩左文襄公的魄力和毅力。在樹木稀疏，一片荒凉的西北，惟獨兩行左公柳，老態龍鍾，矗立古道兩旁，臨風搖曳，顯得非常驕傲。李海涵在金門栽樹，雖不能同左公柳同日而語，但是古今大將做事踏實，有恆心，有毅力，如出一轍，不能不令人敬佩。

金門修路栽樹成功，對部隊鼓勵很大，×××師上上下下建立了一種牢固的信念，不論甚麼事情，他們都可以做成功。

他離開部隊以後，有關方面，對他的批評，非常公正：

一、生活方面：起居飲食，能與官兵同甘苦，毫不貪享受。並能注意下級官兵生活，且隨時往各級訪問，解決士兵痛苦。

二、教育方面：着重統一全師教育，例如加强各級軍官講堂，並實行記點扣分法，使每一官兵均能按時接受講堂教育，不使有一死角。每上講堂，李師長親自到堂督導。

三、訓練方面：注意技術訓練，本年舉行兩次全師射擊比賽，優勝與落伍者，各予獎懲。

感謝王秀峯先生，借給我×××軍戰史參考，使本文內容得以充實，同時也可以看出一些國軍在東北剿匪的艱苦情形。

（六十一年七月）

馬志超楊虎城鬪法記

情婦家裏鴉片燈旁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像似晴天霹靂，震撼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弦。全國上上下下，男女老幼，都爲這件突發的事變憂心忡忡，惶惶不安。等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委員長 蔣公脫險，安抵洛陽的消息傳到北平，人們興奮的像瘋子，到處有人在歡呼，整個北平成了瘋狂狀態，那種感人的情景，前所未見。鞭炮聲突然起自北平的各個角落，一會兒，響遍全城，編織成一片歡騰的樂章，震耳欲聾。響着！響着！斷斷續續，一直響過農曆新年，才停止下來。

西安事變兩三天以後，北平就盛傳西安的公安局（當時警察局的名稱）長馬志超被釘在西安的城門上，釘成一個大字，狀極慘忍，令人目不忍睹，許多膽小的人都不敢進出這一座城門。傳話的人說得活眞活現，好像他們親眼見過一樣，聽多了，自然會使你信以爲眞，以爲馬志超局長眞被楊虎城殺害了。

等到七七事變的第二年，我奉命離開日本軍閥侵佔下的北平，由天津搭乘海輪到了香港，再乘粵漢車北上，抵達武昌。在武昌工作了一陣子，又到河南兜了個大圈子，最後經西安到了蘭州，剛好是西安事變

的二週年。到達蘭州以後，我發覺蘭州警察局長又是馬志超，那麼兩年前所聽到的許多傳說，都不是事實，大概是那些痛恨他的傢伙們故意造出來的謠言。

有一天，我去警察局看他，告訴他兩年前所聽說的種種。他說不被叛軍殺害者幾希，因此，請他敍述當年逃出西安經過，聞聽之下，才知那是機智、勇敢與人和三者結合在一起的傑作。現在事隔三十年，每一憶及，總覺得這一個故事饒有趣味，值得流傳。

西安是西北的重鎮，尤其勦匪期間，倍加重要，需要一位很得力的人去做公安局長。黃埔第一期同學當中，陝西出了好幾位了不起的人才，馬志超就是其中的一個。因爲他是陝西華陰人，又是黃埔第一期，不論籍貫，還是資歷，都是最適當的人選。可是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對於馬志超出長西安公安局，却感覺到十分刺眼。「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耶？」西安是我楊虎城的西安，怎麼能夠讓一個黃埔學生來幹公安局長呢？湊巧北平行營撤消，行營政治部主任曾擴情將要率領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到西安暫住，這一下越發使楊虎城寢食不安。

「志超兄！」有一天，楊虎城請馬志超到菊花園十三號他的情婦家裏吃晚飯，吃罷飯，點起鴉片煙燈，兩個人躺在煙燈兩旁，楊虎城一邊燒煙泡，一邊說道：「我要請你幫個大忙了。」

「祇要主任命令俺，不論要俺做啥事，俺都會盡心竭力去做，怎麼擔當得起幫忙二字呢！」馬志超很誠懇地回答楊虎城。

「曾擴情快要來西安了。政治部的人都是做情報的，假如他向中央亂報一陣，咱們可吃不消。你和他是黃埔同學，所以我要請你去對付他，不要讓他亂打報告，說咱們的壞話。」

以升官發財為誘餌

「報告主任！你何必害怕一個曾擴情呢？」馬志超說：「爲人不做虧心事，那怕半夜裏鬼敲門。你看！劉峙爲甚麼會做河南主席？因爲他有百戰的功勞，才要他去做主席。委員長要你做西安綏靖主任，把整個西北的安全交給你，不是很信任你嗎？祇要你把兵練好，有了實實在在的力量，委員長要你往東，你就往東；要你往西，你就往西。一旦西北有事，你有力量平亂，可以舉足輕重，建立大功，到那時候，委員長會像看待劉峙那樣來看待你。曾擴情就是三頭六臂，也奈何不了你。你要知道，中央在西安的人員，不祇一個曾擴情，可能有一百個一千個曾擴情。就算俺馬志超有本領，能夠對付一個曾擴情，可是俺絕對招架不住一百個一千個像曾擴情的人呀！所以，俺勸你，祇要對國家，對委員長忠忠實實，幹你應幹的事情，何必怕他曾擴情呢！」

楊虎城把馬志超請到他的情婦家裏，躺在鴉片煙燈旁邊，說心裏想說的話，是把他當做心腹人來看待，想不到他却說了這麼一大堆大道理。的確，馬志超說得是金玉良言，假如楊虎城的智慧不比人低一級，懂得盡忠報國，聽了他的忠告，大澈大悟，忠忠實實去做，不但楊虎城前程似錦，也不會發動西安事變，

使國家蒙受極大的損失。可是楊虎城已迷了心竅，忠言逆耳，那裏能聽得進去。所以，馬志超的這一番話，簡直是對牛彈琴，徒增楊虎城對他厭惡和憎恨，不起半點作用。不過，馬志超做公安局長，是中央派下來的，楊虎城心裏有一萬個不高興，不滿意，也攆不走他。楊虎城用感情拉攏他不成，祇好試用別種方法，改用名利來勾引他，於是，打發了一個姓張的黃埔第四期同學進行游說。

「楊虎城想要你幹保安處長。」那位姓張的黃埔同學對馬志超說：「我看你還是把公安局長讓出來，去幹保安處長吧！保安處長要比公安局長的官兒高，權力大，待遇好，可說是名利雙收。」

「委員長是咱們的革命領袖，又是咱們的校長。校長認識學生最淸楚，他老人家認爲俺馬志超是一省的材料，就會派俺做一省的工作。假如他認爲俺是一市的材料，就祇能派俺做一市的工作。現在既然派俺做西安公安局長，那就是認定俺這塊料，祇能在西安市幹幹。楊虎城雖有心提拔俺，俺也不敢接受。」

「你這個人爲甚麼這樣頑固？死腦筋。甚麼一省的材料，一市的材料。大家既然都是陝西人，在咱們自己的家鄉，爲家鄉服務，幹甚麼合算就幹甚麼。楊虎城既然肯把保安處長給你，爲甚麼做傻瓜，推辭不幹呢？」

「如果楊虎城眞心誠意要提拔俺馬志超，俺可以接受他的這一番好意。不過，有一個條件，祇能以公安局長兼保安處長。假如調換一下，以保安處來兼公安局長，俺還是不能幹，因爲公安局長是委員長委派的呀！」馬志超簡直是誠心搗蛋，明知楊虎城對他不懷好意，要他做保安處長，目的是要他讓出公安局長

，他却對楊虎城的說客要求以公安局長兼保安處長，弄得那人啼笑皆非。

經過兩次接觸談判，很顯然，馬志超跟楊虎城各人有各人的主意，各人有各人的立場，永遠也揉合不到一起。馬志超心裏有數，楊虎城本事不大，野心可不小，他把西安當作他自己的西安，儼然以土皇帝自居。現在不能把他拉攏到手，他不做楊虎城的走狗，就不會輕易放過他，祇要機會一到，必定先下手收拾他。他在西安做公安局長，無異在老虎口裏討生活，環境是十分惡劣危險的。因此，不能不廣結善緣，爲將來留些餘地。他決定兩項努力的目標：「尊重上層社會不得志的領袖人物」和「同情下層社會的勞苦大衆」。

化裝車伕逃出虎口

西安有幾位同盟會的老革命黨人，辛亥革命成功，他們不去做官，隱居在社會深處，從事文化工作，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力量。有一位焦子敬先生開一爿西山書局，傳播文化，交接知識分子。另一位胡文卿先生辦易俗社，改良秦腔，推行社會教育。還有一位汶潔夫先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馬志超對這幾位老革命黨人特別尊敬，經常拜訪請教，過年過節，還要送些禮物。他們覺得這一個後起之秀的黃埔學生做了公安局長，並不驕傲，孺子可教，對他很有好感，特別愛護。他們在社會上的接觸面非常廣濶，知道的事情多，消息靈通。因此，馬志超在這些人物當中，常常可以得到許多重要的情況，使他提高警覺。

建設廳苗圃的負責人叫張一寧，本來和馬志超是萍水相逢的朋友，不過社會上一般人總認爲公安局長是有權力的人物，能够交往，總要想法子獻點慇勤，張一寧自然不會例外。有一天，他到了馬志超公館，看見院子裏光禿禿地，沒有樹木，沒有花草，他說不像個局長的公館，必須栽些花木，點綴點綴。栽植花木，雨天最好，容易栽活。一天正在下雨，苗圃派來兩位工人，携帶着樹苗花枝，淋着雨在院子裏給他栽植，衣服都淋濕了。馬志超坐在客廳裏，一邊看他們工作，一邊心裏想，自己坐在家裏避雨，讓別人淋着雨爲自己工作，好像不太公平，心裏很過意不去。

「你們有幾套衣服？」馬志超把那兩位工人叫進客廳，這樣問他們。

「窮人的衣服能有幾套？還不是身上穿的一套嗎。」栽花的工人老老實實告訴他。

「那麼，你們的衣服被雨淋濕，該怎麼辦呢？」馬志超進一步追問。

「那有甚麼關係？等一會兒，不就自然乾了嗎？」工人們並沒有把衣服濕透當做一回事。

談完話，馬志超送給他們每人兩塊現大洋，囑咐他們添購一套衣服，再遇上下雨淋濕，也好替換。兩塊現大洋是半個月的工錢，可以買好幾套衣服。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位馬局長這樣平易近人，想得這樣週到，一出手就給他們兩塊錢，歡天喜地，千恩萬謝，離開馬公館。這些故事，都是馬志超結下的善緣。

西安事變的那一天早晨，叛軍預定六點在西安發動事變，先包圍公安局長的公館，捉拿局長馬志超，

再去解除警察的武裝，一方面派部隊包圍西京招待所，監視住在裏面的許多中央文武大員，禁止他們自由活動。沒有想到天還沒亮，已經有一部分警察在革命公園集合，那是等候局長五點多鐘講話的。楊虎城的部隊看見警察那麼早就在活動，立刻報告楊虎城總部，他們以爲陰謀已經洩漏了，誤會警察已有行動，祇好把發動事變的時間提前一個鐘頭，步驟自然零亂多了。

楊虎城的部隊包圍了馬志超的公館，搜查房裏房外，找不到馬志超。他們來遲了一步，撲了一個空。另外的部隊向駐在鐘樓的警察開槍，槍聲好像警報，馬志超聽到槍聲，知道情況不妙。警察的武裝力量同駐軍不成比例，無法抵抗，抵抗也是白白犧牲，於事無補。集合在革命公園的少數警察，更不能起甚麼作用，馬志超既不能拿上這點力量同楊虎城和張學良的部隊作戰；他也不能呆在革命公園，等待人家來捉拿。這個時候，天已大亮，街上到處都是軍隊，雖然沒有宣佈戒嚴，行人活動，仍困難重重。馬志超離開革命公園，心裏在想，應該到甚麼地方去避一避，到朋友家裏？萬一被搜查出來，會連累朋友，還是去公園吧，軍隊不會注意公園的。他向蓮湖公園走去，恰巧遇見一個拉人力車的，他把車子買下來，弄癟了一隻輪胎，換上拉車的衣服，搖身一變，變成一個拉黃包車的。

非抓到馬志超不可

誰會相信，全城正在捉拿馬志超，而馬志超却拉了一輛癟了氣的黃包車，在大街上大搖大擺走過去。

他路過楊虎城公館的門口，衞兵沒有睬他。因爲走得慢了一些，在大街上還被楊虎城的士兵戳了兩槍托，驅趕他快些走過去。將近蓮湖公園，把車子停放好，悄悄走進公園，果然，公園裏沒有一個士兵的影子。天氣太早了，人們又聽到槍聲，躲在家裏，不敢出來，誰還會來逛公園，所以蓮湖公園格外冷靜。

「你不是馬局長嗎？」馬志超剛坐在一條櫈子上休息，想他的下一個步驟，突然兩個工人模樣的人向他走來，認出他是馬局長。馬志超心想，這下子可糟透了，原來公園裏也已經埋伏了人。

「你怎麽知道俺是馬局長？」事到如今，抵賴也沒有用，馬志超渾身是膽，不慌不忙，反問一句。

「你不認識我們嗎？我們在你的公館裏栽過樹木，淋濕衣服，你還賞了我們每人兩塊現大洋，難道你已經忘記了嗎？我們已經離開苗圃，現在調到蓮湖公園，照顧花木。」

馬志超聽完工人說話，才看出來面孔的確很熟，心也放下來。這兩位工人出現，眞像神派來的使者，他的精神立刻振作起來。工人們以爲槍聲時斷時續，一定是發生了甚麽事故，坐在人來人往的路邊很不安全，於是，把他藏到比較安全的地方，趕緊替他張羅飲食。這兩位純樸的園藝工人感激他過去慷慨賜予，現在正好報答他，願爲他做任何事情。在這樣患難中，得到他們的幫助，都是他不曾想到的，立刻着他們送信給汶滐夫，取得聯絡。

西安城裏風聲鶴唳，到處有人在捉拿馬志超，捉不住他，楊虎城不甘心。楊虎城曾經宣佈過，有敢藏匿馬志超，與馬同罪。可是馬志超有汶滐夫、焦子敬、胡文卿替他策劃一切，安排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險

來掩護他，才能在動亂的西安，很安全地東躲躲，西藏藏。馬志超神出鬼沒，行踪不定，沒有一個人能捉摸着。他不敢在一個地方停留兩天以上，經常在變換陣地。楊虎城在明處，馬志超在暗中，楊虎城硬是鬪他不過，不知他究竟逃出西安呢？還是躲藏在城裏呢？馬志超在西安城裏躲藏了一個星期，一直到十九日，才混出了西安。

挑擔鷄籠逃出危城

出城要比在城裏躲藏困難的多，古人都知道繪影圖形，楊虎城比古人更精明，每一個城門口都有馬志超的像片，守城門的士兵對於每一個出城的人，都要核對像片，要想瞞混過守城門士兵的耳目，實在不太容易。幸而經過一個星期，士兵都懈怠了，沒有開頭那麼認眞。汶潔夫對他盡心竭力，給他設計了好幾種出城的方法。最後他自己決定裝扮成一個鷄販子，穿上一套鄉下人的衣服，裝扮的土頭土腦，在臉上七抹八抹，自己照照鏡子，都有些面生，認識不清楚。選擇了一個出入城門的人比較擁擠的時間，挑了兩隻空鷄籠子，好像鄉下人進城來賣鷄，賣完鷄，回家的樣子。當他經過戒嚴司令部大門的時候，沒有人認得出他就是公安局長馬志超。守城門的士兵看他挑着那麼大的兩隻空鷄籠，空空洞洞，一眼望去，看得清清楚楚，裏面甚麼也沒有。好像很看他不起，連多看一眼，都懶的看。進城出城的人那麼多，城門口亂紛紛地。暗中護送他的汶潔夫，跟在他後面有十幾步遠，已經替他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到就這樣容易，馬志超平

平平安安，混出西安的西門，汶潔夫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才放下心來。

馬志超出了西門，沒有一直往西走，他轉向南方，繞過小雁塔，再往西北走，經過御橋，到達官道鎮，總算脫離虎口，這才鬆了一口氣。有兩位衞士，始終在暗中保護着他，忠心耿耿，實在難得。他們在官道鎮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渡過渭河，往東，沿着上朝邑的路子走去。

不知道楊虎城猜想馬志超已經逃出西安呢？還是得到確實的情報呢？在馬志超離開西安不久，就派他的軍法處長張依中乘了一部卡車，帶了十幾個武裝士兵，出城來搜索。張依中在西安附近，盲目地打了個轉，找不到馬志超的影子。他想，馬志超如果眞逃出西安，一定會往朝邑去，因爲駐紮在朝邑的馮欽哉將軍早已表明態度，反對西安事變。於是，張依中順着馬志超走的路子往東走。張依中不是出來捉人，好像在兜風。當他追趕馬志超的時候，馬志超可眞着急了，好不容易逃出西安，又被卡車追上來，眼看就要前功盡棄了。不想，張依中的卡車急馳而過，沒有把他這個賣鷄的放在眼裏。張依中跑到馬志超的前面，變成馬志超在追趕張依中，馬志超又一次從閻王老子手中奪回他的性命。

張依中到了朝邑，還不知道馬志超就跟在他後面。他心裏想想，捉不到馬志超，空着手回去，多不好意思。不如乘着機會做點工作，假如能够煽動馮欽哉部下脫離馮欽哉，起來響應西安事變，不是功勞也不算小嗎？好在馮欽哉的部隊裏多的是陜西人，熟人很多，進行並不困難，於是去找馮欽哉將軍的一位邢團長，進行游說煽動。

馮欽哉將軍的副師長郭景唐也是陝西人，同馬志超都是黃埔第一期同學。馬志超到了朝邑，已經到達安全地帶，不會再有危險，立刻去看郭景唐。剛好郭副師長接到邢團長的電話，報告張依中運動他倒戈，要他響應西安事變，請示怎樣處置。郭景唐笑着對馬志超說：「我看張依中不是個好東西，他們自己造反不算，居然敢來運動咱們的部隊，你說該死不該死？」

「最好送他回老家去，可不能讓他再回西安」。馬志超說，郭景唐點了點頭。

（五十九年四月）

西安事變中的馮欽哉

馮欽哉先生在包頭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晉察冀邊區共產黨徒，佔領了張家口，切斷平綏路交通，傅作義的部隊被阻，不得東進。緊接着，共產黨又集中十萬大軍，由賀龍統率，於十一月下旬，發動對綏遠的全面攻擊。除了歸化城和包頭兩個主要據點，其他的城市都陷入共軍手中。共軍以主力包圍了歸化城，賀龍親自帶領兩萬人去攻打包頭。在賀龍想來，包頭城裏能夠作戰的部隊，不過兩千人，以十倍的兵力去攻打，輕而易舉。一旦攻下包頭，歸化城就成了塞外孤城，傅作義再有本領，也無法保守。負責防守包頭的係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他覺得兵力懸殊，難以抵抗，打算乘着黃昏突圍，返回後套。剛好察哈爾省政府主席馮欽哉先生因爲到不了察哈爾，也呆在包頭。我在拙著「關山煙塵記」保衛包頭一節中，曾有詳細的記載，現在摘錄於後：

「察哈爾省政府主席馮欽哉將軍聽到董主席打算突圍，立刻去告訴他：『你絕對不能出城去，一出城，不但包頭完蛋，連你的性命也保不住。現在城裏幸有五百多名中美班的學生，如果你善於運用，這五百

多個學生，一定可以守得住包頭。』董主席接納了他的意見，才打消了突圍的企圖。

『主席！敵人會不會打進城裏來？』那一天夜裏，敵人開始攻城，馮主席左右有一人這樣問他。

『你聽到馬林槍（中美班學生使用的自動武器）的聲音沒有？』馮主席反問那個人。

『沒有。』

『那麼敵人還遠得很哩，』馮主席告訴他。

『主席！究竟共產黨會不會打進城裏來？』槍聲緊密，戰鬥激烈，另外一個人又問馮主席。

『你聽到馬林槍的聲音沒有？』

『聽到了，』那人說。

『那麼敵人已經都被打死了，你還躭甚麼心？』」

我和馮欽哉先生沒有見過面，我們這位鄉先輩對我訓練出來的部隊，這樣信任，全力支持，令我萬分感激。而我們的學生也不使他失望，終於擊退共軍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三日的兩次進攻。賀龍知難而退，不得不放棄攫取綏遠的企圖。包頭之戰，關係當時的華北局勢，非常重大。而包頭能够守得住，多虧欽哉先生有魄力，有見解，有信心，沉着，堅定，爲董其武壯了膽，才得到輝煌的成就，也救了傅作義。所以，有關對欽哉先生不正確的報導，在道義上，我有責任加以解釋和更正。

馮欽哉果真來遲一步嗎？

近讀金人傑先生「西安事變中的彭昭賢」，有一節說馮欽哉來遲一步，原文說：

「再談到楊虎城部下的兩個軍長——馮欽哉和孫蔚如——馮氏因見機的早，在西安事變的當時，就歸附了中央，換得的代價是第二十七路軍總指揮。

「但也有人說，馮欽哉當時的歸附中央，大半是為時勢所迫。原來馮氏所統的部隊是駐在陝西大荔縣一帶的，當張、楊決定發動西安事變後，楊就派他的一名姓張的參謀長到馮部隊裏去秘密傳達命令，着馮率領所部，迅即佔領潼關，以阻止中央大軍的西上。據說，馮接到這項秘令後，立即開始行動，不料在馮部尚未進抵潼關以前，中央軍的樊崧甫部第二十八師（師長董釗）已經先將潼關佔領了。」

「馮氏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一時頗有走投無路之感，但為了個人今後的出處，也就顧不了老長官的栽培，立刻秘密派人和樊崧甫搭線，歸附了中央。當此緊要關頭，馮氏深明大義，總算難能可貴。」

「馮在歸附中央的行動中，為了表示誠意，首先竟把那位姓張的參謀長祭了旗，使這次事變中又多了一名冤鬼！馮的這一突然『反正行動』，在精神上給楊虎城的打擊相當大。楊以後所以肯接受張學良的勸告，同意送蔣先生返京，皆與馮欽哉的反正，有着很大關係。」

四年前我曾寫過一篇「西安事變外一章」（馬志超、楊虎城鬪法記），刊登在五十九年四月的中外雜

誌上，敍述馬志超兄在西安事變時，逃出西安的經過，是三十多年前志超兄親口告訴我的，撰寫時，怕有錯誤，又和他詳談了一次。他逃出西安，逃到朝邑，就投奔馮欽哉的部隊裏。假如馮欽哉有絲毫問題，他絕不會去自投羅網。和前面但書所說的，頗有出入，爲了便於對照，摘錄幾段：

「不知道是楊虎城猜想馬志超已經逃出西安呢，還是得到確實的情報呢？在馬志超離開西安不久，就派他的軍法處長張依中乘了一部卡車，帶了十幾個的武裝士兵，出城來搜索。……

「張依中到了朝邑，還不知道馬志超就跟在他後面。他心裡想想，捉不到馬志超，空手回去，多不好意思。不如乘着機會，做點工作，假如能够煽動馮欽哉部下脫離馮欽哉，起來響應西安事變，不是功勞也不小嗎？好在馮欽哉的部隊裏多的是陝西人，熟人很多，進行並不困難。於是去找馮欽哉將軍的一位邢團長，進行遊說煽動。

「馮欽哉將軍的副師長郭景唐也是陝西人，同馬志超都是黃埔第一期同學。馬志超到了朝邑，已經到達安全地帶，不會再有危險，立刻去看郭景唐。剛好郭副師長接到邢團長的電話，報告張依中運動他倒戈，要他響應西安事變，請示怎樣處置。郭景唐笑着對馬志超說：『我看張依中不是個好東西，他們自己造反不算，居然敢來運動咱們的部隊，你說該死不該死？』

『最好送他回老家去，可不能讓他再回西安！』馬志超說，郭景唐點了點頭。」

從馬志超去找郭景唐這一事實，可知馮欽哉是擁護中央的，並沒有跟着楊虎城造反，要不着「突然反

正」。又金文所說楊虎城的張參謀長，可能就是我所說追捕馬志超的張依中。不過張係軍法處長，不是參謀長。至於張的死，是馬志超和郭景唐商量好，把他裝進麻袋包，扔到黃河裏（馬志超兄說的），隨着滾滾黃河東流，也許葬身大海，也許沉澱到黃河河底，並不是馮欽哉爲表示誠意，拿他來祭旗的。

姚容軒先生談馮欽哉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姚大海（字容軒）先生和馮欽哉先生是小同鄉，是很要好的朋友，關係密切。我爲了瞭解西安事變當時，馮的態度究竟怎樣，特別去請教姚先生，承蒙姚先生，很詳細地敍述欽哉先生的歷史，和西安事變時的眞實情形，等於給我上了一堂歷史課，獲益良多。現在把姚先生所說的歸納起來，寫在後面，以說明馮欽哉先生在西安事變當時的眞實情況。

馮欽哉山西萬泉縣人，家道小康。民國元年冬天，外蒙古依附俄國，宣佈獨立，他正在山西太原師範學校讀書，激於愛國熱忱，投筆從戎，隨山西軍隊赴綏遠征蒙。第二年因袁世凱收買武士英，在上海刺死宋敎仁，爆發二次革命，馮又聯絡張漢卿（又名樹幟，山西崞縣人，和曾任晉北鎭守使的張樹幟字漢捷的，是同縣同名，後爲北方軍閥槍殺）在包頭起義，打算殺死孔庚，奪取他的部隊，響應討袁，不幸反爲孔庚所敗，化裝成治病郎中，經窮鄉僻壤，千辛萬苦，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越南，到達香港。孔庚請求袁世凱下令通緝，有「馮敬業（馮欽哉原名）者，乃孫（中山先生）、黃（興）之餘孽」等語。

民國五年，袁世凱帝制不成而死，馮欽哉才由香港至大連，轉往天津，和續桐溪（字西峯）、李鳴鳳（字岐山）等滙合，策劃打倒北洋軍閥。六年在豫西策動張敬堯的部隊起義失敗，被張敬堯逮捕，幾乎送掉性命。七年在陝西參加于右任先生領導的陝西靖國軍，響應國父在廣東護法，才和楊虎城發生關係。十四年劉鎭華攻陝，二虎守長安，達八個月之久，他任團長，防守最重要的東關。十六年出潼關，參加北伐。十八年唐生智在河南叛變，他在駐馬店和唐部激戰，擊潰唐軍，獲輝煌戰果。十九年中原大戰時，他在陝西，乘機把馮玉祥的部隊逐出陝西。

民國二十二年春天，日本軍閥進攻熱河，中央一再嚴令張學良死守，但是張的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不加抵抗，於三月三日放棄承德，逃離熱河，日軍遂長驅直入，佔據熱河省全境。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急調第二師黃杰和第二十五師關麟徵兩部馳往古北口防守，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赴喜峯口、羅文峪兩長城隘口堵擊。馮欽哉雖遠在陝西，因愛國心切，自請馳赴長城一帶，抵抗日軍。蒙委員長蔣公嘉許，調駐平綏路沿線待命。

這一年四月底，日本軍閥因我起而抵抗，不敢繼續侵略，部隊逐漸撤退。國民政府派黃郛爲行政院駐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和日本交涉停戰，日本軍閥提出停戰條件，於五月底，雙方在塘沽成立停戰協定，後來稱爲「塘沽協定」。我軍撤退到由延慶到昌平、順義、通縣、寧河、蘆台一線，日軍撤退到長城，戰爭平息。

馮欽哉要求擺脫楊虎城

七月間楊虎城請求將馮欽哉部調返陝西，馮和楊雖然是十多年的患難之交，但是對楊虎城學識淺薄，認識不深，信仰不堅，野心很大，常被共產黨分子包圍利用。馮欽哉屢勸不聽，楊虎城且對馮漸漸隔閡，有分化馮部的企圖。所以，馮欽哉急欲擺脫楊虎城的羈絆，一來可以保全多年友誼，二來萬一楊虎城誤入歧途，馮本人也免受牽連。遂拜託姚容軒先生赴廬山，晉謁委員長　蔣公，代他陳述不願返陝的苦衷。姚先生義不容辭，上了廬山，先看到軍事委員會秘書長楊永泰。

「馮欽哉不願意再回陝西，」姚容軒先生告訴楊秘書長：「他託我晉謁委員長，報告他不願意返陝的苦衷。」

「不行！」楊秘書長說：「調馮部返陝的命令已經下達，而且楊虎城爲了此事派李志剛來廬山，現在還住在這裏。況且命令已下，也不好更改。」

馮部調陝不調陝倒是次要問題，姚容軒先生要求晉謁委員長的主要目的，是在代替馮欽哉表明心意，不願意再和楊虎城攪在一起，馮欽哉的部隊希望由中央直接指揮。當姚先生接到由楊秘書長代委員長接見的通知，姚先生想已經和楊永泰談過，沒有再和楊見面的必要。於是在前兩天請鄧文儀報告委員長，說明姚容軒要面謁的原因，很快就被召見了。

「馮欽哉和楊虎城對國是的意見，主張往往相左。」姚容軒報告委員長說：「而且馮看見虎城和共產黨分子很接近，恐怕將來會被利用，所以，不願意再回陝西，受楊節制。」

「告訴欽哉！不可使虎城猜忌。他的部隊可改駐洛陽潼關之間。」委員長聽完姚先生報告，非常高興，這樣指示姚容軒，要姚轉告馮欽哉。經過這一次談話，可說結果非常圓滿。不但馮的部隊改駐洛陽潼關間，不要再回陝西，而且委員長也知道了馮欽哉和楊虎城貌合神離，馮是竭誠擁護中央的。

後來東北軍奉調到陝甘剿匪，馮部也駐防大荔潼關一帶。二十五年八月間，姚容軒先生赴甘寧青三省指導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事宜。路過西安和馮欽哉見面，詢問楊虎城的近況，馮說：「閩變，虎城和福建方面有勾搭。這一次虎城藉口到上海治眼病，實際是觀察中央對他的態度，是否知道他和閩變有來往。心裏有鬼，疑心很重。」

十月初姚先生任務完畢，返京復命，路過西安，去看楊虎城，楊劈頭就問：「陳立夫先生和張淮南先生訪俄的詳細情形怎麼樣？」

「外交另有人負責，這消息恐怕不確實。」姚先生不知道這回事，這樣答覆楊虎城。

「的確有這回事。」楊虎城眉宇之間好像很高興，認爲中央已經聯俄了。也許是楊虎城受了共產黨的宣傳，中毒太深，才有這種表現，終於發動了西安事變。

馮欽哉的真實態度

西安事變的第二天，馮欽哉還可以和他的西安辦事處通電話。密令辦事處速派汽車護送省黨部委員郭紫峻（山西崞縣人，現任立法委員）出城赴南京，成了事變後首先脫險，向中央報告西安情況的第一個人。

後來中央派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入陝宣慰，姚容軒先生同行，到潼關後，轉往大荔，會晤馮欽哉。楊虎城所派的代表續範亭（山西崞縣人，續桐溪的兄弟）正在大荔，勸馮欽哉和楊虎城合作，採取一致行動，被馮拒絕。姚先生說楊虎城又派軍法處長張依中到朝邑煽動馮部楊團長叛馮擁楊，這和馬志超所說的邢團長又有些出入。

委員長　蔣公脫險返京，中央討逆部隊奉命撤退，解除對楊部隊的戒備。姚先生突然接到馮欽哉求援的急電，說張楊的部隊向他壓迫洩忿，囑速請何總司令敬之援救。經姚先生將馮請求援救的事告知何總司令，下令中央軍暫停撤退，馮欽哉部才轉危為安。待蔣公處理西安事變竣事，派員告知姚容軒先生，囑他代向馮欽哉致慰勉之意。

現在摘錄行政院長孔庸之先生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有關馮欽哉的兩段，以證明所謂馮欽哉來遲一步之不確實。

（一）「欽哉對虎城之輕舉妄動，本不贊成，遂密派郭副師長（景唐）、徐參謀長自大荔赴潼關與樊崧甫面洽，聲明該師追隨　蔣公有年，決不盲從作亂，現已不接受僞命，仍固守陝西之朝邑大荔原防。並申明如東北軍串同共匪南犯，決予痛剿，而對陝軍則欲予以收容。」

（二）樊師長第三次來電原文：「限即刻到。南京代行政院長孔、軍政部長何：密。據（四二）郭副師長徐參謀長寒（十四）先後由大荔來潼關面稱：(1)……(2)本師追隨委座有年，決不盲從作亂。現集結朝邑大荔一帶，鞏固防務。如東北軍共匪南犯，決于痛剿。對陝軍因關係過深，未便反攻。戰事果起，對陝軍當設法收容，乞轉呈層峯，毋以該軍爲念云。郭副師長係黃埔一期同學，在該軍服務八年，一切當可負責。定刪（十五）辰同大荔防次，與馮軍長商洽後，即與職共同通電，擁護中央。馮軍長、郭副師長忠勇衞國，深堪欽佩。」

綜觀前面所述種種，馮欽哉獻身革命，忠黨愛國，擁護中央，在西安事變中，立場堅定，態度明朗，能說他是進退兩難，走投無路嗎？說老實話，馮欽哉要不着楊虎城來栽培，他是個鏗鏗鏘鏘，有聲有色，憑着自己的能耐來闖天下的角色，北方革命軍人中的佼佼者，楊虎城怎能和他作比呢？

胡健中談戴笠平反冤獄

我認識了胡健中

一天下午，胡健中先生打電話給我，他說：「我是胡健中，很冒昧。我們雖然不認識，但從你所寫有關戴雨農（笠）先生的文章看來，你同雨農的關係一定很深，是一位很留心雨農軼事的人。有件關於雨農很重要的事，在我心裏已經擺了三十六年，不能使之永遠埋沒。我考慮再三，認爲用你的筆來寫，最爲合適，所以，才給你打電話。」

「胡先生，久仰了！」我說：「祇要是有關雨農先生的故事，不論大小，我都樂聞。請胡先生指定一個時間，我去府上拜候，請教！」

「不行。」胡先生說：「我住在水源路，這裏修馬路，已經一年半，還不知何年何日完工，連我家的門都拆了，你找不到，我們約定一個地點談談好了。」

於是，我們於六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在中國大飯店八樓見面了。雖然我們互不相識，初次見面，說也奇怪，當我一走出電梯，好像彼此就知道了，一打招呼，果然不差。胡先生人很爽朗，我們一見如故

，傾心相談，談得非常投機，暢所欲言。

胡先生告訴我，他同雨農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杭州警官學校，大概是民國二十二年前後，警校校長王固磐先生請他去演講。當時雨農先生是警校的政治特派員，主持警校訓練幹部，也在聽講。講完，王校長介紹，他們才認識了，那時胡先生正主持杭州民國日報，後來改爲東南日報。他一生幾乎和東南日報分不開，半生心血都放在東南日報方面。

雨農先生大概從趙龍文先生以及杭州朋友們那裏知道胡健中先生的爲人，因此很佩服他，成了很好的朋友，交情很深。雨農先生最後一次回重慶，特意去中央日報社看胡先生，兩人談到深切時，胡先生指出雨農先生對國家的貢獻，以及部份幹部急須有所整飭，雨農先生都虛心接受。

「我們甚麼時候再見面？」分手的時候，胡先生問雨農先生。

「不一定。」雨農先生說，似有預感，不期竟成永訣。這次別後，雨農先生飛往北平，由北平、天津、青島，再飛南京，飛機就撞山失事了，胡先生對此甚爲感傷。

他說：「雨農很了不起，在民國三十二年，平反了一個很重大的寃獄，救了十三個人的性命。這件事在我心裏隱藏了三十六年，現在雨農墓木已拱，再不說出來，日後將無人知道此事，豈不有負亡友於地下嗎？所以不能不告訴你，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平常人絕對做不到的。」

姚則崇大捕間諜

八一三淞滬之戰，繼盧溝橋七七事變，日本軍閥擴大侵華戰爭，我們在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全民起而抵抗。敵人加深侵略，杭州陷落，東南日報遷往金華。敵人再深入，東南日報乃分兩路，一遷麗水，一遷江山。江山又不保，於是越仙霞嶺，遷往福建浦城，再遷南平，繼續發行，成爲抗戰時期，東南的唯一喉舌。胡健中爲了遷移東南日報，費盡心血。全體員工和眷屬多達五百人，在敵機轟炸，和跋涉奔波，疾病纏綿的情況下，傷亡慘重，胡健中最爲悲痛。這時，教育部籌備東南聯大，以何炳松爲主任委員，胡健中爲副主任委員。因爲何炳松還在上海，所以，胡健中在南平除了主持東南日報，還得負責籌備東南聯大的事情。江山駐軍爲二十九集團軍李覺（何鍵的女婿）的部隊，調查室主任爲湖南姚則崇，歸軍統局指揮。江山這時是陰陽地帶，敵軍時而進佔，時而退走，情況非常複雜。這時江山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案子，牽連到東南日報的兩位職員。事實是這樣的：杭州商人柳承先逃避戰亂，由杭州遷到南平經商，店名「三葉」，兩字好像日本人的商店名字，又加和商店往來交易各色人等，頗爲複雜，曾經有過不法事件，成了這個案子辦案人的一種幼稚無知的推測和藉口。

柳承先的一個十八九歲的妹妹柳蓮芳，化裝逃離敵區，準備到南平去，投奔她的大嫂。不料到了江山，和她的同伴一併被姚則崇逮捕了。硬指她們是上海日本憲兵隊和汪精衛僞組織特工總部上海極司斐爾路

七十六號派出來的間諜。這一個間諜案牽連很廣，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被逮捕的人，多達兩百餘人。江山縣長丁琮也有嫌疑，被姚則崇暗中監視。上海楊虎的大徒弟侯寄遠從上海來，牽連在內，也被逮捕。東南日報的科長竺升星（來臺後任中央日報稽核，六十七年春天去世）和張西林也成了階下囚。

因爲竺升星和張西林被捕，直接影響到東南日報。東南日報既係東南各省戰時的重要報紙，如果和間諜案牽連到一起，那還得了。胡健中在東南聲望很高，黨政軍各方面的重要人物，都和他有來往，有交情。發生了這樣重大的案子，他不能不理。他相信他的部屬竺升星和張西林跟他工作多年，非常忠實，絕不可能做敵人的間諜。於是向各方面呼籲，多方營救。但是牽涉到間諜的案子，誰都不願意沾染，過問，都怕惹火上身。

胡健中曾和李覺通過電話，李覺說被捕的人都有自白書，承認是間諜，不會寃枉。時李覺在浦城，請胡健中去看全案的有關文卷。但胡健中聽說，姚則崇要在半路打死他，祇好作罷。

胡健中也和第三戰區顧祝同長官通過電話，報告這件事，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覆。他在南平所住的房子，是省政府主席劉建緒叫他的弟弟讓出來的。劉主席常到南平看胡健中，胡請他幫忙，劉主席說：「無能爲力。」

「我知道。」胡健中說：「劉主席確是愛莫能助。」

福建張貞率領軍風紀巡察團到東南巡察，到達南平。對這個案子雖很重視，却不表示態度。軍風紀巡

察團是戰時最具權力的機構，也因間諜案關係重要，未採取任何制止的行動。

後來監察院秘書長吳漢濤同監察院一個巡察機構到達南平，胡健中也把這件案子告訴他，要求他予以徹查。

「我看這個案子可能是冤枉的。」吳漢濤說：「如果不辦，對戴雨農的面子太難看了。最好是辦幾個人，放幾個人，來結束這個案子。」

「不行。」胡健中很肯定地說：「如果這些人都是間諜，就應該統統殺掉，一個也不能留。要是冤枉，那麼一個人也不容許妄殺。總之，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弄清楚，不能冤枉一個人，更不能討價還價。」

有一天，顧長官祝同在南平請後勤司令俞飛鵬吃飯，胡健中應邀作陪。俞剛從江山視察回來，胡健中問他間諜案情眞僞。他說：「你和雨農直接談好了。」

戴雨農平反冤獄

以後，胡健中發出去的函件，都被姚則崇扣留，因爲姚未任二十九集團軍調查室主任以前，曾任福建郵檢所所長，郵檢人員都幫姚的忙，弄得胡健中一籌莫展，得不到任何援助。祇有一個憲兵隊負責情報的須少白，有時還提供他一些消息。

幸而天不絕人，剛好浙江保安司令宣鐵吾調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將赴重慶，路過南平，去看胡健中，胡便把姚則崇偵辦間諜案，濫捕多人，告訴宣鐵吾，請他轉告戴雨農，宣鐵吾滿口答應。他走到廣東韶關，和戴雨農碰到頭，把胡健中所說的話重說一遍。其實戴雨農已接到報告，姚則崇亂來，說江山人都是漢奸，連駐衢州的行政督察專員也有間諜嫌疑。

戴雨農處理問題，非常週到，既然宣鐵吾轉達了胡健中的意思，就先派連謀（行憲後當選立法委員）到南平看胡健中，調查詳細情形，同時也爲了阻止姚則崇繼續亂來。胡健中說連謀公正幹練，對本案弄清楚，頗多臂助。

一天，南平警備司令陳浴新打電話給胡健中，告訴他有一位朋友要去看他。胡健中問：「誰要來看我？」

「他現在我這裏，」陳司令說：「馬上就去，見了面你就知道了。」

一會兒，客人來了，原來是戴雨農，來的這樣快，眞出乎胡健中意料之外，有一種連日陰暗，烏雲遮天，突然雲散天淸，旭日當空，分外光明的感覺。一見面，戴雨農就說：「我得先洗個臉，你看我滿臉灰塵。」

等洗完臉，兩人先談了一些沿途的情形，然後戴雨農說：「健中兄！你對江山間諜案的意見如何？」

「我沒有意見。」胡健中說：「祇希望你徹查，勿縱勿枉。」

「祇要你信任我、我一定會公正地處理這個案子。對間諜固然不能放鬆，但是我絕不允許我的部下胡作胡爲，寃枉好人。」

據胡健中所知，戴雨農回江山後，曾要第三戰區軍法官楊珍希陪同偵查審問。結果，所謂間諜案，毫無確實證據，完全是姚則崇憑幻想衝動的莽撞行爲。除了一人以販賣軍火罪處置，戴雨農立刻把其餘被捕已判死刑的人，全部釋放，而把姚則崇關起來。因爲他輕舉枉動，濫捕人，鬧得江山、江西、福建鷄犬不寧，非嚴辦不可。

據說姚則崇經過所謂軍法審判，判處死刑的十三個重要人犯。東南日報的兩位職員，也在十三個人之內，所以胡建中一方面非常爲他們躭心，一方面也爲其他蒙寃的人不平。假如不是戴雨農除暴安良的精神，親自審問，平反了這個寃獄，眞是不堪設想。

胡建中對戴雨農十分欽佩，三十六年來念念不忘的，是戴雨農不怕人家攻擊他的部屬胡來，勇於承擔過錯，主張公道，這是他人萬萬做不到的。而胡健中經此事件，爲被捕的呼籲，也深得東南各省人士的感佩。

抗戰勝利後，胡健中回到上海，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請他吃飯，作陪的是唐生明（唐生智的弟弟）和他的太太電影明星徐來、徐來的秘書張小姐。席間唐生明（戴雨農派在僞組織中臥底的人，表面上是僞組織的官員，暗地裏替戴雨農作情報工作。）說：「今天這頓飯，應該由胡先生請，不能讓宣司令出錢。」

「爲什麼？」胡健中問。

「關於江山間諜案，戴先生曾給我電報，要我調查姚則崇所關起你們報館的兩個人，是不是日本憲兵隊或汪僞組織派出去的間諜。我調查清楚，並無間諜嫌疑，和日本憲兵隊及汪僞組織並無關係，報告了戴先生，案子才平反了，你還不應該請客嗎？」

接着李覺和他的太太何玫也請胡健中吃飯，以往的事，胡不在意，應邀前往，祇淡淡地說道：「雲波兄（李覺字雲波）！你在江山時，那個玩笑未免開的太大了！」李覺紅了臉，彼此一笑也就算了。

聽過胡健中先生敍述以上故事以後，我趕緊去看當年軍統局東南辦事處主任毛萬里兄，才知道姚則崇做了二十九集團軍調査室主任以後，犯了一種狂妄、幻想、多疑的心理變態。他住在江山，以爲江山人都是漢奸。萬里兄問他：「照你這樣說，我和戴先生也是漢奸了？」

「除了你和戴先生。」姚則崇無可奈何地說。他把江山縣長和衢州行政督察專員，都認爲有間諜嫌疑。姚則崇雖不歸東南辦事處節制，但他這樣大發神經，會闖大禍的，間諜案就是個例子，萬里兄已經報告了雨農先生。

據胡健中先生說，國科會主任委員徐賢修先生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因奔父喪，從福建長汀、永安，經南平、浦城、龍泉、麗水，回到溫州家鄉，沿途都聽到有人談論這個案子，並稱讚戴胡兩先生公正勇毅。可見這個案子影響之大及其嚴重了。所以，三十二年中央調胡先生擔任中央日報社社長，同時受聘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到達重慶後，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局長葉秀峯（現任國大代表）請他去演講，他就詳細報告了這個案子的平反經過，盛讚雨農先生嚴明公正，值得從事特種工作的人效法。

我覺得這個故事，戴胡兩先生充分發揮了超人的德性和魄力，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國民黨革命精神發揮的極則。

戴雨農先生以革命爲職志，處處在發揚黃埔精神，愛國家、愛百姓、主張公道、除暴安良。雖負有防間防諜的重大任務，絕不顧全顏面、威信，遷就事實，允許部屬有所偏差，寃枉老百姓。一旦眞相弄清楚，不顧任何後果，立刻釋放被捕者，平反了寃獄，懲處失職的部屬人員，關在第三戰區軍法處。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而雨農先生斷然爲之。

胡健中先生是戰時最高民意機關的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又掌握着言論、宣傳的工具東南日報，關於江山間諜案，他可以利用這種武器，製造輿論，鼓動風潮，以達目的。但是他不這樣做，因爲防諜是戰時必要的措施，不能因姚則崇辦案之不當，而做出任何不利於抗戰時期情報工作人員的舉動，發揮了民意代表和報人崇高的德性。但他不避嫌疑，不怕危險，奔走呼籲，卒使寃獄平反。像戴胡兩先生，眞够得上是智、仁、勇的健者了。

（六十七年十一月）

天津三寶張王李趙

戴雨農先生的天津幹員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由重慶出發，經香港、上海，回到華北，督察軍統局在華北的敵後工作。當時，日本軍閥正同天津英法租界因爲種種問題，鬧得不可開交。尤其因爲交通部設在法租界的電報局和設在英法租界的電話局，敵僞組織接管不到手，而英法租界的抗日活動，又在如火如荼，引起日本軍閥的憤怒，對英法租界當局很不滿意，把租界封鎖起來，祇留下三四處進出口。所以，要想進出租界，非常不方便。

我從北平到天津，已經是秋天了。那天晚上，有一家戲院正演唱「天河配」，因此，我記得很清楚，那是舊曆的七夕。我不知道怎樣進租界，必須先同住在租界以外，天津方面指定同我接頭的同志石慧麟兄見面，由他想辦法才成。他係北平警高畢業，打入僞組織工作，擔任天津警察教練所的教育長。他先請我到澡堂洗澡，然後遞給我一封已經寫好的介紹信，要我到佟樓找一位警察所的巡官，囑咐我清早去，越早越好。

佟樓是一處進口，祇能進，不能出。第二天我起個早，到達佟樓，太陽還隱藏在大海裏，看樣子，就要升出海面了。東方天空，一片紅色，美麗極了。我把介紹信交給進口處的一位警察，坐在一塊大石頭上，等了不到兩個鐘頭，就聽到喊我介紹信上的名字。走進檢查室，看見四個日本兵，坐在靠牆的一條長梲子上，每人抱着一支步槍，東倒西歪，都在打瞌睡。執行檢查的中國人，好像很認眞，一邊檢查，一邊吆喝，故意吆喝給日本人聽。經過大約十分鐘，就放我進了英租界。假如沒有介紹信，不是那位巡官幫忙，排起隊來，挨次進去，恐怕要餐風宿露，等上兩天三天。我看見排在進口外面的一條長龍，足足有半里長。我問站在長龍中間的一位年輕人，他說：「昨天早上就來排隊了，排了一天一夜，才挨進到現在的位置，今天能不能進去，還不知。」每一個進租界的人，都要脫去鞋襪，解開衣服，經過細密檢查，詢問，至少也要躭擱十分鐘，而且是檢查完一個，才放另一個人進去。所以，每天放進去的人，實在有限的很。日本軍閥藉上刁難人們進出租界，來困擾英國人和法國人，以發洩他們的一肚皮怒氣。

進入租界，很快就同我們的天津負責同志曾澈見了面，他立刻把我接到他居住的地方。我們去年春天在天津分手，隔了十七個月，再在天津碰頭，在這動亂的時代，確非易事。曾澈浙江人，比我小七八歲，天資很高，生得非常英俊。天不怕，地不怕，幹勁十足，工作非常努力，戴雨農先生非常器重他。因爲他對敵人和漢奸們打擊很重很大，日本軍閥恨透了他，漢奸們又怕死了他。他告訴我，天津有三寶，問我要不要去看一看。記得兒時在家鄉，常聽走關東的生意人們說：「東三省有三件寶，人參、貂皮、烏拉草。

」天津既然也有三寶，我想，一定是甚麼很希罕，很名貴的寶貝，當然要看看，也好開開眼界。我問：「是三件甚麼寶貝？擺在甚麼地方？」

「天津三寶是三位日本軍閥和漢奸們最頭痛的抗日英雄，他們勇氣十足，民族意識最强，非常了不起。」曾澈同志講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天津人把抗日英雄當寶貝來看待，把他們叫做三寶，可見天津人的愛國熱忱是如何强烈了。

「你就先講一講他們的抗日故事吧！」

「所謂天津三寶是電話局局長張子奇，電報局局長王若僖，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副處長李廠子。有時候，天津人又把他們叫做張王李趙，那是在他們三個人以外，再加上一位耀華中學校長趙俊達，不是就成了張王李趙嗎？」接着，他告訴我許多有關他們的奮鬪故事。

中國電話局設在英租界

自從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發動了侵華戰爭，不過三個星期，到七月二十九日的夜裏兩點多鐘，宋哲元將軍的二十九軍退出北平，平津就陷落在日本軍閥手中。不久，居住平津的一般失意軍閥政客，在日本軍閥卵翼之下，粉墨登場，在北平組織起華北傀儡僞組織。日本軍閥覺得他們正在同國民政府打戰，可是在他們佔領區域的租界內，國民政府却有一個天津電報局和一個天津電話局存在着

，電報局居然還和他們對立的區域以及國際間暢通電報，實在是他們皇軍的奇恥大辱。假如他們連這兩個小小交通機構都接管不了，還能征服全中國嗎？於是，對英法租界當局强橫壓迫，要求協助他們，接管這兩個機構。法租界怯於威勢，難以應付，祇好强迫電報局下旗關門，停止營業。

王若僖不幹電報局長可以，可是不能不讓他繼續抗日。他由電報局局長改任中國國民黨天津市黨部的主任委員，仍舊住在法租界，更加大了他的抗日責任。他爲集中一切抗日力量，統一宣傳，增强對敵僞行動和破壞，聯繫天津附近和冀東游擊部隊，邀請張子奇、張慶恩、陳恭澍等組織了一個抗日的統一機構——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工作非常積極。曾澈同志曾陪同我訪問過聯合辦事處，同王若僖主委談了很久，他正策劃進行許多對敵計劃，講得頭頭是道。我深深感覺到，在這大時代中，忠奸分得最清楚。忠貞愛國之士，不顧生命危險，同敵人拚命奮鬪，以爭取民族的生存，國家的獨立。可是那些寡廉鮮恥，認賊作父的民族敗類，甘心供敵人驅使，爲虎作倀，去幹漢奸的勾當，組織敵人御用的傀儡政府，剛好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我們越尊敬忠貞之士，覺得他們可貴，日本軍閥就越恨他們，決心要除去他們。

法租界的電報局關門以後，日本軍閥更加緊壓迫英租界當局，要接管電話局。交通部的電話局爲甚麼不設在中國地界，而要設在英租界呢？原來在若干年前，電話局爲要改裝自動電話，向天津大陸、金城、鹽業、中南、新華五家商業銀行借過一筆七八十萬元的貸款，五銀行看到北方連年戰亂，局勢很不穩定，爲了貸款安全，提出條件，電話總局必須設在英租界。電話局又同英租界工部局簽定合約，英租界負責保

障電話局營業安全。想不到這一着，却給局長張子奇奠定下一個抵抗日本軍閥的好基礎。英國領事艾利克(Affleck)，對於日本軍閥蠻橫無理，相當畏懼，也勸說張子奇，要他把電話局交給敵僞組織接管，藉以減輕日本軍閥對於英租界的壓迫。

「你們英國人爲甚麼不把英租界交給日本人接管呢？如果你們把英租界交給了日本人，我們的電話局不是自然而然也就由他們接管了嗎？」電話局局長張子奇這樣回答艾利克。

「我們英國在英租界有主權呀！怎麼能交給日本人接管呢？」

「你們對英租界有主權，難道我們中華民國對於電話局沒有主權嗎？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予人。』你們既然不願意把英租界交給日本人，爲甚麼要我們把電話局交給我們的敵人呢？況且你們租界和我們電話局簽有合約，你們應當履行合約義務，保障我們的營業安全，才合乎道理呀！」張子奇理直氣壯，把那個老奸巨滑的艾利克，說得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話來。

「我並不强迫你把電話局交給日本人，是日本人告訴我們，如果你硬是不交給他們，他們就要武裝來接管，到那時候，我實在無力量來保護你們呀！」

「問題非常簡單，祇要你們英國人肯向日本人屈膝，好意思答應日本人武裝進入英租界，侵犯你所說的你們的主權，我就不需要你們來保護。我老早就準備好了，祇要日本人一動手，我會立刻把房屋機器全部炸毀，放火把電話局燒掉。我願以身殉職，和電話局同歸於盡，絕不讓日本人得到甚麼。我張子奇說得

到，就做得到，到那時候，你們英國人也休想再使用電話了。」張子奇的話眞靈驗，竟把英國人嚇住了，不敢同日本人妥協，出賣電話局。日本軍閥也不敢嘗試，進了英租界，武裝接管。他們也怕張子奇眞來個徹底大破壞，讓他們甚麼也得不到。

冲着張子奇當上僞市長

日本軍閥自己下手接管不成，回頭又要北平僞組織的漢奸們趕緊設法接管。北平的漢奸們心裏想，連你們日本人都對張子奇沒奈何，却要我們趕快去接管，不是强人所難嗎？但是日本軍閥是他們的主子，主子的命令怎敢不執行。他們左思右想，終於想出一個辦法來。他們想，也許張子奇吃軟不吃硬，你們日本人來硬的不成，我們就來個軟的試試看。他們知道潘毓桂同張子奇有相當交情，於是，把這個難解決的問題交給潘毓桂辦，委派潘毓桂爲天津僞市長，要他到差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接管天津電話局。潘毓桂鬼計多端，認爲這個問題不成問題，很有把握解決，毫不猶豫，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僞命，做起天津市長。他一到天津，先找英租界工部局董事莊樂峯（仁松），要莊出面請客，邀請張子奇到莊府便餐，他借這個機會，好同張子奇商量。

潘毓桂一見張子奇，就大言不慚地說：「我這一次來天津，純粹是爲了救你老弟一命。在朋友中，你老弟最聰明，最精明强幹，你一定會了解我的苦衷。」

「你不是來救我的，我張子奇也無須你老兄來救。說老實話，你應當感激我姓張的，你這個市長，恐怕是沖着我張子奇來的吧？沒有張子奇，你未必會弄到手。」

「老弟！不要糊塗，你看看大勢，中國是日本人的對手嗎？憑甚麼來同日本人打仗，憑槍砲嗎？憑飛機嗎？憑兵艦嗎？敗亡就在旦夕，你老弟還執迷不悟，撐個甚麼勁兒？你爲維護這一個小小電話局，已經冒了很大的風險，盡到了你應盡的責任，現在是放手的時候了。你要知道，日本人非接管電話局不可，你阻撓不了。就因爲你過去不同他們合作，一再阻撓他們接管，所以恨透你，絕不放過你。老弟！識時務者爲俊傑，得罷休時且罷休，早些覺悟吧！不要再固執，自找殺身之禍。」就憑這一套漢奸論調，潘毓桂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漢奸，氣得張子奇七竅生煙。

「燕生兄！咱們雖然都是黃帝子孫，不過龍生九子，九子不一，人各有志，我張子奇無權改變你的主張，要你潔身勇退，擺脫臭名，以保持你那舉人的令譽，不要再跟日本人跑。但是你也不能要我放棄職守，背叛國家，做出不仁不義的行爲，遺臭萬年。天津是中外顯要，社會賢達，富商巨賈薈萃之地，我不能看見敵人來臨，就俯首聽命，甘作奴隸，更不能爲了個人的安危，就出賣國家的主權。我要爲中華民族爭一口氣，不惜任何犧牲，決心抵抗到底。卽使眞的不幸，中國被日本滅亡了，祇要此身存在，我還要做復國的運動呢！你老兄這種傷人氣節的理論，今後務請免開尊口。」

「老弟！這又何苦呢！幹麼唱這些高調？你的這種愚蠢想法，不是等於以卵擊石嗎？你仔細想想，你

能碰得過日本人嗎？我已爲你籌思善後，在銀行裏爲你存下十萬元，由樂峯兄擔保。你離開電話局以後，想到甚麼地方，就到甚麼地方，安全由我負責。英國領事也希望你早些離開電話局，免得他應付爲難。我們不拘形式，祇要你不去電話局就成，我自會派人去料理。」

「平津人常常挖苦我們山西人，說老西既愛錢，又怕死。偏偏我這個老西不是那個樣子，既不怕死，又不愛錢，莫說十萬，就是百萬千萬，也休想收買我。從今以後，咱們各走各的路，祇要我姓張的活一天，就要奮鬥一天，絕不妥協，絕不屈服。」張子奇說完話，飯也不吃，連一聲再見都不說，扭頭就走。潘毓桂做夢也沒有想到，張子奇今天會變得這樣固執。他碰了一鼻子灰，毫無結果，不歡而散。潘毓桂臉皮再厚，也會感覺到丟人丟到了家，難怪他要頓脚，恨道：「張子奇眞不識抬舉，我姓潘的不收拾你，誓不爲人。」

愧煞陳貫一　嚇退安綈爾

張子奇不吃硬，也不吃軟，弄得日本軍閥和漢奸們傷透腦筋。張子奇知道情況不好，住在電話局裏，非有要事，足不出電話局的大門一步，連家也不回去了。日本憲兵想要秘密逮捕他，漢奸們想要暗殺他，都不可能。漢奸們又給日本憲兵隊出了一個壞主意，用釜底抽薪的辦法來瓦解電話局。電話局總工程師朱傑夫是電話局的臺柱子，家住在法租界小河道，有一天，剛從家裏出門，準備到電話局，就被秘密綁架到

海光寺日本憲兵隊，非刑拷打，死在海光寺。總工程師固然重要，不過並沒有因他被綁架，電話局就會垮臺。於是，他們又從工人身上下手。許多工人住在租界外面，下班回家，一出租界，就被漢奸和日本憲兵秘密抓走，兩天工夫，被捉去三四十人。假如所有的工人眞被一齊捉去，或者工人們害怕，不敢再來上班，電話局無人工作，你張子奇再有本事，電話局也不能不關門了，這個計劃毒辣到極點。他們沒有想到，電話局的工人愛國並不後人，同他們局長的態度一樣强硬，意志一樣堅定。工人們並不因爲總工程師被綁架和少數工人被抓，嚇得不敢上班。有些工人在英法租界另找住處，乾脆不出租界；有些工人專走敵人漢奸們不注意的偏僻小徑，避開那些傢伙。人手少了，自動加工，兩個人做三個人的工作。結果，電話局安如磐石，敵人和漢奸們枉費心機，又一次失敗了。

日本並沒有同英國宣戰，也沒有同英國斷絕外交關係，日本軍閥再蠻橫無理，也不能不顧慮國際和外交關係。所以，他們還不敢不顧一切，武裝進入租界，侵犯英國和法國的主權。他們祇能用封鎖租界，派一些浪人和漢奸進入租界，製造麻煩，搗搗亂的卑劣手段，困擾英國人，恐嚇英國人，施以各種壓力。艾利克年紀大了，英國人本性又欺軟怕硬，原來就對日本軍閥懼怕三分，現在增加到七分，越發感覺頭痛了。他請天津的各國首席領事召開過幾次領事會議，研究對付日本軍閥的方法，解決這個辣手問題。各國領事誰願意多事呢？都勸艾利克，由英租界工部局暫時接管電話局，這樣不失中國人的面子，對日本人也好交代，緊張局面自然就緩和了。

一天早上八點鐘，工部局秘書處陳貫一（道源）打電話給張子奇，說有緊急要事，需要當面商量，務請到工部局走一趟。張子奇到了工部局，陳貫一說：「很對不起你。你爲維護電話局，危險備嘗，精神毅力，中外人士莫不欽佩。現在英領事和工部局處境困難，非常險惡，萬不得已，已經派電燈公司的工程師安締爾（A. Antill）暫去接管，請你不用再回電話局了。」

陳貫一面色蒼白，表情很不自然，好像很難過的樣子。他是一個中國人，由他來處理這件損害中國的事情，內心裏自然有些慚愧。所以，對張子奇說話雖然委曲婉轉，究竟帶些忸怩不好意思。張子奇這個時候，才知道中了調虎離山計，他要求同英領事晤面，陳說領事一早就出去了，避不見面。陳貫一給英國人做事，不能不替人家傳達意見，張子奇很原諒他。談完話，陳貫一用車子把張子奇送回他倫敦道住宅。

張子奇一面向英國領事艾利克提出書面抗議，一面向交通部呈報經過情形。電話局被英工部局接管，還沒有什麼關係，最要緊的，電話局裏面隱匿着一座電報局的國際電臺，臺長張魏。這座電臺一直保持和大後方通訊，非常重要。所以，交通部接到張子奇的報告，命令他不要離開天津，設法暗中照顧電話局裏的國際電臺。

安締爾到了電話局，工人們知道電話局被英國人接管了，張局長不再回來，非常憤怒，全體怠工，消極抵抗，給安締爾一個不合作。安締爾不失是個聰明人，到這個時候，知道問題並不簡單，中國人的愛國情緒實在不容忽視。他要想幹得下去，就不能得罪這些中國人，必須尊重這些人的意見。所以，電話局內

一切照舊，仍由張子奇暗中主持。他祇是每天去看看，虛應故事，敷衍敵僞而已。這樣，電話局又維持了一個短暫的時期。

李麻子面麻心不麻

李麻子的名字叫做李漢元，湖北人，因爲他滿臉麻子，大家都叫他李麻子，反而把李漢元三個字遮蓋了。李麻子給英國做事，爲甚麼會使日本軍閥恨他，同他勢不兩立呢？又爲甚麼會成爲堅決的抗日英雄呢？原來李麻子雖然給英國人做事，在平時，並不假借洋人的勢力欺侮自己的同胞，而是處處在照顧中國人。七七以後，他以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副處長的地位，盡量保護住在租界的抗日志士，不讓日本憲兵隊隨便進英租界抓人，因而引起日本軍閥對他的憤怒。

李麻子能够得到英國人的信任，固然因爲他不愛錢、公正、負責，其實還有一段很遠的來歷呢。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令總統　蔣公完成北伐，平津由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伯川（錫山）先生負責，傅作義任天津警備司令，那時，李麻子是天津公安局的外事科科長。有一次，一家英國工廠的工人罷工，英國領事派一個英國人去調查，那個英國人一進工廠，就被憤怒的工人們抓起來，關在一座倉庫裏，不准出來。英國人着急起來，想自己採取行動，又怕引起更大的麻煩，於是，請求警備司令部援助，結果，公安局派李麻子去調處。李麻子懂得工人們的心理，又會說話，不到兩個鐘頭，就把工人們說服了，把被關起來

的那個英國人釋放出來。英國人覺得李麻子很輕鬆地解決了很辣手的問題，處事有方，眞了不起。

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中原戰事結束，閻馮失敗，張學良進關，接管了平津，天津公安局也被奉軍委派新人，李麻子跟着失業，閒居天津。正好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副處長出缺，英國人，工部局董事會，以及有勢力的紳商，都屬意於李麻子。英國人請他去談了一次話，很滿意，他却提出一個條件，不論甚麼時候，祇要英國和中國發生衝突，他就要立刻離職，不受契約的拘束，强令他繼續服務。如果英國人不接受他的這個條件，他就不幹。英國人對他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愛國家的風格，非常佩服，覺得李麻子臉麻心不麻，麻得可愛，是個有熱血的好男兒，不但接受他提出的條件，反而因此更敬重他，更信任他。因此，他在工部局很有分量，說一不二，英國人很尊重他的意見，他有權力決定他屬下中外職員的進退。

英國領事很怕日本人，日本憲兵到英租界鬧事捉人，英國人倒無所謂，祇要不捉走英國人就成，可是李麻子這一關，硬是通不過。起初，日本軍閥還想拉攏他，收買他。但是李麻子同侵略中國的敵人，誓不兩立，痛恨到極點。他不同日本人妥協，不接受日本人的任何勾引和利誘。因此，日本軍閥下定決心，非剷除他不可。起先，要求英國領事把他趕走，英國人覺得李麻子沒有做錯任何事，他們簽有合同，無緣無故，怎麼可以解聘人家呢？況且，日本人的要求是干涉英國人的內政，如果接受日本人的要求，對英國人的面子着實不好看，無法答應。日本軍閥同英國領事一再交涉，屢加壓力，得不到結果，乃由日本政府向英國政府提出交涉，英國政府居然答應日本政府的要求，在東京開會商討。

出席這次東京會議的英國人，是駐日大使克萊璣 (AMBASSDA CRAGIE) 和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長譚禮士 (R. H. DENNIS) 日本方面是日本駐天津首席領事田中和憲兵隊特高科長太田大佐。會議結果，英國人向日本人屈膝，答應日本人的要求，解除李漢元警務處副處長職務，由英國政府資送到美國去考察。譚禮士回到天津，李廝子坐上工部局的小火輪，駛出大沽口，上了英國輪船，被送往香港。三十二年冬天，我在重慶看到他，正奉了戴雨農先生的命令，準備去緬甸工作。抗戰勝利後，政府委派張子奇為天津市副市長，李漢元為警察局長，對於天津市的老百姓和過去的抗日志士是很大的安慰。大陸變色，李漢元被共產黨捉走，生死不明。

李廝子被日本軍閥趕走，是英國人自毀長城，也給抗日志士帶來厄運。從此，日本軍閥可以為所欲為，再沒有人攔阻他們。住在英租界的抗日志士，也失去了憑障，再沒有人衛護他們了。

謀刺張子奇先殺趙俊達

耀華中學是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設立的學校，上自校長、老師以及學生都是中國人，他們非常愛國，沒有一個不恨透日本軍閥和漢奸賣國賊。曾澈所組織的「抗日除奸團」的許多同志，就是耀華中學的學生。抗日除奸團在天津幹得轟轟烈烈，他們在海光寺投過炸彈，焚燒過日本人的汽油和倉庫，打死過漢奸敗類，經常發散傳單，鼓勵民眾起來抗日除奸。日本軍閥對他們非常頭痛，許多出名的漢奸都不敢進租界，

害怕被他們打死。日本憲兵和漢奸們想捉住曾澈活剝皮，餵狼狗，又因爲他神出鬼沒，無法下手，捉他不到。於是把怨恨集中到毫無自衞力量的耀華校長趙俊達身上。趙俊達是英國留學生，是一位教育家，品學兼優，正直謙虛，一心一意想把耀華辦好，很得學生和社會上的信仰。

趙俊達和張子奇是近鄰，兩家都住在英租界倫敦道，張家的浴室窗戶，正對着趙家的大門。一天清早，張太太正在浴室盥洗，忽聽槍聲四起，不由得推開窗戶，向大街上一看。不看則已，一看之下，魂飛魄散，立刻倒在浴室，昏厥過去。家人發覺，趕緊急救，才緩過氣來。原來他看見趙俊達躺在他自己門口的血泊中，死狀慘不忍睹。張趙兩人志同道合，兩家又是交情很厚，平日過從很密，張太太眼看漢奸打死了自家的好朋友，再想想自己丈夫的處境，未來的命運，不寒而慄，怎麼能不昏過去呢。

當天夜裏，張太太帶着二女兒、三女兒和小兒子到電話局去看張子奇。夫妻見面，張太太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全身顫抖，失聲痛哭。二女兒看見媽媽哭，忍不住也哭起來。小兒子和小女兒一點事也不懂，不知道媽媽和姐姐爲甚麼哭個不休，兩隻眼睛轉來轉去，轉了半天，哇！姐弟兩個也莫名其妙地大哭起來。那一幅悽慘恐懼，一片哭聲的情景，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不能無動於衷。張子奇是一位意志非常堅强的人，經過千錘百鍊，到這時候，也支持不住了，他深深體會到「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是怎樣一種味道。天網恢恢，打死趙俊達的那兩個漢奸何紹周和魏文漢，並沒有逃脫，很快就被李廠子的警察逮了。一個死在工部局的牢裏，一個等日軍佔領租界釋放出去，投奔了共產黨。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舊曆八月十六日，是個最不幸的日子，像一陣暴風雨，橫掃英法租界。這一天，日本憲兵隊帶領大批漢奸，進入英法租界，分批搜捕抗日志士。王若僖在法租界被捕，幸好法國人出面交涉，祇准日本人提審，不准羈押別處，被關在法租界的監牢裏，才算保留下一條性命，沒有被日本軍閥殺害。英國人已經完全屈服在日本軍閥淫威之下，任由他們四處捉人，不敢出面干涉。軍統局的天津區長曾澈、組長陳資一、軍事專員鄭恩普等都被捉走。鄭恩普雖受酷刑拷打，未被殺害。曾陳兩位一去不返，連屍首都找不到。石慧麟也在租界以外被捕，因他擔任僞職，日本憲兵最恨，百般虐待，拷打的遍體鱗傷，死去活來好幾次。幸而保住性命，一直到日本投降，才恢復自由。

日本人救他逃出日警網

十六日早上六點多鐘，在逮捕曾澈、陳資一、鄭恩普、王若僖的同時，也有一批人到了倫敦道張子奇寓所捉人。不知道是張子奇命大，還是菩薩在保祐着他，就在日本憲兵隊和漢奸們到達他家裏前五六分鐘，他同張太太剛從後門走出去，打算到法租界世界理髮廳去理髮。這一家理髮廳的老板非常愛國，很尊敬抗日人士，能够保守秘密。張子奇爲了安全，常常在理髮廳開始營業之前，先去理髮，避免同理髮的人們碰頭。他們離家後，所走的路子，剛好同來捉拿他的那些傢伙是相反的方向，才不會碰面。他們出門以後，並不知道已經發生了甚麼嚴重的事故，逍遙自在，慢慢走着，路過河邊，還看了一會兒抽水的工作。到

達理髮廳，已經七點多鐘。髮剛理了一半，電話局科長郭藹如慌慌張張跑來報告消息。郭科長也住在倫敦道，距離張家不太遠，他們得悉日本憲兵隊並沒有捉住張子奇，留下幾個日本人和漢奸，守候在張家。郭藹如怕張子奇不知道情況，自投羅網，全家出動，分別守候在通往張家的各個路口，萬一看到張子奇回來，也好阻止。郭藹如自己跑到各處去找人，好不容易，在理髮廳找到他們，才放下心來。像郭藹如這種夠義氣，熱心腸的朋友，眞是難得，値得欽佩。

張子奇心裏明白，遲早總會有這麼一天，未雨綢繆，曾經約好幾處避難所，以備必要時躲藏。潦草理完髮，趕緊到那幾處避難所去。萬想不到，事到臨頭，會變了卦。那幾處朋友怕受牽連，都不敢收容他，閉門擋駕，弄得張子奇手足無措，不知道該到何處去。人心炎涼，到了危急的時候，才會看淸楚人心的眞和假。現在張子奇有家歸不得，在法租界大街小巷，徘徊了六七個鐘頭。他看見街上混亂，人心惶恐，因爲日本憲兵隊和漢奸們到處亂闖，到處捉人，驚動了許多市民。

張子奇徘徊到筋疲力竭，幾乎要倒在馬路上，實在支持不住了。就在走頭無路的時候，幸好遇到一位老友，曾經做過察哈爾省銀行經理的崔向卿。這位朋友眞夠交情，他不怕危險，毫不猶豫，趕緊把張子奇接到他家裏，才算有了一個暫時藏身的地方。當他在法租界徘徊的時候，漢奸們正在英租界分頭找尋他，到處打圈圈，沒有想到他會跑到法租界。假如日本憲兵隊派出三五個人到法租界找他，張子奇再有本領，也逃不過這一次大難。

張子奇奮鬪到現階段，已經到了山窮水盡，英雄末路的地步，呆在天津，除了等候敵人再來捉拿，毫無其他作用。這時候，他才決心離開天津，可是天津租界早被日本軍隊封鎖，雖非天羅地網，要想逃出去，比伍子胥過昭關還難。做過市立醫院院長的李允恪同張子奇既是同鄉，又是好朋友，日夜苦思，爲他籌商安全脫險的方法。最後想到綏遠的王英，王英和李是朋友，也認識張子奇。王英有一個稍爲冒險的方法，他有一個情感很深厚叫鈴木的日本朋友，他們有很大的經濟關係，鈴木有一大批財產掌握在王英手裏。王英要鈴木辛苦一趟，負責把張子奇送到上海，鈴木很慷慨地答應了。張子奇化裝出了租界，由鈴木護送，安全到達上海。日本人要殺張子奇，日本人又來護送他，天下事，往往就是這樣矛盾。

（五十九年五月）

辛亥山西光復前後

交文案是革命的火花

辛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農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十九天以後，十月二十九日（九月初八日）山西起義響應，僅後於湖南、陝西和江西三省。湖南和陝西都是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初一日）起義的，江西遲了一天，是十月二十三日（九月初二日）先光復了九江，一直到三十一日（九月初十日）才光復省城南昌。

山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緊挨着清廷肘腋下的直隸省（河北省），如果山西由正太路出兵石家莊，就可以切斷平漢鐵路的交通，震撼北京。所以，山西光復，對於滿清政府的威脅很大，使它加速了崩潰。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曾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次長的景太昭（耀月）陪同　國父孫中山先生蒞臨太原，　國父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伯川（錫山）之功。……何也？……使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又一次說：「去年晉省聞風響應，一面鼓勵各省進行，一面牽制滿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勢力迅疾造成也。」可見山西起義，對於

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關係十分重要。當年實際參加光復山西，現在在臺灣的，祇有張子奇先生一人了。

辛亥那年，我才六歲。山西光復時，我過了五歲生日，還不到半年。那年秋天我入了私塾，開始念「百家姓」「趙錢孫李，周吳鄭王。」住在鄉下的孩子，孤陋寡聞，不知道國家大事。武昌起義，距離太遠，毫無印象。山西光復，因爲太原距離我家祇有一百一十華里，曾聽見大人們說，省城大亂了，殺了巡撫，也不知道究竟怎麼一回事。不過，山西光復以後，過了一年，我們交城縣城裏民衆暴動，打死了「賣梨官」，我却記得很清楚。

先是，辛亥前一年庚戌（一九一〇年）山西發生了一件滿清官吏屠殺民衆的慘案，叫做「交文案」，交是交城縣，文是文水縣。交文案是怎樣發生的呢？原來滿清政府有六年分期禁種鴉片的命令，早禁絕的有特別獎賞。山西巡撫丁寶銓並沒有認眞執行政令，向老百姓宣佈禁種鴉片，却向滿清政府謊報，說山西已經禁絕種鴉片，企圖冒領獎賞。交城、文水兩縣有一部分土地因有文峪河灌溉，種植出來的鴉片煙特別好，兩縣有些農民並不了解鴉片的害處，靠種鴉片來維持生活。滿清政府接到了丁寶銓的奏摺，打算派官員到山西實地勘查。丁寶銓聞訊，慌張起來。因爲一旦被勘查清楚，山西仍舊在種植鴉片，並沒有禁絕。那麼他的奏摺不就成了謊奏嗎？不就成了欺君的罪嗎？弄不好會殺頭的。於是，趕急派了兩營軍隊到了交城、文水，進行武力剷除煙苗。兩縣種植鴉片的老百姓跪下請求緩剷，軍隊不但不同情老百姓，反而開槍

，打死一百多人，造成屠殺民衆的「交文案」。

同盟會在太原的同志辦有一份日報「晉陽公報」，王太巖（用賓）任總編輯。他認爲腐敗的滿淸官吏對於老百姓不教而誅，任意屠殺，罪大惡極，是喚起民衆，宣傳革命，推翻滿淸的最好機會，最實在的例子。晉陽公報對於交文案報導不遺餘力，每日發表社論，大事宣傳，以喚醒民衆反滿的革命情緒。所以，交文案似乎和山西光復沒有直接關係，却和四川的鐵路收歸國有的情形一樣，因此激起全省的士紳和民衆對淸廷的憤怒，促使許多文武靑年紛紛加入同盟會，增加了革命的力量，才使光復山西，能够順利完成。

宣傳交文案最熱心、最努力的，還有測量學校畢業的張漢捷（樹幟）。他印發傳單，攻擊丁寶銓慘殺民衆，並揭發丁寶銓私生活的腌臢秘密。一天夜裏，張漢捷提了一隻籃子，裏面放着瓶子罐子和漿糊，跑到督練公署後門去敲門，他知道天氣太晚，衞兵不會開門。衞兵問他是誰，他說是厨子。衞兵說太晚了，厨子也不能開門。實際上，他在敲門的時候，已經塗上漿糊，貼上傳單。第二天開門，發現門上貼着傳單，可把那些腐敗的官吏嚇壞了。

動公憤打死賣粈兒官

不幸得很，不料光復以後，又因爲種鴉片，重演了一次交文案的慘劇。我們交城縣有些愚民，以爲滿淸政府倒了，已經共和，一切自由，從前靠種鴉片生活的，又種植起鴉片來。縣知事賈若誼是崞縣人，騎

兵團團長張漢捷的小同鄉。他原來是小學教員，憑藉張的力量，做了我們交城縣的縣太爺。賈若誼到差以後，第一砲就是剷除鴉片。老百姓以爲鴉片已經成熟，馬上就可以收割。眼看到手的錢財，一旦損失，以後怎樣生活呢？要求賈縣太爺，遲剷除幾天，允許他們收割，以後不再種植就是了。

賈若誼上任以後，向張漢捷辭行，張對他說：「一切你可以放手去做，有問題，由我擔當。」賈縣太爺背景既然這樣紮實，做事的膽量自然壯大了。他不管老百姓的損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硬不答應老百姓的要求，一口氣把田裏的鴉片煙苗都毀了。於是激起老百姓的憤怒，暴動起來，把賈縣太爺打死，闖下一場大禍。

每年到了秋冬，來到我們鄉下賣梨兒的，都是崞縣人，如果聽到喊一聲「賣梨兒來！」不要問，一定是崞縣賣梨兒的。因此，老百姓都把這位賈縣太爺叫做「賣梨兒官」。我家住在縣城東邊十華里的義望村，記得打死賣梨兒官的那天夜裏，聽說城裏亂啦。父親上了屋頂，向西邊遙望了老半天。他從房頂下來，告訴我們，城裏正在着火，照得西邊半天紅。我們聽了，都非常害怕。我家關起大門，以後好幾天，誰也不敢出去。

賣梨兒官被打死以後，張漢捷帶上隊伍到了我們交城縣平亂，爲他的這位寶貝賈縣太爺報仇，也殺了一些人。時代不同，屠殺民衆則是一模一樣。山西民性善良和順，最怕鬧事，最能忍耐，這次打死賣梨兒官，是官逼民反，却又造成慘案。前後三年，在兩個不同時代，我們交城縣遭受兩次屠殺。最奇怪的，交

文案時，張漢捷扮演了一個積極反暴政的革命者，現在却又扮演一個爲了鎮壓官逼民反，也來屠殺民衆的人。人就是這樣矛盾嗎？

山西光復以前，駐軍分成新軍和舊軍。舊軍叫做巡防隊，有十三個營，每營約三百人，總共四千人。除三營駐在太原，其餘分駐綏遠、大同、代州（代縣）、平陽（臨汾）等地。新軍是一個混成協（旅），協統（旅長）原係姚鴻發。姚升任軍咨府軍事參議官後，協統由譚振德繼任。下轄步兵兩標（團），騎兵、砲兵各一營，工兵、輜重兵各一隊（連）。騎兵營和工兵隊附屬第一標，砲兵營和輜重兵隊附屬於第二標。

第一標駐在新南門外十里舖，標統（團長）黃少齋（國樑，陝西人），三個管帶（營長）是白和奄、姚以价、熊國斌。第二標駐在太原城內後小河，標統閻伯川，三個管帶是喬煦、瑞雲、張瑜。第一標除了姚以价管帶，黃標統和其餘兩個管帶都不是同盟會的同志，不過黃標統和閻標統是日本士官同學，私人情感很好，接近革命黨人。第二標除瑞雲是旗人，閻標統和喬煦、張瑜都是同盟會的同志。而瑞雲那一營的隊官（連長）和頭目（班長）大半是同志。所以第二標可以說是同盟會的武力了。

山西巡撫是陸鍾琪，他的兒子陸亮臣（光熙）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知道閻標統是同盟會的革命黨人。十月二十七日（九月初六日）到了太原，第二天早晨，以同學關係來看閻標統，他說：「我此次來，即爲與兄研究湖北事件，晉省應當如何應付？兄有意見，弟對家父尚可轉移。」

「湖北事件眞相，我尙不知。黎元洪究竟爲革命而起義，抑係別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們現在談應付武昌事件的話，還有點太早？」閻標統這樣答覆陸亮臣，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一聲「債討起」太原舉義

這個時候，有兩件事情，革命黨人認爲很嚴重。一件是陸巡撫把五千支德造的新槍，借給河南三千支，並且帶有子彈，就要運走。另一件是把新軍調離太原，第一標調往平陽，去援陝西，第二標調往代州。

二十八日（九月初七日）晚上，趙次隴（戴文）到第二標探聽陸亮臣來太原的目的，並研究當時的情況。閻標統認爲陸亮臣來太原，可能是爲他父親將來的安全，預備和新軍疏通。或者是用緩兵之計，想幫他父親緩和革命黨的行動，等把新槍運走，新兵調開，就不再怕革命黨有什麼舉動了。

當第一標接到開拔平陽的命令，黃標統找閻標統商量，應該怎樣應付。閻標統說：「不出發，過不去。你的標本部先出發，把隊伍留下。你走了，我反而好運用。」

「你運用好了，要趕緊通知我，我好同來。」黃標統這樣說。

「好吧！」閻標統答應了。黃標統同去，就帶着白和蓉、熊國斌率領第一標標本部出發，先到達祁縣，十里舖營地祇留下姚以价管帶。姚管帶去請領出發應該携帶的子彈，管子彈的官吏恐怕他們子彈到手，遷延不開拔。藉口等待新子彈，要他們先行開拔，隨後送子彈去。

「世界各國尚未聞隊伍出征，不帶一粒子彈的。隨後卽送是補充，出發時絕沒有空手的。」姚管帶這樣說，意思就是不發子彈，我們絕不開拔。管子彈的對他們沒有辦法，終於二十八日晚上十點多鐘，發給先出發的部隊——一標一營四萬發子彈。

閻標統認爲情況緊急，必須趕緊起義，不能再拖延了。於是，派張漢捷到一標去運動，先聯絡同盟會的同志，如一營的王澤三，二營的楊潛甫（彰齡）、張煌、王嗣昌等，再運動各營的下級軍官和頭目。並約定好通電話的暗號，運動成功，通電話時，就說「債討起」；運動不成功，就說「債不能討」。因爲閻標統和姚以价管帶的情感不很好，所以沒有讓張漢捷聯絡姚管帶。

「縱然運動不好，你也不要離開一標，等到第二標發動時，你在一標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集合我們的同志，帶隊響應。」張漢捷臨走的時候，閻標統叮嚀他。

張漢捷走後，閻標統召集第二標的同志喬煦、張瑜、李執中等十多個人商討第二天起義的詳細計畫，一方面等候張漢捷的消息。張漢捷能說會道，非常努力，但是阻礙也不少。同盟會和非同盟會的人們意見不一致，就是同盟會的同志中間，有人主張等部隊開拔以後，要回頭打太原，也有人主張南北起義，圍困太原。不過，一標的軍心有一點非常一致，那就是大家都不願意開拔。張漢捷就利用他們這種羣衆心理，展開說服工作，並由同盟會同志們分頭去聯繫。結果，聯絡好三分之二以上，也就是贊成起義的佔多數。況且已經領到四萬發子彈，實在是起義的一筆很大的資本。第一標同盟會的同志以姚管帶以价的官階最高

，他當然贊成起義，大家就推舉他爲起義的指揮官。張漢捷運動成功，已經深夜兩三點鐘，趕緊打電話給閻標統，說「債討起」。

十月二十九日（九月初八日）拂曉，姚管帶率領第一標到達新南門外，等到開城，奪門而入。由苗文華率一營攻佔滿洲城，旗人們並沒有抵抗，沒有流血，就完成任務。崔正春率領一隊去佔領軍裝局。張煌和楊潛甫等率領主力，去攻打巡撫衙門的前門。

閻標統在剛天亮的時候，到了第二標的第二營，管帶瑞雲早已逃跑了，沒有絲毫阻礙。閻標統派部隊分別去佔領子彈庫、藩庫、大清銀行，然後帶隊伍去攻打撫署的後門。要攻打後門，必須先攻破守後門的巡防隊。起義以前，閻標統曾關照一二兩標，不要傷害陸巡撫和陸公子，頂好把他們暫囚撫署。

協本部就在巡撫衙門的左邊，協統譚振德聽到軍隊行動的聲音，趕緊由協本部來到巡撫衙門，意欲鎮壓阻止，厲聲對第一標說道：「你們造反啦？」接着喊了一聲立正，好些士兵果然立正了。譚協統又說：「你們趕快回去，我不追究。」

「協統知道革命大義嗎？」隊官楊潛甫同志大聲問道：「如果知道，指揮我們向前進，否則，請退！」

「什麼革命？你們是造反！」譚協統說話的態度非常倔强，剛說完造反二字，楊潛甫已經擧起槍來，槍機一動，譚協統倒了下去。一標繼續進攻撫署，衛兵看到協統都被打死，革命軍氣勢很壯，沒有抵抗，

立刻星散了。

陸巡撫父子盡了愚忠

陸巡撫聽到打死譚協統的槍聲，知道發生了變故，衣冠整齊，隻身跑到大堂前，他的兒子陸亮臣也緊隨其後趕到，向進到大堂的一標說道：「你我不要動槍，咱們可以商量。」

「不要！」陸巡撫準備爲滿清盡忠，打斷他兒子的話，向部隊說：「你們照我打吧！」進攻的部隊開槍，打死陸巡撫父子二人，山西光復，就這樣順利地完成了。

光復後最熱鬧的地方，要算諮議局。可以代表軍民的人物，都向諮議局集中，前陸軍小學校長溫靜菴（壽泉、同盟會同志）也偕同陸軍小學學生隊的張子奇等到達。一會兒楊芳浦（培齡）帶領警察局的消防隊也趕到了。諮議局議長梁伯强（善濟）和軍民代表開會推舉都督，組織軍政府。因爲閻錫山標統軍階較高，又是同盟會同志，光復山西的主要人物，大家推舉他爲山西都督，年齡祇有二十九歲。接着又推舉溫壽泉爲副都督，姚以价首功，被推舉爲前敵總司令，即日率領部隊，進軍娘子關，以防備清軍進攻。選舉以前，喬宜齋（義生）在諮議局廣場發表演講。據張子奇回憶，喬宜齋的長相像個外國人，演講有聲有色，非常感動人。大家誤認他爲外國人，竊竊私語：「這個外國人的中國話講得蠻好。」

太原光復後，續西峰（桐溪）和弓海亭（富魁）組織忻代寧公團，向北進軍，攻打大同，最後大同也

被他們光復了。

滿清政府對於山西光復，萬分震恐，急派第六鎮（師）統制（師長）吳祿貞（字綬卿，湖北雲夢人，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期畢業）爲山西巡撫，移兵石家莊，希望他進攻山西，一舉撲滅革命勢力，消除肘腋之禍。殊不知吳祿貞將軍在同盟會同志中，革命性最强，抱負大，志氣高。志在完成中國的革命大業，不在一省一地，根本沒有把巡撫這個官兒放在眼裏。他到達石家莊以後，並不向山西進軍，反而派參謀周維楨同志拿着他的親筆信，到太原和閻都督聯繫，邀閻出兵石家莊，組織「燕晉革命聯軍」，阻止袁世凱入京。

袁世凱於宣統登基後，被滿清政府罷免了一切職務，放回河南安陽洹上。但是他野心勃勃，無時不在等待機會，計畫東山再起。武昌起義，清廷張皇失措，簡直無法應付。袁世凱認爲時機來臨，絕不錯過，暗中賄賂慶親王，運動清廷起用他。十一月一日（九月十一日）滿清政府宣佈攝政王載灃去職，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辭職。二日就發表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以應付已經燎原的革命形勢。吳祿貞認定袁世凱入京，掌握政權以後，對於革命萬分不利，所以，阻止袁世凱入京，比推翻滿清還重要。

吳祿貞將軍給閻都督的親筆信說：「公不崇朝而據有太原，可謂雄矣。然大局所關，尤在娘子關外。革命之主要障礙，爲清奴袁世凱。欲完成革命，必須阻袁入京。袁若入京，無論忠清與自謀，均不利於革命，望公以麾下晉軍東開石家莊，共組燕晉革命聯軍，弟與公分任正副指揮，合力阻袁北上。」

閻都督沒有立刻答應吳將軍的要求，因爲他的幕僚人員恐怕有詐。乃托周參謀返回後，代向吳將軍建議，先解決隨第六鎭同來的旗軍，再謀組燕晉聯軍。後來吳閻約定在娘子關晤面，十一月四日（九月十四日），山西光復後第六天，也就是清廷任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後第二天，吳祿貞將軍不携帶隊伍，祇和旅長吳鴻昌、參謀何遂等少數幾個人，進入娘子關山西光復軍防線以內，和閻都督晤談。吳將軍告訴閻都督：「滿淸政府已不成問題，但袁世凱不除，吾黨將與之有十年戰爭。」又說：「淸廷六鎭新兵，皆袁世凱所訓練。除一鎭爲旗兵，第六鎭由我掌握，其餘統制，皆爲袁之私人。淸廷雖忌袁，但又不得不用袁。袁一入京，則六鎭新軍均爲袁用，亦卽爲滿淸用。欲竟革命全功，必須阻袁入京。」

燕晉聯軍擬阻袁北上

吳祿貞將軍雄才大略，目光遠大；謀國忠貞，義不顧身。他認定袁世凱一旦入京，執掌政權，必然危害革命，延長革命戰爭，給國家帶來無窮災害。因此，阻袁北上，爲最重要的革命任務，比推翻滿淸政府還要重要。袁世凱也知道吳祿貞是他的最大障礙，吳祿貞不除去，他就不能爲所欲爲。於是，賄買第三鎭的騎兵營管帶馬蕙田，於十一月六日（九月十六日），將吳將軍暗殺於石家莊正太車站票房臨時行轅。同時遇難者有參謀周維禎、張世膺。一說主謀暗殺吳祿貞將軍的是良弼，良弼是日本士官學校第二期，深知吳將軍爲堅強的革命黨，必須殺害，以除後患。馬蕙田暗殺成功，將吳將軍的頭割去領賞。張華甫、何遂

、孔庚等用毛毯包裹吳將軍的無頭屍體，送往山西。山西派張漢捷、高冠南、王材、張子奇等迎接於娘子關外，代表閻都督吊祭。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閻都督發起爲吳將軍鑄銅像，修墳墓，親撰碑文，立紀念碑於石家莊車站旁，吳將軍殉難的地方。假使吳將軍不死，阻止袁世凱入京成功，則民國以後，北洋軍閥禍國殃民，混戰十多年的局面，就不會發生。可見吳祿貞將軍被殺害，不但是革命黨的不幸，也是中華民國最大的不幸。

吳祿貞將軍被暗殺後第三天，袁世凱的北上專車經過石家莊，一路上毫無攔阻，順利馳入北京，就任內閣總理。袁世凱並不是來拯救滿清，而是利用機會，乘火打刼，欺侮孤兒寡婦，加速滿清的滅亡。他一面和革命軍進行議和，一面着手逼迫宣統退位。十二月三日他已經開始和武昌起義的民軍局部停戰，十二月七日（十月十七日）奏准以郵傳部大臣唐紹儀爲議和專使，全權代表清廷，和南京臨時政府進行和議。

爲了吳祿貞將軍和閻伯川都督曾經計畫組織燕晉革命聯軍，袁世凱恨透了山西光復軍，更恨透閻伯川。但是當着南北正在進行議和，不好單獨對山西用兵，於是想到利用外國人。袁世凱不愧是一詭計多端，祇顧目的，不擇手段的小人。他秘使義大利某參贊到太原打了個轉，回到北京以後，胡說八道，說太原傳教的西人地位危險，由義大利公使打電報給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就藉口保護外國人，派第三鎮（曹錕任統制）的協統盧永祥統率全協由正太路進攻山西。過不多時，又派駐豫西的毅軍和第二鎮進攻茅津渡。

十二月十三日（十月二十三日）前敵總司令姚以价逃回太原，娘子關失守。太原人心惶惶，已無兵力

可以抵抗盧永祥入侵。閻都督偕趙次隴、張漢捷（後任晉北鎮守使）等出北門北走。湖北人孔庚在日本士官學校和閻都督是同期同學，原任陸軍部科長，隨吳祿貞到石家莊，吳遇難後，孔到山西，閻都督委爲朔方招討使。閻都督北走，可以往就孔庚、張瑜、張鶴峰（名培梅、後任晉南鎮守使）等所部各軍。溫副都督不知道閻都督的下落，他又無力死守太原，於是率領一部分由娘子關退回的潰兵和楊沛甫、台壽民、閻志遠、謝禎祥、景梅九（定成）、李岐山（鳳鳴）等向南撤退。

都督副都督都走了，太原成了無政府狀態，原來臬台李盛鐸以民政長出來維持秩序。維持秩序也得相當武力，李盛鐸遂委派沙慕貞爲團長，臨時招募兵丁，成立部隊。趙友琴（守鈺）剛好從河南回到太原，做了沙慕貞的營長。臨時募兵，談何容易？太原已經處於動亂的情況之下，各商店都關了門，青年人都回到家鄉。就是察院後的妓院也無人問津，不得不關門。人們把妓院的茶房叫做「大茶壺」，因爲他們經常提一把大茶壺來沖開水。這些大茶壺閒着無聊，又無法維持生活，都去應募，投到沙慕貞麾下。所以，人們把沙慕貞的隊伍叫做「沙茶壺隊」，這算是山西光復後的一個有趣插曲。

盧永祥跪在趙城城外

盧永祥到了太原，不知道閻都督已經向北走了，他祇知道許多官員和隊伍浩浩蕩蕩南下河東，於是向南追去。第三鎮的軍紀壞到不能再壞，形同土匪。沿途的老百姓被他們掠奪騷擾，損失慘重。趙城張衡玉

(瑞璣)進士出身，學問很好，係同盟會的同志，陝西光復時，他正任長安縣知事。山西光復，他決定回家鄉看看，携帶着好幾箱子書籍返鄉，正好遇上盧永祥的軍隊。他們聽說一位卸任的縣太爺帶着許多箱子回家，箱子裏一定是金銀財寶，攔路搶刧。結果，盧永祥的土匪隊伍洋財沒有發到，却把張衡玉的全部書籍都給弄掉了。讀書人最愛惜書籍，張衡玉非常痛心，事後給盧永祥鑄了一個鐵像，跪在趙城城外官道旁邊。鐵像背後還鑄了四句話，每句四字，四四十六個字，第一句是「盧賊永祥」。盧永祥攻打了山西，惟一留下的紀念，就是一個鐵像跪在趙城城外。後來盧永祥想把他的鐵像取消，經過許多人斡旋，費了不少周折，才被打倒，埋在地下。這也是山西光復的另一個插曲。

山西軍政府和諮議局派到南京臨時政府的代表是李維森(素)、景太昭(耀月)、劉勸功(懋賞)，他們對於袁世凱一方面和南京臨時政府議和，一方面却又汚衊山西光復軍爲土匪，派隊伍攻打山西的卑劣行爲，非常憤恨。由李素和劉懋賞具名，曾發表「告急書」，是一篇文情並茂的歷史文獻。

「……晉人苦清虐政久矣，徒以籌畫未定，不敢遽發。及聞武漢倡義，遂於九月八日，興起義師，驅暴吏，擊防兵，崇朝之間，太原抵定。隨即推舉都督，建設軍府，遣兵扼守娘子關，以防清軍入竄。……原擬部署稍定，即出井陘，進佔獲鹿，直趨幽燕。嗣以器械不完，不足以勤遠略，爰改定方針，一意固守，以待南師北上，尅日會師。一面牽制敵軍，遙爲武漢聲勢。然風聲所樹，敵愾同仇，視死如歸，發揚蹈厲，則是山西固無負於天下也。……因派素等南來，藉通款洽。以道途梗塞，探諜綦嚴，乃間關跋涉，備

歷艱虞，始克抵此。驚魂甫定，得與四方豪傑，聚首一堂，歡忭之餘，每覺九府十六州泣血死聲，盤旋耳際。引領西望，正不知涕泗之何從也。比聞清政府已以停戰爲名，遣使和議，而一面尚以晉師爲匪，猛力進攻，奪娘子關，進逼省會。嗟呼！晉師獨非民軍乎？食言而肥，其曲在彼。彼既違約，更何和之可言？且土匪二字，彼以此誣我也久矣。武漢起義，彼亦云然。是其欲借和議以緩東南之甲，悉全力以擊三晉之師。晉不能守，秦亦難支。彼既無西顧之憂，更得併力圖南。遠交近攻之計，在彼固善爲謀。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者，而我民軍猶欲與之周旋，豈統籌全局，另有深謀耶？抑以晉爲不足輕重，而姑置之耶？山西僻處一隅，與東南諸省，交通阻閡，消息難傳。東南之不能知西，猶山西之不能知東南也。用是山西起義，及種種困難情形，不爲東南鑒諒。嗟呼！晉人果何負於天下耶？乃外既困於清軍，內將見疏於漢族。猶是國民，進退失據，此素等所爲椎心泣血，而不能已於言者也。……」

臨時政府和議代表伍廷芳博士也爲盧永祥侵略山西，致電袁世凱，揭發其陰謀：「……乃清軍藉詞護送外人，竟駐屯太原城內。並由張撫帶來清兵一協，盧永祥爲協統，陸續開往韓侯嶺以南，防禦民軍北上。而毅軍及二鎮各兵隊亦由河南渡茅津渡，以拒後路，並添調武衞數營據守省垣。似此藉詞違約，進兵佔領，既貽利用外人之誚，且有失信山西民軍之嫌，諒亦閣下所不取。……」

山西光復大業，並不因盧永祥進兵山西，太原得而復失，遭受阻撓，那是得力於河東光復，革命黨能够保有河東廣大地區，有足够的革命武力，可以抵抗清軍盧永祥的原故。

太原光復以後，閻都督曾派人到北京，請王太歲和景梅九回太原。景先動身，王遲幾天，因第三鎮封鎖井陘口，不能通過，繞道河南，越太行山，回到河東。他先在運城組織「河東紳商議事公所」，並聯絡各縣，舉辦民團，成立蒲解兩屬民團數千人，合運城管世英所屬的監捕營七百多人，奠定了河東民軍的基礎。

王太歲爲使河東早日光復，派張士秀赴陝西，聯絡民軍井勿幕和陳伯生增援河東。又派郭曉光赴太原，請領械彈。

閻都督知王已回到河東，推爲河東兵馬節度使，負責光復河東。並派葉復元和李大魁帶兵南下協助。

何東張李和晉北續弓

平陽鎮謝有功的巡防營本來奉清廷命令調防河西，聽到葉復元南下，中途折回，相待於隘口。這樣一來，剛好打開陝西民軍入河東的大門，對於光復河東，反而有利。等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十一月初八日）溫副都督率衆抵達河津，王太歲由運城來河津會商，兩方意見很不一致。張士秀等主張組織總司令部，謝禎祥等則主張成立副都督府，議論紛紜，莫衷一是。王折返運城時，過河的陝軍業已入城，於是組織河東軍政府，王用賓以兵馬節度使兼民政長，主持一切，下分設三處四司。王平正長秘書處，李文楷長軍務處，許鑑觀長鹽政處；陳可鈞長財政司，張端長司法司，尙德長交通司，陳克信長總務司。邵修文爲高等審

判廳長，薛篤弼爲運城地方審判廳長，曹得源爲運城警察局長。

河東的軍事部署：由李岐山率民團志願軍攻取絳州（新絳），韓升泉率一團攻平陽，阻盧永祥南侵，謝禎祥接替平陸、芮城、垣曲陝西友軍的防務。不幸韓升泉攻平陽陣亡，但謝禎祥擊退茅津渡的毅軍和第二鎮，才使河東局勢穩定。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宣統退位，統制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清政府正式完結。第二天國父　孫中山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改選袁世凱爲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當時高冠南、王棟材、張子奇等住在太原，秘密爲閻都督傳遞消息。他們認爲宣統退位的消息很重要，以每天三兩銀子的代價，雇用忻州人一天能走一百二十里，叫做飛毛腿，去給閻都督送消息。除夕（二月十七日）晚上，閻都督抵達忻州。但是袁世凱硬說山西的民軍是土匪，也不承認閻錫山和溫壽泉爲正副都督，一時不能返回太原。河東方面，因溫副都督由陝西返回河東，河東軍政府改以副都督名義對外。民政由張士秀負責，軍政由李岐山負責，這就是後來所說的「河東張李」了。

王太歲擺脫河東軍政府的職務，到了太原，進行組織臨時省議會。他曾秘赴忻州，與閻都督晤談。臨時省議會由每縣議員一人組成，推選前諮議局副議長杜上化爲議長，王用賓爲副議長。臨時省議會成立後，又正式投票一次，仍舊選舉閻錫山爲都督，溫壽泉爲副都督。並選周渤爲民政長，張瑞璣爲財政司長，狄樓海爲教育司長，劉綿訓爲司法司長，崔廷獻爲內務司長，喬義生爲外交司長，張聯魁爲實業司長。分

電南京北京，促閻都督早日復職。

關於山西問題，南京方面對袁世凱一再施以壓力，糾正他對山西民軍的錯誤態度。孔庚又到北京，利用湖北同鄉關係，活動參謀次長陳宧和蔣作賓等暗中疏通，減少阻力。袁世凱無法再堅持己見，祇好承認山西民選的正副都督。閻都督在忻州滯留了一個多月，一直到四月四日下午兩點鐘，才返回太原，主持山西省政。並以團長張鴻峰爲忻州留守，辦理忻州未完了的事情。

閻都督主持山西省政，困難重重，河東有張李，晉北有續弓，都是光復山西南北的有功人物，他實在奈何不了他們。以後一切問題能够順利解決，實得力於閻都督多方延攬山西的紳士官僚，如：繁峙的陳鈺，曾任袁世凱總督直隸省時的營務處長；興縣的趙源，曾任徐世昌總督東三省時的民政長；渾源的田應璜，曾任湖北恩施知事；神池的谷如墉，陝西候補道，和定襄的董子安等人。這些人聲望高，在地方上的潛勢力大，閻都督對他們非常敬重客氣。都督府有事請他們諮商，總是親自坐馬車去迎接，親手扶着他們上車，再扶着他們下車。因爲閻都督對這些紳士大老這樣謙恭，他們一心一意幫助他解決問題，疏通困難，才使山西安定下來。

關於山西光復，很少有有系統的記載，當此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國慶，參考三晉前賢各個自述的文件，以及多年來聽聞到的有關故事，拉雜成文，雖不敢稱爲信史，然不偏不倚，力求正確，尚可供研究歷史的人們參考。本文經張子奇先生審核，方彥光先生訂正，謹致謝忱。（六十年十月）

五百完人史詩三篇

片山亘子東瀛節婦

去年有一位名叫片山亘子的日本婦人，爲了達成丈夫的遺言，送她的兒子徐毅平回祖國升學，來了臺灣，報章雜誌上曾經報導過。片山亘子於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在太原市和青島市人徐端（字子正）結婚，由梁化之（敦厚）證婚。徐端是山西省政府統計處處長兼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處長，在梁化之領導之下，負責太原的防諜肅奸工作，保衛太原的安全。他是太原五百完人中的第二號人物。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十月間，太原遣送日俘日僑回國，片山亘子也被遣送回去。她是日本岡山縣和氣郡伊部町大字浦伊部南片山籐作的女兒，當時她祇有二十四歲。她回國以後，和她的丈夫徐端常有書信來往。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徐端寫給她的一封信上，有幾句話，使她非常感動，終身難忘。信上說：「……自七月以來，天天在砲聲中生活，今天我寫這信的時候，正是在太原的四十里以外，和共匪作戰。……如果我不死，我一定不能忘記你們；我若不幸死了，希望你好好的教育毅平，不要叫他忘了他的祖國和在祖國的父親。」後來戰線越來越縮短，太原圍城日緊，通訊困難。也許是徐端的工作太

忙，正同敵人作殊死戰，顧不上寫信吧；片山亘子以後再沒有接到她丈夫的信，前面的那封信就成了徐端對他愛妻的最後遺書。她遵照丈夫的遺言，教育她的孩子徐毅平不要忘了祖國，不讓他轉入日本國籍，保留着中國人的身份，並決定等他長大成人，送回中國。

片山亘子現在已經是四十八歲的中年婦人了，她爲僅僅同居過十九個月的丈夫守節，教養遺孤，轉瞬二十四個年頭。當她遣返日本的時候，她的兒子還不滿一週歲，背在她的背上，擠在遣送回日本的人羣當中，離開她的丈夫，雖說生離，實際上就等於死別。這位貞節的日本婦人，爲紀念她壯烈成仁的丈夫，已經改名爲徐陶有華。三年前，她還不知道她的丈夫成仁的經過，不過，多年來得不到他的音信，一定是不在人世了。看看孩子快要大學畢業，他既是中國人，大學畢業後，就必須把他送回祖國。於是，徐陶有華給我們的立法院黃國書院長來了一封信，說明她和徐毅平的身世，探聽有關她丈夫的消息。從此以後，她就和立法院的王志賢秘書取得聯繫。去年她回國兩次，頭一次回國，看看國內的情形，第二次送她的兒子徐毅平回國深造。兩次回國，都是由梁化之的公子梁安仁照護，住在徐端的好朋友立法委員孫慧西委員家中。徐毅平現在正在學習國文，準備暑假以後，入研究所，修碩士學位。

徐端和片山亘子這一對非常偉大的夫婦，是眞正從偉大深厚的中國文化薰陶之下，孕育出來的典型烈士節婦，値得我們崇敬，也値得社會上來表揚，因此我爲「中外雜誌」所撰的這一篇特稿，首先便提起她來。徐端原來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的工作同志，於七七事變後，到了太原，參加了第二戰區的抗

戰行列。最初在六十六師擔任政訓工作，因爲能力强，長於寫作和組織，工作表現特別好，不久，調到戰區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從事宣傳和民運工作。新軍叛變後，共產黨對第二戰區滲透破壞，不遺餘力。三十年（一九四一年）閻伯川先生命梁化之組織「流動工作隊」，防止共產黨在各縣破壞和活動。

梁化之很賞識徐端，認爲他能埋頭苦幹，對工作很有辦法，是一位理想的幹部，邀他參加流動工作隊，從此成爲梁化之最得力的助手，最信賴的幹部。抗戰勝利以後，閻伯川先生爲加强太原的防衛工作，成立特種警憲指揮處，初以梁化之爲處長，徐端爲副處長代行處長職務，展開防諜肅奸工作。他對這一項工作，很感興趣，做得非常認眞澈底。共產黨派進太原城裏的滲透僞裝分子，一批緊接着一批，都被徐端一批又一批地破獲了。所以，太原雖在共產黨四面包圍攻擊的情況下，匪諜在太原城裏起不了絲毫作用。一直到太原城被擊破以前，城裏仍然安如磐石，都是徐端努力工作的效果。

特種警憲指揮處在精營西邊街大樓辦公，敵軍攻入太原，徐端率所部依院墻工事，從事抵抗，敵人的攻擊隊伍不能接近。最後彈藥消耗得差不多了，徐端和他的副處長蘭嵐、秘書主任范養德、秘書張劍、陳鳳岐、張寶寅等三百多人集體自殺，並且縱火焚樓。他們成仁的壯烈情形，比田橫五百壯士，有過之而無不及。

梁化之壯烈殉國記

領導太原五百完人成仁，寫下歷史上可歌可泣，光芒萬丈，壯烈無比的前山西省政府代理主席梁化之（敦厚），當太原城破，激烈巷戰，快接近太原綏靖公署的時候，他正在綏署鐘樓。他看看時間已經無多，很從容地走下地下室，去看呆在那裏的薄右丞、李冠洋、續如楫、白志沂、楊貞吉等人（這些人沒有勇氣去死，但被共產黨捉去以後，除李冠洋外，其餘四個人，都被處死了）。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携帶着一包毒藥，準備成仁用的。化之笑着對他們說道：「我看已經到時候了，可以行動了！我要走了，諸位願者都來。」說完，走出地下室，親眼看見國大代表山西省婦女會理事長閻慧卿已經服過毒倒下去，他照料着堆上乾柴，澆上汽油，開始火化。因爲閻伯川先生曾經交代過他們：「活着不做俘虜，屍體不和共黨相見。」他要做得非常澈底，回頭命令跟隨他的副官白光榮，準備燃燒他自己需要的柴和油，仰藥而死。大概燃燒閻慧卿時，汽油用多了，等到白副官火化他的時候，汽油不够充足，少了一些。結果，有一塊大腿骨沒有燒成灰，還有一方水晶圖章沒有燒掉，事後被敵人檢獲，證明他的確成仁了。

共產黨最恨梁化之，因爲他是共產黨的死對頭，是共產黨的尅星。可是也有些人，很不諒解他。抗戰開始時，閻先生爲了加强抗戰力量，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容納了一部分共產黨分子薄一波、戎伍勝、張文昂、韓鈞等人，並且由他們組織新軍，成立了四十個團。由於犧盟會由化之負責，等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冬天，新軍叛變，化之就成了大家攻擊的目標。其實，他不過是執行閻先生的決策，代替閻先生負責能了。骨子裏，他同共產黨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太能幹了，共產黨怕他，也恨他，在犧盟會整天鬧摩

擦。共產黨要叛變，誰也阻止不了，怎麼能怪梁化之呢？

我同化之兄可說是道義之交，我們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差不多，個性也很接近。化之短小精幹，身體結實，精力充沛，每天工作十七八小時，不眠不息，滿不在乎。化之的個性豪爽，對人誠懇，沒有半點做作，說一不二，敢作敢當。化之辯才無礙，侃侃而談，令人懾服。化之的酒量夠得上海量，又會豁拳，一斤汾酒落肚，面不改色，若無其事。化之眞正是一位優秀的革命幹部，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朋友。

化之同我建交，是由現在臺北的國大代表李仲琳兄撮合的。說到我同第二戰區和化之發生關係，要從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我任財政部陝西緝私處處長的時候說起。有一天，第二戰區駐西安辦事處處長黃臚初到南四府街緝私處拜會我，寒暄過後，他說：「第二戰區運輸的東西，希望你們緝私處不要檢查，不要過問。」

我覺得我的職責既然是緝私，不管物主是誰，是機關還是個人。祇要是不合規定，沒有免稅的憑證，不上稅，就應當查緝。現在居然有人跑到我的辦公處所，用很大的口氣，要我不要檢查，不要過問在運輸中的貨物，無異是侵犯我的職責，藐視國家的法令，這位辦事處長辦事實在太欠考慮。我說：「你倒不如說要我滾蛋，不要幹這個緝私處長，還痛快些。一個緝私處長答應人家，不檢查，不過問運輸中的貨物，眞是天大的笑話。」

戴公雨農引以為榮

黃臚初處長對我很不高興，認爲我不買他面子。是不是把這件事情報告閻先生，我不知道。我在太行山呆過整整兩年，深知戰區的艱苦困難情形，我對第二戰區的處境十分同情。後來，我到韓城視察工作，韓城查緝所所長梁怡亭，雲南講武堂畢業，在山西工作過多年，算是閻先生的舊部。我對他說：「現在黃河彼岸的抗戰部隊，祇剩下第二戰區閻先生的那些部隊了；仍然屹立在黃河彼岸的高級將領，也祇剩下閻先生一個人了。第二戰區的艱苦情形，不說也可以想像得到。韓城是第二戰區運輸車輛必經之地，他們運輸的物品，即使手續不太完備，最好還是不要找他們的麻煩。我現在告訴你一個很簡便的辦法，假如你接到有關第二戰區運輸隊通過的情報，知道他們明明從西邊的道路通過，最好你帶上你的查緝人員，虛張聲勢，跑到東邊的一條道路上去緝拿，放他們過去。戰區的物資補給困難，少找他們的麻煩，就是增加了抗戰的力量。事實上，我們查到第二戰區的貨物，他們會告到中央，我們不一定能打贏這場官司，費力不討好，反而增加山西和中央的隔閡。」

怡亭非常老練，我既然這樣囑咐他，他當然樂於這樣做。在我緝私處長任內，我們沒有找過第二戰區的麻煩，也沒有留難過他們。

財政部緝私署原計畫在陝西緝私處下，設一個吉縣查緝所，因爲所長人選問題，緝私署和山西協調不

好，設所事一直擱置在那裏，沒有解決。我接任處長以後，覺得青縣設立一個查緝所，對稅收不會有多大幫助，反而會增加第二戰區的許多麻煩，不如不設還好些。我向緝私署建議，取消青縣設所的計畫，緝私署也採納了，這個久懸不得解決的問題，才算告一段落。大概因爲這兩件事情的關係，閻先生和化之對我發生了一些好感。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春天，我任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總隊長，我覺得既然把晉字冠在這個番號的最前面，總和山西有些關係吧？所以我請李仲琳兄代表我去第二戰區，向閻先生請示工作，並和化之兄聯繫。一般人祇要擔負了中央的職務，就不把地方當局放在眼裏，有些人甚至還要製造摩擦，自鳴得意，以爲革命。現在我是第一戰區的工作總隊，居然向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請示工作，閻先生非常高興，以爲我這個青年人還孺子可教。加以仲琳與化之係多年的朋友，遇事開誠相見，抗戰後，奉中央命令，在中條山督導黨務，對促進中央駐軍與地方關係，協調黨政軍團結，貢獻頗多。其忠於中央，愛護桑梓的表現，早爲閻先生知悉。這一次代表我前往聯繫，完全是爲了抗戰，出於至誠。因此，態度從容，言詞懇切，說得合情合理，公私兼顧，閻先生聽了，非常滿意。仲琳住在秋林（山西省黨部所在地），一方面做他的黨務工作，一方面作爲我們的橋樑，關係搞得非常好。後來，軍統局派到平津工作的人員，或者運送到敵區的秘密電台，經過第二戰區，閻先生和化之兄總是儘量幫忙，甚至派人送到太原，爲我們開闢了一條通往平津華北的新交通路線。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間，戴雨農先生來到西安，我把仲琳兄代表我到第二戰區接洽經過，以及閻先生和化之兄對我們工作協助的情形，向他報告，聽完，好像非常高興。當天下午四點鐘，戴先生召集在西安的重要幹部在玄風橋十四號會報，席間他向大家宣佈：「多少年來，我對傅宜生，不知道幫過他多少忙，想不到他竟會對我們的工作，一再破壞。現在，連閻伯川先生都對我們很好，儘量掩護我們進入華北敵後的人員和器材，我眞引以爲榮。」

蔣幹盜書弄巧成拙

我同化之兄雖然從三十三年起，就打了交道，可是一直到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以後，我回太原，辦理漢奸案件，我們才第一次見面。我在太原僅逗留了一個多月，工作非常順利，完全得力於化之的支援和協助。

戴雨農先生是三月十七日由青島飛南京，因天氣惡劣，專機穿雲下降時撞山殉職。五月間，我由北平到南京，參加他的靈柩暫厝執紼，並準備赴美考察參觀。鄭介民先生要我提出一位妥當的人選，接替我在太原綏靖公署第二處處長的職務。我提出李仲琳兄和吳毅安兄，請他選擇，鄭先生要我陳述他們兩位的詳細情形，聽完，他覺得仲琳不擔任這項職務，在太原所發生的效用，還要多些。所以，決定派吳毅安擔任太原綏靖公署第二處處長，歸國防部第二廳指揮。

共產黨可說是無孔不入，甚麼機會都要利用，絕不輕易放過去。他們認定綏署第二處處長旣然是中央派來的，不是閻先生的嫡系幹部，就容易離間挑撥，製造矛盾，加以利用。他們不知道吳毅安老成持重，非常識大體。他這一次回山西，除了本位工作，還要做些更有意義，更重要的工作，儘量消除山西和中央之間的隔閡。因此，共產黨的陰謀是枉費心機。他在太原工作了兩年多，親身經歷過共產黨所策畫的許多陰謀，有兩件事相當曲折，值得一敍。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中央要點驗山西的部隊，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像現在的補給證制度，全國所有的部隊，都有缺額。太原綏署第一處擬定一項應付點驗的辦法，點驗時，調兵工廠的工人來頂替部隊的缺額，閻先生批以如擬。不料這一件公文居然由郵局寄給「本市綏署第二處吳處長毅安親啓」，他接到這件東西，非常奇怪，第一處的公文怎麼會原件寄給他呢？左思右想，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很顯然，這件公文是被人偷出來的，想利用第二處，當做情報，報到國防部，好揭山西的瘡疤，讓國防部來整整山西。誰會幹這種勾當呢？除了共產黨，別人不會這樣幹。那麼第一處一定潛伏着共產黨，才會把公文偷出來，然後寄給他。毅安不敢遲慢，立刻去找第一處處長朱克儉。朱處長看見第一處的機密公文會跑到吳處長手裏，眞是吃驚不小，趕緊核對信封上的筆跡，是一個勤務兵寫的。再追問那個勤務兵，是第一處雷副處長要他寫的。副處長要他寫，他不敢不寫。原來這位雷副處長的親哥哥在共產黨裡當師長，他自己也是個道地共產黨，想弄借刀殺人的把戲。智者千慮，尙有一失，假如他利用綏署以外的人寫這個信封；那麼朱處長

核對筆跡，就不會有甚麼結果，也不會發現副處長就是偷盜文件的人，就是潛伏的匪諜。

另外一件事情，更為嚴重。共產黨也學周公瑾，要演一幕蔣幹盜書的好戲，來離間中央對山西的關係，來破壞梁化之的信譽，把他打下十八層地獄。三十六年毅安兄奉命赴南京受訓，國防部第二廳第六處處長左澤淦找他去研究一件非常重要的情報。情報說某月某日梁化之到延安參加共產黨召開的某種會議，顯然是說梁化之是共產黨，至少也是同共產黨有所勾結，這個問題相當嚴重。又因為西安胡長官方面，這個時候也有情報，說山西方面和共產黨有聯繫，引起最高統帥部的注意。某月某日正是農曆正月初四五，當時閻先生坐鎮汾陽孝義前線，親自指揮部隊與共產黨作戰，打了一次很大的勝仗。太原各界為祝賀大捷，慰勞閻先生和前線的部隊，派代表去汾陽勞軍，三民主義青年團山西支團書記郭鏡秋（澄）兄也是代表之一，剛好這個時候也在南京。於是毅安趕緊去找他，詢問當時的情況。

「今年正月初四五，你去汾陽勞軍，看見化之沒有？」吳毅安問郭鏡秋。

「我們到了汾陽，就是由化之負責招待的，不但看見過他，還在一塊兒吃過好幾次飯呢？」郭鏡秋兄很肯定地告訴吳毅安。毅安心想，梁化之沒有分身術，既然在汾陽負責招待勞軍團，怎麼會在同一時間又去延安開會呢？顯然這件情報是不可靠的，目的似在陷害化之。他堅決反對共產黨，却硬給他的頭上戴上一頂共產黨的帽子，眞令人啼笑皆非。吳毅安在黃埔的時候，同共產黨鬭爭過，了解共產黨的伎倆，他們的那一套手法，這一件情報，一定是共產黨製造的反間計。

「左處長！」吳毅安去第二廳復命，先問左澤滄：「你的情報可靠嗎？」
「非常可靠。」左澤滄很肯定地回答。
「我剛才問過青年團山西支團郭書記長，你說的那個時間，正好他去汾陽前線慰勞閻先生和前線的部隊，就由梁化之負責招待他們。他不但親眼看到梁化之，並且在一塊兒吃過好幾次飯。梁化之沒有分身術，同一時間，既然在汾陽，怎麼會在延安開會呢？我的情報不但正確，而且有郭書記長可以作證。如果我所報不實，我願接受最嚴厲的處分。」
「我查查再說。」經吳毅安這麼一說，左澤滄無法不相信，呆了半天，才回答這一句話。
後來左澤滄告訴吳毅安，原來他們第二廳派了一位工作同志，打進上海共產黨的一個機構，親眼看見延安打到上海的電報這樣說，他認為很重要，立刻報到第二廳。至於梁化之究竟去過延安沒有，他就不知道了。想不到，這是共產黨設下的圈套，有意要他當蔣幹，來陷害梁化之。幸而吳毅安在南京，拆穿了西洋鏡，有人證，時間也是證據，證明它是假情報，才沒有上共產黨的當。從這一件事可以看出來，共產黨是怎樣害怕梁化之，怎樣痛恨梁化之，千方百計，用盡卑劣的手段來對付他，陷害他。

師式之局長手戕愛妻

太原五百完人中的第三號人物是山西省會警察局長師式之（則程）。式之性情沉着，不苟言笑，為人

非常厚道，工作認眞，脚踏實地，一步一個脚踪。我同式之共事，打交道，是在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間，我奉命回太原主持肅奸工作，逮捕漢奸，交付國法審判。我回太原，祇帶了一位軍法官胡金波同志和重慶特警班的同學陳霞、霍永康、劉鏡寰等十個人。人手不多，進行工作，非借重地方治安負責當局不可。我們準備進行逮捕的前一天下午三點鐘，在憲兵司令部開了一次肅奸會議，由化之兄主持，參加的人是憲兵司令樊潛之，省會警察局長師式之，還有仲琳、梁怡亭和我。我們決定暫借憲兵司令部，設立一個肅奸臨時指揮所，由樊司令負責指揮一切，師局長副之。並將太原劃分十個區域，組織十個執行小組，每一小組由憲兵和警察各兩人組成，由一位憲兵隊長或警察巡官率領，配備一部卡車，負責一個區域內的逮捕工作。十二點鐘過後，開始行動，一夜之間，神不知，鬼不覺，逮捕了五十多名漢奸，完成了這件任務。

式之兄很了解這次逮捕漢奸，是一件重要的歷史使命，是要對抗戰八年的全國民衆和萬世子孫有個交代。他認爲警察有機會能够參加逮捕漢奸的工作，是警察的無上光榮，非常高興，一定要幹得盡善盡美。開會時，式之沒有多講話。晚上他告訴我，他選擇執行逮捕任務的巡官和警察，非常認眞愼重，不但要過去成績優良，而且必須思想和品性良好的才行。

執行小組出發前，化之講了話，也要我說幾句，我告訴他們：「遭受國法制裁的，是漢奸們本人，他們的家屬沒有罪。所以，執行逮捕工作時，對漢奸們的家屬不要爲難，不要粗暴無禮，要客客氣氣。他們

的丈夫或父親就要被你們捉走，你們應該對待他們有點同情心才對。他們家裏的傢俱財物，不准動一動。進門後，要先拿出逮捕令來讓他們看過，再把要逮捕的人帶走。」我們講完話，式之又對警察們一再叮嚀，必須遵照我們的指示行動，不得有絲毫錯誤。所以，逮捕時秋毫無犯，沒有出一點紕漏，完全得力於式之之工作認眞，絲毫不苟，我非常感激他。

式之走路，多少有點不尋常，原來他的腿部受過傷。三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太原失守，式之任警察局第一分局長，他身穿警察制服，率領一部分警察隨同政府官員們，沿太原到汾陽的公路，向西撤退。他們奔波的非常疲憊，在一個晚上，被敵人包圍俘虜了。被俘虜後，受盡敵人的侮辱，被押在文水城裏。他覺得做俘虜非常恥辱，不是滋味，不死就得逃走。夜裏，乘敵人不注意的時候，溜走，從城牆上跳到城外。因爲繩子斷了，跌傷腿骨，一步也不能行走，不走無異等死。式之的毅力極强，忍痛往前爬。幸好遇見他的局員姚映川（鳳岐），背上他離開敵人的區域。從這件跳城的小事情，可以看出式之的奮鬪精神，是怎樣的堅强。

抗戰勝利後，師式之被任命爲山西省會警察局局長，協助化之從事太原的防諜肅奸工作，不遺餘力，成爲化之最得力的助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拂曉，共產黨從城東城南兩面攻進太原城裏。式之知道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決心以死殉城，以死報國。先殺死子女，然後指揮警察，協同部隊，進行慘烈無比的巷戰。一千多名警察，經過五小時逐街逐巷抵抗，剩下不到一百人，最後退到柳巷北口，

依靠堅固的碉樓再戰鬬。他的家就在柳巷附近，回家換上新衣，和他的愛妻史愛英拜過祖宗，相對而泣，預備相偕成仁，他要愛妻相背而立，史愛英女士不肯，她說：「隨同丈夫為國盡忠，有甚麼可怕？夫妻相對而死，不比背立好些嗎？式之！勇敢些！動手吧！」

師式之一槍擊斃愛妻，然後槍口對準他自己的太陽穴，手掀槍機，結束了人生的全部旅程。俗話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師式之從從容容和愛妻同時成仁就義，眞夠得上壯烈慷慨。

自從七七抗戰開始，到三十八年大陸沉入鐵幕，十二年間，一位警察局長能夠與城共存亡，全家殉城，全家成仁的，也祇有師式之局長一個人。人終有一死，式之的死，眞是重於泰山了。

當此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二十二週年，懷念梁化之、師式之、徐子正和死難諸先烈，對他們動天地、泣鬼神，從容就義，壯烈成仁的犧牲精神，致最崇高的敬意。他們的正氣，將永留人間；他們的精神，雖死猶生。

龔德柏治黃秘方

終於透露紙包秘密

二十多年前，當我和報壇怪人國民大會代表龔德柏生活在一起的時候，看見他有一個非常神秘的紙包，看管的很緊，好像恐怕人家偷看似的。紙包裏包的是甚麼東西？誰也猜不透，有人問他：「龔先生！你的紙包裏是甚麼寶貝秘密？」他祇是笑笑，並不回答。我想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文件，甚至和他的生命有關係，否則，又何必這樣神秘呢。

因爲龔德柏先生和我已成忘年交，有時對於一個問題，辯論抬槓到面紅耳赤，他都不以爲忤。他不把我當一般朋友來看待，交情不薄。

「你知道我的紙包裏包的是甚麼？」有一天，龔先生很高興，突然問我。

「大概是很重要的文件吧？」我說。

「不是甚麼文件，」龔先生說：「你要知道，兩三千年來，黃河爲害，累次改道，經常決口，淹沒農田人畜。但是沒有一個人，曾經想出一個長治久安的妥善辦法，免去黃災。這幾年我在想，終於想出一個

絕妙的計劃，可使黃河不再爲害。一旦光復大陸，把我的計劃供獻給政府，我應當獲得治黃專利呢。所以，我要保密，更怕被共產黨知道，成爲他們的治黃河辦法。你是我最信得過的朋友，不怕你據爲己有，才給你看看。」

於是龔先生愼重其事，從他的那個紙包裏，取出他的治理黃河計劃，讓我閱讀。這個計劃十分簡單，並不複雜，大概缺少參考資料的原故吧？我很快就看完了。

黃河挾帶的泥沙太多，積年累月，河道越沉澱越高，河堤也跟着越加越高，黃河河身要比地面高出好多丈。所以黃河一旦決口，居高下瀉，堵塞費力困難。過去許多管理黃河的最高官吏，因爲不能封口，跳進黃河，以身殉河，免受處分。因爲他們舍身殉職，受到河工們尊敬，說他們是某某大王，以一條小蛇做代表。祇要在黃河工地發現一條小蛇，就會供奉在工地，說是供奉某某大王。

因此，龔先生的治河計劃，舍棄了勞民傷財，費力大，收效慢的堵塞辦法，他用以逸待勞辦法，決口就任它決口，理都不理，聽它自己去處理。

治理黃河別出心裁

龔先生已於今年六月十三日無疾而終，他永遠不能享受治理黃河的專利了。我也年過七旬，不會等到大陸光復，竊取他的計劃去享受治黃專利，升官發財。九月二十一日，是龔先生逝世一百天。特撰這篇文

章，以爲他的百日祭。果眞因我洩密，大陸上採用了他的辦法去治理黃河，那是造福黃河兩岸的老百姓，不是同龔先生同享專利嗎，我想龔先生在天之靈，也不會責怪我多嘴吧？

龔先生的治理黃河計劃，已不記其詳，簡要如後：

從河南鄭州開始，在黃河兩岸各十里處，築兩條外堤，一直築到黃河入海口。外堤要與現在的黃河堤一樣高，或者略高一些。至於外堤多麼寬，已記不淸楚。在黃河與外堤的十里間隔內，每隔十里，築一條橫堤，隔成十里見方的空格。從鄭州到黃河入海口，大概是一千五百里，也就是隔成一百五十個十平方里的方格，兩邊一共三百個。

不論黃河在那一個方格決口，就讓它流入那個方格，等到把方格灌滿，外堤和左右橫堤圍着它，不會再流出去，不是等於自然堵塞了決口嗎？等到淤泥把這個方格塡滿，不是就成了十里寬的河堤嗎？假使每年黃河決口一次，有三百個空格，至少可供三百次決口，也就是三百年內不要再怕黃河決口了。這三百個空格塡滿泥沙，黃河的河堤不是就成了十里寬嗎？還怕它決口嗎？

仍有疑點未獲解答

龔先生智慧高，富於想像力。愛因斯坦坐在家裏想，終於想出相對論；龔德柏先生整天坐在那裏想黃河，終於想出了治理黃河的計劃。想出幾千年來，沒有人想到的奧妙辦法，不能說不高明。

「龔先生！」我看完計劃說：「非常佩服，你的計劃的確高明，虧你想出這種辦法，應當享受治黃專利。不過我覺得還有問題，不知你考慮過沒有？這兩道一千五百里的外堤，合計三千里，就以高五丈、寬三丈計算，這八十多億立方尺的土方從那裏弄來？如果就地取材，則附近老百姓的農田損失太多，老百姓必定起來反對抗議，怎麼對付？這些佔用的土地，徵用呢？價購呢？可不簡單。

「還有等到兩邊方格填滿泥沙，成了十里寬的河堤。固然不再怕它決口。可是黃河攜帶的泥沙，繼續在河道沉澱，河牀繼續增高，高到和兩邊河堤一樣，黃河不就會從河堤溢出來嗎？又該怎麼辦？」

龔先生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他已沉醉在他的計劃中，以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妙治黃辦法，是治理黃河的唯一辦法，無須再研究其他。

我又告訴他，抗戰勝利後，我在北平遇到一位將近七十歲的日本人，是日本帝國大學教授，專為研究治理黃河，從日本徵調來中國，他已研究了兩年。他的辦法和你不一樣，是在龍門一帶建立發電廠，作為疏導黃河的動力，所餘的電，可供山西，河南各地工業用電，一舉兩得。

另外建造幾艘攪泥船，從黃河出口處開始作業，把沉澱在河道的泥沙攪動起來，送入大海，逐漸向內延伸，一直到鄭州，把黃河河道淤泥，都推送到海裏，降低黃河河面，降到和地面一樣高，使它暢通無阻，不再決口。因為日本發動太平洋大戰以後，戰事日趨不利，顧不得治理黃河，他的計劃沒有實施。

我覺得日本教授的治理黃河計劃要比龔先生的計劃容易實行，花錢也比築堤少得多，而且清理泥沙，

也比建築外堤穩極些。不過，龔先生不以爲然，仍然以爲他的計劃好。他很有信心，不因我的敍述，有絲毫動搖。

上游造林才是治本

其實，治理黃河的治本辦法，是在保持黃河上游的水土，不要讓上游的泥沙隨着黃河流到下游，沉澱淤塞了河道。民國三十二年我在西安遇到我的學生趙爾基，他在黃河水利委員會工作，剛從黃河上游青海、甘肅、寧夏視察回來，他告訴我，黃河上游樹木太少，不能保持水土，任其流失，沉澱於下游。黃河治本的辦法，是在上游植樹造林，保持上游的水土。

正本清源，趙爾基的說法，才是治理黃河的治本辦法，龔先生的治理黃河計劃，和日本教授攪送黃河淤泥的辦法，都是治標的辦法。他日光復大陸，希望政府和黃河上游各省人士，大力進行造林運動，使靑海、甘肅、寧夏、綏遠、陝西、山西，遍地是森林樹木，以保持黃土的流失。不過西北寒冷，雨水很少，造林不是容易的。但是當年左宗棠征新疆，沿路所植的左公柳，不是都栽活了嗎？有志者事竟成，事在人爲，祇要幹，沒有不成功的。

胡適會見溥儀「皇上」記

五十多年前，聽說胡適之先生曾經朝覲過宣統皇上溥儀，並且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禮，稱呼溥儀爲陛下。我就絕不相信會有這種怪事，一定是反對胡先生的人造的謠言。因爲胡先生是代表新的，進步的。他是有新思想，新知識的人，他主張用賽先生和德先生來改造社會，挽救國家，德先生就是指民主政治（Democracy），怎麼會去朝覲一個舊的，專制的，早已被推翻的滿清末代皇帝呢？這個皇上在紫禁城故宮圈子裏仍舊過他的帝王生活，用的是宣統年號，維持着滿清王朝的一切制度。而且這個皇上還被張勳利用過，在北京城裏鬧過復辟，幾乎使他成了民國的大罪人，送上斷頭臺。

胡先生治學的精神是拿證據來，法院審判案件也是根據人證物證。現在給胡先生戴上一頂私通滿清皇上的帽子，空口說白話，沒有證據，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想不到胡先生逝世以後，這件怪事得到證實，有了眞憑實據。就是胡先生在世，恐怕也無法加以辯正，無法否認，因爲那是溥儀自己說的話呀！

六十二年二月在坊間讀到一本「溥儀自傳」，溥儀敍他兒時在故宮的生活，和做僞滿洲國傀儡的情形，相當逼眞細膩。胡適博士不祇和他見過一次面，而是兩次，現在根據溥儀自己的敍述，寫成這篇「胡適博士會見溥儀皇上記」。因爲胡先生當面叫溥儀皇上，所以用了「溥儀皇上」四個字。

故宮裝電話的風波

溥儀十五歲那年，民國十二年，聽他英國師傅（老師）莊士敦說電話很有用處，他又聽他的弟弟溥傑說，他父親王府裏也已經安裝了一部電話，於是命內務府給他在養心殿裝電話。內務府怕裝上電話，他可以和外界自由聯絡，不好再控制，再欺騙，極力反對，要溥儀的師傅們和他父親出來阻止。他們唯一阻止的理由，就是祖制向來沒有。祖宗不用這種西洋的奇技淫巧的電話。

「宮裏的自鳴鐘、洋琴、電燈，都是西洋玩藝，祖制裏沒有過，不是祖宗也用了嗎？」溥儀舉出事實，問得他們啞口無言。於是又想出一個不成理由的理由，說道：

「外界隨意打電話，冒犯天顏，豈不有失尊嚴？」

「外界的冒犯，我從報上也看了不少，眼睛看和耳朵聽不是一樣嗎？」

當時報紙常常登載清室變賣古物，或者和各省要人們來往的消息，內務府闢謠聲明，溥儀據此加以反駁。他父親載灃口才不好，不會說話，他要阻撓，溥儀問他：

「王爺府上不是早安上電話了嗎？」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上不一樣。這件事還是過兩天，再，再說……」載灃這樣說。

「皇上怎麼不一樣，我就連這點自由也沒有？不行？我就要安裝！」溥儀說完，回頭叫太監：「傳內

務府！今天就給我安裝電話！」

「好，好，」載澧說：「好，好，那就安……」。

溥儀召見胡適博士

養心殿裝上電話，隨着電話機，電話局送到一本電話簿，溥儀高興極了。他自己描寫說：「翻着電話本，想利用電話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劇名演員楊小樓的電話號碼，對話筒叫了號。一聽到對方回答的聲音，我就學着京劇裏的道白腔調念道：『來者可是楊——小——樓——啊？』

「我聽到對方哈哈大笑的聲音，問：『你是誰啊？哈哈』

『不等他說完，我就把電話掛上，眞是開心極了。接着，我又給一個叫徐狗子的雜技演員開了同樣的玩笑。又給東興樓飯莊打電話，冒充一個什麽住宅，叫他送上一桌上等酒席。

「這樣玩了一陣，我忽然想起莊士敦剛提到的胡適博士，想聽聽這位『匹克尼克來江邊』的作者，用什麽調兒說話，又叫了他的號碼。巧的很，正是他本人接電話。

「我說：『你是胡博士啊？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你是誰啊？怎麽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啊！』

『宣統？……是皇上？』

『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麼樣兒。你有空到宮裏來，叫我瞅瞅吧！』

「我這無心的玩笑，眞把他給引來了。據莊士敦說，胡適爲了證實這個電話，特意找過了莊士敦，他沒有想到眞是皇上打的電話。他連忙向莊士敦打聽了進宮的規矩，明白了我並不叫他磕頭，我這皇上脾氣還好，他就來了。不過因爲我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也沒叫太監關照一下守衛的護軍，所以胡適博士走到神武門，費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過，後來護軍半信半疑請奏事處來問了我，這才放他進來。

「這次由於心血來潮決定的會見，只不過用了二十分鐘左右時間。我問了他白話文有什麼用，他在外國到過什麼地方等等。最後爲了聽聽他對我的恭維，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麼優待不優待的。我很願意多念點書，像報紙文章上常說的那樣，做一個有爲的青年。

「他果然不禁大爲稱贊，說：『皇上眞是開明，皇上用功讀書，前途有望！前途有望！』

「我也不知道他說的前途指的是什麼。他走了之後，我再沒費心去想這些。沒想到王公大臣們，特別是師傅們，聽說我和這個新人物私自見了面，又像炸了油鍋似地背地吵鬧起來了。」

溥儀自傳敍述證明五十多年前謠傳胡適之先生朝覲宣統皇上三跪九叩首不確實，也證明並沒有稱陛下，祇稱皇上。皇上是一般奴才，王公大臣的稱呼，胡博士如此稱呼合式不合式，那就値得研究了。不過溥儀對胡博士和對楊小樓、徐狗子一樣開玩笑，想聽聽他的聲音，瞧瞧他的模樣，胡博士却認起眞來，眞有

點那個。

胡適博士關心溥儀

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政權，拖垮吳佩孚，三十日黃郛兼代國務總理。十一月五日黃郛內閣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五條，第一條，大清宣統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把溥儀趕出紫禁城，再不能在小圈圈裏面稱孤道寡了。

不管馮玉祥在歷史上的評價如何，這一件事是千眞萬確，值得贊揚的。據溥儀說，胡博士公開發表過一封給王正廷的信，反對武力脅迫修改臨時條款。所以胡博士第二次朝覲溥儀皇上不是召見，而是關心，自動去朝覲的，請看溥儀敍述經過：

「不久之前，我剛從報紙上看到胡適一封致王正廷的公開信，表示了對於武力脅迫修改優待條件這種行爲的義憤。雖然陳寶琛仍然把他視同蛇蝎，但鄭孝胥已經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遺老也認爲他究竟比革命黨和國民軍好，他走進北府，沒有受到阻攔。我見到他，表示了歡迎，並且稱贊他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說：『這在歐美國家看來，全是東方的野蠻。』

「胡適這次見我，並不是單純的慰問，而是出於他的關心。他問我今後有什麼打算，我說王公大臣們都在活動恢復原狀。我對那些毫無興趣，我希望能獨立生活，求些學問。」

「『皇上很有志氣！』他點頭稱贊：『上次我從宮裏回來，就對朋友們說過，皇上很有志氣。』

『我想出洋留學，可是很困難。』

『有困難，也不太困難。如果到英國，莊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到美國，也不難找到幫忙的人。』

『王公大臣們不放我，特別是王爺。』

『上次在宮裏，皇上也這樣說過，我看，還是要果斷。』

『民國當局也不一定讓我走。』

『那倒好說，要緊的還是皇上自己下決心。』

儘管我對這位新人物本能地懷着戒心，但他的話確實給了我一種鼓勵。我從他身上感覺出，我的出洋計劃，一定可以得到社會不少人的同情。因此，我越發討厭那些反對我出洋的王公大臣們了。」

黃郛內閣修正優待條件，最要緊的就是要宣統永遠廢除皇帝尊號，我們主張用賽先生和德先生治國平天下的胡博士口口聲聲叫溥儀「皇上」，是什麼意思？百思不解。

鹿鍾麟和胡適比較

執行驅逐溥儀離開紫禁城的是鹿鍾麟，他帶了二十名手槍隊，限溥儀三小時內搬出故宮。我們看溥儀

自己描寫逼宮情形吧：

「紹英同來了，臉色比剛才更加難看，哆哆嗦嗦地說：『鹿鍾麟催啦，說，說再限二十分鐘不然的話，……景山就要開砲啦……』

其實鹿鍾麟只帶了二十名手槍隊，可是他這句嚇唬人的話，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榮源嚇得跑到御花園，東鑽西藏，找到了躲砲彈的地方，再也不肯出來。我看見王公大臣都嚇成這副模樣，只好趕快答應鹿鍾麟的要求，決定先到我父親的家裏去。」

「這時國民軍已給我準備好汽車，一共五輛，鹿鍾麟坐頭輛，我坐第二輛，婉容和文綉、張璧、紹英等人依次上了後面的車。車到北府門口，我下車的時候，鹿鍾麟走了過來，這時我才和他見了面。」

「鹿鍾麟和我握了手，問我：『溥儀先生，你今後是還打算做皇帝，還是要當個平民？』

『我願意從今天起當個平民。』

『好！』鹿鍾麟笑了，說：『那麼我要保護你。』

「又說：『現在既是中華民國，同時又有個皇帝稱號，是不合理的，今後應該以公民的身份好好為國效力。』

「張璧還說：『既是個公民，就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將來也可能被選做大總統呢！』

「一聽大總統三個字，我心裏特別不自在。這時我早已懂得『韜光養晦』的意義了，便說：『我本來

早就想不要那個優待條件，這回把它廢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贊成你們的話。當皇帝並不自由，現在我可得到自由了。』

「這段話說完，周圍的國民軍士兵都鼓起掌來。」

我們把鹿鍾麟和溥儀的對話錄出來，和胡博士同溥儀的談話比較一下。

一個叫溥儀先生，一個叫皇上。一個說既是中華民國又有個皇帝稱號不合理，一個說皇上前途有望。一個是思想單純的軍人，一個是學問淵博的博士。我們比較以後，眞爲讀書人慚愧！慚愧！

附：李濤瑋「胡適會見溥儀的眞象」

本年九月號「中外雜誌」刊載喬家才先生「胡適與溥儀一段緣」大文，節引坊間所出「溥儀自傳」幾段描寫胡適先生五十多年前到紫禁城見宣統的經過文字，深信爲歷史性的「眞憑實據」。並對胡先生稱宣統「皇上」這件事深不以爲然，很動了一點正義的火氣說：

「現在給胡先生戴上一頂私通滿清皇上的帽子，空口說白話，沒有證據，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想不到胡先生逝世以後，這件怪事得到證實，有了眞憑實據。就是胡先生在世，恐怕也無法加以辯正，無法否認，因爲那是溥儀自己說的呀！」最後並將胡先生和執行驅逐溥儀離宮的鹿鍾麟先後對溥儀的談話做了一番比較說：

「一個叫溥儀先生，一個叫皇上。一個說既是中華民國又有個皇帝稱號不合理，一個說皇上前途有望。一個是思想單純的軍人，一個是學問淵博的博士。我們比較以後，眞爲讀書人慚愧！慚愧！」

喬先生因深信「溥儀自傳」是「溥儀自己說的話」，故對此段歷史未予深究；可能也疏忽了仔細查對其「自傳」文字前後矛盾之處，故有此春秋責備賢者的大文，是値得尊敬與同情的。但我們若一讀胡先生五十六年前關於他會見宣統的經過所發表的專文，及略略查對一下「自傳」中前後矛盾的文字，就可知道此書絕非「自傳」；這段歷史的描繪，絕非事實！顯然在「本書的作者之後另有『作者』（六十五年四月十四日中央日報陳克環先生「溥儀自傳」大文語），想藉舊臟重裁的手法，欲陷胡先生於不義。

胡適先生畢生反共，早在民國初年即常著文對共產黨及左派文人加以批評指斥，如民國八年七月在「每週評論」所發表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即爲一例。這些共產黨徒及左派文人懷恨胡先生不與他們同流合污，老羞成怒之下，利用民國十一年五月，胡先生應邀去見溥儀的事大肆歪曲，說他「背叛民國」、「胡適爲帝者師」等等無稽之談。胡先生洞悉了他們這種卑劣的手段，就在同年七月廿三日出版的第二期「努力週報」上發表了「宣統與胡適」，鄭重說明會見宣統的經過：「陽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了五月三十日（陰曆端午節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着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樣子很淸秀，但頗薄弱；他雖只十七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利害；他穿的是藍袍子，玄色的背心

。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着許多書，炕幾上擺着本日的報十幾種，內中有晨報和英文快報，炕幾上還有康白情的草兒和亞東的西遊記，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問起康白情、俞平伯，還問及『詩』雜誌。我提起他近來親自出宮去看陳寶琛的事，並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此外我們還談了一些別的事，如他出洋留學等事。那一天最要緊的談話，是他說的：『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糜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裏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想辦一個皇室財產清理處。但這件事很有許多人反對，因爲我一獨立，有許多人就沒有依靠了。』我們談了二十分鐘，我就告辭出來了。

「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個人去看一個人，本也沒有什麼希奇。清宮裏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找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國人腦筋裏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乾淨，所以這一件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自從這事發生以來，只有晨報的記載（我未見），聽說大致是不錯的；京津時報的評論是平凡的；此外便都是怪誕的記載輕薄的評論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個月之內，還有人把這事當作一件『新聞』看，還揑造出『胡適爲帝者師』『胡適請求免拜跪』種種無根據的話。我沒工夫去一一更正他們，只能把這事的眞相寫出來，叫人家知道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驚小怪的事。」（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收存）。胡先生對當時溥儀的處境頗有感觸，於是發表了以上聲

明後，並於同年六月六日寫了一首白話詩「有感」：「咬不開，搥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裏的一點生意；百尺的宮墻，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在胡先生的聲明裏，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得到以下幾點肯定的印象：第一、胡先生去看溥儀是先經過他鄭重的電話邀請，並且特別認眞的派了一個太監到胡先生家中去迎接。旣有太監迎接領路，怎麼會有：「胡適博士走到神武門，費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過，後來護軍半信半疑請奏事處來問了我，這才放他進來。」這回事呢！難道神武門的清室護軍竟敢冒犯「天顏」攔阻「欽差」所接的客人？這個謊言豈不是撒得太離譜了嗎？如此鄭重的邀請，當然更不會有：「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麼樣兒，你有空到宮裏來，叫我瞅瞅吧！」這種童言戲語，不近情理，自貶身價的輕薄電話了。第二、胡先生這篇聲明是於會見宣統後第五十四天公開發表的，把進宮的眞相說得十分清楚明白，等於也是寫給溥儀看的，何以溥儀在他的「自傳」裏竟有如此怪誕的描繪？不是作者之後另有「作者」的明證嗎？第三、溥儀在其傳記第一章「我的家世」開章第一句話就明白的寫着：「清朝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的舊曆正月十四日，我出生於北京的醇王府。「依照他自己的記載推算，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五月他邀請胡先生進宮時的年齡，正是胡先生文中所說的「十七歲少年」。溥儀的「自傳」却說那時他是十五歲，時在民國十二年。連自己的年紀都弄不清楚，試想這些會是溥儀自己所寫的嗎？是沒有用意的無心之失嗎？

另關於胡先生會見宣統時稱他「皇上」的問題，按清帝宣統遜位後，民國政府對其訂有「清室優待條

件」第一條載明：「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我民國政府既以「尊號不廢」仍以「君主」之禮優待溥儀，依照法理，彼時彼地稱他「皇上」應無不當。後來馮玉祥的國民軍部隊持着「修正清室優待條件」逼迫溥儀出宮，鹿鍾麟是執行人，該條件第一條載明：「大清宣統帝卽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同等一切之權利！」鹿鍾麟既已知道宣統自卽日起被「永遠廢除皇帝尊號」怎敢違命稱呼「皇上」，所稱「溥儀先生」，筆者認爲是合於法理常識的當然稱呼，似無特別高明之處。

「史記」「孔子世家」篇說：「春秋之義行，則亂臣賊子懼焉。」共匪政權是靠謊言欺詐起家，並藉極權暴力統治，它禁止人們有說話的自由，也摧殘人們不說話的自由。溥儀身陷匪窟，最後飽受折磨而死，他那裏有說與不說的自由？沒有自由，那有「自傳」。其所謂「自傳」的內容是否眞實，可想而知。胡先生的思想、言論生前爲共產主義及其黨徒的死敵，共匪竊據大陸後，於民國卅九年發動大陸各界學人清算胡適思想三年不休，並宣告胡先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企圖從根本上拆毁馬克思的基礎。」以上請見「胡適先生年譜簡編」）後又招稱：「今日中國靑年受胡適思想影響仍多。」可見其懼恨之深。現藉「自傳」之名，對胡先生見溥儀的事舊賬重栽，企圖動搖他的歷史地位，「改變胡先生在一般人心目中的『民主』精神的塑像。」（六十五年四月十四日中央日報陳克環先生「溥儀自傳」大文語）但悖理違史破綻畢露，我們不能再讓它謊言欺世，掩盡天下人的

耳目，所以筆者要公開這段歷史的眞相，揭穿它醜惡的面目。

附：白鍾琇「爲胡適會見溥儀說幾句說」

讀中外雜誌六十七年九月號喬家才先生的「溥儀和胡適一段緣」、十二月號李濤瑋先生的「胡適會見溥儀的眞象」兩篇文章，眞有趣味。就表面看來，李文是在反駁喬文，替胡適之先生辯護。實際上，李文說明眞象，引用了民國十年七月廿三日出版的第二期「努力週報」上胡適自己所撰「宣統與胡適」，更充實了喬文的內容。喬文大概不知道胡適當年曾寫過這樣自白的文章吧？所以祇引用溥儀自傳，現在有了李文，不是使喬文更充實嗎？

其實胡適之先生和溥儀「皇上」的問題，祇是有趣而已，不是學術上的問題，實在沒有浪費中外雜誌的寶貴篇幅，繼續討論的必要。不過既有兩個相左的意見，何妨讓第三者出來說幾句話，結束這種不必要的辯論。

胡適不應拜見溥儀

胡適之先生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可以動搖的，我想喬先生也不能不承認吧？但是不能因爲胡先生提倡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有功於中國文學，就不准別人說他半句不是，他的錯誤也不准別

人說一說，我想李先生也不會同意吧？所以喬文不會傷害胡先生甚麼，李文也給胡先生增加不了多少光彩。

孟子說：「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說：「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就是，非就非。是包藏不了非，非也掩蓋不了是。是非分明，才是做人的道理。以胡先生當年的人望，在學術上的地位，不應當輕舉妄動，根本就不應當去拜見溥儀。李文引胡先生自己寫的文章：「清宮裏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找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

胡先生想錯了，也許是年輕的關係。要知道溥儀並不是一個可憐的寂寞少年，他是一個滿身是非的人物，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張勳復辟，擁護他坐上皇帝的寶座，把民國的總統逼到東交民巷日本大使館。雖然曇花一現，祇有十二天，復辟就失敗了，但是他要推翻民國，或者別人利用他來推翻民國，却是事實。不然，段祺瑞何能馬廠誓師，大吹特吹，他再造民國呢？

李文提到「春秋責備賢者」是對的。正因爲胡先生是賢者，才受到責備。我們不能因爲崇拜胡先生，就不准喬先生用春秋書法呀？晉靈公是個昏君，趙穿把他殺了，太史董狐却大書特書「趙盾弑其君。」孔子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因爲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

孔子作春秋，也說「趙盾弑其君夷臯」。我們不能罵董狐和孔子胡說八道，明明是趙穿殺了靈公，他

們偏偏要說趙盾弒君。因爲這就是春秋的價值，「寓褒貶，別善惡。」趙盾的確是一個教唆犯。所以，一個有地位的大人物，言行必須謹愼。一位提倡民主的文學革命家，去見一個復辟過的皇上，的確欠考慮，是萬萬使不得的。

眞是舊贓重栽嗎？

李文提到「舊贓重栽，欲陷胡先生於不義。」不管贓是新是舊，栽贓是一件最不道德的事情。既然說到贓，我們就應該看看有沒有贓。如果胡先生根本就沒有會見溥儀，自傳硬說他們會見過，這就叫栽贓。若是連胡先生自己都說見過溥儀，怎麼能說栽贓呢？舊贓是他自己造成的，更要不着別人來重栽呀！怎麼能說人家陷他於不義呢？

胡先生自己在努力週報上撰寫過他會見宣統皇上的經過，眞是無風不起浪，他自己給人家把柄，難怪人家說「胡適爲帝者師」、「胡適請免拜跪」。可見在當時就有人不以胡先生的舉動爲然。

李文說胡先生稱溥儀皇上是對的，並引用民國政府（不是國民政府）訂有「淸室優待條件」爲據。要知這個優待條件是袁世凱訂的。袁世凱是中華民國的國賊，既不忠於滿淸政府，又不忠於民國政府，他想做皇帝，鬧過洪憲醜劇，他造成北洋軍閥割據，擾攘了中國十多年。他是滿淸的奴才，欺負他的主子孤兒寡婦，端送了滿淸，劫據了民國。優待條件是奴才對主子的一點小恩惠。李文據此以爲胡先生辯，是越描

越黑，實在是不智之舉。

李文又抄了胡先生對溥儀有感的白話詩：「咬不開，搥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裏的一點生意。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可惜的很，這個少年的心，很不爭氣，並沒有朝向胡先生提倡的「德先生」走，背道而馳，終於走進想亡中國的日本軍閥懷抱，成了第一個分裂中國的滿洲國的傀儡。胡先生說當時的人們：「不料中國人腦筋裏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乾淨。」究竟是胡先生腦子裏有帝王思想呢？還是中國人的帝王思想沒有洗刷乾淨呢？胡先生沒有帝王思想，何必去朝見一位復辟過的皇上呢？溥儀做了僞滿洲國的傀儡以後，不知胡適對這位鎖不住的少年，他的皇上朋友，作甚麼感想？

溥儀自傳眞僞問題

「溥儀自傳」究竟是他自己寫的，還是別人寫的，喬不能肯定，李也不能肯定吧？都祇能推測，拿不出具體的證據來。不管這篇自傳是誰寫的，溥儀自傳，總歸是溥儀自傳。當今許多大人物都有自傳，請問有幾本是自己寫的？不過我相信這本書應該不是共產黨的宣傳品，也不是共產黨的書。因爲共產黨的書籍，絕對不能在臺灣流行，這是用不着多辯的。如果硬說溥儀自傳是共產黨的書，而能在坊間流行，無異否定我們的新聞機構和治安人員的能力，我是絕不同意的。

若說溥儀自傳是專爲對付胡先生寫的，難免有些誇大。因爲這本書描寫他會見胡先生僅佔全書的少數幾頁，不過是敘述他人生過程中的一剎那。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客觀。共產黨打倒胡適，淸算胡適思想，確是事實。但是硬和溥儀自傳扯到一起，說溥儀絲毫沒有自己的意志，溥儀自傳完全是僞造的，恐怕並不盡然。

「春秋之義行，則亂臣賊子懼。」共產黨摧殘中華文化，破壞中國倫理，批孔揚秦，他們怕甚麼春秋大義呢？倒是胡先生會見溥儀，正是忽略了春秋大義，一位倡導「德先生」的北京大學教授，去會見一個曾復辟過的民國罪人，後來成了叛國的日本軍閥的傀儡，才眞是可懼呢！

「共產黨政權是靠謊言欺詐起家，並藉極權暴力統治，它禁止人們有說話的自由，也摧殘人們不說話的自由。」的確如此。如果胡先生五十多年前根本沒有會見溥儀，共產黨能「舊贓重栽，企圖動搖他的歷史地位，改變胡先生在一般人心目中的民主精神的塑像」嗎？

胡先生當年去見溥儀皇上，是他自己摧毀了他的民主精神塑像，自打嘴巴。我們做胡適信徒的人，千萬不要强辭奪理，加重了胡先生的過錯。

我同意李濤瑋先生的主張，「我們不能再讓它謊言欺世，掩盡天下人的耳目。」最好請李先生向治安當局接洽，查禁「溥儀自傳」，不准在坊間流行。否則，你想掩盡天下人的耳目，殆不可能。

「煙雲思往錄」讀後

五十五年前，我在廣州第一次遇見賴景瑚先生。他是黃埔軍校高級班的上校教官，身着花達呢軍服，皮綁腿，精神抖擻，是一位十分英俊的革命青年軍官。我呢？身穿粗灰布軍衣，足登草鞋黑布襪的上等兵黃埔入伍生。就表面看來，我們極不相稱。實際上都是反共的忠貞國民黨員，同舟共濟，意氣相投，不因階級懸殊而有絲毫隔閡。

賴先生民國十五年留美返國，在上海遇見石瑛先生，立被邀請同到廣東整頓石井兵工廠。此爲北伐時期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想不到，石先生一到廣州，就受到共產黨的猛烈攻擊，說他是反革命的西山會議派。石先生做不成石井兵工廠廠長，賴先生想襄助石先生的抱負自然也成了泡影。中央組織部秘書吳倚滄便拉他去辦黨。不久李範一又拉他到黃埔高級班去訓練無線電幹部。

當時正是國民黨容共時期，共產黨喧賓奪主，運用他們的組織去控制國民黨。國民黨黨員反被他們壓迫的透不過氣來，黃埔軍校尤其厲害。因爲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和許多政治教官都是共產黨。他們公開宣傳馬克斯主義。加以教育長方鼎英中將偏袒共產黨，所以他們氣燄萬丈，國民黨的同志動輒得咎，簡直抬不起頭。矢志反共的國民黨員相遇，立刻成爲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和賴先生就是在那種情況下認識結合的

那時廣州的輿論是一面倒的左傾，共產黨的「嚮導」影響力量很大，幾乎成了輿論樞紐。其他刊物多半是共產黨的應聲蟲。賴先生爲要突破那個局面，一面對抗共產黨的宣傳，一面闡揚三民主義的理論，他就創辦了旗幟鮮明的「奮進」月刊。

我對共產黨深惡痛絕，乃用筆名寫了一篇文章「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揭發共產黨在黃埔橫行霸道，曲解三民主義種種事實。我以一份送給景瑚先生，他認爲很好，要在「奮進」上發表。另一份我寄給廣州民國日報副刊，我料定它不會發表，只是告訴他們有這些事實而已。沒有想到，稿子寄去，第三天就發表了。主編者還加上很好的評語，使這篇文章發生了很大的作用，震撼了黃埔的共產黨，認爲非常嚴重，密令各連進行調查檢擧。

賴先生告訴我，高級班有位極優秀的同學，第四期的葉維，他原先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重要幹部。孫文主義學會既被解散，他在高級班的勢力乃益孤單，最後竟在共產黨壓迫之下被開除。他和第二期同學胡靖安、第三期同學周復、第六期同學石仁成創辦「三民月刊」，正式對共產黨宣戰。他們很注意「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派人到處找尋作者，終於找到我。我們就成了意志相投的同志。

淸黨以後，賴先生做了總政治部的秘書長兼代主任，胡靖安做了黃埔軍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周復做了秘書，葉維做了宣傳科長。後來黃埔特別黨部召開代表大會，我當選爲執行委員，又兼常務委員。大家各忙各的工作，反而和賴先生疏遠。廣州張黃事變之後，我先離開廣州，賴先生離開較遲，幾乎被叛軍

中的共產黨所殺害。

說實在話，我雖欽佩景瑚先生，但對他的一切所知有限。我從軍校畢業後即在北方工作。對南京情況很少了解。抗戰期間，我大部份時間派在敵後，擔任戰區的秘密任務。景瑚先生後來飛黃騰達，爲國家做了很多事，前後歷任南京市黨部常委、市政府秘書長及中央委員等職。抗戰發生後，他又任西北工學院院長和西北大學校長；後來又做了教育部次長及立法委員等等，我却完全不知道，和他沒有一點聯絡。

早幾年，我在臺灣看到中國時報的國際問題專欄，才知道賴先生在紐約，他自聯合國退休後就成了國際問題專欄作家。他對於國際問題分析的清清楚楚，我不但篇篇細讀，而且剪下來積成很厚一疊。他的國際專欄對讀者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爲他的文章有眞感情，簡潔明晰，百讀不厭；最近傳記文學社爲他出版「煙雲思往錄」，更是一本不可不讀的好書。我從這本書裏，才眞正瞭解了、也眞正認識了景瑚先生的爲人。

「煙雲思往錄」是一部很好的回憶錄，也是一部很好的自傳，但又不同於一般的回憶錄和自傳，因爲作者不是單單爲回憶故人而寫回憶錄，也不是爲自我標榜而寫自傳。那是一部他累積幾十年隨感隨寫的散文，沒有渲染，本本分分，充滿感情，非常眞實的佳作。作者的文章固然可作青年的讀本，而他的人格和

他一生的所作所爲，更可作年輕一代的模範。

讓我們先看他苦學勵志的情形：一個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在六十幾年前社會閉塞、人民守舊的時代，居然敢一個人無依無靠，遠走高飛，跑到美國半工半讀。就是今天看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長沙在那時還是比較開通的地方，但他幼年從不曾離開過長沙一步，他因一心要出洋求學，才第一次經武漢、上海，而坐船到美國，實在不太簡單。我們從他一路上所鬧的笑話，可以看出他所經歷的種種困難。他在上海上輪船之前，被黃包車伕把護照偷走，出國而遺失了護照，不能不說是天大的災難。如果不是他的美國老師特別照顧，幾乎上不了船，出不了國。他在日本橫濱登岸，到東京遊玩，又趕不上開船時間。回到橫濱，輪船已經開走，要不是一位美國女人在碼頭上爲他們雇上小電船去追趕輪船，他可能會流落在日本而不知所措。

賴先生到了美國，專靠打工來讀大學，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爲圖書館搬運過書籍，又做過餐館的堂倌、高爾夫俱樂部的侍者、揹着球棍爲人拾球的「克狄」，又到底特律福特汽車工廠實習。他暑期拚命工作，才能籌足一學年的費用。他讀書時用功讀書，大學四年沒有缺過一堂課，各門功課的分數都是A，偶然發現一次B，他就難過的不得了。他的苦學勵志，他的決心和恒心，實在值得青年們效法。

抗戰時期，西北聯大和西南聯大，都是北方幾個著名大學合併成立的，人事複雜，加上共黨職業學生挑撥離間，風潮迭起。西北工學院和西北大學，情況尤其嚴重。景瑚先生前後接長二校，雖然因一身兼辦

兩個大學而感困難重重，但他仍能使那兩校風平浪靜，弦歌不絕，成爲極安定的最高學府，爲抗戰建國培植了大批人才；無他，就是開誠布公，一個愛心，一股熱忱，二校的師生受了感動，由分裂而團結，共黨的職業學生陰謀暴露，不得不捲起舖蓋走路。即令他們當時不走，同學們也不會寬恕他們的。

景瑚先生一生做事，不畏艱苦而又主張公道，復能不計後果的說實在話。他在重慶中央某會議上，義正詞嚴的反對我國和蘇俄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那時外交當局朦蔽總裁，不讓他接納逆耳之言。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大的憾事。

賴先生出生於長沙，却是福建籍。陳儀主閩多年，福建人怨之刺骨。賴先生本於福建人的立場，一再指摘陳儀的劣跡。他於勝利後，居然接收這個剛從日本帝國主義光復的臺灣，想不到他在臺當政一年多，就釀成極嚴重的流血慘劇。賴先生又在中央提議陳儀應即撤職查辦。這一切都使總裁十分不滿。大陸沉淪之前，賴先生適奉命在美宣慰僑胞，竟因中央有人造謠中傷而不能回臺灣。後來，他考進聯合國工作，便把立法委員也辭掉了。

陳儀眞是沒有心肝的人。先總統雖對他信任有加，仁至義盡。可是，他任浙江省主席時，正值大陸剿共戰爭情況惡化，他竟敢煽動湯恩伯部在保衛上海時陣前反叛，事發而被槍斃。當年景瑚先生在中央會議上批評他，可以說是有先見之明。

回不了臺灣的賴先生，爲了生活，不得不報名投考聯合國秘書處中文部主任，一百多人報名，都是文

教界及外交界的知名之士，經過半年時光、及復試四、五次，最後賴先生獲選而成爲聯合國中文部主任，得來眞不容易。他在聯合國幹了十三年，沒有請過一天假，這種勇於任事的精神，眞是青年們最好的榜樣。

景瑚先生天性忠厚，認爲人總是好的，所以他臧否人物，總是隱惡揚善。從他所描寫的人物，我們認識了許多近代人物的眞面目。他臧否人物，有好幾十人，我特選出幾個人略爲介紹。

第一位我要說的石瑛。有人說石先生「嫉惡如仇，把一切是非看得太認眞，從事政治是不能如此是非分明。」但賴先生說這正是石先生的可愛之處。

賴先生又說：「他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替老百姓謀福利。他無論擔任甚麼職務，一切總替老百姓着想。」「他那種愛才如命，求賢若渴的精神，實在是今日中國所最需要，而又可惜不太容易看見的。」

「我永不會忘記他那純潔崇高的人格，醇厚眞誠的個性，和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奮鬪精神。」

其次說到胡展堂先生。賴先生在美國學成以後，前後擔任過加拿大多倫多醒華日報和南京京報的總編輯。他寫的社論很被胡先生賞識。民國十九年任中央宣傳部長的劉蘆隱要他做中央日報總編輯，告訴他：「這是展堂先生的意思，他知道你在海外及國內都辦過報，也看過你所發表的社論，認爲你是很富革命性

的有為青年。假如你同意的話，他就會同蔣先生聯名提出中央常會討論。」

展堂先生可說是賴先生沒有見過面的知音。他對胡先生的批評，簡單扼要：「他乃當時黨國元老中，一位剛直無私，大義凜然，詞鋒犀利而又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我景仰他的人格，佩服他那持正不阿的風度。」後來代理中央宣傳部長的周佛海要他撰寫社論，去駁斥那時立監兩院委員為湯山事件所發表的袒胡言論，他立刻拒絕。他因而一度被人認成胡派，受到不少打擊。

何芸樵（鍵）在對日抗戰前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八九年；由於兩廣當局常對中央不滿，湖南的地位便一天比一天重要。湖南內部本分成擁何與反何兩派，省外唐生智、程潛、賀耀組等有力人物又都對湖南省政有野心。在這種情形下，賴先生做了兩年多的湖南黨務特派委員，不但完成了中央交付他的調解任務，也促成了湖南內部的團結。

他對何鍵的批評：「他雖知道我所代表的中央立場和他不同，但我每次和他接洽公務，他總是溫文有禮，和藹可親，沒有一般軍人的『火氣』。他像一個恂恂儒者，而且好讀詩書，還能任用朱經農、何浩若、余籍傳和尹任先等幾位幹員為廳長。」所以何鍵雖有不少缺陷，但仍不能不說是有功於國家。

賴先生對張溥泉（繼）先生極為敬佩。他是北方的革命領袖。中山先生逝世後，他和林森、居正、鄒魯、石瑛等在西山碧雲寺孫先生靈前開會，主張開除共產黨分子。所以共產黨恨透他們，叫他們為西山會議派。

賴先生對張溥老的批評：「溥泉先生堪稱慷慨悲歌的典型人物。他乃赴湯蹈火的勇士，民胞物與的哲人，特立獨行的革命領袖。他的正直剛毅，他的樸實眞誠，他的見義勇爲，當仁不讓，可以說是近世紀不易多見的。」

溥老在一次中央全會向總裁進言的情形，賴先生寫得有聲有色：「中央全會那天正輪到蔣總裁做主席，溥老以爲機不可失，起立痛切陳詞，對中共破壞抗戰，分化國民黨內部的詭計，揭發的淋漓盡致，全場爲之動容。他甚至說身繫國家安危的中央首長，包括總裁在內，都應對陰險狡惡的中共，特別提高警覺。」

景珊先生講到陳布雷先生；他說他好幾次在中央開會發言，觸怒總裁，都是布雷先生暗中替他疏解。他說：「我有一個毛病；那就是每次在中央開會，總喜歡論列時政，有時不知天高地厚的放言高論，常使總裁聽了不愉快，甚至引起他的誤會。當時有二位先生時常替我向總裁疏解，一位是布雷先生，一位是吳鐵城先生。他們排難解紛的技巧，各有不同，鐵老總是把總裁的意旨坦直轉達，好像代表總裁申斥我。布雷先生則不然，他事前事後都不說什麼，只對總裁委婉進言，把事情無形消弭，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景珊先生的一位多年老友桂崇基先生著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把國民黨容共以及共產黨的所作所爲，交代的清清楚楚，是一本極有價值的近代史、也可以作爲大學的歷史教本。賴先生的批評：「像桂先生這位學者，單就那二十七年國共鬬爭的一段史實，便絞盡了若干年的心血，到處訪問，到處奔走，到處蒐集資料，寫成這部『一字一句，必有來歷，本末源流，交代淸楚。』的好書。他不但是學術界的

有心人，而且替國家切實做了最重要的國際宣傳工作。」

景瑚先生桃李滿天下，他愛護學生有如家人子弟，尤其對於他們多方面的成就感到欣慰和炫耀。我在這裏只提出他對西大校友名畫家趙二呆作品的描寫：「二呆是有才華、有理想的人。他的水墨畫，初看起來，似乎有點奇峯突起，標新立異，多看幾次以後，再去慢慢的思維，就像嚼橄欖一樣，回味無窮。他不是把中國畫完全變爲西洋化，也不是把抽象畫摻雜一些中國畫的意味。他是冶中西於一爐，合新舊爲一體，自成一格。他要使中國畫有新的創造，新的意境，和新的生機。」

趙二呆的畫經賴先生的品評，可以聲名揚溢，相得益彰。

賴先生對於青年黨的創始人曾慕韓（琦），是十分推崇的，他說曾先生是一位非常愛國的反共領袖。他在紐約成了景瑚先生很要好的朋友。他們和于斌主教聯合發起超黨派的救亡運動，却不爲國內人士所諒解。慕老曾大聲疾呼：「目前國難嚴重之程度，實爲五千年歷史所未有。國家高於黨派，國之不存，黨於何有？欲救國難而雪國恥，捨超黨派的救亡運動外，斷無其他途徑可尋。」

慕老所撰寫的超黨派的救亡運動文章，發表於美洲日報，立刻得到廣大的支持。景瑚先生說慕老大義凜然，老當益壯，定計畫，寫文章。他們團結了一批年輕人楊西崑、陳裕清、劉東岩、蔡任漁、潘朝英等組織「民主自由聯盟」，從事救亡工作，以對抗共產黨和他們的同路人。他們初辦華美通訊社；後經陳立夫、潘公展等贊助及支持，又出版了華美日報。

慕韓先生四十九年十一月曾給王雲五、左舜生寫過一封信，主張聯合全世界民主自由人士組織民主國際，以對抗共產國際，他說：「吾人立於民主陣線，理所當然，義無反顧。」可惜不到半年就撒手塵寰了。賴先生說慕老是「大義凛然的君子，彬彬有禮的讀書人，忠誠勇敢的愛國者。」

潘公展先生和賴先生在紐約相處很久，而又合力主辦華美日報。他說：「公展先生是有修養的學人，又是有熱血的鬪士。他所發表的文章，不但文筆清新，引人入勝，而且大氣磅礴，一瀉千里。他對中華文化的闡揚和對中國青年的勗勉，以及對國內政治的期望及對國際政治的批評，可以說沒有一篇不是有條有理，分析明鮮，言之有物，而又懇切動人的。」

景瑚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同時旅居紐約有年。他對胡先生也是很尊敬的，可是胡先生一次曾對他說：「今日共產黨如此猖獗，我們自然很痛心，可是我們不能不把這個責任，歸之於聯俄容共的始作俑者孫中山先生。」他不同意這種論調，立即和胡先生辯論。景瑚先生說：「中山先生當時看見軍閥那樣專橫，他如不在外交上打開一條新的出路，便沒有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的希望，他以君子之心待人，從來不懷疑蘇聯有侵略中國和征服世界的野心。同時，國內青年深感帝國主義的壓迫，的確有不少人傾向那個以打倒帝國主義作口頭禪的蘇聯。中山先生想把那班青年都吸引到國民黨的旗幟之下，一面固然是團結全國的革命力量，一面也是防止共產主義的蔓延。」

胡先生倡導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不朽的人物。但在政治主張方面則常有不正

確的見解。崇拜他的人們，則要掩蓋他的短處，闡揚他的長處，我不苟同。我覺得，一個人功是功，過是過，功過都得存在，是不能抵消的。

就以辦學來說吧，胡先生做過北京大學校長，賴先生做過西北大學校長。賴先生把一個風潮迭起，而又和延安相隔不遠的學校，整理的有條有理，不但共黨不敢再煽動學潮，而且成了抗戰時期西北地區一個弦歌不絕的最高學府。而胡先生似乎沒有使北大達成那個境地。

賴先生在「兩個將軍」一章中，曾指張治中是「一個言大而誇，做事不切實際的官僚。他表面上的禮貌和虛心，完全是僞裝的。」他就任湖南省主席不久，便闖下火燒長沙的大禍。「像張治中那樣怯懦、低能、又沒有責任感和廉恥觀念的人，僥倖逃避了國家的重典，至少也應該是永不錄用。可是他一到重慶，立刻就做了靑年團的書記長，不久又兼長政治部。他在所謂國共和談的期間，奔走於重慶和延安之間，極爲活躍。毛澤東到重慶，就住在他的私宅。」

賴先生對張治中的批評絕不過火。我在他任軍校教育長時，正是第六期的學生。我們同學都看不起他，認爲他輕飄浮燥、不學無術，沒有做教育長的資格。我們那時夢想不到國家會如此重用他，終於讓他出賣國家，成爲投降共黨，罪該萬死的大漢奸。今天讀了景瑚先生對他的批評，眞使我感慨萬千，不忍再寫下去了！

「琵琶恨」讀後

今天的臺灣，安和樂利，人人都享受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美好成果，殊不知這些成果乃是政府領導有方的結果。而臺灣的光復，更是八年抗戰，億萬同胞用血肉鑄成的結果。我們飲水，應該思源。可惜四十歲以下的人，很少再去理會八年浴血抗戰是怎麼一回事，就是當年親身參加抗戰的人們，在安逸的生活中，也漸漸地把日本軍閥蹂躪我們國土，慘殺我們同胞，搜刮我們財產的種種暴行淡忘了。

讀姚燚夔先生的「琵琶恨」，悲壯處，令人熱血沸騰，凄凉處，令人熱淚盈眶。全文時空交流，佈局嚴謹，情節交代清楚，從懸疑到明朗化，描寫我中華兒女的愛國情操，娓娓道來，引人入勝，一層一層地喚醒我們的痛苦回憶，而使日本軍閥的暴行，一幕一幕地重演，歷歷如在眼前。

「琵琶恨」描寫醴溪鎮我方的敵後工作人員破壞了日寇的行動，日寇竟以殘酷無比的手段報復，在燒殺刼掠之外，並圖使當地老百姓遷怒於我方的敵後工作人員，故意捕殺了二十個六十歲以上的老公公與老婆婆，接着又慘殺了二十個一週歲以下的嬰兒，逼迫我方的敵後工作人員自首，否則將再殺害二十名十月懷胎的孕婦。凡此種種，祇是特寫鏡頭，事實上，這不過是日本軍閥侵入南京，屠殺我幾十萬中國同胞的縮影而已。

女主角夏丹鳳似乎並非敵後工作者，她爲了拯救那些孕婦被剖腹，挺身而出，冒充敵後工作者自首：以自己的性命去保護同胞的生命，其志節之高尚，精神之偉大，不愧爲我中華兒女。日本劊子手赤塚懷疑她，說道：「我不相信你直屬於戴笠！」

「當然不是。」夏丹鳳神情肅穆地道：「我直屬於中華民國。」她的態度，是多麼的神聖而莊嚴啊！赤塚逼供，割裂了夏丹鳳十條手指上的皮肉，使她痛徹心肺，但無法割裂我中華的國魂。

「不招。」夏丹鳳咬牙切齒地道：「我要你睜大了眼睛認清楚，我身上所流的，是黃帝子孫的血！」夏丹鳳所代表的，正是我們黃帝子孫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這也正是我們終於使日寇投降的一種精神力量。

姚先生的描寫技巧非常高超，陳爲理接到了戴笠先生的電報。戴先生在電報中說：「不計任何代價，把夏丹鳳救出來。」

兩萬多字的一篇小說，提到戴先生的，僅這寥寥可數的幾個字。着墨雖然不多，可是把戴先生的個性，刻劃得入木三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戴先生豪爽負責開闊的胸襟，正如這十三個字。他派到敵後工作的同志，不但要殺敵除奸，也要拯救一切抗日的忠貞份子。夏丹鳳不是他派去的工作同志，却是代表民族正氣的黃帝子孫，所以不計任何代價，要把夏丹鳳救出來。我追隨戴先生左右十五年，深知他的爲人。這十三個字，的確是他的口脗。短短的兩句話，簡直把戴先生寫活了，使人覺得他音容宛在。

「琵琶恨」故事高潮迭起，我有好幾個朋友打電話告訴我，對姚先生的文章極爲贊賞，有幾位甚至讀到某幾處，心裏激動得不能自已，有時又難過得不忍心讀下去。「琵琶恨」的確是一篇很感人很成功的小說。希望姚先生繼續以他獨特的風格，多多撰寫一些有關抗戰的愛國故事，用以激勵今天的人心，恢復當年的重慶精神！

七十年元月二十日

姚燮夔：我寫「琵琶恨」的緣起

有一天，公司裏的同事朱偉端小姐對我說：「最近很多報紙副刊都在談抗戰文學。你既然喜歡投稿，爲什麼不寫一個以抗戰爲背景的愛國故事呢？」

我心中一動，但繼想自己在八年抗戰期間，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小學生，對那一場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民族聖戰，並無親身體驗，所以不敢貿然下筆。這麼一猶豫，無形中就把同事的好心建議給淡忘了。

過了三個月，也就是七月七日，我在中副上讀到了周錦先生的大作「抗戰文學的整理和創作」。周先生在文中說：「當年，愛國青年熱血沸騰，他們放下書本，放下職業，丟下戀愛，投身到救亡的行列，……他們爲了國家和民族，忘了一切地付出極大的代價，甚至犧牲了寶貴的生命，這就是抗戰精神，這就是愛國情操。」我心中大動，立刻取出稿紙，準備下筆，但繼想抗戰是中華民族爭生存，爭榮辱的一次偉大

運動，不要隨便亂寫，於是又把稿紙放進了抽屜。

又過了兩個月，也就是九月四日，中副刊出喬家才先生的大作「悼念鄭恩普將軍」。我在文中得悉喬先生參加抗戰，從事敵後工作，出生入死，遍歷大江南北，知道不少可歌可泣的抗戰事蹟。我心中大喜過望，決定去拜訪他，以便搜集一些第一手資料，於是向中副的夏鐵肩先生打聽喬先生的住址，不料夏先生說「悼念鄭恩普將軍」那篇文章是由梅長齡先生投寄的，並未註明喬先生的通訊址。我的大喜過望頓時變成大失所望。

兩個星期之後，九月十八日，于占魁先生在中副發表了一篇情文並茂的感想「毋忘九一八」。于先生在文中說：「這一連串的祖國不幸，莫不源於九一八國恥，我國要薪火相傳的代代以此為訓，我們要子子孫孫自强不息，愛我家族，愛我鄉土，愛我政府，因爲沒有政府庇護，即無鄉土的存在，沒有鄉土的存在，即無家庭及個人的立足點！」我心中一陣激動，立即撥了一個電話給夏先生，拜託他向梅先生打聽喬先生的住址。

我按址往訪喬先生，我應該尊稱他爲喬老先生，因爲他已高齡七十有五，喬老先生取出中秋月餅招待我，和我親切地談了三個小時。他告訴了我很多感人肺腑，發人深省的抗戰事蹟。我告辭時，他贈給我四本他所著的書，「海天感舊錄」，「關山煙塵記」，「鐵血精忠傳」，「神州見聞」，並親自送我到門口，緊緊的握着我的手說：「希望你根據我所談所寫的史料，孕育出一篇激勵人心的愛國故事。」

細讀了喬老先生的著作，我心中不禁打起退堂鼓來，因爲我若不自量力地根據他的史料來寫一篇以抗戰爲背景的愛國故事，簡直是畫蛇添足，狗尾續貂。我把取出的稿紙又放回了抽屜。

過了半個月，喬老先生打電話給我，請我到中山堂對面的山西餐廳吃飯，約定中午十二點。那一天，我被公司的俗務所絆，匆匆忙忙地趕去，結果遲到了十分鐘，喬老先生已與另外六位老先生圍桌而坐，耐心地等着我。他們都已七十多歲，有幾位是黃埔六期的退役將官，有幾位是德高望重的國大代表，而喬老先生自己則是當年戴笠先生的左右手。他們把首座留着給我這後生小子，使我惶恐得食不下咽。席間，他們豪情萬丈地談着當年參加北伐，抗戰，拋頭顱，洒熱血，心裏祇有一個念頭，救國家，救民族。我一面吃，一面聽，一面想，想起今天社會上尚有不少吃了三十年太平飯的有福人，從來沒有替中華民族流過一滴血，有些甚至連眼淚也沒有流過一滴，却時常發牢騷，不滿這個，反對那個。想到這些，我眞的是食不下咽了。

回到家裏，我不顧自己的文字訓練與寫作技巧都還沒有上段，毅然取出稿紙，寫下了「琵琶恨」這個血淚交融的愛國故事。琵琶之所恨，亡國之恨也。我把稿子投到中副，事隔月餘，未見刊出，正在擔心退稿之際，竟於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副上讀到陳幸蕙女士的「龍種」，驚喜其文中所架構的歷史背景與我的「琵琶恨」不謀而合。我想，如果「琵琶恨」一稿不被採用也沒有關係了，因爲中華兒女的心聲，已經由「龍種」代爲呼喊出來，而且喊得更嘹亮呢！

六十九年十二月卅日

傅山伏闕訟寃記

——三百年前學生請願故事

明末大儒傅山其人

三百四十多年前，明王朝首都北京，發生了一件學生請願的風潮，鬧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眞是傳遍天下。在專制時代，學生請願，的確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

領導請願的學生是山西諸生傅山，當時不叫請願，叫做「伏闕上書」。事情發生在明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十月間，到第二年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四月結束，整整鬧了半年，平反了一件寃獄。

傅山字青主，山西陽曲縣西村人。講氣節，尙俠義。他不過是個諸生，明亡以後，絕不做滿淸的官吏。爲了不留滿淸的辮子，打扮成道人裝束，叫石道人、朱衣道人。他和崑山顧炎武是好朋友，往來密切，密謀恢復大明社稷。因爲有反對滿淸的嫌疑，和他的兒子傅眉先後被滿淸政府逮捕，關進監牢，曾絕食九天，幾乎死在牢裏。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滿淸政府詔舉博學鴻詞科，籠絡有學問、有道德的讀書人，傅山被迫赴北

京應試，時年已經七十二歲。到達距北京三十里的地方，裝病不前，拒不入城。結果免試，特加中書舍人，傅山仍舊自稱爲民，沒有眞正接受這一項官職。

傅山精通醫道，眞是着手成春，當時被稱爲神醫。他又能書善畫，他的書畫稱爲逸品。可惜他寫字，隨寫隨毀，毫不保存，所有遺留下來的作品非常少。在當時已經是一字千金，現在雖萬金也很難買到眞品。

山西人稱贊一個人的技術熟練，往往說一句：「傅山先生寫字，手熟爲能。」可知對他推重到什麼程度。因爲他的人格高尚，很講道義，受到山西人三百多年來的崇敬。民間已經把他神化了，流傳着許多很有趣味的神話故事。他一生最爲人稱道的，就是伏闕訟冤這件事。可是世人多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他的老師山西學道袁繼咸被奸臣張孫振誣告，關進北京刑部監牢。他號召山西全省學生，到北京請願，伏闕訟冤，發散傳單，冤獄終於昭雪。事後他撰寫一篇「因人私記」，以記其事，收入霜紅龕集。

請願事件七年以後，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明莊烈帝朱由檢弔死煤山，福王在南京即位。袁繼咸已在南明官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很得左良玉敬重。南明綱紀不振，奸臣馬士英等用事，馬對袁繼咸和左良玉都有嫌隙。

後來左良玉藉口僞太子事反，繼咸和左良玉會晤於九江船上。良玉痛哭流涕，並且拿出太子密諭。「密諭何從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密諭何從來？」袁繼咸忠貞守正，不顧危險，

辭正色嚴地對左良玉說，勸他共同維持南明的艱危局面。雖然左良玉不從，但相約左軍絕不進城。

不久袁繼咸的部將張世勳等率部和左良玉的部隊合在一起，左兵入九江城，燒殺搶掠。繼咸出城，責備左良玉失信。左病已很沉重，望見城內起火，大哭說道：「予負臨侯！予負臨侯！」吐血數升而死。左良玉的兒子左夢庚，繼他父親統率部衆。不久，投降滿清，袁遂被逮捕，送北京，袁寧死不降。順治三年（一六四六）秋天，袁繼咸由北平監獄贈傅山詩，附短札說：「晉士惟門下知我甚深，不遠蓋棺，斷不敢負門下之知，使異日羞稱袁繼咸爲友生也。」袁繼咸贈傅山詩：

獨子同憂患，於今乃別離。乾坤留古道，生死見心知。

貫械還餘草，傳燈不以詩。悠悠千載業，努力慰相思。

傅山得書，知道袁繼咸快要成仁了，哭着說道：「公乎！我亦安敢負公哉！」順治四年（一六四七）三月，袁繼咸在北京成仁，可與宋文天祥先後光耀史册。

現在依據「因人私記」，譯寫成「傅山伏闕訟寃記」。

張孫振陷害袁繼咸

袁繼咸（字臨侯，江西宜春人）就任山西提學僉事，修復三立書院，選拔全省諸生洪洞郭新、汾陽曹良直、薛宗周、王如金，平定白孕彩，曲沃衛蒿，祁縣戴廷栻，陽曲崔嗣達、傅山等三百五十多人，講學

三立書院，擢拔傅山爲第一名。

袁繼咸是一位認眞辦教育的人，對學生非常愛護。伙食費用從學租內支付，以減輕學生們的負擔。每月在書院大會三次，預備有午飯。飯後做文章，做完還有酒喝。小會六次，都在崇善寺各寓所舉行，又不時到崇善寺講藝。學生生病，親到寓所照顧，愛護備至。

袁繼咸在書院修三立名賢傳，書成，對學生們說：「這可能是我將來的謗書了。」

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四月，巡按御史張孫振（字古岳，安徽廬州人，閹黨）到太原，謁孔廟講書後，對袁繼咸說：「兩學的諸生都這樣不會講書嗎？」

「他們都是代講的，」袁繼咸回答說：「按照舊規矩，祇有本道講書，才由諸生自己來講。而好秀才大都不肯出來代講。」

「貴道還有幾件欽案沒有了結，爲什麼逡巡不前呢？」張孫振沉下臉來，聲色俱厲地說。

「有的。」袁繼咸毫不遲疑地說：「那都是前道張提學的事，我已經轉報了。」

兩個人詞色很不調和，各自走開。袁繼咸對傅山說：「果然，張古岳是來找我的麻煩的。」

張孫振接着出巡各地。七月底，從平陽（臨汾）回到太原，謁孔廟，講書完畢，剛站起來，準備要走。突然有一個絳州的老生孫有守，闖進堂上，向張孫振跪下，報告：「生員孫有守讀書很有些心得，願意在大宗師面前領教。」

張孫振坐下來，命孫有守講書，講了很久，張孫振對袁繼咸說：「這個學生很會講書，兩學還沒有這樣的人才，可以多多獎勵！」回頭又問孫有守：「你錄科了嗎？」

「正在這裏等候考試，」孫有守說：「還沒有錄科呢。」

「貴道可給他一個名額入場。」張孫振囑咐袁繼咸。

「考試以後，如果文章好就錄取他。」

張孫振站起來走了，兩司也各自散去。袁繼咸獨留在明倫堂，叫孫有守上來，以責備的口氣說：「太原、陽曲兩學少你這個頑劣老生講書嗎？」

回到衙門，就進行考試孫有守，考完，在考卷上批了無數不通，和第六等一起貼在考牆上示衆。因此，和張孫振結怨，愈結愈深了。

吳甡（字鹿友，江蘇興化人）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七月到達太原。山西人士都稱頌袁繼咸辦教育熱心認眞，這一年又是考績的一年，特向吳巡撫疏薦。援例，學臣稱職，得陞京官。張孫振也見吳巡撫，吳知道張的意思，先對他說：「是坐浮躁耳。」

八月科試完畢，張孫振先行考績，奏章彈劾袁繼咸。條款根據陽曲知縣李雲鴻、太原府推官袁楷、同知蔡如衡供給的資料，大部份是前任張宏襟的事，和袁繼咸毫不相干。袁楷已依歸吳巡撫，蔡如衡也祇供一二小事，祇有李雲鴻奉承張孫振，捕風捉影，惟恐不多不毒，挪借了十幾條條款。張孫振的疏奏上去，

十月中旬，吳巡撫奉旨，械送袁繼咸到北京勘問。

傅山發動伏闕訟冤

袁繼咸先被羈押三立書院，傅山不離左右。袁口說辯詞，傅山筆記下來。李雲鴻對袁監視偵察非常嚴密，命侯主薄巡邏窗外，諸生探望的，進出都很困難。凡是進去的，都密報張孫振，諸生忿怒異常，報告吳巡撫，吳傳入杖打三十，然後逐出，大快人心，諸生怒息。

傅山和薛宗周發起，爲袁學道伏闕訟寃，給四府的同學們去信，請他們陸續前往北京，進行請願。十月二十日袁繼咸起解，傅山留他哥哥傅庚在太原，催促同學們隨後赴京，他和薛宗周隨行，沿途照料。平定白孕彩得到消息，先從平定入京。後來的有陽曲李開馨、王志曾，太原府新甄。傅山和薛宗周沿途尋問聯絡諸生，出固關遇介休史詒，沒有留住。

在伏城驛遇襄陵秦植（字爾參），他說：「我在北京，聞兩兄主張，就想先上一疏，王錫公再三阻撓，所以我就回家，和一位親戚老中官同行。明早讓他單獨回去，我和兩兄一同北上。」不料第二天一早，有人來傳話，說秦植家中有事，不能上京，請他們兩位先行，他隨後趕來。傅山大笑，薛宗周氣得大罵秦猪不已，因他嘴大唇厚像猪。

傅山和薛宗周到達北京以後，住琉璃廠伏魔祠，靠近太原府諸生張凝種的寓所。實際是依賴丁時學，

丁的哥哥丁乾學係袁繼咸甲子鄉試的老師。

十月末袁繼咸入刑部監牢，傅山和薛宗周拜會在京的各位山西拔貢，會同上疏，都沒有異議。會見王予珪的時候，王問他們：「有沒有看見秦植？」

傅山把在伏城驛遇秦植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王子珪說：「可恨！我想和同人先上一疏，他苦苦阻撓。阻撓不了，所以先溜了。竟敢造謠，等他來了，再質問他。」

王予珪囑傅山起草上疏的稿子，擬妥後送請丁時學修改合式。列名的一共有一百多人，傅山和王子珪領銜，投通政司。

通政司阻撓不進封

通政司掌管受理內外章疏敷奏封駁的事，當時通政使和左右通政都缺，由參議袁鯨主持。他和張孫振私交很好，想要阻撓，指摘傅山和王予珪領銜的疏中，有幾個字不合式，令改寫以後再呈，而以副本密送張孫振。

隔了幾天，把改正後的疏本再送去，再被駁回。又隔幾天再投，袁鯨大怒，指諸生都是冒名頂替的：「不實在，是欺君之罪，誰敢負責？」

傅山和王予珪說：「學生等草野，不知大體則有之，至於欺君，則不敢。請一一點名，有頂替的，學

生等甘願認罪。」

袁鯨見他們敢承當，恐嚇無效，又駁一個字說道：「再送來，給你們進封。」

又過幾天，再把疏本送去，袁鯨又恐嚇着說：「疏本給你們呈上，但上本以後，要簽名的人都在，若皇上發怒，你們不要後悔。」

「大宗師！」傅山說：「不用爲我們這樣顧慮，疏本呈上去以後，皇上若問貢生，予珪敢承擔。若問生員，傅山敢承擔。」

袁鯨沒有再說什麼，正好冬至，又藉口禁封不上。

臘月中，大家正在襄陵會館開會，商量通政司一再阻撓的事，秦植突然闖入，王予珪一眼看見，立刻迎上去質問，「是你想拜疏，我阻止你嗎？是你想拜疏，我阻止你嗎？」問得秦植一句話也不敢說。

傅山刻印揭帖，還沒有印好，剛出科的陽曲舉人王志旦從太原來。王係李雲鴻的門生，對衆人說，來時向張孫振辭行，張孫振對他說：「到京後，不可和某某共事。已知某某枉舉上本，本院已和廠衛有信，令拿辦了。」

某某就是指傅山和王予珪，簽名的衆人聽王志旦這樣一說，有些人害怕起來，想散去，張凝稙和新甄悄悄雇脚先走。清源拔貢王象極，靜樂貢生袁九緒聽到傅山們上疏，爭着簽名，現在却害怕了，又要撤消。王象極和白孕彩住在同一公寓，因爲他鼓動各貢生解散，氣得白孕彩整整罵了一夜。

會試舉人逐漸到達北京，汾州府曹良直慫恿大家上疏，而解元衞周祚畏懼不敢。正好張自烈從江西來看袁繼咸，曹良直和薛宗周請他慫恿大衆，曹良直從中周旋。疏上，又被通政司刁難。

亂投揭帖發生奇效

傅山們的揭帖（類似現在的傳單）印好，向京城各大小衙門亂投。屢次投送河南掌道則浙江人宋賢，都拒不接受。於是傅山們抱着揭帖，每天守候他出來，一天，忽然在西長安街遇到，馬走得很快，他們飛奔趕上，兩個人先拉住韁繩，不讓前進。宋賢驚惶失措，問他們：「你們是什麼人？打算怎樣？」「山西全省的諸生，爲袁學道訟冤。」傅山氣喘吁吁，從後面趕上，回答說：「我們的揭帖各衙門都有了，等候宗師半個月，今天才遇到。慌忙失禮，得罪的很，祇求接揭看一看，終於要借重宗師，主持公道呢！」

宋賢無可奈何，接住揭帖，在馬上看了。

傅山們聽到王志旦提到張孫振令廠衞拿辦的話，來個先下手爲强，每天戴上儒生的帽子，穿上青衣，隨帶的童僕抱上數十百本揭帖，凡遇上大小宦官和廠衞緝訪人員，就送上一本，然後告訴他們訴寃的原因。他們接到揭帖瑣碎地詳細詢問，並沒有甚麼可怕。意想不到，不知是廠衞，還是宦官，居然把揭帖送給皇上看了。

忽然皇上傳諭：「舊例疏本先進御，然後揭帖公行。近來有本未進御，而揭帖公行者，有無通政壅蔽之情？今後不得先行揭帖。」顯然皇上已經知道通政司阻撓疏本進封。

「諸兄的揭帖濟事了，」一天，丁時學很高興地告訴傅山，然後學人們的疏本乘機而上，通政司再不敢像從前那樣公然阻撓了。但是揭帖投遞給閣老，還是很困難的。傅山他們等候了一個多月，見不到閣老們，而張孫振在山西却又有行動了。他對傅山在北京訟冤，很不甘心，又上一疏，特參傅山的弟弟傅止，用來威脅傅山。

臘月，巡撫吳甡糾舉張孫振贓私的疏本送到北京，部議沒有答覆。而都察院僉都薛國觀自陳任罪差御史不職一疏得旨，就把吳甡的疏本批交錦衣衛，派員前往山西，械拿張孫振來京究問。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二月中旬，張孫振解到北京，下刑部獄。

章向溫體仁投揭帖

因爲袁繼咸一案，囚於五城兵馬司監獄的，有的瘦死，有的生病，有的在牢裏討飯吃，悲慘極了。傅山們祇能供給這些人一些粥米，維持生命。而刑部對這個案子擱起來，不聞不問。

傅山這一夥訟冤的學生，爲了向閣老們投遞揭帖，每天夜裏往朝房門外守候。有一夜，天氣很冷，他們正在象房南柵欄外烤火，西邊遠處，傳來喝道聲；說是溫閣老（名體仁，字長卿，烏程人，明史列入奸

臣傳）來了。他們相約向西墻而跪，不讓他通過。當時天還沒有亮，諸生壅塞在長安門柵左邊的，還有一百多人，看見溫體仁的轎子來了，亂嚷起來，溫體仁下了轎，向長安門東面站着。南朝房裏面的另外三個閣老黃士俊、賀逢聖、張志發聽見溫體仁來到被阻，出來迎接，學生們又亂嚷起來，向前擁擠。

黃士俊問：「是甚麼人？爲了甚麼事？」因爲大家在亂嚷，根本辨白不出他在說甚麼。

「不要亂嚷！」溫體仁慢條斯理地說：「可以派一二人前來說話。」

「生員等是山西省的諸生，來爲袁學道訟寃的。」傅山趕緊上前，大家不再嚷了。傅山說：「我們有本投通政司，通政司四五次阻隔，疏不得上，因投揭帖。京師的大小衙門都有了，獨候大宗師兩三個月，不得見，專在這裏等候投揭帖。」

「這是他們山西全省諸生師生公義。」黃士俊從旁悄悄地對溫體仁說。

「朝廷自有處分，」溫體仁說：「你們呶呶不休，想怎麼樣？」

傅山說：「袁學道被誣，上有朝廷聖明，下有大宗師主持公道。前月生等五上通政司，通政司五次駁斥，不以封進。他日昭雪，自不待說。我們急着請求的，是爲山西無辜被牽連的人。一百多人都散寄在各五城刑部監獄裏，已經有死的，有瘦而等死的，有在牢裏討飯吃，苟延殘喘的。只懇大宗師向刑部關照一聲，命令他們早問一天，這些無辜的人，尚有活着回家的希望。方今陽春布令，是你大宗師調元贊化的第一仁政。我們還有疏伏闕，總希望大宗師主持公道。」

「知道了……」溫體仁點點頭說。

「朝廷自有鑒裁，你們不必再上瀆了，靜聽處分，卽通知刑部速辦。」黃士俊說完，令左右接揭帖。請願的諸生聽說，大家起來投擲，接到揭帖的，也不知道是誰投的。揭帖從後面投下來，撲到溫體仁的臉上。長班的接到一本，遞給他，溫體仁順手遞給黃士俊，舉起火把，向朝門走去，邊走邊看。傅山他們已達到目的，分別散去。

人情冷暖眞實面孔

張孫振被捕解北京以後，平陽諸生盧傳第才到北京。傅山質問他：「給平陽的信是去年十月間發出的，爲甚麼今天才來？」

「聽說有給大家的信。」盧傳第回答說：「但是信到了洪洞貢士晉露盤手裏，扣留下來不發。並且恐嚇大家，氣勢洶洶，所以大家集合不起來。今天我祇好獨自來，看望袁先生。」

過了幾天，晉露盤因考職來到北京，傅山以盧傳第所說的話質問他。晉露盤說：「有這些話，然而不是我說的，日久自明，我不辯白。」

又過兩天，洪洞諸生郭新從武安來京，郭和晉露盤是莫逆交，他們兩人都去監獄裏看過袁先生，住了十幾天就走了。

三月初，蒲州舉人韓垍來拜訪傅山，剛好他不在，沒有見面。去年臘月，傅山接到他哥哥信，說韓垍會試經過省城，堂兄帝賚去拜訪，不但不見，反而說了許多恐嚇話，說：「傅山輕舉妄動，和巡按作對，現在有甚麼結果？還敢和傅氏兄弟見面嗎？」

因此，傅山對韓垍很不滿意，沒有去回拜。一天在手帕胡同兩個人碰頭了，韓垍很贊揚他，把他拉到僻靜的地方，低聲對他說：「你以為我是甚麼人？我很早中一科，不能和你共商此事。我也是山西人，不得遊於袁先生之門，實在可恥。有家相公（閣老）給袁先生的一封信，沒有轉送，須請兄轉交。並引弟一見袁先生，以慰弟仰慕之意。家相公也一再申述弟意了。」

「過省時，曾見到愚兄弟嗎？」傅山問。

「實在沒有看見，」韓垍笑着說：「是宋權時老師問弟：『見過傅家兄弟沒有？』」

我說：『還沒有。』

宋老師說：『趕緊不要見。』在案上寫兄名字，說：『此人狂妄，入京上疏，和巡按作對，怎麼得了。速上公車，不必去見惹禍。』

弟因此匆匆來京，沒有見令兄弟。方才尋你，多日不見。」

說完，就拿出韓閣老的一封信，約傅山明天到牢裏見袁先生。

第二天，傅山先入，報告韓垍來意，袁繼咸說：「這個來幹甚麼？」

袁允許接見，韓垍自稱門生，致崇高的誠意。韓走後，袁才告訴傅山：「韓垍的弟弟拔貢韓莊曾給我一揭帖，揭你在都中不謹愼事。我知不實，所以沒有告訴你。今因韓垍來，才告訴你，十分可笑。」於是拿給傅山瞧瞧，小字好幾百個，都是說傅山輕薄罵人。

後來傅山再見韓垍，略說他弟弟來信所說，韓垍說：「那來的這些話，都是我弟猪奴才的話。」垍平時罵韓莊爲猪奴，因他肥短而黑。

袁繼咸寃獄獲大白

四月初，刑部於都城隍廟審問袁繼咸一案。神座前面設兩公案，公案後各設一屛風。每一屛風北折兩扇於神案前，不過並不遮蔽神像，儼然是城隍親臨的樣子。緊靠屛風後面，各設長桌三四張，廠衞緝訪人員各五六人，先來放置紙筆案上聽審。屛風前面是刑部掾屬記錄，屛風後面是廠衞人員記錄，每款詳記，各報告本衙門。

問官東邊是刑部員外董承嗣，西邊是刑部主司熊經。傅山生巾青衣，站在司官旁邊，這是太原府事先辦妥的。問到傅止，不到。袁繼咸說：「傅山就是他的胞兄，可問傅山。」

傅山聽說，向前應對。司官看見，點點頭，也就不問所以然了。

問到薛敎官，因爲張孫振參疏中的名字和械到的敎官名字不對，派人到監獄問張孫振，他回答：「薛

某就是薛某。」

教官聽說大哭，大聲說：「張孫振欺君，無禮一至於此。教官皓首窮經，選得這個窮寒官兒，到任不過三個月，就硬要捏造可憐七十多歲的人，等待瘦死獄中。」於是大叫：「聖明皇帝，城隍尊神！」嚎啕大哭起來。廠衛人員在屏風後面，也都擱下筆來哭了。

問到陽曲縣一事，是李雲鴻入京時，把鈕印的空頭手本送給張孫振，不知道他逕塡甚麼事，封呈御覽的。袁繼咸說：「這件事須李雲鴻來當面對質。」

「李雲鴻是誰？現在甚麼地方？」司官詢問。

「李雲鴻是陽曲縣的知縣，」袁繼咸說：「現在朝覲在京。」

司官立卽寫一提牌：「拿李雲鴻來對審。」李雲鴻躲避開，沒有提到。審了一天，沒有審完，後天再審。

李雲鴻派了一個姓高的來找傅山，想和他談談。傅山請示袁繼咸，袁答應他去接見。李雲鴻見傅山，執禮很恭敬。坐定後，問傅山：「你知道張古岳嗎？」

「不知道。」傅山回答。

「連日來祇喝口水兒了。」李雲鴻笑着用河南腔調說，繼而又說：「懇求兄在袁老大人面前代說一聲，袁老大人培植李某一場，今幸在行取之列。刑部一提，恐怕妨害了行取。萬懇轉致袁老大人，始終培植

，不要說到雲鴻，以免刑部提問。感佩厚恩，不能以言語形容了。」

傅山把李雲鴻說的話報告了袁繼咸，他笑着說：「王志旦在不在？他應當告訴他們的門生王志旦來說，而特以此事囑兄者，在使我不能不依。現在事已大白，卽因兄饒了這個奴才可也。」刑部遂不再提李雲鴻。

後來李雲鴻及空頭手本下部，乃從獄裏撿得張孫振囑李雲鴻以手本稟告學道幾件事的信，也封呈御覽，其中一册是送錄科洪洞生員宋某的，這一科宋已中式，袁繼咸留下這一册，說道：「這一册若呈御覽，恐怕妨礙了宋某的科名。」

袁繼咸雖然在患難中，做人還是這樣忠厚。

傅山先生名滿天下

袁繼咸又被審問一天，所有事都是誣告，事遂大白。刑部爰書上，袁繼咸得以恢復自由。傅山於閏四月底，先辭別袁繼咸，返回太原。袁以原官起用爲湖廣武昌道，到任函邀傅山往武昌一遊黃鶴樓名勝。傅山以久違老母，辭不能去。

傅山、王予珪、薛宗周等伏闕訟冤，散發揭帖，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學生運動。而傅山的忠勇俠義作風，也因此名滿天下。

袁繼咸出獄以後，把被誣告始末告知太史馬世奇（字素修），馬著「山右二義士記」。二義士就是指傅山和薛宗周，喻爲裴瑜、魏邵。武昌王孫某刻印成册。

丁時學在京師成立留社，把當時詞客和名人們贈傅山的古近體詩幾十篇，集爲一册，而以馬世奇的山右二義士記冠於册首。

秋天，慈溪桂一章督學山西，歲試完畢，發落的時候，先唱傅山的名，有鼓樂伴奏，又要披紅，以表揚他的義行。說道：「像你這樣事師行義，應當求之於古人了。府學原來有學行優科二人，本道以爲，行義還有超過你的嗎？所以，特別表揚你，使諸生知道千古師生之義。」

傅山聽說，不知所措，趕緊跪下，大聲說道：「這件事是山西全省公義，幸而天子聖明，前道宗師的事，得以大白。山不過隨從大家奔走而已，所謂『因人成事』罷了，豈敢貪公義，以樹私名？宗師一定想要這樣錯誤的表揚，我又這樣錯誤的承當，我實在不能這樣對待自己，也不是宗師對待我的意思。花紅披到我身上，必定裂冠褫衣而後已。」

桂一章聽傅山這樣說，臉色都變了，但又不能强迫傅接受，祇好作罷。傅山因作「因人私記」，敍述這一件事情的始末。不粉飾一個字，以欺世盜名。所記人情炎涼，伏闕上書的種種困難艱苦情形，雖然瑣雜一些，却都是眞實情況。

三百多年前的傳單

辨誣公揭——傅山撰

山西通省司、府、州、縣生員傅山、盧傳第、周培銑、薛宗周、李凱、劉美、胡來貢、樊嶷、荆光國、韓莊、崔嗣達、程康莊、張璞、董緒、楊永寧等，謹揭爲學臣清介見糾，禁繫已久，乞主持譏案，以存公道，以服士心事：

竊維提學官師嚴道尊，爲朝廷興賢能，飭風化，故命特予專勅。比行衡文而外，無復與有司事。非若他錢穀之催料，獄訟之出入，得上下其手，魚肉民間者也。其人公若私，諸生知之；明若昧，諸生知之；貪若廉，亦唯諸生知之。其有薦剡之，而諸生不知其微者，阿好也。其有敗誣之，而諸生不知其惡者，則其爲爲言，勿問之矣。嗚呼！敗誣而至於敝鄉之袁鎮國，是又一變矣。

袁敎敝鄉幾三年，下車，先以天下名教是非爲誨導。歲科再試，盡瘁積勞，往來盜賊戎馬間。苦心摩研，士往往售知。一時，貴介子不得與寒素較贏絀，强禦之不畏，或其罪耳。

若夫自處，則方面憲臣，蕭然一首蓿廣文也。孤身涖任四千里外，蒼頭一人，胥徒闃寂，無所假威行，戶工匠悉宴如。有臣若此，良可質之天地鬼神，見諒兒童走卒，信及豚魚矣。乃獨不容於一冠惠文者，載鬼張弧，嘵嘵太甚已！

先是諸生具奏銀臺，三上三阻，公車士再懇情陳，得奏明旨。諸生但手額聖明，靜聽廷尉之平，不敢再爲瀆陳。然以身親見聞者，平心言之，當亦任是非名教者所樂聞也。其所參疏，一則曰庇劣。敝鄉人士椎魯朴拙，海內共諒，無大奸宄。有則覺察之，輕降重革，題參風紀，綃繭概見前之公揭中。

再則曰肆禁。嘵呼！曾謂袁也而貪吏乎？諸細事可不言，即開書院作養一學，首以俸餘葺先賢三立祠，而進諸生於其內，朝夕勸課。蔬食菜羹，與諸生共之，不取給於官府，不擾及於百姓，有貪吏若此者乎？敝鄉災盜洊臻，諸生顛連實甚，賴袁先後振恤，不遺餘力。學租平常而外，皆捐自本道，舉寒生之涸轍待斃者，保全實多，良所謂師保而父母者也，有貪吏若此者乎？甲戌乙亥再見邊警，袁分守南城，傾捐俸入，修城濬濠，教造火炮。公家府庫，不動分毫，而折衝告備，有貪吏若此者乎。

且此皆袁之忠貞自矢，而淸畏人知者。方今聖祖痛責苞苴，宵旰思淸節之臣，以勵風教。淸潔如此，而復嫛發坐之，諸生誠不知其於黜陟之典何如也。婁非多詞，畢款狼藉。寃引無辜，衆實有口，一當庭質，黑白較然，固無待諸生擾擾長安。顧恭教君子，鈞衡千古，於是非淑慝之間，不能不重有辭耳。且株蔓寒生窮民，或驚隴畝，或驚妻子，顛連千里，幽蔽五城。其間病者、疾者、凍者、餓者、呻吟竄痛，不忍見聞，此尤仁人君子所急圖矜恤者也。伏乞大宗師主持國是，昭雪孤臣。上爲朝廷勸淸介之風，下爲人士慰師表之望，一時羅織平民，亦得早圖生還。三晉幸甚！天下萬世幸甚！爲此具揭上揭，崇禎十年三月日。

三十年代當舖滄桑

懷念當鋪不上銀行

我爲中外雜誌寫的這篇當舖滄桑，是敍述三十年代前後十幾年，山西的當舖，因爲幣制變動，戰爭失敗，世界不景氣種種原因，遭受到嚴重的損失，家家賠錢，有的甚至倍了兩倍以上的本錢。這一段當舖滄桑史實，實在值得研究經濟史和社會史的人們參考。

五十多年前，在我們山西，當舖和錢舖是相提並論的，都是調節社會上經濟的機構。錢舖也叫錢莊，或叫銀號，業務和銀行差不多，可說是一種小型銀行，也是辦理滙兌和貸款。在那時，山西各縣祇有錢舖，還沒有銀行。就是在省城太原，也祇有兩家銀行——山西省銀行和晉勝銀行。錢舖貸款的對象，是殷實商店，多半是信用貸款。當舖則係小額抵押貸款，對象是一般民衆。社會上認定這兩種行業都是高等商業，所以並稱錢當行，或稱錢當業。從事這兩種商業的人，經常穿長衣服，夏天長衫，冬天棉袍，沒有穿短衣服的，人們對他們相當尊敬，沒有人對當舖存有任何鄙視的觀念，加給他們任何汚蔑的名詞。

有些人說，當舖是剝削窮人的，並不盡然。這是一種不明實際情況的皮相說法，或者具有偏見的說法

。大概南方人和北方人對於當舖的觀念，略有不同。南方氣候溫和，田地肥沃，灌溉便利，物產豐富，家給戶足，不需要上當舖週轉金錢。祇有很少數的窮人才上當舖，於是，以爲祇有窮人，才和當舖打交道，就說他們是剝削窮人的。北方天氣寒冷，土地貧瘠，水利不修，出產不多，十戶九貧，當舖就成了農村大衆唯一可以週轉金錢的機構了。

那時當東西，並不限定年齡，也不登記身分證。因爲老百姓根本沒有甚麼身分證，一直到抗戰，日本軍閥佔據的地區，才強迫佩戴良民證。生活在日本軍閥鐵蹄下的老百姓，爲了減少困擾，不敢不佩戴。當東西，祇看抵押品值多少錢，需要錢多，就多拿一些東西。需要錢少，拿上一把鐵鍬，一把斧頭，甚至一隻錫壺，一隻香爐，就可以當到所需要的錢，問題立刻解決。因此，窮人不但不覺得當舖剝削他們，反而覺得幫助他們解決了困難。就以我們學生時代來說，從鄉下到省城讀書，不得不住校。放假回家，有些東西不需要帶回家裏，又沒有寄存的地方，祇好當上一兩元，存放在當舖裏。如果需添補路費，那就多當幾元，錢也有了，存放的問題也解決了，豈非一舉兩得嗎？等到開學，祇付出很少的一些利息，東西不少分毫，原封不動，拿了回來，比付保管費還合算些。我並不是窮人，我也經常上當舖。我妻有一付二兩多重的赤金鐲子，我在太原、在北平工作的時候，有時經費接濟不上，而又需款迫切，沒有別的辦法，祇好拿上這付金鐲子當上兩百元，以救急需。的確，當舖幫我解決了不少困難。不過我妻實在不願意把她的東西送進當舖，一再向我抗議。抗議歸抗議，上當舖歸上當舖，不上當舖，拿不到錢，解決不了問題。

上當舖丟臉嗎？我眞奇怪，我們拿上房地產向銀行抵押借款，大家覺得很體面，不算丟人。為甚麼拿上東西向當舖抵押借錢，就算丟人呢？就以現在的情形來說吧！我曾向某大銀行借過四萬元，先請照像館給房子拍了照片，再把所有權狀影印好幾份，向銀行申請，好不容易等他們派人來看過房子，估過價，再到板橋辦理設定抵押，跑了兩趟，辦不通；最後祇有花錢請代書代辦。圖章蓋了幾十個，要保火險單和收據，要戶口謄本，印鑑證明，前後拖了兩個月。等到可以拿錢了，那位小姐又來刁難，硬說欠了蓋幾個圖章；再找代書，又是兩天。手續煩難，得未曾有。我曾發誓，不再向銀行借錢。回頭再看向當舖借錢，就沒有這些麻煩手續，不過看看身分證，祇要東西值你所需要的錢，馬上就可以拿到。為甚麼人們不說銀行的壞話，請他們把手續簡化一些，偏偏對當舖過不去，某大報還寫特寫，胡說一頓，我怎麼想，也想不通。

我家開了爿天源當

當舖對於調濟農村經濟，貢獻很大，就我的故鄉為例，加以說明，以概其餘。我們交城縣分為四區，第一區是平地，人煙稠密，有三十三個村莊。第二、第三、第四等三區都是山地，面積遼濶，比第一區大十倍以上，但是人口加在一起，也不及第一區的一半。山地經濟落後，更比不上第一區。縣城在太原西南一百二十里，我們的村莊叫做義望村，是交城縣最大的一個村莊，在城東十里，距太原祇有一百一十里，

從太原到汾陽的公路，經過我們村莊的北頭，交通非常便利。我們義望村有兩家當舖，村北七里的罩村有一家，村西十里是縣城，城關有五六家，村西南五里的陽渠有一家，村東南十二里的段村有兩家，村東十里的清源縣高白鎮有三四家。再遠一些的村莊，不論是屬於文水縣，還是屬於清源縣，祇要是比較大些的村莊，都會有一兩家當舖。當舖這樣發達，可見在農村的地位非常重要了。

當舖的利息比現在臺灣輕，不過當舖向錢舖借錢，利息也不高，月息五六厘，比現在銀行的利息輕的多。一吊以下，月息三分，一吊以上，月息二分。改用銀元以後，一元以下，月息三分，一元以上，月息二分。流當時間，最早是三年，後來因爲一切物品日新月異，變動太大，放上三年，都會成了古董。因此，流當時間越久，當舖處理流當品，吃虧越大，於是改成兩年，兩年還是不行，最後改爲一年。

我父親爲了家裏用錢方便，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在我們村裏開了一座當舖，取名天源當。資金三萬吊制錢，另外四萬吊作爲貸款，月息二厘五，兩項合計七萬吊制錢。制錢是當時社會上流通的貨幣，制錢一吊重七斤半左右，十吊錢就是七十五斤，分量相當重，携帶不方便，所以，數目較大的交易，或者出門携帶必需要的錢，就得用紋銀了。紋銀五十兩鑄成一個元寶，叫做一錠銀子。五十兩是三斤二兩，隨身携帶，還是有些太重太笨，於是使用一兩二兩，或者十兩八兩的碎銀子。這些碎銀子鑄成輕重不等的圓形顆子，叫做銀顆子。還有幾錢重的銀片子，叫做銀葉子。銀顆子和銀葉子的成色，有時不太好，不够標準。銀元鄉下也有，不過並不流通，中國銀元叫袁大頭，因爲上面是袁世凱的頭，外國銀元有叫站人洋錢，

因爲上面是一個拧矛（？）站立的人像。一塊銀元重七錢二分，可換八百個制錢。也就是說，八百個制錢值七錢二分紋銀。七萬吊錢應該是八萬七千五百塊銀元。我家的天源當從民國七年開張，到民國二十一年倒閉，七萬吊制錢的本錢賠了個一乾二淨，祇剩下一些破爛的流當東西。假定當年把這七萬吊錢換成銀元八萬七千五百元，存入銀行，以年利五厘，複利計算，十四年本利也有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多元。所以說，我家的當舖不但沒有賺錢，十四年中至少也賠了十七萬銀元，眞是令人感慨萬千。

制錢由青銅鑄成，圓形內有方孔，文人們就把錢叫做孔方兄。這種制錢流行了一千多年，我們這一代所使用過的制錢，大部份是淸代各朝鑄造的。正面四個漢文字，是朝代的年號，如「順治通寶」、「康熙通寶」、「乾隆通寶」等。背面是兩滿州文，形狀像兩隻狗，人們都不認識這種字，兒時都叫做「狗狗字」。在成吊的制錢裏面，往往夾雜一些古錢，我記得很淸楚，頂喜歡打開成串的錢，從裏面找尋古錢，我積攢了很多，有漢代的半兩錢、五銖錢；唐代的開元錢、乾元錢，這些錢都是古銅色。還有宋代的煕寧錢、元符錢，明代的洪武錢、嘉靖錢。制錢的大小、厚薄、輕重，各個朝代都不相同，就是同一個朝代所鑄的錢，也不一律，沒有一定的標準。大概朝代富强隆盛的時候，所鑄造的錢大而厚，分量重。朝代衰落貧困的時候，所鑄造的錢小而薄，分量也輕些。淸代各朝所鑄的錢，康熙錢和乾隆錢最好，數量也多些。因爲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國家富强，社會安定，所鑄造的錢也好得多。康熙錢大而略薄，乾隆錢比康熙錢略小而厚，分量最重。康熙錢偶爾可以找到一種色澤很好，金黃色的錢。老人們說這種錢

裏面有黃金，所以叫做「金錢」，可能是一種紀念幣。我曾收集到二十多個，穿成一串，像寶貝一樣，收藏起來。乾隆以後，各朝所鑄的錢，可以說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宣統做了皇帝，所鑄的宣統錢最差勁，既小又薄，兩個宣統錢也沒有一個乾隆錢那麼重。

八九年蝕了六萬元

我們縣裏流行九七錢，九十七個制錢就算一百文，一吊錢要少三十文。一吊錢就是一千文，實際上祇有九百七十個制錢。所謂一吊錢，係用一條麻繩，中間打一個結，結子兩邊各穿一百文。兩百並排起來，打一個活結，然後兩邊再各穿一百，再打一個活結。這樣穿到每邊五百，兩邊一千，成爲一串錢辮子，就叫做「一吊錢」。有時候，一吊錢裏面，會攙雜一二十個小錢，甚至三四十個，總之，錢越壞，小錢攙得越多。收錢的人如果打開錢串子來數，會把小錢剔出來。小錢極小極薄，小的祇有杏仁那麼大，薄的像紙，上面也沒有年號，沒有字。這種小錢，大概係民間私鑄的，不能算做正式制錢，祇能攙雜着充數，不能單獨使用。

流通了一千多年的制錢，民國以後改成銅元，元寶改成銀元，我們縣裏的錢舖到民國十八年以後，才改用銀元計算一切。一塊銀元七錢二分，也就是說七錢二紋銀等於一塊銀元，比例一定，價值一樣，所以使用銀元和使用紋銀一樣，不過銀元要比紋銀使用起來方便的多。至於制錢改爲銅元，問題就大多了。起

初流行一種小銅元，一枚銅元抵十個制錢，可是一枚小銅元的重量，祇有五六個制錢那麼重。那麼一枚銅元討了三四個制錢的便宜，這麼一來，銅元自然就要貶值了。銅元明明貶了值，卻仍然抵十個制錢使用，制錢無形中吃了虧。重量既然懸殊，於是收購制錢，改鑄銅元，可獲大利。山西就有一個銅元局，專幹這種賺錢的買賣。當政者貪圖小利，老百姓卻吃大虧，受大害，可歎可歎！後來又流行一種大銅元，每枚抵二十個制錢，也就是抵兩枚小銅元。實際上，一枚大銅元又沒有兩枚小銅元那麼重，於是銅元不得不再貶值，銅元的信用如此，制錢跟着倒了大霉。

民國六七年，八百制錢可換一塊銀元。改用銅元以後，最初還好些，一百二三十枚銅元可換一塊銀元，也就是制錢由八百加到一千二三百，才能換一元。以後兌換率越來越差，由一百二三十枚加到兩百多枚，三百多枚，最後到四百多枚，也就是四吊制錢才能換一塊銀元，無形中使制錢貶了值，貶得駭人聽聞。

山西所有的當舖，都是以制錢爲本位。當舖的老闆們都是土生土長的地道土豹子，沒有受過新式的教育，不懂經濟學，不懂工商管理，不明瞭世界情勢，沒有見過世面，沒有出過遠門子，連省城都沒有去過，怎麼能應付這種劇烈的幣制變動呢？這種變動是逐漸的，相當緩慢，等他們發覺情況不對，才來把制錢本位改爲銀元本位，已經吃了大虧。當票上的當本，他們不再寫幾千幾百幾十文，改寫成幾十幾元幾角。這樣一來，以後固然可以不再吃虧，可是以前已經損失的，永遠也無法彌補。我家的天源當原來是七萬吊錢，本來可換銀元八萬七千五百元。現在把制錢本位改成銀元，祇能折合成一萬七千多元，無形中損失了

六萬元。再把歷年的贏餘加上，另定資本，勉勉强强湊成兩萬五千元。這是第一次蒙受的損失，時間差不多經過八九年。

閻錫山的口吹大洋

閻伯川（錫山）先生是一位非常穩健的政治家，並不是政治冒險家。他治理山西，保境安民；翦髮放足，革除陋習；種樹植桑，發展實業；不擴充地盤，不向外發展，不參加內戰。民國以來十五年間，山西沒有兵災，沒有土匪，風俗善良，社會安定，人們說山西是模範省，不是沒有原因的。

民國十六年閻伯川先生參加北伐，出兵娘子關。十七年六月，他統率的第三集團軍首先克復北京，完成北伐，閻先生對國民革命；對統一中國，功勞不小。不知因爲甚麼，他會突然幹起冒險的勾當，發動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戰。這次戰爭，的確是頂不合算的舉動。爲閻先生着想，假如他眞想反抗中央，爲甚麼不乘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三月桂系李宗仁叛變，響應李宗仁，製造更大的糾紛呢？爲甚麼不乘十八年五月馮玉祥造反，來個閻馮聯合，成立閻馮聯軍呢？爲甚麼不乘十八年十二月唐生智叛變，和唐生智合作，擴大叛亂呢？偏偏要等到十九年削平歷次叛亂，中央力量鞏固以後，再和被他囚禁的馮玉祥聯合起來，冒險發動中原大戰呢？

中原大戰，閻馮聯軍的兵力相當强大，人數有四十多萬，比中央軍還要多些。戰爭時間，從十九年三

月到九月，整整打了半年，打得雙方都筋疲力竭。以一省有限的財力，和全國對抗，支付四十萬大軍的軍餉，維持半年作戰消耗，如何得了？我眞想不透，閻伯川先生究竟打得是甚麼算盤？

閻先生希望張學良中立，可是派在東北的代表太差勁，完全失敗，十九年九月張學良統率東北軍進關，很輕易地，從閻先生手裏取得兩年前被閻先生奪去的北平，形成對閻馮聯軍的南北夾擊態勢，汪精衛的擴大會議散場，閻馮聯軍失敗，戰爭很快結束。這次大戰，把山西打得民窮財盡，把自明末以來，兩百多年和平繁榮所積累下來的財富，一起打光。山西老百姓爲了這一次不應當打，偏偏要打的仗，吃盡苦頭，受害不淺。當舖最倒霉，比任何一種行業損失都慘重。

閻伯川先生主張以紙幣代替硬幣，和我們的法幣政策一樣，是一種很進步的思想。不過發行，沒有限制，準備金不够充足，必然通貨膨脹，爲害也最烈。有些反對閻先生的人們，把這種主張叫做「口吹大洋」政策。說閻先生祇要一部印刷機，印好鈔票，用口吹出去，就可當錢使用。不停地印，不停地吹，錢就越來越多，多麼便宜？閻先生在中國實行法幣以前好多年，早巳把山西省銀行發行的鈔票作爲山西省的通貨了，這種鈔票叫做「晉鈔」。當然，起初老百姓對晉鈔也有些不信任，無形中加以抵制，不過散漫的老百姓怎麼能抵抗過政治力量呢？慢慢地就習慣了，覺得紙幣携帶方便，比硬幣還好些。晉鈔成爲山西省的通貨，硬幣並沒有禁止使用。可是根據經濟學上「劣幣驅逐良幣」的原理，人們自然地把銀元（良幣）儲藏起來，不再拿出來使用，社會上流通的，就祇剩下晉鈔（劣幣）了。

戰爭開支浩繁，山西旣沒有金山，也沒有銀山，閻先生唯一的法寶，就靠發行鈔票來維持戰爭。所以，晉鈔通貨膨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乃是必然的結果。等到戰爭結束，閻先生於十一月間離開山西，飛往大連，晉鈔直線下跌，崩潰得幾乎不可收拾。早晨上當舖當了一元，這一元晉鈔還可以買七八十個鷄蛋，等到下午再拿上一元晉鈔把東西贖回來，當舖所收回的這一元晉鈔，祇能買四五十個鷄蛋了。當舖收了二分利息，幾個鐘頭就損失了三四角老本。如果遲上三五天再贖，則當舖所收回的一元晉鈔，祇能買十幾個鷄蛋了。這樣的賠本生意，如何得了，到了最後，一元晉鈔祇值五分現洋，才穩定下來。開當舖的都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至於山西的老百姓呢？他們原來有一萬元存款，够得上一個小康之家，因爲晉鈔貶值，一萬元變成五百元，富人立刻變成和窮人差不多了。這種大變動把社會上和工商界，攪得天翻地覆。

在晉鈔猛跌的情況下，有些機警的人，手中握有晉鈔，絕不會放在那裏，任由他跌落貶值，自然會購買成實物，以避免繼續貶值，吃大虧。可是當舖就沒有這種方便，當客不來贖當，不能去找人家，强迫他把東西贖回去，祇好咬緊牙關，等着吃虧。我們天源當由七萬吊錢改成兩萬五千元資本，再經過這次晉鈔迅雷不及掩耳地貶值，簡直無所措手足，資本損失的祇剩下幾千元了。

晉鈔登場老本賠光

緊接着晉鈔貶值，又吹來世界不景氣的邪風，當舖被逼迫得喘不過氣來。日本人把經濟衰退，商業不振，叫做不景氣。當美國第三十一任總統胡佛在任時，美國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大恐慌，生產停頓，貨物滯銷，股票猛跌，工人失業。從一九二九年開始，延續了好幾年，一直到一九三三年羅斯福就任總統以後，才慢慢緩過氣來。由美國經濟恐慌，蔓延到全世界，各個工業國家都受到影響，經濟跟着蕭條起來，日本人把這一次經濟恐慌叫做「世界不景氣」。說也奇怪，東西越貴，人人越搶購，東西便宜，反而沒有人問津了。美國人一直到現在，回憶起這次大恐慌，猶有些談虎色變。

這種不景氣的波浪慢慢衝擊到經濟落後的中國農村，已經是一九三一年前後了。所謂世界不景氣，在中國發生甚麼現象呢？洋貨充斥，價格下跌，原來一元錢的東西，五角錢就可以買到。這種現象對於我們農村的大多數老百姓，祇有好處，沒有壞處，因爲人人可以買到便宜貨。過去因爲洋貨太貴，買不起，現在可以買了。不過對於當舖來說，最倒霉不過，世界不景氣給山西的當舖敲了喪鐘，送了終。

山西各當舖的習慣，每年春秋兩季抽兩次流當，到時候祁縣太谷的估衣商人就來收購估衣了。當舖的流當以估衣爲主，估衣一出手，全部流當就解決了十之八九。我們天源當有四家有來往的估衣商，每季抽下來的流當估衣，好的壞的平均搭配，分成四份，四家估衣商到達，每家一份，不必挑檢，不必爭論，天公地道，誰都不吃虧。所以，當舖處理流當，簡單輕鬆，毫不費力，用不着爲流當發愁。想不到這股世界不景氣的邪風吹到我們寧靜的農村，莫明其妙，買估衣的商人絕跡，當舖的流當估衣，無法脫手，傷透腦

筋，束手無策。

鄉村的當舖估價，比不上大都市，不能估價太低，値一元的東西，至少也要當七角。農村的人保守，總覺得自己的東西好些，很少不贖的。可是因爲世界不景氣，物價下跌，同樣的東西，買新的才要五角，誰還拿上七角，再加上利息，來贖那些舊東西呢？這樣一來，當舖裏已經當下的東西，再也沒有人來贖取，當舖的本錢不能回籠，又收不到利息，流當品越來越多，都比新的還要貴些，就是賠錢拍賣，也賣不出去。因而資金停滯，週轉不靈。錢舖看看情況不妙，收緊籌碼，不再放款給當舖，當舖除了關門大吉，還有甚麽辦法？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我們的天源當在世界不景氣威脅之下，第三次遭受損失，祇好停業，止當候贖。附近的各家當舖也遭了同樣的命運，很快所有的當舖都停了業。城裏有兩家開設了將近一百年的老當舖，也難倖免。我們的天源當開設了十四年，經過制錢改銀元，晉鈔貶値，世界不景氣三次大難，七萬吊錢賠光，寫下這一頁可悲可歎的滄桑史。

山西交城石壁寺

交城十景

錦屏春色，石壁秋容，王山寶塔，卦岳爻峯，汾陽晚照，
定慧晨鐘，北祠靈井，西社龍門。却月晴波，臥虹煙柳。

石壁列爲交城十景之一，到了秋天，景色更佳。其實石壁不祇風景好，石壁寺更爲有名。始建於北魏，距今已一千四百八十多年，歷經兵燹，屢毀屢修。唐以晉陽爲北都，也叫北京。石壁距離晉陽僅九十餘里，古時交通工具行馳不快，一天也可到達。唐太宗、金章宗都曾來遊。石壁寺爲淨土宗聖地，歷代高僧曇鸞、道綽、善導宏揚淨土宗於北方。日本親鸞依石壁寺曇鸞宗義，建立日本淨土眞宗，七百多年來，仍以石壁寺淨土教流傳日本者爲主。唐貞元中建甘露戒壇，又成爲律宗道場，所以元釗法師自稱爲講經論和傳戒沙門。我生長於交城，住高小不曾旅行石壁，以後更無機會，實爲終生憾事。

明原濚——石壁秋容

石壁山環抱，秋來景更佳。金風消溽暑，玉宇泛流霞。
林綴紅霜葉，山開黃露花。長空雲影裡，雁字數行斜。

清初縣令趙吉士——石壁秋容

「蒼松古柏，削壁懸崖，景以秋勝。」

西北龍山積翠幽，千崖四序只三秋。

風生松柏吹人面，露洗藤蘿挂石頭。渤海丹書高氏碣，延興碧瓦魏時樓。

誌公多暇心如水，愛聽泉聲日夜流。

石壁山

交城縣志：「石壁山一名龍山，在縣西北二十里。疊巘廻環。南有石崖，岩嶢千仞，峭削如壁故名。上有永寧寺，唐宋元明名人題咏石刻甚多。」

「龍潭泉在永寧寺西巖下，昔有龍潭禪師演法於此。」

「白牛洞在縣西石壁寺東溝高崖之中，洞口北向，約高丈餘，濶五尺，深不可測。」

「唐李白題『壯觀』二字，鐫石壁山千佛閣後石磴上。」

山西通志：「石壁山在交城縣西北二十里，疊巘周環，拱列如壁。南有石崖，峭削百仞。西北巖下有龍潭泉，東南崖半有白牛洞。林諤撰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序：『石壁寺者，晉之西山，舊號石壁谷，隋隸西

壽陽縣，唐改壽陽爲文水，先朝分置交城，而立寺焉。』……」

金章宗——游龍山（泰和四年——一二〇四）

參嵯雲彩幾千重，高出塵寰迴不同。金色界臺兜率境，碧蓮花裡梵王宮。
鶺鴒秋露三更月，虎嘯疎林萬壑風。試拂花箋爲覓句，詩成自適任非功。

金趙點——遊壁題

路轉八九里，雲藏五六峯，松蘿深絕壁，殿閣倚晴空。
澗草搖疎綠，巖花坼晚紅。更看高氏字，祇與衛華同。

明曹雲鵬——題石壁山

險峻陂門路，悠悠雲刹深。潭空散餘瀝，樹古接層陰。
白塵煙霞侶，丹砂歲月心。鳴絃坐秋石，細和水龍吟。

清順治進士常大忠——石壁山

山如削壁幾成城，莫悵崎嶇路未平。天外峯來疑設險，澗邊泉瀉自涵清。
銜川落日渾無際，夾道孤松忽有聲。總是慮川饒景色，登臨何處不關情。

石壁寺

交城縣志：「永寧寺在縣西北二十里石壁山，北魏延興二年（四七二）建。太和間有甘露之應，唐貞觀重建，甘露復降，賜名石壁永寧寺。元和七年（八〇九）甘露又降，賜名石壁永寧禪寺。清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住持僧常樂募修。」

山西通志：「永寧寺在交城縣西北二十里石壁山，地最幽勝。元魏延興二年建，名石壁元中寺。太和間修，有甘露之應。雁門僧曇鸞，魏主號爲神鸞，晚移住寺中。唐太宗幸北京（晉陽），文德皇后不豫，臨寺見僧綽公，詔名山形勝皆表梵刹。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僧普公鑄鐵彌勒像，林諤作頌，房琯妻高氏書碑，書家尤寶之，所謂香篋大令也。貞元十一年（七九五）建甘露無礙義壇，甘露垂珠草樹者三日。李逢吉撰碑，賜名石壁永寧寺。元和間（八〇七——八二〇）甘露又降，賜名龍山石壁永寧禪寺。宋龍潭禪師居寺，夜誦華嚴經，有鳩鴿二鳥集左右聽之。一日胥墜地死，縣北坡底村榮氏擧生二子，啼不止，師尋至，摩其頂曰：『勿泣』！果止。稍長胥從師棲北溝西崖下龍堂，凡四十年，胥坐化，世稱鳩鴿二師。崖東有石庵，顯蹟遺像在焉。元僧安身多異術，中統三年（一二六二）命爲僧錄司，賜禪衣二襲，織龍鳳山河，最爲工巧，貯寺庫中，世守爲重寶，至今猶新。寺有金章宗詩、萬松老人趙點、和橋戩、元郝天梃、明陳軏、鄭正胥有詩。」

石壁寺沿革及住持

根據林元白先生「中國淨土宗玄中寺的地位」所說，石壁寺於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四七二）曇鸞禪師修建，承明元年（四七六）完成，爲淨土宗的重要道場。其後大海禪師及其弟子法上法師爲住持。隋煬帝大業五年（六〇九）道綽禪師（俗姓衛，文水人，著淨土論二卷）到石壁寺，看到曇鸞碑載念佛往生許多嘉瑞，放棄涅槃經，而歸淨土，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圓寂，年八十四。善導大師貞觀十五年（六四一）來石壁寺，開元間邑宰張公主修一次，甘露壇於貞元九年至十三年（七九三——七九七）完成。宋龍潭祖師曾住持。金大定二十六年（一一八六）大火，房屋碑石俱焚。元釗法師積極復興，太和四年（一二〇四）金章宗遊石壁。泰和六年（一二〇六）元釗圓寂。金末兵火，又成灰燼，元初圓明禪師惠信住持，元太宗三年（一二三一）中書省命太原監納使崔定宣諭，改爲「龍山護國永寧十方大玄中禪寺」。惠信次第修復，元太宗第六皇后乃馬貞氏稱制三年（一二四四），差使臣趙國安到石壁寺內修建水陸法會三晝夜，告天祈福，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惠信圓寂。石壁寺在最盛時，下院四十處，山場一百五十里。元末，寺中又蕩平，惠信弟子玄中大師廣安銳意復興，所建殿堂，邁越前代，又廣植松檜幾千株。明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魯巖修正殿，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法幢重修諸堂及僧舍。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建天王殿。明末石壁寺分東西兩院；西院系統：龍巖、洪選、因江、興圓、海忠、勝著；東院系統：性存、眞福、眞常、心正、了成。清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無慮修建東西兩院。

金和樀戭——石壁寺

石壁欲窮處，招提環數峯。鐘聲搖隱壑，潭影靜涵空。
巖柏雲封翠，磎桃雨放紅。竭來逢勝事，淸興與誰同？

明蘇祐——遊石壁寺

湍瀨珠跳起，峯巒玉削成。空巖惟佛影，哀壑更松聲。
倦鳥投林藪，遊人入化城。白牛無處覓，一笛晚風淸。

明末傅山——石同白居實賦

平橋藏着樹梢中，樹得深山窅窕紅。甋鉢春曉甜似密，蕈菇秋雨脆於菘。
香歛大令憐高氏，白業台賓借禿翁。醉塞幽同貪一覺，鉗椎久寂又惺忪。

清乾隆進士胡鈞璜——石壁古刹

峭石懸崖如削壁，四圍山色最幽寂。蒼松倒挂白雲巔，下有老僧吹玉笛。

鐵彌勒像頌碑

山西通志：「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碑，林諤撰文，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歲在辛巳六月庚辰朔，二十四日癸卯建。」

山西通志：「林諤撰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序，房璘妻高氏書碑，序曰：『石壁寺者，晉之西山，舊號石壁谷，隋隸西壽陽縣，唐改壽陽爲文水，先朝分置交城，而立寺焉。』」

「唐高氏鐵彌勒像頌碑，宋歐陽公云「余入晉中榻得高氏碑二通，一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碑，金趙點題石壁寺，更看高氏字，祇與衛華同。』」

歐陽修集古錄：「餘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迄於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宦顯，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唯此高氏一人爾。」

石壁寺大定二十六年大火，房屋碑石都被焚燬，元釗法師命弟子淨悟、淨行、淨寬等依照舊拓本重刻。此碑至宋已很馳名。

鐵彌勒像頌

世尊傳　兜率宮　彌勒晏坐對諸仙　晉山記　石壁寺　佛影下來留此地

新殿開　望昭迴　白毫放兮昭雲隈　危樓敞　臨慈像　翠微濃兮洗煙上
張公作　神鬼諾　五十六億龍華樂　靈匠罷　真僧指　八萬四千獅子駭
鎮帝鄉　歸梵場　法輪轉兮衆福謐　鉢衣拂兮聖刼長

甘露義壇碑

山西通志：「魏太和、唐貞元、元和間，甘露屢降於石壁山，唐李逢吉石壁禪寺甘露義壇碑云：『我唐三壇角於三都，在西都（長安）曰靈感壇，在東都（洛陽）曰會善壇，在北都（晉陽）曰甘露壇。壇於府之交城縣石壁寺。』」

「唐甘露義壇碑，李逢吉撰文，貞元中河東節度觀察使禮部尚書北都留守太原尹李說樹碑。」

甘露義壇碑文

「……空法匝於寰區，眞經佈於墳籍，則道斯備矣。凡彼列刹，布於列郡，而我三壇，角於三都，在西都曰靈感壇，在東都曰會善壇，在北都曰甘露壇。洪惟迺道之通軌，歸心之眞。甘露壇在府之交城縣石壁寺……殫山水之勝，極土木之工，功費鉅萬，瓌奇莫二，自貞癸酉（七九三）暨丁丑（七九七）而能事畢。……夫宏道設教，得其人而後行。前志又云，天時不如地利，禪師（愼微？）本姓齊氏，蘇人也，姜

水奮族，漁陽德門，界嬰軒冕，夙彰行義，脫屣代祿，卒身高驥。初隸名郡，惆患寺窮，修多之藏，究毘尼之學，演律爲奧主，傳戒爲常師，了法之無住。……」

曇鸞禪師傳

曇鸞禪師，雁門人也，時未志學，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及於四倫，佛性彌篤，極窮研讀大乘經，恨其詞義深密，因而注解成疾，周行醫療。行至汾州東門，忽見天門洞開，由是疾愈。繼前作願而言曰：「命脆不常。」江南陶隱君者，方術所歸，遂往從之。旣達梁朝，居隱君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酬之。還至浙江，有鮑江郞子神者，一鼓湧浪七日，正值波初，鸞以情祈告，帖然安靜，依期達魏。辭往名山，依方修法。至潞州，逢中國三藏菩提留支，鸞往祈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支即以觀經授之曰：「依此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鸞尋頂化他郡，調心練氣，對病結緣，流靡宏廣，魏主重之，號爲神鸞焉。勅令并州大寺，晚移石壁元中寺，衆往蒸業，魏興和六年卒。卒之日旛花幢蓋，香氣蓬勃，音聲繁鬧，預登寺者，並同矚之。因出調氣論，又撰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安樂集兩卷，廣流於世，仍自號魏之簡大士云。（見續高僧傳）

訂正幾項有關山西的錯誤記載

最近看到一部一百萬言的巨著——「細說錦繡中華」，張其昀先生在序文中說包含了眞、善、美、聖四大特點。其中第二十章山西省，共分十節，約兩萬言，插圖十六幅。我是山西人，閱後，發現有若干和歷史地理不符合的地方，那就不能說是「眞」了。又新出版的「憶祖國河山」和「中華河山」，也有同樣的錯誤，蓋輾轉抄襲，以誤傳誤，而擴大錯誤，幾於以僞亂眞，積非成是。所以，山西文獻不能沈默，有訂正之必要，因撰此篇。

關於歷史上的錯誤

宋太祖並未御駕三征北漢

「細說錦繡中華」一〇八四頁太原城故事：「相傳在五代時，劉崇即位於晉陽，國號北漢。後來宋太祖趙匡胤即位，曾御駕三次北征北漢。」

這是一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五代史、宋史、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四部正史可作參考，並不是傳說而已。宋太祖趙匡胤並沒有三次御駕親征北漢，根據歷史記載，他祇親征過北漢一次，勞師動衆，無功

而返。所謂三次御駕親征北漢，係指三位皇帝，不能由趙匡胤一人包辦。第一位御駕親征北漢的皇帝，是五代周世宗柴榮，時間是顯德元年（九五四）三月。資治通鑑二九一卷記載着周世宗親征北漢前的一段有趣對話：

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

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呑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

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

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

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

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周世宗柴榮親征北漢，於顯德元年（九五四）三月十八日壬辰過澤州（晉城縣），十九日癸巳與北漢軍大戰於高平。北漢主劉崇大敗，僅率一百多騎，逃回晉陽，一路上草木皆兵，疲敝不堪，不敢休息，回到晉陽，趕緊求救於契丹。周世宗命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四月進軍晉陽城下。

第二次御駕親征的，才輪到宋太祖趙匡胤，時間是開寶二年（九六九）。對象已經不是劉崇，而是他

的孫子劉繼元。劉崇於高平戰敗，逃回晉陽不久就死了，他的兒子劉鈞即位。趙匡胤親征北漢的前一年，劉鈞也死了，他的乾兒子劉繼恩即位，被郭無爲所弒，劉繼元繼立。宋太祖於開寶二年二月十七日甲子，從開封出發，到六月十八日癸巳返回開封，中間有個閏五月，整整經過一百五十天，五個整月。晉陽城並沒有攻破，接納太常博士李光贊的撤兵建議，班師返回開封，遺棄軍糧三十萬，茶絹各十萬。

第三次御駕親征北漢的，是宋太宗趙光義，時間是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在太祖趙匡胤親征後十年。續資治通鑑九卷，記載太宗親征前，和曹彬的一段對話：

四年（太平興國）春正月，帝召樞密使曹彬問曰：「周世宗及我太祖，皆親征太原，而不能克，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

彬對曰：「世宗時，史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震恐，故還師。太祖頓兵甘草地中，軍人多破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壘不可近也。」

帝曰：「我今舉兵，卿以爲如何？」

彬曰：「國家兵甲精銳，人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帝意遂決。

宰相薛居正等曰：「昔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致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尙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願陛下熟慮之。」

帝曰：「今者事同而勢異，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爲今日事也，朕計決矣！」

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二月十五日甲子宋太宗從開封出發，親征太原。先於一月七日丁亥委派宣徽南院使潘美爲北路都招討製置使，崔彥進、李漢瓊、曹翰、劉遇各負責攻晉陽城的一面。十一日辛卯任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阻止契丹援軍南下，以孤立晉陽。十七日丁酉任命河北轉運使侯陟和陝西北路轉運使雷德驤分掌東西兩路轉運使事，負責後勤軍需補給。三月初一庚辰，駐蹕鎮州（河北省正定縣），命鄆州刺史尹勳攻隆州，掃除西進的障礙。初二辛巳，命鎮州馬步都監客省副使齊廷琛，洛苑副使侯美分兵攻盂縣。初九戊子命六宅使侯繼隆攻沁州，閤門祗侯王侁攻汾州。十三日壬命知府州閑毀使折御卿監軍供奉官分兵攻嵐州。

宋太宗這一次御駕親征北漢，部署周密，聲勢浩大，發動全面攻擊，攻打北漢的各個重要城池。四月初二庚戌，盂縣投降。二十一日己巳折御卿攻克嵐州。二十二日庚午，太宗到達晉陽，駐蹕汾河東。五月初五癸未，劉繼元投降，北漢亡。從太宗到達晉陽，到劉繼元投降，前後不過十四天，宋王朝完成統一中國大業，並非久攻不下。

水灌晉陽的不是宋太宗

「細說錦繡中華」一〇八四頁太原城故事：「到了宋太宗趙光義即位，用潘仁美爲將，繼續對北漢用

兵。那時北漢已傳三世。潘仁美採取步步爲營，穩紮穩打。並繞出河北，由雁門關南下，截斷遼國援助，最後完成圍攻北漢首都晉陽。但這一名城，城郭堅固，軍民固守，久攻不下，最後潘仁美在城西十數里的晉祠築壩，在城東低地築堤，高過城墻，夏秋山洪暴發，決壩水灌晉陽，城池淹沒，北漢始亡。

一〇八八頁晉祠難老泉：「此泉是晉水之源，而在歷史上，特別和兩個王國的興亡，有決定性的關係，那就是在春秋時代，智伯用晉水灌晉陽，以攻趙襄子。第二次就是宋太宗大將潘美，以晉汾兩水灌晉陽，才消滅了北漢王朝。」

前面這兩段敍述，和歷史的記載不合。第一用晉水灌晉陽的是宋太祖趙匡胤，而不是宋太宗趙光義。第二太祖水灌晉陽，既沒滅亡北漢，城池也沒有被水淹沒。第三北漢被宋太宗所滅亡，但並不是用水灌城才滅亡的。第四太祖親征北漢，以曹彬爲大將，潘美沒有參加；太宗親征北漢，雖以潘美爲大將，但並沒有用水灌城，所以水灌晉陽，和潘美毫無關係。第五潘美繞出河北，由雁門關南下，也就是先出長城，再進雁門關，爲事實所不許。第六截斷遼國援助的是郭進，不是潘美，地點是石嶺關。

太祖和太宗兩次親征北漢的路線，根本不同。太祖是由豫北上太行山，經晉城、長治，直抵晉陽城下。太宗則是先到河北正定，等到部署妥當，各路展開攻擊以後，他才向西進發。潘美專負進攻晉陽的責任，爲了省時省力，應當照太祖進軍的路線進兵，不需要繞道河北。而當時雁門關已經是遼國的勢力範圍，所謂由雁門關南下，絕不可能。

太宗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負責阻止契丹援兵南下。辭海：「石嶺關在山西陽曲縣東北，接近忻縣界……其勢險要。」山西通志關隘：「石嶺關（陽曲）東北一百里，忻州南四十里，乃幷、代、雲、朔要衝之路。太平興國四年正月，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三月進破北漢西龍門砦，又大破契丹於關南。」續資治通鑑第十記載甚詳：

乙未（三月十六日）遼耶律沙等至白馬嶺，前阻大澗，遇郭進兵。沙與諸將欲待後軍，冀王塔爾及穆濟以爲急擊之便，沙不能奪。塔爾等以先鋒渡澗，未半，進率騎奮擊，大敗之。塔爾及其子華格，沙之子德琳、令衮、圖敏、詳衮、唐古俱歿於陣。沙等幾不能出，會耶律色珍以救兵至，萬弩齊發，宋師乃退。沙、穆濟僅以身免。

這一仗，郭進擊敗契丹的援軍，是促成劉繼元投降的主要原因。至於「夏秋山洪暴發」，時間上大有問題。按劉繼元投降是五月初五，係陽歷六月二日，距芒種還有好幾天，祇能說是初夏，這個時候，在山西是乾旱季節，不會山洪暴發的。

眞正用晉水灌晉陽的，是宋太祖，但是沒有成功，沒有「城池淹，北漢始亡。」續資治通鑑卷第五：

乙巳（開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帝（宋太祖）至城東南，命築長堤，壅汾水。先是有欲增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陛下自有數千萬兵在左右，何不用也？」帝未寤，承昭以馬策指汾水，帝大笑，因使承昭董其役。丙午（二十九日）決晉祠水灌城。

後來宋兵駐屯甘草地中，士兵多患破腹病。遼救兵北院大王烏珍又率勁卒從白馬嶺，乘夜出間道，馳駐晉陽西，鳴鼓擧火。北漢看見救兵，有了憑持，加强固守決心，宋兵灌城無效，祇好撤退。

晉陽的滄桑和現在的太原城

「細說錦繡中華一〇八四頁太原城故事：「現在的太原，建於明代洪武年間，由於歷代整補，城池完整。」

「憶祖國河山」七十六頁：「太原城建於明洪武年間」；「中華河山，」六十七頁：「目下太原城是明代遺物」。都把現在的太原城說成明代建築的。

晉陽古城，秦已置縣。山西通志：「晉陽城秦昭襄王三年立，尚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漢晉都是太原郡的治所。北齊河淸四年（五六五），移晉陽於汾河東。武平六年（五七五），於故治置龍山縣。隋開皇十年（五九〇），仍改龍山縣爲晉陽縣，爲太原郡郡治；改晉陽縣爲太原縣。宋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滅北漢，燒燬晉陽古城，改太原縣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幷州州治，後築新城，即現在太原城。明洪武八年改平晉縣仍爲太原縣。抗戰前改爲晉源縣，共產黨竊據大陸，廢晉源縣，並其地於太原市。

宋太宗燒燬晉陽城，相當慘酷，以洩前後三個皇帝三次御駕親征的憤怒。續資治通鑑有很簡單的記載：

乙未（五月十七日）築幷州新城，送劉繼元緦麻以上親赴闕。丙申（十八日）幸太原城（卽晉陽，非太原縣城）北，御沙河門樓，遣使分部徙居民於新幷州，盡焚其廬舍。民老幼趨城門，不及死者甚衆。丁酉（十九日）以行宮爲平晉寺，帝作平晉記，刻寺中。廢隆州，毀其城。」

這一連串的措施，可以看出趙光義是如何的驕狂殘暴。因爲痛恨北漢，禍及晉陽和隆州。强迫老百姓遷居，放火焚燒房屋。老百姓老的小的，行動遲慢，出不了城，被踏死的，擠死的，燒死的很多，比張治中火燒長沙還要慘酷。所謂築幷州新城，卽係於唐明村所建的現在太原城。爲了破壞山西的風水，街道都成丁字。明洪武九年加以擴展，並不是建於明洪武間。山西通志城池部分，關於太原城的記載如下：

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劉氏，毀太原古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鎭，卽今會城地，此太原之始也。舊偏於西南，明洪武九年，永平侯謝成因舊城展東南北三面，周圍二十四里，高三丈五尺。

太原會有李淵的帥府和武則天的尼庵嗎？

「細說錦繡中華」一〇八頁太原勝跡：「現在城內省政府財政廳官舍，相傳卽唐高祖的帥府。唐代在歷史上有名的女皇帝武則天，傳曾在太原城，削髮爲尼，今天上馬街的新寺，卽當年武氏之尼庵。」

中華河山六十七頁：「現財政廳卽原宋太祖指麾大軍與契丹作成的元帥府。……上馬街的新寺傳爲唐

時武則天削髮處。」

憶祖國河山七十六頁：「原財政廳官舍即唐太祖之帥府。在上馬街之新寺，傳即唐后武則天爲尼處。」

這三種書既說太原建於明洪武間，却又和唐宋的人物扯在一起，眞像說笑話，張飛大戰尉遲恭。唐高祖時，現在的太原還是一個鄉村唐明鎭，怎麼會有李淵的帥府和武則天的尼庵呢？唐書高祖本紀：

> 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起。高祖（李淵）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擧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懼不見聽。高祖留守太原，領晉陽宮監，而所善客裴寂爲副監。世民陰與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酒酣從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驚。寂曰：「正爲宮人奉公，事發當誅，爲此爾。」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陽不許，欲執世民送官，已而許之。

唐高祖本紀的這一段記載，所說劉文靜爲晉陽令，李淵爲晉陽宮監，裴寂爲副監，當然都在晉陽。裴寂選晉陽宮人私侍太祖，如果李淵的帥府在唐明鎭，不是要跋涉四十里路嗎？無疑的李淵的帥府是在趙光義燒了的晉陽，絕不會在太原城。至於說宋太祖和契丹作戰，帥府設在現在的太原，也說不通。因爲宋太祖在世時，北漢屹立於山西，他會跑到北漢的地盤以內設立帥府，和契丹作戰嗎？再看武后本紀：

> 「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諱曌，并州文水人也。父士彠，官至工部尙書，荆州都督，封應國公。后年十四，太宗聞其有色，選爲才人。太宗崩，后削髮爲比丘尼，居於感業寺。高宗幸感業寺，見而悅

之，復召入宮。久之立爲昭儀，進號宸妃。永徽六年（六五五）高宗廢皇后王氏，立宸妃爲皇后。」武則天十四歲做了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後，她才在感業寺做了尼姑。唐高宗到感業寺，一見就愛上她。感業寺一定在西安，不會在千里以外的太原。正史上明明說在感業寺出家，怎麼會跑到太原上馬街的新寺呢？

關於地理上的錯誤

正太鐵路的終點不是正定

「細說錦繡中華」一〇八三頁表裏山河—山西：「從太原東行，經娘子關，到河北正定的正太鐵路，是通往河北的要道。把山西全省，連貫在一起。山西有名的煤鐵礦產，也由此外銷。」

正太鐵路雖然用了正定的「正」字，但並不是從山西太原到河北正定，而是到正定的石家莊。這是每一個乘坐正太車進出過山西的人都知道的。祇有沒有坐過正太車的人，才會被那個「正」字所迷糊，所愚弄，以爲正太鐵路是以正定爲終點的。石家莊距正定三十里，如果從山西到正定，必須在石家莊改乘平漢車，再走三十里，才能到達。至於正太鐵路爲什麼不用石太鐵路？也許因爲石家莊屬於正定，那時石家莊是一個荒僻小村，沒有人知道，不如正定，人人知道。一說當年修築正太鐵路，本打算以正定爲終點，因爲正定地方人士反對，才改在石家莊。石家莊這個荒僻的鄉村，一旦變成出入山西的門戶，立刻繁榮起來

。正定人再想把正太鐵路的終點移往正定，已經來不及了。

介子推隱居的綿山不在娘子關

「細說錦繡中華」一〇九一頁娘子關：「在娘子關以南，有一座棉山，山下有介子推祠。……後來重耳返晉國就位，是爲五霸中有名的晉文公。對有功之臣封祿位時，未封及介子推，介子推遂負母親隱居於綿山。晉文公知道後，親往綿山（原文綿山的綿字前後不一）求見，介子推不肯見，文公下令焚山，迫他出來，結果介子推與母親都焚死於山中。後來定這一天爲寒食節，不准擧火，並在山下建介子推祠，以紀念之。」

憶祖國河山七十六頁：「娘子關南有綿山，下有介子推祠。介子推是春秋時人，從晉文公出亡，歷遊各國達十九年。及文公返國爲君，想起他這位諍友忠臣，惟祿則不及，子推負母而隱居於綿山。晉公急求而焚山，結果母子被焚死。後人感其高潔，在綿山下築祠以祭之，現祠已廢圮。」

這兩本巨著都把娘子關的綿山錯認爲介子推隱居的地方，和中央月刊七卷四期易叔寒先生所說，如出一轍。介子推隱居於介休縣的綿山，不在平定縣娘子關。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偕母隱居而死。晉文公「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以旌善人。』」

史記晉世家：「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水經註：「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卽綿水也。水出介休縣之綿山，北流經石桐寺，西卽介子推之祠也。」

後漢方志界休：「有界山，有綿上聚。左傳曰：晉文公以綿上爲介子推田。界山推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

山西通志介休縣：「綿山在縣東四十里，遞高四十里，隸縣境二十五里。形勢綿亘，林木叢鬱，介子推隱此，一名介山。」

旣以綿上爲介子推田，綿上在介休，不在平定。平定雖然有綿山，山西通志平定州：「綿山在州東北九十里，唐建承天軍，一名承天山，又名紫金山，澤發水出焉。有介子廟、妬女祠，祠在娘子關澤發水上，唐大歷間建。」

北海不在紫禁城內

細說錦繡中華一一〇九頁京師屏藩之大同：「九龍壁是城內最有名的古蹟，在城內陽和街口，係明洪武九年所建，是王府的照壁。壁高一丈餘，寬約十丈，嵌以九龍。其形式和北平紫禁城內北海的九龍壁相同。」

北平的內城好像回字中間再加一個口字似的，也就是三個口字套起來。最外面的口字是內城的城墻，中間的口字是皇城的城墻，頂裏面的口字就是紫禁城的城墻。現在皇城已經拆除，開闢成馬路，叫做皇城根。不過皇城南面的天安門，北面的地安門，東西長安門仍舊存在。

三海連在一起，長度比紫禁城差不多多出一倍，紫禁城內容納不下三海。所以北海不在紫禁城內，而是在紫禁城外，皇城以內。每一位去過北平的人，誰都不會弄錯。

我撰本文，志在訂正有關山西省部份的錯誤。可是我這個山西人，沒有上過五臺山，沒有登過北嶽恆山，沒有看過應縣的木塔，沒有謁過解縣的關廟，也沒有遊過龍門。每次乘正太車經過娘子關，並沒有下車登關一遊。所以對於這些節目，都不敢妄加意見。

北平的北海不在山西，最後增列了「北海不在紫禁城內」一節，是因為大同九龍壁牽涉到北海九龍壁，北海本來不在紫禁城內，不能不順便一提。（載山西文獻）

汾河

前言

山西的河流，西南的涑水和西部岢嵐的漪水，臨縣的湫河，離石的離石水，大寧的昕川，都是從東往西流注黃河。這些河流除涑水比較長些，其餘不過流經一縣，或兩三縣。北部東部和東南部的河流，則分別流往察哈爾、河北或河南省境。

北部的桑乾河流經晉北各縣，東流入察哈爾省南部。再東流入河北省，則爲永定河，會大清河後，爲海河，由大沽入海。

東北部的滹沱河流經繁峙、代縣、崞縣、五臺、定襄、忻縣，東流入河北省；在獻縣會滏陽河，爲子牙河。

東南部的清漳河和濁漳河，流經上黨各縣，東流到河南省林縣，會合爲漳河，經河北省南部，到山東臨清入運河。

東南部的沁河，經沁源、安澤、沁水、陽城等縣，南流入河南省，經沁陽等縣，南入黃河。

惟有汾河北從寧武縣發源，向南流到河津縣，注入黃河，長達一千三百四十多里。不論幹流，或支流，既不流出省境，也不從省外流來，完全是屬於山西省內的河流，不和外省發生絲毫關係。幹流和支流經過的縣份，多達四十五縣，幾佔全省的半數。計：寧武、五寨、靜樂、嵐縣、交城、陽曲、忻縣、晉源、榆次、清源、徐溝、昔陽、平定、壽陽、榆社、文水、方山、太谷、祁縣、武鄉、平遙、汾陽、孝義、介休、靈石、沁源、隰縣、霍縣、汾西、趙城、洪洞、安澤、臨汾、浮山、襄陵、汾城、曲沃、翼城、絳縣、新絳、稷山、聞喜、萬泉、河津、榮河。因汾河得名的有汾陽、臨汾、汾西、汾城等四縣。詩經：「彼汾一曲，言采其藚。」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明末顧祖禹撰，以後簡稱紀要）：「汾水源出太原府靜樂縣（明屬太原府）北百四十里管岑山（通志百六十里），南流經府城西，太原縣（晉源）城東，微折而西，經清源縣及交城縣東南。又經文水縣南及祁縣西南境，而入汾州府平遙縣界，經縣西及汾州府東。又南經孝義縣東，介休縣西，而入平陽府霍州靈石縣境，經縣城及霍州之西。又南歷汾西縣東，及趙城縣、洪洞縣西。又南經平陽（臨汾）府城西，及襄陵縣、太平縣（汾城）之東。又南經曲沃縣西境，折而西，逕降州（新絳）南。又西歷稷山縣、河津縣南，至榮河縣北；而入於大河。……漢志注：汾水經郡二（太原、河東），行千三百四十里。」

汾河是山西的主要河流，對山西的關係非常重要，尤其太原盆地和臨汾盆地，廣大農田利用汾河及其

支流灌溉，成爲肥沃農田，農產品收獲量大爲增加，使這兩個區域成爲山西最富庶的地區，所以特撰「汾河」一文，以說明其重要性。

本文依據各縣縣志、山西通志、讀史方輿紀要、水經注及最近考古資料寫成。又經武魚祥、潘芝笙、王竹咸、馬雨蒼、郭鏡秋、陳汝淦、張永銘、孫慧西、田榮祖、王耘三、張鑑秋、宋世昌、楊仲哲、宗榮祿、喬海生、蘇冠武、韓希聖、耿禹堂、繆玉清、吳文蔚、原馥庭、盧芷復諸先生修正補充，使能符合實際情況。又蒙王化行上將賜借地圖參考，得以繪製汾河圖八幅、洞渦河、文峪河、澮河圖各一幅，一併敬致崇高的謝忱。

寧武縣汾河源

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清雍正十二年創修，以後簡稱通志）：「汾水源出管涔山天池下，又源出林溪山龍眼泉。」

又「汾河發源縣（寧武）西六十里管涔山下聖母廟，與林溪山龍眼泉合流於支鍋石前。西南流，經三馬營一里，二馬營十五里，頭馬營二十五里，寧化北屯三十五里，合寧武西南天池海水，流浸鉅。又經壩門口合蘆芽山水，又經南屯村、虸蚄廟、川湖屯。又經溝口村、十家莊（地圖爲石家莊）。又南流十里，經定河村，又經潘家灣（地圖爲潘家溝），共袤一百五十里，入靜樂縣界永安鎮。」

山海經（十八篇，始見於史記大宛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馬遷雖沒有說作者是誰，其爲漢以前研究山川的最古著作，則無疑問。晉郭璞作註。）：「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東注於河。」

水經（三卷，漢桑欽撰，其所稱地理名稱，都是漢代的名稱）：「汾水出太原汾陽縣（不是現在的汾陽縣）北管涔山。」

水經注（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撰）：「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修巖，有草無木。泉源導於南麓之下，蓋稚水蒙流耳。又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接勢。劉淵族子劉曜嘗居於管涔之山，……汾水又南與東西溫谿合，水出左右近谿。聲流翼注，水上雜樹交蔭，雲垂煙接。自是水流潭漲，波襄轉泛。又南逕一城，又南逕二城間。」

管涔山　海拔二五五一公尺，在寧武縣西南六十里，五寨縣東南八十里，靜樂縣北百六十里。通志：「管涔山遞高七里，主峯盤踞五里，東與燕京山相屬，西與林溪山盤曲相連。山形中高，左右卑如山字，下有龍池，爲汾河源。」

紀要：「管涔山在（靜樂）縣北百四十里，北去朔州百二十里，其山中高而旁下，嶺下有天池，有龍眼泉，卽汾水之源也。一名燕山，一名林溪山，相傳劉淵嘗讀書於山中。」

天池　在寧武縣西南三十里，通志：「水不測深淺，日出時澄光四射，霞映滿山。池東有小池，清鑑眉髮，與天池通。」紀要：「天池在管涔山北原上，池方里許，常盈不涸，澄渟如鑑，即汾水之源也。元魏孝文屢遊畋於此，高歡亦嘗遊焉。」

金元好問遊天池詩：「**天池一雨洗塵埃，全晉堂堂四望開。不上朝元峯北嶺，眞成不到此山來。**」

林溪山　通志：「林溪山在蘆芽山後，五寨界，汾河源此。」

寧武縣汾河各支流

支鍋石水——通志：「支鍋石水出支鍋石，合流汾河。」

蘆芽山河——通志：「蘆芽山河出蘆芽山，東流至壩門口入汾河。」

蘆芽山　海拔二七七二公尺。通志：「蘆芽山在寧武縣西南九十里，五寨縣南六十里，汾水之西，盤踞六十餘里，高二十里。西連岢嵐，東北近寧武，東南接靜樂，北依五寨，爲全晉崇山第一。峯巒聳秀，形似僧毘羅冠。下有汾水源，前有羣山森列，尖似荻芽，名小蘆芽。山有金龍池、五龍洞，……山前有荷葉坪山，山後有林溪山，右有神林山。最上一峯突入雲漢，五月飛霜，千載凝冰。或山上霽而山下雨，變幻萬態。」

紀要：「蘆芽山在靜樂縣北百五十里，其南有神林山，其西南有荷葉坪山。俱極形勢險峻，迤邐抵岢嵐界。」

明李粄靜樂志：「蘆芽一山崔巍特拔，高出雲霄，磅礴盤踞，可數百里。」

傅青主蘆芽山詩：「五月蘆芽積雪明，雪中紅葉靚嬰娛。益憐無熱葡萄朵，肯傍繁華醉肉屏。」

王瀨灘河——通志：「王瀨灘河出靜樂縣，西流至縣西溝口村入汾河。」

磁窰灣河——通志：「磁窰灣河在寧化西南五十里榆會堡，東流至十家莊入汾河。」

靜樂縣汾河

通志：「靜樂縣城西汾河，由寧武界永安鎮西流，經張家灣、賀豐村、鬧柳溝、胥五里。萬虎塔、溝口、宋家村、西河溝、風溝村一十六里。又經縣城、西崖村、店上村胥五里。又南流經王端村、楊家崖八里，胡家莊、西大樹、蘇房村胥五里。新莊村十里，漫喚灣、西六度、河岔村、下進牛十六里。石峽溝十里，范家村、婁煩鎮、西街村七里。蒲峪溝、官莊村、石家莊、杜招曲（地圖杜家曲）、羅家曲二十七里。灰崖村、雁門村胥十里。

河東：河東鎮至武村、溝口七里。又由武村溝口東流，經木瓜山、武家莊、杜家莊胥五里。魏家坪（地圖韋家坪）十里，城莊、貫峪村（地圖貫家峪）、閻家山（地圖楊家山）、馬家溝胥五里。又經縣南古賢村、趙王城、砂會村、胡家溝、張貴村十五里。神峪溝、榆灣村、東大樹、豐潤村、李家會、灣子村、高家舍、東六度、窰上、峯嶺底三十五里，常家坡二十里。吶兒頭、廟灣村、閻四崖（地圖鹽市崖）、楊

卷莊（地圖羊圈村）、史家寨（地圖史家曲）、磜馬村二十六里，龍尾頭三里，入交城縣界。」

據武魚祥先生說：「通志汾河流經各地，和他所知略有出入。(1)開柳溝應爲開林溝。(2)又經縣城應刪去，因縣城在汾河以東，不在河西也。(3)西崖村應爲西崖底，隔河正對岸卽縣城之西關。(4)無店上村，應爲斜坡崖。(5)王端村應爲王端莊。(6)西六度應爲西六渡。(7)下進牛應爲上下靜遊。(8)杜招曲應爲杜家曲。(9)河東閻家山應爲楊家山。(10)東六度應爲東六渡。(11)窰上應爲窰子上。(12)楊卷莊應爲羊圈莊。

紀要：「汾水在縣西南（在縣城西，非西南也），自管涔山發源，流經寧化所東五里，又南流經此，至樓煩東南，而入陽曲縣界（實際流入交城縣北境古交，不是流入陽曲縣界）。汾河曲折處，謂之汾曲。其所經州縣，多引以灌田，民被其利。」

靜樂縣汾河各支流

碾河——通志：「碾河發源縣東北百二十里巾字山，或瀑出巖下，或突出地中，水甚清潔，氣溫不冰。十里有奇，合懸鐘馬寨水（紀要焉寨水），經娘娘山下，至縣城南約半里，西入於汾。」

紀要：「碾河在縣南二里（約半里，非二里也），源出縣東北百二十里巾子山，流通懸鐘山，焉寨水流合焉。」

羊兒河——通志：「羊兒河源出縣西五十里鹿徑嶺下，東流至縣西南一里入於汾。」紀要：「羊兒河

出縣西南五十里鹿綻嶺（通志鹿徑嶺）下，東流至縣西南一里入於汾。」

監河——通志：「監河源出縣南百四十里獨石河村，流至婁煩鎮南入汾。明志鎮西一里，東流入汾。」紀要：「監河在樓煩鎮南一里，源出縣南百四十里之茲石河村。北流經此注於汾水。」

婁煩鎮　紀要：「樓煩城縣南七十里，志云，故樓煩故地。趙武靈王曰：『吾國西有林胡、樓煩之邊。』史記趙世家：『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河西，而致其兵。』漢置樓煩縣，屬雁門郡。晉及後魏皆爲牧苑地，隋唐亦爲監牧地。貞元十五年（八〇一）始置監牧使，中和二年（八八二）李克用自達靼還，據忻代州，數爭樓煩監。龍紀初，李克用表置憲州於此，仍置樓煩縣。元省縣置巡司，今爲樓煩鎮。」

明蔡可賢樓煩詩：「**山後山前十六州，天涯盡處是偏頭。雲開大漢風沙走，水折長河日夜流。萬戶金繒愁見月，千羣鐵騎畏逢秋。却思大漢無中策，一曲哀笳倚戍樓。**」

嵐河——通志：「嵐河源出嵐縣，經流古石門，會龍泉川，至縣西南六十里汾陽都東北入汾，右折入石峽。」

又嵐縣絲水河，通志：「靑水河在縣（嵐縣）東門外一里，發源雙松嶺（嵐縣北四十里）東偏范家口，受兩涯之滙流，四十里入絲水河，繞縣東北，折而東南，注靜樂縣靜遊村，七十里折入汾河。」參考地圖，絲水河似卽嵐河。

紀要：「嵐河縣西南六十里，與嵐縣接界，東流入汾。」

社干河——通志：「社干河在縣南十五里，源出嵐縣梅家莊，流至縣境王端莊東南入於汾。」社干河似即地圖上搖會河。

渥洼泉——通志：「周洪山在石峽外，婁煩鎮西，距縣七十里，高十里，盤旋八十里，山面南，形巍峩奇特，西北十里有渥洼泉，山一名周公，相傳宇文周巡狩至此。」

天成流泉——通志：「臨春山在縣南百二十里，石樓東南之天成村，高百丈，下有流泉，由雁門村入汾。」

馬跑泉——通志：「馬跑泉源出下馬城，相傳唐太宗遺蹟，南流入交城界。」

獨泉——通志：「石樓山在縣西南百三十里，根於孝文而東北上者。上有黑石如樓，頂有泉，一名獨泉山。」

寧武·靜樂水利

汾河在寧武、靜樂兩縣，因係流行山谷中，沿岸無農田，故無水利可言。

據武魚祥先生說：「碾河經娘娘山下，南北兩岸爲：新會村、牛家會、油房溝、三里店，到城東南七里天柱山麓，卽建有水壩堤防，供城郊農田灌溉及水磨之用。水勢轉緩淺，清澈見底，婦女們洗濯衣服，

夏天兒童們戲水游樂，極爲安全。故有『汾河百害，磢河百利』之說。」

又說：「靜樂縣八景，磢河流域即佔三景。八景爲：⑴天𣶶珍泉，城東南七里天𣶶山，滿山松柏成蔭，盛夏各色百合花遍山怒放，爲游樂最好去處。全山廟宇多達五十多座，龍王廟最大，廟前有泉，水出如粒粒珍珠聯接成串，故曰：『天柱珍泉』。⑵油房龍潭，磢河一景。⑶武氏貞坊，在西關，建築雄麗，三坊相連，紀念一婆兩媳，係魚祥先生之高祖母及兩位曾祖母。⑷磢瀑輪洞，磢河築堤閘七道，不灌溉農田時，閘即放開，供水磨之用，水從輪洞流出，而成瀑布，故曰：『磢瀑輪洞』。⑸石峽溫泉，婁煩鎮東北七八里，其水經冬不冰。⑹朝陽神壇，指呂祖廟。⑺文祠石磐，靜樂文廟建築在城東北角紅色片石上，石爲片狀，故列爲八景之一。⑻汾河晚照，日將落時，照耀汾河，燦爛奪目。

交城縣北境汾河

通志：「交城縣汾河，由靜樂縣尾頭東南流入縣境，距縣城一百五十里。河北：經蘆峪口、郝家溝、梭峪村、會立村、羽樹曲、灘上村、西曲村、火山村，東入陽曲縣河口村界。河南：經鎮石底、成家曲、陰家溝、兩泉村、古交村（第二區區公所）、鐵磨溝、東入陽曲縣張槳溝界，隸縣境三十一里有差。」

交城縣北境汾河各支流

孔河——通志：「孔河在縣西北一百三十里，源出龍樹山下靑崖寨，東流經板柵、屯蘭、馬蘭村，東注於汾。」

紀要：「孔河源出縣北百二十里龍樹山，南經馬蘭城，東流至太原縣界。」紀要所記似欠正確。

通志又云：「汾河由靜樂縣南流，入縣北境百里古交村，乃汾孔交流地也。」古交由此得名，實則汾孔交流在古交西五里的灘上村南。

原平河——通志未載，見地圖二，發源於縣西北山區，向東北流，經屈坪、馬家口、高陞，至古交西入河。

山海經：「少陽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酸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汾水。」

水經注：「（汾河）南與酸水合，水源西出少陽之山，東南流注於汾水。」

通志：「少陽山在縣西北七十里，今水微酸，流合文谷水。」

以上水經注與通志所說互異，如依水經注所說，則酸水似即原平河，應向東北流，其所說東南流注於汾之「南」，或爲「北」字之誤。若依通志所說，則酸水可能係指地圖二經嶺上、雙龍鎮、水峪貫，於東社鎮北會合文峪河的支流而言。

大川河——通志未載，陽曲縣志謂大川河即孔河不確。地圖二，發源於縣北老爺嶺西，向北流，經龍子村、走馬嶺，至古交入汾河。

交城縣北境水利

汾河由靜樂縣流入交城縣第二區後，兩岸比較寬闊，所有農田，都可灌溉。

汾河北岸：蘆峪口、郝家溝、校峪村、會立村、羽樹曲、灘上村、西曲村火山村，沿河八村長三十一里，開渠引水灌溉，輪期分用。

汾河南岸：鎮石底、成家曲、陰家溝、兩泉村、古交鎮、鐵磨溝，沿河六村長三十四里，開渠引水灌溉，輪期分用。

陽曲縣汾河

通志：「陽曲縣西二里汾河，由交城縣界河口村東流，經河下村五里，六家河村、周家山背八里，掃石村五里。又由掃石峪山峽經五科村九里，又北流，經小塔、寺頭村、下懷村一十七里。又東流經北崖頭村、石槽村，大卯村、五堤村二十九里。又東至烈石口八里，東南至上蘭村二里。

河西：由烈石口出山，南流經上堂村、留村（地圖大劉村）、呼延村、張村、楊家村、柴村、芮城村、營村、攝樂村、三給村（地圖爲三角村）、小大東流村、彭村、前後北屯村，共袤四十五里，入太原縣（晉源縣）界王村。

河東：由上蘭村出山，南流經西村、翟村、向陽鎮、上碾、下溫村、北南固碾、下蘭村、趙莊村、古城村、沙河村、北拐角、南關、老軍營，共袤五十一里，入太原縣界楊家堡。」

傅山故居　汾河所經之西村爲傅山先生故居，陽曲縣志：「傅徵君故居在城西三十里西村，其居有靑羊庵、霜紅龕、虹巢諸名。又靑主手嗇廬帖石刻八塊，藏於傅氏家。徵君靑羊庵詩自注云：『庵蹲崛嶇松林中故名，後改霜紅龕，以秋季樹草葉色背紅也。』

傅靑主靑羊庵：「心隱亦傷厚，況復肆其黃。多所不忍道，豈復勝篇章？流連鄭衛詩，使人不能狂。澹靜陶處士，乃有詠荊卿。劍術惜其疏，舉杯飲欲忘。重離不可解，頗異山谷黃。」

又：「畢竟吾菴好，三年忙一年。七松盟舊矣，二友快相隨。吾骨何方葬，吾魂猶當歸。先人塋已近，死後得依依。」

虹巢：「虹巢不盈丈，臥看西山村。雲起雨隨響，松停濤細聞。書塵一再拂，情到偶成文。開士多徵字，新茶能見分。」

其二：「汾水初出峽，遠心爲小欄。山花春暮艷，柳雪夏初寒。細蕊對僧盡，孤雲旋自觀。饑來催晚食，苦菜綠堆盤。」

雙塔寺　寺在城東南八里郝莊永祚寺，俗呼雙塔寺。寺內兩塔，或說一新一舊，舊塔唐代所建，無碑。新塔明萬曆三十年妙峯和尙建。若從西來，未見太原城，雙塔已在望。

狄梁公故里　狄梁公故里在城南十里汾河東。陽曲縣志：「狄梁公故里碑在狄村官道西，康熙年知縣戴夢熊立。道光年邑人張廷銓重修。碑北有唐槐，相傳狄梁公母手植，邑人張廷銓撰記立石：「……故老流傳，此槐爲公太夫人手植，雖志乘無考，而其枝幹槎枒，古貌臃腫，視他槐爲特甚。槐石數武有梁公故里碑石，日久傾圮，字跡剝蝕。今歲暮春，余緣事偶憩碑旁，懼古跡就湮，與村中耆者議新之，咸相踴躍。並指而謂余曰：『是槐也，共切桑梓之愛久矣，昔南關人有私議伐者，賴村衆力爭而止，不可無一言以記。』余唯唯……」

水經注：「汾水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川土寬平，峘山夷水，故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陽北山西南流』者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靳彊爲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名矣。漢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按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臼谷，盆谷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盧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爲謁者監，護水功。訓隱括知其難，立具言肅宗，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立，叔父陔以爲訓積善所致也。羊腸卽此倉也。

又南逕秀容城東，魏土地記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護軍治，東去汾水六十里，南與酸水合……

……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

汾陽故城　陽曲縣志：「舊志汾陽城在縣西七十里，漢爲汾陽縣。隋志太原郡所領有汾陽，舊曰陽曲

，文帝惡陽曲之名，改名陽直。又改曰汾陽，因漢故也。」

縣志又云：「舊志木井城在縣東北七十里鄭村南社，即故汾陽縣，又名故縣城，隋志大業初省孟入汾陽，移置木井城，據此以上二城似一地，隋代易名。方與紀要亦云在縣東北七十里陽曲川，而舊志云汾陽在縣西誤矣。」

羊腸坂　通志：「羊腸山在（交城）縣東北百二十里，後魏羊腸即此。隋書崔頤字祖濬，博陵人，大業時從駕登大行，詔問『何處有羊腸坂？』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上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上曰：『是也。』因謂牛×曰：『崔祖濬所謂聞一知二。』」交城東北百二十里與陽曲縣界接近，與太原北九十里之位置吻合。

秀容城　通志：「秀容城縣（忻縣）西北五十里，即所謂南秀容也。後魏肆州治此。文獻通考：即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後魏移州治雁門，隋立秀容縣，明洪武九年省入忻州。北魏秀容縣有秀容城。」

水經注汾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又南逕秀容城東，是秀容城應在汾陽故城南。查忻縣在太原北一百四十里，通志秀容在忻縣西北五十里。又汾陽城在太原西七十里，又說在東北七十里，不論在西，抑在東北，秀容城應在汾陽城北一百五十里以上，如附圖三。如此則汾河應先逕秀容，後逕汾陽。其錯誤由於水經注敍述前後倒置乎？

漢書地理志應邵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顏師古曰：「隋文帝自以姓陽，故惡陽曲之

號，乃改其縣爲陽直，今則復舊名焉。」

王竹咸先生說：「陽曲由汾河得名，蓋曲者，汾河由靜樂南行，至交城北部與陽曲西部之古交與河口間，改向東流。東行至陽曲之蘭村，再改向南，自此一直南流，此卽漢志所謂千里一曲也。陽者，汾河向東灣曲之處，正是汾河之陽，故名爲『陽曲』。」

陽曲縣汾河各支流

掃谷水——通志：「掃谷水源出縣西北百二十里掃谷，南流出天門谷入汾。」紀要：「掃谷水在府西北三十里。」

龍泉——通志：「龍泉有二，一在城西北百五十里靜樂縣界，流經盧子社，至橫渠合掃谷水。」

烈石泉——通志：「烈石泉在縣西北四十里，發源於烈石谷，南流三里入汾，汾得烈石泉，勢始洶湧。」又云：「汾州南，汾水之險，莫如雀鼠谷。太原西北，汾水之險，莫如石峽掃谷。由掃谷、乾燭谷出烈石口，流始平。汾河自烈石湧出，兩山夾水，勢如急箭。地高水難升，土鬆水易決。」

冽石谷　亦作烈石山，罅出泉，旁有龍井，爲陽曲縣八景之一的「冽石寒泉」。烈石水入汾不相合，清水一泓流二十里，始合汾河，故諺云：「清水半壁，渾水半壁。」烈石谷口有竇鳴犢廟，金元間稱「英濟侯廟」。

金史純英濟侯感應記：「汾水之濱有祠曰英濟，俗呼爲烈石神。蓋里俗傳之訛，取山石分裂，水從中出而名焉，其實非也。考之圖籍，春秋時趙簡之臣姓竇名犨，字鳴犢，與舜華齊名。生而烈直，志比秋霜。死也英靈，能興雲雨，里人故立祠祀焉。……廟之右有數泉，出於蒼崖石脚間，旱焉不乾，水焉不溢，湛然澄澈，可鑑毫毛。……距數步，則湍流奔湧，滔滔然勢不可遏。」

明于謙烈石祠禱雨感應碑記：「其地山川環抱，樹木蓊鬱，朝雲暮靄，恆出於簷楹棟宇間。祠之右有池，靈源浚發，澄波淣漾，穹甲巨鱗，出沒於天光雲影中，隱現恍惚，若有神以凴之者。……」

唐李頻遊烈石詩：「**遊訪曾經駐馬看，竇犨遺像在林巒。泉分石洞千條碧，人在冰壺六月寒。時雨欲來朧霧靄，微風初動漾波瀾。個中若覓羊裘叟，絕勝當年七星灘。**」

澗河——通志：「澗河水在縣東北五十里，西南流入汾。」

洛英水——通志：「洛英水在縣北三十里，源出故新興郡，南流經洛陰城北。盂縣東北故城南。其近盂縣界西南，又有石橋水，皆西流經狼盂縣故城西，合眞洛水。又西南經陽曲灣入於汾。」

紀要：「洛陰水源出忻州南界，南流經廢洛陰城，有眞谷水會焉。又南會石橋河，注於汾水。」此說先會眞谷水，再會石橋河。與通志先會石橋河，再會眞谷水異。參閱地圖四，通志爲是。

水經注：「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水出新興郡，西流逕洛陰城北，又西逕盂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爲大夫邑，以盂丙爲盂大夫。洛陰水又西逕盂縣故城南，王莽之狼

澗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澗，舊斷澗爲城，有南北門，門闉故壁尚在。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城，魏土地記曰：『陽曲胡寄居太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陽曲城西南注也。」

洛英城　陽曲縣志：「洛英城卽魏羅英城，隋置洛英府，爲屯戍之地。唐武德七年又分置羅陰縣，卽今東北八十里孝都之洛英村。村分南北西三所，在大盂鎭西十數里。」

盂縣故城　縣志：「大盂城一統志在縣東北八十里，左傳晉分祁氏田爲七縣，以盂丙爲盂大夫是也。漢置盂縣，後魏曰大祁城。方輿紀要，其城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隋開皇亦置盂縣，卽今大盂鎭。鎭西六里高村之東，猶傳西教場順城街之名，每値夏秋之交，天方明，煙霧中隱隱有城一座，垣堞門樓皆備。人或有心穿入，則不見其形，出則復見，日出煙消始失。」

狼孟城　縣志：「狼孟城戰國趙氏邑，秦置狼孟縣。按狼孟故城在縣東北六十里黃土寨東，至今城址猶存，南北袤二百餘步，東南廣一百餘步，中有故寨。」

陽曲故縣　縣志：「漢始置縣，通志在縣東北八十里忻州定襄境，後漢末移陽曲於太原縣北四十五里，魏始築城居之。而方輿紀要云後魏移陽曲故城，近志云今府東四十五里有石城，亦名石城都，後魏移治此誤。案水經注汾水自汾陽南流，經陽曲城，陽曲在秀容南，卽通志八十里之忻州定襄境也，漢始置縣卽此。後魏隸永安郡之陽曲，卽東北四十五里之漢末陽曲故城，今石城都是也。舊郡邑志皆云卽今八十里之

石城，合今石城都之地界考之，近者在縣四五十里，遠則八九十里，則紀要所引近志石城都之說，亦不盡誤。

石橋河——通志：「石橋河自盂縣界西南流，逕城西北合洛陰水，河有石橋故名。」

紀要：「石橋河在城西南，自盂縣流入界，合於洛陰河。」

眞谷水——通志：「眞谷水源出城北七十里，南流經狼孟城西，合洛陰水。」

陽曲川——通志：「陽曲川在縣東北三十里木井城，一名陽曲澤，又名陽曲灣。」

明高叔嗣陽曲灣詩：「**閒庭芳草日分長，疏雨高槐夏轉涼。一片鄉心千里目，青山無數晚蒼蒼。**」

柳溪——通志：「汾水暴漲，民輒憂擾。知太原府陳堯佐爲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

紀要：「宋天禧中，陳堯佐知幷州，因汾水屢漲，於東岸築堤，周五里，引水注之，四旁植柳萬株，今城西一里柳溪是也。」汾河堤在太原西門外，堤上堤下，至今猶綠柳成蔭。

司馬光柳溪對雪：「**春風不勝雪，散漫度龍沙。密映絲溪柳，爭飛亂眼花。鴟夷賒美酒，油壁繫輕車。塞下芳菲晚，聊將當物華。**」

南社河——通志：「南社河在縣北十里，流入汾。」

陽曲縣水利

汾河

陽曲新舊渠十九道，引汾河水溉田。通志所載：

河西：(1)上堂村渠灌溉田一頃五十畝。(2)呼延村渠灌溉田三頃有奇。(3)張村渠灌溉田五頃五十畝。(4)楊家村渠灌溉田八頃十畝。(5)柴村渠灌溉田八頃有奇。(6)三給村渠灌溉田三頃五十畝。(7)營村渠灌溉田一頃二十畝。(8)鎟落村渠灌溉田一頃五十畝。(9)東流村渠灌溉田三頃三十五畝。(10)彭村渠灌溉田二頃二十五畝。(11)北屯村渠灌溉田一頃八十三畝。

河東：(1)西流等村新渠灌溉田四頃三十五畝。(2)横村渠灌溉田一十三頃有奇。(3)西村渠灌溉田十頃有奇。(4)翟村渠灌溉田三頃六十四畝。(5)上碾村渠灌溉田七頃一十八畝。(6)下蘭村渠灌溉田二頃有奇。(7)趙莊村渠灌溉田七頃有奇。(8)龍首渠灌溉三給、廟村田一頃六十畝，北寇村田一頃，南寇村田一頃三十畝，親賢村田一頃五十畝。

晉源縣（太原縣）汾河

通志：「太原（晉源）縣東十里汾河，由陽曲縣老軍營西流入縣境。

河西：經大小王莊、南屯、吳家堡。又東南流，經西寨堡、姑姑寨、舊寨、南北瓦窰、武家寨、南張村。

河東：經楊家堡、大馬村。又東南流，經嘉節堡、李家莊、史家莊、小店鎭、武家莊、孫家堡堡、西

蒲村、草寨村、合洞渦水。又南至吳家堡，共袤七十里，入清源縣界。」

紀要：「汾水在縣東，自陽曲縣流入界。又南流，與城西之晉水會，西南入清源縣界。晉永嘉六年（三一二）猗盧救劉琨，前鋒敗劉曜於汾東。曜扶創渡汾，入晉陽，大掠而還。」

水經：（汾水）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

水經注：「太原郡治晉陽城。秦昭襄王三年立，尚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穀梁傳曰：『中國日太原，夷狄日大鹵，尚書大傳日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郡取稱焉。」

宋太宗趙光義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滅北漢，燬晉陽城。縣北南堰、北堰，相傳爲宋太祖趙匡胤開寶元年（九六八）伐北漢，引汾晉二水灌晉陽之遺蹟。

晉源縣及附近各縣汾河各支流

晉水——通志：「晉水在縣西南十里，源出懸甕山下，二泉：北日善利，南日難老。疏爲二池，南日大池，流經奉聖寺前，名流杯池。北日八角池，分爲三河：其北派流經北神橋，入安仁、賢輔、古城、金勝等村，爲北河，卽智伯遏水以灌晉陽城者也，名智伯渠。其中派流入大池，流經南神橋，晉源都、東莊，爲中河，又一派爲陸堡河，流入大寺等村。其派流入索河等地，爲南河，胥總滙於清水河入汾。」

紀要：「晉水在城西南，源出懸甕山。」

水經：「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

水經注：「縣故唐國也，春秋左傳稱唐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之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呂氏春秋曰，叔虞與成王居，王授桐葉爲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請曰：『天子封虞乎？』王曰：『余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時唐滅，乃封之於唐。縣有晉水，後改爲晉，故子夏敍詩，稱此晉也，而謂之唐，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也。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一云出結絀山，在縣西北，非也。山海經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溯，後人踵其蹟，蓄以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水經：「（晉水）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於汾水。」

水經注：「沼水分爲二派，北瀆卽智氏故渠也。昔在戰國，智氏防山，以水之城不沒者三版，與韓魏望歎於此，故智氏用亡。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園溉。東南出城，流注於汾也。其南瀆於石塘之下，伏流逕舊谿東南出，逕晉陽城南。城在晉水之陽，曰晉陽矣。經書晉荀吳帥師狄於大鹵，杜預曰：大鹵卽晉陽也，爲晉之舊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趙鞅以晉陽叛，後乃爲趙矣。其水又東南流，入於汾。」

山海經：「懸甕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其鳥多白翟白鵺，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

於汾水，其中多紫魚，如鯊而赤鱗，音晉如吒，食之不驕。」

晉祠　唐叔虞祠原名汾東王祠，位于聖母殿之東北數十步，本爲晉祠的主廟。其山門原在今奉聖寺左右。聖母殿原系陪祭叔虞的母親姜邑之廟，故置於廟右。其制和清源縣堯城堯王殿右所祀之堯母慶都之廟同一體例，故也叫聖母殿。現在的聖母殿已成爲晉祠的主廟，而唐叔虞祠反而成了客體。這種轉變，可能由於聖母殿下流出一股不舍晝夜的泉水，澤及一方，宋又加封顯靈昭濟聖母，對殿宇擴大，才成了現在氣勢巍峩，超過叔虞祠。再後經過金、元、明、清增華，形成殿前飛梁、獻殿、對越坊，鐘鼓樓、金人臺、會仙橋、水鏡臺等，以聖母殿爲主的一套今天這樣的建築物。聖母殿兩旁的宮女造形極美，爲極有價值的藝術品。

晉祠距太原五十里，因有晉水，成爲山西之江南，産稻米、蓮藕。風景優美，除唐叔虞祠，聖母殿，還有貞觀碑、唐槐、漢柏，爲遊人必遊之地。

唐令狐楚於晉祠：「不歷晉祠三十年，白頭重到一凄然。泉聲自昔鏘寒玉，草色雖秋耀翠鈿。少壯同遊寧有數，尊榮再會便無緣。想思臨水下雙淚，寄人并州向洛川。」

宋范仲淹題晉祠：「神哉叔虞廟，地勝出嘉泉。一源甚澄然，數步忽潺湲。此意誰可窮？觀者增恭虔。綿鱗無敢釣，長生同水仙。千家溉禾稻，滿目江鄉田。我來動所思，致主愧前賢。大道果能行，時雨宜不衍。皆如晉祠下，生民無旱年。」

元姜彧鷓鴣天：「滿谷瀟瀟落葉黃，錦衣驄馬駐平岡。一川野色迷秋色，四面山光接水光。花作陣，酒爲漿，晉祠風物正重陽。慇懃留住黃花使，同放乾坤入醉鄉。」

清朱彝尊晉祠唐太宗碑亭題壁（集杜）：「步屧深林晚，春池賞不稀。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野日荒荒白，悲風稍稍飛。無由覩雄略，寥落壯心違。」

澗河——通志：「澗河在縣（榆次）北十五里，源出壽陽李家山。西南流，經鳴謙驛城會蒜谷、赤坑、白龍諸水，分支爲使趙渠、聶村渠、楊盤渠，流入縣境南畔、南墨窰等村，至小店鎮入汾，隸縣境凡十里有奇。」

蒜谷水——通志：「蒜谷水源出（榆次）縣北四十里蒜谷，西流入澗河。

蘇河水——通志：「蘇河水發源（榆次）縣北四十里高壁溝，西流入澗河。」

清水河——通志：「清水河在縣北二十里鳴謙驛，源出孟家井黃煤窰下，西南流入澗河。」

芹谷水——通志：「芹谷水源出（榆次）縣東北五十里芹谷，西北合澗河。」紀要：「（榆次）縣東北五十里有芹谷水，西流合澗水，注於洞渦水。」

沙河水——通志：「沙河水在縣西七里風谷中，經晉陽故城南隍，東流入汾。」紀要：「沙河亦在縣西，源出風谷，經晉陽故城南隍中，東流入汾。」

晉源縣水利

紀要：「太原有事，汾河其必爭之地也。今引爲十一渠，分灌縣境民田。」

汾河西八渠：通志所載：由陽曲縣看河樓西開六渠：⑴鳳中渠灌溉南屯、南堰二村田。⑵豐泉渠灌溉武家莊、董茹村、牛家營、北富村、城北村、小營村、南富村七村田。⑶苜蓿西渠灌溉姑姑寨、西寨村、木廠頭、賈家莊、東城角五村田。⑷苜蓿東渠灌溉姑姑寨、舊縣、龐家寨、東城角四村田。⑸縣東渠灌溉南富村、賈家莊、東關村、東關廂、鹽堡、鷰下村、鷰店村、五府營八村田。⑹晉陽西渠灌北瓦窰村、東城角、梁家寨、南瓦窰村、鷰歸店五村田。

由陽曲縣演武廳開西寨渠，灌溉吳家堡、北富村、南富村、西寨村四村田。

由嘉節村南開晉陽東渠，灌溉北瓦窰村、梁家寨、南瓦窰村三村田。

汾河東十七渠：由陽曲縣看河樓西開四渠：⑴興隆渠灌溉張村、范家堡、紅寺村、西范村、大吳村、小吳村六村田。⑵舊縣西渠灌溉大馬村、殷家堡、小馬村、范家堡、紅寺村、城西村、下莊村、化章堡、圪塔營、薛店村、小營屯、西攢村十二村田。⑶舊縣東渠灌溉小吳村、北畔村、南畔村、南黑窰、下莊村、下莊尾、楊莊、化章堡八村田。⑷嘉節渠灌溉大馬村、殷家堡、小馬村、嘉節村四村田。

由嘉節村開二渠：⑴任碧渠灌溉鞏家堡、東橋村、圪塔營、東攢村、薛店村、西攢村、小營屯、西賈

村八村田。(2)大村渠灌溉大村、賈家寨、宋璦村三村田。

由吳家堡東開永利渠、灌溉小店鎮、罣家堡二村田。

由舊寨村東開永盛渠，灌溉西橋村、溫家堡、東橋村三村田。

由李家莊西開二渠：(1)蒲村渠灌溉蒲村、西蒲村、南蒲村、草寨村、侯家寨五村田。(2)梁家莊渠灌溉梁家莊田。

由大村開三渠：(1)北格渠灌溉大北格、小北格、西北格、南格村四村田。(2)孫家寨渠灌溉孫家寨田。(3)流澗渠灌溉流澗村田。

由武家寨西開柳村堡渠，灌溉東柳莊、劉家堡二村田。

由賈家寨西北開通義渠，灌溉三賢村、草寨村、南蒲村三村田。

由草寨東北開陳王渠，灌溉同過村、石溝村二村田。

由柳森莊西開旣濟渠，灌溉南馬村、淸源縣長頭村二村田。

晉水渠：(1)晉祠南河灌溉晉祠鎭、王郭村、南張村、索村、棗園頭五村田。(2)晉祠南渠灌溉紙房村、赤橋村、小站營、五府營、馬圈村、花塔西鎭、南關廂、楊家北領、西關廂、古城營、羅城村、金勝村、董茹村十三村田。(3)晉水中河灌溉長巷村、西堡村、南大寺村、三家村、萬花堡、東莊村、東莊營七村田。(4)晉祠陸堡河灌溉紙房村、塔院村、北大寺村、東莊村四村田。

清源縣汾河

通志：「清源縣東五里汾河，由太原（晉源）縣吳家堡南流入縣境。河西：經魯家園、米陽、孔村；河東：經靑堆、閻社，又西南流，共袤三十五里，入交城界鄭、段村。」

水經：「（汾河）又南，洞渦水從東來注之。」

水經注：「汾水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故榆次之梗陽鄉也。魏獻子以邑大夫魏戊也。京相璠曰，梗陽晉邑也，今太原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汾水又南，卽洞渦水會者也。」

清源縣及臨近各縣汾河各支流

洞渦河——爲汾河較大的支流，通志：「洞渦水源出樂平（昔陽）縣西四十里陡泉嶺，至平定州合浮化水。東流至壽陽界，土人名冷泉河，合黑水。經榆次東十五里合流村，合大涂水，又西五里合源渦水。又西南流，……經永康鎭，先在太原縣北格等村西流，今移（徐溝）縣境良降村、遼西村、劉村、同戈村、白樹村、董家營、王答村、龍家營、黑石屯等村，流入淸源縣界。」

紀要：「洞渦在（昔陽）縣西，源出陡泉嶺，西北流，入平定州界，合浮化水。又東入壽陽縣界，一名冷泉河，以其地有冷泉。又西南流，至榆次界，合涂水。又西去五里，合洞渦水。又西經徐溝、淸源、

太原縣界，而注於汾水。」

水經：「洞過水出沾縣（昔陽）北山。」

水經注：「其水西流，與南溪水合。水出南山，西北流，注洞過水。又西北黑水出西山，……其水西南入洞過水。又西，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之於洞過。又西與原過水（郎源過水）合。近北便水源也，其水南流，注於洞過水也。」

陡泉山　在昔陽縣西四十里，北界平定廣陽村。明喬宇陡泉山：「**石磴參差路頗難，女郎祠在翠微間。攀林絕巘清秋迴，萬壑空山白晝閑。仙駕鹿騑常濯濯，靈泓泉響自潺潺。一鄉勝跡堪留詠，高視乾坤豁醉顏。**」

浮化水——通志：「浮化水在（平定）州西南八十里，源出西浮化山，合洞過水，東入壽陽縣境。」

紀要：「浮化水在（平定）州南八十里，出西浮化山，流入洞過水。」

壽水——通志：「壽水在（壽陽）縣南二里，一名受水。二源：一出頡紇山北十里山峪，一出要羅村南三里山峪。北會黑水，合流至縣城西，會龍門河及東北山峪諸水。南流十里，至冷泉，入洞過水。雖山水暴漲，壽水獨清。」

紀要：「壽水有二源，並導合流，至（壽陽）縣西南十里，合於黑水。」

黑水——通志：「黑水在（壽陽）縣西七十里，源出黑水村西山。三源合一，東流合入壽水。曲折南

流，五十里至冷泉，入洞渦水。」

水經注：「黑水出西山，三源合舍，同歸一川，東流南屈，逕受壽故城東，其水西南入洞渦水。」

龍門河——通志：「龍門河在（壽陽）縣西二十五里，二源：一出西可山谷，一出西張山谷，合流至白家莊入壽水。」

紀要：「龍門河在（壽陽）縣西三十里，亦有二源，合流而南，入於壽水。」

童子河——通志：「童子河源出（壽陽）縣北二十五里曹村，一名曹河。至縣西南二里入壽水。」

紀要：「童子河在（壽陽）縣北二十里，一名曹河，流經（壽陽）縣西南四里，合於壽水。」

源渦水——通志：「源渦水在（榆次）縣東八里源渦村，其泉湧出，隆冬不冰。泉側草木，終冬常榮。又名爲溫泉，上有龍祠。南經半里許，會洞渦入汾。」

紀要：「源渦水在（榆次）縣東八里，其泉自平地湧出，南流會洞渦水。」

水經注：「（河渦水）又西與原過水（卽原渦水）合，近北便水源也，其水南流，注于洞渦水也。」

水經：「（洞渦水）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于汾。」

水經注：「其水又西南流，逕武觀城北，盧諶征艱賦曰：『逕武館之故郛，問厥隨之遠近。』渦洞水又西南爲淳湖，謂之洞湖津，而涂水注之。……」

大涂水——通志：「大涂水發源（榆次）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八縛嶺，西北流至鮒城舖，合小涂水。又

西北流，至仁吾舖，西流經溝口舖、中莊舖、石圪塔、南閻交，至南北合流村，合源渦水。」

紀要：「涂水有二：一曰大涂水，發源（榆次）縣東南百二十里八縛嶺下，西北流，至（榆次）縣東十五里合流村，入洞渦河。一曰小涂水，源出鷹山，西流入大涂水。」

水經注：「涂水出陽邑（太谷）東北大嵰山涂谷，西南逕蘿磨亭南，與蔣谷水（即象谷水）合，水出縣東南蔣谿，水自蔣谿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杜預釋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與邯鄲、榆次、陽邑』者也。王莽之繁穰矣。蔣谿又西合涂水亂流，西北入渦洞澤也。」

小涂水——通志：「小涂水發源（榆次）東南八十里鷹山下，西流入大涂水。」

木瓜水——通志：「木瓜水源出（榆次）東南六十里木瓜嶺下，乃遼州舊平城縣（和順）界也。西流二十里，經八縛嶺下，又名八縛水，西流入洞渦。」

紀要：「木瓜水源出（榆次）縣東南六十里木瓜嶺下，西流二十里，經八縛嶺，一名八縛水，西流合洞渦水。」

牛坑水——通志：「牛坑水源（榆次）縣東南三十里牛坑村懸泉谷，西流入洞渦。」

紀要：「牛坑水出（榆次）縣東南三十里懸泉谷，亦西入洞渦，居民引渠以溉田。」

寒泉——通志：「寒泉在（榆次）縣東十里井谷村龍祠前，土泉一穴，甘冽不涸不溢，清澄見底，西

注洞渦。」

回馬河——通志：「回馬河在（太谷）縣東南二十五里，源出榆社黃花嶺，（在縣西五十里）下，西流至（回馬）谷。又西合奄谷、咸陽谷水，又西經清源、祁縣注於汾。」

紀要：「回馬水在（太谷）縣東南，志云源出榆次縣界黃花嶺，流經回馬谷，因名。又咸陽谷水亦流合焉。經清源、祁縣界，注於汾水。」

奄谷河——通志：「奄谷河在（太谷）縣東南十里谷中，有泉北流，經城東東石象鋪，又北合回馬河。」

紀要：「奄谷水出奄谷（太谷東南十里）中，東北流，合象谷水。」合象谷水應爲合回馬水。

咸陽谷水——通志：「咸陽谷水在（太谷）縣南十五里，源出咸陽谷山上。涓流出谷，合回馬谷水。」

象谷河——通志：「象谷河在（太谷）縣東北二十五里，源出榆社恤張嶺下，西經縣城（太谷），西北流，……入（徐溝）縣境李青村、楚王村、清德村、內道村、宜武村、高花村，流入清源縣界，舊在縣南十里，明季北移五里，三秋漲水時發，春夏則涸。」

紀要：「象谷水在（太谷）縣東北二十五里，源亦出榆社縣界恤張嶺下。流經象谷，名象谷水。合徐溝縣之金水河，經清源、祁縣界，注於汾水。水經注：涂水經蘿罄亭南，合於蔣谷水，即象谷水矣。」

金水河——通志：「金水河在（太谷）縣東北，源出大塔山下，至石母祠眾泉合，經榆次縣東陽鎮，徐溝縣山道村西北合象谷水，經清源縣羅白村入汾。」

清源水——通志：「清源水在縣北五里，發源西山趙簡子祠前，平地湧出，清可鑑髮。一名平泉，一名不老泉，東南入汾，清源名縣取此。」

紀要：「清源水縣西北五里，自平地湧出，一曰平泉，一名不老池。引流溉田，水溢則東南注於汾。」

東湖——通志：「東湖在縣城東南北，三面臨城，廣居邑城之半。有水門通灌稼渠以達汾。」

中隱水——紀要：「中隱水出中隱谷，（清源西北八里），並流注於汾。」

清源縣水利

東鄉汾水渠兩道：(1)永濟渠灌溉西谷、村柳灣、東西羅白四村田。(2)廣濟渠灌溉吳家堡、南北云支等村田。

西北清水渠兩道：(1)天順渠灌溉吳村田。(2)清水渠灌溉羅家莊田。

徐溝縣水利

徐溝縣爲山西一百零五縣中唯一無山的縣份。據通志所載：縣東東賈村、集義村、姚堡、小王村、縣北張花營、劉村、同戈村、趙家堡、白樹村、隆泉堡、王答村、新莊村，縣西黑石屯、南小屯，縣南桃花營、李旺村、高村等十七村，田地形高亢，不能引水灌溉。

大寨村、常家莊、北尹村、南尹村、南宜武村、南內道村、北內道村、懷遠村、寧家營、杜村等十村雖無渠道，但地勢低窪，象谷、洞渦兩河水漲，即可灌溉。

象谷河渠十一道：大常鎮西渠，大常鎮北渠，西賈村思普渠，史家社永寧渠，李清村太清渠、太平渠、楚王村德澤渠，縣南近城地淵澄渠、長澤渠，淸德村廣順渠、縣東近城地萬安渠，共灌溉農田九十五頃多。

洞渦河渠五道：(1)嘉平渠、沙河渠灌溉良隆村、靳村、遼西村、莊子營、莊子村五村田。(2)仁義渠灌溉武家莊。郜村、北小村三村田。(3)禿尾渠灌溉縣北近城田。(4)廣潤渠灌溉縣南近城田。以上五渠共灌溉農田九十六頃九十畝。

汾河復興渠一道灌溉吳家堡、郝村、龍家營三村田二十多頃。

據張永銘先生說，通志所載徐溝水利部份，因年代久遠，難免有滄海桑田之變易。如洞渦河、象谷河都有極大的差別，分述於後：

「通志所載地形高亢，不能灌溉的東賈村等十七村，記憶所及，都能享受洞渦河水利，可以利用洞渦

河水灌溉。至洞渦河五道渠灌溉區域，仍如往昔。

象谷河之情形，則今非昔比。據鄉間父老傳說，清光緒十年前後，象谷河發源地山峯突然崩倒，落於象谷河發源地的西側，遂將水源山谷堵塞，迫使象谷河改向東流，流向河北省境。西流者僅係從山石夾縫中流出，水量不及原來十分之一，象谷河遂成涓涓細流。（地圖四東陽西已不見象谷水）。出口處榆次少數村莊尙可免强灌溉，稍遠則已絕跡。故徐溝縣的十一道象谷渠，早已變爲耕田，不復存在。」

榆次縣水利

紀要：「萬春渠在（榆次）縣南三里，引洞渦水溉田，凡二百餘頃。又聶店渠在縣北十五里，引澗水溉田，凡五百餘頃。」

據通志所載：

洞渦水、大涂水三渠：

㈠萬春渠長流水灌溉：近城村、郭家堡、寇村、上營村、榮村、高村、韓村、小趙、西榮村、六堡鎮、王村、張超村、小東關、楊村、演武村、懷仁、王郝、永康鎮、張慶、大張義村、小張義村、西長壽村、弓村、胡喬村、訦巴村、西河堡、寧家營、東賈村田九百七十四頃四十一畝。

㈡永春渠長流水，灌溉東長寧村、西長寧村、東田疃一十八頃五十二畝。

㈢洪水渠山水，灌溉沙溝，南合流、北趙村田九頃三十畝。

澗水渠山水，灌溉鳴李村，楊盤村、六堡村、聶店村田三十頃五十畝有奇。

金水河渠山水，灌溉東陽鎮、王都村、要村、龐至村、車輞村田一百零三頃六十畝有奇。

牛耕溝渠（牛坑水）山水，灌溉小趙村、王香村、北要村、雙村、南要村、修文村田四十三頃五十畝有奇。

順道渠山水，灌溉南莊村田二頃五十六畝有奇。

太谷縣水利　據通志所載：

烏馬河（即回馬河）渠十九道：水秀渠四道、楊宋渠、朱家堡渠、賈家堡渠二道、新渠、郭家堡梁、懷遠渠二道、落母渠二道、少林渠、教坊渠、禿尾渠二道、七里渠。

咸陽谷水渠十一道：沙河渠二道、賀家堡渠、洸村渠、胡家莊渠二道、杜家莊渠、曹莊渠、程家莊渠、貫家堡渠、龐村渠。

嶑峪河渠十四道：小常渠五道、東蘆渠、楊董渠、西蘆渠、智濟渠、郭村渠、胡村渠四道。（根據張永銘先生所說，象谷河渠可能已不存在。）

奄谷河渠二道：石象渠、王惠莊渠。

馬鳴王峪河渠四道：桃園堡二道、侯成渠二道。

猪峪河渠二道：猪峪渠、白城渠。

四卦河渠

西卜集

以上五十四道渠灌漑五十村田。

壽陽縣水利　據通志所載：

「盛夏山水暴漲，河流上下皆赤，惟壽水獨清，開渠灌田，可爲民利。」

交城縣南境汾河

通志：「（汾河）又經陽曲、太原、清源縣鹽村（應爲閻村）界，復西流入縣東南境二十八里。河北經義望村、陽渠村、杜家莊、東汾陽；河南經鄭村、迪家寨、郭家寨、賈家寨，隸縣境二十六里，入文水縣石堠村。」

通志這一段敍述與實際情形完全不符，汾河僅從鄭村、賈家寨東南邊境流過，並不經過上述各村。

水經：「（汾河）又過大陵縣東。」

水經注：「昔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想見其人，吳廣進孟姚焉，即於此縣也。」

交城縣南境汾河各支流

文峪河　通志：「文峪河在（文水）縣北二十里，源出永寧州（離石縣）孝文山（似即渾谷水），一出交城縣西山牛崖龍口。一出文水土安都泊泊河。三水滙流，由文峪口、開柵鎮東南流，至（文水）石永都入於汾。」

紀要：「文水在縣西三十里，源出永寧州界之方山，流經狐突山下。又西南流入文水境，流至汾陽縣，入於汾水，亦謂之文谷水。」

水經：「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

水經注：「文水經大陵縣故城西向南流，有泌水注之。」

大陵故城　漢、晉交城尚未建縣，交城爲晉陽縣地。通志：「大陵在交城西南十里，前隸文水，後割上安都易之，因隸交城。」

文水縣志：「大陵城在東北二十五里武陵村大陵莊里，史記「趙肅侯遊於大陵，故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趙肅侯下車謝。」

孫慧西先生說：「武陵爲武則天家之陵園，在開柵東南五里，東不到一里爲大該莊。大陵莊東一里即

交城縣大營村，村中娘娘廟前有一牌坊，上寫『古大陵城』。」所說與通志吻合。

馬鞍山　即紀要所說的狐突山，俗稱狐爺山，在縣西北五十里，連峯似鞍，峻嶒峭拔，盤旋萬峯，爲交城鎮山。其後即水經所說的「文谷」。山上有晉大夫狐突和兩子狐毛、狐偃墓及祠。史記晉世家：「子圉（晉懷公）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鄉人尊敬其父子忠義，並縣城北關建狐神廟。每年七月十四日，由狐突山迎神至狐神廟，廟會熱鬧非常，周圍數十里居民，都來趕會。

渾谷水——通志：「渾谷水在縣西北，源出孝文山後，南流經文水縣峪口，開栅二村，入汾古浚二渠。」孝文山在交城縣西北六十里，靜樂西南八十里，婁煩鎮西南。相傳魏孝文帝巡狩至此，上有廟。

渾谷水似即文峪河源，地圖六惠家莊、馬家坪、東坡底之水。

西谷水——通志：「西谷水在縣西北，源出劉王嵎，南流至檜城合渾水。」

劉王嵎山　通志：「劉王嵎山在縣西北百八十里，高八里，盤旋二十二里，西連檜城山。……下有離石水流入永寧州，昔劉淵都離石時，嘗居此因名，有祠。又有西谷水流入交城。」西谷水似即地圖六經市莊、米家莊、寨則村之水。

步渾水——通志：「步渾水在縣西北，源出馬鞍山前步渾谷，流經瓦窰溝至城東流入汾。」下流也叫

瓦窰河，流經城西五里，平時無水。

紀要：「步渾水在縣城東，出狐突山南之步渾谷。」步渾水在城西，紀要誤爲在縣城東。

塔莎水——通志：「塔莎水在縣東北五十里，源出塔莎谷，南流經縣東南入汾。」

紀要：「城東南有塔莎水，亦出狐突山南之塔莎谷。」塔莎水經磁窰溝，故下流也叫磁窰河，流經城東五里，平時無水。

沙河——通志：「沙河在東門外，接磁窰、坡底、卦山諸河，實無河也。」平時無水，山洪爆發，水很大。

卦山　交城各山都是童山，惟獨卦山滿山翠柏，廟宇宏偉，爲交城縣名勝。清陳奕禧卦山題壁：「九會寶幡明夙果，萬株岩柏擁秋香。」

通志：「卦山在縣西北五里，遞高五里，盤踞十七里，西北連夏壇山，山八峰爻象。」清朱彛尊遊卦山題名記：「去交城縣西北五里，連峯夾磵，若畫卦之相錯，陰陽乖合，不可端倪，山以是名。……日柰暮，風雨驟作，乃留宿僧舍。曉起登峯以望，白雲蓬蓬，瀰漲柏谷，下視城郭，出沒霧中，若方艦之浮於海。午霽下山，因書來遊之歲月於壁。……」

交城縣南境水利

縣東南可利用汾河灌溉農田，僅鄭村、段村、連家寨、郭家寨、賀家寨少數村莊。文峪河流經交城縣第三區山谷中，但一出山即爲文水縣的峪口及開柵鎮。可以灌溉交城縣的村莊，僅洪相、安定、廣興少數村莊。故交城民謠：「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不澆交城澆文水。」

文水縣汾河

通志：「文水縣東五十里汾河，由交城縣界入縣東北石侯村（鎮）。南流：河西經武良村。東城村、南賢村、下曲村、寄穀莊、永樂村；河東經韓武西都、齊南都迤南，共袤十五里，南入汾陽縣尹家社界。」

又云：「明萬歷三十九年（一六一一）東遷，由縣韓武西都入境，經東南齊南都，入平遙境。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六月，自青高村至尹家社開引渠二道，東城村河自闢數丈，袤二十五里。」

紀要：「汾河縣東四十五里，自交城縣流入界。又南入祁縣及汾州府平遙縣界。」

孫慧西先生說：「縣城東北安南村文風極盛，鄭家祠堂的對聯：『一門三進士，七十二翰林。』鄭氏在京居官，告老回鄉者都在祠堂教督子弟，因鄭氏子弟必須讀書，故中進士很多。」

據郭榮先先生著「清朝山西進士」，文水有進士三十八人，點翰林者八，鄭家就有進士十二人幾佔三分之一翰林三人。鄭崐璧順治十五年進士，鄭崐瓚、崐璜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崐瑛康熙二十四年進士，一

門三進士大概就是指着崐縣三兄弟。七十二翰林可能指歷代翰林而言。

文水縣汾河各支流

泌水——通志：「泌水在縣北八里龍泉村北，由東南注文峪河。平地湧出，太平寰宇記謂之神福泉，禱雨多應。」

紀要：「泌水在縣北八里，自山下湧出，東南注文水。寰宇記謂之神福泉也。」

水經注：「（泌）水出縣西南山下，武氏穿井給養，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地，東南注文水。」

文峪河——通志：「文峪河在（汾陽）縣東北五十里，南流會隱泉水，出謁泉山，逕茲氏（汾陽）故城，西與文湖合，一名萬谷河，又名文水。地輿綜要，文水歷交城汾（文字誤）水縣，南入汾河。」

紀要：「文水在縣東十五里，自交城縣南流入縣界，經縣北二十里，由文谷口微折而東南流經此，又入汾州府界，合於汾河。」

水經：「（文水）到平陶縣（文水縣西南二十五里）東北，東入于汾。」

水經注：「文水又南逕平陶縣之故城東，西逕其城內，南流出郭。文水又南逕縣右，會隱泉口水。……又南逕茲氏縣故城（汾陽縣南十五里）東，爲文湖。……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文水又東南入于汾水也。

文峪口　文峪口在縣北二十里，兩峯相距一里，落葉較晚，所謂「谷口秋風」。峪口以上爲交城縣之第三區，出山口則爲文水縣之峪口與開柵鎭。開柵鎭東北爲交城縣之廣興，開柵鎭之西南三里多爲北徐村。據孫慧西先生說：「北徐村有武則天廟，塑像着唐裝，惜廟已傾毀。」

平陶城　通志：「西南二十五里，堯爲唐侯時都此。漢爲縣，隸太原郡。後魏改名平遙，後徙治京陵今縣，平陶乃故城也。」

隱泉——通志：「隱泉在商山麓，泉不恒流，春水獨盛。河南廟碑：『文水縣迤南五里鄉名樂村，即古西河地也，乃隱泉所經，泉流至是，而澄淸可濯，故曰淸泉。』」

商山　通志：「隱堂山在縣西南二十里，一名子夏山，子夏退老西河，嘗憇此。有石窟名隱堂洞，山陽建廟。一名商山，山壑峭立，有泉隱而不恒流，一名隱泉山。東又有馬跑泉，西數里有石門。」又：「謁泉山在（汾陽）縣北四十里文水界。陽爲卜山，陰爲陶山。山下有湯泉，一名湯泉山。山上有石室，相傳子夏居此，又名子夏山。」

紀要：「隱泉山縣西南二十五里，在平陶故城南，亦名陶山，石崖絕險，壁立險固，中有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惟西側一處，得歷級升陟。頂上平地十餘頃，有泉東流，注於山下，亦名東津渠，隱沒而不恒流，故有隱泉之名。雨澤豐注，則通入文水。」

水經注：「文水又南逕縣右，會隱泉口水，出謁泉山之頂。……其上石崖絕險，壁立天固。崖半有一

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爰有層松飾岩，列柏綺望。唯西側一處，得歷級升陟，頂上平地一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刹，泉發於兩寺之間。東流瀝石沿注山下，又東津渠隱沒而不恒，故有隱泉之名矣。」是隱堂山、謁泉山、湯泉山、隱泉山、卜山、陶山、商山子夏山乃一山而異名。

孫慧西先生說：「子夏山又名卜山，在縣城西南五里多，山有子夏廟，爲子夏西河設教之處，廟門有傅山先生所題之廟聯。爲縣中各學校旅行常到之地。」則通志所說山在縣西南二十里，紀要說在縣西南二十五里都較孫先生所說遠數倍。

甘泉水——紀要：「又有甘泉水在縣西南四十里，下流亦注於文水。」

沙河——通志：「沙河在縣東南四十里，源出祁縣南豐，流至南雲周村、胡家堡，南入於汾。」

白石河——通志：「白石河在縣東北三十里，源出清源縣白石山，西流經縣武安都西南入於汾。」紀要：「白石水源出白石谷，流合平泉水。」

文水縣水利

據通誌所載汾河因河道遷徙，渠道淤塞，汾河已不能灌溉。

沙河渠即文峪河渠：

南灣渠在縣西北二十里文峪村，引水灌溉田三頃三十畝有奇。

甘泉渠在縣北二十里開柵鎮，引水灌溉田八頃三十畝有奇。

常稔渠在縣北十五里北徐村、宋家莊，北十里中社村、樊家莊共引水灌溉田四十二頃。

以上三渠共灌溉田五十三頃有奇，輪期用水。

平遙縣汾河

通志：「平遙縣西北四十里汾河，由文水縣石永莊界入河東縣境郝莊村，西流經趙坦村五里，折西南流，經安固村三里，又折東南流，經香樂村二里，又折西南流，經羌城村八里，共三曲，長十八里，入汾陽縣界韓家橋。」

紀要：「汾水縣西五十里與汾陽接界，縣境諸水悉流入焉。」

水經：「(汾水)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之。」

平遙縣汾水各支流

中都水——通志：「中都河在縣東南三十里，圖經源出中都谷橫嶺下，西南合源祠水，逕城南，西入鄔城泊，復入汾河。洪善驛決堤取水，遂北流，循縣城東而西入於汾，故一名城東水。」

紀要：「中都水出縣東二十里中都谷橫嶺下，西流合源祠水，經城南入鄔城泊，一名城東河。」

嬰澗水——通志：「嬰澗水在縣東三十里。水經注：『謁戾之山，嬰澗之水出於其陰。』」

紀要：「嬰澗水在縣東三十里，亦流合中都水入汾。」

水經注：「許愼說文曰：『瀉水出西河中陽縣北流，南人河，卽此水也。』瀉水又會嬰侯之水，山海經稱謁戾之山，嬰侯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於汜水，右出汜山。其水殊源共合注於嬰侯之水，亂流經中都縣南，俗又謂之中都水，侯甲水注之。」

謁戾山　山海經：「謁戾之山，其上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汜水。」是謁戾之山爲沁水與嬰侯水之分水嶺，沁水南流，嬰侯水北流。郭璞注謁戾山在上黨郡涅縣，今武鄉縣。

通志：「麓台山在（祁）縣東南六十里南跨平遙縣界，迤邐接武鄉、沁源、靈石縣界，高八里，盤踞三十里，形似台，一名頂山，又名蒙山，又名竭方山。」「麓台山在（平遙）縣南四十七里，一名蒙山，又名謁戾山。山勢最雄高，過嶺越上店東北，皆曰麓台。由蘇家莊越三嶺十餘里，至田家垍最高。又上五里，卽麓中峯，東南萬山層叠，下一澗東北去，割麓台不與東南山連。山根石紫黑，頂上方石平闊。峯東石坪有龍洞，山之陰嬰溪出焉。」

滷澗水——通志：「滷澗水在縣東南二十里，源出朱坑，流經縣東，合嬰澗水入長壽河。」

紀要：「滷澗水出縣東南二十里之朱坑，流經縣東，分爲二十四池，灌溉民田。」

亭岡水——通志：「亭岡水在縣南二十八里，源出亭岡谷石岩中。圖經此水自亭岡谷北流，入中都河。」

紀要：「亭岡水在故亭岡城南，志云源出亭岡谷，流合鄔城泊。」

源祠水——通志：「源祠水在縣東十五里，平地湧出，泉清可鑑髮，北注中都，西入汾河。旱禱輒應，源上有祠故名，一名源池水，灌溉源祠村、梁村、尹回村田。

紀要：「原祠水在縣東南十五里，平地湧出，灌溉民田百頃，合中都水入於汾。」

長壽河——通志：「長壽河在縣東北三十里，出南山，經祁縣入縣境，西注汾水。一名砂河，夏秋泛漲時，沒田盧，當即胡甲水。」

又：「胡甲水源出武鄉縣胡甲山，北經龍舟谷，名龍舟水，滙諸泉，折而西流，經（祁）縣北，又西經平遙界，入於汾，名昌源河。」

水經注：「（侯甲）水發源祁縣胡甲山，有長坂謂之胡甲嶺，即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侯甲水又西北歷宜歲郊，逕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爲祁藪也，即爾雅所謂昭餘祈矣。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平遙東七里）北，侯甲之水又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平遙西北十二里）南，侯甲水又西北於嬰侯之水，逕鄔故城（介休東二十里）南，謂之鄔水也。俗亦曰盧水，又西北入鄔陂，而歸於汾流矣。」

查通志祁縣無胡甲山，而武鄉縣有護甲山，一名侯甲山，是水經注誤武鄉爲祁縣。

觀上所述，長壽河、昌源河、胡甲水、侯甲水，是一水而異名也。

伏䍡水——通志：「伏䍡水源出（祁）縣東南三十里伏䍡嶺，流經王斜村東，名王斜河，北入昌源河。」

通光水——通志：「通光水源出（祁縣）東南幘山北上莊東南溝中，流出谷口，益以太谷縣胡城谷水，北流經（祁）縣東東管諸村，名胡溪河，至西北合昌源河入汾。」

路牛河——通志、「路牛河在縣南，發源石城等山，由南而東北。」

超山河——通志：「超山河在縣東南，發源油房溝等山，由南而北。

超　山　在縣東南四十里，高三百三十六丈。元張翼祈雨記：「平遙南有超山，岡巒起伏，形勢聯絡。東西與麓腹諸山對峙，獨兹山爲最高，路轉峯廻，林壑深秀。山麓有百福禪寺，東有靈泉，立祠祀芘之。」

邢村河——通志：「邢村河在縣東南，發源鍋嶺等山，由南而北。」

官溝河——通志：「官溝河在縣西南，發源門士神等山，由南而北。」

盤石河——通志：「盤石河在縣東南，發源盤石山，由東南而西北。」

平遙縣水利

汾河所經平遙縣郝莊村、桃同（趙坦）村、安固村、香樂村、羌城村、地高河低，不能引水灌溉。

路牛河設渠，引水灌溉：河西：石渠村、薄泥村、黎基村、岳壁村田；河東：偏城村、西泉村田。

超山河設渠，引水灌溉：河西：西坡村、西源寺村田；河東：水磨村、圪塔村、東泉村、趙壁村田。

邢村河設渠，引水灌溉河東：辛村、郭休村、青村、邢村、西郭村田。

中都水設渠，引水灌溉侯郭村、道備村、東遊駕村、西遊駕村、南政村、劉家莊田。

魯澗河設渠，引水灌溉：河西：東郭村、洪堡村、閻良莊、龐莊村田；河東：細腰村、金莊村田。

官溝河設渠，引水灌溉：河西：常村、侯冀村、杜村田；河東：安社村、七同村、梁趙村田。

麓台河（即嬰澗水）設渠，引水灌溉河西府底村田；河東：羅鴻後田，由羅鴻後村北分兩股，西股灌溉閻村、五里莊、新盛村、大閻村、小閻村田；東股灌溉西襄垣村、欽賢村、郝同村、郝家堡、洪善村、東襄垣、後梁官村田。

盤石河設渠，引水灌溉白城村、栢生村、郝開村田。

源祠水灌溉源祠村、梁村、尹回村田。

祁縣水利

祁縣有渠二十道，引水灌溉五十餘村田：

(1)子洪渠灌溉子洪鎮、郜北村田。(2)洛陽渠灌溉洛陽村田。(3)梁村渠灌溉梁村、元台溝、濶塈村田。(4)龍濟渠灌溉大韓村、溫曲村、祁城村、下申村、谷村、參合村、小申村、城南村、九角村田。(5)均利渠灌溉河灣村、南社村、梁家堡、祁城村、西六支、東門外、會善村、參合村田。(6)官渠灌溉西六支、王村、會善村、豐澤城、東門外、西關廂田。⑦斜渠灌溉西六支、秦村、王村、高村田。⑧沙渠灌溉高村、劉家堡田。⑨大東渠灌溉東六支、高家堡、大賈村、小賈村、瓦星村田。⑩溫參渠灌溉大賈村、小賈村、高家堡田。(11)范公渠灌溉范公村、圐圙村、左東村田。⑫北左渠灌溉北左村、吳家堡、左東村、塔寺村、圐圙村田。(13)南左渠灌溉塔寺村、東陽羽、南左村田。(14)沙堡渠灌溉沙堡村田。(15)賈令渠灌溉賈令鎮田。(16)西陽羽渠灌溉西陽羽田。(17)西營渠灌溉東西營田。(18)豐固渠灌溉豐固村田。(19)長頭渠灌溉長頭村、小賈村田。(20)公利渠。

汾陽縣汾河

通志：「汾陽縣東二十五里汾河，由文水縣永樂村界入縣境東北尹家社，東北流，又南流。河西經狄

家社五里，閻家社、裴家會、郭家莊一十九里，東社村、李家莊一十七里，九支社十里，演武鎮二十里，辛受村、師家莊、董家莊一十三里。河東由平遙縣界羌城村入縣境韓家橋、經西河堡五里，大王村、北小堡村八里，入孝義縣界。」

汾州府誌：「汾……由文水縣東至平遙縣西北境，而南流逕故蔚州城西。又西南經縣西故來城東，又西南接介休縣東北，又西南逕故鄔城北，左得侯甲水。縣東南獄𪄀泉之水，亦北流注之。又西南經介休縣北，孝義縣東，西文水自右注之。逕介休縣西南，入雀鼠谷。

明萬歷三十九年東徙，西岸：由文水縣永樂村入汾陽境，經尹家莊、閻家社、裴家會、郭家莊、東社村、李家莊、九枝社、演武鎮、辛受村、師家莊、董家莊，流經平遙羌城之下，接入汾陽韓家橋、西河堡、大王村、北小堡。東岸：經平遙郝莊、趙垣、安固村、香樂村、羌城。

乾隆三十二年又徙而東，不入汾陽縣境，東岸：逕平遙縣任莊、杜家莊、東范落、西張賈村。西岸：逕平遙縣辛村、西范落、青落村、薛家莊、寧固阜、蘇封村、岳封村、王智村、官地村、靜化村。」（以上田榮祖先生錄自故宮博物館）

汾陽縣汾河各支流

馬跑泉——通志：「馬跑泉在縣西二十五里，源出白彪山，即水經原公水也。一名壺溪，源出西北三

十里白彪山麓，又名葫蘆谷。相傳後魏賀魯將軍駐師於山，馬跑地得泉故名。其水綠，山南注至谷口，折而東，歷城東北，東南合文湖水。雨澤豐澍，則漲流而入於汾。故邑東多沃壤焉。而園匝樹蓄，水磴山亭，雷隱雲連，則谷中爲勝。」

汾州府志：「原公水出於汾陽西北白彪山麓，俗呼壺盧谷，故是又名壺谿，語轉字訛，呼賀魯水。泉源所導，至今猶留原公池之目，俗呼馬跑泉。北魏賀魯將軍駐師於山，馬跑得泉，東經縣北，又東入文水。(田榮祖先生提供)

紀要：「原公水亦名原公澗，又名壺溪，源出白彪展麓，沿山南注，至谷口轉折而東，歷城東北數十村，溉田萬畝，東注於文湖。汾州府志云原公水俗亦呼馬跑泉，亦曰賀魯水。」

水經：「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

通志：「羊頭山在縣西北十五里，土山戴白石形似羊頭。水經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是合白彪、羊頭爲一山也。」

田榮祖先生說：「原公水又呼峪道河。趙日昌馬跑泉水碑記云：『峪道河經王化里、和美里、董正里、其村落、金莊、尉家、水泉、田家溝、李家溝、劉村、莊化、太平、董寺、古浮圖、羅城、金井等五里十二村，滙諸泉爲一渠，經古浮圖而下，由賈家莊、西馬寨、雷家堡、宜柴堡、義安村、康寧堡、安頭村、北莊村、乾河村、師家莊入汾。』」

水經注：「縣故秦置也，漢高帝更封沂陽侯嬰爲侯國。魏黃初二年置西河郡，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

水經：「(原公水)又東入於汾。」

水經注：「水注文湖，不至汾也。」

文谷河——通志：「文谷河在縣北五十里，南流會隱泉，水出謁泉山，逕茲氏故城，西與文湖合。一名萬谷河，又名文水。地輿綜要，文水歷交城文水縣，南入汾河。」

汾州府志：「文峪河導源交城西山，出谷逕文水縣南流，接汾陽縣東北，又南得隱泉水、原公水、金鎖關水。南逕縣東，得清溝水，又南得薛頡嶺水，又南接孝義東北境。又云文水出自交城西北孝文山，流經縣西，至文水東南入汾河，一名文谷水，亦名文峪河。」

田榮祖先生說：「幼時在家鄉所知，汾陽二區東鄉設有十三村文峪河水利會。春季文峪河灌溉區域爲百金堡、唐興莊、城子村、東河頭、陳家莊、大會頭、東遙莊、高家莊、孫家莊、青堆鎮、八十堡、蕭家莊、義安村十三村。入夏天旱河涸，深秋雨澇，下游義安村瀦城一帶，溢汜成災。」

禹導河——通志：「禹導河在縣北十里，馬跑泉之滙也。東流四十五里會上林舍、安家莊、張家堡諸泉入汾。一名禹門河，相傳禹導洪水至此。」

又：「禹門河在縣西三十里，由張堡泉出，至河口伏沙潛注，東流轉北，入馬跑泉滙流。」

汾州府志：「禹門河導源山谿，至張家堡，有泉曰龐窟泉。汾陽縣志云：禹門河又名禹道河、龐窟水，至張家堡村，村民灌溉。又云禹導河從馬跑泉出，會上林舍、安家堡、張家堡諸泉水，東流四十里入汾。禹門河從張家堡出，至河口伏河潛注，東流轉北，入馬跑泉水。禹門禹導之名，或合或分，無足置辯。」(田榮祖先生提供)

紀要：「禹門河在城西十里，西山諸谿之水會流於此，謂之河口。伏流潛往，東入於文湖，相傳禹導洪水至此因名。」觀此禹門河卽禹導河，或禹導河上流名稱。

張堡豐泉——通志：「張堡豐泉在縣西二十里，朱之俊滙淸園記：『張豐堡泉出禹門河中，瀑聲洪遠，衆山皆響。盤石巉岩，處處噴灑，流環中渚，竹木甚盛，景況大似江南。』郭潡六山人自輝縣來，一見欣賞曰：『此小百泉也。』」

向陽水——通志：「向陽水在縣西三十里，一名懸泉。水出金鎖關峽，流經澗河合壺溪，東南入文湖。」

紀要：「向陽水在府西三十里，一名懸泉。源出向陽峽，下流合原公水。」

文湖——通志：「文湖在縣東十里。」

汾州府志：「文湖一名西河泊，在縣東十里。文湖因文水得名，蓋起於晉及北之世。文湖所滙汾陽西

山之水，自洩於汾。宋謂西河灤，明謂瀦城灤。」（田榮祖先生提供）

紀要：「文水府東北五十里，亦自文水縣流入縣境，一名文峪河，又名萬谷河。至府東十五里謂之西河泉，亦謂之文湖。」

水經注：「水文又南逕茲氏縣故城東，爲文湖，東西一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謂之西河泉，在縣直東一十里。湖之西側，臨湖又有一城，謂之瀦城。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瀦，蓋即水以城名也。文湖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

三泉——通志：「三泉在縣南二十里，源出三泉洞，西接靈浮，東南注板谷，流行春號河，分爲三堰，二隸汾陽，一隸孝義。其水最清冽，瀕泉沍陰地，冬結層冰，歷夏不消，城市以爲凌陰焉。」

靈浮泉——「靈浮泉在縣西南四十里趙景王村，相傳景王禱水而泉應。舊有三泉，今存一孔。」

清溝水——通志：「清溝水在縣西南十里，一名董師河。源出尉陵谿谷口，流注會石家莊泉，經城南入喬東諸村。」

紀要：「府南十里有清溝水，一名董師河，城北八里之賈家莊泉，亦流合焉，東注於汾。」

麻窟水——通志：「麻窟水亦在府西十里，平地湧出，灌溉田畝，民賴其利。」

閟泉——通志：「閟泉在縣北八十里賈家莊，平地浮淵，閫閟如璧，無湍激聲。」

汾陽縣水利

汾河由平遙荛城村流入縣境，南流孝義界，共袤六十五里，兩岸地形較高，不能開渠引水灌溉。

峪道河渠：自馬跑泉，經金莊村、水泉村、峪道河村、劉村、南莊下村、北莊下村、太平村、長畛堡。董寺村、古浮圖。羅城鎮、金井村、賈家莊、陳家莊、馬寨村、雷家堡、宜柴堡、義安村、康家堡、安頭村、北莊村、乾河村、師家莊，共袤八十五里，居民開渠引水，自上至下，輪期灌溉農田，至師家莊入汾河。

廠窰水灌溉張家堡田。

向陽水灌溉向陽田。

清溝水灌溉喬東等村田。

三泉水灌溉三泉鎮附近田。

㕎泉灌溉賈家莊附近田。

豬城濼在義安里，離汾河二十五里，明冀南道張士佩開渠袤九千二百五十步，濶四丈，深五尺，兩堰均高七尺，下一丈，上六尺，渠高連堰深一丈二尺，引水溉田。

孝義縣汾河

通志：「孝義縣東十五里汾河，由汾陽縣北小堡村界入縣境南小堡村。河東經大堡村、李家莊、張家莊、胥三里，橋頭村、霍家堡胥五里。河西：經新莊村、盧家莊十里，五路莊、鄭家營九里，又由鄭家營河灣折西南流，經南窰、董桐村八里，又二里入介休縣界南嶺北溝村。」

孝義東北有孝子郭巨墓，汾河濱有商比干臺。明于謙孝義縣有感：「**茫茫煙樹繞孤城，千古猶存孝義名。郭巨墓荒春草合，比干臺古野煙生。落花飛絮迷征旆，剩木殘山惱客情。鞍馬匆匆無限意，不堪回首暮雲平。**」

孝義縣汾河各支流

孝河——通志：「孝河即勝水也，源出狐岐山麓，經縣西十五里楊家莊、陽泉曲等村，復合左水、吐京水、曹溪諸流，由縣南而東，十五里至五樓莊，入於汾。」

紀要：「勝水在縣南二里，源出狐岐山，至縣西十里，曰勝水陂，亦曰元象泊（在六壁村），以昔有里人元象者有孝行，躬耕於此而名。縣境之水滙於此陂，又東注於汾水。志云，勝水一名孝水。」

水經：「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勝水又東合陽泉水，出西山陽谿

，東逕六壁城北，又東南流，注於勝水。勝水又東逕中陽縣故城南，又東合文水。文水又東南入於汾水也。」

山海經：「狐岐之山，無草木，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汾水，其中多蒼玉。」

狐岐山　通志：「狐岐山一名薛頡山，在縣西八十里，主峯高五十丈有奇，遞高五里，盤踞三十里有奇。南連高唐山三十里，北連寧鄉縣鵲吉山五十里，中峯最高，今盤村原是也，勝水出於其下。」尚書禹貢：「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岐即指狐岐山，禹貢：「狐岐之山，勝水出焉。」

吐京水——通志：「吐京水在縣西十五里，合勝水入汾，一名西陽水。」

紀要：「吐京水出縣西南十五里土京谷，一名西陽水。」

水經注：「勝水東合陽泉水，出西山陽谿。東逕六壁城北，又東南流，注於勝水。」是陽泉水即吐京水。

左水——通志：「左水在縣西二十里，合勝水會為孝河，一名賈願水。」據此，勝水為孝河之上流，合左水後，始為孝河。

紀要：「左水在縣南二十里，一名賈願水，今涸。」

曹溪——通志：「曹溪出北屯川，過曹村、吳屯，入孝河。」

義河——通志：「義河發源狐岐之山麓，東流至縣北十五里田同村，南入汾陽境普惠、董家諸村，分

爲善利、得利、分利、豐義、紫金五渠堰，至鹽鍋頭村入於汾。一名行春川。」

紀要：「義水在縣北十五里，水亦出狐岐山，東流經此，一名行春川。流入汾陽境分爲善利、得利、分利、豐義、紫金五渠堰，溉田數百頃。縣名孝義，以此二水也。」

板谷水——通志：「板谷水在縣西北二十八里，源出合板谷，東流入元象泊。」

紀要：「板谷水在縣西北二十八里，源出合板谷，東流入元象泊。」

三泉——通志：「三泉在縣西北二十八里，泉有三，東流入板谷。」

孝義縣水利

汾河渠五道：⑴永安渠引汾河灌溉辛莊村、鹽鍋頭村、南盤頭村、小堡村田。⑵福溪渠引汾河灌溉大堡村、程家莊、李家莊田。⑶濟民渠引汾河灌溉橋頭村、張家莊田。⑷蘆橋渠引汾河灌溉蘆家莊田。⑸仁德渠汾河灌溉新莊村田。

孝河東流，經上村、元村、賈家莊、六壁頭、張家莊、大村、小村、長興村、盧家莊，引水溉田，至五樓莊入汾河。開二渠：⑴潤民渠引孝河灌溉城東大村、小村、長興村、長黃村、馬莊屯、靑義村、仁智村、南辛安村、盧家莊、東盤糧村田。⑵興隆渠引孝水灌溉城東橋子上、長黃村、馬莊屯、靑義村、仁智村、蘇家營田。

義河東流，經大號城村、中辛安村、司馬鎮、閻家莊、引水溉田，至新莊村入汾河。開義河渠，引義河灌溉中辛安村、司馬鎮、閻家莊、南辛安村、東莊村、仁智村、青義村、新莊村田。

南曹河開普濟民渠，引曹河灌溉曹村、梧桐村、長魏村、西盤糧村田，流入孝河。

孝河流經縣西南隅，穿渠築堰，引水由柳巷而東，溉田三十頃有奇。

介休縣汾河

通志：「介休縣北七里汾河，由孝義縣胡家嘴界入縣境東北南嶺北溝村，西南流。河南：經大宋曲村，小宋曲村、羅王莊；河北：經大安里至橋頭村，過虹霽橋，又至義棠舖，共袤四十里三百一十四步，入靈石界崔家口。」

介休縣志：「順治十一年汾河徙，由東北孝義胡家嘴起，至西南靈石崔家溝止，隸縣境四十里三百一十四步。乾隆三十二年河又徙，先由平遙官地村入縣境，後由平遙盧村入縣境。三十六年又徙，由平遙王樂入縣境北鹽場，逕北辛武、東大期、西大期、席村、那村、洪相村、橋頭村、霍家堡、羅王莊、小宋曲，至義棠入靈石。」

水經：「（汾水）又東南過冠爵津。」

水經注：「汾津名也，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

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險也。」

王耘三先生說：「汾河流入介休境後，經北辛武、東段堂、西段堂、羅王莊、西劉屯至義棠鎮，再過虹霽橋（亦名宏濟橋），汾東岸至靈石之崔家莊（北距虹霽橋十里），南入靈石界。義棠鎮位居雀鼠谷北口，過去爲軍事重鎮。」

明程可中介休道中：「**征旅聊因當勝游，庶饒那復數中州。雪融隙地培桑棗，日出通衢噎馬牛。望望綿山偃面出，時時汾水避人流。太行春色黃水外，猶自嚴寒滿敝裘。**」

介休縣汾河各支流

鄔城泊——通志：鄔城泊在縣東北三十二里北辛武村。」紀要：「鄔城泊縣東北二十里，與平遙縣接界，流合中都水注於汾。或謂之鄗澤，隋仁壽初，漢王諒以趙子開敗於高壁大懼，自將降衆萬餘，拒楊素於鄗澤，既而退守清源。」

水經注：「汾水於縣（大陵）左迤爲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其陂東西四里，南北一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並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洟之澤，俗謂之鄔城。」

路史：「昭餘祁在介休，迤延祁縣。呂氏所云大陸，一名漚澤，俗曰鄔城泊者是也。鄔城泊一名嵩澤，隋漢王諒拒楊素於此。」

綿水——通志：「綿水源出綿山，西入汾。一名石桐水，土人名石洞水，平地湧出。」

水經注：「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卽綿水也。水出界休縣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卽介子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晉文公之賞而隱於綿上之山也。晉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綿爲介子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因名斯山爲介山。石桐水又西流，注於汾水。汾水又西南逕界休縣故城西。」

綿山　通志：「綿山在介休縣南四十里，遞高四十里。隸縣境二十五里，形勢綿亙，林木叢鬱。介子推隱此，一名介山。山半有抱腹岩，蟠踞百餘里，東抵沁源，北接介休，南跨靈石，一名橫嶺。」

縣志：「綿山在縣南四十里，遞高四十里，隸縣境二十五里，東接沁源，南跨靈石，形勢綿亙故名。後介子推隱此，亦名介山。」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

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以旌善人。』」

宋張商英遊綿山：「夕陽返照影流東，點點寒鴉過遠峯。滿叟罷竿收釣餌，牧童吹笛弄西風。日光隱隱沉滄海，山色靑靑聳碧空。萬壑千崖增秀麗，往來人在圖畫中。」

明謝榛綿山懷古：「綿山憶介子，歿後幾千春。獨有英明主，終憐患難臣。斷霞餘古燒，悲烏自荒榛。歲歲逢寒食，其如惆悵人。」

田承恩先生說：「介休原名界休縣，魏定陽郡治，後爲紀念介子推而改今名。綿山神林介公廟有柏樹一株。名子母柏。其主幹有兩層。外幹環抱內幹。淸晰可辨。相傳子推爲避晉文公負母遁此。卒相擁被林火焚死於此。

鐵瓦寺爲綿山十景之一，李姑娘廟卽在附近，因唐大宗之姑出家於此而名，太宗曾臨此探視。山麓有回鑾寺（在蝴蝶村）卽因太宗曾息駕於此而名。

白雲洞亦爲綿山十景之一，位於東側陡壁間，高約五十餘丈，無徑可及，惟爬行攀登，亦可達洞口脚下二、三丈處。洞口高約五尺，寬約兩尺許，白雲自洞口徐吐出，卽晴天亦不歛。」

三道河——通志：「三道河在縣東北五里，發源宋姑村後。平地湧泉，流分三派，名三道河，經下站村北入河。」

紀要：「三道河在縣東北六里，平地出泉，分流爲三道，下流入汾。」

龍泉——通志：「龍泉在縣東南二十里，北流入於汾，平地湧出，相傳有龍見此。」

紀要：「龍泉在縣西南二十里，平地湧出，北流入汾。」

洪山水——通志：「洪山水在縣東南三十里洪山，山半有泉數竇，四季不竭，卽文潞公三渠之源也。東北流入於汾，土人謂卽石桐水。按石桐當出綿山。」

紀要：「洪山水縣東二十里，一名石洞水，源出洪山，或謂之勝水。四泉並發，四時不竭。西北流注於汾。」

懸泉——通志：「懸泉在縣東南四十里東洪谷南山之上，岩巔有泉一脈倒流岩中，似瀑布。」東洪谷四面如圍，幽深無際，岩北有介子推妹祠，岩下有黑龍池。

灰柳二泉——通志：「灰柳二泉在縣東二十里石洞村（今名石屯），西北入汾。地有白柳。」

蜂房泉——通志：「蜂房泉在縣南五十里綿山抱腹岩下，懸泉苔蘚上，似盤倒垂者十餘，小竅百餘似蜂房，泉由中滴，貫珠不絕。

抱腹岩　通志：「抱腹岩在縣東南四十里綿山之奧，崖似抱腹，羣峯擁翠，澗水流鳴。石梯陡峻，松柏森蔚，綿山勝境也。一名靈官仙窟，路險崖峻。相傳僧自並州來，二兎二鹿前導，僧隨之渡，遂化於此，唐太宗封空王古佛，因建雲峰寺於渡，置二橋，一曰鹿橋，一曰兎橋。岩石有鐵索嶺，嶺上有五龍纏，對峙有說法臺。由岩而前，有朝陽洞、一斗泉、小須彌、白雲澗。中岩有蜂房泉，巔有竹林寺、鐵瓦寺、

銀空窟、摩斯嶺。銀空、摩斯背空王佛弟子也。」

悶津泉——通志：「悶澤泉在縣東三十五里，一名連山水。」

葫蘆泉——縣志：「源出馬女村，在縣東北五里。」

小橋泊——通志：「小橋泊在縣東北二十八里，西入汾河。」紀要：「小橋泊在縣東二十八里（縣志亦云二十八里），西入汾。」

鸑鷟泉——通志：「鸑鷟泉在縣東南三十五里狐岐山下，北入於汾。」

王耘三先生說：「鸑鷟泉俗名源神池，在介休縣城東南之洪山村。距城三十五里，北低漸次南高，水從山腰石罅間出，水量極大，就水源築池，加以管制。此水居高傾下，川流甚急，村人加工，以爲小瀑布，可供水磨百餘盤。水磨可以磨麵粉，亦有磨木粉以製供神用之各種名香。再次則流入平地，足可灌漑曹龐、張良、三佳、義安、東西宋、溫村等村麥田三百餘頃，其利甚溥。」

狐村河——通志：「狐村河發源南山。」

石河——縣志：「在縣東南五里，通鸑鷟泉西河，瀦達泮池。」

介林縣水利

洪山水渠分東中西三股：

東河渠灌武屯、里屯、北張、南王里、北王里、仁安、董村、霍村、孟村、南辛武、沙堡等村田。

中河渠灌溉石屯、洪善、宋安、西段屯、西湛泉、下磨頭、三佳（通志誤爲焦）七村田。

西河渠灌溉褚屯、曹麻、溫村、宋底、崇賢、下莊六村田。

狐村河渠灌溉張良、兩水、義安三村田。

悶津泉渠灌溉東陽屯、西陽屯、東窟則頭、西窟則頭、東胡龍、西胡龍、上里、下里、後柳溝、鹻場十村田。

利民渠引綿上水灌溉興化村田，西經靈石縣旌介村入汾。

宋文彥博開東渠、中渠、西渠，引勝水灌溉北張、韓板諸村田九十餘頃。

汾河流經霍家堡、韓屯村、羅王莊、大宋曲、小宋曲、東西堡、孫暢村、劉屯村、師屯村、義棠鎮，民田雖濱汾河，而地形高亢，河身卑凹，居民多掘井澆溉，未開渠道。

靈石縣汾河

通志：「靈石縣城西汾河，由介休縣義棠鎮界入縣北五十五里桑平峪南流。河東：經冷泉鎮、兩渡鎮、小水鎮，至縣城北，環繞縣西，折而東，抵翠峯山下，復折而南。經『富家灘』（通志漏列，張鑑秋先生增補）、南關鎮、河東地。

河西：經曹村、文殊原、東街、北里、夏門鎮，折而西南，經魯班經、志家莊、石曲渡、五里灘，至縣南五十里王莊村入霍州境。」

又：「汾河由介休東南流，經縣境冷泉、兩渡等地，直逼縣城北，合小水河，環繞縣西，復轉而東，抵翠峰山下，折而西南。經魯班經合郭家溝水，至南關鎮，合仁義河，南入霍州界。」

水經：「（汾河）又南流入河東界。」

靈石縣汾河各支流

仁義河——通志：「仁義河在縣東南七十里，源出沁源縣，流經尖陽、石膏諸山南，歷西村、道遷村、仁義鎮。會石門溝、柳溝、羅兒溝、青石溝諸河，至南關鎮入汾。」

紀要：「仁義河在縣南四十里，源出沁源縣境，經尖陽山，民引渠以灌田。至仁義驛西南二十里而入於汾。」

石門溝河——通志：「石門溝河在仁義驛北入仁義河入汾。」

柳溝河——通志：「柳溝河在仁義驛東，入仁義河入汾。」

青石溝河——通志：「青石溝河在道遷村，入仁義河入汾。」

小水河——通志：「小水河在縣東北五十里，源出綿山輿地峪、白石谷，又合柏溝峪河、曲美峪河，

流經集廣、靜昇、尹方等村，至縣北水頭鎮入汾。」

紀要：「谷水在縣東北四十里，出綿山白石谷，居民引以溉田，流經城北入於汾，一名小水河。」

水峪溝河——通志：「水峪溝河在縣東北十里，入小水河。」

曲美峪河——通志：「曲美峪河源出綿山箭蓋峪諸溝水，流入梧桐等村，與小水河同入汾。」

柏溝峪河——通志：「柏溝峪河在神林（張鑑秋先生說卽介子推廟之松林）源，綿山欒室諸澗水。流經張岫等村，與小水河同入汾。」

興地峪河——通志：「興地峪河在栢溝村北，源出介休五龍灣、靈石北塔溝諸澗水，流經旌介等村，合小水河入汾。」

石村溝河——通志：「石村溝水在縣南五里，會東山水入汾。」

薪水峪河——通志：「新水峪河在縣西南六十里，源出隰州回馬、印馬峪，又會孝義柏枝峪諸水，流經雙白等村，至秦王嶺南入汾。」

懷來峪河——通志：「懷來峪河在縣西十里入汾河。」

石門峪河——通志：「石門峪河在縣西四十里，源出孝義舒江諸山峪，會流經金莊，文學諸里，至夏門鎮入汾。卽西河也。」

郭家溝河——通志：「郭家溝河在韓侯嶺常家山中，會流經魯班灣入汾。」

魯班經　通志：「魯班經在縣西南四十里汾河北。上有寺，傳為魯班所修，後有石穴，最深杳，大風四時不息，蓋風洞也。」

景家溝河——通志：「景家溝河在索州鎮汾河西，通孝義郭家堡等村諸溝水入汾。」

賀家溝河——通志：「賀家溝河在曹村北，通文學里諸溝水入汾。」

桑平峪河——通志：「桑平峪河在冷泉河西十里入汾。」

冷泉——通志：「冷泉在縣北四十里，味寒冽，下通汾河，水之盈涸，視汾河為消長。」

唐李商隱寒食行次冷泉驛：「歸途仍近節，旅舍倍思家。獨夜三更月，空庭一樹花。介山當驛秀，汾水繞關斜。自怯春寒苦，那堪禁火賒。」

清王士禎冷泉關道中：「南經雀鼠谷，崎嶇殊未休。路隨千嶂轉，峽束一川流。灘急長疑雨，蟬嘶畏及秋。雲峯將落日，立馬迴含愁。」

靈石縣永利

汾河渠　北鄉水地：(1)索州鎮古渠灌溉田二百六十五畝。(2)水頭鎮新渠灌溉田一百二十畝。

西北鄉水地：(1)張家莊新開渠灌溉田二百八十畝。(2)梁家圪塔村新開渠灌溉田三百二十畝。(3)夏門村古渠灌溉田二百八十畝。(4)道美村古渠灌溉田二百四十六畝。(5)石櫃村古渠灌溉田二百六十三畝。(6)南關

村新開渠灌溉田三百五十畝。

泉水渠　東南鄉水地：⑴逍遙村古渠灌溉田二百五十畝。⑵王家溝村古渠灌溉田二百五十畝。⑶仁義鎭古渠灌溉田二百七十畝。⑷莊立村古渠灌溉田二百九十四畝。⑸河南村古渠灌溉田一百七十畝。⑹栢檜村古渠灌溉田二百五十畝有奇。⑺塔口村古渠灌溉田二百九十畝。⑻西村古渠灌溉田三百零六畝。

東北鄉水地：⑴栢溝村古渠灌溉田五百一十四畝。⑵集廣古渠灌溝田三百二十畝。⑶靜昇村古渠灌溉田五百一十五畝。⑷蘇期村古渠灌溉田四百二十畝。⑸王中村古渠灌溉田二百一十畝。

據張鑑秋先生說：「靈石縣沿汾河有十九村，以汾河水爲主要飲水來源。在清末民初，每當春夏之交，上游介休縣攔水灌溉田畝時，下游靈石縣沿河十九村卽缺乏飲水，常爲此爭訟省垣。在滿清末年，有一度曾爲此幾至激起民變。幸上游及時放水，事始平息。近來各地修建蓄水池，以解決飲水問題。惟蓄水池水易污染，不如流水味甘且美。」

靈石縣文風很盛，有清一代，山西有翰林二百零九人，靈石一縣卽有十人，幾佔全省二十分之一。而十人中何姓一族又佔九人，此九人中何思鈞一系在一百年間，祖孫四代就有翰林七人，眞可稱爲翰林之家了。

何思鈞一門四代九進士，七人點翰林。

- 乾隆四十年 何思鈞翰林
  - 乾隆五十二年 何元烺翰林（原名道沖）
    - 嘉慶十六年 何炳彝翰林
      - 道光三十年 何福咸翰林
      - 光緒三年 何福堃翰林
  - 何道生進士 與兄同科
    - 嘉慶二十四年 何輝綬翰林
      - 光緒六年 何乃瑩翰林
    - 道光二年 何熙績進士

霍縣汾河

通志：「霍州城西汾河，由靈石縣王莊村界入州境藍腰溝迤南曲流。河東：經十字（地圖爲茨）村五里，退沙村十里，至州西門外十里。又經南門外小水頭（亦稱聖佛村）十里，郭莊村十里，辛置鎭六里。河西：經許村、對什字村，又經寺莊村、對小水頭，又南經陳村四里，又南經汾西縣揚瓦莊，對郭家村。由辛置鎭南二里入趙城縣界。」

據宗榮祿先生說：「霍縣在汾河以西，祇有許村、白龍村、寺庄、陳村四個村莊。」

水經：「（汾河）又南過永安（霍縣）縣西。」

水經注：「故彘縣也，周厲王流於彘，即此城也。王莽更名黃城，漢順帝陽嘉三年改曰永安縣，霍伯之都也。歷唐城東，瓚注漢書云，堯所都也，去彘十里。」

明韓邦奇再過霍州：「此地吾嘗治，風塵幾度遊。道隨汾水折，雲擁霍山浮。昔往黃梅雨，今來白雁秋。萍踏倦行役，意獨愛滄州。」

霍縣汾河各支流

彘水——通志：「彘水源出州南石鼻谷，西流，合州東八里大張村古魚池，東十里邱家崖下章邱泉諸水。經縣城西南，入汾。」石鼻峪在縣東五里，彘水也叫石鼻渠。

紀要：「彘水州南一里，源出霍山，西南流，經城南入汾。」

水經注：「汾水又東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彘水又西流，逕觀阜北。彘水又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流注於汾水。」

據楊仲哲先生說：「霍縣境內，除汾河臨城西外，另有二河，在城北者名北河，在城南者名南河，或曰南澗河，即彘水也。三河均靠近城墻，汾河漲水，水可到西門。北河漲水，水可到北門。南河漲水，雖

不能到南門，但距城僅一里之遙。

南河較北河大，水經年常流不斷。源出城東五六十里，霍縣與安澤、沁源分界之霍山，或稱太岳山。石鼻峪水爲其主流，另有楊家莊後山峪水爲其支流。二水在距城三十里杜蘇溝、南堡兩村西會合。河北有石鼻、北侯、窰底、范村、源頭、靳壁、大張、趙家莊等村。河南有柏樂、李曹、楊棗村、下樂平、賈村、紅崖堡等村。河川兩岸土地肥美，灌溉便利，爲霍縣產糧之區，號稱「米糧川」。霍縣幾家富戶地主，土地均集中於此。每年可收成兩次，夏收小麥，秋收玉蜀黍、高粱、穀子等雜糧，灌溉面積約在萬畝以上。

北河主流發源馬跑泉及其以上山谷，亦分兩支流：大河經主樂、上三教、下三教、庫拔、北張、賈孟、大張、趙家庄等村，每村各距約四五里。小河經安樂、高王庄等村。到庫拔與大河相會。北河在乾旱時，河水甚小，甚至中斷。雨季時，亦係河水常流，灌溉稱便。馬跑泉水相沿由主樂、上三教、下三教、庫拔、北張、賈孟六村輪流使用，主樂、上三教、下三教各三天，庫拔四天，北張、賈孟各五天。乾旱季節，庫拔以下各村，流水均滲入河床，未能使用，經常賣給上游主樂、上下三教諸村灌溉。北河兩岸能灌溉土地，約三四千畝。沿河各村，均築有水渠，每到雨季，利用山洪，可以多次灌溉。因此，北河兩岸土地，亦爲產糧之區。」

霍山　一名太岳，也叫霍太山，在霍縣東南三十里，趙城東北三十里。通志：「遥高三十里，主峰百

丈有奇（海拔二二八一公尺），盤踞一百十七里。南接趙城，北跨靈石，東抵沁源，古爲冀州之鎭，今封霍嶽，中鎭祠在山麓。」

尙書禹貢：「既修太原，至於岳陽。」又：「壺口、雷首，至於太岳。」

水經注：「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烏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

清王士禎霍太山：「**岳色清秋裏，岧嶤俯素汾。幾時攜蠟屐，絕頂息勞筋。姑射連冰雪，中條接白雲。竹書何日事？霸業久三分。**」

馬跑泉——通志：「馬跑泉在州東北四十里，唐太宗馬蹄跑得泉，時杜十萬以餉師功，賜此泉。」

邢家泉——通志：「邢家泉在州東北三里。」

龍池溝——通志：「龍池溝在州東北三里。」

師家泉——通志：「師家泉在州東北三十里。」

章邱泉——通志：「章邱泉在州東十里邱家崖。」

方池——通志：「方池在州南十五里郭莊村興國寺下，廣盈一畝，淵邃瑩冽，引渠溉田入汾。」

圓泉——通志：「圓泉在州東南十五里陰地村。」

羅頭泉——通志：「羅頭泉在州東北三十五里馮村東溝。」

紀要：「州東八里有古魚池，州東有張印泉，州南十五里有方池，州南十五里有圓泉水，東北三十五

里有羅頭泉，俱引流溉田，下注於汾。

轟轟澗——通志：「轟轟澗源出汾西縣西四十五里，流經城西南入汾。水聲如雷。」

霍縣水利

汾河渠　(1)什字村總渠一道，小渠三道，灌溉田二百八十畝。(2)許村總渠一道，小渠三道，灌溉田四百七十八畝。(3)退沙村總渠一道，小渠五道，灌溉田四百八十五畝。(4)白龍村總渠一道，小渠八道，灌溉田六百九十三畝有奇。(5)寺莊村西總渠一道，小渠二道，灌溉田七百三十畝；東灘總渠一道，小渠二道，灌溉田三百四十七畝。(6)聖佛村州南辛置都總渠一道，小渠三道，灌溉田一百三十一畝有奇；西灘總渠一道，小渠二道，灌溉田一百二十三畝有奇。(7)陳村總渠一道，小渠三道灌溉田八百三十五畝有奇。(8)郭莊村辛置都總渠一道，小渠一道，灌溉田一百八十三畝。(9)辛置鎮總渠一道，小渠一道，灌溉田四十畝有奇。以上總渠十一道，小渠三十三道，共灌溉田四千三百二十一畝有奇。

泉水渠　(1)石鼻谷水引流溉田。(2)古魚池在東八里大張村引渠溉田。(3)方池在南十五里郭家莊引渠溉田，(4)龍池在東北三里泉流溉田。(5)霍泉分南霍北霍二渠灌溉霍縣、趙城、洪洞三縣田。(6)章邱泉在東十里邱家崖下散流入畦以溉田。(7)普濟泉在南十里引水溉田。(8)圓泉在南十五里陰地村引渠溉田。(9)邢家泉在東北三里引流溉田。(10)羅頭泉在東北三十五里馮村南流溉田入汾。(11)馬跑泉溉杜莊田。(12)淺成渠在東南

三十里西流溉田。

汾西縣汾河

通志：「汾西縣東五十里汾河，由靈石縣五里灘入南關鎮。鎮東隸靈石，鎮西隸汾西，至王莊村十五里，入霍州石子界，又十五里出霍州陳村界，入縣東五十里楊家莊界南流，河東乃霍州地也。又十五里至師家莊界，入趙城縣石明村，河東乃趙城地也。」

汾西縣汾河各支流

水澇澗——通志：「小澇澗在縣東北五里，古名白龍泉，下為池，一名銀澗，東流於霍會入汾。」紀要：「小澇澗在縣東北五里，其源曰白龍泉。」

轟轟澗——通志：「轟轟澗在縣東十五里，澗東南有淵，逸眞人祠下有潭，深不可測，祠後有石洞，澗中有穴，望前噓而入聲，其聲如雷。澗合邑西北之水滙於東南而注諸汾。」紀要：「縣東十五里有轟轟澗，澗東南有潭，深不可測，澗中又有穴，龍噓氣出入，其聲如雷因名。並東流注於汾水。」

泊池——通志：「泊池在東門內，元天歷初濬。」

紀要：「泊池在城東南隅，元天歷初開盤，其水冬夏不涸，亦流入於汾。」

汾西縣水利

汾河渠　(1)南關鎭渠係靈石、汾西兩縣彙合水源，由靈石下灘渠起，至道美河頭止。(2)王莊村渠係汾西、靈石、霍縣彙合水源，由川牛坪起至石灰窰止。(3)楊家莊渠西南四十里頭化里，水源由泉窊裏起至三教村風子口止。(4)小河村渠南六十里水澗，水源由三教村風子口起，至村東止。(5)乾河村渠在南，水源由小河村東起至石坂底止。(6)師家莊渠南六十里水澗里，水源由石坡底起至村南小店止。

趙城縣汾河

通志：「趙城縣西汾河，由霍州辛置鎭界入縣境西北二十五里石明村，南流。河西：經石明里、張端村、安定里、南步里、馬木村：河東：經仇池村、跑地橋南、慮南里、北大澗口，又經縣城西廣勝里，又南至玉村界，共袤四十五里，入洪洞縣苗村。」

水經注：「汾水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霍水入焉。」

趙城縣汾河各支流

霍泉——通志：「霍泉在趙城縣東南四十里，洪洞縣東北三十里，發源霍山南麓廣勝寺下，泉源似臂又似刀，泉涌成池，池流成河。唐貞元間導兩渠，一名北霍，一名南霍。宋慶歷時立分水碑。」

紀要：「霍渠在縣東南四十里，卽霍太山之水也，唐貞元中，引流分二渠，名曰北霍、南霍。其北渠分三道，專溉趙城境內之田。南渠分五道，兼溉洪洞境內之田。凡九百餘頃，下流注於汾水。」

水經注：「霍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十七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父城南，西流注於汾水」

據縣志說，霍泉發源沁縣，流到安澤滲入地下，伏流八十里，才從霍山脚下廣勝寺下院旁許多山洞中流出，碧青見底，泉水巨大。自唐貞觀以來，於泉源一百多步開南北二渠。直流而西的名北霍，渠口寬一丈五尺，得水七分，灌溉趙城二十四村田。折流而南的名南霍，渠口寬六尺九寸，得水三分，灌溉趙城道覺等四村田，南流灌溉洪洞九村田。元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八月初六日大地震，房屋寺廟都震倒，霍泉渠也陷壞，於是重挖，到十一月才挖通。大德九年（一三〇五）建廟。

廣勝寺　爲霍山最佳勝之地，分上下兩寺，下寺在霍山脚下，旁有龍王廟，上寺在霍山上。

唐太宗廣勝寺：「**鶴立蛇形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龍盤梵質層峯峭，鳳展翎儀已卷收。正覺印同眞聖道，邪魔交開絕蹤由。儒門弟子應難識，穿耳胡僧笑點頭。**」

元麻秉彝廣勝寺：「**盤雲梯石上崇岡，殿角崢嶸古道場。寺紀汾陽親奏額，塔傳阿育久騰光。簷前山聳千螺秀，檻外溪分二帶長。種種塵緣都洗盡，祗因身在白雲鄉。**」

南小澗——通志：「南小澗在縣南五里，出霍山谷中故屯南，西入汾，有龍王廟，禱輒應，名小澗龍王廟。」

南大澗——通志：「南大澗在縣南二十里上紀落鎮，出霍山青條谷中，袤四十里，西入汾河，上有石梁。」

北大澗——通志：「北大澗在縣北一里，出霍山觀音溝，袤三十里，西入汾。」

北小澗——通志：「北小澗在縣北二十四益昌舖，出霍山谷中（觀音溝），袤十里，經跑地橋西入汾。」

舞羊澗——通志：「舞羊澗在縣北十里石明里南山上，小泉雨集輒成河，東入汾。」

趙城縣水利

霍泉渠　(1)北霍渠水出霍山南麓，灌溉東南四十里柴村等二十四村田三百八十五頃多，至城北高崖村止。

(2)南霍渠水同出霍山，灌溉東南四十里道覺寺四村田，至洪洞縣止。

(3)清水渠係北霍渠滲漏之水，灌溉東南十五里李宕等七村田，至大李宕村止。

汾河渠　(1)上廣濟渠引城西汾河水，由嵇村田灌溉至城西五里李村止。

(2)下廣濟渠引城西汾河，由秭村灌溉城西二十里好義村、城西十里安定里，至城西十里登臨里止。

(3)通利渠導汾水爲渠，灌溉趙城、洪洞、臨汾三縣田。

洪洞縣汾河

通志：「洪洞縣城西二里汾河，由趙城縣玉村界入縣北一十一里河東苗村，迤南環流，經官莊村、惠遠橋、賈村，又南經縣城西門外，又經院頭村、火星營、左壁村、楊曲鎮、羊獬村，至天井村界，共袤四十里，入臨汾縣高舖。河西由趙城馬木村界入縣北一十五里，經辛村、李家莊、南段村，至杜戍村界，共袤三十里，入臨汾縣界洪堡屯。」

又：「汾河在城西拱汾門外二里，由靈石迤南山峽，屈曲至趙城石子村，南流入縣界五十有五里，又南入臨汾界。」

通志既說汾河東共袤四十里，汾河西共袤三十里，又說入縣境五十有五里，前後矛盾。查唐武德元年析洪洞河西地並臨汾地置西河縣，貞觀十七年省入臨汾，因此，原來洪洞河西的一塊地也併入臨汾。洪洞縣志係民國六年所修，比較進步。從地圖上可以看出，洪洞縣汾河西要比汾河東窄狹的多。又縣城至北境，河東也比河西長，通志既說河西入縣北十五里，則河東入縣北縣北就不祇十一里了。

水經：「（汾河）又南過楊縣東。」

水經注：「汾水經楊縣城西，不於東矣。魏土地記曰：『平陽郡治楊縣，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

楊縣古城　洪洞魏爲楊縣，隋義寧元年縣治移至洪洞，始名洪洞，晉屬平陽郡。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叔向曰：「虞、虢、焦、滑、楊、韓、魏皆姬姓也。」杜預注云：「八國皆晉所滅，楊屬平陽郡。」楊爲晉所滅後，分其地於羊舌肸。晉地道記曰：「楊故楊侯國，晉滅之以賜大夫羊舌肸。」羊舌肸字叔向，博識多聞，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義也，亦云直矣。」羊舌之地後又分，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曰：「晉韓宣子死，魏獻子爲政，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此三縣相當於今沁縣、臨汾、洪洞一帶。

近年天陸發掘楊縣古城遺址，在縣東二十里澗河以南，范村、安樂村、張村、敬村之間。東西長一千三百公尺，南北寬五百八十公尺。

通志：「楊侯城在東南十五里范村，又名危城村。地道記：『楊城距縣五十里，晉叔向邑，漢爲縣。』」

皋陶祠　縣南十五里士師村有皋陶祠，相傳爲皋陶故里。明薛瑄皋陶祠：「**庭堅古廟拱堯都，環繞山川入畫圖。傑構半空懸翠榜。周圍四野帶青蕪。人無梗化彰虞德，書有遺編繼禹謨。傳道賡歌俱偉績，可無宗祀耀寰區？**」

劉淵墓　縣東八里秦壁村西南有劉淵墓，塚高三丈有奇，周圍一百四十步。元王梢歐北漢主劉淵墓：「**晉嶽山南好墓田，英雄久向此中眠。江東多少新亭客，遺恨青衣幾百年。**」

大槐樹　縣志：「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按文獻通考明洪武、永樂間，屢移山西民於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樹下爲集會之所。傳聞廣濟寺設局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因歷年久遠，槐樹無存，寺亦毀於兵燹。民國二年邑人景大啓等募資豎碑，以誌遺蹟。」山西文獻第八期郭榮先生「山西洪洞縣大槐樹考」，可供參考。

洪洞縣汾河各支流

澗河——通志：「澗河在縣南安流門外，發源於岳陽（安澤）縣有二，一出縣北安吉嶺（東北五十里），一出縣西北金堆里千佛溝，西南至故岳陽村合流，西入縣郭盆村境，經蘇堡、蜀村、董寺、李堡諸村，至城西南角，四曲三灣，轉而北至城西合汾水。隸縣境凡三十里。」

水經注：「澗水東出穀遠縣（沁源縣）西山，西南逕楊縣霍山南，又西楊縣故城北，晉大夫僚安之邑也。應邵曰：『故楊侯國，王莽更名有年亭也。』其水西流，入於汾水。」

赤壁水——通志：「赤壁水在（安澤）縣北六十里，發源霍山赤馬交，西南流二十里，至縣漏崖潛入地中，過南三十里復出，合澗水。」

北澗河——洪洞縣志：「北澗河發源趙城縣三教村，東流入縣西境，逕左家溝、窰頭、萬安、澗西、韓家莊、曹家莊，西梁村、東梁村、麻溝、公孫堡等村，東流入汾。」

南澗河——縣志：「南澗河發源世尊峪，東流經臨汾西梁二莊，入縣西境，逕鄭家寨、馬家莊、崔堡、李家莊、龍馬、張村、白石等村，東流入汾。」

沙河——縣志：「沙河在縣北五里官莊村，自趙城縣侯家菴、謝窪，南流至邑之曹生灣、曹生、馬頭、石橋堡、封里、周壁，折而西，逕馮堡、灣裏、至官莊村，由惠遠橋下流入汾。」

南澗水——縣志：「南澗水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源出安澤縣南郭店村，西流逕邑之上寨、沙掌、卦地、紫岸、吉恆、高村、曲亭、侯村、內坦、華林、富地、至羊獬村西入汾。」

以上四河通志缺，新修之縣志所增加。

華池泉——通志：「華池泉在縣東十里李堡村南，一名甘露泉，一名五龍池。泉水湛碧，視之深黑。土人傳內藏蒼龍。西流入清泉渠。」

普濟泉——通志：「普濟泉在縣西二十里萬安鎮西北百步，水混出。」

普潤泉——通志：「普潤泉在縣西二十里萬安鎮西百步，水混出。」

深泉——通志：「深泉在縣南三十里侯泉村東。」

寶泉——通志：「寶泉在縣南三十里侯泉村南。」

雙泉——通志：「雙泉在縣南二十里寶師村北。」

無底泉——通志：「無底泉在縣東北十八里坊堆村，陰晦則濁，晴霽則清。」

紀要：「華池泉在縣東十里，縣西二十里有普濟泉，又南有普潤泉，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深泉、寶泉，其相近者又有雙泉及無底泉，俱引流溉田，而注於汾。」

清泉——通志：「清泉在縣東十里，發源董寺村西尙家泉。」

羊獬河——通志：「羊獬河在縣南，引岳陽縣（安澤）山水至羊獬橋入汾。」

洪洞縣水利

霍泉渠五道：(1)南霍渠源出趙城縣霍山，設渠口引溉曹生、馬頭、西安、上莊、下莊、坊堆、石橋頭、南秦、封裏、周壁、南羊、馮堡等村田一百三十頃有奇，退流馮堡河止。

(2)副霍渠源出趙城縣霍山，逶迤三十里有奇，遞至縣城北三里官莊村南，設渠口引水入渠，流至西門外院頭村，流入汾河，共溉西關社五社田十二頃有奇。

(3)清水渠引南霍、北霍二渠滲漏餘水，灌溉東西永疑，苗村、溫家堡田二十八頃，入汾河。

(4)小霍渠引南霍滲漏餘水，自東流，西至官莊村，北莊東，設渠口引溉南官莊、賈村、苗村、溫家堡等村田十五頃有奇，退流汾河。

(5)甕澤渠源出趙城縣城南大橋，西引小霍、副霍二渠餘水，並澗河雷鳴水入渠，共灌溉西池、王村、張村、左壁、呆陶、上下喬、楊曲、羊獬等九村田四十二頃九十畝有奇。

澗河渠十二道：(1)廣利渠由秦壁村東寶崖下設渠，引澗河灌溉澗橋、張村、西池、王村、左壁等五村田十四頃，至左壁村南入汾。

(2)潤源渠於蘇堡村東澗河設渠，引水灌溉蘇堡、蜀村、古縣、董寺、李堡、周壁、辛堡、梗壁、城東田一百一十頃四十畝，流至東門外入城壕止。

(3)衆議渠於郭盆鎮西澗河設渠，引水灌溉蘇堡田十三頃，至村西入澗河止。

(4)先濟渠於郭盆鎮南澗河設渠，引水灌溉下魯村三社田二頃五十畝，流至村西入澗河止。

(5)晉源渠城南三里許，導澗水灌溉北營、南營、西營三村田二十頃有奇，至南營村南入汾。

(6)陳珍渠於西澗河設渠口，灌溉郭盆鎮田六十畝，至鎮西入澗河止。

(7)長潤渠於蘇堡村東二里設渠口，灌溉尹壁、蜀村、古縣、董寺等村田二十二頃，退流董寺村南沃陽渠止。

(8)園渠於范村北沃陽渠下設渠口，灌溉秦壁村、姚莊田，退流姚莊村止。

(9)要截渠於姚莊村東設渠口，引流至火星營止，共灌溉澗橋村、北營村田。

(10)大陽渠於故縣村東設渠口，灌溉故縣村等四村田，退流李堡村止。

(11)進子渠由張東北崖下導引入渠，灌溉張村、安樂村、敬村等三村田四頃二十畝有奇。

(12)南北沃陽渠灌溉古縣、范村、董寺、李堡等村田十頃有奇。

汾河三渠 (1)通利渠分汾河水，由趙城縣北南流，灌溉辛村、南北段村、公孫堡、程曲、李村、白石、杜戍等八村及臨汾縣羊黃等九村田二百二十六頃有奇。

(2)興利渠於趙城馬牧村東設渠口，灌溉屯裏等三村田，退流汾河止。

(3)公利渠已廢。

清泉渠三道 (1)清泉渠於董村南崖下設渠口，引水流至城南安流門外小橋東止，灌溉梗壁村、磨灣、小橋東田十二頃。

(2)副清泉渠接清泉渠漏水，又引河水會成渠，灌溉小南門外田二頃有奇。

(3)普潤渠於西崔堡村西設渠口，灌溉西崔堡村至南馬駒等五村田，流至杜戍村入汾河。

安澤縣水利

澗河渠八道 (1)下陽莊村東北開渠，溉田一十八畝。

(2)瓦罐溝村西北開渠，溉田二十二畝。

(3)東門外城北開渠，溉田一百零三畝。

(4)南壇下壇北開渠，溉田一百八十二畝。
(5)灣裏村村南開渠，溉田一百二十畝。
(6)張莊村村北開渠，溉田六十三畝。
(7)五馬村村西北開渠，溉田五十畝。
(8)澗上村縣南十五里舖下開渠，溉田一十二畝。
朱家窰溝二道：(1)水莊村村東北開渠，溉田二十五畝。
(2)偏澗村與五馬村用同一水渠，溉田五十四畝。
藺河渠四道，藺河入沁水，非汾水系統，不詳列。以上十四渠，共溉田九百八十畝。

臨汾縣汾河

通志：「臨汾縣城西汾河，由洪洞縣天井村入縣北二十里，西南流。河東：經高堡舖、西盧曲村、東西高河村、胥半里，韓村、東盧村、溝上村、賈村，至高河店，胥可四里弱。又南經縣北關至南關西，又南經郭村、堯廟店胥五里。又南經喬村、尹村、杜村、神劉村、至下靳村界，胥可里弱。共袤四十五里，南入襄陵縣陳村。河西：由洪堡村、經吳村鎮三里，孫曲村、毛淇村、盧道村、馬務村、澗頭村、澗北村、馬站村、沙喬村胥一里強。五默村、桑灣村、杜家莊、城居村胥三里。」

紀要：「汾水在府城西二里，自汾州府南流，歷靈石、趙城、洪洞等縣流經此，又南入襄陵縣界。周威烈王時，韓康子都平陽，從智伯伐趙，決晉水灌晉陽。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魏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跗。以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也。」

水經：「（汾河）西南過高梁邑西，又南過平陽縣東。」

水經注：「又南逕高梁故城北，故高梁之墟也。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於晉，害晉懷公於此。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三年，智伯瑤城高梁，漢高帝十二年以爲侯國，封恭侯酈疥於斯邑也。汾水又南逕白馬城（臨汾東北二十里）西，魏刑白馬而築之，故世謂之白馬城，今平陽郡治。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水側有堯廟，廟前有碑。」

高梁城　臨汾縣志：「城北十里，魏地形志：『平陽縣有高梁城，左傳僖公二十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於晉，殺懷公於高梁。』竹書紀年：『晉出公三十年智伯瑤城高梁，又名高梁墟。』漢高帝十二年以爲侯國，封酈介於斯。按舊志謂高梁城在城東三十七里高梁都城黃里，今以水經注推之，汾水與澇水合，南經高梁故城，又南逕白馬城，又南經平陽故城東，南與平水合。則其說非矣，今正。」

堯廟　縣志：「在城南十里（堯廟村）。明正統間重修，正德間巡撫周倫修額，癸丑之變半被焚毀，光緒年間鎮守劉廣才重修。」又「堯廟祀帝堯，位設廣運正殿。右重華殿祀舜，左文命殿祀禹，後爲光天閣，右丹朱祠，左娥皇女英祠，東爲三聖考廟。康熙三十四年地震毀，奉旨發帑建修，頒發御書匾額，堯

殿曰：『光被四表』，舜殿曰：『濬哲文明』，禹殿曰：『萬世永賴』。每歲季春，官紳詣祭。」

元王磐修堯廟記：「平陽府治之南堯帝廟，李唐顯慶三年（六五八）所建。歲遠漸就傾圮，……於至元二年（一二六五）之春落成，於至元五年（一二六八）之八月，詔賜其額曰『光澤之宮』，殿曰『文思之殿』，門曰『賓穆之門』……」

宋范仲淹謁帝堯廟：「千古如天日，巍巍與善功。禹終平絳水，舜亦致薰風。江海生靈外，乾坤揖讓中。鄉人不知此，簫鼓謝年豐。」

宋孫景文堯廟：「帝廟乘山勢，巍巍古柏中。治雖爲日遠，仁尙與天同。堂陛嚴遺像，川原隱舊風。時時有靈異，此語出田翁。」

堯陵　在城東七十里郭行里，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多步，本地人叫神林，也叫神臨陵。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廟正殿三間，廡十間，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相傳唐太宗征遼曾駐蹕於此，因謁堯陵，塑已像以配。明嘉靖間知縣趙統撤太宗像，每祭以丹朱並堯諸臣配饗。

清楊昌鑫帝堯陵：「靑山不老水長流，水繞山環土一丘。山雀不來穿殿瓦，野樵時復護園楸。松雲棟牖千秋在，俎豆馨香萬古修。宋寢明陵無麥飯，佳城葱鬱至今留。」

倉頡故居在城南趙村。衛靑故城在城西靑城村，村南有墓碑。

臨汾縣汾河各支流

平水——通志：「平水源出西南平山下，東流至城西五里爲平湖，南流至襄陵北門外入汾。一名晉水。」

紀要：「平水在府西南，源出平山，流至城西五里，滙爲平湖。又西南流，至襄陵城北，東入於汾。居民皆引水溉田，一名晉水。」

水經注：「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厨者也。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

平山 在臨汾縣西南二十五里，襄陵縣西十二里，爲姑射山的支山，高二百丈，盤踞二十里。山海經：「平山平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是多美玉。」

夏池水——紀要：「夏池水在府南三十里，流合晉水入汾。」

澇水——通志：「澇水一名黑水，源出浮山烏嶺（又名黑山，一名牛首山，在浮山縣北四十里）下，合小澗溝西流，經縣境至城北高河入汾。」

又：「源出烏嶺，合出龍角山之涵水、高粱水，又會龍神溝金水河，西流至樊家莊石堰，穿永利渠，唐營引入百金泊。今有城東、北、西三渠。」

紀要：「澇水在府城北，源出浮山縣烏嶺山，流入境一名高河，或謂之長壽河，西流入汾。」

水經注：「黑水出黑山，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山海經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西流注於澇水。」

楊村河——通志：「楊村河在浮山縣北二十五里，發源中條山由唐葛、柏壁村西流，經楊村合黑水，黑水源出烏嶺，合小澗，當即澇水。」

懸泉——通志：「懸泉在浮山縣東北二十里北天壇山之西巖，懸崖須垂，澀然有聲，滙流成澗，名清流，西北流合於黑水。」

潏水河——通志：「潏水河在浮山縣南二十里，源出壺口山，自西南來會龍角、司空二水，至交頭河折而西流，經汗水殿合濟瀆澗，北趨龍神溝，至下寨橋，偕金水河並入汾。」

潏水——通志：「橘水源出龍角山北，流至臨汾縣東，合高梁水入勞水，注於汾。唐引潏水及高梁水入百金泊，此所謂龍角水也。」

潏水河似即潏水上流。

紀要：「潏水在府城東，源出浮山縣東南龍角山，西北流入境，合高梁水，又西北會澇水入汾。」

水經注：「疑是水也，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北逕浮山縣東，又西北流，與澇水合，亂流西北逕高梁城北，西流入於汾。」

壺口山　通志：「壺口山在浮山縣西南四十里，西接臥龍，東連龍角，綿亘數十里，潏水出其下。壺口山當即巢山，水經注：『潏水即巢山之水，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是也。一名蜀山。」

詞海：「壺口山有四，均在山西省境，(1)在吉縣西南，書禹貢『既載壺口，治梁及岐。』(2)在臨汾縣西南，又名姑射山，一曰平山，平出水此。(3)在長治縣東南，跨壺關縣界，一名壺關山，又稱縣山。(4)在浮山縣西南，一名蜀山，東連龍角，西接崇山。」水經注所說平山壺口山，即指第(2)條平山，惟誤爲禹貢所說的壺口山(1)。水經注所說潏水出巢山東谷，即第(4)條所說之壺口山，因爲東連龍角山，所以通志又說，水源出龍角山。

百金泊——紀要：「百金泊在今城東南二十里。」

金龍池——通志：「金龍池在縣西南三十里，出平山下。太平寰宇記：『晉永嘉中有韓媪者，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曰橛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陶唐金城，隨築隨壞，不能就。募能成者，橛兒應募，變爲蛇，令媪遺灰誌其後，謂媪曰，『憑灰築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淵怪之，逐蛇至平山之麓，入山穴中，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有泉出穴，滙爲池，遂名金龍。」

據喬海生先生說：「金龍池在臨汾縣城西南三十里窰院村西，去山麓約五里，南北約二里之地區，即金龍池也。此一地區，遍地沙石，遍地出水。水淺，人行其上，鞋襪不濕。然至窰院村龍子寺前，滙集成渠，北流者爲上官河，南流者爲橫渠河，東流者爲母子河，共爲八河，水勢可觀。

龍子寺建築宏偉，在臨汾境內，爲僅次於堯廟之建築。每年農曆四月十四日，各河執事，衣冠整潔，騎着馬匹，擺鼓旗傘，至寺內祭奠龍子。分別排宴，鼓樂喧天。遠近商人前往趕廟會，遊旅如織，十分熱鬧。

父老傳說，一老婦於野外得巨卵數枚，歸途跌破，僅存一枚，携回家中，化爲嬰兒。其跌破之卵，均變爲泉。老婦所居處，後卽以婆婆神村名之。村東有泉六七，傳卽跌破卵處。因泉瀕大道旁，地方人稱之爲飲馬泉。與馬跑泉地區同，惟水淺，面積亦小。除此之外，臨汾西南數十里內，未之見也。」

馬跑泉——通志：「馬跑泉在縣西南二十里，周三丈，深不可測。」與上述稍異。

灰泉——通志：「灰泉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壇底村，注汾」。

喬海生先生說：「灰泉在臨汾西南二十五里之婆婆神村東城居村南三里處，南去襄陵縣城五里。泉旁有廟院，廟前戲臺，松柏成蔭，廟產屬壇地村，而壇地村則位於婆婆神村之西。相傳劉淵建城之中心，爲臨汾城西南二十里之金殿鎭，西去龍子寺十里，南去襄陵縣城十里。爲附近之商業中心，民國以來，設區公所於此。抗戰期，日寇盤踞，八年蹧踏，面目全非。」

濩泉——通志：「濩泉在縣東南二十里東亢村，周三畝六分。古名深泉，金易曰亢，元易曰濩。有神祠，禱雨輒應。有濩泉渠。」

黃蘆泉——通志：「黃蘆泉在縣東二十五里，源出臥虎山麓，宋慶歷三年（一〇四三）嘗引入城。」

天井——通志：「天井在縣北五里汾河東，晉將曹抽襲趙平，虜卜休於此。」紀要：「天井水在府北五十里，南流入汾。」通志天井在縣北五里而紀要則爲五十里，相差太遠，孰是孰非，待查證。

臨汾縣水利

汾河渠二道　灌溉十二村田：

(1)通利渠由趙城西門外截汾河水，建壩引入渠，灌溉趙城、洪洞、臨汾三縣一十八頃田，冬歸汾河。

(2)利澤渠源出洪洞縣東山麓，西流洪洞羊獬河上，灌溉洪洞、臨汾二縣八村田，冬歸汾河。

澇河渠　灌溉十三村田。

澇河渠源出縣境唐堯陵麓，西流灌溉十三村田，至冬歸高河橋入汾河。據繆玉濤先生說：「灌田一百三十餘頃。

平水渠　灌溉四十餘村田。

平水泉數眼發姑射山，分四十分灌溉臨汾襄陵二縣田。臨汾得水二十分，上官河十分，下官河五分，北磨河五分，三河共灌溉四十村田，均歸汾河。

浮山縣水利

浮山縣多崇山峻嶺，並無渠道。雖有小河，降雨有水，雨止即涸，不能灌溉，無水利可言。

襄陵縣汾河

通志：「襄陵縣東一里汾河，由臨汾縣北陳村入縣境東北二里，迤南環流。河西：經縣城二里，又西南經郭村、李村屯、劉莊、北陳村、東徐村、中陳村、北靳村、太陳村、湖李村、胥可二里强，三里弱。河東：經鄧村、漁池村、溫泉村、燕村、趙曲鎮、鄧曲村、荊村、柴村、道里胥如河西，共袤四十五里，又南入太平（汾城）縣界。」

水經注：「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襄陵東二十五里）西。晉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鄉亭矣。西北有晉襄公陵。縣蓋即陵以命名也。」

元王惲襄陵行：「暮春庚辰日維丙，駕言出遊事耕省。西郊微雨半晴陰，幾點殘雲露山頂。馬蹄踏破落紅香，飛蓋追隨垂柳影。晉人熟食三月節，店舍無烟竈廚冷。春到襄陵滿縣花，綠陰池館總姚家。清樽遠酌會心賞，不與鶯燕爭春華。畫輪歸輾故堤沙，金店西頭酒更嘉。舉杯爲憶劉漢事，雲龍風虎何紛拏。僞淵東開蕃峻址，靑衣行酒眞驚嗟。搴帷一笑兩寂寞，野老指點宮臺窪。婁迷草碧荒城曲，依舊溪流帶北

斜。」

明韓邦奇題襄陵分司三首：

「汾水春深落晚霞，沿堤十里盡桃花。畫船簫鼓遊人醉，漫說風流是杜家。

蕙風綠沼碧荷香，玳筵歌兒舞袖長。一醉襄陵傾百盞，不知風景是平陽。

姑射泉邊萬竹稠，清風樓外四山秋。重陽醉後歸來晚，黃菊紛紛插滿頭。」

襄陵縣汾河各支流

三交水——通志：「三交水在縣東南三十里，源出崇山，至興光村西，合鄧水梁水，為一波紋縈繞，其水即水經注所謂天井之水，三泉奇發，而總成一川者耶，又西入於汾。」

紀要：「三交水在縣東二十里，源出崇山，合諸溪水，西流入汾。」

水經注：「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鈃隥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鹽是也。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經堯城南，又西南流入汾。」

巢溪——通志：「巢溪在縣東南三十里，即三交河西注之水也，至荊村入汾。一名洗耳河，一名潁水。相傳巢父洗耳處，水中石子細如鱗，潺湲細響，側有土阜名箕山。」

灰泉——通志：「灰泉在縣北二里，泉底胥灰也，水殊清。」

丹朱泉——通志：「丹朱泉在縣西南十里景村，相傳丹朱揷劍得泉。」

娥英泉——通志：「娥英泉在縣西南十里薛村，東入汾。相傳娥皇女英遊此。」

紀要：「灰泉縣北二里，又縣南十五里有丹朱泉，又西南十里有英娥二泉，俱引流溉田，下流注於汾。」

蒙溪——通志：「蒙溪在縣西南，元張著號蒙溪，嘗記訓義門曰：予所居之里，西南俯溪，獨東一方有門，而當於山，凡旦夕出入者，率由是門焉。予名之曰訓義。」

張著蒙溪山居：「**我本山中人，十年隨紅塵。歸來媿靑山，靑山解迎人。十里如相望，五里如相親。乃知山德厚，不以俗駕嗔。藹藹桑麻原，熙熙鷄犬鄰。落落衣冠古，悠悠言語眞。同思所遊地，囂埃塞城闉。終焉吾有約，爲報山之神。**」

繫羅泉——通志：「繫羅泉在縣西南十里浪泉府，一名圓河。」

平水——通志：「平水在縣西北十五里平山下，一名晉水，分流經城北梅月橋東入汾。發源姑射之麓，千派萬壑，胥成錦紋綺縠。而襄陵民食水澤，尤深於臨汾。」

紀要：「晉水在城北，卽平水也。亦自臨汾縣流入界，引流爲中渠、橫渠，又爲李郭、高石二渠，分溉民田，下流入汾。」

姑射山　北起汾西，迤邐二百餘里，歷趙城、洪洞、襄陵、臨汾、汾城，南至新絳、稷山北境。汾西

名青山，趙城名羅雲，洪洞名婁山，壺口、臨汾名平山、九孔，襄陵名三磴，爲河東重要山脈。

明喬宇姑射山記：「……姑射自西北蜿蜒而來。平其支，石孔其陽，三磴其鈎帶。故曰姑射耳。飛駕至祠下，祠面東，巍宮謐奥，塗丹飾堊。其像冕旒而處者，曰龍王。有泉自山下東流，經祠南跨建水亭，其規制闓爽宏豁，水氣林光，明風艷日，皆納而有。二君觴於亭上，臨風賦詩，移席山半，即發源所。泉抱山麓而出，紛紛的的，如星拱然。予命僕夫穴置一石，聚石而計，有百十餘穴，流珠噴玉，皓然清瑩。併歸有渠，溉襄陵西北之田四十餘里，而東入於汾河。……」

明羅潮姑射晴嵐：「雲生姑射曲，香靄弄晴暉。細細流丹壑，團團覆翠微。松間同鶴夢，天外挾仙飛。千刃峰頭嘯，情多欲上衣。」

襄陵縣水利

平水渠四道

(1)高石渠灌溉縣北水關等里田七頃四十畝有奇，東入於汾。(2)李郭渠灌溉廣智坊等田一十頃有奇，東入汾。(3)中渠灌溉崇仁坊等田一十七頃有奇，東入汾。(4)橫渠灌溉東柴等里田二十三頃有奇，東入汾。

豁都峪水

(1)賈朱汧在縣南三十里，灌溉賈朱等村田七百頃有奇。(2)洞子汧在縣南三十五里，灌溉賈朱等村田四

十頃有奇。(3)西王汧在縣西南四十里，灌漑西王等村田五百頃有奇。(4)關良汧在縣西南四十里，灌漑京安等村田八百頃有奇。下流灌漑司馬等村田。

浮山峪水

(1)牛角汧在縣東南二十五里，灌漑南梁等村田。(2)長泊澗在縣東南二十里，灌漑南梁、西梁等村田。

其他

(1)阡陌汧在縣東南三十里，源出龜山，灌漑小郭、南梁、鄧莊等村田。(2)小石澗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源出龜山，灌漑西鄧戶等村田。(3)焦家峪在縣東南五十里，源出臥龍山，灌漑陶寺等村田。(4)雀水汧在縣南三十里，源出三磴山後，灌漑北戌等里田。(5)沙渠在縣南三十五里，接汾城縣界灌漑劉村等里田。(6)溤溝汧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源出浮山縣界，灌漑趙曲等里田。(7)娥英泉在縣西南十里，灌漑景村等村田。(8)八眼井在縣西南二十里，灌漑景村等田。

襄陵汾河兩岸，地高水低，居民不能引水漑田。繆玉清先生說：「汧辭源『水決之澤爲汧』。在襄陵、汾城一帶，迤西爲呂梁山脈，汧指利用山水灌漑之設施。夏秋之際，山洪時發，村民築渠引水灌田，不用施肥，而產量較泉水灌漑者爲高。當地人謂之『雷鳴地』，意即雷雨後始能灌漑之地也。平常則涓涓細流，或滴水全無。」

汾城縣汾河

通志：「太平（汾城）縣城東汾河，由襄陵縣柴村界入縣東北四十里史村，迤南流。河西：經陳郭村、柴寺村、東尉村、上魯村、西牛村、萬王村。河東：經沙女村、閻店村、臨汾村、東北村、西吉村。共袤四十里，東南入曲沃縣界。」

汾城縣汾河各支流

尉壁峪水——通志：「尉壁峪水在縣西北十五里尉村北，諸峪之水胥出姑射山，土人名雷鳴水。尉壁水源二，一出西北二十五里西侯村，一出西北十五里尉村。金皇統四年浚渠，餘流入汾。」

紀要：「雷鳴水志云有二，一出縣西北十五里之尉村，一出縣西北二十五里西侯村，俱東流注於汾。」

豁都峪水——通志豁都峪水在縣西北三十里侯村北，金皇統四年開上汧下汧，分高原汧、老灘汧、古城汧、中原汧、常村汧，餘水入汾。宋熙寧五年廢慈州，以鄉寧鄉分隸太平，稷山，今鄉寧山水多入太平。」

靈景泉——通志：「靈景泉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景毛村南，溉四村田，至西郭村西，潛流地中，村東復

見，入於汾。」

源泉——通志：「源泉在縣北，發源景毛村，又潛流地中，至西郭村東復出。」

紀要：「源泉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潛流地中而西南出，引渠溉田，下流入汾。

靈源泉——通志：「靈源泉在縣東北三十五里陳郭村西南。明嘉靖時，淍水墊之，清康熙十年泉復涓流。」

龍谷水——通志：「龍谷水在縣南二十五里，源出柴村，流經絳州東北十八里龍香村入汾。左傳：『龍見絳郊』即此。」

清水泉——通志：「清水泉在縣西門外少北，流繞城南關而東。」

天井水——通志：「天井水出東陘山西，繞堯城南，又西南入汾。」

水經注：「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鈃隥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鹽』是也。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繞堯城南，又西南流入汾。」

汾城縣水利

通志：「汾河入縣境，流經三十餘里，夾岸居民，有灘田之利，亦有衝嚙之患。」

豁都峪尉壁峪渠二十六道，灌溉二百一十七頃有奇：

(1)侯村莊縣北二十五里，旱渠二道，溉田一十六頃有奇。
(2)常村莊縣北二十五里，旱渠二道，溉田二頃三十三畝。
(3)西安平莊縣西北二十里，旱渠一道，溉田五頃二十七畝。
(4)吳村莊北二十五里，旱渠二道，溉田二頃二十五畝。
(5)南焦彭莊北十五里，旱渠一道，溉田十頃五十畝。
(6)姚吉村北二十里，旱渠二道，溉田二頃有奇。
(7)三公村莊西北十里，，旱渠一道，溉田五頃有奇。
(8)柴王莊南二十五里，旱渠一道，溉田四十頃有奇。
(9)申村莊北二十五里，旱渠一道，溉田二十二頃。
(10)古城鎮北二十五里，旱渠二道，溉田二十四頃。
(11)南高莊西北三里，旱渠一道，溉田一頃五十七頃。
(12)蟠桃莊西北二十里，旱渠二道，溉田二十三頃六十畝。
(13)尉村莊西北十五里，旱渠二道，溉田三十八頃一十畝有奇。
(14)北賫腴莊西十里，旱渠二道，溉田五頃八十畝有奇。
(15)南賫腴莊西十里，旱渠一道，溉田一頃有奇。

⒃西中黃莊西北，旱道一道，溉田三十頃二十畝有奇。
⒄北焦彭莊北十五里，旱渠一道，溉田二頃十五畝。
⒅景毛莊北二十五里，旱渠一道，溉田十六頃有奇。

九汧在縣北十五里，由站里莊至古城鎮十里。九汧夏秋大雨，自西山來洪流可溉傍汧諸村田。

曲沃縣汾河

通志：「曲沃縣城西北汾河，由太平（汾城）縣西吉村界入河東縣境，南流經西北三十里趙莊村、南北封王村至高縣。又西南流，經高陽村。又南流經汾陰村、北莊村、南莊村、小莊村。又西南流，繞大李村北，又折西流，經小李西，李觀村、褚村、平望村，至臺神莊，又西經東西高村，共袤四十里，入絳州界。」

又：「汾河在縣西北三十五里，西十八里由襄陵太平來，入縣趙莊境，晉趙文子食邑，或曰程嬰藏眞孤地也。又南逕南北兩封王村，自高縣鎮會合水。又西南經高陽村至汾陰，又少折而南，繞大李村北，又趨而西，逕小李、西觀李、褚、平望諸村，古虒祁宮北。又西經台神村台駘祠西，入絳州界。」

水經：「（汾河）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

水經注：「汾水又逕絳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五年，絳中地坼，西絕於汾。汾水西逕虒

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截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中，故能持久而不敗也。」

臨汾古城遺址 圖十三，新絳縣和汾城中間朝康鎮附近臨汾古城遺址，在朝康、北柴、史威、楊威諸村間。廣袤近五平方公里。南距新絳二十里，北距臨汾近一百里，東去汾河十里，西至九原山八里。相傳爲春秋時的「故絳都」和漢的「臨汾城」，當地人稱「古晉城」。大城周長約八千四百八十多公尺，有護城河，滙至右下角成巨川，今稱泰山溝。地形北高南低。小城位於大城北部正中間。

這一座古城可能就是晉之聚，故絳都，也就是漢臨汾縣城遺址。史記晉世家獻公八年，「晉大夫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諸公子。」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杜注云：絳，晉都也。」根據史記，左傳所說，晉獻公八年城聚，圍殺羣公子，第二年加以擴建，以後便徙都到這裏，改名爲「絳」，漢初又在這裏置臨汾縣。即水經所說汾河又南過臨汾縣東之臨汾古城。

宋司馬光故絳城：「**文公恢霸略，征討輔周衰。奕世爲盟主，諸侯聽會期。山河表裏在，朝市古今移。欲訪虒祁處，鄉人亦不知。**」

明薛瑄曲沃道中

㈠孟秋兩霽過新田，綠樹人家斷復連。汾澮波光晴泛日，絳喬山色曉參天。申生大孝留天地，里克遺名存簡編。何事齊姜墳上土，忍將荒草渡流年。

㈡四圍山抱一川平，新晉猶傳舊日名，汾隰漲消秋色淡，虒祁宮老夕陽明。歌傳烏鳥空遺怨，詩賦椒聊漫有情。往事無端何足問，且聽父老說秋成。

絳山在絳縣西北二十里，接聞喜，曲沃縣，高三里，盤踞六里，有西南北三峯，北峯尤高。喬山在曲沃縣東北四十里，遙高五里。山麓有軒轅廟。

曲沃縣汾河各支流

澮水——通志：「澮水在縣南二里，發源翼城翔高山（一名澮高，又名翔皐），西南流入縣東北東邊境，循平樂衛、范吉莊村，至東西吉壁村、踰尉村、舍官村，逕徐子村，又西逕盈村，歷常村，上下兩裴莊，至交里，絳水挾清水來。清水入絳，在上裴莊西；絳水入澮，在下裴莊西。又西流逕南吉村、安吉村，其南濟溪來會。又西逕東西兩韓村，又西逕金沙里、香邑、草家營，又西至侯馬橋，又西過上馬宋郭，沿上三村至東西兩陽呈村北。又西逕莊里村，入絳州境。」

紀要：「澮水在縣南五里，志云澮河源有二，一出翼城縣烏嶺山（一名黑水嶺），西流入縣境；一出絳縣東北大交鎮，亦西北入縣境。又西入絳州（新絳）界，注於汾。」

水經：「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

水經注：「澮水東出絳高山，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逕繆城南。其水又西南合黑水，水導源東北黑水谷，西南流，逕翼城北，右引北川水出平川，南流注之亂流，西南入澮水。澮水又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又有賀水東出近川，西南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水出東南近川，西北趣澮交注澮。又南紫谷水東出白馬山白馬川，西經熒庭城南而西出紫谷，與乾河合，卽敎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稱，起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其水西與田川水合，水出東谿西北，至澮交入澮。又有女家水出於家谷，有范壁水出於壁下，並西北流，至翼廣城，二水合而爲西北流，至澮交入澮。澮水又西南與絳水合，……」

水經：「（澮水）西過其縣南。」

水經注：「春秋成公元年，晉悼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魏獻子曰：『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卽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

水經：「（澮水）又西南過虒祁宮南。」

水經注：「宮在新田絳縣故城西四十里，晉平公之所構也。其宮北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澮絕於梁』，卽是水也。」

新田古城遺址　圖十三，侯馬西北牛村，耕地下三尺左右古城遺址，南北長一千三百米至一千七百米，東西寬一千一百米至一千四百米。西北角成曲尺形，南牆西端有一條可以併行兩三輛車的大道，這座古

城可能在戰國時期已被廢棄。古城南出土陶苑一千多塊，花紋精細，又有鑄空首布的陶苑，可知在東是大量製造銅器的地方。晉景公十五年遷都新田，就在這裏，歷經厲、悼、平、昭、頃、定、出、哀、幽、烈、孝、靖十三公，後分爲韓、趙、魏。

沃國古城遺址　曲沃縣十景之一「沃國春光」在曲沃城西南二里，卽古沃國，東、西、北三面遺址宛然存在，南城墻已被澮河冲涮掉。東接韓村，西抵林城，面對絳山，下臨澮水，極爲奇觀。左傳昭侯封桓叔於曲沃，凡歷三世，號爲沃國，卽此遺址。晉遷新田，賜欒氏爲食邑。

賀水——通志：「賀水出絳縣東，流經（翼城）縣境馬宣莊，西合澮水。」澮水、雲水、澯水、賀水至翼城縣西二十里合雲村合流。

水經注：「賀水東出近川，西南至澮交入澮。」

澯水——通志：「澯水出翔皐山，一名靈泉，分流二渠，至李村合澮水。」

沙泉——通志：「沙泉在邑（翼城）下流村，西合澯水。當卽白馬川。」

絳水——通志：「絳水源出絳縣西山下名沸泉，由景明村東南，北趨靑玉峽，至下裴莊西入澮。」

紀要：「絳水在絳縣西南二十五里，括地志絳水一名白水，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注懸積壑三十餘丈，望之極爲奇觀，可接引以北灌平陽。絳水西流入聞喜縣，爲涑水之上源。」涑水不屬於汾河水系，紀要所說爲涑水上流，與通志及水經注異。

水經注：「澮水又西南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非也。水出絳山東南，寒泉奮湧，揚波北注，懸流奔壑一十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爲奇觀矣。其水西流注於澮。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也。』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時韓居平陽，魏居安邑。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智氏以亡。魯定公問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孔子以爲幾乎，余覩智氏之譚矣。汾水灌平陽，或亦有之，絳水澆安邑，未識所由也。」

金溝水——通志：「金溝水在縣南隘口，經陽城里流入澮。」

紀要：「縣南又有金溝水，居民亦引漑田，流入澮河。」

濟溪——「濟溪在縣南五里，出紫金山（曲沃縣南十三里，高五里，盤踞百里，西南接中條。）麓，濟瀆祠側入澮水，皺波澄碧，溪側滿水井，流泉活活，上巳祓禊，有宋時淸明上河之風。」

紀要：「濟溪在縣南七里，源出紫金山麓，澄澈細微，民引以漑園圃，北入澮河。」

淸水——通志：「淸水在城東南，入絳水。」

合水——通志：「合水在縣北二十五里，源出翼城覆釜堆，（覆釜山在翼城縣西北二十里，形如覆釜，故名。下有介之推廟，傳晉文公立，又名小綿山。）一名滏永。繞堆西南行，入縣王村境，會東壑中水二井水，流始巨。又西會響水泉、溫泉，流益巨，故曰合水。以兩崖水出合而成流也。又西經高縣鎮入汾

。」

紀要：合水在縣北二十五里，出兩岸間，合而成流因名，西流入汾。」

響水泉——通志：「響水泉在縣東北二十里郇村北，出上龕中，自上往下，潺潺有聲，爾雅所謂沃泉也。」

溫泉——通志：「溫泉在東海村，一名七星泉，一名七星海，一名龍泉。」

曲沃縣水利

縣東南沸泉水渠由絳縣流入，灌溉六村田。

(1)景明村東南八里至二十里，(2)林交村東南十五里至十八里，(3)白水村二十里，(4)郇村十八里至二十里，(5)東明德村十五里，(6)西明德村十五里。

縣東北溫泉水渠灌溉二十一村田：

(1)東海村二十五里，(2)西寧村十里，(3)東寧村十里，(4)東許村十二里，(5)西許村十一里，(6)庭城村東北，(7)蘄莊村二十里，(8)河上村十六里，(9)東常村十七里，(10)西常村十六里，(11)北常村，(12)郇村二十里，(13)吉許村二十里，(14)周莊村十九里，(15)縣册村二十二里，(16)王村二十五里，(17)焦莊三十里，(18)羊舌村二十四里，(19)常家圪塔二十五里，(20)西海村二十五里，(21)南韓村二十七里。

縣南淸水河灌溉四村田：

(1)西周十里，(2)上裴莊十三里，(3)下裴莊十一里，(4)交里十里。

翼城縣水利

澮水渠十一道灌溉八村田：

(1)東北十里大石村二道，(2)東五里石橋村二道，(3)喬家莊一道，(4)殷莊村一道，(5)東十五里治子地二道，(6)西十里堯都村一道，(7)西南二十里下陽村一道，(8)西南二十里合雲村一道。

灤池渠二道灌溉十二村田：

(1)南梁村東南十五里，(2)澗峽村東南，(3)淸流村東南十七里，(4)故城村東南十五里，(5)吳村東南十五里，(6)北常村東南十五里，(7)武池二村南十里，(8)馬册村南十八里，(9)南史村東南三里，(10)東鄭村南十五里，(11)西張村西北十五里。

玉龍泉渠二道，賀水灌溉二村田：

(1)南二十里西賀水村，(2)南二十里中賀水村。

沙泉渠二道，灌溉二村田：

(1)東南二十里東尹村，(2)東南二十五里西尹村。

絳縣水利

絳水灌溉西楊、北楊二村田。

冷口峪水灌溉東冷口、西冷口、宋莊三村田。

澮水灌溉大郡莊、大交鎮二村田。

賀水灌溉賀水莊、陳景莊二村田。

新絳縣汾河

通志：「絳州（新絳）南關外汾河，由曲縣沃西高村界入州境，西南流。河北：經龍香村、木贊村，至城東。又西流，經南關三村北中南里，（此處欠明）、南蘇村、永豐村、古交村、周村。河南：符村、橫橋、尉村、蘭村、樊村、萬安村、陽王村、蘇陽村、辛安村、劉谷村，共袤七十五里，入稷山界。」

水經：「（汾河）又西過長脩縣南。」

水經注：「汾水又西與古水合，水出臨汾縣故城西黃阜下。其大若輪，西南流，故瀆橫出焉，東注於汾，今無水。又西南逕魏正平郡北，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也。古水又西南入于汾。汾水又西南逕長脩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一年以爲侯國，封杜恬。有修水

出縣南而西南流入汾。汾水又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也。汾水又逕冀亭南，汾水又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西南流逕一故城西，其水西南流，注於汾。」

清原古城 此清原城可能即聞喜西北十七公里半的大馬村古城（圖十四）。古城遺址保存尚好，因其南爲稷王山，故南高北低，古城周長三千九百二十公尺，城基寬八到十公尺。南城墻尚存高四至六公尺，長九百九十八公尺，寬十一公尺。四週有護城河。有龍山文化、東周、漢三個時期的遺物都有。古城正與清原相符。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秋，晉搜於清原，作五軍以御狄。」國語晉語：「以趙衰之故，搜於清原，作五軍。」

元郭元履絳州懷古：「**東雍城端步綠苔，更堪千里暮雲開。西山鳳舞天邊去，北水龍飛掌上來。池沼盛隋餘瓦礫，綺羅全晉變蒿萊。興亡欲問無人語，滿目秋風野鳥哀。**」

新絳縣汾河各支流

澮水——通志：「澮水在州南五里，源出翼城縣澮高山，西南過絳縣合絳水，西過虒祁宮，又西南至州境二十里，經州西南橫橋莊入汾。」

水經：「（澮水），又西至王橋（即橫橋），注於汾水。」

水經注：「晉智伯瑤攻趙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遇三人於此澤。自帶以下不見，持竹二節與原過曰：『爲我遺無卹。』原過受之於是澤，所謂王澤也。」

紀要：「澮水州東南四里，亦自曲沃流入境，至州南之王澤合於汾水。晉平公、齊景公至澮上卽此。」

澤掌——通志：「澤掌在州西北二里，有昆窩泉、滴泉、永和泉，東北一里有龍頭泉合流。」

溢水——通志：「蘭村在州西北牛山，泉水無聲，卯午酉湧出有聲，土人名溢水。」

鼓堆泉——鼓堆淸濁二泉合流成溝，源出九原山（在縣北二十里隸縣境九里，山面南，平原突起，大阜九區）。一曰淸泉，一曰灰泉，土人名神泓。」

宋尹仲舒鼓堆泉記：「鼓堆在州西北二十五里。鼓者，言人馬踐之，逢逢如鼓聲，蓋水源充滿石下而然。堆之西山曰馬首，其東長陸邐阪，相傳以爲晉之九原。其北水出澤掌，別名淸泉。堆周圍四里，高三丈，穹隆而圓，狀如覆釜。水源數十，環之觱沸，雜發滙於其南，容爲深淵，中多魚鱉鰋鉏。水極淸潔，洞鑑毛髮。盛寒不冰，大旱不耗，淫水不溢。其南釃爲三渠，一載高地，入州城周，吏民園沼之用。二散布田間，灌溉萬餘頃，所餘皆歸之於汾。……」

明楊一淸鼓堆：「躡磴迴岡幽復幽，陵晨颯爽類新秋。背岩茅屋烟初動，過雨沙田秫自稠。雙竇飛泉珠氣合，千章巍樹翠雲浮。淸狂謝眺仍豪興，竟日追陪高適遊。」

守居園池　新絳中學就是守居園池的故址。新絳的井水滷鹹，既不好飲用，又不能灌溉，隋開皇十三年內軍將軍臨汾令梁軌引鼓堆泉水經州衙、街衢，溉田萬頃，然後流入汾河。於是在衙門後泉水流經的地方築池，布置亭園，後屢有增設，成居守園池，歷隋唐宋三朝，都很完好，以後逐漸敗毀。宋歐陽修、梅堯臣都有「絳守居園池」詩。

新絳縣水利

(1)鼓堆水溉鼓堆莊、馮家莊無番期。下流至席村，輪溉席村、李村、蒲城三村田。下流分為三渠：東一渠溉三泉莊、白村、婁李、李村、婁家莊、上下孝林、上下石村、王莊、磨頭莊、祁郭莊、北關廂田；西一渠溉天馬莊、龍泉莊、蘇村莊、古交莊、周村南北二莊田；中一渠溉橋西莊、中社莊、南社莊、王村莊田，又自橋西分水溉橋東田。

(2)澤掌渠二道，灌溉澤掌莊村南地，餘水輪溉鼓堆莊、蔡村田。

(3)紅葉溝泉水渠輪溉劉雅莊、曲村莊、柏壁莊田。

(4)峨嵋山（新絳南二十里）泉水渠輪溉康村、蘇陽二莊、張村、梁家莊、柏壁莊田。

(5)關聖廟泉水渠灌溉泉掌鎮田。

(6)浸水溝渠二道：東一渠輪溉西韓梁、東韓梁、下傑、辛堡田；西一渠輪溉泉掌鎮、西韓梁田。

(7)丁村小泉渠灌漑丁村莊田。

(8)馬首山猛水渠輪漑南北董村、李家莊、官莊田。

新絳臨汾河各地，由水勢直瀉，難以引漑，未設渠道。

稷山縣汾河

通志：「稷山縣南三里汾河，由絳州周村界入縣境王村，向西環流。河北，經楊趙、管村、羊牧頭，又經南關、吳城。河南：經武城、費村、苑曲、荆平、李村、玉壁。共袤七十二里半，至西薛村入河津縣境。」

紀要：「汾水在縣南十里，自絳州入境。高歡圍玉壁（稷山西南十二里），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蓋於上流決水移之，不使近城也。汾水又西，入河津界。」

水經注：「汾水又逕稷山北，山在水南四十許里，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高十三里，西去介山（萬泉縣東十五里）一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秦穆公治兵於稷，以略狄土是也。」

稷山　通志：「稷神山在縣南五十里東連聞喜，西連萬泉，南連夏縣，峯巒層出，相傳后稷教稼地。一名稷山，下有瀌瀌泉。」原馥庭先生說：「山上有稷王廟，廟附近有五穀石，極像稻、粱、麥、黍狀。

朝上進香者，多拾之以贈親友。」

明喻時稷山：「飛沙淩亂撲征帷，朔氣遙連白虎旗。水急漁船留凍浦，山空獵網挂寒籬。觀風只到義和塚，訪古還過后稷祠。聞說單于侵內郡，將星不見使人悲。」

稷山縣汾河各支流

黃華峪澗——通志：「黃華峪澗在縣西北至河津縣界，有東澗、西澗，乃清水也。」

水經注：「汾水又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西南流，經一故城西，俗謂之梗陽城非也。梗陽在榆次，非在此。案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殷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卿士蔿斯其裔也。食采華陽，即蒲坂北亭地，』是即城也。其水西南流，注於汾。」

葫蘆泉——通志：「葫蘆泉在縣北二里佛閣寺西，形似葫蘆。」

碧水泉——通志：「碧水泉在賈家莊，會葫蘆入汾。」

白楊泉——通志：「白楊泉在小杜村入汾。」

紀要：「縣北三里有葫蘆泉，縣西有碧水泉，縣東北有白楊泉，皆引流溉田，流於汾。」

晉家峪澗——通志：「晉家峪澗在縣北，內有浸水，遇雨有猛水。東曲渠乃猛水也。

馬壁峪澗——馬壁峪澗在縣東北，接絳州，分東路、中路、西路，乃猛水也。」

漉漉泉——通志：「漉漉泉在萬泉東四十里稷王山下。」
紀要：「漉漉泉在稷神山北，北流入汾。」

東澗——通志：「東澗在（萬泉）東門外孤山北麓，隨地湧泉，北流六里入沙。」

西澗：「西澗在（萬泉）西門外，北流三里入沙。」
紀要：「東谷澗在（萬泉）縣南，自孤山（萬泉南二里）東谷中發源，北流八里，於沙澗，又東北入稷山縣，注於汾水。」

黃蘆泉——通志：「黃蘆泉在（聞喜）縣東五十里黃蘆莊南，流入汾水。地有黃蘆。」

稷山縣水利

稷山汾河兩岸地形卑窪，汾水居上，河流泛漲，易致淹沒，無庸引水，且遷移不常，故古未設渠。岸上地畝，多開井灌溉。高陂堤岸，河水多不能上流，難以設渠。

縣東北馬壁峪猛水渠三路：東路灌溉三界莊等村田，中路灌溉小社老李莊等村田，西路灌溉范家莊等村田。

縣北晉家峪猛水渠二道：東渠灌溉仁義等村田，西渠灌溉薛家莊等村田。

縣西北黃華峪猛水四澗：畝頭澗灌溉東峪口等村田，大澗灌溉邢家莊等村田，小澗灌溉西峪口等村田

，峪口澗灌溉寧孤等村田。

清水猛水渠灌溉兩岸田。

河津縣汾河

通志：「河津縣南八里汾河，由稷山縣西薛村界入縣境東二十五里百底鋪西流。河北：經黃村、郭樊、永綏，又經連伯、遠亭，至西二十里胡盧灘堡。河南：經牛村、原村、蒼底，又西經張家崖下，共長五十五里，西入黃河。」

通志所述，與現在情況頗有出入，經原馥庭先生更正：「(1)由稷山縣史册村入河津西王村，然後至百底村。(2)郭樊村現爲郭村，無永綏村。(3)遠亭村現名遠停，但在河南，不在河北。(4)牛村現名下牛村，原村現名北原村。」

紀要：「汾河在縣東南三十里，自稷山縣流入界。志云縣東南二十八里有黃村渡，縣南八里有修福渡，蓋皆汾河渡口也。又西南流入榮河縣。」所說汾河縣南三十里，或係估計錯誤。通志：「河於明隆慶四年（一五七〇）東徙至縣西南二十里胡盧灘卽入河。」顧祖禹係明末清初人，而云汾河流入榮河縣，是爲最大之疏忽。

水經：「（汾河）又西過皮氏縣南。」

水經注：「汾水西逕郄邱北，故漢氏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邱，故謂之方澤邱，』即郄邱也。許愼說文從邑𡗗聲，河東臨汾地名矣。在介山（萬泉東十五里）北，山卽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文頴言在皮氏縣東南側可三十里，乃非也。今準此山可高十餘里，山上有神廟，廟側有靈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世亦謂之子推祠。揚雄河東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所逃隱於是山，實非也。余按介推所隱者綿山也，文公環而封之爲介推田，號其山爲介山。杜預曰：『在西河界休縣』者是也。汾水又西逕耿鄉城（河津東南十二里）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爲河所毀。故書敍曰：『祖乙圮於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遷亳。後晉獻公滅之以封趙夙。後襄子與韓魏分晉，韓康子居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爲三晉，此其一也。漢武帝行幸河東，濟汾河作秋風辭於斯水之上。汾水又西逕皮氏縣南，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率師伐我，圍皮氏，翟章率師救皮氏，十三年城皮氏者也。』漢河東太守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尙存，今無水。」

漢武帝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耿城　河津縣東南十二里故耿城，殷帝乙所都。東十五里大黃村唐大將薛仁貴故里。西南三十里通化

鎮附近文中子故里，東南三十五里平原村明薛文清公故里。

龍門　河津西北二十五里龍門，兩山壁立，黃河從中流過，形如門闕，一名禹門，東西闊八十步，西與陝西韓城梁山並峙。

水經：「（黃河）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

水經注：「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岩際鐫跡，遺功尙存，岸上有廟祠。』」

原馥庭先生說：「龍門現稱禹門，在山西名東禹門，在陝西名西禹門。東禹門有八景：層樓倚漢，曲棧連雲，鳴泉漱玉，飛閣流丹，懸崖掛月，空谷驚雷，秋水歸帆，春鱗汲浪。抗戰期間，日寇據東禹門，國軍守西禹門，對峙八年，時有砲戰。戰後見東禹門宏偉之禹廟及三座戲台皆彈痕纍纍，面目全非矣。紀念龍門詩辭甚多，茲舉二者。」

宋司馬光龍門：「石樓臨晴空，南眺出千里。人憐山氣佳，予歎禹功美。想彼未鑿時，極目皆洪水。誰知耕桑民，幸免魴與鯉。」

唐薛能龍門八韻：「河浸華夷闊，山橫宇宙雄。高波萬丈瀉，夏禹幾年功。川迸晴明雨，林生旦暮風。人看鰍進退，鳥性斷東西。氣逐雲歸海，聲驅石落空。近身毛乍竪，當面語難通。沸沫歸何處？盤渦傍此中。從來化畜者，攀去路應同。」

河津縣汾河各支流

遮馬峪泉——通志：「遮馬峪泉在縣東北四十里一原坡下。唐貞觀十年縣尹長孫恕鑿山修爲二渠，元大德間千澗渠雨衝絕，明隆慶五年，知縣張汝乾復鑿山通之。」

瓜峪泉——通志：「瓜峪泉在縣東北四十里水母廟下，亦長孫恕鑿。」又：「瓜峪堰在龍門北三十里，唐貞觀十年築。析三澗：西南爲西長大澗，南爲南下大澗，東南瀉汾河，爲救命天澗。」

救命天澗——通志：「救命天澗廣一里，深二丈，袤二十有餘里，瓜峪千巖萬壑流胥滙此。漂巨石似凋葉，直瀉汾河。」

神峪塢——縣北三十五里馬鞍山，一名高鞍塢，山下水母廟下神峪泉，清泉沸湧。

河津縣水利

遮馬峪渠灌溉固鎮里、劉家院、西磑、千澗諸村田。

瓜峪渠灌溉史家莊、魏家院、南北午芹諸村田。

神峪渠灌溉南北午芹村田。

河津瀕汾河田，因河身卑窪，難以引溉。

原馥庭先生說：「每年夏秋，汾河常溢出兩岸，故沿河一帶頗爲肥沃。汾河南北兩岸合計有十里寬之低地皆水田，水源甚淺，約二公尺，農人鑿井澆田，收穫極豐。河津縣北部地區，引呂梁山各山谷流下之泉水灌溉，得益之面積頗廣。河津縣南部地區，高出汾河數十丈，飲水亦不易，更無灌溉可言。惟土質較佳，農產亦豐。民國二十三年縣長白佩華爲利用汾河擴大灌溉面積，在汾河南岸之莊頭村設一抽水站，效果尚佳，在抗日戰爭其間，又行廢置。」

榮河縣汾河

水經：「(汾河)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於(黃)河。」

水經注：「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阜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脽，應邵曰：『脽邱類也，汾陰男子公孫祥望氣，寶物之精上見，祥言於武帝，武帝於水獲寶鼎焉，遷於甘泉宮，改其年曰元鼎。』即此處也。」

通志：「汾河古在縣北后土祠旁，西流入黃河，明隆慶中移河津葫蘆灘南入黃河。」

后土廟在廟前村東高地，西靠黃河，北距汾河口約十里，東距榮河縣十四里半。規模很大，爲晉南名勝。後有秋風樓，樓中藏有元大德十一年刻漢武帝秋風辭碑，與后土碑堪稱雙璧。今后土廟已非碑上原物

。因明萬歷間，汾河決口南泛，故廟已無存。清康熙間曾移地重建，至同治初，黃河河道東移，廟又傾，乃移建今地。始建於同治十二年，主殿次年落成，光緒時繼有興建。碑高一百三十五米厘，寬一百零六米厘。碑陰刻宋大中祥符四年以前「歷朝立廟致詞實迹」，文爲「軒轅氏祀地祇掃地爲壇於脽上。……」

脽上又有軒轅掃地壇，相傳軒轅黃帝祭后土於汾陰脽上。

明王崇古謁汾陰祠：「峻宇壓汾湍，軒轅掃地壇。蛟龍蟠地脈，嶽瀆獲岡巒。漢碣鎮文古，唐宮樹色殘。懸知翠鸞駕，應在紫雲端。」

明張四維汾陰祠懷古：「脽原廟宇枕汾涯，想像前朝駐翠華。不見龍旂屯檜柏，尙餘龜碣臥塵沙。野人采藻祠春燕，漁子鳴榔起暮鴉。今古山河千里目，高樓吟望對明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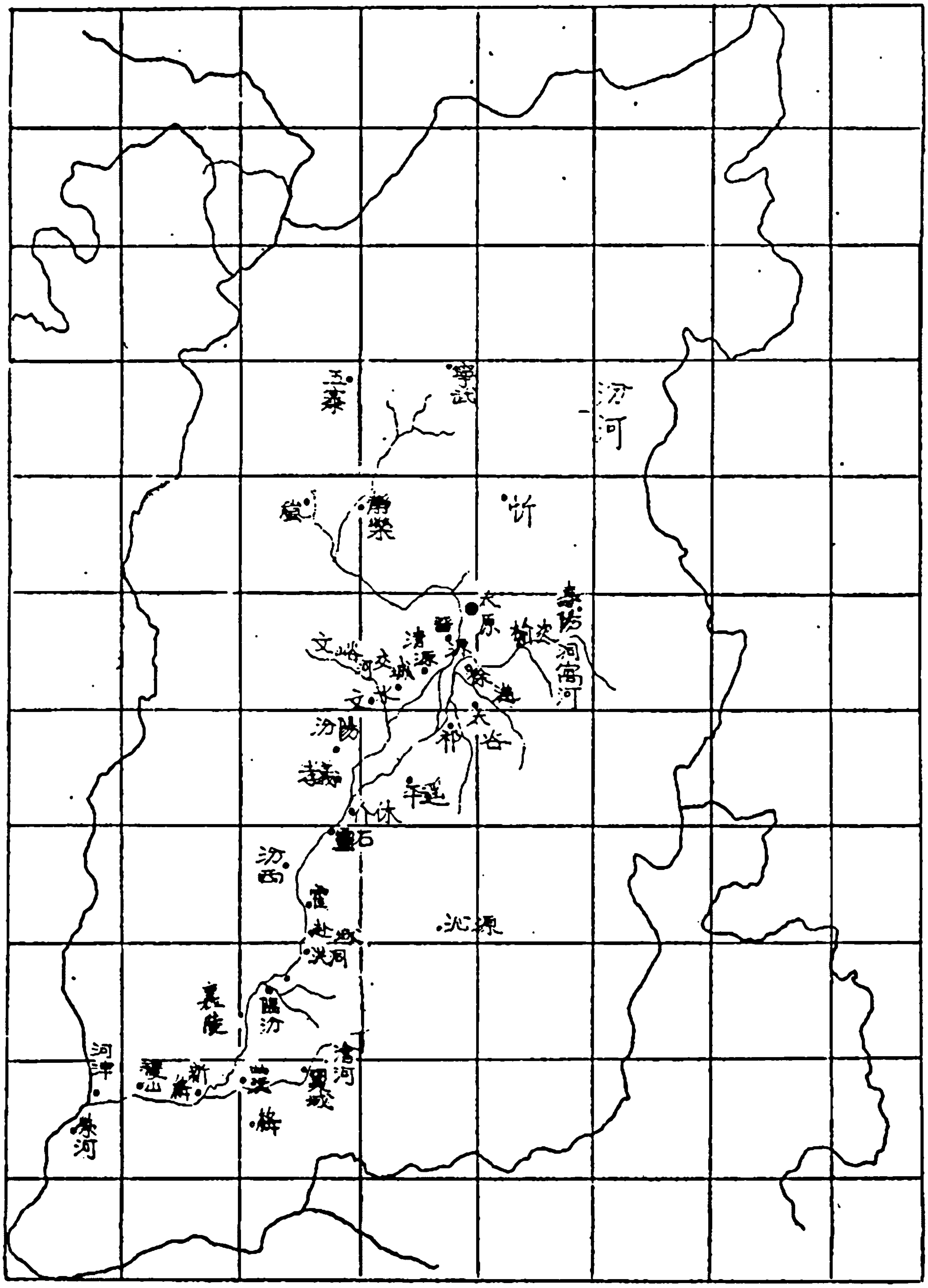
明薛瑄后土祠：「一木爲橋渡斷溪，山風山雨冷淒淒。千年古廟藏崖下，萬里黃河正在西。」

明喬宇汾陰歌：「帝昔來兮壇下，駐龍輿兮輝煌。帝一去兮不返，壇有柏兮蒼蒼。悲千秋兮萬歲，汾之水兮湯湯。」

榮河縣漢名汾陰縣，漢武帝時出土寶鼎，改元元鼎。唐開元十年（七二二），又有寶鼎出土，改汾陰縣爲寶鼎縣，一直到宋大中祥符四年（一〇一一）才改爲榮河。清同治九年（一八七）后土祠附近河水冲塌的地方，獲銅鐘十幾個，其中一個有銘文一百七十二字，是齊國的。近二十年出土兩批，一次在廟前村，出土銅鼎、銅鐘二十多件，一次出土編鐘七個，是吳國的東西。可見春秋戰國時，各國都到榮河縣祭后土，祭時携帶祭器，祭完埋藏土后土祠附近。將來一定還會有銅器出土。

（本文載山西文獻）

汾河


五寨
寧武
汾河
嵐
靜樂
忻
太原
晉祠
清源
壽陽
榆次
洞渦河
文峪河
交城
徐溝
文水
太谷
汾陽
祁
孝義
平遙
介休
靈石
汾西
霍
趙城
洪洞
沁源
襄陵
臨汾
澮河
翼城
河津
稷山
新絳
曲沃
絳
汾河

軍統局的根——三民主義力行社

近日遇見好幾位力行社的老同志，在閒談中，他們對我說：「你寫了許多有關戴笠的文章，但是你沒有根。戴笠的工作是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的工作，以前可能有所顧忌，你不便寫，現在一切都已公開，應該追根到底，從根寫起。」

是的，我有這個責任，應該追根，否則，戴笠雨農先生領導的工作，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在中國救亡圖存的奮鬥經過中，就會減色，沒有根據。事實上，五十年前，我在太原，是先參加力行社的組織工作，後來才參加特務處工作的。在我個人來說，也不能不追這個根。

民國二十一年年初，我一連接到黃珍吾兄從南京的來信。他告訴我，在南京的同學，有一種新的運動，希望我趕快到南京。那時我正担任私立太原平民中學的訓導工作，全校有六百多名學生，大多數住校，起居、飲食、上課、自習，都要照顧到。而訓育處祇有我們四個人，實在無法分身，沒有去南京。

不久，第二期同學中傲霜到太原，先來找我，我負有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的聯絡責任，在太原的同學都和我有聯絡。過幾天，第四期同學梁雪亭也來太原，帶來給我的命令。他們兩位分屬「軍會」（革命軍人同志會）和「青會」（革命青年同志會），連我三個人負責籌備「復興社」（力行社的外圍機

構）山西支社。

夏天，戴雨農先生派第五期同學靳易夫同太原建立特務處的工作。他對我說：「我在太原一籌莫展，如果你幫助我，我就幹下去。否則，祇好同去覆命，不能幹。」

這件復興民族、救亡圖存的革命工作非常重要，不論公私，我都義不容辭，不能不答應。暑假，他要我跑一趟南京，在杭州看到雨農先生。他看過我們的工作計劃和預算，非常滿意。尤其我參加了他的工作，對於山西方面很放心，立刻批准計劃和預算，我們就開始了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在山西的工作。

雨農先生是一位不忘本的人，一直到他殉職，提到他領導的工作，總是叫「團體」。團體是當年一般力行社同志對力行社的稱呼。雨農先生的口號：「團體即家庭」。我現在撰寫這篇「軍統局的根」，在說明三民主義力行社就是雨農先生領導的工作的根，是力行社活動的一部分。既要保衛這個運動，又要為這個運動打先鋒。二十七年力行社已不存在，特務處擴大為軍統局，仍保持力行社的革命精神。三十一年四月一日特務處成立十週年紀念會，毛萬里兄撰了一副對聯，雨農先生非常高興，非常欣賞，就是明證。對聯如下：

從四條巷到羅家灣，組織雖有前後，精神還是一個；

改特務處為軍統局，同志遍佈中外，忠奸決不兩立。

南京鼓樓「四條巷」為特務處辦公的地方，重慶棗子嵐埡「羅家灣」是軍統局的辦公地方。

力行社運動的發動

因為力行社這個運動是滕俊夫先生所發動的，所以在追根之先，不能不對俊夫先生予以介紹。俊夫先生名傑，俊夫其字也。（為行文方便，以後一律稱滕傑。雨農先生稱戴笠）他在上海大學畢業後，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為人性情溫和，文質彬彬，具有深厚的書生氣質，也就是十足的儒將風度。他在學生時期，已為校長蔣公所注意，所賞識，這是力行社很順利組織成功的最大原因。

民國十四、五年，正是國民黨容共時期，共產黨藉黃埔軍校來培植共產黨的軍事幹部，盡量讓共產黨青年投考，徐向前（象謙）是第一期，林彪是第四期。又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外圍組織，以吸收同學，擴大組織。國民黨同志為抵抗共產黨陰謀，也組織了「孫文主義學會」。這兩個組織水火不相融，時常衝突打鬥。滕傑很接近孫文主義學會同學，但沒有加入組織。在共產黨分子看來，他像是中立者。

有一次，共產黨發動罷免黃埔特別黨部執行委員陳超和買毅，召開代表大會，每連一位代表。滕傑是第一團團黨部執行委員，也參加會議。這次會議，兩個組織旗鼓相當，勢均力敵，不分上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人做主席，被孫文主義學會的人轟下來，孫文主義學會的人做主席，又被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人轟下來。主席換了好幾個人，嚷吵的一團糟。訓練部主任吳思豫將軍值日，深怕衝突起來，着急的在會場外面團團轉。

在混亂當中，突然有人高喊：「我們推滕傑做主席，」爭吵一下停止，又有人鼓掌，大家附和，掌聲雷動。

滕傑登上主席台，大聲問大家：「請問大家！我們會議的進行，應不應該遵守民權初步的規定！」「應該遵守！」大家都說，沒有人敢說不遵守。

滕傑就運用民權初步維持了會場秩序。有不合民權初步的，立刻制止。最後歸納大家的意見，一一表決。大會完滿結束，不但沒有鬧出事來，陳超和賈毅也沒有被罷免。吳思豫趕緊到校長室，報告詳情，對滕傑做主席，做得很成功，一再誇獎。校長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知道滕傑很有能力，可以領導羣衆，可以平息紛爭。

軍校畢業後，滕傑分發到第二十一師見習，爲師部的小報寫社論。他以國民黨立場發表議論，常指責共產黨胡鬧，胡亂喊叫。於是，共產黨說他反共，破壞總理的容共政策，告到師長嚴重那裏去。在共產黨氣焰萬丈的情況下，嚴師長將這種情形報告了在前方指揮作戰的校長。結果，校長把滕傑由少尉見習官調成中央黨部軍人部少校視察員，使之跳升三級。

上海尚在軍閥孫傳芳手中，國民革命軍正準備進攻收復，校長在南昌召見滕傑，知道他同上海駐軍有關係，派他去上海，隨鈕永建做祕密策反工作。上海光復後，滕傑被派爲新編第八師第二旅少將旅長。又一次跳升三級。不久又被調爲總司令部中尉侍從副官，一下降回五六級，用以磨鍊他的意志。其實在校長

身邊任侍從副官，階級雖低，獲益很多。凡晉謁總司令的文武官員，多半都要經滕傑接待，因此，交接了不少名人和同學，對他以後工作，幫助很大。

校長蔣公認爲滕傑是可造之才，送他到日本，入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主修政黨與政治，畢業後，他打算在日本再住十年，從事研究工作。日本東京上野圖書館藏書三十多萬册，對新出版的書籍，又隨時增購，這對他很具吸引作用。

這時候，日本軍閥正在中國東北製造事件，並公開討論侵略中國問題，居然表示，他們有三個月可以亡華的信心。滕傑心想，如果國家不能存在，研究學問又有甚麼用處？不怕日本侵略，怕的是自己沒有準備，沒有抵抗侵略的力量。所以決定回國看看，對於抵抗日本侵略，準備到甚麼程度，再決定是否在日本繼續研究。與滕同時回來的，還有蕭贊育和陳啓宇，蕭後來亦爲力行社重要幹部之一。

復興民族運動

十九年中原大戰，打了半年，國家元氣大喪。德國顧問所訓練的國防軍敎導第一師，損失慘重。而共產黨盤據江西，可以威脅首都南京的安全。西南又在進行分離運動，眞是百孔千瘡。滕傑回國，目睹這種情況，怎麼能抵禦日本軍閥侵略呢？國家危在旦夕，他不能再做研究十年的夢了。於是便決心留在國內，從事復興民族、救亡圖存的活動。

滕傑熱血澎湃，擬好一種救亡圖存，復興民族的計劃綱領，準備用以聯絡同學，展開運動。首先他把這一計劃拿給陳啓宇看，陳啓宇的妹妹陳啓坤，已經和滕傑戀愛好幾年了，兩人關係不同尋常。

「你的文章寫得很好，」陳啓宇看過計劃以後說：「不過你徒然浪費時間和精神而已，實際上行不通。」

一盆冷水澆在滕傑的頭上，頂好的朋友都不鼓勵，不支持，很使他失望。但他抱定百折不回的決心，絕不因此灰心。再找誰呢？他想到在黃埔曾與他共同反共的第四期同學胡步日（軌），是一位有思想、有見解、有魄力的同學，任江蘇省政府民政廳視察。於是專程到鎭江拜訪，拿出計劃書，請他過目。

「你在計劃中講到中國民族性，但我以爲你不了解中國民族性。」胡軌看完計劃書，很思考了一陣子，說道：「你的計劃很難行得通。」

滕傑出師不利，碰了第二個釘子，他沒有爭辯，便離開鎭江。賀衷寒在日本和滕住在一起，彼此很了解，現在南昌工作，經常來南京，滕傑請他看計劃，他說：「不行，校長不會接納你的意見。」

「這是救亡圖存，復興民族的意見，這是針對當前時局所需的意見，他不會忽視的。」滕傑說。

「校長永遠把我們當做小孩子看，祇有我們聽他的，他不會重視我們的意見。」

「我們可以先不報告他，」滕傑說：「等我們一切準備妥當以後，再向他報告如何？」

「那你就幹吧！我才不碰釘子呢。」

滕傑碰了第三個釘子，還是得不到同情，得不到支持。曾擴情任中央黨部軍人部祕書，他是第一期老大哥，他是一向支持滕傑的。這時，滕傑就去丁家橋找他。曾擴情看完計劃，突然站起來，拍着胸脯，愼重其事地說：「實獲我心，我全力支持你，你幹吧！你要我怎樣支持呢？」

「你出錢，我跑腿。」滕傑喜出望外，高興地囘答。

「怎樣出錢？」曾擴情問。

「我去聯絡同學，由你來請客，席間我宣佈計劃，請你表示支持。」

「好！」曾擴情說：「請客這點錢，我還出得起，你去聯絡吧！」

第一次請客在蜀峽飯店，滕傑聯絡了十位同學：張本淸、黃仲翔、周復、葉維、鄭介民、鄧文儀、酆悌、婁紹愷、康澤、孫常鈞。席間，滕傑宣佈他的計劃，張本淸首先熱烈鼓掌。他任旅長，影響力大，造成很有利的氣氛。再經曾擴情站起來幫腔，於是，大家一致主張，全力推動，積極進行。並決定第二次請客，在座的人，每人必須愼重選擇一人，邀來參加。

第二次在浣花川菜舘請客，請了兩桌，也就是由十二人變成二十四人。如法泡製，決定再請一次客。

第三次請了四桌客，這一次賀衷寒也同意參加，已經有了四十多人。賀的參加，影響很大，大家接受他的意見，決定立即成立籌備處，大家都爲籌備委員。並以滕傑爲書記，陳啓坤爲助理。

經費怎麼辦呢？鄧文義很慷慨，當場宣佈，由他主持的拔提書店撥出三百元，作爲籌備費的一部份。

有了錢好辦事，在康濟醫院後面租下三間樓房，中間會客，左邊辦公，右邊由康澤居住，展開工作。籌備處除了物色志同道合的同志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擬定組織之建立與發展，以及對國家改造的各種方案和計劃草案。

三民主義力行社

就在籌備處開始活動時期，日本軍閥果然動發了「九一八」事變，沒有遭遇抵抗，就佔據了我東北四省。全國沸騰，共產黨乘機操縱輿論，要求中央宣佈，對日實行全面抗戰。因此，滕傑的計劃更有意義，更爲切合需要，參加的黃埔同學，越來越多。

這個運動最高目標是在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階段目標則在貫徹蔣公「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當時外在的主要敵人有兩種，是日本軍閥和赤色帝國主義蘇俄；內在的主要敵人，是假借革命的軍閥和蘇俄的第五縱隊共產黨。必須先戰勝內在敵人，統一全國，然後才有力量戰勝外在敵人。

要戰勝內在的共產黨，很不簡單。因爲共產黨是一種「隱形人」，我們在明處，他們在暗處，我們看不見它，它却看得我們清清楚楚，那就無法戰勝他們。如果我們把這種情形反轉過來，使他們成爲有形人，而使我們自己成爲隱形人，就是要使我們組織健全和祕密程度都能超過他們，並且使我們的組織成爲全民的核心，而且有能力向他們內部滲透。爲做到這一點，我們的同志必須要做無名英雄，不求名利，不出

頭露面。

統一全國的方法，就當時情況而言，除了要消滅共產黨外，就是要瓦解兩廣，聯絡西南，穩定山東，控制華北，分別逐步進行。

在籌備處成立前，賀衷寒曾請客，介紹戴笠參加這項運動，滕傑知道他在校長身邊工作，特別叮嚀，請他等待籌備成熟後，再向校長報告。

工作推動，非常積極。派葉維、婁紹鎧去上海，鄭炳庚去杭州，李國幹去安慶，賀醒漢去南昌，丁炳權去武漢，秦啓榮去濟南，蕭洒去開封，買毅去北平，劉廣瑛負責東北，連絡志同道合的人，爲建立各地區的核心組織準備。

因爲九一八事變，各地學生紛紛赴京請願，受共產黨操縱運用，要求抗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公辭職，返回原籍奉化。第三期同學李一民初從日本返國，尚未了解眞實情況，他宣稱：「滕傑他們組織小組織，我要報告校長，辦他們。」

如果李一民眞的以不實的傳言向校長報告，可能會引起誤會。因此，滕傑趕緊密電校長侍從祕書鄧文儀，請他立即報告校長，說明大家的動機和做法。因爲鄧文儀報告的很具體婉轉，校長也感覺到有此需要，說道：「很好！不過你們經驗不夠，恐怕做不好，等回南京再談。」

有此結果後，他們隨即也拉李一民參加了這個運動。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校長由杭州回京，奮赴國難。第二天召見滕傑、賀衷寒、康澤三人，聽取他們報告救亡圖存，復興民族運動進行的情況，鄧文儀在旁邊做記錄。晉謁校長之前，他們三人和鄧文儀商定，從此以後，對校長改稱領袖。

「你們的經驗不够，恐怕做不好，我來領導你們。」校長在聽了報告以後說。

「領袖來領導我們，正是我們一致的願望，我們當盡心竭力而為。」滕傑站起來，很高興地說。

「你們還是稱呼我校長好了！」

「我們覺得，在黨國四分五裂的現狀下，必須要有一位領袖做重心。」滕傑說：「然後才有統一意志，集中力量，實現一定目標的可能。」

「改日再談。」校長沒有再談甚麼。

從此每天或隔一天，卽召集各籌備委員舉行座談會一次。有時領袖講話，有時則靜聽大家發表意見，或報告籌備期間所擬的各種方案。每次談話，都經過三四小時之久。

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閥又發動淞滬戰爭，因為籌備處的工作已有初步基礎，已能動員京滬杭一帶的農、工、商、學、婦女羣衆，支援軍隊作戰，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領袖看到這種情形，很表滿意，所以決定早日正式成立。成立會開了兩天，第一天是領袖訓話，並選舉了幹事。關於領袖訓話內容，根據領袖的日記：「二月二十九日上午，舉行力行社成立典禮，訓話大旨謂：『王陽明知行合一與我總理知難行易

，祇要努力以行，力行公正，則中庸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必可達到目的。』」

參加成立典禮的籌備委員二十八人，據干國勛自民國六十三年七月號起在中外雜誌連載之「力行社、復興社史話」記載爲：滕傑、賀衷寒、康澤、桂永清、鄷悌、鄧文儀、蕭贊育、潘又強、邱開基、孫常鈞、周復、葛武棨、蔡勁軍、干國勛、戴笠、杜心如、韓文煥、黃仲翔、駱德榮、劉誠之、李一民、婁紹鎧、彭孟緝、易德明、陳祺等，另外還有胡宗南、曾擴情、張本清、葉維等十幾人因不在南京，沒有參加。

這個組織既以實行三民主義爲目的，故核心組織定名爲「三民主義力行社」。三月六日領袖日記，和力行社幹部談話，說的最清楚：「孔子有言，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仁勇三達德，而其本則在仁。好學、力行、知恥三條目，而其根則在力行。吾人今日，知國恥之宜雪，各種學術之宜學。而最重之點，唯在力行，吾人之所以必務力行者，完全發乎良知，盡我天職，亦所謂仁心作用而已。勉之！勉之！莫自負仁心云。」

力行社設常務幹事三人：滕傑、賀衷寒、康澤，主持社務。書記一人，負一切決策執行的責任。一年一改選，第一任由滕傑兼。其初，下設四處：總務處長李一民，組織處長蕭贊育，胡軌副；宣傳處長康澤兼，周復副；特務處長桂永清，邱開基副。以後又增設一軍事處，調桂永清爲處長。

桂永清初爲特務處長，僅僅一個星期，覺得不長於這一項工作，恐怕誤事，堅決請辭。繼任人選，很難決定。過了好幾天，仍付缺如。一天，領袖問滕傑：「特務處負責人找到沒有？」

「還沒有找到。」滕傑回答。

「我給你們介紹一個人，我看戴笠很有這方面的天才，你去考核考核！」

「領袖認爲合適，就由他負責，不需要再考核了。」滕傑說。

「還是要考核的。」領袖再三說。

四月一日正式任命戴笠爲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長，就以這一天爲成立日期，下分兩科，鄭介民任偵查科長，邱開基任執行科長，後又增設交通科，梁幹喬任科長，唐縱任書記。

因此，戴笠領導的工作，是和三民主義力行社息息相關的。同爲救亡圖存，復興民族而奮鬥的工作。做無名英雄，原爲力行社幹部當年一致的抱負。不過特務處同志因任務不同，工作更需要祕密，所以，實行的更爲澈底。

力行社從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成立，到二十七年改組爲三民主義青年團，整整努力工作了六年。他們發動了四大運動，卽發動了使全民軍事化，舉國皆兵的國民軍訓運動；使全民都過現代人生活的新生活運動；運用民間休閒勞力，從事國家建設的義務勞動運動；運用民間可能運用的資金，從事國民所需建設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用以對國家實施了全面的改造。而廬山訓練，訓練了全國高級軍事幹部，全國高級行政幹部，更增强了核心領導作用，造成一種蓬蓬勃勃的新氣象。同時把共產黨趕到陝北，各省的共黨分子紛紛自首，投降政府；瓦解了所有的軍人割據，使全國獲得實質的統一。凡此努力，爲國家奠定了八年

抗戰的基礎。

力行社雖因全民抗戰而不存在，而特務處的工作，反因抗戰需要更爲擴大，改爲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爲抗戰承担了巨大的責任。敵後的情報，殺敵除奸，戰區的游擊破壞，大後方的治安，處處都發生了奇效。繼續了力行社的革命精神。

有了力行社對付共產黨的祕密組織，有了力行社發動一切力量的核心組織，在偉大的領袖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才能造成時勢，改變風氣，使古老的民族年輕活潑起來。研究中國的革命史，研究中國的近代史，研究八年抗戰史，忽略了三民主義力行社的活動，會缺乏一種精神，而限於皮毛之見，不切實際。

因爲軍統局延長了力行社的生命，力行社活動，雖僅短短六年，實際却活動了十五年，一直到戴笠殉職。設戴笠不死，繼續保持力行社的精神和組織，則對戡亂救民的戰事必能有更多更大的貢獻。

楊立奎獨力鬪學聯

共產黨匪款給學聯

中外雜誌讀友現在美國的四川周谷先生，看過我寫的關山煙塵記第十五頁：「有一天，楊（立奎）先生在天津大公報第一版登載了一則啓事，標題是「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說他們不要倫理，不要道德，是禽獸也。第二天，那些所謂新啓蒙動動的左傾教授張申府、陳豹隱等，也在大公報上登載一則啓事，答覆楊先生，說他們並沒有不要倫理，不要道德。第三天，楊先生又刋出一則啓事，說他所以要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就是希望他們不做禽獸，現在他們既然明白表示，不敢不要倫理，不敢不要道德，那就是他的警告生了效力，達到警告的目的。」

周谷先生致力學問，毫不含糊，處處求眞，事事落實。他想把這三則啓事找出來，加以研究。花了兩年功夫，到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翻閱民國二十五、六年（一九三六、七年）的天津大公報。可是仔細看過

以後，並沒有找出這三則啓事，却看到許多有關楊立奎的其他資料，抄下來，由航空寄給我。我寫關山烟塵記時，手頭沒有任何參考資料，全憑記憶。事隔三十年，很容易記錯了。趕緊寫信告訴周先生，也許這三則啓事登在北平世界日報。可惜美國國會圖書館並沒有保存着北平世界日報，這三則啓事原文，還是沒有找出來，眞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接着周谷先生把他看過相反書刋裏面，有關楊立奎的資料，也或抄錄，或影印出來寄給我，給我參考。這些資料，有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法國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刋，係當地中國共產黨的刋物。還有共產黨一九六〇年出版，李昌（？）等著的「一二九回憶錄」。這些共產黨的書刋，都是在謾罵楊立奎。共產黨善於說謊，都是歪曲事實的違心之論。我想，楊立奎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我們不能任由共產黨對這位志行高潔，擇善固執，不懼怕邪惡勢力，三十五年前的反共學人，任人汚衊，沈默不言，實有替楊先生說幾句公道話的必要。

楊立奎在七七事變以前，任北平師範大學物理系主任，並主持師大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同時又是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的主席。楊立奎純粹是一位研究科學的學者，對學生負責，熱心爲大衆服務，對於政治並不感興趣。共產黨所說的一二九，係指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因日本軍閥逼迫我們實行所謂華北自治，北平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發動遊行請願。美其名爲愛國，骨子裏是在執行共產黨的計畫，藉機會來反對政府。在起初，楊立奎不知底細，還認爲他們眞是愛國運動，非常同情。後來爲

甚麼一百八十度轉變，揭發學聯的秘密，挺身而出，又要來反對呢？乃是他在發覺「學聯」受共產黨經濟支援以後，他認定學聯完全是共產黨的工具，並不是純粹的學生團體。他們的動機，另有企圖，並不是眞正的愛國運動。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第四版北平通訊，曾刊出以下的一段新聞：「國立師範大學教授楊立奎，前於學校擧行紀念週時，對學聯會受任何一方面利用事，加以指摘。曾謂十二月十七日（民國二十四年）有人向余言，有人匯來兩萬元給予學聯，爲撫卹受傷學生之用。惟學聯甚多，不知交予那個學聯爲是，請敎聯會（平津院校敎職員聯合會）代收轉交。余答以余亦不知有幾個學聯，且余向來不願經手銀錢。余意可交給各校長，因各校有若干受傷者，校長均淸楚也。余聞其言及——又有匯款五萬之事，並聞共產黨亦匯款十二萬元給學聯，爲某當局所扣，此二事均係得之傳聞等語。事隔多日，昨晨十一時許，師大學生杜書田由校外率領二十餘人，闖入師大理學院物理系辦公室，要求楊氏對紀念週報告詞加以解釋。楊氏當對該人等加以勸告，並稱如有任何方面利用事實，凡屬愛國份子，均可檢擧，希各覺悟。如認爲有意造謠，可以提起訴訟云。糾纏甚久，至十二時許始散去。當校外學生衝至校內，理學院大門不知何時被人關閉，一時校內空氣突形驚恐，幸未發生任何不幸事件。楊氏並於昨日下午發表告師大同學書，報告事件經過眞象。並囑同學運用自我之本能，應付惡劣之環境等語……」從這一段新聞報導，可以明白楊立奎同「學聯」是怎樣鬧翻的，爲甚麼他要反對共產黨，也可以了解楊的處境是怎樣危險。從師大

校外來的二十多個暴徒，衝進物理系辦公室，糾纏甚久，正是說明「學聯」無法無天，蠻橫到甚麼程度，居然派暴徒到一座學府尋釁。而楊先生泰然處之，毫不畏懼，毫不屈服，這種大無畏精神，又多麼令人欽佩。

學聯不敢提出控告

到了二月二十一日，楊立奎在天津大公報第一版登出一則啓事。

楊立奎告被共產黨收買之北平學聯幹部啓事：

北平世界日報登載學聯啓事已悉，今作答覆如下：一、學聯如在各報登另則啓事，並通告全市各學校學生會，亦貼同樣之標語，則事實證明，立奎確系造謠，立奎當自劾以謝青年。二、如願以法律解決，請向法院起訴，立奎當卽提出所知鐵證。

附請學聯會登報啓事五項：(一)打倒萬惡之共產黨；(二)打倒出賣民族之共產黨；(三)打倒假借愛國運動，宣傳赤化，欺騙青年之共產黨；(四)打倒共產黨煙幕下之社會民主黨；(五)打倒宣傳反動，欺騙青年之教授。

楊立奎的這一則啓事，多麼乾脆，多麼有力量。他要學聯登啓事五項，打倒共產黨，他們不敢登，因爲學聯早已變成共產黨的傀儡組織，他們怎敢打倒共產黨呢？楊先生又要他們到法庭起訴，學聯不敢這樣做，因爲楊先生手裏握有鐵證，他們害怕他，不敢同他打這一場官司。楊先生單人匹馬，一口氣提出五個

打倒。一個人赤手空拳，同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同學聯、同民先、同左傾教授等那麼衆多的人博鬪，全憑他那種維護眞理，維護倫理道德的精神。他理直氣壯，勇氣百倍，毫不氣餒，奮鬪到底。他曾同衡進他辦公室的二十多個暴徒，面對面週旋，不怕他們圍攻糾纏，不向他們低頭屈服，卻被他們逼出這樣一則啓事，學聯眞是引火燒身，自找苦吃。這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件大事，寫中國教育史、寫中國近代史的人，千萬不能把楊立奎孤軍奮鬪的這一段光榮歷史漏掉。

當時的北平「學聯」和各學校的學生會，幾乎都把持在共產黨分子的手裏。因爲各學校都有共產黨的職業學生，這批傢伙並不是爲求學來上學校，而是奉了共產黨的使命，來做工作的。他們根本不需要讀書，全部時間都用在製造糾紛，製造事件，來爭取所謂進步分子，擴展共產黨的組織。各學校的大多數學生，他們覺得化上父兄的金錢，好不容易考進中學，考進大學，都想在學問上打下一些基礎，將來好做一番事業，多半埋頭讀書，不管那些讀書以外的閒事。共產黨的職業學生，就利用這種群衆心理，以少數控制多數，控制了各種學生團體，控制了各學校的學生會，進而控制了學聯。（現在美國各大學的情形，正是三十年代北平各大學的翻版。我敬告美國的教育家，假如你們不提高警覺，也許三四十年後，你們或者你們的子孫而變成共產極權之下的奴隸，恐怕不能再標榜你們的民主制度了。）

共產黨還有一個外圍組織，叫做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因爲這個組織的名稱響亮，利用青年的愛國熱忱，以民族解放作號召。有些青年滿腔熱血，不明究竟，糊裏糊塗加入民先。自以爲是愛國，

實際上是上了共產黨的賊船，中了共產黨的圈套，成了共產黨的工具，被共產黨利用驅使，牽着鼻子走，而不能自拔，可憐又復可歎。各學校的民先非常活躍，和學生會表裏爲奸，把整個學校籠罩在烏煙瘴氣的共產黨氣氛之下，囂張跋扈，無以復加。有些學生不滿意他們這種作風，但是勢力孤單，力量薄弱，而且彼此沒有聯繫，一盤散沙。無組織無法對付有組織，敢怒不敢言，祇好忍氣呑聲，讀自己的書，任由他們去胡鬧。

決不低頭誰敢殺我

各大學的教授，不敢得罪那些共產黨的職業學生，招惹是非，祇好潔身自愛，不談政治，講授他們應講的功課。至於那些講政治，講哲學的所謂左傾教授，肚子裏除了馬克斯、牛克斯那一套東西，沒有甚麼。爲保持飯盌，祇好同共產黨的職業學生沆瀣一氣，儘量表示左傾，表示前進，胡說八道，駡駡政府，捧捧延安。簡直沒有幾位教授敢挺身而出，仗義執言，說幾句公道話，來駁斥他們的荒謬言論。有！祇有楊立奎。楊先生大聲急呼，要打倒出賣民族，欺騙青年的共產黨。要喚醒青年，不要上共產黨的當，不要跟着共產黨收買的學聯胡鬧。要青年們運用自己的本能，應付惡劣環境。難怪學聯恨他恨入骨髓。要打倒他，要派二十幾個暴徒去恐嚇他，收拾他。要把他說成漢奸，說成北平市最反動、最頑固的教授，把一切不好聽的名詞都加到他的頭上。

我同楊立奎也不過一面之交，是在他接到共產黨的一百多封恐嚇信件，手槍子彈，說要殺死他以後，去慰問他，才談了兩個鐘頭。楊先生是安徽人，個子不高，穿着一件剛蓋過膝蓋的布大掛，非常木訥，一臉忠厚像。他說話誠誠懇懇，不會轉彎抹角。態度非常堅決，表示不怕共產黨恐嚇，正準備讓他們來殺死他。他說：「我既然發現學聯被共產黨收買，我是大學教授，我對青年有責任。我應當維護眞理，維護中國的倫理和道德。因衞道而死，死得其所，絕不向共產黨分子低頭。可惜那批共產黨的跳梁小醜們，沒有勇氣，眞敢來殺死我。」

據我所知，楊立奎沒有任何政治背景，也沒有任何組織關係。他反對學聯，揭發共產黨的陰謀，完全因爲看到青年被欺騙，被利用，受良知良心的驅使，受教授神聖責任的驅使，激於義憤，既沒有顧慮任何後果，也不曾估計甚麼得失。他認爲該說就說，該做就做，動機非常純潔，志行非常高超，這就是他最值得人們尊敬的原因。自從何梅協定，國民黨河北省市黨部停止活動，中央派在北平，擔任秘密組織工作的負責人，先是現任立法委員劉廣瑛先生，後來是已經去世的王受泰先生，最後是倪文亞先生，他們都同楊先生沒有發生組織關係。這一點我知道的很清楚，別人給楊先生戴上甚麼帽子，都是寃枉的。楊立奎這個人，最了不起，就是我行我素，不計利害得失，是一位貨眞價實的學人，科學家。

楊立奎單獨同學聯，同共產黨奮鬪了整整一年。一直到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全國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不痛恨張學良和楊虎城。認爲他們闖下滔天大禍，危害國家根本，不

可饒恕。想不到學聯和民先分子，却在各校大事宣傳，贊揚張、楊，幸災樂禍，非常高興發生西安事變。因此，引起極大多數，甚至平素不說一句話的同學們的反感。衆怒難犯，群起反對，學聯和民先分子才害怕起來。各校學生有十幾萬人，幾乎傾校參加，集合在天安門，開一次學生大會，聲討張、楊。大家認爲學聯贊揚張、楊，簡直是賣國賊，代表不了北平市的全體同學，應當揚棄。當場決議，另外成立「新學聯」，原來的反動舊學聯才被打倒。所以，新學聯成立，完全是因爲舊學聯倒行逆施，藐視全體同學的意旨，才逼出來的。並不是楊立奎有多麼大的力量，有甚麼神通，能夠創造出一個新學聯來。不過新學聯的負責人認爲楊先生是先知先覺，人格高尙。更欽佩他那種堅強的反共產黨，反舊學聯的精神，經常去請教他，倒是事實。

新學聯聲討張楊

還有，那天天安門開會聲討張、楊以後，準備整隊出發遊行。當時北平市長係秦德純，也不知憑誰奉了何人的命令，攔阻學生們前進。楊立奎先生聞訊，恐怕引起衝突，造成流血事件，給共產黨造機會。又對北平當局的無知，非常生氣，趕緊去找他們理論。

「蔣委員長西安蒙難，」楊立奎先生說：「全國人心惶惶，北平學生開會遊行，表示態度，純爲愛國行爲，既未擾亂治安，又沒有軌外行動，爲甚麼不准他們出發遊行呢？」

北平軍政當局一想，他們既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又不站在張、楊一邊，楊先生說得一點也不錯。於是，答應楊先生的要求，撤除憲警，讓新學聯領導下的隊伍，完成了一次壯大的遊行。以後，北平的軍政當局對新學聯另眼看待，對他們的集會和活動，不再干涉了。各學校的民先分子眼看同學們都在擁護新學聯，祇好消聲匿跡，不敢再像過去，那樣猖獗了。經過這次事件，新學聯當然更感激楊立奎先生。所以，楊立奎和新學聯之間，是新學聯自然而然要擁護楊立奎，並不是楊立奎要領導新學聯。共產黨不能曲解這個鐵的事實。

新學聯的負責人，師大的李子華和鄧運生（未來台灣）、北大的譚菁華和李彬（現在臺灣省黨部工作，曾任臺北縣黨部主任委員。）等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差不多每個星期，總要碰一次面。因此，新學聯的一切活動，我多少知道一些。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五四」紀念大會，在和平門外師範大學舉行，由新學聯主持。舊學聯的分子黃華（共匪駐加拿大大使）等要求參加，新學聯的負責人寬大為懷，以為大家都是北平市的學生，當然可以參加，滿口答應了。沒有想到舊學聯諸人另有企圖，包藏禍心。他們異想天開，想借五四紀念大會的機會，把新學聯的領導權奪取過來。新學聯不是就成為他們的工具嗎？

這一次開會，新學聯先邀請師大校長李蒸、北大教授陶希聖發表演講。還沒有正式宣佈開會，舊學聯的分子們，就像一窩蜂，跑上主席臺，爭主席，大搗其亂，情況立刻緊張起來。這時會場裏的民先分子，

高唱「保衞馬德里」的歌曲，歌聲高昂，想用這種歌聲嚇倒與會的大衆。新學聯的負責人看見情形不妙，趕緊保護着李蒸、陶希聖離開會場。舊學聯衝上主席臺的人多，人多勢壯，氣勢洶洶，發動攻擊，大打出手，把椅子摔壞，來嚇唬新學聯的負責人。會場的群衆聽到保衞馬德里的歌聲，已經非常憤怒，無法壓制。現在看見主席臺上打了起來，於是會場裏也亂了，看見唱保衞馬德里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舉手就揍。共產黨討慣便宜，這次有計畫的參加五四大會，認定便宜還是他們的，來時，雙雙對對，多半携帶着愛人一塊兒來，好像來參加勝利大會。經過一場混戰，這批傢伙，簡直稀鬆得很。腿長的早已跑出師大，腿短的嚇的屁滾尿流，有的躲藏在厠所裏，有的跑到學生寢室，鑽到牀底下，不敢出來。

說到這次打架，我又想起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北平私立志成中學，有一千多學生，是一所比較大的中學。校長吳葆三是一位非常憎恨共產黨的人，軍訓教官山西河津人高建翎，軍校第九期畢業，不但勇敢直爽，而且很得學生信仰。他們兩位不允許共產黨來志成活動。所以，志成中學沒有民先分子。可知共產黨在各學校胡鬧，學校當局應當負一大部份責任。假如都像吳葆三和高建翎，各學校就不會被共產黨所蹧蹋。新學聯成立後，志成中學是支持最力的一個學校。這次參加五四紀念大會，他們整隊前往參加，秩序井然，不像舊學聯和民先份子，三三五五，零零星星而來。打起架來，這一千多個志成的學生行動一致，那些烏合之衆的民先，那裏是他們的對手？志成先聲奪人，早把他們的魂魄也嚇得出竅了。

等到舊學聯和民先份子逃走以後，主持大會的負責人李子華、李彬等，再把李蒸和陶希聖請來，正式

宣佈開會。共產黨五四事件回憶錄說：「陶希聖和楊立奎也出席了紀念大會，大會剛要開始，由楊立奎、陶希聖把持的一批特務學生和便衣警察，持木棒破瓦進入會場，對到會的學生進行毆打。」這不是完全胡扯嗎？楊立奎和陶希聖憑甚麼能使「便衣警察」呢？他們是公安局長嗎？他們是公安局的督察長嗎？況且那一天，楊立奎根本沒有去參加紀念會，陶希聖又是被請去發表演講的，他是客人，不是主人。這次打架，完全由他們爭主席，唱保衛馬德里歌曲而起，怎麼能誣賴陶希聖和楊立奎是打架的主使人呢？他們所謂木棒，是指童子軍拿的木棍，說成持木棒破瓦進入會場，可笑之至。共產黨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因爲他們有職業學生，乃創造特務學生這個名詞來糟蹋對方，眞是無聊已極，強詞奪理。

陶希聖親眼看見舊學聯和民先分子搗亂會場，親耳聽到他們高歌「保衛馬德里」，露出國際共產黨的猙獰嘴臉，氣到極點，才在大會上罵了一陣。中國人的五四紀念大會，與保衛西班牙的馬德里有甚麼關係？西班牙的共產黨被佛郎哥元帥打得落花流水，快要攻下共產黨佔據的西班牙京城馬德里，却要中國人在北平來保衛，來高歌，眞是滑天下之大稽，無聊幼稚到極點。

警告西班牙主義者

五四紀念會過後，陶希聖先生寫了一篇文章「警告西班牙主義者」發表在大公報的星期評論版。因爲他們高唱保衛馬德里，所以陶先生給他們起了一個「西班牙主義者」的名詞。這是一篇分量很重，影響當

時青年思想很大的文章。共產黨五四事件回憶錄還說：「第二天，陶希聖發表了一篇叫做「保衞馬德里的歌聲刺破了我的耳鼓」的文章，是不是杜撰？還是「警告西班牙主義者」以外，另一篇文章，我無法確定，因爲陶先生一連發表了好幾篇「星期評論」。不過，我可肯定的說，絕對不是第二天。五四那一天是星期二，第二天應該是星期三。而大公報的「星期評論」是在星期天，是五四以後的第五天，怎麼能說是第二天呢？可見共產黨回憶錄所說的五四事件，完全是信口雌黃。又說這篇文章的稿費是五萬元，在三十五年前，大公報會出五萬元這麼高的價錢，買一篇星期評論，眞是駭人聽聞，連鬼都不會相信。不過，說實在話，「警告西班牙主義者」這一篇星期評論，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影響當時的青年思想，說他值五千萬元，也不算太多。共產黨祇說成五萬元，未免有些估價太低吧？

至於他們說：「五四事件之後，所謂新學聯及陶希聖、楊立奎之流的卑鄙行爲被澈底揭穿了，他們的面皮被撕碎了，陷于極端孤立，僞學聯的活動也就無聲無息的停止了。」剛剛相反，被揭穿的卑鄙行爲，被撕碎的面皮，陷於極端孤立的，是高唱保衞馬德里的舊學聯和民先分子。既不是新學聯，更不是陶希聖和楊立奎。無聲無息停止活動的，也正是他們自己。新學聯經過五四紀念大會的考驗，全市的學生一致擁護，基礎越發鞏固了。共產黨最喜歡做「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王二不曾偸」的勾當，他最喜歡裝模作樣，做做「妓女恥笑人家不貞節」的無聊擧動，他們慣於改變歷史，把有說成無，把無說成有。把自己丟臉的事，賴在別人頭上，再在自己臉上貼金。想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欺騙不知事實眞象的人們。

總而言之，西安事變，舊學聯宣傳反動，引起公憤，自掘墳墓。五四紀念會，高唱保衛馬德里，成了他們自己送終的樂章，埋葬了舊學聯。當時在北平的人，誰都知道，這些事實，他們改變不了的。

共產黨的書刊常把楊立奎和陶希聖，相提並論，連在一起，好像說他們兩位是聯合在一起的反共伙伴，這也不是事實。陶先生現在住在臺北，我同他沒有來往，沒有問過他，究竟同楊立奎的關係怎樣。不過，據當年楊先生告訴我，陶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他是師範大學的教授。陶先生教政治，他是教物理。他們兩個既不是同事，又不是同行，平時很少往來。共產黨硬把他們兩位聯繫在一起，說他們兩位領導反共，是反動教授，實在無聊透頂。

至於楊立奎先生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因爲沒有找出那三則原啓事，詳細的情形無法敍述，確實的時間也記不清楚，是在五四紀念大會以前，還是以後。總之，楊先生的這一則啓事，狠狠地給了那批所謂左傾教授沉重的一棒。在三十年代的北平教育界，文化界，也算得上一件很有趣的插曲，值得大書特書。

七七事變以後，楊立奎離開北平，到了大後方，聽說在西北聯大教書。當時的教育當局對這位曾經同共產黨拼過命的學人，並沒有特別照顧。其實楊先生是一位很有骨氣的人，不失書生本色，也用不着別人照顧和同情。這消息還是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我在重慶，遇見新學聯負過責任的李子華先生告訴我的，以後關於楊先生的消息，就不淸楚了。

我能夠寫成這篇紀念楊立奎先生的文章，多虧周谷先生從美國寄來許多資料，特致謝意。

周谷先生函

家才先生：

你去年十一月廿七日手教早已拜悉，現在才來回覆，說來也十分慚愧。平日我休閒和研究的時間都很少，大部時間都拿去混飯吃去了，因此一切均無成就可言。平生就喜歡讀書，神交著者，此一生之大樂也。現在我已把原有工作辭去，擬另外找一個較閒的工作。我希望多抽點時間來讀書，以娛後半生，不然人生白活了。

囑查楊立奎在大公報登啓事一事，我以兩整天的時間，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把民國二十五年一整年大公報全部查完，仍未完全把你要查的查出來。這一年的大公報上並無「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的啓事，可能不在這一年，也許在民國二十四年夏天，未知確否？或許我看漏掉，我倒把楊立奎的另一則啓事查出來。此一則啓事未知是否卽係「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的那則啓事？現在我把楊文全部一字不漏的抄下來，可供你參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五

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第一版：

楊立奎告被共黨收買之北平学聯幹部啓事

北平世界日報登載学聯啓事已悉，今作答覆如下：一、学聯如在各報登另列啓事，並通告全市各学校学生會亦貼同樣之標語，則事實證明立奎確係造謠，立奎當自動以謝青年。二、如願以法律解決，請向法庭起訴，立奎當即提出所知鐵證。

附請学聯會登報啓事五項：一、打倒萬惡之共產黨；二、打倒出賣民族之共產黨；三、打倒假借愛國運動，宣傳赤化，欺騙青年之共產黨；四、打倒共黨煙幕下之社會民主黨；五、打倒宣傳反動，欺騙青年之教授。

此外，大公報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第四版載有楊立奎於二月十四日下午發表告師大同學書，報告學聯事件之經過。同月二十日大公報第四版載有楊立奎再答學聯，惟均未見全文。大公報稱楊係師大物理系教授，未云係物理系主任，或報載略有出入。

你在中外雜誌發表的「黃埔當年鐵與血」，我曾仔細讀過了，寫得很好。我在國會圖書館看了很多當年有關黃埔軍校的書刊，令我生無限感慨。只怪我們領導階層中有大智大慧能拿出辦法的人太少，大家只求表面平安無事，不求根本解決，以至造成我們戡亂困難的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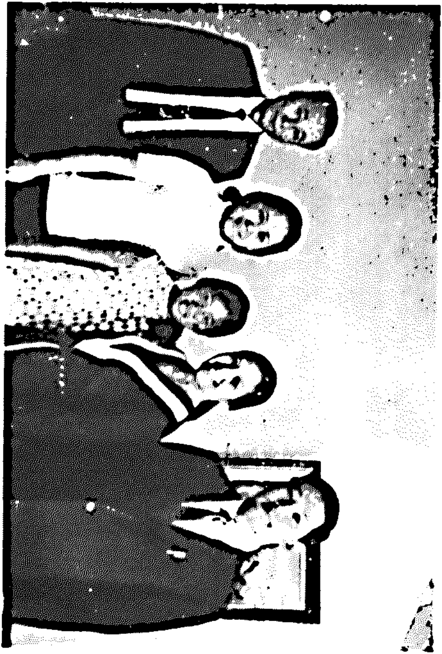
面。此事說來話長，談來不過知古鑑今而已。搖筆桿的人也徒呼奈何。黃郛夫人沈亦雲女士所著「亦雲回憶」一書，是一本好書，我讀後寫了很多意見在此書上，一時無暇抄正，送請作者參考。沈云民國歷史上她所親見的與歷史教科書所說完全不同，這個歷史怎麼教法？此與先生所說「事實保持眞實」同一理。沈著就是保一眞實，其書可貴處卽在此。易君左所著我已讀過，亦在書上寫記有意見，其中若干說法與敍事，與先生有同感，未敢對左書苟同。

戴梅之中美合作所在美舊人，每年在華府均有一次聚會，以往因職務關係，曾奉派敬陪，知道這批人對我們反共一直是支持的。可惜梅不在位，旋卽病故，不然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我已向國會圖書館申請了一個較長時期的讀書證，準備在該館讀書三個月或半年，把我剩餘的一篇英文「西山會議」完成，了此宿願。我已把我自傳完成，現不擬發表，免得引起筆墨官司，或譯成英文後發表，那時再說。希望你用生花之筆，多寫些當年我們反共的情形，以啓發後代。關於廖化平，我在另一本書看到，知道此人係與匪之劉少奇同在上海匪外國語學校同學，同時被匪派赴俄國留學。此人是否留俄？如係，廖划平卽此人矣。先生如欲查閱何書，祈來函，弟當遵辦，祝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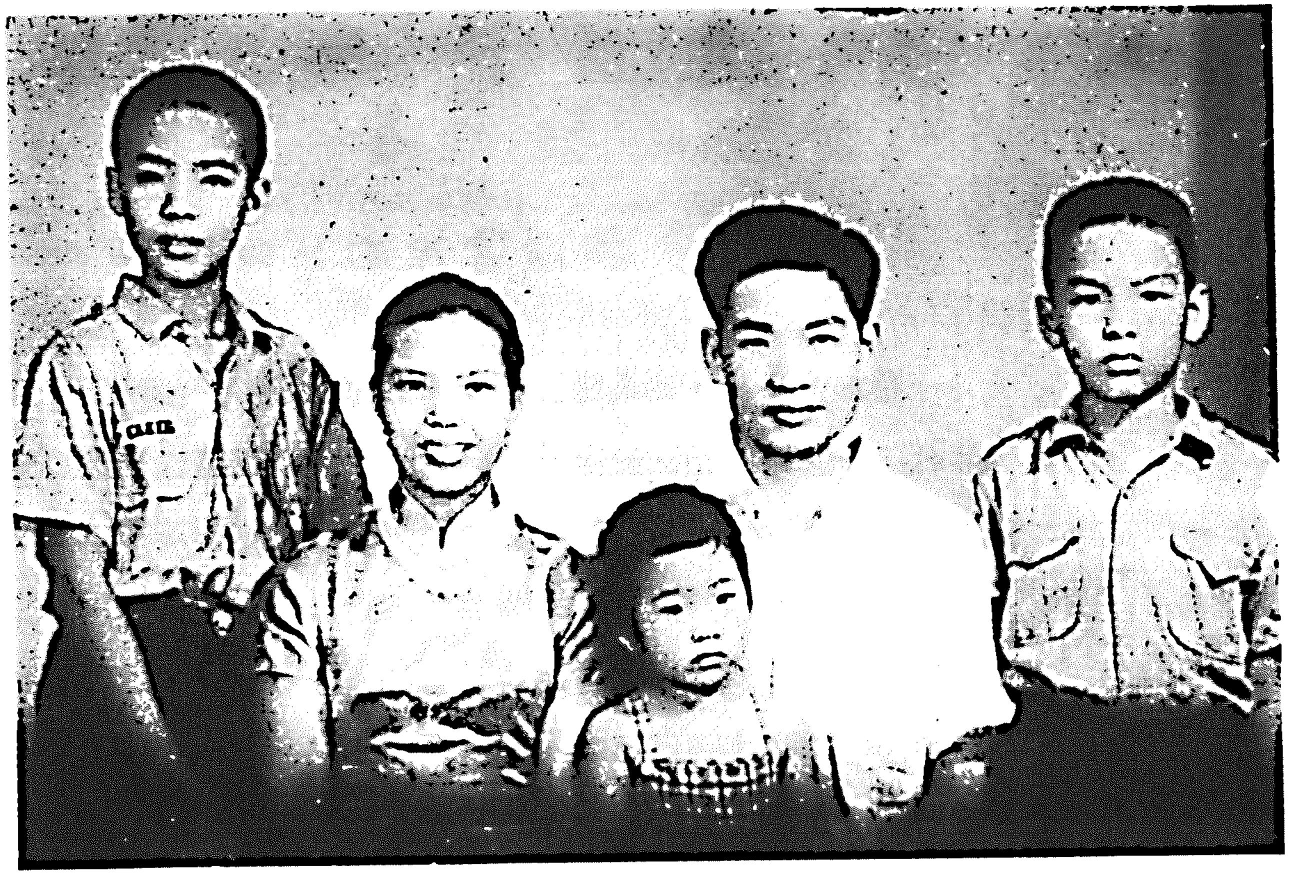
快樂！

小弟周谷拜上華府六十年三月二日

著者按：五十九年周先生看過關山煙塵記以後，提出很多意見。他是一位研究學問的人，事事求眞。可惜那封信不知擱在何處，找尋不着。這封信是告訴我大公報上找不到楊立奎先生「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關山煙塵記十五頁）啓事」，我才知道我記錯了，該啓事應該是登在北平世界日報上，可惜國會圖書館沒有世界日報，但關山煙塵記第三版已修正了。又因爲他抄來楊先生告學聯啓事和以後寄的其他資料，我才能完成「楊立奎昂然鬪學聯」那篇文章，登在六十年七月，中外雜誌第十卷第一期。



周谷先生（右）偕夫人（右二）及女公子（中）與藝術家王綺女士（左二）劉興堯先生（左）合影。



周谷先生與夫人及男女公子合影

山陝監察使王陸一

兩次感人最深的談話

我平生聽過兩次感人最深的談話，至今記憶猶新。一次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天，何思源和我的談話。那時南京國民政府還沒有成立，而武漢的國民政府實際上已被共產黨控制，他們想摧毀國民黨的中流砥柱，正在積極進行反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公的運動。他們企圖離間國民黨的同志，瓦解國民黨的組織，進一步竊奪國民黨的政權。廣州也籠罩在共產黨的淫威之下，國民黨的同志被壓迫的喘不過氣來，抬不起頭來，每個人都是憂心忡忡，苦不堪言。那時我是黃埔軍校的入伍生，駐防在靠近九龍租界邊境的深圳。一個星期天，我到廣州東山，看童秀明、何思源諸先生，希望知道一些最近的政治情況。他們主持一個國民黨的對外通訊社，消息比較靈通。當我辭出的時候，何思源送到門外。我剛走下四級樓梯，他要我站住，臉色很難看，非常愼重其事地對我叮嚀着說：「萬一總司令失敗，國民黨也就完了，我們祗有一死以殉黨，以謝國家。」我聽他說完，黯然神傷，彼此的眼淚忍不住直往下流。站了好一會兒，情緒才恢復正常，揮手告別。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革命前途非常困難，何思源所說的話非常沉重。

另外一次是山陝監察使王陸一先生和我的談話。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十月，我已辭去財政部陝西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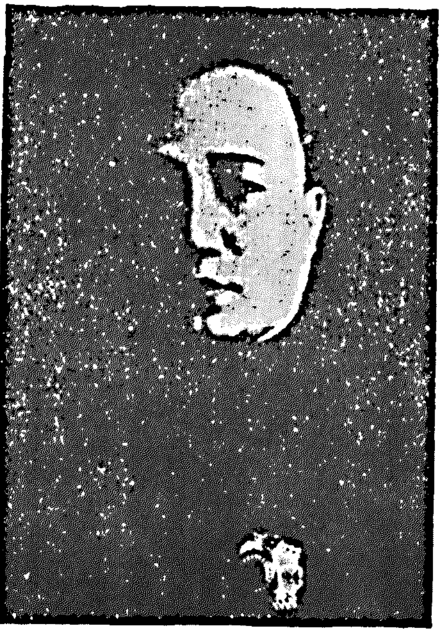
私處處長職務，將要離開西安，到洛陽去，從事華北敵後工作，辭別山陝監察使王陸一先生的時候，他對我所說的一段話，非常誠懇，非常感動人，是很久很久聽不到的革命聲音。王先生是陝西三原縣人，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病逝西安西京醫院，才四十七歲。四十七歲正是壯年，有所作爲的時候，却與世長辭了。的確，王先生的死是國民黨的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

西安突然鬧起鹽荒

三十二年二月，我奉命接長財政部陝西緝私處。這一年春夏之交，新任陝西鹽務局局長于鼎基到任不久，西安突然鬧起鹽荒，購買食鹽，必須在鹽店門口大排長龍，沒有一家鹽店例外。食鹽是任何人離不開的，所謂「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排長龍也得去排。有時發生擁擠情形，長龍崩潰，一擁而上。鹽店有了藉口，宣布關門大吉。好多人白白等候了半天，食鹽還是購不到，祇好第二天再去排隊。

食鹽由鹽務局統運統銷，分配給各鹽店，按照情理，不應當鬧鹽荒。鹽荒發生的原因，顯然是人爲的，把應當分配給西安市出售的配額，走私運走，食鹽銷售量減少，不够供應，自然要鬧鹽荒了。最初我以爲私梟作祟，那是我們沒有盡到查緝的責任，是我們緝私人員的恥辱，我們應當負担鹽荒的全部責任。後來才知道，陝西食鹽走私這件大手筆，原來是鹽務局長、鹽商和不肖軍人，三位一體，攜手合作的傑作。

我接任緝私處處長以後，決定內勤業務由副處長山東許揆一（先登）兄多多負責，我要經常到各查緝所、查緝分所實地考察工作，實地指導督促。因爲緝私工作實際上由各查緝所、分所去做，要想工作做好，必須各查緝所、分所健全，同志們工作努力，才能完成任務。我擬定分三條路線視察，先視察西安以東的韓城、華陰兩查緝所以及所屬分所。第一站到渭南，再往韓城，南下到朝邑，渡過渭河，最後視察華陰和潼關。到達華陰



以後，查緝所長河南閻其惠向我報告，他們緝獲一批私鹽，價值五百多萬元，已經快一個月了，鹽務局硬說不是私鹽，想要放行，他們不答應，私鹽一直扣留在華陰所，要我爲他們作主，據理力爭，不要妥協。

我返回緝私處，請主管科長把這一案的卷宗拿到我的辦公室，仔細研究。第一我需要了解甚麼叫做私鹽，主管科長把鹽務條例有關私鹽的定義翻給我看。鹽票不符者、運輸工具不符者、鹽票分離者，都叫做私鹽。華陰查緝所查扣的這一批私鹽，查扣時並沒有鹽票，也就是鹽票分離，顯然是私鹽無疑。後來雖然補繳幾張鹽票，又是七湊八湊的，不但鹽票上所開的數量加起來和實際查扣的相差很遠，鹽票上的運輸工具是牲畜，我們却是從火車上查獲的，這不是鹽票不符，運輸工具不符嗎？橫說順說，都是私鹽，明明是把陝西配售的食鹽運輸出去，以圖暴利。華陰查緝所並沒有緝錯，可是陝西鹽務局長于鼎基硬說不是私鹽，身爲鹽官，爲甚麼硬要包庇走私呢

文武兼資的山陝監察使王陸一。

？

于鼎基是揚州人，和西安銀行監理官蔡季平有同鄉之誼。他來到西安以後，蔡監理官曾爲他接風，祇請我一個人作陪。于鼎基又帶來緝私署主任祕書馬秋心（鐸）兄的一封介紹信，吃飯時當面交給我，彼此總算有些關係。於是，我請蔡監理官轉告他，勸說他合理解決華陰私鹽案。我並且表明態度和立場，大家不要失了和氣。我對蔡監理官說：「我絕對不允許我的部屬接受分外的報酬，貪污分文不法的金錢。但是，他們工作辛勤、努力，應得的合法獎金，我一定要盡全力保障，絕對不允許任何人非法剝奪、侵占。華陰查緝所緝獲的私鹽，千眞萬確，私鹽無疑。私鹽是要充公的，如果于局長對於這樣重大的私鹽案件，竟敢違法處理，使國家蒙受幾百萬元損失，使社會上造成鹽荒，我爲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也要據理力爭。就是最後鬧到財政部，也絕不放鬆。」

如果于鼎基識相，知道國有國法，就應當懸崖勒馬，有所警惕，事實却完全相反。有一天下午，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經理，假中國銀行三樓請鄧寶珊和孫蔚如吃晚飯，並請胡宗南將軍、熊哲民（斌）主席和財政部駐西安各單位首長作陪。席散後，主人們下樓送客，于鼎基留住蔡監理官和我談話。他說：「關於華陰的鹽案，我從頭到尾，一字一句，看過兩遍，的的確確不是私鹽。」

身爲鹽務局長，硬把私鹽說成不是私鹽，居心何在，不問可知。他既然敢這樣肯定地說成不是私鹽，同這種人再沒有甚麽話可談了。我很不客氣地說：「你既然敢說不是私鹽，那麽是我們查扣錯了，你就公事公辦好了，還有甚麽話和我好談呢？」

私鹽查扣在我們手裏，鹽務局處理違法，我們不放，于鼎基乾着急，毫無辦法。這一次談話，火藥氣味濃厚，于鼎基雖然能言善辯，口吐蓮花，但是我的態度强硬，拒絕同他再嚕嗦，等於談判決裂，讓他死了這條向

我遊說的心。下一步行動，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如果于鼎基勝利，便成了貪官污吏明目張胆的貪污不法世界，我就不再幹這個緝私處長，辭職走路。

一件很重要的情報

沒有幾天，渭南查緝分所報來一件很重要的情報，華陰所查扣的私鹽，原來是渭南鹽商送了于鼎基二十萬元賄放的，難怪于鼎基要拚命庇護，硬著頭皮說不是私鹽。于鼎基既然吃了人家的二十萬元賄賂，爲甚麼不給人家開一張合法的鹽票呢？原因是陝西鹽務局祇能開運往陝西境內的鹽票，無權開出運往陝西境外的鹽票。那些無知的鹽商利令智昏，爲圖暴利，就祇好冒險，偷運走私了。

在西安的各監察機關，每週會報一次，交換情報。山陝監察使署王主任祕書孔毅代表王監察使陸一先生出席會議，因爲王監察使生病，正在住院。王主任曾在報紙上看到華陰查獲大量私鹽的消息，席間問我實際情形如何。我想乘這個機會，向大家簡要報告一番，使大家了解眞象，也是必要的。王主任聽完我的報告，問我：「監察使署好不好把全卷調去一閱？」

「當然可以。」我回答他。

第二天監察使署派人來辦好調卷手續，把全卷調去。他們看到渭南分所的報告，曾派人去渭南調查過，也找鹽商談過話，沒有得到甚麼結果，鹽務局的有關案卷，也被調閱過。監察使署非常愼重，對於一件沒有有力證據的貪污案件，實在不能輕易糾舉的。

監察會報過後，我到商南查緝所去視察。等我從商南回來，許副處長告訴我，已經從渭南傳來一位鹽商，問了兩天，死活不說一句話。他們曾經特別請景梅九先生來緝私處勸說，因爲鹽商和景先生都是晉南人。景梅

九先生是同盟會的老革命黨，文章寫的非常好，寫過一本「罪案」和好幾本書，辦過多年報紙。山西人尤其晉南人非常信仰他。但是經過景先生勸說，還是沒有結果。

「拘留人家超過二十四小時，是違法的。」我說：「無論如何，今天晚上必須問出一個結果，由我來問。問不出結果，明天早上必得放人家回去。」

吃過晚飯，把那位鹽商請到我的辦公室，和他談話。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那樣頑固彆扭的人，不論怎樣詢問，不論怎樣勸說，就是不開腔，好像一個啞巴。夜闌人靜，這種情況，眞令人納悶。一直到天快亮的時候，我做了一番最後的最誠懇的告戒：「這件案子我們是爲了對付于鼎基，不是對付你們。你們已經上了于鼎基的當，祇要你說了實話，明天早上就放你回去，也許還能追回你們送給于鼎基的錢呢！否則，結不了案，我們必須把你們解送重慶。一旦打成官司，長途跋涉不算，說不定一年半載才能解決，你可就慘了，你會被折磨的不成人樣，你要好好考慮考慮！」

鹽商說出私鹽真相

想不到，我的勸說生效了，鹽商不再裝啞巴，開口說話了。他說于鼎基要他們湊二十萬元送給他，准許他們把鹽運往河南。我給他一張十行紙，讓他把他所說的話寫出來。他寫了半張十行紙，不到一百個字，似通不通，足足寫了一個鐘頭，也眞難爲了他。我又把主管科長請來，讓他做好筆錄。一切辦妥，同事們已經陸陸續續上班了。

整整折騰了一夜，那位鹽店老闆一定很餓了，囑咐主管科長給他要一碗肉絲麵充飢。我又交代祕書山東馬子文兄，要他立刻釋放那位鹽商。馬祕書說需要辦手續，要他找舖保。我說甚麼手續都不要，馬祕書認爲不妥

當，不同意我的主張。

「我們找人家來問話。」我說：「要人家說的話都說了，我們所需要的都得到了，爲甚麼還要人家找保？他在渭南有家，有鹽店，有財產，還怕他跑了不成？我們不需要這些官樣文章的官僚作風。無條件釋放，出了岔子，由我負責。」

大概那位鹽商覺得我這個人說話算話，說放就放，既不要找保，辦甚麼手續，還有肉絲麵充飢，和普通衙門不一樣，沒有甚麼可怕，心理上發生了信賴作用，回到渭南，把經過情形告訴了其他的鹽商。第二天來了六七位渭南的鹽商，一塊辦理自首，我們留下筆錄，都讓他們回去。我們把他們分攤的錢數計算一下，不多不少，剛好二十萬元。這些證據是監察使署想要而得不到的，趕緊抄了一份副本，送到監察使署。

在當時要想懲治一個貪官污吏，談何容易。那能像今天這樣容易簡便，調査人員把案子送給檢察官，就會立刻把貪官污吏扣押，經過檢察官偵察，便提起公訴。于鼎基在鹽務機構，是有名的狠人，他曾在大公報上發表過鹽務黑幕，揭過鹽務瘡疤，誰都怕他三分。他做過大公報的記者，知道新聞紙這種武器，比槍砲還要厲害。他到達西安，首先交接新聞界的首腦人物，以爲以後報紙上就不會披露他的劣跡了。他又和某軍事機關的祕書勾搭上，利用交通處的卡車，合夥運銷私鹽出境。有了槍桿子做後盾，他的膽子越發大了，才敢在西安胡作非爲。

糾舉書洋洋數萬言

我們爲了對付于鼎基這個貪官污吏，所動員的人力，眞是可觀，上自監察使，下至跑單幫的商人，連鹽務局的視察主任湖北潘隱虬和科長路履仁都因憤恨他胆大妄爲，站在我們這一邊，經常提供我們很多資料。但是

于鼎基滿不在乎，態度頑强，屹立不動。一直到山陝監察使在西京日報上公佈了對他的糾舉書，輿論大譁，新聞界開始捧他的場，幾乎每天都有他的新聞，使他由貪官汚吏變成新聞人物，他才害怕起來。監察使署的糾舉書，洋洋數萬言，佔了西京日報整整一版的篇幅。但是這件事情的結果，鹽務局祇不過把于鼎基撤職了事。

因爲戴雨農先生辭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兼職，我也決定辭去陝西緝私處處長職務。十月初旬飛往重慶，辦理辭職手續，戴先生改派我担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佈置和指導華北的敵後工作。十月中旬返回西安，王孔毅兄對我說：「你既然要離開西安，不能不和監察使見一次面。監察使對我們這次糾舉于鼎基貪汚，解除西安鹽荒，非常重視，非常高興，很想和你談談，由我來安排見面的時間。」

走進病房謁監察使

當時王監察使的病情已很嚴重，住在西京醫院，除了王主任以外，遵醫囑不接見任何人。十月十七日上午，王主任陪同我走進監察使的病房。那間病房很深，病牀擺在頂裏頭，給人一種空空洞洞的感覺。他已不能起牀，但是氣色和精神，看起來很不差。他讓我坐在病榻旁邊的櫈子上，伸出右手，和我握手，很高興地對我說道：「我們這一次檢舉于鼎基貪汚，解除了西安的鹽荒，合作的很不差，幹得很好。本黨革命精神，一天一天的消失，許多同志都不革命了，像你這樣年青肯幹，保持革命精神的同志太少了。我很希望我們能够經常在一起，從事工作，想不到你要離開西安，對我們眞是一個損失。」

王陸一先生不祗是一位監察使，而且是本黨的中央委員，一位中央委員對同志所說的話，意義重大，不同凡俗。我怕他消耗精神太多，影響病情，逗留的時間不敢太久，不到十分鐘，就告辭退出。第二天我離開西安，到了洛陽。十九日早上，展開報紙，陸一先生逝世的消息呈現眼前。這眞是一個晴天霹靂，我丢下報紙，站

起來爲他默哀。回想兩天前，他和我見面談話的情景，態度是那麼誠懇慈祥，說話的聲音雖然低一些，但是充滿情感，很有力量，字字扣人心弦，給我的印象，旣深且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想不到他的這幾句簡短的，誠懇的談話，竟成了最後的遺言。

我和陸一先生這次見面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可是一見如故，表示出非常熱情，沒有絲毫陌生感。他對後輩的鼓勵，言簡意賅，多麼感人。現在我失去一位前輩的知己，難過萬分。人生如幻夢，轉瞬三十年了，不能不爲他寫一篇紀念哀悼的文章，以盡後死者的責任。

那時全國共有十一位監察使：川康監察使曾道，兩湖監察使苗告寶（培成）師、皖贛監察使楊亮功、閩浙監察使蔣伯誠、江蘇監察使吳紹澍、兩廣監察使劉侯武、雲貴監察使李根源、豫魯監察使李嗣璁（嗣璁）師、甘青寧監察使高一涵、新疆監察使羅家倫、山陝監察使就是王陸一先生。在這十一個監察區內，像山陝監察使彈劾一個中央派出來的高級官吏如鹽務局長，終於把他撤了職，解除了貪官汚吏所造成的鹽荒，使民食不成問題，大快人心，的確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對於整飭紀律，懲治貪汚，振奮抗戰情緒，都有很大的作用。難怪陸一先生非常滿意，而又有無限的感慨呢。

民國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陸一先生出生於四川青神縣。當時他的父親仁山先生正在青神縣做縣知事，所以，他說起話來，多少帶點四川口音。陸一先生天資很高，聰穎超過一般兒童，八歲就能做詩，如果求取功名，眞如探囊取物，輕而易舉。不過仁山先生眼看滿淸末年政治腐敗，不願意自己的兒子在政治方面鬼混，童年過去，就送他到嘉定府的五通橋學商，做一個商店的學徒。陸一先生從小就有很大的志氣，抱負不凡，怎麼能甘心做一個以營利爲目的的小商人呢？但是，他很孝順父母，心裏雖然十分委屈，也不敢違背父親的命令，祇好遵命前往。商店老闆對於一位縣太爺的小少爺，多少有幾分客氣，陸一先生還是過不慣那種學徒生活。學

商不久，假裝生病，離開商店，回到家中。他覺得實在不能再留在青神縣，得到他母親的幫助，隨族叔王信丞返回陝西原籍。

青神縣在成都西南兩百多里，從青神回陝西，要經過棧道，翻越秦嶺。當時沒有汽車，徒步跋涉兩三千里，走上個把月，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實足年齡不過十三歲，居然有這麼大的決心和勇氣。兩脚磨成水泡，絲毫不以爲苦。他回西安的目的，就是想繼續讀書，可是又沒有經濟來源，他寄居四川會館，考入西北大學法科，半工半讀，缺錢的時候，一天祇吃一餐飯，艱苦異常。

陸一先生的中國文學能够紮穩很深厚的根基，得力於擔任陝西圖書館的管理員。他本來喜歡讀書，現在守着成架的書籍，那還能輕易放過去嗎？他的記憶力特別强，幾乎是過目不忘。他雖不是一目十行，閱讀神速，一般人都趕他不上。他日以繼夜，手不釋卷，博覽羣書，經史子集無一不讀，而又不是讀死書，讀後無不融會貫通。

起義未成逃回三原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陸一先生雖僅十九歲，革命思想業已堅定。對於袁世凱破壞共和，想做洪憲皇帝，非常憤恨，聯絡王紹文等十幾位同志，計劃在陝西起義，反對帝制。不幸事情洩露，起義未成，王紹文同志等遇害，他逃回三原，幸免於難，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實際的革命工作。

後來于右任先生任靖國軍總司令，司令部駐紮在三原，陸一先生投到于先生麾下，担任外交處的職員。于先生看見他寫的文章，非常賞識，認爲是不可多得的奇才。於是擢升爲機要祕書。有時行軍途中，軍中文電露佈，常常依馬起草，須臾立就，文思敏捷，沒有一個人不歎服的。

陝西靖國軍起因於「逐陸之役」，辛亥革命，陝西都督為張鳳翽。另外兩位風雲人物是張仿和陳樹藩，當時他們都是排長，乘革命的機會張仿成了東路都督，陳樹藩成了陝南招討使。後來袁世凱委陸建章為陝西督軍，取代張鳳翽。陸建章在陝西大施搜剝，引起陝西人的極大反感，發生了「逐陸之役」。

先是陳樹藩的部屬郭堅起來反對陸建章，陸派他的兒子帶一旅人攻打郭堅，進軍三原。原駐三原的部隊屬於胡景翼，胡景翼和曹世英在日本留學，奉國父 孫中山先生之命，返回陝西，祕密建立革命武力。胡先做陳樹藩的備補營營長，下面的連長有岳維峻和鄧寶珊。後來升為團長，營長張義安駐防三原。張義安勇敢有謀略，他把城防讓給了陸建章的兒子，實不甘心。於是做了幾隻寫着「陸」字的燈籠，夜間打着燈籠，冒充陸建章兒子的巡城部隊，就這樣輕而易舉繳了守城部隊的槍枝。然後，進攻旅部，解決了兩個團，並且俘虜了陸建章的兒子。

陸建章的兒子落在胡景翼的掌握之中，於是要求陸建章離開陝西，讓陝西人來治理陝西，然後釋放他的兒子。否則先殺死他的兒子，再同他打仗。陸建章沒有選擇的餘地，為了他兒子的性命，祇好滾蛋。

陸建章離開陝西，陳樹藩做了陝西督軍。他是一個不講信義的狠人，一旦當權，就計劃收拾當初擁戴他的人們。第一個想要解決的就是郭堅，他的錦囊妙計，不動聲色，假手他人。他對郭堅說，「我做陝西督軍，你去做山西督軍吧，我幫你去打山西。」郭堅不知陳樹藩的鬼計，帶着那麼一點軍隊，渡過黃河，攻打運城。陳樹藩却打電報給山西督軍閻伯川先生，告訴郭堅已經過河，攻打山西。山西趕緊派部隊南下截擊，郭堅不支，想退回陝西，陳樹藩早已派部隊守在黃河西岸，不准他的部隊渡河。郭堅毫無辦法，祇好扔下部隊，隻身偷渡黃河，成了孤家寡人。郭堅上了陳樹藩的當，恨透陳樹藩，在蒲城同官一帶集合了上千人，向西發展，佔據鳳翔，以對抗陳樹藩。

陳樹藩倒行逆施，投到安福系那邊，成了民國六年督軍團的重要分子。當初擁戴他的人，眼看他向北洋軍閥靠攏，都起來反對他，組織成靖國軍。靖國軍有些羣龍無首，各自爲謀，缺乏領導的人，於是迎接于右任先生回陝任靖國軍總司令，張仿任副總司令。當時靖國軍共有六路，第一路軍郭堅，第二路軍樊鍾秀，第三路軍曹世英，第四路軍胡景翼，第五路軍高峻，第六路軍盧占魁。靖國軍在渭河以北，陳樹藩軍在渭河以南，隔河對峙。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直皖戰爭，安福系失敗，直系政府委派閻相文爲陝西督軍，帶馮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到陝西，趕走陳樹藩。接着馮玉祥逼迫閻相文解決靖國軍，閻相文不從，被迫不過，吞鴉片自殺，馮玉祥遂成爲陝西督軍。到了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第一路郭堅已被馮玉祥誘騙到西安，予以殺害。第二路樊鍾秀到了廣東，成爲建國豫軍。第三路曹世英和第四路胡景翼感覺到靖國軍成不了氣候，他們的力量敵不過馮玉祥，爲了保持革命武力，將來有所作爲，不得不暫時低頭，接受直系改編。曹世英編爲新編混成旅，胡景翼編爲新編第一師。第六路盧占魁則帶隊到了甘肅，祗留力量非常薄弱的第五路高峻，已經不成局面。靖國軍就這樣土崩瓦解，于先生的總司令成了光棍司令，也祗好一走了事。

處變不驚俟機而動

陸一先生雖是書生，忠勇過於常人。當靖國軍解體，許多人都離開于先生，各奔前程，各自找出路，唯有陸一自始至終，不離開于先生，跟着于先生週旋於武功、扶風、岐山、鳳翔之間，一日數驚，處境非常危險，而爲于先生策劃一切，毫不氣餒。他們兩位處變不驚，非常鎮定，由陝西到達甘肅南部，繞道四川，轉往上海。有一天他們走過鳳翔，正在一處休息，聽到馬蹄聲由遠而近，大家以爲追兵來到，可能逃不過這個難關。那

天正是端午節，于先生很幽默地說道：「此日田文生，屈原死，是個好日子。」

于先生說的一點也不錯，等到騎馬的人來到，並不是追殺他們的，而是郭堅的舊部給他們送路費的。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于先生認爲時機難得，派陸一先生到張家口一帶策反馮玉祥脫離直系，這時候，胡景翼部隊收容了許多北方的革命同志，而革命老前輩張溥泉先生等人也在那裏，待機而動。於是促成胡馮的「首都革命」，拖垮吳佩孚，造成 國父北上，解決國是的機會。這一次革命運動，陸一先生是很有策反功勞的。那時，蘇俄表示援助中國革命， 國父允許共產黨個別加入國民黨。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中央選派一部分同志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考察蘇俄十月革命後的各種建設，以爲中國革命的借鏡。陸一先生和谷正綱、谷正鼎、鄧介民、劉詠堯、張岫嵐諸先生都被選派留俄。

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于先生誓師五原，劉鎮華正在圍困西安，已經多日，就是民國以來，有名的二虎（李虎城和楊虎城）守長安，于先生想乘機解除西安之圍。陸一先生趕緊從莫斯科返回，追隨于先生，任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辦公廳主任，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中原會師後，隨于先生至漢口，不久返回西安，講學於陝西省立第一職業學校。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春天，陸一先生奉召赴南京籌備計政學院 五月間任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三月間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由他籌備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中央黨部書記長改稱秘書長。陸一先生對人和藹熱忱，沒有絲毫官僚氣習。那時中央黨部在丁家橋，同志們上丁家橋中央黨部，無拘無束，好像回家一樣，在他主持下的中央黨部，的確有一種團結同志的力量。

——于右任輓王陸一聯

心肝已碎何由補，

文字無靈且自寬。

青年才俊名士作風

于右任先生任監察院長後，陸一先生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起担任監察院祕書長，一方面籌備政治大學的計政學院。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青年才俊，名士作風，不拘小節，很有風趣，不講求應付，因此得罪了不少監察委員，這些人就向于先生打他的小報告。抗戰開始時，他在廬山講學，監察院祕書長突然易人，他事先一點也不知道，對他的打擊非常之大。據說于先生處理這件事，非常保密愼重，要向在廬山的委員長　蔣公報告，都是他自己到電報局，親自拍發電報，不假手他人。于先生爲甚麼要撤換他呢？因爲打小報告的監察委員多，于先生不能不理。最有力量的口實，是他在南京蓋了一棟美侖美奐，富麗堂皇的房子，叫做「宛委園」，有亭台，有水池假山，客廳很寬大，擺二十桌酒席，還是寬寬敞敞。他是一個窮書生，那裏來的許多錢，蓋這樣漂亮的房子呢？一定是弄到甚麼外快，連于先生也不能不相信了，就是陸一先生自己，也是有口難辯。

原來二十二年冬天，胡展堂（漢民）先生在廣東搞分裂運動，中央派張溥泉、馬星樵、陳雄夫和陸一先生赴廣州做宣慰工作，當時號稱「和平四使」。這四位使者，以陸一先生的年紀最輕，嚴格說來，他的資格太嫩，爲甚麼會派他担任使者呢？原因是他同胡展堂先生有一種特別的交情，不平凡的關係。十八年　總理奉安大典，徵求哀詞，應徵的人有好幾百，祇有展堂先生和他兩人的哀詞入選。而展堂先生認爲他自己的作品，沒有陸一先生的好，撤銷了他自己的那一首，採用了陸一先生的作品。因此，胡展堂先生非常賞識他的才華，從此引爲知己，中央才派他從事和平工作。

和平四使返京以後，委員長蔣公覺得陸一先生最窮苦，派陳其采先生給他送了五萬元特別費。一位窮書生突然得到這麼多的一筆錢，眞不知怎樣使用才合式。他想這筆錢不能隨便亂花，應當用的很得當，作爲永遠的

紀念。這樣一想，一陣心血來潮，決定用這筆錢，再拿上他在南京的一塊地皮，向銀行抵押，借到幾萬元。自己設計，蓋了這棟房子。想不到因此招來物議，他又不便向人解釋。

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陸一先生當選為候補執行委員，任民衆運動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代理會務。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陸一先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兼民衆訓練部副部長。

抗戰軍興，軍事委員會組織軍風紀巡察團，由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參政員、軍法執行總監部組織而成，分赴各戰區巡察。陸一先生以中央委員資格參加了軍風紀巡察團，往來於第一、第五、第六各戰區。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陸一先生駐節宜昌，當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駐在老河口，巡察五六兩戰區之巡察團部也駐老河口。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陳辭修（誠）先生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並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駐在恩施，向駐老河口的巡察團表示，歡迎派委員常駐恩施，結果，陸一先生奉派常駐恩施。他同陳司令長官過去沒有甚麼來往，彼此都不了解，這次他到恩施，是初次同陳長官打交道。可是經過很短時間，陳長官即對他的學問淵博，見解高超，品德高尚，以及政治主張正確，解決問題有辦法，有了深刻的了解，非常欽佩，成了最知己的朋友。後來，陸一先生對陳長官無話不談，陳長官對他也做到言聽計從。陳主席建設新湖北的計劃，有很多意見，就是他提供的。

陸一先生性情豪爽，酒量很大。幫助朋友，常常傾囊相助，出人意料以外。有一次，人家向他請求援助兩百元，但他了解實際情況以後，認為非五百元不能解決問題，兩百元無濟於事，毫不遲疑，硬送給人家五百元。他又很重然諾，答應朋友們辦的事情，比辦他自己的事還要認眞，不論怎麼困難，非辦到不可。他喜歡說笑話，語帶幽默，但是非常識大體，明大義，是非分明，毫不馬虎。

有一次，他同陳長官閒談，說話間陳長官似對中央軍事負責人有些誤會，他趕緊對陳長官說：「國家多難，最怕將相不和。」他引古證今，提醒陳長官，注意許多見風轉舵，專門揣摩長官意思的小人，會加油添醋，你有一分不滿意，他們就會加添到十分，傳到對方，往往把不成問題的問題，會鬧成嚴重的誤會。所以，負責領導工作的人，說話不能不謹愼，應防隔墻有耳。還有一些人專門傳播閒話，播弄是非，以取得長官的信任，更應當防備。陳長官對於他的這番誠懇意見，非常感激，以後對於中央，再不做任何批評。他們的交情做到這步天地，的確不是平凡的，陸一先生的爲人，就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

陸一先生的文學造詣，非常深厚，尤擅長詩詞。他收藏一件漢瓦當，上面有「長毋相忘」四個字，因此把他的詩詞集題名爲「長毋相忘詩詞集」。陸一先生曾任安徽大學文學院院長，所編講義，引徵宏博，內容豐富，很受學生歡迎。可惜時間短暫，未能編成巨著。他的「右任詩存箋註」，詳敍靖國軍的歷史和故事，是一本很有歷史價值的著作。又編輯陝西省先烈革命實蹟，自辛亥革命、陝西起義、護國、靖國、圍城諸役和各先烈的傳略，初稿達一百多萬言。可惜這兩本書在台灣找不到，無法參考。

恭撰總理奉安哀詞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 國父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靈櫬從北平西山碧雲寺，移葬南京紫金山。中央黨部徵求大典用的哀詞，祇有陸一先生和胡展堂（漢民）先生兩人的作品入選。展堂先生非常推重陸一先生，認爲比他的好，自動放棄。陸一先生所撰的 總理奉安哀詞三首：

廣道兮塡塡，哀號兮極天；
日月兮時邁，靈輀兮既遷。

肅奉安兮國父，動萬衆兮號華；
森全史兮象設，愴若失兮瞻頌！

× × ×

謨勤兮日昃，逝景兮何迫？
遺命兮諄勞，黨人兮式則。
四十載兮胼胝，奉興繼兮有責。
致心力兮陳辭，天青青兮日白。

× × ×

崇闕兮崔巍，陵寢兮邅迴；
萬歲兮永閟，臨禮兮崩摧；
駢千塗兮會葬，穆奔赴兮雲雷；
惟精神兮不死，見天地兮昭回。

感情奔放慷慨激昂

陸一先生的詩詞，感情奔放，一瀉千里。有時慷慨激昂，充滿愛國熱忱；有時悲天憫人，同情勞苦大衆。陸放翁、辛稼軒以後，應當數看他了。于右任先生爲他所撰的墓誌銘說：「抗戰軍興，熱情奔注，所寫亂離戰欷，感激精微，識者尤爲稱尚。」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發動盧溝橋侵華戰爭，陸一先生非常憤慨，曾有七律三首，

以紀其事。

盧溝霜月上弦高，右北平秋一怒號。世界事猶持義戰，人民情鑄復仇豪。圖存早愧偏焉地，逐虜今纔壯所遭。海水應飛山應立，東方橫出漢唐刀。

起陸雷龍劃代秋，心埋吾族萬重仇。曾從明治窺全策，肯縱倭奴冠九州？氣奪燕雲新敵壘，神完山海舊關樓。即因一炬燔天下，已碎低昂豎子謀。

震撼頻年念北門，陰山誰惜陣雲溫。軍行尚念龍沙捷，城下難蘇宋義魂，斷碎中原盟敵意，堂皇人世復仇痕。長虹易水蕭蕭在，此日戎衣一戰尊。

又有「去京夜宿蕪湖諸友遠送至此感奉六章」，感慨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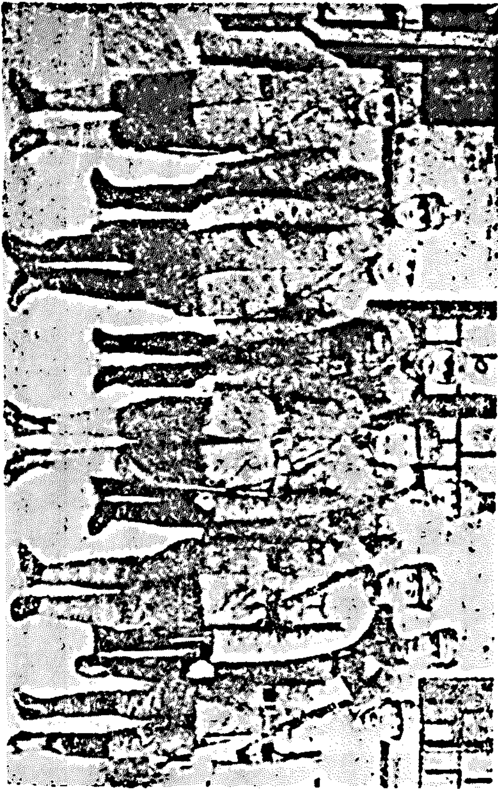
京國去何往？遲遲戀不窮。蒼茫一相送，天地亂流中。草木生寒渚，旌旗夜轉蓬。觚棱千里望，還起大軍東。

伏闕情空熾，悲淳談簡書。天人相信地，高遇負何如！未遂涓埃補，還傷檢制疏。萬方臨急難，沉痛卻行初。

柏台聞律令，操簡亦霜姿。猶以書生習，其如衆口時；畏人成客子，寒抱甚孤兒；踽踽匡廬去，空山恤所思。

地縮畿南重，寒潮咽亦親。已潁強寇入，還對列鑾新。轉徙先江表，憂危過歲春。夜闌霜岸火，疑與照京塵。

誰忍兵問別，還共來一城。高空聞急警，窮穴守寒更；無恙尋晨語，相逢若遠行。前方殊死戰，堅護況神京。



高空聞急警，窮穴守寒更。
誰忍兵間別，還來共一城。

——王陸一紀七七抗戰詩

圖為七七事變後，戍守平津冀察的二十九軍將領。前排左起張維藩、張自忠、宋哲元、劉汝明、石友三。後排左起鄭大章、馮治安、趙登禹、佟麟閣，俱為「還來共一城」之名將。

珍重別蕪湖，風波去未孤。傳杯尋好語，停淚卽長途。多謝故人意，難忘報國圖。還因江上月，相望亦相呼。

為張將軍作北方飯

八月十三日日本軍閥擴大侵華戰爭，由華北而華中，侵犯淞滬，想威脅我首都，强迫我訂城下之盟，早日結束戰爭。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會全面抗戰，同仇敵愾，抵抗到底，絕不中途妥協。在優勢的海陸空聯合夾攻之下，我軍前仆後繼，在上海一隅，抵抗了整整三個月，敵人不得不一再增兵，全世界都對我們刮目而視。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防守南京的唐生智，誇下海口，死南京，與城共存亡，不料敵人到達，他先蹓走。十二月十三日，南京也淪陷了。當時陸一先生正在廬山講舍，十分痛心。又聽說委員長蔣公痛哭別陵，悲苦萬分，因而寫下一闋「東風齊着力」：

帶甲江山，別陵城郭，深淚戎衣。孤危廟告，最此力窮時。寢殿寒梅舊繞，東風裏和月都非。江南北，幾多戰壘，斷戟依稀。　敵火壓長圍，又忍是白門碧柳頻垂。煙籠夢往，去路草紅萋。愁共趨行在所，秦淮水遠送還歸。憐今日，高穹后土，眷此微微。

焦土抗戰是汪精衞喊出來的響亮口號，可是全國軍民在委員長　蔣公領導之下，團結一致，正在浴血抗戰的時候，汪精衞却在抗戰的第二年，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悄悄地潛往越南的河內，發表所謂「艷電」，響應敵酋近衞文麿的聲明，向敵人投降。　國父十四年在北平逝世時，汪精衞執筆起草遺囑，曾幾何時，居然也會當漢奸。陸一先生對於忠奸分的很清楚，對於漢奸非常痛恨，於是作「哀降敵者」七律兩首：

無顏文字泣明靈？上下河山氣息腥。日暮危行寧至此？哀沉身死似曾經。黃金名節全垂地，白水盟言失未形。痛是當年承顧命，有何心淚孝陵青。

秋庭晨課付終風，刺字還誰手線紅？燕市刀橫成淺笑，雁門詩好失元功；人間短氣無文采，國命將與有困窮。忍此須臾千古事，萬方聲罪戰雲中。

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藎臣（自忠）將軍，爲抗戰將領中最有決心，最勇敢，能征善戰，最偉大的一人。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在山東戰場，一日夜行軍一百八十里，和頑敵板垣師團鏖戰七晝夜，終將頑敵擊潰，造成臨沂大捷。緊接着於四月七日又大顯身手，在台兒莊再來一次大捷。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敵軍進犯襄樊，張將軍在襄陽南瓜店督戰受傷，隨從人員硬要拉他脫離戰場，他厲聲說道：「好男兒應當馬革裹尸，這是我成仁報國的日子，祇有死，不能退。」繼續激戰，高呼殺敵，重創六處，流血過多，壯烈成仁。

當七七事變初起時，平津不易防守，二十九軍奉命撤離平津，獨留張將軍在北平，應付危局，人們都以爲他投敵，當了漢奸，好些人不諒解。惟獨委員長　蔣公知道他的忠義志節，全力維護。待他返回後方，再委以軍職，深信不疑。所以，張將軍勇敢作戰，一再傳捷，終以成仁報國家，也以成仁報答委員長的知遇。

陸一先生敬重忠勇將士，逾於一般人。在宜昌聽到張將軍成仁的消息，曾做悼亡詩兩首。後來靈櫬將安葬於重慶北碚的梅花山，路過宜昌時，又做長詩以紀其事，並作詩序，文詩並茂，描寫生動，眞是驚天地，泣鬼神的至情至性永垂不朽的詩文。詩序：「張自忠將軍忠櫬之過宜昌也，軍中未公布，民間已有所聞，不期而集於東山寺者，逾十萬人。入夜，紙帛熒熒，銜哀私祭，山頭路角，終夜有悲歎聲。鄰家老母，夜起手製麵食，曰：『我爲張將軍作北方飯也。』凌晨，移靈上船，由東山寺直至江邊，千門萬戶，爭於街頭設祭，香花後果

，低頭虔拜，望靈輿且近，手燃爆竹，目注棺行。祭桌上有盛設珍貴物品者，其意恨不盡獻所有于此民族英雄也。沿途人山人海，悲壯熱烈之情，送靈者無不垂泪而過，莫能仰視。其時警報緊急，敵機已凌空，而送者無一人退，祭者無一人去也。前面軍樂激楚，覆棺之國旗愈顯光麗。十萬人綴隊以行，莊嚴沈毅，初無部勒而整肅無比。敵機盤旋，蔑如也。靈櫬上船，素旐徐展，岸上人猶是心送將軍，欲溯江俱遠耳。敬為詩紀之。」

哀笳夜半隨清徵，東山寺外天如死。萬潮奔動祭將軍，戰地怒騰江漢水。自忠將軍身百戰，祗今倭虜魂猶顫；民族威靈震兩間，年年春壘台莊畔。去年鄂北復乘勝，卻控襄陽鎮南郡；羣山萬壑凜風聲，千營課學如行陣。提兵冬季嚴攻勢，東向驅除先此試；眼看部曲折殘多，行行早決偕亡志！元戎況是深相許，獨斥羣喧付軍旅；由來感激定酬知，國家多難鼈孤始。宜城追敵殞前方，能使倭騎拜陣亡；死作軍神生上將，幾見都戎中步槍？民私說淚紛紛，裹革孤歸痛所聞；都向靈輿遮路祭，萬千紙帛一時焚。鄰家老母傷心極，欲負東山無氣力。悲涼夜起製餚蒸，說與將軍作朝食。短衣黃髮盡低頭，曲曲精誠自露流；夾道香花柴爆竹，蒼烟人淚是宜州。斯時警笛橫空惡，尋聲正見貓頭鶚；為毛為血式塵沙，從汝盤旋誰復覺？軍鼓銅鐃大隊行，江船沉默上銘旌；人心都為將軍起，殘虜當前未足平。

社會寫真歷史資料

在神聖的抗戰期間，陸一先生從二十七年秋天到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夏天，三年間以軍事委員會軍風紀巡察團委員身份，往來第一、第五、第六三個戰區，接近民衆，深入社會各階層。所見士兵和老百姓的痛苦，都寫成詩詞，不僅是上好的文學作品，也是極有價值，極珍貴的社會寫眞，歷史資料。當時汽車駕駛為最吃香、弄錢最多的職業，民間流傳着一則司機的故事，有人為某小姐介紹一位團長，某小姐却回答說：「司機我都

不嫁，誰還希罕他一個團長？」語氣之間，司機要比團長還要神氣，還要值錢，因作「今兵車行」。他看見士兵的痛苦，發出同情的呼聲，辦兵役的人，傷天害理，萬分痛恨，因此作「從軍行」、「傷兵行」、「徵一兵不如救一兵行」。他看見社會上種種不公平的積弊，貧苦農民的痛苦，又痛恨發國難財的人，不肖官吏，作「貧農行」、「裯子青青行」。他看見無家可歸的難童流離失所的慘慘情形，作「難童行」。

從軍行（戰區中所見）

新兵哀，新兵汝勿哀，我亦與汝從軍來。倭寇侵疆過萬里，人民城郭成塵埃。辛苦作戰快數載，大軍不斷前方開。何必抽籤始出征？人家有錢能買人。何必牽曳怕繩索？此戰光榮爲民族。但願師管區，愛惜新兵軀，但願補訓處，不造空名簿。新兵有病或有傷，莫摘符號委路旁。新兵戰死國不死，只勿埋沒誰家子。行行赴戰場，祇得學會能放槍。怕笑乞丐笑囚犯，願發兵衣飽兵飯。臨行妻子送錢物，官長搜將怕逃脫。逃何處？逃何處？戰骨嶙嶙正無數！不費黃蘆片席錢，故國青山死生路。

傷兵行（隨縣棗陽行次）

戰場春花春欲栖，傷兵瀝血成紅泥。烏鳶啄肉雨洗骨，不肯偃蹇軍團旗。九日不裹創，九死猶有歸。祖國相呼赴爭戰，乘盾時見殷紅衣。酸風驚沙射創口，致敵寧因將吏威。惟望進軍路，目逆驃騎飛。路旁或有問，勉力猶跳躍。稱名上帥必肅禮，顛險忠愛誠不違。豈云前線異苦樂，但言我軍方決圍。格鬥復格鬥，奚用歸還爲！遣還道路飢或疲，醫院按名認編伍，有時難徇傷纍纍。血腥斷隔花蕨莚，獻花者誰歌者誰？

徵一兵不如救一兵行（民國三十年四月）

山川如有語，告我新花雜春雨。誰家棄兵塡泥沙，覆胸黃土生春花。眼枯見骨若相顧，春風千里東來路。誰甘病餓亟死委路旁，誰肯埋後呼叫使人傷。吁嗟乎！徵一兵不如救一兵，我聞此語陳將軍，戰場獨有如

春雲。

今兵車行

兵車朝發襄陽，午過當陽，晚到宜昌。車夫醉飽，花枝繚繞，不知昏曉。載兵器，赴戰場，田間有女逢採桑。採桑冒不飽，嫁與車夫好。車夫今是交通兵，連身袴褂容橫行；高飛遠走碾人過，那能回顧路旁塵。涓涓油泉，不塞成川；源泉混混，車夫不困。簇新車，大桶油；發高歌，臨九州。以戰養戰，車夫不憂。車夫情所親，亦救流亡人。去爾老欲死，載此花枝新。苦戰茫茫無歲月，天樂音塵兩沉絕。村居告汝有同鄉，亂離好做閒家屬。一時買得鄉村肯，春綢遠道杭州粉；綠衣短髮時世妝。三軍喜氣溢孤冷。兵車行，側目看，車中亦有兵單寒。出陣入陣誰家子，前方但見雲漫漫。

貧農行

貧民汝爲中國誰人努力誰加餐？家家粒粒水晶盤。無衣無食向千古，犂頭吹盡東風寒。倭奴侵我疆土千萬里，抗倭者誰誰則起！大官肥死黃金帑，小官日買如珠穀。官亦商兮商益官，賢哉未實當前國！生民水火粟菽皆統制，可憐無與軍需事。高價都歸國難家，空前共得江山利。田連阡陌市盈廛，敵火雖燒燒不完。何況西南國道通香港，更有亡國樂土如安南；婦女口不言錢說港幣，一時風氣落伍羞何堪！夫婿弄錢猶不足，花枝別映春顏綠。胭脂水粉占軍輸，法國雖亡花爲都。官家更得彈冠意，知爲新除青苗鹽鐵五尙書。勞人於此不草草，戰時都言出力好。百倍工資千倍驕，眞成技術專家了！擔夫爭道驅公主，天空望見車夫舞；一盤不如一甕豪，持螯醉向車茵吐。泥水匠食萬乘錢，破鞋一補飛上天。雲中皎皎天孫手，亦羨裁縫與斗賢。貧農出糧亦出命，富農屯積稱天幸；保長抓兵抓運伕，荒山日落騶聲定。貧農貧農汝爲抗戰之骸骨，中國不亡汝生肉。

一家放青百姓破產

桐子青青行

（巡視戰區，在均鄖道中，鄉民砍伐桐子樹，痛公家摧毀之甚。又爲言舉桐子債之苦，謂一家放青，百家破產矣。）

桐子樹，何青青！春山無花春笑人。紫玉作冠紫絹蕚，一時映照千山春。均州家家種桐子，亦有清聲隨纍氐。熟時桐子盈筐挑，燃脂四照光明起。異域搜求尚丹漆，陸海髹塗殊未已。人世膏沐特貞同，花貌棘心謂如此！桐子亦作衣，桐子亦作食。年有豐年色饑色！叩富兒門借一鏹，桐子在樹還君錢。一鏹三斗好桐子，從君市之斗十千。城中大戶千倉賣，窮人未了桐子債。一鏹三斗算不窮，子子孫孫永債在。官家不管桐樹稀，桐樹生山山亦啼！

難童行

萬千好兒女，淪亂同江舟。江風冷夜色，哀歌無停留。一唱松花江，家鄉阻悠悠！再唱哀徐州，骨肉紛漂流。明月不忍去，夜深照船頭。夜深呼父母，夢中猶啁啾。父母在何方，聞汝哀音不？容體日黃瘦，況將天地秋。雖有護送人，恐不體深憂。尤念淪陷地，老少遭寇仇。尚作流離子，苦難非慚羞。我亦隨飄泊，哀思爲汝謀。祝汝身體好，願汝心神優。立志速長大，明年堪戈鍪。

陸一先生也做了許多描寫戰爭，或對戰爭失利的感歎詩詞，如「紀抗戰初南京空戰」、「我空軍轟炸台灣敵陣聞捷作歌」、「兵退望宜昌」、「襄樊撤兵書憤」、「金縷曲」、「八聲甘州」等。

紀抗戰初南京空戰

九月廿五京郊趣，將展黃栗山村居。此日家家作中秋，戰場月色稍清癯。長江石頭久凝定，天堡地堡城不險。忽聞淒厲聲，破空來荒墟。孝陵翁仲久按劍，石獸騰驤思天衢。馳車秋林陰，柔桑散行徒。旋見九十六鷂退飛過上都。盤旋鷙毆迸火珠。此是暴敵所驕之荒鷲，乃如長安城頭頭白烏。啄人大屋啄小屋，鴟梟夜黑相追呼。鬼車毛血腥我土，尾旋傾墮如狐濡。硝烟簇空蔽白日，曳光飛彈交縈紆。我眾神武壓空至，鐵陣四合紛驅除。萬馬行天渥沐汗，射潮潮色如胭脂；翻騰下上爭鼇尾，星羣辟易無頑夫。大聲若在世紀末，雷霆私語無硼匍。彤雲出火煙，烜赫垂銀魚；虎亦不鼓瑟，鸞亦無迴車。奇肱電掣肱無餘，與我下土人民骨肉同模糊。我民骨入化為天地之正氣，悲哉暴敵肝腦坩為塗，野火不肯生春蕪。可憐千人針，可憐十二天山避彈符；灰燼羣翼時須臾，中有海天綿綿之家書。血與淚兮同沮洳，客光隔海照秋裾。窮兵夢想猶雄圖，悲哉歲歲明月長如初。

八聲甘州雄文苦戰

我空軍轟炸台灣敵陣聞捷作歌

台灣我民神明族，明亡不亡存正朔。舟師直入撼南京，絕島孤臣孝陵哭。地割強隣數十年，隔此水分同此天。父老黃雲看落日。夢魂滄海祝中原。祖國雄飛去日望，祖國中興尤有仗；雲端騎士為汝來，堂堂之陣天為開；翱翔使汝認祖國，霹靂下土臨春雷。雲端騎士好顏色，煜如朝霞輕羽翮。朝發崑崙夕東海，扶搖水擊將毋同？汝弟汝兄知相恤，爆彈惟使敵營空，敵營狂火冲霄紅。燬敵鐵翼為飛蓬，飛將淩之中天中。行掇蝶蝀如冥蟲，世界震此泱泱風。

襄樊撤兵書憤（民國二十八年）

金城千里又全師，見突長圍轉進時。頑鈍敵懸三舍遠，迂迴謀失百回遲。還明心跡求參佐，背向疆場偕羽儀。如此便經樊鄧役，彌天悲憤更何爲。

形勝山南黯一登，呼鷹人去野埃騰。五城殿氣銷癰鎮，十道軍符委竟陵。父老望隨旌旆盡，麥禾年共亂離增！戰場正度春荒日，漢水孤流未可憑。

兵退望宜昌

戰苦城孤不忍行，江波慷慨影垂旌。湖湘南北餘飛越，草木涪秋變送迎。漸遠已空桑米地，重來知有怨啼聲。西陵峽口沉沉望，寂寞山頭大字明。

金縷曲（宜昌元夕，二十九年）

江潤明春瓦。近前方，千門萬戶，香塵如灑。幾度荆南危鼓角，花氣暗移橋馬。喜隊劍魚龍歡暇。不唱頻年流離曲，唱今年收復南京也。正遠捷，崑崙夜。傳來佳息休輕訝。只民間潛相告語，東中來者。幾日中央軍可到，盼斷天旌難假。好滌蕩腥氛都罷。戰士酒還陣舞受中華兒女千春斝。看偏展，春雲乍。

八聲甘州

（二十七年七月奉命再至漢上，將赴鄂東戰場監紀，時戰事已至武漢矣）

定清秋雲夢楚聲明，旌旗耀連波。正江圍沉霰，孤山橫障，霜黛峨峨。一箭馬當風快，北望碎黃河。策府高難問，朧捲秋歌。　警夜對江傳火，漸城荒戰氣，人斷嚴阿。剩蒹葭亂白，辭國露痕多！痛移軍元規樓下，總南山翔鳥北山羅。艱危最，控長風了，吹淚如何！

于右任先生所撰王故監察使陸一墓誌銘，銘曰：「莫族咸熙，雄文苦戰。發此宏聲，難酬宿願。斗口村之北，北秦堡之西，是君之安宅，而爲仁人志士之所悽悽。吾之願兮，生死無睽。」

本文蒙簡完璧、馬志超、劉象山、劉傳中、關心全、溫松康、劉愼堂、高仲謙諸先生提供許多資料，特致謝意。

懷念壽陽李晉亭師

五四先鋒山西辦學

十五年前，在香港聽到吾師李晉亭先生被共產黨殺害的消息，晴天霹靂，悲痛萬分。晉亭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以辦教育爲終身事業。他辦教育，不但誨人不倦，懂得教育行政，而且懃懃懇懇，脚踏實地，毫不放鬆，的確令人敬佩。大陸變色時，他沒有逃出虎口，慘遭不測。據說共產黨竊據北平後，他和張蔭梧、許惠東諸先生同時遇難，是國民黨同志在北平第一批被共產黨殺害的。共產黨加在他頭上的罪名，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的秋天，太原的學生攻打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時，學生穆光政中彈死亡，共產黨硬說是省黨部開的槍。晉亭先生是當時的省黨部委員，所以，要他償還血債。以同一個罪名，先後被殺害的，還有監察委員曲沃李時齋（敏）和衞隊長——我們交城的王和棠。

晉亭先生姓李，單名汾，別號晉亭，山西壽陽人，北平師範大學畢業。瘦高個子，儀表英俊，態度瀟洒，唯一的缺點，稍微帶些口吃。他是私立太原平民中學發起人之一，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師大畢業後，就回到太原，担任平民中學的訓育主任。我是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夏天考入平民中學的，當時的校長是崞縣趙光庭（守耿）先生，北大畢業，現任立法委員馬雨蒼（濟霖）兄的老丈人。光庭先生也是瘦高個

子，很會講話，他對學生講話，幾乎句句都能打動青年人的心絃，同學們對他非常景仰。第二年光庭先生再沒有露面，後來才知道，因爲鬧人事，不得不離開學校。他離開平中，曾跑到廣東，投筆從戎，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很可惜他的身體不能適應軍人生活，吃不下軍人的苦頭，半途而廢，沒有畢業。繼光庭先生担任校長的，是晉城苗告寶（培成）先生，前兩湖監察使，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北京大學冶金系畢業。教務主任祁縣李彙征（進賢）先生，北大數學系畢業，他担任這一項職務的時間最長久，同學們背後都叫他李教務而不名。他雖不是學教育的，可是辦教育却非常內行。訓育主任渾源李修之（思愼）先生，北平師大畢業，祇幹了一年就離開了，由李晉亭先生接替。

平民中學是六十幾位留學北平各大學的山西學生發起創辦的，也有少數非山西籍而和山西很有關係的人，像立法委員韓振聲、王冬珍夫婦，故監察院李蔭翹（嗣璁）院長等。他們每人拿出一塊銀元，合計六十多元，作爲籌備費，一所很了不起的私立中學居然創辦成功了。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夏天，由北大畢業的趙光庭、李彙征、定襄梁亨甫（永泰）、右玉姚文譲（丕顯）幾位先生回到太原，負責籌備。他們租妥精營東二道街五號，作爲校舍，秋天招收了第一班學生，現任立法委員五台張子揚、崞縣郭崇峻，以及國民大會代表中興大學教授陽高蘇九一（夷士）都是這一班的高材生。

創辦平民中學的諸位先生都是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人物。他們用嶄新的作風來辦平民中學，主張民主自由，提倡科學，提倡白話文，鼓勵學生們閱讀新式標點符號的紅樓夢、水滸傳、西廂記、儒林

外史、老殘遊記、鏡花緣等小說。在當時，別的學校是禁止學生們看這些書籍的。因此，山西當局認定平民中學標新立異，提倡邪說異端，是一批危險分子，暗中強迫房東退租，不准繼續租給平民中學，第二年不得不遷移到西緝虎營。這一年招收了兩班學生，第二班和第三班，前中央黨部大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侯定邦兄是第二班，我是第三班，就是在西緝虎營入校上課的。

平民中學開頭幾年，經費非常拮据，住校的重要職員和專任教員每人每月一律二十五元生活維持費，兼任教員有些人每月送五元車馬費，有些人乾脆不要錢，盡義務白幹。萬泉姚蓉軒（大海）先生說，學校開辦第二學期，實在無法維持，正好他於北大畢業後，養病在家，他和光庭先生的感情很不差，光庭先生去信求援，他立刻匯了五百元。那時的五百元，比現在的五萬元都管用，自然解救了當時的燃眉之急。梁亭甫先生的家境很富有，以後學校的困難，由他負責解決的時候最多，其他董事也無不為平中奔走募捐。平民中學能夠發展成太原的一所優良中學，實際得力於創辦學校的各位先生能夠做到：「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民黨機關一流名師

太原的私立中學，除了教會學校，平民中學算是最早的私立中學了。他們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作風，已經引起社會上的注意，有些人甚至不敢讓他們的子弟進平民中學，當然，也有些人以投考平民中學

爲榮。而平民中學的創辦人大部分是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因此，太原平民中學無形中也成了國民黨的祕密機關，這也是引起山西當局對平民中學不放心的一個很大原因。

平民中學的教師，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好教員。教我們第三班的各科老師：

國文：芮道一、陽高張捷西（功譜）、五台薄介石（成名）。

數學：李修之、梁亨甫、崞縣曹度材。

英文：陽高李春圃（桃園）、苗告寶、陽曲郭璞、交城任子纘（興緒）。

歷史：張捷西。

地理：文水張皆民。

物理：李蔭翹（嗣璁）

化學：徐溝劉佐康（同）、定襄梁先覺（賢達）。

植物：李晉亨。

動物：平定段禮庭（和儉）。

公民：壽陽劉懷琪、交城王慧卿（和暢）。

體育：定襄張武成。

最初教我們國文的芮道一先生，他不用教科書，也不逐字逐句講解文章。他介紹各種學術思想，達爾

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盧梭的民約論，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俄國托爾斯泰的小說，印度泰戈爾的詩，英國莎士比亞的戲劇。除了選印各種文章，又讓我們閱讀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文存」、「嘗試集」，梁任公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飲冰室文集」等等。他教作文，不主張咬文嚼字，要我們放手寫作，能寫多長就寫多長，盡量說出自己心裏想說的話。因此，這一年閱讀了不少的書籍，滿腦子空白，填得密密麻麻，又敢胡謅亂寫，一篇文章往往寫上一兩千字，奠定了以後寫作的基礎。

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暑假以後，平民中學由西緝虎營搬到大北門裏後營房街自己的校舍。五六千坪校址上，蓋了五間教室，兩排寢室，一排飯廳，一排辦公室，顯得空空蕩蕩。房子蓋得非常簡陋，但是教室是教室，寢室是寢室，不像住民房，四不像。而且住自己的房子，再也不怕房東逼迫着搬家，政治壓力也減少了。這一年冬天， 國父北上，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為響應 國父的號召，太原組織了山西國民會議促成會，每縣兩個代表，一個代表政府，一個代表民間，我成了我們交城縣的民衆代表。苗告貧先生和曲沃韓奇聖（克溫）先生介紹我閱讀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並且介紹我加入中國國民黨。平民中學提倡自治，許多管理學生的規則，都是採用民主方式，召開學生自治會，由全體同學表決通過的。因此，同學們也確能自治自愛，遵守自己開會定出來的規則。平民中學又提倡節約，每月伙食費祇需要三塊多錢，吃得很不講究，早晚都是稀飯饅頭，兩碟鹹菜、辣椒，中午才有半碗菜，吃肉的時候很少，大概每

週祇有兩三次。好像那時候祇知道節儉是美德，而忽略了營養價值。當時住第一中學和陽興中學的同學，每年要花一百二三十元，而平民中學係私立學校，需要繳納學費，但是每年祇花一百元左右，校風惇樸，由此可知。

三晉清黨槍斃王英

我不算好學生，但也不是壞學生，却被晉亭先生一怒之下開除了。現在回想起來，造成這種結果，彼此都有責任，我個性太過倔强，而晉亭先生剛出學校，遇事也有點固執。好像是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春天的一個星期天，學校要全體同學到北門外苗圃領取樹苗，規定每人扛三株。因爲學校太空洞了，一片荒涼，的確需要栽植一些樹木，美化環境。剛好那一天我有些私事，必須上午去辦理，於是找好一位同學，托他替我扛回我應該扛的樹苗，如果樹苗太大，他一個人扛不動六株，我又約妥另外一位同學，分扛一兩株，然後說明理由和我的安排，向晉亭先生請假。不料他並不聽我陳述理由，一口拒絕，硬是不准假。當時我想，我既已找妥人代替我扛樹苗，不就誤學校要辦的事情，爲甚麼不准我請假呢？這和標榜民主自由，不是背道而馳嗎？我自己的事情必須去辦，不管准不准假，我逕自走了。

下午返回學校，同學們告訴我，我已被開除了。我走到公佈欄前面一看，果然有一張新貼出的佈告，開除了郭紫峻、王和衆和我三個人，佈告上說我們請假未准，拂袖而去，沒有去扛樹苗，應予開除。

開除就開除吧！反正因爲沒有去扛樹苗而被開除，並不是做下甚麼丟臉見不得人的事情。一個人祇要做人光明磊落，開除不會影響到人格，又有甚麼關係。於是收拾行李書籍，打算吃完晚飯，結清伙食賬，就好走路了。有幾位同學勸我，向晉亭先生說幾句好話，也許可以收回成命。我自己心裏覺得非常彆扭，既被開除，又何必厚着臉皮，向學校求情，賴着不走呢？就算勉强留下來，也沒有甚麼意思，沒有接受同學們的好意勸告。不料在吃晚飯以前，又有同學來報喜訊，說開除的成命已經收回，改成記過處分了。

既被開除，怎麼會收回成命？我想大概是沾了郭紫峻和王和衆兩位同學的光，他們兩位是學校開創進來的學生，郭紫峻又是好學生，在學校方面很吃香，不會因爲一點小事，就把他開除。我和他在一張佈告上開除的，既然不開除他，就不能讓我一個人滾蛋了。另外一個原因，也許因爲我已經加入國民黨，在祕密情況之下，吸收一個同志，並不太容易。現在開除一個同志，在學校方面無所謂，在國民黨方面，損失就大了。不過最大的原因，還是晉亭先生，他能不維持他的尊嚴，不固執成見，而有收回成命的雅量，這種教育家的風度，就不能不令人敬佩了。經過這次波折，我對他產生了一種强烈的信仰和好感，他也對我有了更深刻的瞭解和認識。

晉亭先生一生不做官，全付精神放在辦教育的崗位上。他所以要住師範大學，就是認定辦教育是國家最基本的建設工作。孔子說才難，又說「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可見百年樹人的工作，比任何工作都重要，所以，他終身樂此不倦。

當今總統　蔣公統率國民革命軍由廣東北伐，十六年（一九二七年）閻伯川先生也率領晉軍參加北伐行列，成爲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梁亨甫先生做了政治部主任。山西省黨部也由祕密而公開，展開各項活動。山西當局並且響應南京國民政府淸黨運動，協助山西省黨部實行淸黨，將共產黨頭目王英槍斃。

淸黨以後，晉亭先生接長省立第一中學。在過去，省立一中是山西最好的中學，山西的人才多半是一中培養出來的。可是到了十三四年，一中被共產黨盤據把持，成了他們的大本營。山西共產黨的頭目王英、傅懋公（後來改名彭眞）都是一中的學生。因此，學生的思想受共產黨的感染非常的大，他們的勢力根深蒂固。校風也敗壞到無以復加。學生囂張，紀律廢弛，可以隨便不上課，看見老師不順眼，可以隨便趕走。要想整頓這樣一所學校，談何容易。然而晉亭先生並不畏懼困難，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毅然決然挑起這付沉重的担子。

刺殺校長撲了個空

山西共產黨頭目王英雖被槍斃了，彭眞、李質先等也逃跑了，可是他們潛在的勢力，仍舊相當强大。晉亭先生對於這種情形，非常了解，接長一中以後，盡量避免給他們鼓動風潮的機會，沒有放手去整頓，採取相當和緩的方法，逐漸改進。可是學生們放任太久了，受不慣約束，感覺到沒有過去自由，非常不高興，潛伏的共產黨分子從旁一煽動，暴動終於爆發了。暴動的主要分子，實際操縱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組

織相當嚴密，各路口都派人把守，然後包圍校長室。負責殺害校長的兇惡分子，手持尖刀，衝進校長室，準備一刀刺殺校長。沒有想到，校長室連個人影子都沒有。他們非常驚奇，李校長神通廣大。暴動以前，明明看見他坐在校長室，而且他們佈置好天羅地網，插翅也飛不出去，怎麼一會兒就找不見呢？於是展開搜索，連平時沒有人去的地方，都找遍了，找了半天，硬是找不着。暴動分子以為他們內部有了奸細，走漏了消息，把校長放走了。晉亭先生非常機警，具有應付非常事變的急智。得到學生們即刻就要暴動的消息，衡量情況，知道無法逃離學校，神不知，鬼不覺，悄悄爬上屋頂，匍伏在黑暗處，才避過這場危險，而且對於暴動分子的活動情形，看得非常清楚。暴動分子折騰了半夜，精疲力竭，既然以為校長已經逃脫，戒備自然鬆懈了。晉亭先生才在天亮以前，有機會脫離險境。

第二天，軍隊開到學校，維持秩序。暴動分子看見校長在軍隊保護之下返回學校，一個個都洩了氣，重要分子都逃跑了，附和的學生們害怕起來，不敢再妄動了。經過這次暴動平息以後，晉亭先生才放手整頓，不再有甚麼顧慮了。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夏天，我由中央軍校畢業，黃埔同學會負責人廣東黃珍吾兄正想派一個人到山西去聯絡軍校同學，認為我最適宜，要我回去。剛好晉亭先生因事來到南京，也要我回太原工作，幫助他整頓一中。職務是訓育員，每週兼課四小時，月薪八十元。八十元等於上尉連長的待遇，對於一個剛從軍校畢業的學生，非常優厚了，而且可以不再拿黃埔同學會待遇，義務工作，一舉兩得，我沒有考慮，立刻

答應下來。

一中經過晉亭先生整頓兩年，一切都上軌道，已經恢復了早年的聲譽。當時初中有三個年級，每年級兩班學生，高中一班，全校共有七班學生。教務主任是榆次張聘珍（崇儒）先生，北平師大畢業，高個子，儀表很帥，態度和藹，笑口常開。體育主任是張武成先生，現任監察委員張委員岫嵐的親哥哥，山西的體育專家。總務主任是榆次要士先（繼志）先生，北京大學畢業，家裏很有錢，涓滴歸公。訓育主任是曹度材先生，全校的陣容非常整齊堅强。我剛剛踏入社會，校長和主任都是自己的老師，處處有担當，佔便宜不少。訓育處除主任以外，有四位訓育員，一位李先生武漢大學畢業，晉南人，已忘記他的名字，負責管理高中學生。陽曲路介福（景）先生日本留學生，個子不高，負責初三的兩班學生。渾源任效由（勇）先生北平師大畢業，負責初二的兩班學生。我負責管理一年級的兩班新生，每班六十人，總共一百二十人。

訓育處的五個人，思想和政治主張，無形中分成兩個不同的壁壘，我和路介福是國民黨，李和任效由不是國民黨，常和我們唱反調，表示他們超越黨派，因此，對於好些問題，經常辯論抬槓。度材先生也是國民黨，當然同我們的主張一致，不過爲了領導訓育處的工作，不願作左右袒，不參加我們抬槓和辯論，總是笑一笑。晉亭先生就不同了，他經常來訓育處，碰上我們辯論，總是站在我們這一方面說話。因爲他是省黨部的委員，立場堅定，一定要把國民黨的主張說出來，毫不含糊。訓育處的同仁看問題的角度雖然不同，並不影響感情，對於訓育處的工作，大家同心協力，毫不鬆懈，眞够得上民主作風。

晉亭先生對我說：「舊學生已經定型，要他們改變，很不容易，沒有大錯，不犯校規，就算很好了，不能要求過高。新生剛剛入校，純潔的像一張白紙，我們要描畫甚麼，就是甚麼。我希望你用黃埔精神來塑造這些孩子。從一年級開始，造成一中的新風氣，新習慣。」

旣然要新生樹立新榜樣，造成新風氣，一個人管理訓練一百二十個學生，是很吃力的。一中的學生來自全省各地，除了極少數在太原住家的通學生，大多數都住校，從早上起床、自習、吃飯、上課、運動，一直到就寢熄燈，處處都須照顧到，時刻不能放鬆。又因爲我兼授這兩班三民主義課程，除了管理學生的生活行動，也負担了指導思想的責任。好在自己祇有二十多歲，精力充沛，還能够勝任愉快。

一中招生非常嚴格，除了考試成績，還注意儀表，尤其對於年齡限制很嚴，超過十五歲，功課再好，也不錄取。因爲新生素質好，年齡不太大，都很聽話，管理起來，比較容易，並不太費氣力。一中並不實施軍事管理，事實上也無法軍事管理。我祇能和學生經常接觸、談話，藉以了解他們家庭和個人的情形。我祇要求他們做到一點，上課、上早操、上自習，都要在打鐘以後三分鐘內，到達教室或操場。他們都遵照我的要求做了，不過寢室距離教室和操場，都有一段很長的距離，所以，一聞鐘聲，一年級的學生都是跑步進教室，到操場，相當緊張，也表現的活潑有精神。上課時還不容易看出來，上早操就非常明顯了。上早操時，學生們站的位置，按照班級高低，自左而右，各班有各班的位置，劃分的很淸楚。上早操的鐘聲響後，體育主任或體育教員還沒有到達操場以前，一年級的兩班學生早已在操場右邊的位置上站整齊了

，其他各班的學生才陸陸續續，零零落落地到達，頂快也要五六分鐘，才能到齊。晉亭先生看到這種情形，非常高興，認爲新榜樣已經樹立起來。他深信訓練管理學生，的確需要受過軍事的人來負責。

晉亭先生對於學生的學業非常注意，對學生的道德培養，尤其不放鬆，經常到訓育處研究學生們的操行問題。他的記憶力特別强，最令人欽佩的，他對全校的四百多個學生，幾乎可以叫出每一個人的名字。我們負責管理學生的訓育處同仁，都比他不上。第一中學是山西最老的中學，有許多教員的資格很老，很不容易對付，但是他們對於晉亭先生都是衷心欽佩，對於校長的要求不打半點折扣，全校教職員非常和諧，沒有人事糾紛，完全是晉亭先生領導有方。他經常巡視教室，不祇學生們上課用心聽講，老師們教課也不能不認眞，很少遲到早退。晉亭先生的領導才能，的確令人欽佩。

我在一中祇工作了半年，山西方面正在醞釀和馮玉祥、汪精衛等聯合反對中央，大戰一觸卽發，我不願意再呆在太原，十九年春天就離開山西。我在一中的時間雖很短暫，對於晉亭先生辦教育的精神，却認識的非常深刻。在山西，晉亭先生的確是最了不起的教育家。

娶女教師竟遭免職

十九年中原戰爭爆發，山西省黨部在太原存身不得，開始做第一次流亡省黨部，避難天津。等到閻馮聯軍失敗，閻伯川先生遠走大連，山西省黨部才以勝利者的姿態返回太原。戰後山西省政府改組，先由商

啓予（震）將軍任省政府主席，後來改由徐次辰（永昌）將軍接任。中央爲整頓山西教育，任命苗培實先生爲教育廳廳長，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很想有一番作爲。當時太原的各省立公立中學的校長是這樣的：第一中學李晉亭，第一師範黃醴泉，國民師範梁先覺，陽興中學張聘珍，這幾位校長都具有辦好教育的經驗和決心，各學校都有一種蓬勃的氣象，假如假以時日，成效眞是無法估計。

不幸，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東北，全國愛國青年掀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怒潮，共產黨利用這個機會，暗中掌握操縱，這些無組織的羣衆變成共產黨的工具，成了反政府的組織力量。共產黨鼓動各地青年赴南京請願，增加政府的困擾，以爲顚覆政府的張本。太原的學生在共產黨分子戎伍勝等人領導之下，先向省政府請願，要求派專車送他們到南京，一變而爲攻打省黨部，製造了穆光政慘案。山西的軍隊以慘案爲藉口，佔領了省黨部，把正在省黨部工作的委員及工作同志拘留起來。晉亭先生和梁先覺先生都是省黨部的委員，在反國民黨的氣氛之下，校長當然幹不成了。山西省黨部解體以後，晉亭先生担負起省黨部的地下工作，祕密聯絡各縣的同志。這一段時間，環境非常惡劣，有隨時隨地被捕的危險，他冒險犯難，爲黨工作，功勞不小。

七七事變，全面抗戰，山西教育界人士多半撤退到陝西，教育部爲了收容山西的流亡青年和教職員，在陝西洋縣成立國立第七中學，由晉亭先生担任校長。國立七中在他領導之下，成了戰時的第一流中等學校，辦得有聲有色。後來因爲他和女教員陳少白結婚，而被教育部免職。校長和女教員結婚，光明磊落，

並不違犯國法，也沒有甚麼不妥當。當時晉亭先生祇有四十多歲，的確需要結婚，需要一個家。前些年台北建國中學校長賀翊新已經六十多歲，還和女教員萬紹吉結婚，也沒有被台灣省教育廳和教育部免職或記過。可是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硬是把晉亭先生免職了。

李晉亭覺得對國民黨忠心耿耿，在陳先生領導之下，工作了好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現在不管學校的成績好壞，因爲結婚這點私人的事情而被免職，傷心到萬分，發誓以後專辦私立學校，不再負公立學校的責任。

晉亭先生離開國立七中，專心辦理城固的平民中學。城固平中是太原平民中學在城固復校的，後來遷往漢中。漢中平民中學在晉亭先生慘淡經營之下，成了陝南最優良的學校。學生讀書風氣很盛，尤其是守紀律，有禮貌，變換了氣質，贏得學生家長和社會人士的稱讚。

當時各公立學校的教職員因爲待遇趕不上物價的飛漲，生活成了問題，居然因此罷教。平民中學經費困難，全靠學費維持，却沒有這些風波。能够安然上課。晉亭先生究竟施用甚麼魔術呢？有位漢中平民中學的學生曾昭普寫過一篇文章：「平中開辦的一切經費，均靠收學費開支，除董事會捐募補助外，再無其他後台支援。而在當時，通貨膨脹，所有陝南的公私立學校教員，全因爲薪水不够開支而罷教，但是平民中學却不被這種罷教之風所擾。因爲我校是在每學期開學後，校長把所收的學費，除留少數辦公費以外，把老師一學期應得的薪水一齊發給。這樣老師們可以不受物價膨脹的剝削，可以安心教書。」

看了前面這一段敍述，可知晉亭先生的氣度是多麼恢宏，在特殊情況之下，辦教育的方法是多麼高明。一個沒有大手筆的人，能夠有這樣偉大的措施嗎？

嚴父慈母雙重作風

抗戰勝利以後，陝西地方人士以爲像平民中學那樣好的學校，不應當讓它遷走，堅決挽留，由地方人士接辦。教育事業是國家的，社會的，不應據爲私有。晉亭先生把平民中學交給陝西地方人士，到達北平，去籌備大成中學。大成中學以張溥泉先生任董事長，李蔭翹先生任副董事長，晉亭先生任校長。後來溥泉先生逝世，由李蔭翹先生任董事長，韓希聖先生任副董事長。晉亭先生以辦山西省立一中、國立七中、漢中平中的一貫精神來辦大成中學，蓽露藍蔞，煞費苦心。他借妥德勝門裏的關岳廟爲校址，地方寬敞，房屋很多，又有張武成、段禮庭幾位老朋友幫忙，假如不是大陸沈淪，大成中學是很有前途的。有一位來到台灣的大成中學學生張震，曾在一份刊物上發表過一篇描寫晉亭先生的文章：「我們的校長有嚴父慈母的雙重作風，對我們的生活非常關切。但在功課方面，一點也不放鬆。他早年畢業於師大教育系，他的一生可以說一直在爲教育奔走。不論春夏秋冬，他總是比我們起得早。我曾記得每天早晨上自習的時候，會發現一個高高身材，戴着一付近視眼鏡的人（晉亭先生並不近視），在院子裏來回踱着。他那和藹可親的面孔上，有時會對我們微笑。但當我們遲到的時候，他就會用一幅嚴肅的面孔看着我們，意思是說你遲到

了，以後要早起一點。這就是我們的校長——李晉亭先生。」

晉亭先生被共產黨殺害，轉瞬二十五年了。所謂「穆光政慘案」，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我要很客觀地把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加以敍述，以了解共產黨製造所謂慘案，自己殺了人，回頭把罪名加到別人頭上，再加以殺害。

所謂穆光政慘案，遠因實在導源於十九年中原大戰。當時山西省黨部站在中央立場，堅決反對閻伯川先生聯合馮玉祥發動對中央的戰爭，一再勸阻閻先生無效。戰爭既然爆發，省黨部自然和閻伯川先生處於敵對地位。平心而論，十九年的中原大戰，是中華民國最不幸的一次戰爭，也是閻伯川先生一生的白璧之瑕。這一場戰爭，整整打了半年，消耗了很大的國力，國家的元氣也遭受很大的損傷。假如沒有十九年的中原大戰，張學良就不會統率東北軍進關，使東北成了眞空，日本軍閥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即使他們發動了侵略戰爭，張學良爲了東北軍自身的生存計，勢必起而抵抗，絕不會輕易放棄一寸土地的。而且由德國教官所訓練的新國防軍，教導師，也可以隨時開到東北，支援東北軍，抵抗侵略。

因爲中原大戰，東北軍主力開進關內，使東北成了眞空，日本軍閥才能如入無人之境，不費吹灰之力，沒有遭遇抵抗，很快佔領了我們的整個東北。而教導師也因十九年中原大戰，犧牲很大，沒有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力量了。

近年來，撰寫閻伯川先生事略或傳記，都避免提到十九年中原大戰一事。我覺得不論惹起戰爭的責任

是在閻馮，還是中央，總歸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用不着隱瞞。我們現在隱瞞了，寫歷史的人也不會放過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吃一次虧，長一次智。我們應當記起失敗的教訓，勉勵未來，又何必隱瞞呢。山西省黨部當年反對中原大戰，他們是站在中央方面，立場嚴正，理直氣壯，是無可非議的。而閻伯川先生不高興他們，也是人之常情。

苗姚胡韓反閻集團

十九年秋天戰爭結束，山西省黨部從天津搬回太原，主要負責人是苗培寶、姚蓉軒、胡伯岳、韓希聖四位先生。二十年閻伯川先生想從大連返回他的老家五台河邊村，省黨部起來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是怕反對中央的勢力死灰復燃。同情閻先生的人們則說寃仇宜解不宜結，對於一個已經失敗的人，連同老家都要反對，未免有些落井下石，不顧人情。因此人們把省黨部說成「苗姚胡韓」反閻集團。省黨部反對閻先生回山西，並沒有生效，閻先生終於回到他的老家河邊村了。並且仍舊可以控制山西的軍隊和政治。而閻先生和省黨部之間的仇恨也就越結越深了。

因爲九一八事變，全國學生掀起到南京請願的浪潮，山西的學生自然不會例外。太原各學校的學生發起結隊遊行向省政府請願。當時我正好担任太原平民中學的訓育工作，也領着學生們參加遊行。我們知道這次學生運動，已經被共產黨操縱，一定要發生事故，當學生隊伍到達省政府前面時，我們的學生站得很

遠。祇聽到嚷嚷吵吵，亂紛紛地，學生代表向省政府請求，要求派專車送往南京請願。

省政府正在開會，推舉教育廳長向學生們講話安慰。可是，苗告寶先生一露面，就惹火燒身了。反對國民黨有了借口，共產黨的陰謀也就逐步實現。陰謀分子說國民黨阻止學生到南京去請願，一聲吆喝，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運動，一變而為攻打教育廳，攻打省黨部的暴動。領導這次學生運動的，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鬥爭劉少奇，附帶鬥垮鬥臭的戎伍勝。

戎伍勝率領學生隊伍攻打東緝虎營省黨部時，我也和一部分學生跟去，不過我們站的距離遠了一些，實際情形怎樣，我們看不清楚，也聽不清楚。據說一聲槍響，穆光政應聲倒地。我沒有聽到槍聲，祇看見省黨部前面亂成一團，有人喊叫，打死人了，一部分學生也散去了。一會兒，山西的軍隊，開到西緝虎營，佔領了省黨部，名為保護。請願的學生又吆喝着跑到倉門前二十二號韓希聖先生的公館，予以搗毀，還搶走了一部分東西。

穆光政慘案的由來

軍人奉了誰的命令佔領省黨部，我不太清楚。軍隊進入省黨部以後，立刻把在省黨部辦公的常務委員韓希聖、常務監察委員姚蓉軒，監察委員李時齋，委員兼祕書蘇壽余和幾十位工作同志，統統囚禁起來，不准離開，要他們担負慘案的責任。沒有多久，又把他們押解到後霸陵橋警備司令部，正式看管起來。這

一措施，正和共產黨的陰謀連成一氣，的確是很不高明的。況且死了一個穆光政，而要拘押四位省黨部的委員和幾十個工作同志，小題大做，未免有些過火。顯然是政治恩怨，並不是甚麼法律問題。天下的事情，祇要摻雜上恩怨關係，夾雜上感情成分，就談不到是非公道了。

有人說省黨部的人太不機警，聽到學生們要攻打省黨部的消息，為甚麼不避開呢？假如他們避開風頭，頂多省黨部的傢俱和門窗被他們搗毀而已。不管是那一方面的陰謀，都會落了空，起不了甚麼作用。這話很對，一點兒也不錯。

穆光政並不在隊伍的頂前面，就說是省黨部開槍，也不會打死他。顯然是共產黨有計劃地製造慘案，暗地裏放黑槍，打死一個人，好栽誣省黨部。可憐的穆光政就在戎伍勝的陰謀之下，做了犧牲品，替死鬼，眞是寃哉枉也。省黨部的衛隊長王和衆是我的小同鄉，又是一塊兒上黃埔的同學，我去警備司令部看他的時候，悄悄問他，他的衛隊究竟開過槍沒有？他說：「當學生們包圍省黨部的時候，怕發生意外，早就把子彈統統收回，衛隊沒有子彈，怎麼會打死人呢？」

警備司令渾源榮甲三（鴻臚）和省黨部的委員們都是朋友，突然把他們關到他的警備司令部，覺得怪不好意思，悄悄地對姚蓉軒先生說：「這一次的學潮，是閻先生做後盾的，我對諸位幫不上一點忙，非常抱歉，祇好暫時委屈幾天，不過在我職權範圍以內，我會盡量給諸位一些方便的。」

不管榮司令說的話是否可靠，慘案造成功，在閻先生這方面，的確是求此不得的，正好利用慘案，打

垮省黨部，以報他們反對他回河邊的一箭之仇。

到了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中央命令山西省政府把這件案子移到開封地方法院審理，被囚禁的全體人員，一律送往開封。徐次辰主席不敢違抗中央命令，硬留着不放，祇好把他們送走。開封地方法院審問的結果，打死穆光政的子彈頭，和省黨部使用的子彈完全不一樣，證明打死穆光政的並不是省黨部，省黨部的任何人都沒有殺人的罪嫌，慘案的責任不應由山西省黨部來担負。審判結果，宣判無罪，姚李蘇韓四位委員和被囚的全體同志，才恢復了自由。閻伯川先生對於開封地方法院的判決，不管怎樣看法，山西省黨部却不能再回太原了，祇好做第二次的流亡省黨部。苗姚胡韓和閻伯川先生結下的寃仇，也就永遠解不開了。

誰又想到，經過十八年，共產黨會拿上穆光政慘案來殺害晉亭先生呢？慘案是共產黨製造的，却用來作爲殺害國民黨同志的藉口，能不令人扼腕歎息嗎？能不令人憤怒痛恨嗎？能不爲這位終身從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哀悼嗎？

報壇怪傑龔德柏

前言

龔德柏先生活到九十高齡，無疾而終，這是人生最難得的結局。我和他是同過患難多年的朋友，深知他是一位非常愛國的鬥士，不能不寫一篇紀念文章，以盡後死者之責。

他對人批評，非常嚴格，被他看上眼的人，很少很少。他比我大十五歲，年齡差了一大截，在三十年以前，是四比三。但他對我這個小老弟，非常忍讓，我們抬槓，往往抬到他無話可說。

二十多年前，他突然宣佈某月某日，第三次世界大戰非打起來不可。我說絕對打不起來，他卻堅持己見。我說：「龔先生空說無憑，你敢同我打賭嗎？」

「打賭就打賭。」龔先生說。

「好！」我說：「就以你一個月的營養費八十元爲準，我也扣除八十元。到你說的那一天，世界大戰打起來了，退還你的八十元，拿上我的八十元打牙祭。到你說的那一天，世界大戰沒有打起來，那就拿上你的八十元打牙祭，退還我八十元。」

「好，就這樣！」龔先生說。

因為錢掌握在見證人手裏，想要廢約不打賭也不行了。反正不論誰勝誰負，大家等着打牙祭，非常高興。大家等着龔先生所說的那一天到來，眞像小孩們等着過大年，盼望十分殷切。終於，龔先生所說的那一天來了，白天沒有消息，夜裏也平安度過了。第二天就拿上龔先生的八十元打了牙祭。

從此以後，龔先生不再堅持主張了，他要堅持，我就打賭。他一聽說打賭，就心痛八十元，祇好不再堅持了。

龔先生擁護曹操，他說曹操能幹，雖然大權在握，至死仍為漢臣，很了不起。因為他擁護曹操，所以反對諸葛亮，說諸葛亮為劉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使中國不能早日統一，造成四十多年的三國分裂局面。關羽是劉備的把兄弟，當然也在龔先生反對之列。

「龔先生！」我說：「你的主張我很贊成，不過有些太偏，諸葛亮和關羽跟劉備，有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觀和客觀條件。不能因為你看得起曹操，就罵諸葛亮和關羽。你不要小看我們這位老鄉關羽，他還『威震華夏』呢！嚇得曹操要遷都，離開許昌。」

「甚麼威震華夏？」龔先生很生氣的說。

「你看過三國志沒有？打賭八十元，如果關羽傳沒有威震華夏四個字，我出八十元打牙祭。」

他既不能修改陳壽的三國志，祇好不敢再打賭。龔德柏這樣一位可愛的朋友永遠離開人世，眞是太可

惜了。

龔德柏湖南瀘溪人，清朝屬辰州（沅陵），多山，產桐油。傳言湘西有趕屍的風俗，我問他有沒有這種事，他說沒有，完全是胡說。

奇人狠人不循軌道

龔德柏奇人也。何以見得？他自己說：「我的天性好奇，一生行事，不循軌道。」

民國十一年參加華盛頓會議完畢，返國途經日本，東京日日新聞即刊登他的新聞，標題是「怪支那人來了」，這是日本人也說他怪。他在日本，從民國八年起，日本人就注意他的行動，派警察跟踪他，跟踪的人有時多至三四人。能說不奇嗎？舉兩個例子，以說明他的「奇」：

他一生沒有進過小學，也沒有進過大學。但是他的言論曾使許多學者專家信服。他原打算考秀才，因爲停止科舉，失去考的機會。瀘溪讀書人不多，他考秀才易如反掌。考取秀才，各縣有定額，投考的人數不足額，會寫名字，就可考取。他從十八歲入辰州中學到二十九歲離開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十二年當中，祇在中學階段打圈子，一奇也。

他在辰州中學祇讀了五個學期，因爲當代表，向知府景芳昶上陳情書，被知府掛牌開除。於是到長沙，入明德學堂，讀到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夏天，考取湖南省官費留日，每縣兩人，他和文炳南考取，成

了留日學生。到東京後，入松本龜次郎辦的日語補習學校，和共產黨林祖涵同學。祇領了四個月公費，袁世凱的爪牙湯薌銘做了湖南都督，取消公費。第三年考取第一高等學校，到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留級，不幹。他自己說：「我一生沒有畢業過一次，拿過一張畢業證書。」二奇也。

龔德柏先生不祇是奇人，也是狠人，他說：「膽大妄為四字，生是我的美評，死是我的嘉諡。」總之，他就有那麼一種狠勁，非達目的不可。

十八歲那年，他考入辰州中學，第一個學期期終考試，他是八十五人中的倒數第二名，第八十四名。可是年終考試，名次一下跳到第十一。第二學年，作文成了全班第一，你能說他不狠嗎？

考入辰州中學就生黃水瘡，黃水流到那裏，瘡就蔓延到那裏，同學們人人討厭他，怕沾上他的黃水瘡，都敬鬼神而遠之。高年級同學有個姓李的，抽鴉片烟，需要錢用，三百文賣給他一個藥方，他一文不少買下來。藥方是將山羊糞放在瓦片上，用火烤乾，磨成細末，用芝蔴油和勻。然後扯去瘡皮，洗淨塗藥，三兩天就好了。

他怕肚裏有毒，買一帖敗毒散，外加大黃二兩，芒硝一兩，煎好一大碗，一口氣喝完。藥店告訴他，大黃芒硝不能一次用這麼多，他却不聽勸告。服藥兩個鐘頭，大瀉特瀉，跑不到廁所，就瀉了一褲子。他就是這樣狠，黃水瘡很快就好了。

在東京，湯薌銘停止公費，要想恢復，祇有考取第一高等學校一途。因為滿清政府和日本文部省訂有

契約，考取第一高等和東京商工、東京高師、東京高商，就必需供給公費。龔德柏準備兩年，考取第一高等。那時他手中祇有兩百元，省吃儉用，要維持兩年，每月不到十元。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夏天，七百多人報考第一高等，祇取五十人，他以第二名考取，僅次於廣東朱秩如，你能說他不狠嗎？

民國十年九國會議，龔德柏認為關係國家存亡太大了，王芃生（當時名王大楨）對日本問題很有研究，必須要他參加，中國才能不吃虧。那時他在日本已成名人，經常有警察跟踪，他要回國為王芃生活動參加華盛頓會議，怕警察阻擋，決定擺脫跟踪，也用狠着來對付警察。

他買了一輛脚踏車，讓同住的朋友們騎，他却從來不騎，跟踪他的警察，以為他不會騎，所以沒有準備自行車。他動身那天，先由胡牧帶上行李到火車站，買好票，乘最後一班火車的最後一輛，在橫濱等他。在到橫濱前兩小時，讓同學們在房屋外面學騎脚踏車。等他出來，警察也跟在兩三丈外。他突然接過脚踏車，飛奔而去，警察手脚無措，不知他到那裏。他大街小巷亂穿，然後換乘電車到新橋站，再乘和鐵路平行的電車到橫濱，不要出站，等最後一班火車到達，他上了最後一輛車，從胡牧手中接過車票，踏上回國的坦途。他擺脫警察跟踪的這一幕，非常精彩，這個狠着，使日本警察無可奈何。

龔德柏回北平，不但很快活動成功王芃生出任華盛頓會議代表團的諮議，他自己也成了代表團的隨員，你能說他不狠嗎？

施肇基是首席代表，王寵惠和顧維鈞是全權代表，他對這個毫不起作用的代表團，很不滿意，很失望

，施肇基並沒有看重王芃生，也不向龔德柏諮詢日本問題。不過龔德柏認識了王寵惠，以後救了龔一命，可說收穫不少。

要駡人就得辦報紙

龔德柏的八字是「異途有分，科甲無名。」因爲他不曾拿過一張畢業證書，却做了華盛頓會議代表團的隨員，後來又做國民政府外交部特派湖南交涉員、內政部的參事，官兒不小。可是何鍵做湖南省政府主席，保他做省政府委員和廳長，都沒有成功，是不是和沒有畢業證書有關係？不得而知。

龔德柏一生辦報，不向做官方面發展，主要的原因還是爲了自由，說自己想說的話，駡自己想駡的人。自由說話，自由駡人的武器，就是報紙。

從民國六年起，龔德柏打公使館，組織「誅漢奸會」，口誅筆伐討日本老婆的殷汝耕、曾天宇。做反日本運動，沒時間唸書，功課當然差勁，到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第一高等學校讓他留級，他就賭氣不讀了。由「留日」變成「流日」，公費沒有了，怎麼生活？開始做新聞記者，這時他已二十九歲了。

先做「中日通訊社」的編輯，每月三十日元。天津英文京津泰晤士報發行漢文版，駡日本，也駡中國政府，很合龔德柏的胃口，於是投稿，連投三次，都被採用，就做了東京通訊員，每月銀元二十元，合四十元日元，兩處七十元，比公費還多十幾元。

從華盛頓回到北平，幫國會議員劉彥辦「國民外交雜誌」，原先說定每月薪水一百元，幹了九個月，祇拿過一百八十元。最後兩人鬧翻，劉彥不給錢，告到法院，龔德柏完全勝訴。

英國人辛博遜的東方時報要出漢文版，請他做總編輯，出版第一天，他就放一大砲，「龔大砲」之名大概從此而來。衆議院議長吳景濂發動政潮，使財政部長羅文幹被法院扣押。他爲羅打抱不平。在發刊詞下登着吳景濂的像片，寫文章却大罵吳一頓。那天總統府有集會，要人雲集，辛博遜以爲登着吳景濂的像片，一定是捧他，於是親自送吳一份。吳景濂一看，氣得跳起來。辛博遜碰個大釘子。

「辦報紙，最好不要罵人。」第三天辛博遜和龔德柏談話，勸他改變態度。

「不行。」龔德柏說：「你答應我，言論自由，我才罵人。吳景濂該罵，所以要罵，不能不罵。要我不罵，另請高明，我不能再幹了。」祇幹了三天，不幹了。

宋發祥辦有中美通訊社，請他担任中文總編輯。司法部長董康到通訊社參觀，曾當面說他中文稿編的不差，所以宋發祥很看重他。後來因東京大地震，星期日不辦公，宋發祥找他不到，發生裂痕，又不幹了。

民國十三年和成舍我合作，創辦世界晚報。成舍我跑外勤，龔德柏總編輯，並跑日本公使館，找參事太田爲吉找消息，張恨水編副刊，寫小說「春明外史」。內容充實，銷路超過其他晚報。端陽各報都停刊，他們照常出報。就因爲多出一天報，看其他晚報的人，很多改看世界晚報了，銷行增加到三千份，後來

增加到八千。

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調河南督軍張福來到北京，世界晚報的大標題是「張福來到京」，排字工人把福字排成禍字，成了「張禍來到京」。校對沒有校出來，看大標也沒有看出來。這一字之錯，關係太大了，人家認爲有意搗蛋。十月十日吳佩孚赴山海關督師，龔德柏列爲頭條新聞。快要上版的時候，警察廳有電話，不准登吳大帥吳佩孚赴山海關的消息。成舍我主張另登別的消息。

「就以空白地位發行吧！」龔德柏說，「這樣可引起讀者注意。」並以二號字於空白處刋登聲明：「此處係登某項重要消息，因臨上版時，奉警廳諭，禁止登載，改排他項消息不及，故留空白於此。」

這個玩笑可開大了，龔德柏發明了報紙開天窗，引起社會上許多猜想，有人說吳佩孚被刺了，也有人說山海關前線崩潰了，擾亂人心，滿城風雨。再加上「張禍來到京」，終於十月十八日被查封了。因爲事先有人通知，要他和成舍我離開，所以沒有抓人。二十三日馮玉祥北京政變成功，世界晚報才復刋。

後來世界晚報登記成舍我爲經理，龔德柏以爲早先他是合夥人，現在變成雇傭，不幹了。創辦他自己的大同晚報。開辦費三千元，還是辛博遜送他的。大同晚報的人力財力，都比不上世界晚報，但世界晚報突不破一萬份，大同晚報却發行到三萬份，實得力於駡人和被查封。

馮玉祥張宗昌要殺他

十四年（一九二五）五月卅日上海英國人打死中國學生，造成五卅慘案，引起反英運動。地質學家丁文江發表一篇文章，說中國不能同英國開戰，打不過英國人。又說英國並不重視對華貿易，所引用的統計數字毫無根據。龔德柏非常生氣，認爲一位學者發言，不應該揑造統計數字，所以大同晚報起來反駁，他戰勝了丁文江，也提高了大同晚報的地位。

龔德柏很愛國，主張公道，天不怕，地不怕，誰的賬也不買。所以罵人的標準，就事論事，他認定不對就罵。十四年底，天安門前面開了一次大會，會後把晨報館砸毀，放火燒了。幕後操縱的是共產黨，第二天其他報紙不敢刊登這個消息，他非常生氣，寫了一篇兩千字的社論，向共產黨宣戰，大標題是「本報歡迎放火」。

於是共產黨打電話寫信罵他，一封信警告他：「你這種態度不改變，我們就給你不老長生丸。」大同晚報的總答覆是：「不老長生丸，爲稀世之寶，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求之而不可得者也。君等欲以此惠贈，鄙人不勝歡迎之至。鄙人每日下午一時至三時，在社候駕，有本領者，儘管前來，但不知誰要誰的命也。」諸如此類，頗受讀者歡迎，共產黨則恨之入骨。

十五年（一九二六）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五點，北京衞戍總司令部軍法處長鄧粹英打電話要龔德柏立刻到他家裏談談，他們是朋友，閒聊一陣。等他回家，警察已經包圍他家，他就應該趕快離開。他却要做英雄好漢，也想做烈士，走進去對警察說：「你們是來逮捕我的嗎？現在我回來了，有話快說。」當然，他

立即被請到衞戍總司令部去。逮捕他的命令就是鄧粹英下的，打電話給他，就是要他走開。

鄧粹英也不知道爲甚麼要逮捕他，祇知道事情嚴重。原來是馮玉祥奉了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的密令，要槍斃龔德柏。馮玉祥之與俄國，關係是不尋常的。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張作霖搜查北京俄國大使館，馮玉祥與俄國大使來往的密件佔大部份。俄國人要他殺龔德柏，他敢不殺嗎？

做過浙江、山東巡按使的屈映光和他的外孫閒談，才知加拉罕要馮玉祥殺龔德柏。他的外孫是個共產黨，消息正確可靠。屈映光並不認識龔德柏，不過知道他很愛國，是一位敢說話的報人。決心救他。

「你認識龔德柏嗎？」屈映光去找王寵惠，王任司法調查委員會的委員長，各國來華調查中國司法的委員正在途中，和取消領事裁判權有關。

「認識，」王寵惠回答：「不過沒有私交。」

「你對他有沒有惡感？」屈映光又問。

「沒有。」

「祇有你能夠救得了他。」於是屈映光把龔德柏被捕的實情告訴他，說道：「你打電話給鹿鐘麟吧！」

「聽說你捉了一個新聞記者，如何處置？」王寵惠打電話給衞戍總司令鹿鐘麟說：「萬一要殺他，你須想好罪名，先同我談談，看看是否說得過去。各國調查委員問及此事，我好回答。」

鹿鐘麟不敢自作主張，趕快向住在張家口的馮玉祥請示，馮玉祥知道殺了龔德柏，問題嚴重，他負不

起這個殺人的責任，所以叫鹿鐘麟趕快釋放。龔德柏的命於二月二十八日，才從鬼門關要回來。整整關了八天。

龔德柏沒有死成功，不到兩個月，國民軍退出北京，張作霖接管北政府，四月二十六日京報邵飄萍被奉軍槍斃於天橋。八月六日張宗昌槍斃了社會日報林白水，不到半年，北平就殺了兩個新聞記者，為軍閥禍國史上寫下不可寬恕的罪證。

就因為槍斃林白水，龔德柏幾乎作陪。大同晚報登載這則新聞，標題是「張宗昌下令，槍斃社會日報林白水。」王克敏也是很討厭龔德柏，他想張宗昌既然能槍斃林白水，何嘗不能槍斃龔德柏。就在這一天，張宗昌去到王克敏家裡，王克敏拿一張大同晚報，對張宗昌說：「龔德柏罵你不應該槍斃林白水。」「拿來我看！」張宗昌說，王克敏把報紙遞給他，他祇看標題，不看內容，就寫了一張手令給憲兵司令王琦，「拿到即槍斃。」

其實內容並沒有罵張宗昌，王琦拿到手令，立刻去捉人。他不打草驚蛇，先派一人去門口守候，看到人回家，再去逮捕。誰知閻王老子不要龔德柏的命，龔德柏這天陪王家楨到八大胡同打麻將，捧姑娘，一直打到第二天早晨四點鐘後，才打完。守候的便衣守到十二點，他還不回來，天又下着小雨，到三點鐘，便衣人員回去了，所以龔四點鐘回去沒有被王琦守候的人看見。早上六點鐘，他接到管翼賢的電話，祇說了三個字：「你出去。」

龔德柏知道情況不妙，放下電話，穿上長衫，趕緊離家，去東交民巷躲避，住入同仁醫院。就這樣陰錯陽差，沒有死在張宗昌手裏。龔德柏既不逛八大胡同，又不打麻將，這次陪王家楨，破例一次，却救了自己一命。

拿手好戲僞造電報

龔德柏，在申報幹了一百天，編國際新聞，那是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五月十七到八月二十七日的事。史量才氣度太小，每月祇給龔德柏一百元，幹了一百天，龔和史量才決裂，離開申報。

龔德柏很愛國，他處處爲國家利益着想。當時日本有兩個通訊社，「東方」和「電通」，他們的通訊都對中國不懷好意，發表這些消息，有害中國。不登這些消息吧，各報都有，唯獨申報沒有，會有缺乏新聞之嫌。登吧！則被日本軍閥利用了。於是他做了決定，凡是日本通訊社的稿子，帶有宣傳作用，他就加以按語，指明用意所在。這樣一來，含有毒素的新聞，就變成維他命克補了。可是史量才却說話了，他要龔德柏以後不要加註解，因爲他欠日本人二十五萬兩銀子，加上註解，日本人就會憤怒，就會逼債，他無法應付。

老板是史量才，龔德柏祇好聽命，不能再爲日本通訊社的消息加註解，於是他在標題上動腦筋，史量才祇好請他走路了。龔德柏愛國，不僅將日本通訊社的消息加註解，他還在申報社杜撰南京電，報導關稅

自主問題，威脅各國，電稿報導美國首先承認中國關稅自主，締結條約。他杜撰南京電，連編輯這條新聞的胡仲持都不知道。他先將杜撰的電交排字房排字，將小樣送胡仲持加標題，所以胡仲持不知是他用白紙寫的。

雖然，他能瞞過報館，却瞞不過南京發電報的人，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發過這樣的電報呀。但是這些電報很有價值，對他們的成績很有幫助，也不好否認。龔德柏眞是煞費苦心，以達到愛國的目的。因為申報是大報，影響力很大，他為愛國，待遇差也幹。假如不是史量才趕他走，他是不會走的。

他逃出北京，到了上海，也到過武漢，看到共產黨氣焰萬丈，非常失望。清黨以後，總政治部副主任陳銘樞請他辦「革命軍日報」。由他一個人張羅，連買紙運紙都由他一個人奔跑。出報後，也是唱獨角戲，內部沒有編輯，外面沒有記者。幸好還有中央通訊社，供給新聞稿。

他辦報，確有一套。當時前方和各部隊沒有隨軍記者，抄上海的報，要晚兩三天，怎麼辦？杜撰新聞。他了解敵人已經沒有什麼抵抗力量，他就預定一個推進日程表，每天推進五六十里，今天佔了某地，怎樣進展，好像他親眼看到的一樣，在報紙上發表，第二天得到的實際情形，和他所報導的差不了許多。如此上海各大報隨軍記者發回的電報，要比革命軍日報遲一天或兩天。

上海各報的駐京記者，向參謀處抗議，為甚麼祇供給革命軍日報消息？而不供給他們呢？參謀處祇好說：「我們並沒有提供他們任何消息，那是他們的記者從前線打回來的電報，與我們無關。」

因此，各報駐南京的記者，根據革命軍日報的消息，打電報給上海報社，比隨軍記者搶先。龔德柏的

這種作法，眞是膽大妄爲。憑他的智慧確實把握了當時的戰況，沒有出紕漏。

李文範做了內政部長，龔德柏寫辭職呈文，辭內政部的參事職務，把李文範大罵一頓，罵李文範不應當把內政部做同鄉會。龔德柏離開內政部，開始創辦「救國晚報」，他自己說：「不顧一切，橫衝直撞，等於發狂。」整天在罵人，罵外交部長陳友仁，標題是「陳友仁賣國」，賣報的又這樣叫賣，被人搶購，供不應求，每天銷到一萬份以上。這張晚報，祇辦了三十六天，龔應張學良邀赴北平，就停刊了。

二十一年四月龔德柏參加過洛陽國難會議後，回南京辦救國日報，辦了五年又三個月，一直到南京失陷前才停刊。

大罵宋子文和汪兆銘

龔德柏罵人，並不是王婆罵街，亂罵一頓，他罵財政部長宋子文，連續罵了兩個月，一直罵到宋子文辭去財政部長，由孔祥熙接替爲止。宋子文辭職，不是龔德柏罵垮的，實際上他對財政已無辦法，不得不辭。

我看過幾本大事記，都有這樣一條：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中美棉麥借款由美金五千萬減至兩千萬，減少一半以上，五分之三，大概是龔德柏罵的效果。他開始罵宋子文就是從五千萬美金棉麥借款罵起。他說去年棉麥豐收，棉麥市場已受壓迫，市價大跌。應該輸出棉麥，方能使棉麥價格不低落，以保護農

民。

一位財政部長反其道而行，反而從美國引進棉麥，使棉麥價格更受壓迫。中國實際的損失，絕不止五千萬元。宋子文以爲中國需要錢，目的在借錢，美國人則借此機會來推銷棉麥，宋子文無知到不知中國棉麥市場所受的損失。龔德柏毫不留情，開始責罵。

宋子文下台，孔祥熙上台，關係中國前途太大了。宋子文弄得財政毫無辦法，孔祥熙把財政整理得漸上規道。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三日財政部頒緊急命令，從四日起，全國實行新貨幣制度，規定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發行之鈔票爲法幣，才奠定了八年抗戰之基礎。

孔祥熙執掌戰時財政，支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到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交代財政部長時，國庫存有外匯、白銀、黃金合十五億美元，用三億就可將所發行的貨幣全部收回。而宋子文接長財政以後，使大陸最後因經濟崩潰，不可收拾。那麼當年龔大砲轟他兩個月，多麼令人欽佩。

對日本的態度，龔德柏以爲：(1)中國當局者，對日本抱必死決心與之週旋。即表示日本若對我壓迫太甚，或則不惜與之死拚到底。(2)若中國畏首畏尾，則日本將得寸進尺。(3)要拿出不惜死拚的決心，使日本知之，信之。則日本自不能不有所顧慮，而不敢輕易向中國用武，以招致中國之死拚。這種主張是眞確的，日本軍閥敢於侵略，就是誤認我們不敢同他死拚。

二十四年六月十日，行政院長汪兆銘承認日本對河北之無理要求，簽定所謂「何梅協定」。這個協定

是：黃杰的第二師、關麟徵的第二十五師、蔣孝先的憲兵第三團。河北平津的國民黨黨部，都須撤離河北省，這等於解決河北平津的武裝，任由日本侵略。

這個協定，惱火了龔德柏。他認為：「不但危害長城以內中國領土，並予日本以印象，使日本在威脅之下，任何地點均可撤退。這必助長日本將來之侵略。日本這樣得寸進尺，中國全國勢必盡入日本掌握。中華民族雖撤退至喜馬拉雅山頂，日本亦必隨之而至，終必使日本完全消滅中華民國而後已。」

於是開始駡汪兆銘，一駡就是一個月。他以為梅津美治郎給何應欽將軍的最後通牒，若中國拒絕，或置之不理，日本亦不能與中國開戰。因為這項通牒是酒井隆搞的，日本政府未必同意。當時平津一帶日本駐軍不過五千人，中國軍隊至少有十萬人，日本決不敢以五千人向十萬人開戰，而汪精衞、唐友壬輩就被酒井隆虛聲恫嚇，接受其無理要求，喪權辱國，不能不駡。

汪精衞實為國民黨人最無恥，為害最烈者，他為了個人的權利，可以和共產黨合作，可以做日本人的傀儡，最後以漢奸下台，遺臭萬年。龔德柏駡他一個月，眞有先見之明。

八一三淞滬戰爭暴發以後，龔德柏在「中國必勝論」的大題目之下，每天寫五六千字的長文，在救國日報發表，一連十天，對民心士氣的鼓勵，收效很大。

王芃生逼走龔德柏

龔德柏在日本十年，處處留意，他本身對日本的了解，非常深刻。他認爲王芃生對日問題更有研究，所以，華盛頓會議，他爲王芃生奔走宣傳，王芃生才做了中國代表團的諮議。雖然去華盛頓一次，並沒有發生甚麼作用，可是王芃生成爲日本問題專家，漸漸有名，以後主持「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爲抗戰時期的重要機構，與龔德柏替他宣傳，頗有關係。

抗戰開始，在武昌，龔德柏參加國際問題研究所，對王芃生個人，對抗戰工作，都是有益處的。以龔德柏做秘書，尤其妥當。後來王龔兩個人鬧翻，龔德柏離開國際問題研究所，令人婉惜。

據龔德柏自己說，一開始就弄糟了。是二十七年九月，委員長蔣公召見龔德柏，王芃生和楊宣誠都在座。

「你對日本的看法如何？」蔣公問龔德柏。

「這次颱風吹過日本（九月六日），吹壞許多將熟未收的稻穀，損失達數百萬石，我預料日本米價將逐漸增高。」龔德柏是一位有甚說甚，性情直爽的人，向　蔣公侃侃而談，旁若無人。

「日本米價當漲到如何程度？」蔣公對此問題很感興趣，很重視，進一步詢問。

「日本米價當漲三成，」龔德柏說：「以後米價，只有漲而無跌，將構成日本民生一大問題。」

龔德柏告退，蔣公送至門口，可見對他十分客氣。龔德柏回想，這件事引起王芃生對他的戒心，恐怕將來會取而代之。王芃生是日本問題專家，却沒有注意到日本的民食問題，沒有報告，而龔德柏却注意到了，蔣公很高興，王芃生害怕危及他自己的地位權利，也是人之常情。但是龔德柏絕沒有這種意圖。

對於情報研判，王芃生也不如龔德柏，這也很遭忌。龔德柏說十月一日下午四點鐘接到香港負責人的航空信，是上午寄發的，香港政府情報人員對他說，日本海軍已在香港海外集結，他們判斷，一定要進攻廣東，請中國政府注意。

龔德柏認爲重要可靠，擬用號外呈報侍從室。王芃生則認爲不可靠，日本決不敢進攻廣東。這項情報遲到晚上才送出去，加上研判，說靠不住。但是十二日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十五日惠州失陷，十六日博羅失陷，十九日石龍失陷，二十一日廣州淪陷，二十三日虎門要塞失陷。從這件事證明，龔德柏對情報研判比王芃生强，王就不願意他的部屬比他强。

龔德柏離開國際問題研究所，是因爲挨了事務員王國康的兩個耳光，一個事務員居然敢打主任祕書，不久就升了科長。所以，龔德柏斷定，是王芃生要王國康打的，絕對不能再呆下去，非走不可。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秋天王芃生逼走這樣了不起的幫手，的確非常愚蠢，是他個人損失，也是國家損失。龔德柏離開國際問題研究所，委員長蔣公每月送他五千元研究費，可見蔣公認爲龔德柏是很有用的。王芃生不能用很有用的人，蔣公自然會減低對他的信任，眞是自廢長城，非常可惜。

預言日本要投降

離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龔德柏，以日本問題專家的姿態，展開寫稿和講演兩種活動。他講演到後來，居然賣起票來，在中國買票聽講演，也是從龔德柏開始的。他寫文章，不祇表達他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也

好批評別人的錯誤。楊杰是有名的軍事家，三十二年五月間在掃蕩報發表篇文章，說日本將在六月進攻澳洲。龔德柏以爲三十二年二月十日，瓜達康納爾島的日軍已被盟軍肅清，成了美軍的根據地，三月三日南太平洋海戰，日本護航艦隊的二十二艘兵艦全部覆沒。日本已經走向敗退的途徑，憑甚麼進攻澳洲。而且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天氣正好相反，澳洲六月是冰天雪地，楊杰以爲六月是夏天，正好作戰。這樣荒唐的大軍事家，眞是該死，所以，龔德柏寫文章說楊杰毫無常識。

到了三十四年（一九四五）龔德柏開始宣稱日本要投降了，眞是孤掌難鳴，人家說他是說瘋話。他爲甚麼提出這種主張？因爲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九月四日倫敦英首相官邸公布，意大利已無條件投降。九月號「日本及日本人」雜誌發表中野一文，暗示日本天皇也應像意大利，領導日本投降。

中野正剛是和日本軍閥一鼻孔出氣，主張侵略的。當南京淪陷後，他是遞信省政務次官，正在德國，會見希特勒，希特勒問：「日本如何收拾戰局？」

中野正剛回答：「日本在中國，已無軍事問題，只有政治問題。」意爲中國已被日本征服，今天祇有怎樣統治了。經過六年，他覺悟了，日本祇有投降一途。像中野的其他日本人，必定很多。

日本天皇十二月在皇宮賜宴宇垣一成，幣原喜重等即從前主張對華合作政策的人，蛛絲馬跡，都在顯示準備投降。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龔德柏託陳方轉呈委員長蔣公建議書：「日本在五個月內投降的可能性很大，我們須派人到日本去，叫日本趕快託請中國介紹，向同盟國投降。我們一定要在俄國參加遠東戰

爭之前，從日本手中收回東北，東北才是中國的。若待俄國參加對日戰爭，由日本手中搶走東北，交給共產黨，我們將永久沒有辦法。蓋俄國參戰，一定無疑。」

這一件建議批交設計局主持人熊式輝辦理，組長王又庸請龔去研究，王說：「你的原文太簡單，叫熊天翼（熊式輝號天翼）先生如何辦呢？」

「假如熊天翼感覺難於着手，我却有一個絕妙的辦法」龔德柏說：「熊天翼可把我帶去，他自己在如屯溪等接近敵區的安全地方住着，把我送到南京或東京，等我把事情辦好，由他出面簽字，功名富貴歸他，責任危險歸我。日本人把我殺了，我自己負責。最壞的想法，美國人知道了，說我們單獨同敵人講和，政府若覺無法解釋，就把責任推到我身上，說我通敵，發布一道通緝令就行了。完全不累及政府，你看這樣好不好？」

「好極了，就這樣辦。」王又庸說：「我報告熊先生。」

等着，龔德柏等着同熊式輝碰頭，立刻付諸行動。一個星期、兩個星期過去了，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連熊式輝的影子都沒有看到。他不知道熊式輝怎樣回答委員長。熊式輝誤了大事，害了國家，使龔德柏痛恨萬分。抗戰結局那麼糟，東北落入俄國人手中，終於演成慘劇。

悔未參加戴笠工作

龔德柏一生做事，從來不後悔的。祇有一件事，使他念念不忘，認為造成國家無可彌補的莫大損失。

他和戴笠將軍祇見過一面，那還是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長城作戰，委員長坐鎭保定，指揮作戰，在保定碰面的。王芃生逼他離開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後幾個月，戴將軍忽然請他吃中飯，作陪的却是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祕書謝南光。很顯然他和龔德柏見面是正大光明的，有王芃生的主任祕書在座。戴笠將軍一生做事是有分寸的，絕不馬馬虎虎。吃飯中間並沒有談龔的私人問題，僅談些他對委員長忠心耿耿，委員長信任他，彷彿是說他對委員長保薦人，可以生效的，也就是說龔德柏個人工作問題，他可向委員長建議。

爲什麼要請謝南光作陪呢？假如龔德柏參加了軍統局工作，也不是他拉王芃生的人，拆王芃生的台，有謝南光作證，可減少王芃生的不滿或誤會。戴將軍何等聰明的人，他了解龔德柏的個性，比龔德柏自己都清楚。他不好開口，要龔德柏參加軍統局工作，怕碰釘子。龔德柏離開國際問題研究所，是很委屈的，戴以爲龔會有所表示，就好乘機請他參加工作，這樣，就是龔不答應，也好下台。

龔德柏事後回憶：「我雖懂得他的意思，但我的個性，不適於向人表示願意爲他工作。……王芃生是老朋友，我認爲他應該知道，我對他是極力幫忙的，他也應該信任我，言聽計從，則對日問題當更有成績，故我願意爲他工作。其後他對我那樣不信任，甚至叫人打我耳光，則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我和戴笠絕無交誼，而他那樣用人不疑，有功必賞，有過必罰，與王芃生絕對相反的特性，我那時也不甚清楚。假使我清楚的話，我也許考慮爲他工作。我後來對此事不免惋惜，因爲我若爲戴工作，對於國家的貢獻，或較我個人匹馬單槍好的多，我們不致完全喪失大陸。因爲我的意見經戴笠向委員長進言，被採用的可能性比較

我個人建議要大得多。」的確，龔德柏對抗戰結束的意見非常高明，如果他爲戴工作，則此意見由戴轉報委員長，必能成功，則日本投降的意向，先向中國提出，就不會倒向蘇俄，東北不會爲蘇俄佔領。中國把日本投降的意向告知美國，則羅斯福不會拖史達林對日出兵，讓蘇俄不費吹灰之力，檢到那麼大的便宜。龔德柏後悔沒有跟戴笠工作，的確是值得惋惜的。就是最後把他的意見批交戴笠辦，而不批交熊式輝辦，也不會把那麼重要的意見，胎死腹中。熊式輝的設計局，或許就是設計抗戰結束的事項，龔的建議，才批交熊辦。果如此，則熊誤國的責任更大了。

希望刊印他的著作

漢奸金雄白以「朱子家」筆名，在香港雜誌上發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後來發行單行本。龔德柏說金雄白用三國演義作者的手法，記述若干眞事，而加入許多虛僞之事，爲汪兆銘等洗刷罪名，龔德柏對此非常生氣。他根據日本人西義顯著的「悲劇之證人」、犬養健著「長江還在流着」、原田熊雄著「西園寺公與政局」，著「汪兆銘降敵賣國密史」，以批判金雄白的無恥僞書。龔先生是一位非常愛國的記者，他痛恨新聞記者斂財，所以不同情邵飄萍、林白水之被殺。他主張是非公道，仗義執言，不畏權勢，不怕危險。他在北京時代的大同晚報，在南京時代的救國日報，重慶時代的大公報、掃蕩報，所發表的文章，我想在美國各大圖書館可能找得到。如果把他的重要言論和其他著作集成龔德柏全集，不是很有價值嗎？他的好友立法委員蕭贊育先生，國大代表劉則之先生，陳雲昭先生出來張羅，一定會成功的。

共諜與四川欠糧案

王思誠奉命查欠糧

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共黨間諜滲透的故事：

先後畢業於中央軍校及上海中山學院的四川王思誠，在中央軍校和我同一中隊，是志同道合的同學。其爲人，沉默寡言，文武兼資，而擇善固執，絕不和惡勢力妥協。他做過中央調查統計局主任祕書多年，一生的大半時間，從事於反共鬥爭工作，所以，對於共產黨種種陰謀滲透，瞭如指掌。

抗戰勝利那一年，最高當局爲了防制粮政弊端，調派王思誠到粮食部担任督導處處長。勝利還都以後，民國三十六年，谷正倫繼徐堪出長粮食部，發現四川一省歷年積欠的粮食，竟達一千二百萬担，大爲驚奇。王思誠既爲督導處長，又是四川人，於是詢問他：「四川一省，自開始征實到現在，歷時五年的欠粮，居然有一千二百萬担，數字這麼大，你知道是怎樣拖欠的？」

「並不是老百姓拖欠的。」王思誠深知底細，回答說：「老百姓應該繳納的粮食，已經都繳納了。據我了解，完全是經手征收的鄉鎮長，以及地方豪紳出身的加工包商所欠的。他們把老百姓繳交的粮食，控

制在手裏，藉故藉詞拖延，不肯交出。一般稱之爲『玩粮』，以致形成變相的巨額吞沒。」

「依你看。應該怎麼辦？」谷正倫部長問。

「這件事關係政治風氣至巨，」王思誠回答：「必須徹底清追，以正風氣，以維紀綱。」

「你說的對！」谷部長說：「應該清追，否則又要和過去的『鹽糊塗』一樣，再出現一個『粮糊塗』，而遭受老百姓詬病。因之，必須要想一個具體辦法，來清追這項巨額欠粮。你去想一想，如有意見，隨時告訴我。」

過了兩天，谷部長又召見王思誠談話，當面要他立刻組織一個清查粮賬督導團，由他率領，離京入川，會同四川省政府派員進行清追工作。

「職責所在，義不容辭。」王思誠很誠懇的表示：「不過四川是我的桑梓，我去，必定有很多人情困擾。如果不能貫徹工作要求，那就罪過非輕，有負部長厚望。爲免貽誤要公，請部長另派幹員担任。」

「一個革命青年，做事要勇於負責。」谷部長很嚴正地說：「國家把你培植出來，連這點事情都顧慮多端，還革甚麼命？救甚麼國？你放手去做吧！拿出黃埔精神，把對付共產黨的勇氣拿出來，不要顧慮甚麼，我信任你！我支持你！」

鄧錫侯也樂於支持

話講到這裡，王思誠不便再說甚麼，祇好接受命令，於這一年的三月中旬，率領一個由十二人組成的清粮督導團，從南京飛往成都。當時四川省主席是鄧錫侯，王思誠告訴鄧主席：「四川歷年欠粮，多達一千二百萬担，都是拖欠在各縣的鄉鎮長，以及加工包商手裏。中央認爲必須徹底清追，方能維持政府威信。此事原準備由省政府負責辦理就行了，不必中央派人來。後念及主席是地方父母官，恐有不便之處，所以特派晚來從旁協助。主席對於這件事，如感到有甚麼爲難，不便直接處理的時候，可以交晚來對付。」

「好的！」鄧主席聽王思誠稱晚很謙虛，非常高興，說道：「做事最怕的是沒有担當，老弟勇於負責，那就好辦。」

「我臨行之前，谷部長召見，當面交代，」王思誠很愼重地說：「這一千二百萬担欠粮，不論追收到多少，二一添做五，一半歸中央，一半撥交地方，充作地方建設經費。」

鄧主席聽說，狀很愉快，用手把桌子一拍，很爽快地說：「甜頭大家吃一點，那就更好辦事。老弟你放手去幹吧！我一定和你配合。」

談話結束後，鄧主席立刻吩咐祕書，起草一份電稿，由他和王思誠、高等法院蘇院長三人聯名會銜，通電全川各縣市政府、地方法院，以及縣市田粮處，切實協同清追欠粮，務使粒粒歸公。如有舞弊侵吞情事，依法嚴辦，勿稍寬假。

劉文輝竟派人暗殺

王思誠硬有一套，和鄧錫侯談的很投機，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大半，不會有甚麼阻礙。但是要徹底執行任務，必須要有執行的力量，也就是要有堅强的、不妥協的人手。他從財政廳和田粮處，各商調工作人員二十人，予以短期講習，讓他們了解任務、工作態度、工作技術，在督導人員率領之下，分五組工作。

他將全省劃成東南西北中五區，每區一組，分頭出發，逐縣逐鄉，一一清追。不是坐在辦公室講空話，而是脚踏實地，認眞去做。他又由省黨部調查室派駐各縣調查人員協助，消息非常靈通。

清追欠粮消息露佈以後，輿論大加讚揚，認定此舉足以「平民憤，振紀綱」的確是一次大快人心的舉動。因爲王思誠鐵面無私，絲毫不講情面，一些經征粮食，把握存粮的土豪劣紳和鄉鎭長，都害怕起來。尤其劉文輝家鄉那一縣，欠粮最多。那些欠粮的鄉鎭長，不是劉文輝的本家，就是他的親戚。他們一共欠粮多達四十萬担，也就是全省欠粮的三十分之一。經查訖具結負責交粮以後，心有不甘，非常憤恨。居然派了兩個打手到成都，準備幹掉王思誠。

做過劉文輝幕僚長的蔣衡宇，是王思誠的江津小同鄉，又是表親，住在成都東門外。那兩個打手抵達成都，先去拜望蔣衡宇，把盒子槍往桌子上一放，氣勢凶凶地說：「非把這個龜兒子幹掉不可！」

「幹掉誰？」蔣衡宇問。

「王思誠！這龜兒子小小年紀，居然敢同家鄉來追收欠粮。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胆子眞是不小。」

「你們的胆子才不小呢！」蔣衡宇很嚴肅地問他們：「你們知道王思誠是誰？」

「王思誠是誰？」那兩個傢伙反問一聲。

「是誰？」蔣衡宇說：「王思誠是戴雨農第二，中央很相信他。你們才是太歲頭上動土，給主席惹麻煩，還不趕快滾回去！」

蔣衡宇一聽那兩個暴徒說話，吓了一跳，這兩個凶神，傻頭傻腦，不知輕重，怕眞的對王思誠下手，趕緊用話把那兩個傢伙嚇唬回去。否則眞對王思誠打兩槍會造成傷害。劉文輝的惡勢力在四川最大，他既然壓不倒王思誠，誰還敢再反抗？尤其王思誠派人到內江，把貪污有據，業已卸職的田糧處長逮捕，解到成都，關進地方法院看守所，消息傳出去以後，很多欠粮的人，更是胆戰心驚。而一般老百姓，則沒有一個不拍手稱快的。所以清追工作，進行的非常順利，都已經具結，限期在秋收以後，掃數清繳。有些人不等到秋收，就將手中現存的粮食繳交，集中倉庫。

糧食部突半途而廢

王思誠到成都清追欠粮還不到兩個月，谷正倫調任貴州省主席，俞飛鵬繼任粮食部部長，陳良爲次長。王思誠正幹的有聲有色，收到清追的效果，突如其來接到粮食部的一通急電，令他將清追欠粮工作移交

四川省政府辦理，把清徵督導組撤回南京。他不知原委，覺得有些奇怪，決定個人先回南京，把在四川的工作進行情形和清粮督導組撤回後的結果向部陳述後，再決定清粮督導組撤回與否。

王思誠鄭重其事地向陳良次長報告：「清追欠粮工作，已經快要成功，假如中途撤回中央派去的督導團，無異宣告中央不再重視此事，則玩法敗紀已成習慣的地方基層人員和土豪劣紳更將毫無忌憚，營私舞弊如故。其結果，不但已經拖欠的粮食追不回來，而且會使將來徵實的粮食，形成更多虧欠，無法清追。此舉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必然非常惡劣，喪失對中央政府的威信，損失實在無法估量。這樣半途而廢清追積欠工作，比根本不着手清追，還要壞的多。表面上，雖然交由四川省政府繼續負責清追，實際上近乎放棄清追，不了了之。因爲四川省政府如能負責認眞清追，那就不該積欠數字這樣巨大，並且歷時五年之久了。」

「既然如此，」陳良聽王思誠說的頭頭是道，於是答復說：「等我把你所講的實際情形報告部長，請他讓你回去，把清追工作完成以後，再回來。做事要有始有終，比中途停止，總好的多。」

過了兩天，王思誠果然得到兪部長允許，仍然飛回成都，繼續清粮工作。王思誠很興奮地回到成都，但是剛剛過了兩個星期，又奉到部中電令，仍舊要他把清追欠粮工作，交由四川省政府接辦，督導團立即撤回南京。到了這步田地，王思誠不能再說甚麼，無可奈何，祇好遵命行事。消息傳出，四川的輿論反應非常惡劣，連鄧錫侯也祇顧搖頭。有人說：「中央辦事，虎頭蛇尾。」也有人說：「天下烏鴉一般黑。」

顯然回到南京的王思誠，的確有些負氣，不再向部長次長談及清追四川欠粮的事情。但是這樣一項重要行政措施，遭受到破壞性的阻撓，半途而廢，却不能不使他懷疑，多方探索研究。尤其當他從粮食部內會同主辦清查粮賬的有關單位，聽到許多傳言，更引起他許多疑慮。

有關單位說：「部長恐怕王思誠做事太激烈，引起民變。欠粮已經欠了很多，可能催收不易。即使能够收回，因爲四川離京路程太遠，也是遠水難救近火。再說，就督導團大批人馬旅費而論，開支也太大了。」

又說：「部長因爲軍粮需求孔急，要王思誠到首都附近幾省去督粮，所以要把他調回來。」

這些謠傳即使是確實的，也不過是表面文章，王思誠認爲骨子裏一定另有原因。況且這些傳言，似是而非，理由非常勉强，識者一看就能看出破綻。

第一、清追欠粮，是以經徵人員及加工包商爲對象，粮民稱快，既然不是向老百姓清追，怎麼會激起民變？

第二、追繳欠粮，是整飭綱紀，祇要有欠粮的地方，就應當追收，不應該計較距離南京遠近。

第三、督導團所需旅費開支，和追收欠粮的數字相較，猶如九牛一毛，顧慮旅費開支太大，簡直是笑話。

第四、他回京以後，粮食部並未派他到附近省區去督粮，可見是一派空言，並無其事。

綜上這些理由，王思誠懷疑另有原因，最可能的，是粮食部內部潛伏有匪諜。傳言出自某單位，理由又和某方面所主張的有關，那麽某單位問題最大。前任部長谷正倫做過南京警備司令，是出了名的清除共產黨能手，潛伏部中的共產黨不敢在他面前胡來，怕被他識破原形。後任部長俞飛鵬，業務不熟，人事生疏，對於共產黨的認識，沒有谷部長深刻。共產黨利用機會，施展破壞手段，傷害政府威信，自然容易蒙蔽，而中其詭計。

共諜施展「導誤政策」

王思誠基於對共產黨的工作經驗，他深知潛伏的共產黨經常施展的種種破壞手段，他們有所謂「腐蝕政策」與「導誤政策」。「腐蝕政策」的主要方法，就是利用機會，對政府的官吏，從事「誘貪」「助貪」「縱貪」，也許就是誘使貪污，助長貪污，縱容貪污，來腐化我們的政府機構。「導誤政策」的方法，就是根據其建議或獻計，誘使政府的機關首長，在關係重大的行政措施上或決策上，走向錯誤或偏向，產生對政府極不利的後果。多少年來，共產黨一面公開宣傳「政府貪污無能」，一面却唆使潛伏的共產黨分子執行「腐蝕」與「導誤」政策，非常陰險。四川基層粮政機構及從業人員積欠巨額粮食，而不清追，就有「誘貪」、「助貪」與「縱貪」的嫌疑。

當着手清追，進行順利，已經產生良好績效，而於部長易人之後，突然宣告中止進行，更顯示了已被「導誤」的明顯跡象。但是在糧食部能夠發生「腐蝕政策」和「導誤政策」作用的，依照當時糧食部各單位的職掌看來，除了主管糧賑的某單位，是不容易發生重大作用的。但是潛伏在某單位的共黨分子是誰呢？自然很容易懷疑到某單位主管身上。

糧食部某單位主管，就外表看來，他是一個老成持重的官僚形人物，歷任部長次長都很信任他，在同事中間，人緣又很好。無論向何人提起，他有問題，誰都不會相信他是一個受有特殊使命的潛伏共諜。所以，儘管王思誠深思熟慮後，對他萬分懷疑，但在沒有獲得確實證據之前，不能肯定他確是匪諜，這個問題始終隱藏在王思誠心中，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

因為懷疑總歸是懷疑，不一定可靠。

沒有想到，調查機關後來從破獲共諜案件的線索當中，竟發現在某單位任職的某人居然是一名潛伏的高級共產黨分子。

這時候，王思誠才證實，破壞他在四川清追欠糧工作的，確是某人的導誤傑作。當年他所懷疑的，並不是多餘，可惜他當時沒有進一步追究，拿到確實證據。

這個故事，足可供做高級主管官員們提高警覺，處處應當小心。一不小心，就會上當而不自知。共產黨是善於偽裝，非常狡詐的。

黃杰．戴笠．沈鴻烈

挽救華北危局中央軍入魯記

抗戰以前，日本軍閥喊出「華北特殊化」，企圖分裂我華北五省，使冀（河北）魯（山東）晉（山西）察（察哈爾）綏（綏遠），脫離中央，以他們的武力做後盾，控制華北五省作爲侵略整個中國的先鞭。其實，不祇日本軍閥這樣想，這樣做，日本政客也追隨日本軍閥之後，一步一趨，做着同樣的迷夢，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一貫侵略政策。

日圖分裂華北五省

請看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動亂」一書內：「廣田內閣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五相會談（首相、外相、藏相、陸相、海相）正式決定，北支五省的分治完成方針：『使在該地域建設確固的防共親日滿地帶，並資國防資源之獲得，與交通設施之擴充，以備蘇俄之侵寇，並使之爲日滿支三國提携共助實現之基礎。』此北支處理要綱表明，企圖以北五省全部爲目標，使之事實上分離之趣旨；更和冀察政權及冀東自治政權之指導方針。而山東、山西及綏遠三省各地方政權之指導方針，更各別規定。結局指示北支五省分離政治之統治及經濟開發是這樣的，在二．二六事變壓力下之廣田內閣，容忍軍閥之北支分離工作，在形式上

，亦作爲政府之方針而採用了。」

爲達到分裂華北五省，製造「華北特殊化」，活動最積極的日本軍閥就是土肥原賢二，他爲了達到這一個侵略目標，奔走於太原和濟南道上。閻伯川（閻錫山字伯川）先生深切了解當時的情勢，和日本軍閥的陰謀野心，不上日本人的當，土肥原甚麼承諾也沒有得到。韓復榘就不同了，他野心很大，而智慧和修養都不够，和土肥原一拍即合，簽定祕密協定，拒絕中央軍開到山東。這樣，日本軍閥已經達到控制山東的第一步目的了。

中央軍入魯的策劃

青島市長沈鴻烈偵知這個消息，憂心如焚，對於韓復榘的無知，非常生氣。拒絕中央軍開到山東，不是等於把山東輕而易舉地奉獻給日本嗎？青島沒有足够的兵力，一旦有事，無法抵抗，無法防守，不是跟着韓復榘，也成了日本軍閥的囊中之物嗎？左思右想，自己計算，用甚麼方法可以讓中央部隊開到青島市呢？有一天他求教於戴雨農（戴笠字雨農）將軍。

「有辦法！」戴雨農將軍想了一會兒，對沈鴻烈將軍說：「我替你找黃達雲（黃杰字達雲）想辦法。」

黃達雲將軍當時已由財政部委派爲稅警總團長，駐防江蘇海州，積極整訓稅警部隊。他準備擴充爲六個團，作爲將來抵抗侵略的精銳部隊。已經有兩個團整訓完畢，裝備精良，足抵兩個師的火力。

「沈市長希望你的稅警團開到青島市去，」有一天，戴雨農將軍對黃達雲將軍說：「不過，你得先和韓向方（韓復榘字向方）接個頭。」

「我同韓復榘一向沒有來往。」黃達雲將軍說：「他的行徑怪裏怪氣，恐怕不容易接頭吧？」

「試試看！」戴雨農將軍說：「韓向方就要來南京，他一向是從陸路而來，從海路而去。你在浦口車站迎接他，不就接上頭嗎？」

韓復榘從濟南乘津浦路的專車南下，到達浦口車站時，黃達雲將軍在那裏迎接他，遞上一張名片。但是韓復榘下車後，頭頂上的呢帽壓得很低，低到遮住眉毛，好像是黑社會裏的一位大亨。他連招呼都不打，揚長而去，黃達雲將軍沒有接上頭，空跑一趟浦口，回頭告訴了戴雨農將軍。

「不要緊，」戴雨農將軍說：「韓復榘同去的時候，路過上海，一定要去看張錦湖。他是張錦湖的學生，祇要張錦湖同他打個招呼，一定有效。過一天，你先去上海看看張錦湖吧！」

青幫張錦湖的協助

張錦湖已經八十多歲，是上海青幫輩分最高，影響力最大的一位豪俠之士，黃達雲將軍不認識張錦湖，請杜月笙派人引見，好像張錦湖已經知他爲甚麼來看他，沒有等他開口，就說：「如果韓向方來看我，我一定會告訴他，要他好好關照你。」



民國二十四年至廿七年任稅警總團長及陸軍第八軍軍長時的黃杰將軍。

無疑地，一定是戴雨農將軍先和張錦湖接過頭。當黃達雲將軍回到南京，看到戴將軍的時候，戴將軍說：「你回海州等我的電報，祇要韓向方有回青島的確實消息，你就先去青島，等候見他，一切讓沈鴻烈市長去安排。」

黃達雲將軍在韓復榘回青島的前一天，由海州到達青島。他和韓復榘見面，完全由沈鴻烈市長設計導演。因爲韓回青島，好像是凱旋歸來，青島的首要們照例設宴歡迎，爲他洗塵。沈要黃在他們入席後，再進去，使得會見既自然而又隆重　沈市長又告訴黃將軍：「我們這裏的宴會，和中央的情調不一樣，會有許多女人陪酒，飯後還要抽鴉片、打麻將。韓向方打麻將有個習慣，他要吃的牌，你絕對不能碰，悄悄地讓他去吃，不要作聲。你既來此，就必須順應環境，否則格格不入，永遠不能同他打成一片。」

當黃達雲將軍走進宴會的大廳時，大家都站起來，表示歡迎。韓復榘也站起來同他握手，還說了一聲：「達雲兄！」

韓復榘態度大不同

「不敢當！」黃將軍心想，我在浦口迎接你，睬都不睬，現在居然稱兄道弟，張錦湖的影響力可眞不小。黃將軍說：「以資歷論，你是老前輩，我是後生小子；以職責論，你是長官，我是你的部下，怎麼担得起稱兄呢？喊我的名字就好了。」韓復榘聽他這麼一說，樂得哈哈大笑，要他挑選兩位陪酒的女人，他

沒有挑選，韓復榘硬給他派了兩位，成了他在青島陪伴他的人。這些女人，據說都負有任務，不能得罪。這兩女人一爲山東人，一爲上海人。上海的那個女孩子，狠狠地敲了黃達雲一竹槓，開口向他借兩千元。黃爲完成他的任務，怕她向韓復榘說壞話，祇好照借。

爲了稅警團開青島的問題，過了一天，黃達雲將軍去見韓復榘，還沒有等他開口，韓先問他：「咱們的兩個團甚麼時候開拔呢？」

「從海州開來青島，要經過日照、膠南等縣，須等候主席通知沿途駐軍以後，才好開拔。」黃將軍原以爲稅警團開青島的問題，需要費一番週折，沒有想到韓復榘這麼痛快，更沒有想到成了「咱們的兩個團」，眞非意料所及。

「好吧！我會馬上通知下去，可以快點開拔，你也要來濟南玩幾天呀！」

「等部隊開來青島，我會馬上去濟南報告主席。」

黃達雲將軍到達濟南，眞是一場很不尋常的歡迎場面，不但派軍樂隊在車站歡迎，韓復榘也親自到車站去迎接，共進晚餐。韓復榘爲甚麼對黃達雲這樣優禮相待呢？也許是看在那兩團裝備精良的稅警團分上。因爲他已經把這兩個團看做「咱們的兩個團」，黃達雲好像也成了他親信。

日本人只好乾瞪眼

稅警團開到青島沒有多久，日本人着北平市長沈克到濟南看韓復榘，沈克說：「你既然和日本人簽了約，拒絕中央軍開到山東，爲甚麼又允許黃杰的部隊開到青島呢？你要知道，黃杰是長城各口的抗日名將，日本人頂不喜歡他。」

「中央軍並沒有開到青島呀！黃杰的部隊是稅警，並不是中央軍。」韓復榘回答沈克，回答的非常妙，事實也確是這樣。

中央想加强青島的防務，無法實施。爲避免日本干涉和韓復榘反對，中央的部隊不能增兵青島。但在戴雨農、黃達雲和沈鴻烈三位將軍同心協力，巧妙安排之下，兩團稅警順利開到青島，不但韓復榘歡迎，不加反對，連日本人也無法藉口鬧事，眞是一件精彩的傑作。（選自中外雜誌二十卷第四期）

中原大戰中的驚險一幕

前言

近讀黃杰將軍大作「從一則日記仰窺　總統蔣公處變不驚的精神修養」，敍述四十六年前，中原大戰的危險情況。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實爲國家的最大不幸，幾乎動搖國本。幸賴　蔣公英明領導轉危爲安。讀黃將軍大作，引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

民國十八年夏天，我由中央軍校畢業，黃埔同學會派我同山西任聯絡工作。正好李晉亭老師來南京，要我到太原第一中學担任訓育兼軍事教官，所以毫不考慮，立刻答應了。十八年年底，時局已很緊張，我辭去一中的職務。十九年二月十日，閻錫山發表致國民政府主席　蔣公電，高唱禮讓爲國，要求共同下野。　蔣公表明態度，發表談話：「目前正吾人努力奮鬥之日，決非高蹈遠引之時。」情況惡化，戰爭很難避免。山西不能再呆下去，我趕緊離開太原，返回南京，工作於黃埔同學會。

中原大戰爆發，我雖未到前線，因在同學會，和同學們接觸的機會比較多些。從同學們口中，聽到不少有關前方的眞實情況。記得當時傳說，最令人震驚的，是馮玉祥的騎兵竄到商邱，燒了商邱(歸德)機場的飛機，又來襲擊　蔣公的「行營列車」，危險萬狀。時間是六月十八日，但不得其詳。今黃將軍大作未

挺燒飛機事，時間又是七月十五日，似非指此最危險的一幕而言。願借中外雜誌篇幅，對此鮮爲人知的險狀，加以報導，以供研究近代史者參考。

編遣會議軍閥抗命

十九年中原大戰，和十八年編遣會議，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因此，我想到整編部隊，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稍一不愼，就會災害無窮。不幸，我們的國家，在短暫的二十年當中，經過兩次整編部隊，一次是北伐成功以後，一次是抗戰勝利以後，這兩次整編都招致不幸結果。

民國十七年一月四日，蔣公由滬抵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二月二十三日，改組後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二十八日國民政府特任　蔣總司令兼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爲第二、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繼續北伐。五月三日北伐軍克復濟南，日本軍閥福田製造濟南「五三慘案」，殺害我交涉員蔡公時，向我挑戰，企圖阻撓我軍北伐。蔣公洞燭其奸，退出濟南，繞道北伐，日本軍閥的陰謀才落了空。

北伐軍進展神速，六月一日　蔣公與二、三兩集團軍總司令會晤於石家莊，商討收復平津後的善後事宜，六日閻錫山在保定就任京津衞戍總司令。八日第三集團軍的商震所部卽進入北京，奉軍退出關外，北伐完成。張作霖於六月四日被日本關東軍炸死於皇姑屯，東北由張學良接掌，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

張作相、萬福麟聯名通電，宣佈奉、吉、黑、熱四省即日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服從國民政府，遵守三民主義，全國統一。

這個時候，我們的國家如日中天，是民國以來，最爲光輝、最爲燦爛的，眞是前程似錦。中央爲節省軍費，整編部隊，以從事國家建設，於十八年一月一日召開編遣會議於南京，商討整編部隊事宜。以不偏私、不欺飾、不假借、不中綴爲鵠的。並且通電全國，力矯昔日軍閥擁兵自衞、據地自雄惡習。殊不知當時手握重兵的那班人，並不如中央想像的那麼天眞，人人都是革命的，都是忠貞爲國的，經過一次會議，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交出兵權。實際上，他們要保存他們的實力，骨子裏反對編遣，却說編遣不公，中央拿上革命的大帽子壓人，作爲叛亂的藉口。

一月二十五日編遣會議結束，叛亂隨即開始。首先，以李宗仁爲主席的武漢政治分會，於二月二十一日擅自改組湖南省政府，桂系的葉琪、夏威侵佔了長沙，揭開叛亂的序幕。三月二十六日國民政府免李宗仁、李濟琛職，二十七日　蔣主席爲討伐李宗仁，發表告全國將士書，五月五日李宗仁自稱爲「護黨救國軍總司令」。十五日西北軍劉郁芬、孫良誠、韓復榘通電反對中央，擁護馮玉祥爲「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二十四日國民政府命令，免馮玉祥本兼各職。九月八日蘇俄軍隊進擾我黑龍江省的綏芬河、滿州里、札蘭諾爾等地。十七日第四師師長×××在湖北宜昌叛變，這一天俄軍陷札蘭諾爾，我守軍旅長韓光第陣亡，二十日又陷滿州里，我守軍旅長梁忠甲被俘。十二月二日石友三在浦口叛變，自稱爲「護黨救國軍



第五路總司令」，五日討伐馮玉祥的前敵總指揮唐生智在鄭州叛變，自稱爲「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這些黷武的新軍閥造反，破壞國家統一，阻撓國家建設，却都打着「護黨救國」的美麗旗幟。

編遣會議的確沒有開好，不但會議的結果無法實施，而在短短一年以內，李宗仁、馮玉祥、石友三、唐生智，此落彼起，相繼叛亂，全國騷動。而蘇俄赤色帝國主義者又加緊侵略，和反動新軍閥，裏應外合，一唱一和，若合符節。他們稱快一時，却把北伐的成果，踏蹋得一塌糊塗，令人痛心。

陳調元麻将識奸謀

先是編遣會議開會的時候，東北軍的代表鮑文樾，討論問題，非常認眞。因爲東北軍誠心誠意擁護中央編遣決策，願意遵照編遣會議決定，確實編遣，使國家走上建設途徑。鮑文樾的坐位，剛好在陳調元的前面，一天開會，鮑文樾熱烈發言以後，陳調元從後面拉拉鮑文樾的衣服，等

討逆軍總司令行營列車隨節電台報務員張我佛（祖鴻）當時的照相。

鮑同過頭來，陳調元悄悄地說道：「你還認眞個甚麼勁兒？會一開完，就要打了。」鮑文樾不相信，心想：「國家剛剛統一，都是革命同志，誰敢冒大不韙，倒行逆施，破壞統一呢？」陳調元八面玲瓏，交際廣闊，消息靈通，他所說的一點也不假，會一開完，叛亂立即開始。

李宗仁策應××叛變，向梧州推進，進攻廣東。石友三部奉命援粵，集中浦口，待命出發南下。平時像石友三之流帶兵的實力人物，都和陳調元有交情，到了南京，都會集聚在陳調元公館打麻將，陳公館幾乎成了他們的俱樂部。石友三打麻將，是把好手，打得非常精明，雖不能說每戰必勝，至少可以說十戰九贏。十二月二日上午，石友三的部隊在浦口等船，他過江來，到陳調元公館打麻將。說也奇怪，這一天石友三舉動失常，很不沉着，有些坐立不安，麻將打得糟透了，好像有甚麼心事擺在心上，有些像千斤重的担子壓在肩上，有些承担不起。而且在打麻將中間，突然有人來找他，他離開牌桌，出去嘀咕了大半天，這也是平時絕對沒有的現象。旁觀者淸，陳調元看在眼裏，心裏明白，石友三在變甚麼把戲。

時間剛過中午，陳調元急急忙忙跑到國民政府，要求晉見主席　蔣公。副官告訴他：「主席正在午睡。」

「不行！」陳調元很着急地說：「事情緊急得很，必須立刻見到主席，當面報告。」

「主席是不是要到石友三部隊裏去視察？」一會兒主席接見陳調元，陳調元便這樣詢問。

「是的。我已答應石友三，下午三點鐘去浦口，向他的部隊講話。」

「報告　主席！千萬去不得，恐怕石友三有甚麽異謀。」陳調元一聽主席要去浦口向石友三部隊講話，正如他所料，石友三要闖大禍，所以趕緊阻止。

「你怎麽知道？」主席　蔣公非常沉着，並不因陳調元報告，而有半點吃驚。

「石友三平常打麻將，從容不迫，打得非常好。今天反乎尋常，慌裏慌張，心事重重，恐怕有甚麽非常舉動。防人之心不可無，最好派一位代表去講話。無論如何，主席是不能去的，應當坐觀動靜。」

下午三點鐘，主席沒有去浦口向石友三部隊訓話。事情就那麽湊巧，剛才有三艘兵艦從長江上游下來，停在浦口。大概是風向的關係，砲口正好對着浦口。這兩件事情湊在一起，石友三慌了，以爲他的陰謀已被中央發覺了，準備解決他。於是在浦口叛變，大施搶掠，然後帶着部隊，向北逃去，自稱爲「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原來石友三早就和馮玉祥、唐生智有勾結，打算藉上請主席　蔣公講話的機會，來個刼持統帥，作爲造反的資本，製造有利的反動局面。不料小人造反，舉動失常，露了馬脚，被陳調元一眼看穿，才粉碎了他們的陰謀。

商邱之役參戰者言

自從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西北軍鹿鍾麟等五十九人通電擁護閻錫山爲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爲副總司令，（張學良未參與其事）叛亂開始，到九月二十三日張學良接收北平，十月

三十一日閻錫山馮玉祥下野，戰爭時間，長達半年以上，雙方都打得筋疲力竭。因爲閻、馮的兵力强過中央軍，而中央尙須分兵討桂、討×、剿共，所以戰爭期間，險象環生。最危險的一幕，要算六月十八日，馮玉祥的騎兵鄭大章派出五百多名便衣騎兵，繞道穿空，突襲商邱車站總司令行營列車了。四十多年來，我想弄清楚這件事，曾經訪問過許多朋友、同學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得其詳。最近遇到兩位參加過這次戰鬥的朋友，才知道了詳細情形，眞爲當時的驚險情況揑一大把冷汗。這兩位朋友，一位是張我佛兄，當時名俎鴻，祇有二十一歲，爲總司令隨節電台四位報務員之一。另外一位是軍校五期同學胡振甲兄，當時係中央軍校高級班學員，解救危機的戰員之一。

民國十九年五月八日　蔣總司令乘「行營列車」由津浦路北上督師，隴海鐵路線上的戰鬥相當激烈，中央軍逐漸推進，十日收復馬牧集，十四日克復商邱，六月六日克復蘭封，接近開封。十八日總司令　蔣公的「行營列車」推進到商邱車站。行營列車的兵力非常單薄，除鐵甲車本身的武裝力量，祇有一個警衞連，合在一起，還不到三百人。行營列車上最大的單位，就是隨節電台，除上尉台長張杏生外，還有四位報務員，一位機務員，和搬運兵、勤務兵、火伕等四十多人，佔用了一節車廂。總司令　蔣公常到電台車廂，慰問工作人員，和他們閒話家常。有時看見他們的伙食不太好，吃飯的時候，還把　蔣公自己吃的菜分一些送給工作人員，所以這幾位年青的報務員對總司令特別有感情，非常崇敬。

五百敵騎便衣偷襲

六月十八日深夜叛軍五百多名便衣騎兵，竄到商邱附近，中央軍前線的部隊絲毫沒有發覺。叛軍先把停放在商邱機場的八架飛機燒毀，因爲制空權控制在中央軍手裏，叛軍最怕飛機，也最恨飛機，所以要先燒毀飛機。當他們快要接近飛機場的時候，先以兩三人冒充老百姓前進。衞兵喝問口令，回答說：「老百姓」。等到衞兵端着步槍走近，猛不防一刀刺死衞兵，毫無阻礙，衝進機場，把水壺裏裝的汽油灑在飛機上，放火燃燒。然後再攻擊車站的行營列車。因爲變起倉卒，事先沒有防備，列車的車頭先被他們破壞，列車不能行動。

三百名忠勇的警衞人員，在列車周圍，各就射擊位置，奮勇抵抗，敵人始終無法接近列車。祕書長高淩百看見情況緊急，趕快把列車上所有的官兵組織起來，命令各就鐵甲車上的槍眼位置，加入戰鬥。隨節電台的四十多位官兵，成了列車上的戰鬥主力。張我佛記得非常清楚，馬匹的體積比較大些，雖在黑暗中，仍舊隱約可見，移動迅速。射手扳動槍機發出的微弱火星，有時在馬背上，有時又跑到馬肚下，可見敵人的騎術相當高明。高祕書長命令弟兄們，向有火星的方向瞄準射擊。不幸四位報務員就有一位被穿過槍眼的子彈擊中頭部，立刻倒地。敵人的子彈密集，戰況激烈，可想而知。

兩個鐘點驚險時刻

總司令　蔣公端坐在一節藍鋼皮車廂內，正如黃杰將軍所說處變不驚，穩如泰山，絲毫不爲突變所震撼。這個時候，藍鋼皮的外殼像遭受暴風雨襲來一般，叛軍的子彈打來，發出刺耳的聲音。高祕書長怕總司令爲流彈所傷，又不敢勸總司令稍爲躲避，非常着急。張我佛正守住一個槍眼，專心一意瞄準火星，很起勁地射擊。祕書長高淩百突然叫張我佛過來。要張站到總司令前面，並且告訴張我佛說：「你去站在總司令前面，一步也不要移動，看我的手勢，往下一按，你就趕緊抱住總司令，滾倒車上。」

當張我佛依照高祕書長的指示，很認眞地站在總司令前面的時候，總司令問他：「你站在這裏幹甚麼？」張我佛回答說：「奉命！」總司令點了點頭，沒有再說甚麼。

激烈戰鬥了大約兩個鐘頭，叛軍還沒有退走的模樣。中央軍校高級班的學員一百多人，開到前線，準備分發，剛從馬牧集向西開來，聽到槍聲，發現叛軍攻擊車站的列車，知道情況緊急，立刻加入戰鬥，攻擊這一羣叛軍馬隊。叛軍摸不清楚有多少人來增援，不敢再戰，穿越鐵路，向山東方面逃竄，商邱車站之圍才解除了。天明以後，清理戰場，發現叛軍遺留下一百多匹死馬，却沒有一具屍體，中央軍也傷亡了一百多人。事後張我佛才明白，高祕書長讓他站在總司令前面，是要他遮避總司令，以防流彈。　蔣公處變不驚，臨危不憂不懼的偉大風範，令人無限崇仰，永難忘懷。

（選自中外雜誌二十卷第二期）

我的父親

父親逝世，正是我在中央軍校畢業那年，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的秋天，到現在已五十一年。五十一年像一場夢，彷彿是昨天的事情，記憶猶新。

父親的死，和我離家出走，遠去廣東，投入黃埔，做革命軍人，有着極密切的關係。他老人家對我遠離家鄉，萬里從軍，非常憂慮，非常愁傷，所遭受的打擊，非常沉重，難以形容。

望子成龍偏違父命

本來父親對我抱着很大的希望，他希望我讀完大學，出國深造，將來有所成就。那時我家非常富有，家產在銀元二十萬元以上，供給我去歐美留學，絲毫不成問題。我却違背了他老人家的願望，不好好求學，而要參加革命，要遠去廣東當兵。使他老人家日夜焦急，日夜想念，影響健康，終於一病不起，撒手西歸。每一念及，心爲之碎。

雖然在他老人家臨終之前，看見我從南京帶同去的中央軍校畢業證書，也曾露出微笑，究竟對於挽回他的生命，毫無助益。

當我去廣東當兵、革命，親友鄰居都搖搖頭，認爲我有去無還。在那個時候，認爲當兵是件可怕的事情，更何況去革命呢！又因爲那時正是國民黨容共時期，一般人分辨不清楚國民黨和共產黨，以爲是一樣的。而國民革命軍未出師北伐以前，誰也不相信國民黨在中國南端一隅之地，革命會成功的。所以鄉間謠傳我做了共產黨，在廣東穿着紅軍衣，戴着紅軍帽，聽來令人毛骨悚然，非常噁心。

父親知道我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不過他老人家認爲我去革命，必然會犧牲的。想不到我並沒有死在他鄉，活着回去，還帶回一張由中央軍校校務委員先總統　蔣公、閻伯川、胡展堂、戴季陶、吳稚暉、何敬之、馮玉祥諸先生頒發的畢業證書。這幾位黨國軍政領袖，完成北伐，統一中國以後，名重一時，人望很高。父親看見這張文憑，當然非常高興。我到廣東，總算有了一些成就，並沒有錯。

地方豪紳欺壓臨頭

就我兒時的環境來說，假如不是豪紳們對我家壓迫、要錢，我絕不會走上讀書這條路子，更談不到當兵革命了。那時的山西老百姓，好像除了繳納錢糧（田賦），再沒有其他的負担。政府需要特殊的開支，採取捐款方式，省政府把所需要的錢分派到各縣，向商店和有錢人家催索，叫做「富戶捐」。這種辦法，對一般老百姓說，相當公道。不過富戶怎樣劃分，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更因爲沒有正確的財富調查，作爲分担捐款的根據，完全由豪紳們隨意支配，就欠公道了。他們說你是富戶，要你出多少錢，你就得照數繳

納，否則的話，縣政府就會把你捉起來，誰敢不出？

省政府把所需要的錢數，分配到各縣以後，由各縣自由籌集，如期繳納。我們交城縣的辦法，是把所要數目四六分開，六成由商會負責，分攤各商號，四成由富戶負担。富戶分成三等，由豪紳會議決定，我家被列爲頭等，負担很重，很欠公平。因爲我家雖然富有，不但比段村馬家差得很遠，就是比其他有錢人家也不見得富有多少。

父親覺得由豪紳們擺佈、欺侮，完全因爲自己沒有勢力，無可奈何。有錢無勢，就保不住自己的財產，祇好受氣，任由人家支配，這才決定讓我讀書，將來可以站起來，爲受人欺侮出一口氣。

父親把我送進全縣最高學府——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我們這一年級祇有一班，四十多人。這個人數還是多虧第二區送來了七八位同學。第二區在縣城正北山區，區公所設在距縣城九十里的古交。第二區從來沒有人進過高小，這一年縣政府硬向他們要人，才送來這批同學。

高小入學不要考試，不限年齡，來者照收。第二區送來同學的年齡比較高，有的二十歲出頭，比我大了六七歲。我們這一班的級任王槐卿（植三）先生是位很好的老師，循循善誘，我一生成就，多得益於槐卿先生教導之功。入高小以後，才開始學做文章，開始畫圖畫，做手工。開始講歷史、地理，我才知道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歷史，有廣大的土地，有豐富的礦藏，美麗的河山。

棄文學武未使失望

我沒有讓父親失望，每天遲睡早起，對所有功課，都不敢馬虎，連圖畫手工也盡力爲之，學期終了考試，名列第一。三年來都保持這個名次，增加了父親對我的信心和希望，決心要我深造，將來出國留學。因爲我住了私立太原平民中學，是中國國民黨同志創辦的學校，我得以閱讀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又因爲十三年（一九二四），　國父孫中山先生北上，把革命浪潮推進到北方。十三年冬，我加入中國國民黨，十四年祕密組織了交城縣縣黨部。十五年夏，南下廣東，投入黃埔，使父親因愁傷過度而逝世，抱憾終身。

父親離開人世五十一年了，他老人家的音容，無時不在憶念中。我今天能夠威武不屈，百折不回，立足人世，完全是從小受他老人家奮鬥精神的影響。我經過漫長的半個世紀，在驚濤駭浪，九死一生中，居然能夠活到現在，眞是奇蹟，這不是自己能夠料到的。當此父親逝世五十一週年，能不把他老人家一生勤勞、奮鬥、成功的經過，寫出來獻給青年朋友們參考嗎？

父親是一位很平凡的人，可是在很平凡之中，又顯的很不平凡，非常特出。他老人家童年，祇讀過三個冬學，一個冬學不過三個多月，全部不到一年。所以他老人家不認識幾個字，但他對事理却非常清楚，知人善任。

父親是一位勤勤懇懇的創業者，眞眞實實的成功者。他生活在當年經濟穩定，物價很少變動的農業社會，交通不便的偏僻鄉村。沒有僥倖，絕不投機，全靠那堅强的意志，兩隻萬能的手，脚踏實地，辛辛苦苦工作，不到三十年，從無到有，積財多達二十萬以上，能說他是一位平凡的人嗎？

義望喬家交城望族

義望是交城縣最大的一個村莊，西去縣城十里，東去淸源縣城三十里，晉祠六十里，太原一百一十里。淸朝的地方制度係「坊都制」，交城縣有二十五坊都，城關六坊，四鄕十九都，義望一村就佔了兩都，義東都和義西都。我們喬家是義望的大族，將近千戶人家。據傳說，始祖喬廷喜是從洪洞縣大槐樹遷來的，這種傳說，遍及華北各省。

山西通志：「喬氏出自姬姓，本橋氏，漢太尉元六世孫勤居同州。勤孫達，後周文帝命橋氏去木，取義高遠也，世居太原。」

唐書宰相世系表：「喬氏出自姬姓，本橋氏也。漢太尉玄六世孫勤，後魏平原內史，從孝武入關，居同州。生朗，朗生達，後周文帝命橋氏去木，義高遠也，世居太原。」喬琳曾任唐代宗工部尙書。

我沒有看過家譜，對於我們義望喬姓一族人的情形，知道的非常有限，祇知道我們喬家在淸朝出過一位總兵。喬總兵的祠堂非常高大，座落在村西喬家街，坐北向南，高有十幾級階台，一連三進院子，院子

很寬大。正廳懸掛着總兵的畫像，陳設有盔甲、長矛。每年正月開放，供人參觀。

祠堂大門上懸掛着一塊不很大的直立牌子，上寫「提督軍門」四個字。門前有一對旗杆，旗杆很高，有三個方斗，石座有一人高，看起來十分莊嚴。這座偉大的建築，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時，是不是被紅衞兵破壞，不得而知。不過，喬總兵的畫像被他們燒掉，則是可以斷言的。

根據交城縣志記載，喬總兵名冲杓，淸乾隆十年（一七四六）乙丑武進士，官至浙江提督，爲有淸一代，我們交城縣官階最高者。他曾平河南新野民變，征緬，征大金川，戰功彪炳，因此我們喬姓成了交城的望族。提督是提督軍務總兵官，所以人們又叫他喬總兵。

親族長輩生活一斑

我們這一支，曾祖名永淸，生了兩個兒子，長名漢英，次名漢斌，就是我的祖父。大祖父漢英生了三個兒子：正、直、穩。正伯父我記得很淸楚，是一位孤獨的老人，個子很高，以代替人家催收錢糧爲職業。兒時每年過年，父親總要帶我們去給他拜年。他有個兒子，出外謀生，永無消息，生死不明。

直伯父和穩伯父我都沒有見過，祇記得穩伯母常來我家幫忙，她有個兒子名「家義」，沒有固定的職業，會做酒席，但是遊手好閒的時候多，他人很不差，和我們很處得來，他結過婚，沒有生兒女，所以，大祖父的這一支三家都絕後了。

祖父也生了三個兒子，克寬、克仁、克讓。父親最小，名字取得最好，尙書堯典：「允恭克讓」，是個有出處的名字。

大伯父克寬，我沒有見過，他的獨生子家驥也死的很早。家驥嫂是一位很厲害的寡婦，常來我家胡鬧，父親盡量避免和她見面，我家都害怕她，稱她爲惡婦。她有一個兒子，不到十歲就死了，她突然變了，變得非常可憐，不再厲害了，父親把二哥的長子過繼給他，繼續大伯父的香烟。

二伯父克仁，是位很瘦的老頭兒，到我十幾歲的時候才逝世。他有兩個兒子家楨、家棟，因爲他和大伯父走近，所以和家驥哥排行，成爲老二、老三。家楨哥好像很會做生意，也賺了些錢。自我記憶，他的兩條腿癱瘓，不能行動，整年躺在炕上，大家都叫他二柺子。他和二伯父住在一個院子裏，二伯父住正房，他住東房。老兩口生活過得非常儉省，居然把蠟燭淚煎熬過後，當羊油吃。而家楨哥的生活則比他老子講究的多，幾乎每天都有肉吃。家楨哥有個兒子名「潢」，太原陽興中學畢業，到太谷學商，大家認爲最有出息。不料後來吸海洛英，染上毒癮，這個最有希望的子孫也就完蛋了。

二伯父的次子家棟哥，不務正業，大家對他沒有好評，後來外出，也不知所終。他也有個兒子，學做灘羊皮手藝。七七事變，交城的這一行業，一敗塗地，此子如何，不得而知，如果活着，也將近六十歲了。

我家是曾祖父這一支最興旺的一家，人旺財旺。我們兄弟五人，大哥家金，二哥家銀，五弟家寶，六

弟家鈺。我有四位姐姐，都沒有活過三十歲，都是產後生病死的。大姐二姐我都不記得，四姐三姐的死，我記得淸淸楚楚。

灘羊皮爲主要工藝

父親很少提起祖父，大概祖父去世較早，他們父子間的情感比較淡薄。祖母姓牛，很堅强能幹，父親對祖母念念不忘。因爲他富有以後，不能奉養祖母，所以，一直到老年，提起祖母，還會掉眼淚的。

父親是老么，所受到的母愛，特別深厚。父親兒時特別頑皮，祖母管敎很嚴。因爲家貧，祖母支持家庭生活，已很吃力，無錢供他讀書，祇讀了三個多學。在北方，一入多季，天寒地凍，是閑暇時期，窮苦人家才送子弟上多學。多學不過三個多月，三個多學不過九個多月，甚麽也學不到，這是父親一生最引以爲憾的事情。到十幾歲的時候，祖母就把他送去做學製灘羊皮手藝的學徒。

我們交城縣有一種製造灘羊皮的工業，這種工業爲交城帶來財富與繁榮。在極興旺的時候，城裏城外有一百三四十家皮房（製造灘羊皮工廠），養活了成千上萬的人。灘羊皮不是普通的綿羊皮，出產於寧夏，毛長禦寒力特別强。每年中秋過後，各皮房派人到寧夏收購生皮，第二年春天，把生皮運回交城。一入夏季，開始製皮工作。

因爲到寧夏收購生皮，需要把大批款項匯到寧夏。又因爲製成皮衣，分銷天津、北京、上海、漢口，

必須把收到的現款匯回來。因此銀錢業隨製皮工業也發達起來，交城一縣的錢莊，多到十家以上，可見工商業發達情形的一斑了。

四道手續技有高低

製造灘羊皮，手續複雜，我祇知道大概，說不來詳細情形。製造過程：

第一步「熟皮」，把生硬的灘羊皮變成柔軟的熟羊皮。就是把生皮泡在大缸裏，缸裡加硝和黃米粉，有一定的份量。因爲生皮發酵，發散出一種很難聞的臭氣，所以一到交城縣城附近，臭氣撲鼻，交城縣城眞够得上全國最臭的城池了。生皮泡上兩三個星期，就成了熟皮，由生硬變成柔軟。

第二步「晒皮」，把熟好的灘羊皮，從缸裏撈出來，攤在廣場上，由熾烈的太陽晒乾。大概要晒兩三天，需要翻轉幾次。

第三步「剷皮」，將熟好的灘羊皮繃緊，把皮板上的脂肪剷去。剷皮用的剷刀，有蒲扇那麼大，刀刃成橢圓形，上面加上丁字形的木手柄。兩手把緊刀柄，從上往下剷。剷皮是一種專門手藝，不能剷輕，也不能剷重，必須剛到好處。因爲剷重了，會把皮板剷破，剷輕了脂肪剷不乾淨。剷皮必須剷得很薄很薄，而又不傷損皮板。一件製好的灘羊皮皮袍，最重不到一斤，祇有十二三兩，眞够得上「輕裘」二字，就全仗剷皮的工夫。剷皮很辛苦，可是工作的季節又不太長，所以剷皮的工資要比其他的工資高出許多。

第四步「縫衣」，熟皮剷好，主要的工作就是縫製成皮筒子。各個縫工領到所派的熟皮，按照規定的尺寸，裁成皮筒子（展開十字形、前身、後身、兩袖），然後縫在一起。裁縫皮筒子，也需要技術，好的皮子縫在前後身，不好的部分，縫做兩條袖子，截長補短，一點材料都不能浪費。最後一道手續「弔洗」。弔洗純粹是處理羊毛的工作，就是把縫好的皮筒子弔起來，把羊毛用清水刷洗乾淨。羊毛太長，必須用筷子抽打，把兩三寸長的羊毛打成九道彎，成了一捲一捲小花紋，不但美觀，也不覺得羊毛太長，穿起來舒服。這就是交城製造的灘羊皮衣比別處名貴的原因，既白又輕，羊毛九道彎。可惜這種工業因日本軍閥侵略中國，而被破壞了。因爲敵人侵佔了山西，山西和寧夏的交通隔斷，生皮來路斷絕，交城製造灘羊皮的工業全部完結。

父親做學徒的骨氣

父親童年，大伯父和二伯父在商業方面，似乎很不差。不過他們賺到的錢，並不公開拿回家中，讓祖母仍舊過着窮困的日子，以致父親不能上學，祇讀了三個多學。父親在十二，三歲的時候，祖母托人把他送進一家皮房學手藝，開始學徒生活。製造灘羊皮學徒，一般規定，五年才能出師。其實這種手藝，要不了學習那麽長久，頭一二年完全給皮房或老板家裏打雜。父親認爲這種惡習最不合理，所以我家從來不要學徒工作。做學徒沒有工錢，五年出師，成了師傅，才有工資。做學徒穿的衣服和鞋襪，必須自己家裏供

應。父親的五年學徒生活，可說是多彩多姿，極不平凡。他老人家希望我們有志氣，要能忍耐，不祇一次兩次告訴我們，關於他學徒生活的種種故事。父親個性好打抱不平，他從小就看不慣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遇上這種情況，他就會同人家論理爭執，甚至於打起架來。他年紀小，吃虧的總是他。可是每次打架，掌櫃們總是說他不對，而把他開除，趕了出去，行李也被扔到門外。

手藝沒有學成，中途回家，怎能對得起祖母呢？所以，父親拿定主意，你趕我走，我偏不走。拿著行李悄悄地溜進皮房，任憑掌櫃們責駡處罰，就是不走。五年學徒生活，不知被趕走過多少次，扔行李也成了家常便飯。父親忍耐再忍耐，一定要學完手藝。因爲父親後來成就很大，這個故事，就成了交城工商界談話的資料。

五年學徒生活結束，父親成了科班出身的製造灘羊皮的熟練工人。因爲他學習努力、認眞，他的手藝學得很不差，同輩學徒們，沒有一個比他强的。掌櫃們心裏有數，認爲他有出息，這樣的人才不可多得，很想把他留下，做他們的基本幹部。可是父親有很大抱負，那裏瞧得起這家皮房。他要自己創業，不願爲他人作嫁衣裳。

父親學滿手藝的那天，向掌櫃們告別，他說：「以前你們今天要趕走喬三，明天要趕走喬三，三番五次把我的行李扔到大門以外。現在你們要喬三不走，也留不住了，謝謝你們五年來的栽培！」說完，挾上行李，走出他學手藝的那家皮房。

自己創業辛勞備嘗

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初出茅廬，既沒有經驗，又沒有資本，而要去創業，談何容易。但是父親有堅強的創業精神和信心，他先從製造本地羊皮開始。本地綿羊皮，皮板不容易剷薄，羊毛短，打不成九道彎，穿不了多久，羊毛就會混成一片，俗話叫做「擀氈」。這種皮襖不名貴，不值錢，不能外銷，祇能供給本地貧苦大眾穿用，價錢便宜。製造這種皮襖，家庭工業，一人班，設備簡陋，非常辛苦，而獲利微薄。

每年秋冬，父親攜帶幾百文銅錢，荷一條扁担，收買羊皮。沿村沿街，邊走邊喊：「收買羊皮！收買羊皮！」

一般人家殺過羊，都存有羊皮，聽到收買羊皮的，拿出來出售。父親把買回來的羊皮，積存到第二年的夏天，自己熟皮，自己剷皮，自己縫製成羊皮皮筒子，廉價賣出去。雖然獲利不多，總算開創了自己的事業，有了工作，祖母也替他高興。

交城和臨近各縣的村莊，都有當年父親收買羊皮時走過的足跡。有一天，父親走到介休縣境，發現路上行人往往來來非常多，經過探聽，才知道都是上綿山趕廟會的，有些人是上山燒香還願的。

有人告訴父親，綿山的空王佛是唐太宗封過的，非常靈驗。於是父親一邊走一邊許了個願。空王佛如

果靈驗，讓他創業成功，他就上綿山，送三百兩紋銀還願。在那個時代，三百兩紋銀不是一個小數目，父親許了個很大的願。

據山西通志記載：「雲峯寺在介休縣西南五十里抱腹岩。峯擁松蔚，石梯陡峻，古洞天成，綿山勝境。僧志超自汾西瀖鐘寺徙居此，初入綿山窟，懸崖峭壁，飛渡而過，至抱腹岩。唐貞觀初，化冢見金字牌云：『空王古佛』。太宗詔賜，唐空王佛號，建寺於渡，塑像寺中。」

後來父親的事業蒸蒸日上，成了交城縣工商界最成功的人物。他一個人上過一次綿山，送去一百兩紋銀。他打算七十歲時，全家再上一次綿山，再送二百兩紋銀到雲峯寺。不料因我離家從軍，使他老人家萬事索然，一病不起。而我家的財產，也在他老人家逝世六年後，逐漸凋零，終於一敗塗地。我們沒有代他還了他許下的心願，成了一件憾事。

談起分家手足情薄

祖母逝世後，大伯母和二伯母看見父親終日辛苦，不過混個衣食，沒有甚麼出息，恐受他的拖累，吵着要分家。她們心眼小，有眼不識泰山，根本不了解父親。分家在那個時代，不是一件光榮的事，祖母一死，就鬧分家，會受社會批評的。父親怕祖母蒙羞，讓人家恥笑，祇有忍耐，不理會兩個嫂嫂的胡鬧，早出晚歸，避免和她們碰頭。

祖母逝世三週年，上過墳，祭祀完畢，那天晚上，父親對兩位伯父和伯母說道：「再不用你們吵着要分家了。現在媽的三週年已經過了，是分家的時候了。就是你們不想分，也不行了。」

大伯父和二伯父當然歡迎分家，可是他們又很躭心，怕父親要分他們的財產。因爲他們各人有各人的事業，各人也有各人的私有財產。雖然他們都沒有公開，一旦父親提出，在沒有分家以前的各人財產，應該是公有的。如果父親要分，也是合乎情理的，他們就很難應付了。因此兩位伯父傷透腦筋，既想分家又怕分家，患得患失，爲了分家的事，着實有些進退兩難。

其實，這些都是他們多慮的，父親根本沒有把他們的那些私有財產看在眼裏，放在心上。分家不過是辦辦手續而已，免得他兩位嫂嫂整天嘀咕嚕嗦，今天要分家，明天要分家，鬧個不休。因爲他對分家沒有任何要求，任何爭執，所以祇請了他的一位表兄，做他這一方面的證人，不過虛應故事而已，不要代他說話，也不要代他爭執。

當分家商談開始的時候，兩位伯父欲言不言，不知該怎樣說話，那種忸怩作難的樣子，父親着實看不慣，的確有些生氣，忍不住說道：「你們兩位兄長，用不着作難，我就是窮到討吃要飯，也會隔過你們兩家的大門，我不會要你們的甚麼。」

「賢弟！這話當眞？」二伯父聽到父親這樣說，心裏說不出來的高興，好像怕父親反悔了收回去，抓住機會，絕不放鬆，趕緊插嘴叮嚀一聲。

「當然是眞的，誰同你們說空話？你放心好了。」父親毫不遲疑，很肯定的告訴他。

經過父親這麼一說，表明他對分家的態度，氣氛一下子輕鬆了。當事人既沒有甚麼爭執，辦事的人正好順水推舟，一切都不成問題了。這次分家既然不提兩位伯父的私有財產，實在沒有甚麼可分的。父親分到了他自己住的一間房子，一隻碗，一雙筷子，這樣就算分家了，兄弟三人各奔前程。

父親一生最痛心，最不能忘記的，就是二伯父叮嚀地問他：「賢弟！這話當眞？」

這次分家，說明了中國的舊社會，有時在大衆的無知情況之下，談不到中國的固有文化倫理道德。兄弟是五倫之一，手足情深，應當相互幫助的。而二伯父那種絕情絕義，使父親非常痛心，終身不忘。

合夥經營知人善任

父親雖然沒有多讀書，識字無幾，可是通情達理，知人善任，不是平常人所能及的。父親的態度威嚴，度量恢宏，意志堅强，處事果敢。他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他能苦人之所不能苦，的確不是一位等閒人物。假如他老人家生長在通都大邑，多讀幾年書，社會接觸面開擴一些，不論從事甚麼事業，我想都會有很大的成就，可以顯赫一時，豈祇積財數十萬銀元而已哉？

父親的事業眞正開始，是在和陽渠的常景福合資開設「天德源」製造灘羊皮工廠以後。父親的財股比較多，年紀也比較大些，又是科班出身的內行，所以做了大掌櫃，常景福成了二掌櫃。因爲父親了解常景

福，知人善任，天德源的業務，完全由常景福主持，父親很少過問。

常景福叔的像貌性情，一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他的臉形寬闊，有幾點麻子。他的性情爽快開朗，說話的聲音非常宏亮，說一不二。他的脾氣非常壞，在交城工商界是有了名的，人家送他一個很不雅的外號「三環棍」。他和父親發生過一次很不愉快的衝突，一直流傳在交城工商界。

有一天，爲了一件事情，常景福和父親的意見不合，他一怒之下，一把抓住父親的領口，硬要拉到東關去講理。東關是商業區，錢莊、綢緞店、雜貨店等大商店都在東關。天德源在城內，距離東關有一段路程。二掌櫃拖上大掌櫃到大街上說理，成何體統？

父親不願意到東關去丟人現眼，也着實惹不起常景福，寧願讓他三分。好不容易掙脫，才逃回家裏，三個月都不進城。還是景福叔自知理虧，親自到我家邀請父親，才再進城，再去天德源。這一個故事流傳開以後，一般工商界人士才佩服父親的忍耐工夫和容人的雅量，成了交城工商界的佳話。

父親爲甚麼對常景福那樣容忍呢？在一般人想來，那是不可思議的。父親對他非常了解，他有本事、能幹，正直坦率、一清二白、千金可托。這樣的伙伴，千萬人當中也挑選不出一個來，爲甚麼不容忍他呢？因爲常景福非常能幹，不用父親操心，天德源的業務蒸蒸日上，年年有盈餘，成了同業中最興旺的一家，父親當然要讓他幾分。天德源資金雄厚，信用卓著，父親和常景福很自然成爲交城工商界很了不起的人物了，這也就是我家被列爲頭等富戶的原因之一。

記得在我十三四歲的時候，景福叔突然病了，病的很重。陽渠距義望祇有五里，父親每天要去陽渠一趟，有時半夜三更才回來。父親回來，要是面帶笑容，不用問，一定是景福叔的病情好轉了。如果父親回來，愁容滿面，不說一句話，一定是景福叔的病情加重了。景福叔病情危急的時候，父親一直守候在旁邊，眼看到他嚥了最後的一口氣，穿好裝裹的衣服，痛哭一場，才回到家裏，情義之深，令人感動。

父親失去一位得力可靠的伙伴，非常悲痛，非常灰心。景福叔死後第二年，父親決心結束天德源，不再經營。經夥友們和常太太一再懇求，爲了大家的生活，繼續營業，才打消了結束的決定。景福叔的人股，定爲永久的，以爲紀念。另外一件知人善任的故事，是父親支持宏盛永錢莊的二掌櫃任珍。父親在宏盛永的財股本來很有限，却成爲宏盛永最重要、最有力量的股東，就是因爲父親大力支持，宏盛永才渡過幾次難關，沒有倒閉。宏盛永的大掌櫃苗興，是位忠厚長者，不大管事。二掌櫃任珍，精明強幹，很有能力，父親認爲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他的運氣不好，放了好幾次呆帳，不但損失了利息，連本錢也收不回來，無法週轉，瀕臨倒閉的邊緣，父親以天德源雄厚的財力大力支持，才能繼續維持業務，渡過難關，轉賠爲賺。任珍始終感激父親，認爲是他一生唯一的知己。

了解兒子因材施教

父親對我們兄弟的了解，眞够得上「知子莫若父」。

大哥志大才疏，表面上看來，好像精明能幹，實際上糊塗到家，是一個很沒有把握的人。父親知道像

他這樣的人，不但不能担當重任，創立基業，就連保持已有的基礎，都靠不住。一離嚴格的管束，就會出毛病。所以要他呆在宏盛永，受任珍叔的訓練和管束。自我記憶以來，大哥就在宏盛永錢莊，可是他十二萬分不願意呆在那裏，很想擺脫任珍叔的管束，去自由發展，父親硬是不答應。父親逝世以後，大哥自由了，第二年，他終於離開宏盛永，擺脫任珍叔的管束，要施展鴻圖。

十九年中原大戰，閻馮以山西一省的財力對抗全國，戰爭失敗，山西省銀行發行的「晉鈔」一再貶值，最後，二十元才能折合一元。這一仗把山西人的財產打了個淨光。我家存在宏盛永的存款，原來都是以銀兩爲單位的。既不是銀元，和晉鈔貶值毫無關係。同時，宏盛永把大部份存款調到省外，調到天津，並沒有受到晉鈔貶值的損失。大哥心血來潮，要解決宏盛永存款問題，任珍叔主張暫時不談，將來再說。可是大哥不答應，硬要解決。結果，以三成折合，損失很大，才寫信告訴我。

我向宏盛永提出異議，任珍叔不作正面答覆，却問我，我家由誰作主，我說：吃了不合理的虧，誰也做不了誰的主。我家存的是紋銀，並不是晉鈔，所以我不同意這樣折合。同時責備他忘恩負義，對不起父親。任珍叔一氣之下，把我家損失補足，却把宏盛永結束了，這可說是大哥一手促成的。

不聽老人言的惡果

大哥離開宏盛永以後，和石明亮等人開設了一家錢莊，我在北平聞訊，極力勸阻，沒有生效，這一家錢莊終於開張了。最不應該的是硬拉上我岳父郭景璞投資，他在東北經商，辛苦賺到的錢，這一次損失淨

盡。我家資本最多，岳父次之，不到兩年，這個錢莊倒閉了。所有的資本賠光，還欠下外債，把我們兩家的存款，全部抵償了外債，我家損失在六萬以上，我岳父損失也多達四萬。

我岳父一氣之下，把他們告到縣政府，當時山西的縣政府，有一位主管司法的承審員審理司法案件。承審員把二掌櫃和四掌櫃關起，賬簿放在他的辦公室，不審不問。二十四年春節，我回到家裏，看了岳父所告的狀子，十大罪狀，頭頭是道。但是官司打下去，並沒有解決問題。決定來一次調解。我請承審員派人送來賬簿，以便調解時參閱。

這個錢莊開張以後，在哈爾濱設有分號。爲甚麼不到兩年，會賠十幾萬呢？四個掌櫃，大哥也在內，都不明白。我把賬簿仔細看過以後，發現在哈爾濱高利吸收存款，在交城低利放出去。這樣做銀錢業生意，有多少錢都會賠光，眞是古今奇聞，也證明了父親對大哥的認識深刻，終其生不讓他離開任珍叔管束的道理。父親逝世後六年，我們分了家，雖然財產已經損失的差不多了，沒有分到甚麼，總比分債務要好多了。

父親在世時常說，祇要我們兄弟安分守己，終身不會愁衣愁食。不過他又說：「不論他的財產怎樣多，也不够大哥去剔弄，他的財產再少，二哥也保護不住，至於我呢？不論多少，我也不會放在心上。」兩位弟弟年紀小，他老人家沒有批評。知子莫若父，父親對我們兄弟了解的這樣透徹，能說他是一位平凡的人嗎？